

像 繡

水滸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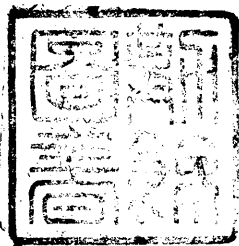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783B

像 繡

水滸全傳



玉麒麟盧俊義

呼保義
宋江



八室龍公孫勝

智多星
吳用



豹子頭林冲
大刀關勝



催
鞭呼延灼

小
李廣花榮



姜
彛
公
朱
仝

插
翅
虎
雷
橫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假館將董平
沒的箭張青



青面獸楊志

金鎗手徐宣



赤髮鬼劉唐
累旋風李逵



九紋龍史進
兩頭蛇解瑤



混江龍李俊
浪裏白條張順



神機軍師朱武
浪子燕青



一文青尾三娘
母夜叉孫二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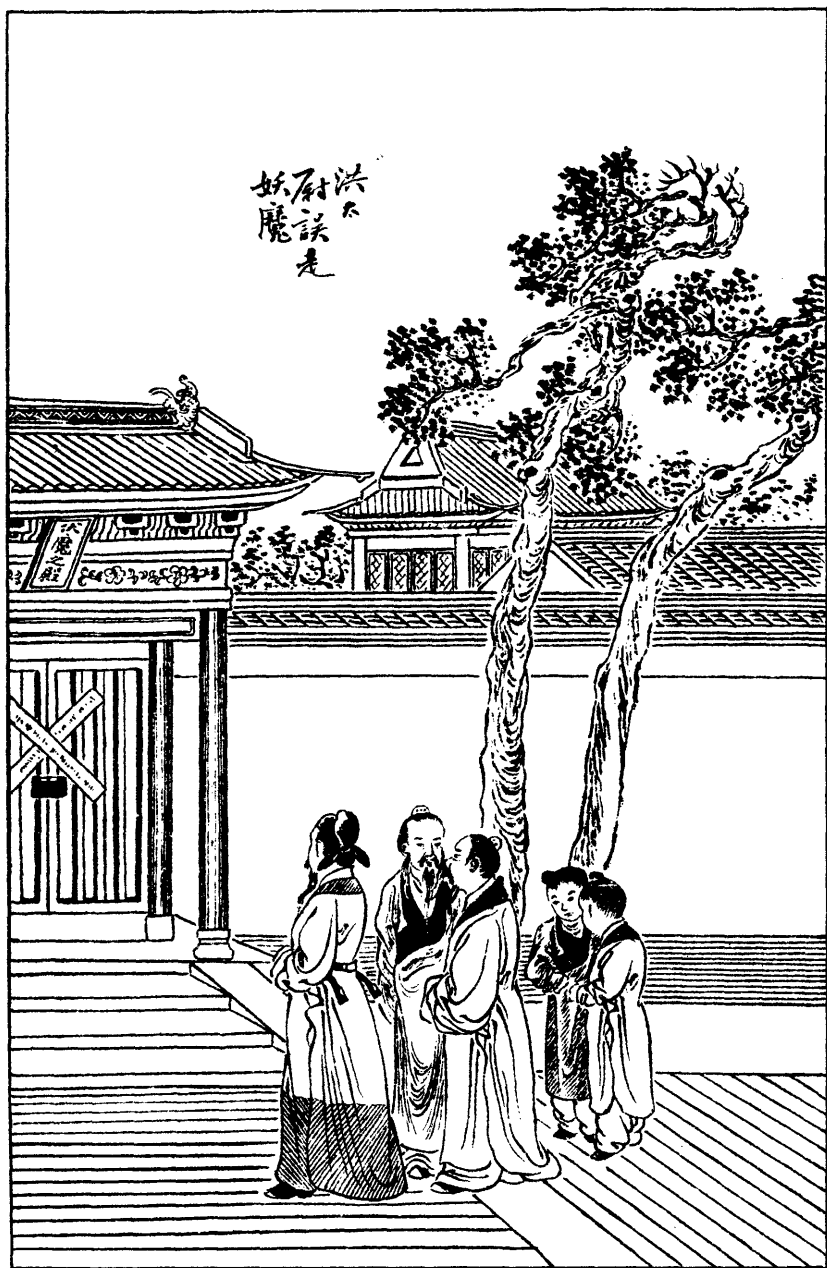
鼓上蒼時選
金眼彪施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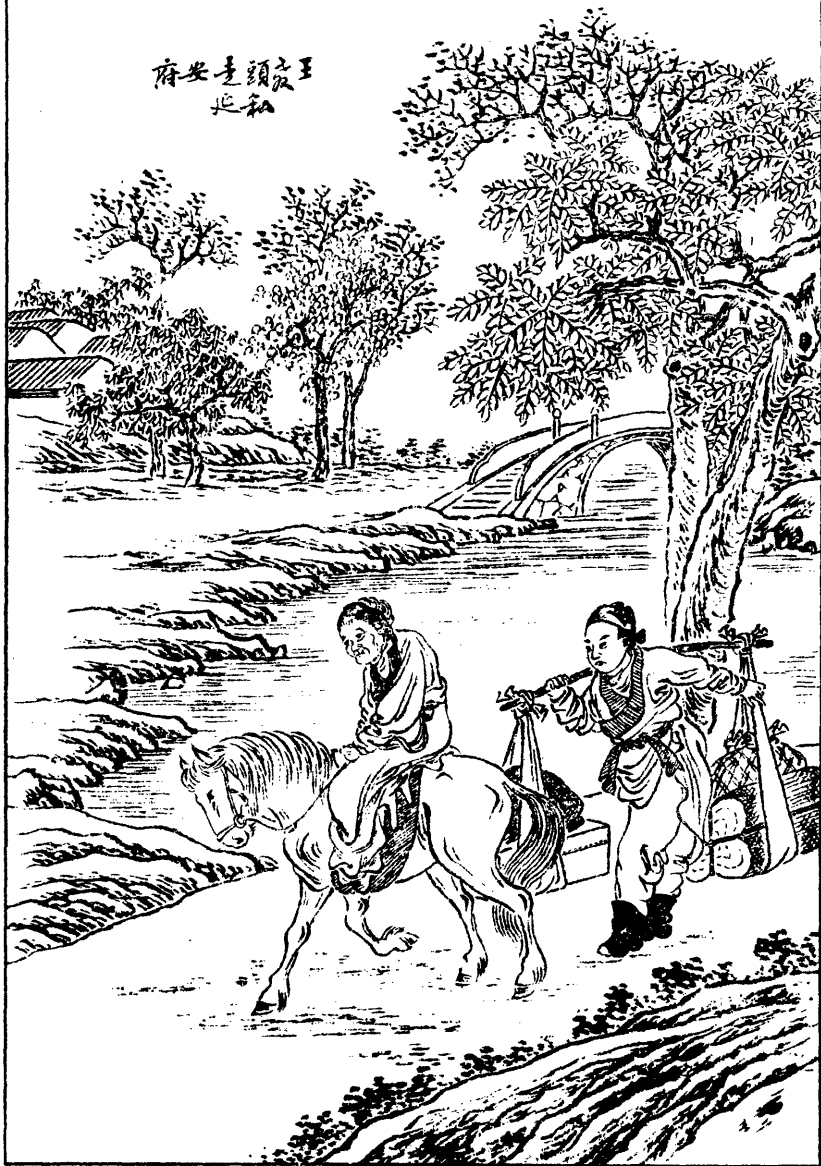
張天師祈禳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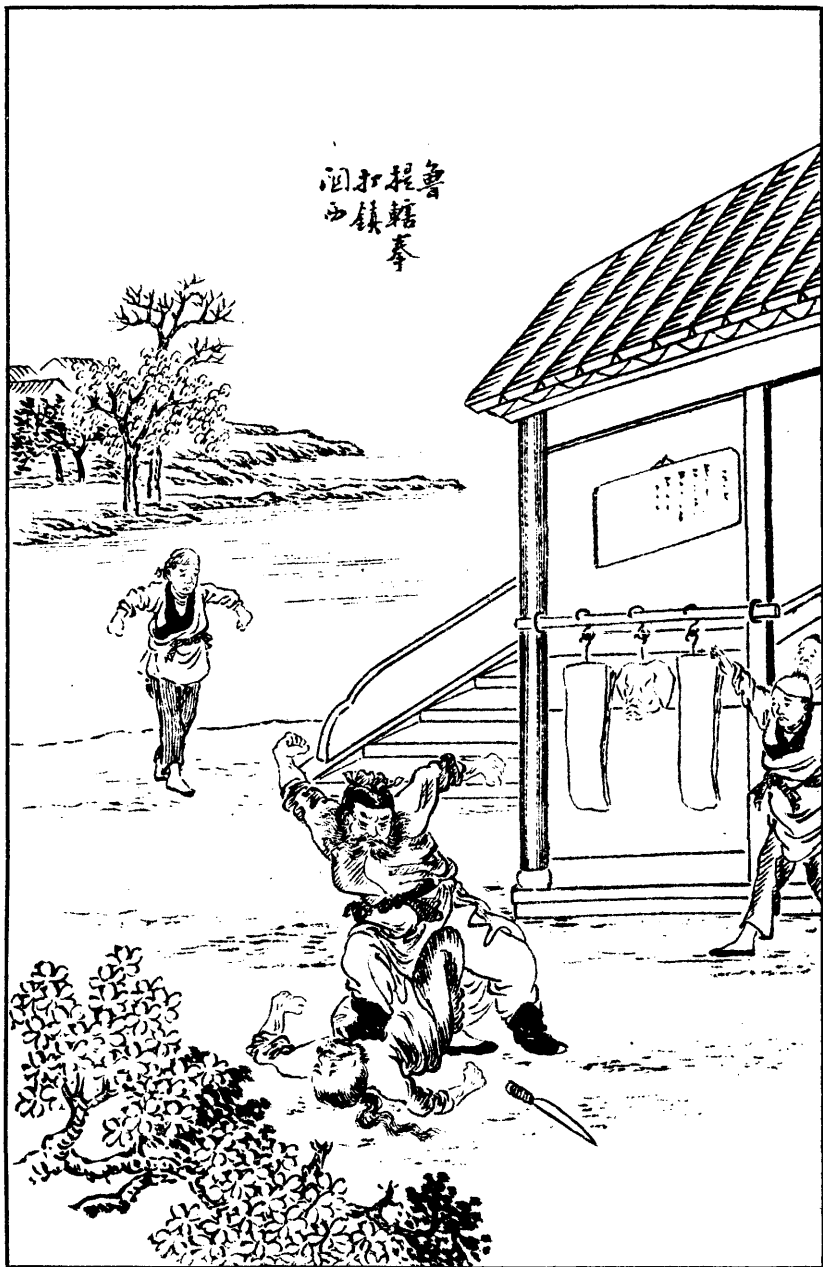
洪太尉
耐誤走
妖魔



王頭領安府
延和



魯
提轄
打
西
鎮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小霸王
醉銷金帳



九紋龍曾經赤松林



一夜和尚倒拔垂楊樹



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林冲棒打洪教頭



林
頭
風
零
神
廟



陸雲侯
草料場燒



朱忠貞水
二亭施號與所



汴京城揚
志青刀



急先鋒東討李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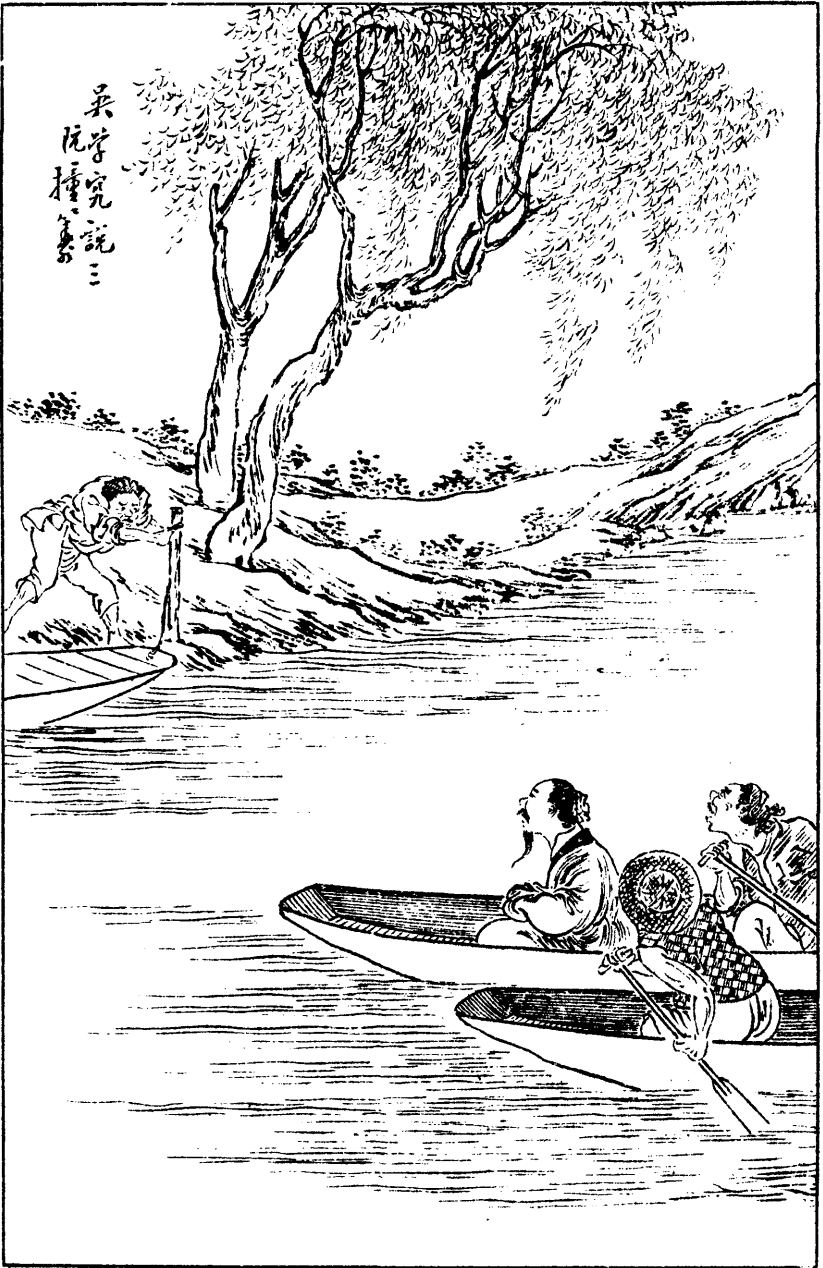


青面獸
北京關武



赤髮鬼蘇以雷官殿





吳學究說三
阮種筆

公孫勝雁七星聚一氣





楊志押
送金銀擔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宋公明
私放晁天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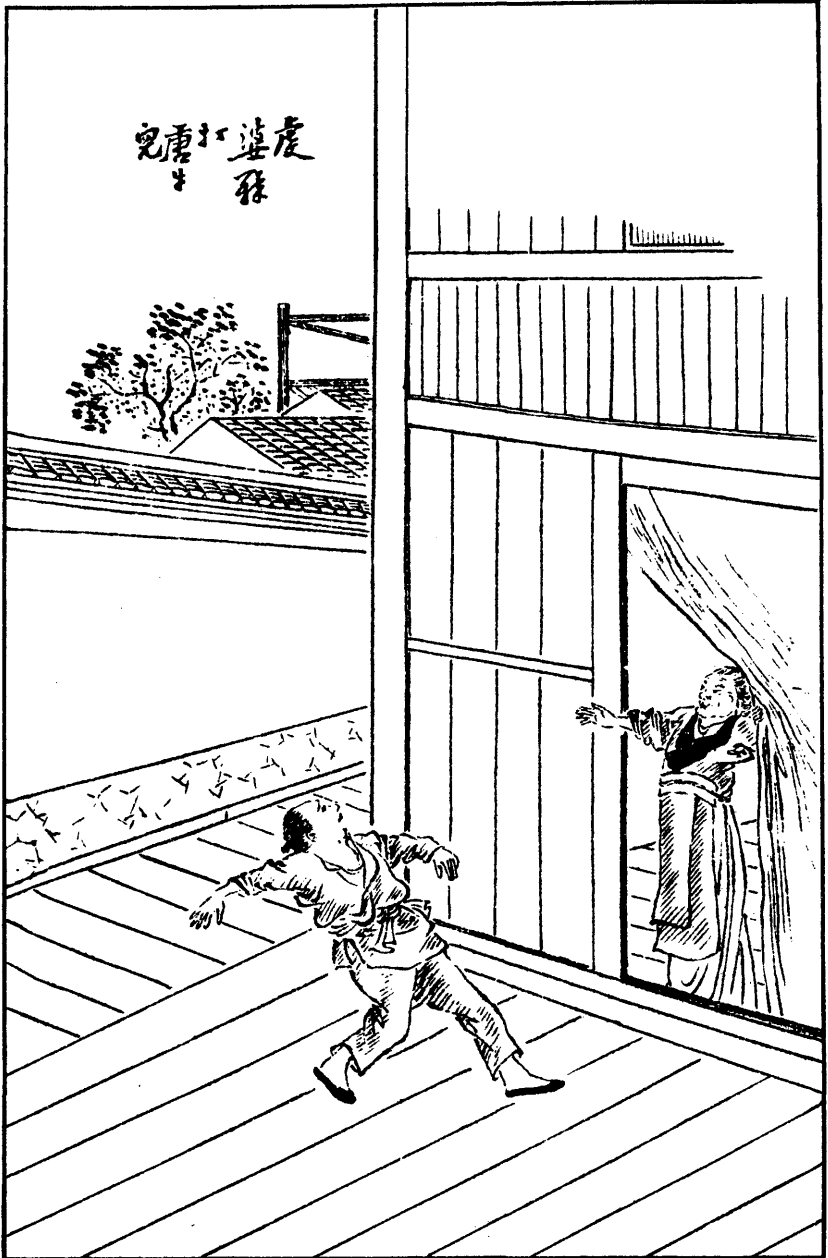
林冲水寨大併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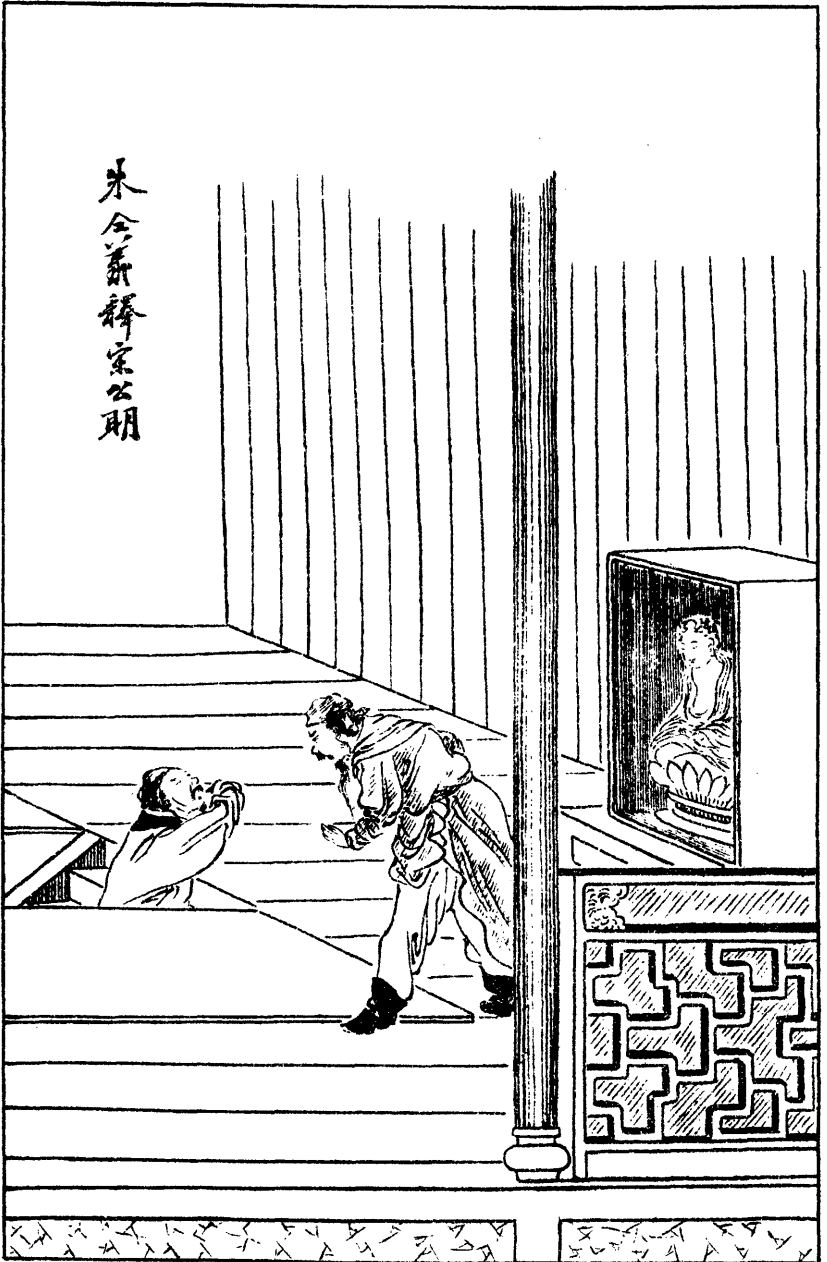
唐 壹月城 鄆
制 鹿 縣



虎婆打唐兒



朱全義釋宋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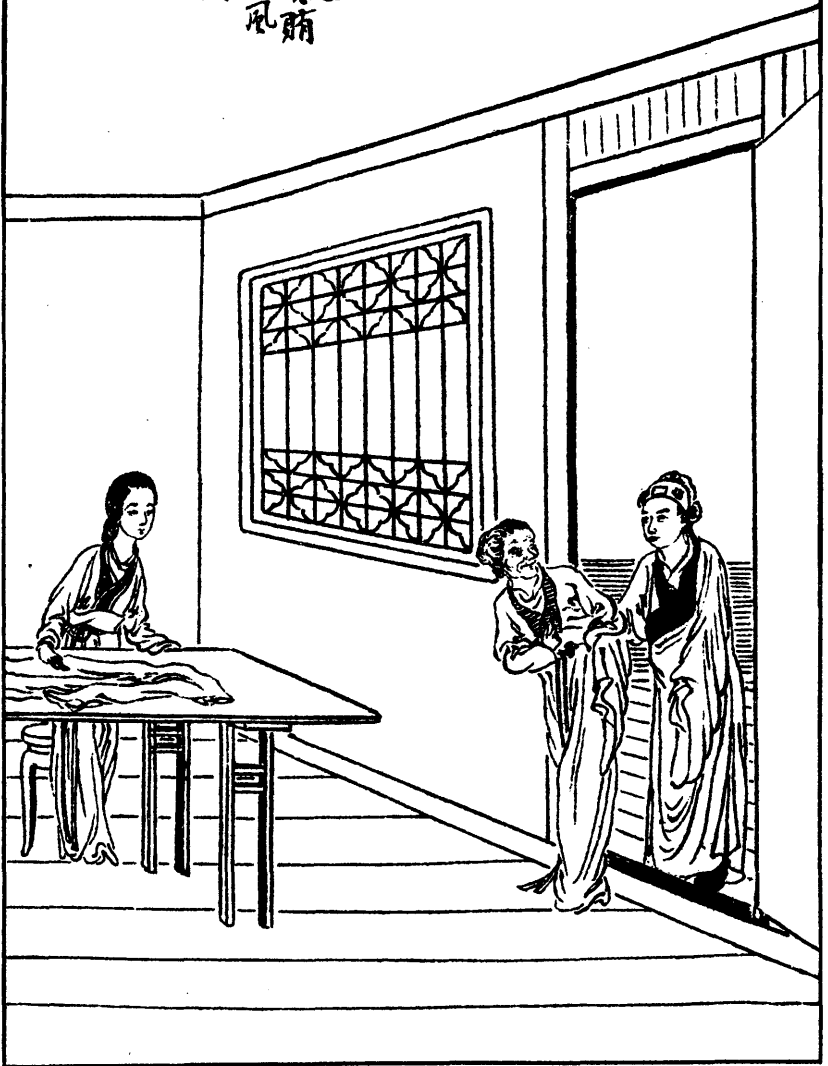
橫海
郡朱
進留
賓



景陽
武松打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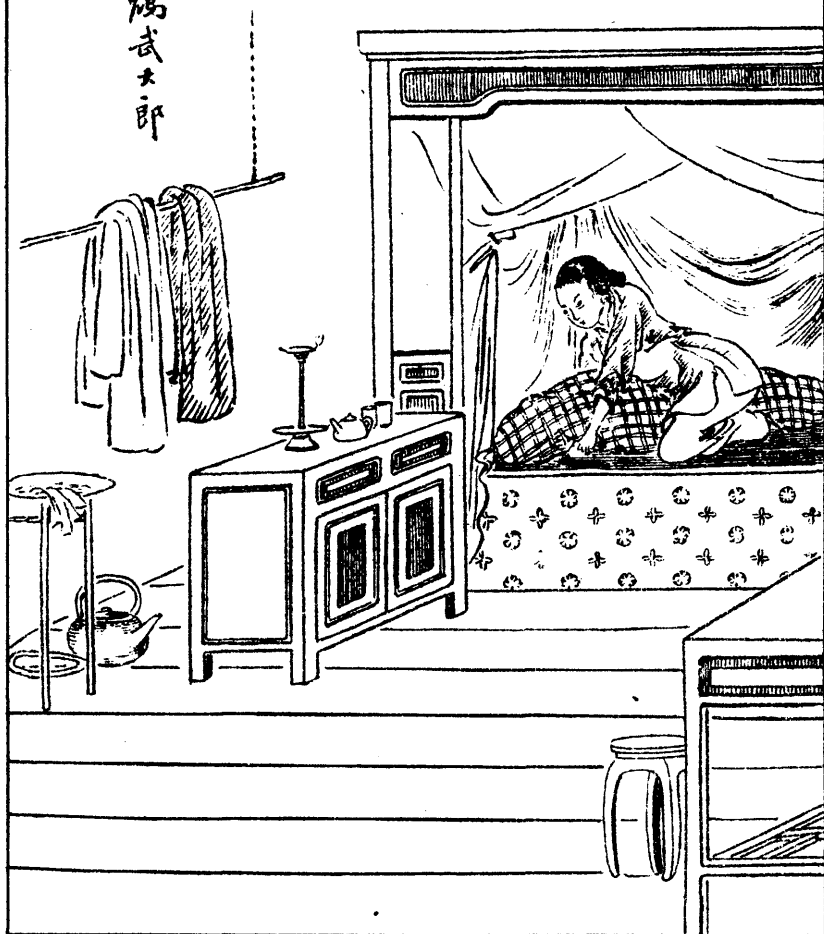
王婆說情
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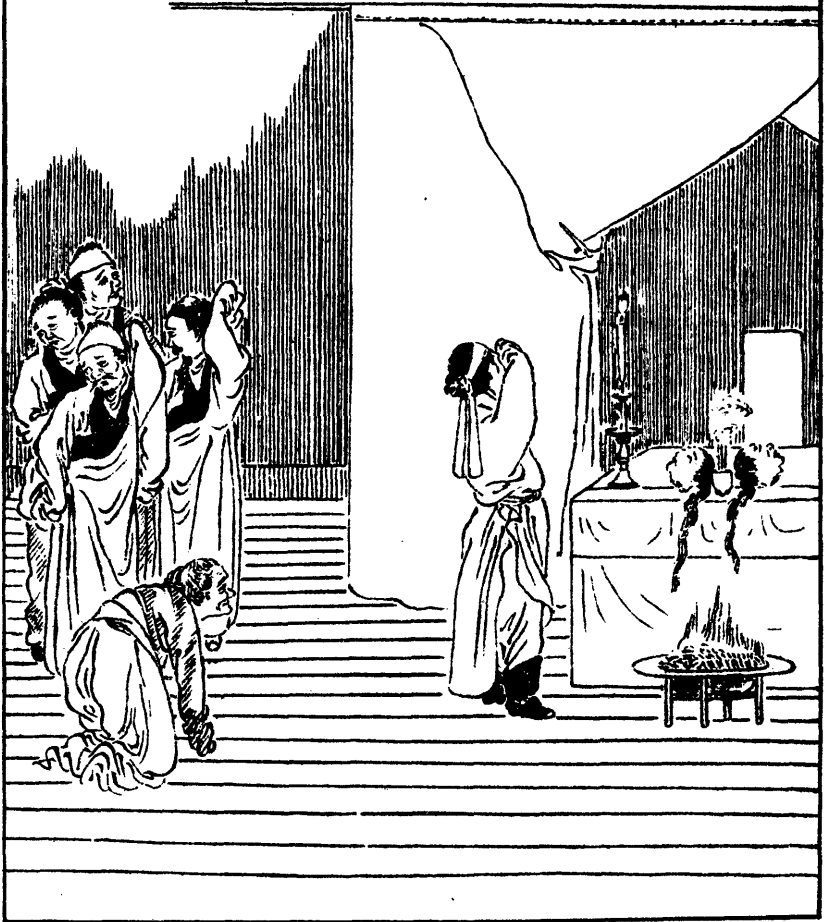
王婆
計娶西
門慶



淫婦葉鴉武大郎



供八頭武設祭



母夜叉
至州
道骨
八月



武都頭十字
坡還張青



武松
和
安
寨



施恩
奪霸
道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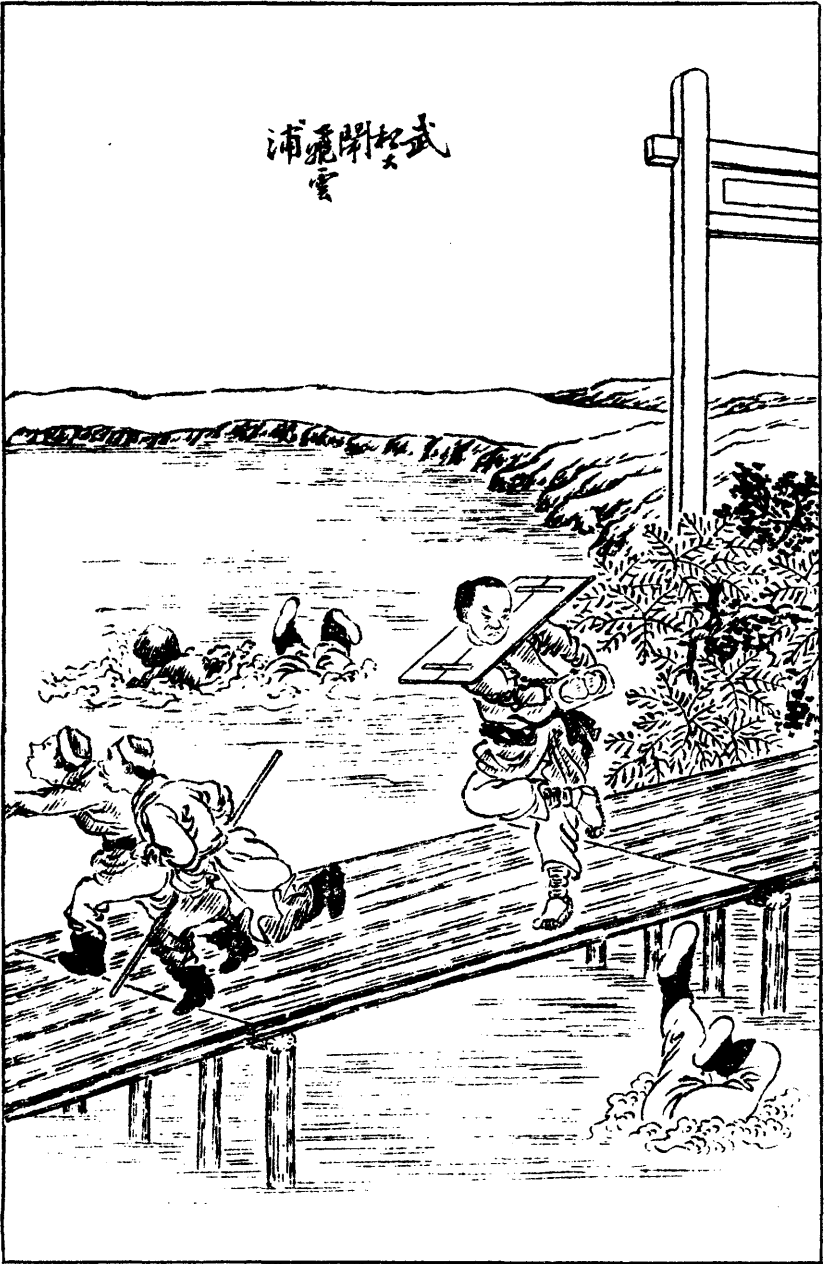
卷之八 打虎神



施恩死囚



武松開雲浦



武行
者夜至
嶺



亮打者來
孔珠行





石崇大開酒風寨

鎮三
關天
州道



霹靂火夜
走瓦礫場



石將軍
打店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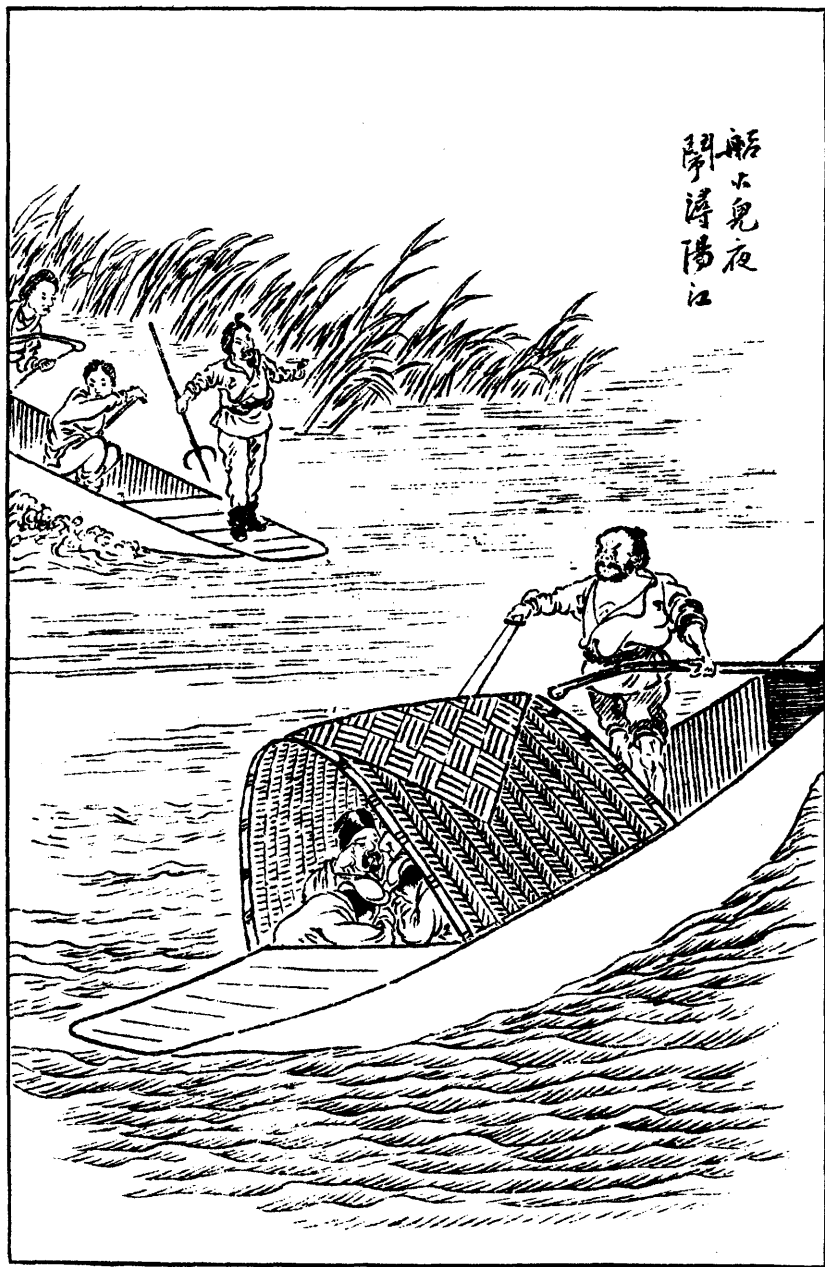
揭陽顧家江逢孝俊



及時雨
及
及
及



船小兒夜
聞濤陽江



及時雨會
神行太保



果旋風門
浪裏白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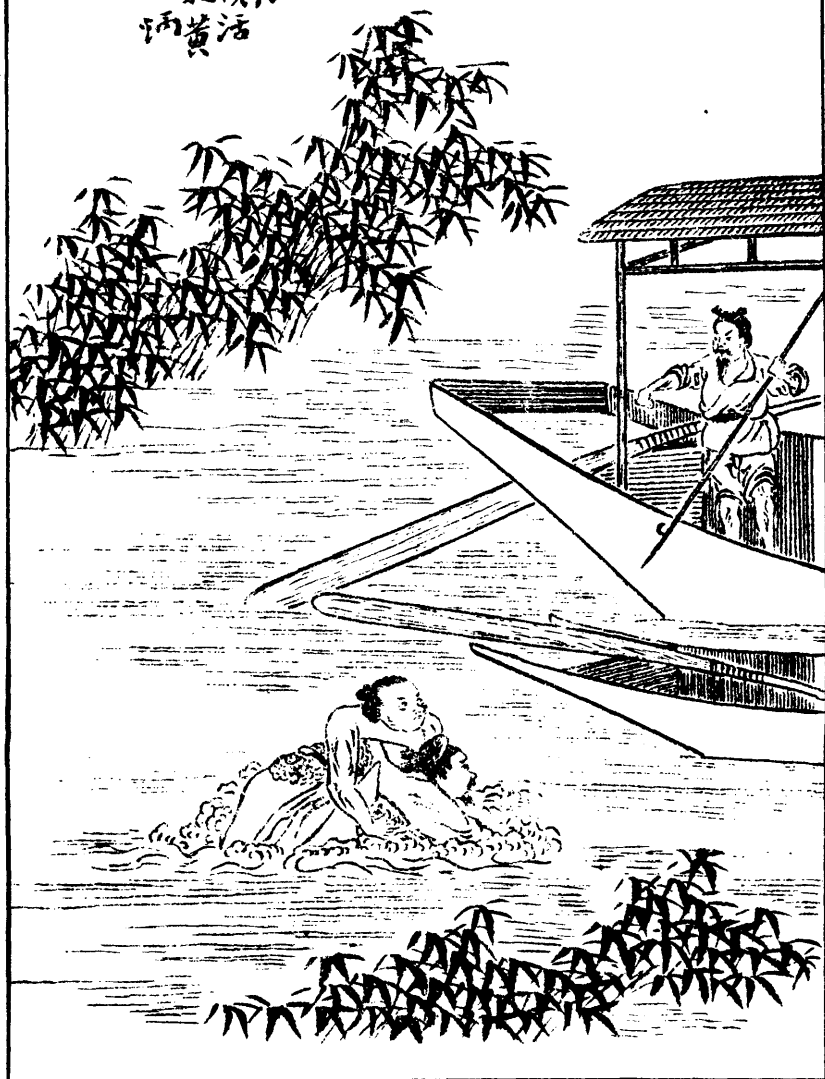
梁山泊戴宗假信



白龍廟英雄
聚義



張順活
黃炳



還道軒
凌三卷大書



假子送
一會經叔
單身



黑
龍
風
斬
回
虎



錦豹小
徑逢戴宗



楊雄
重罵潘
巧



石秀智
殺裴公法





拚命
祝家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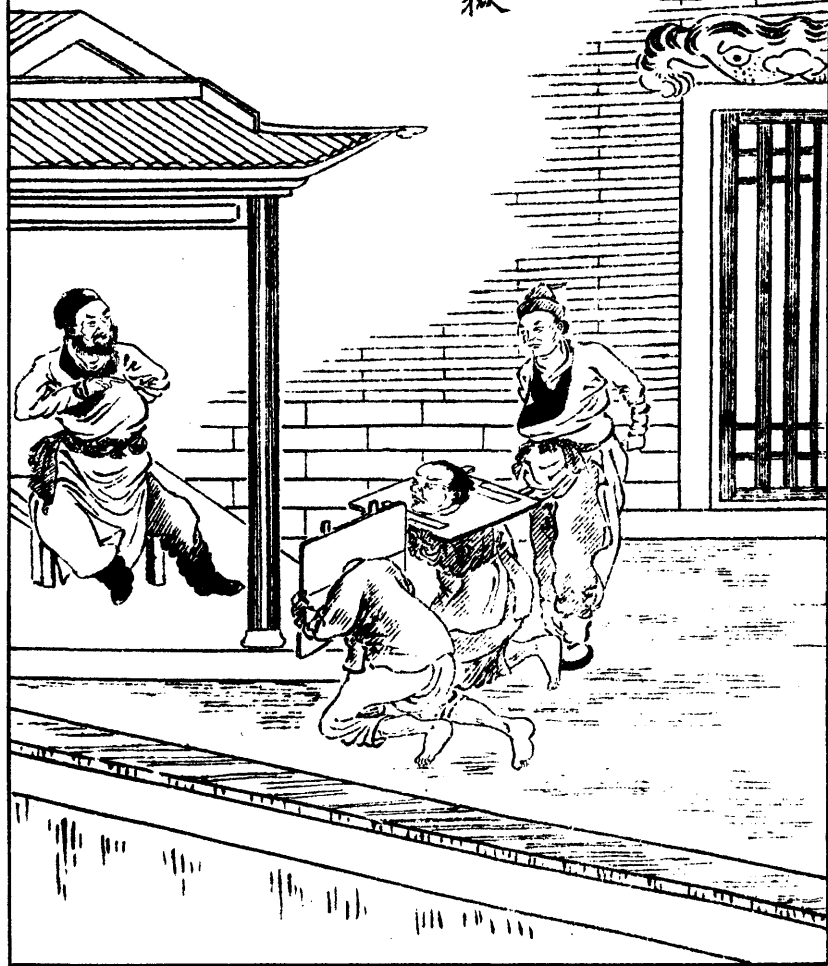
天鵬
兩
候
書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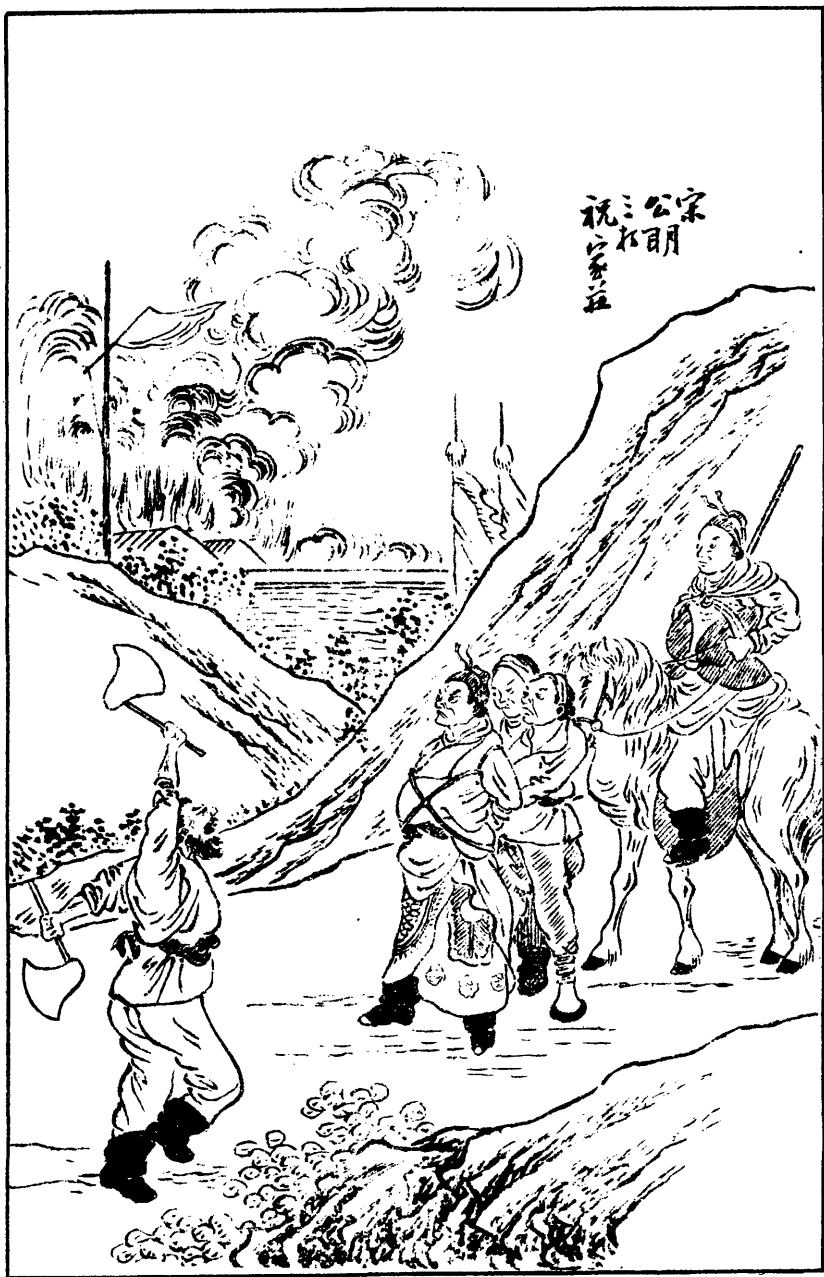


一夫
提
短
虎
單



解
環
解
寶
能
越
獄





義鬚謀衛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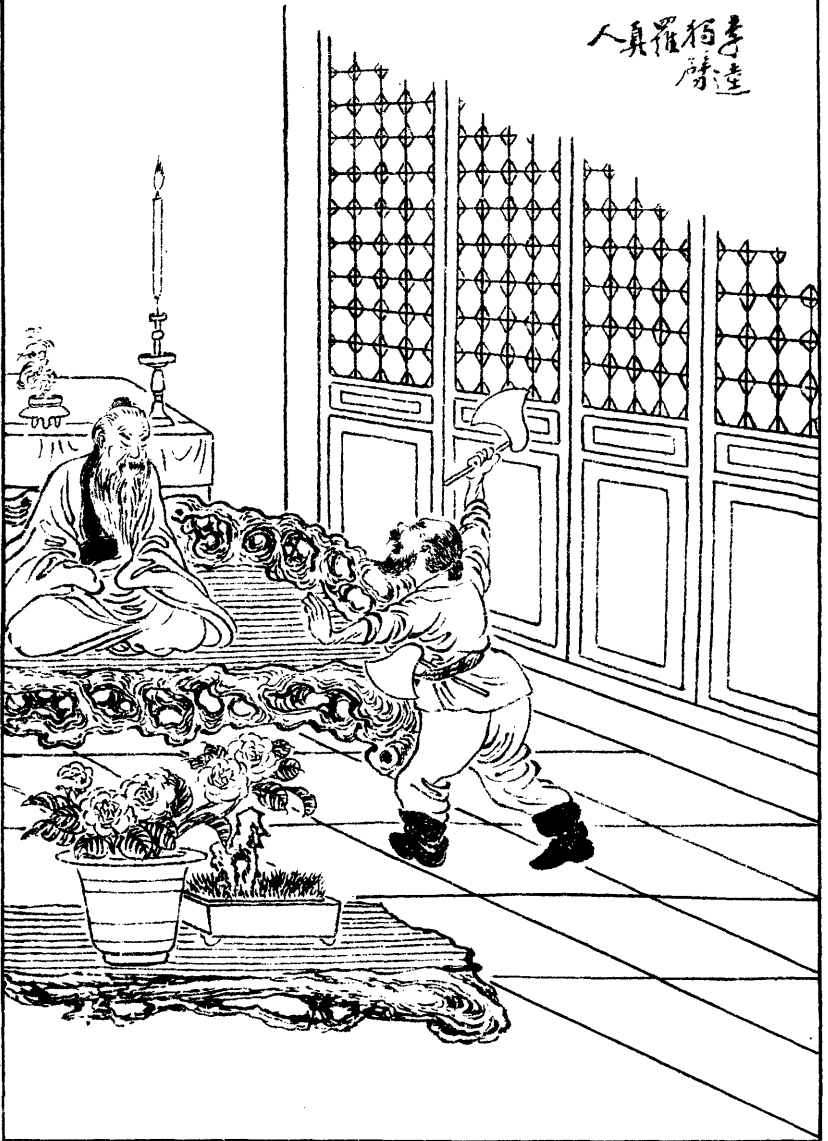
李逵打
殷天錫



戴宗
二取公孫勝



孝達
羅真
人



黑旋風下井
救柴進



高太尉大真三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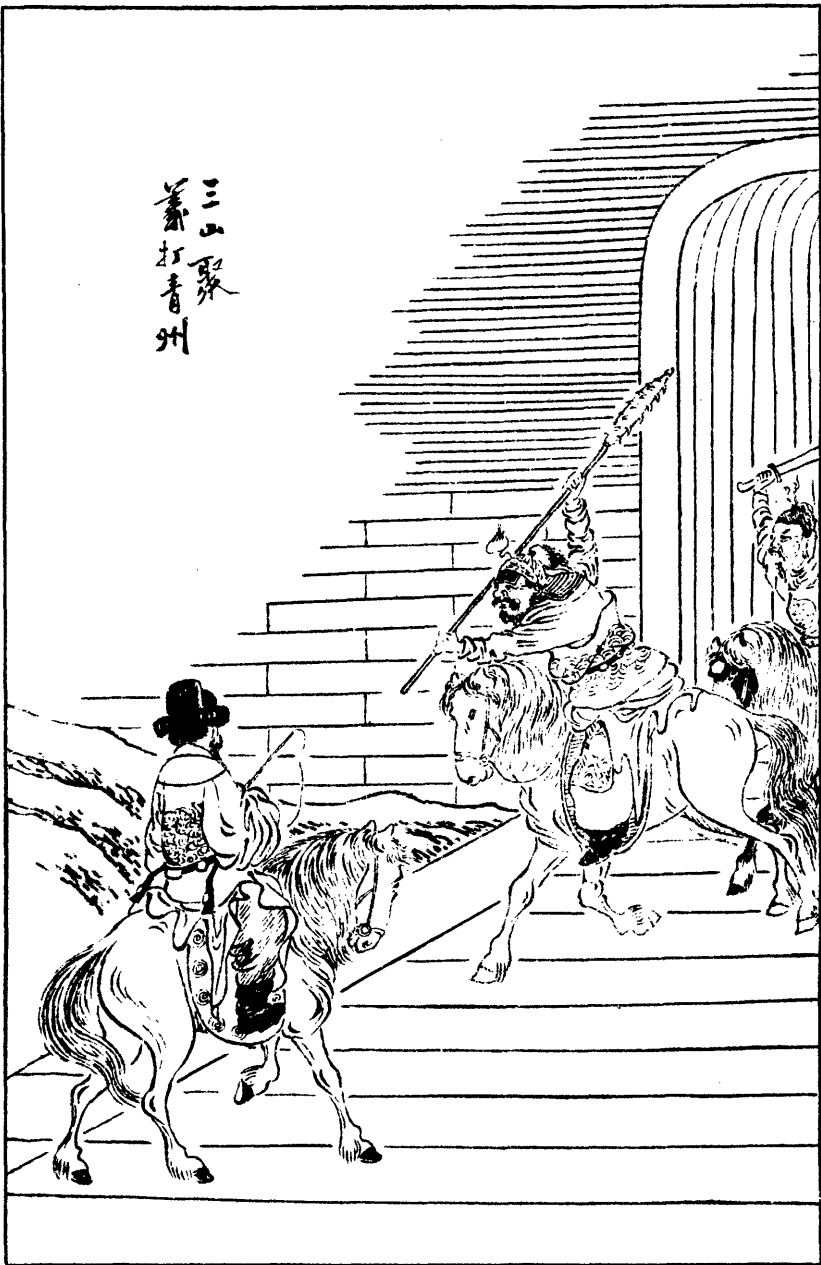
湯隆縣徐五上山



徐寧釣金鎗
使



三山聚
義打青州



吳用賺
鈴吊挂



公孫勝
破小降魔



吳用
智賺
玉麒麟



張順夜
鬧金沙渡



放冷筍
蓋香叔王





閻勝議
取梁山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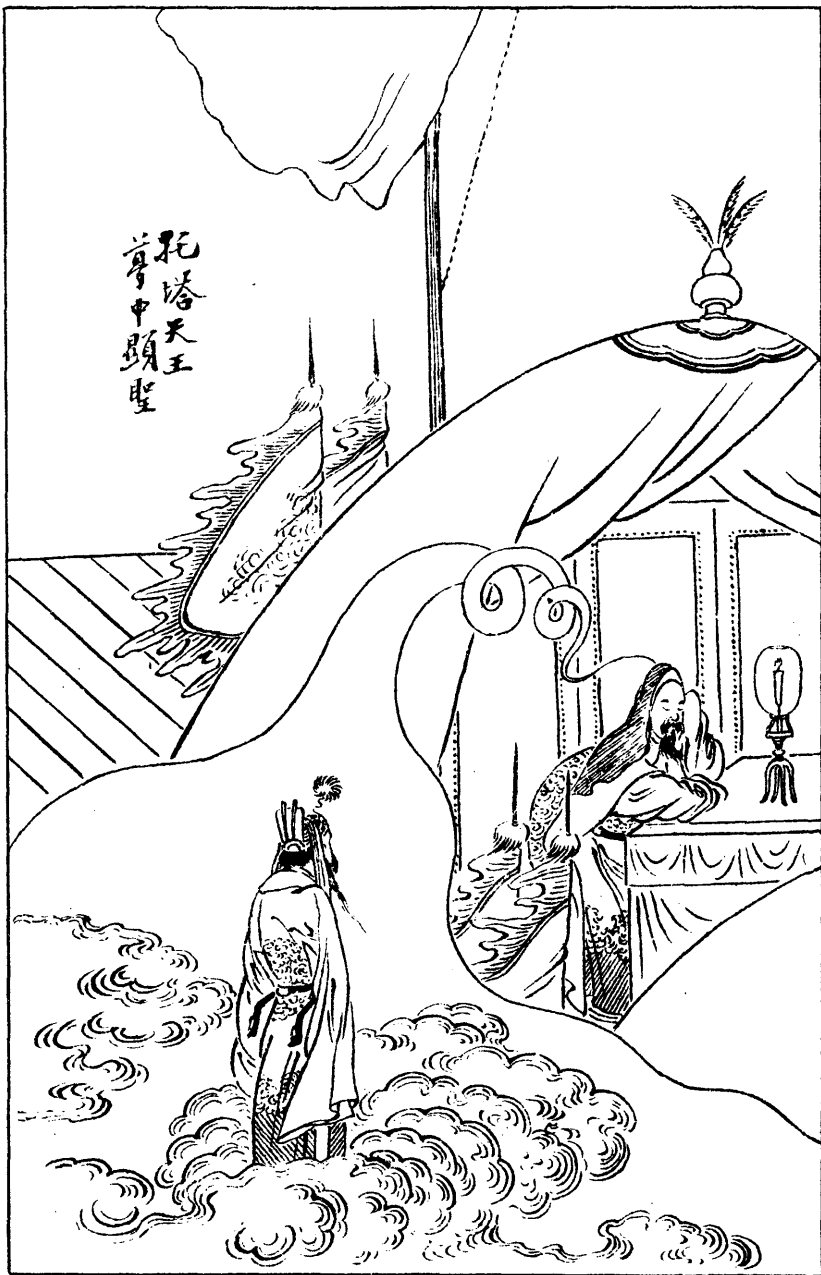
呼延灼
月夜賺回勝



宗公
明電
天橋
索超



托塔天王
尊中顯聖



浪裏白條
水上報完



吳用智
取大名府



二將
回勝降水石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宋公明義釋儀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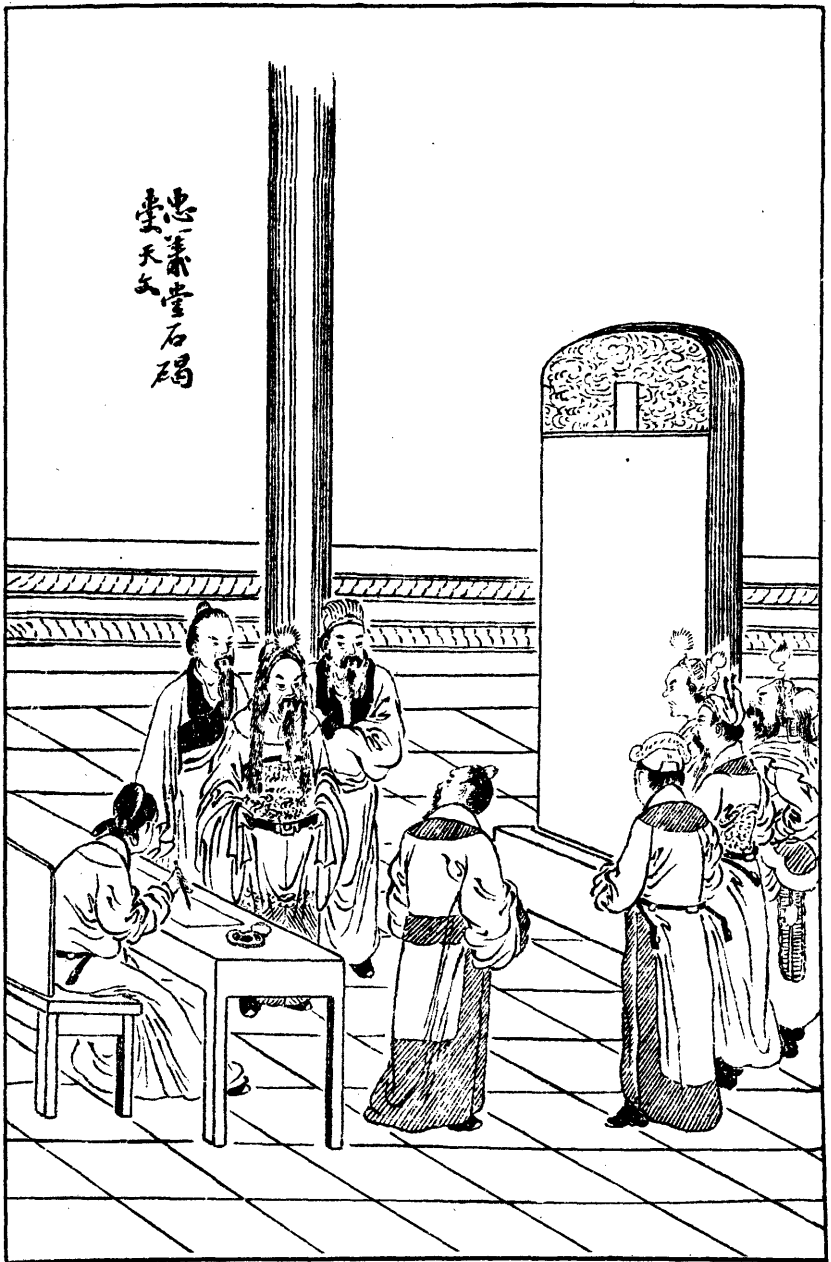


補像水滸全傳

宋公明
棄糧擒
狂士



忠義堂石碣
天文



梁山泊英雄



叙

近新城先生。最喜說部。一時才人。翕然從之。旁搜遠探。而進於剗削者。莫不各極恢奇典洽之美。顧體本碎金。文同片玉。隨事撫證。是爾雅之裨也。出奇無窮。亦山海之續也。而意盡於詞。類而不比。錯而不屬。豈紀言紀事之大觀乎。蓋自子長氏綜羣言。衷聖籍。創爲本紀世家列傳。舉上下數千年之人事。鱗次而珠貫。能使觀者異代而如遇其人。異地而如身其事。興衰治亂之故。不待推測而自知。而正史之體用。於是乎大備。後代史官踵其成迹。事易而工愈難。蕪音累氣。繁而益漏。簡而難該。嗚呼。文章之升降。豈獨正史爲然哉。間嘗取稗史論之。武皇方朔。飛燕靈芸。虬髯柳毅。諸傳。或耀豔深藉。或倜儻蒼涼。是亦正史之班范也。然而指事摘詞。人則一人。事則一事。各盡其技而止。孰謂施耐庵水滸一書。取一百八人而傳之。分之而人各爲一人。合之而事則爲一事。以一百八人。剛柔燥溼之性。各寫其聲音笑貌。而遂以揭其心思。織者母使之爲弘。疎者母使之爲密。非如化工之鼓舞萬物。欲其各肖而無一同也。雖以一百八人。邈若山河。豈惟走險者嘯而復離。抑且守正者仇而未合。非如化工之鼓舞萬物。欲其縱橫組織。一合而無不同也。雖然。則水滸者。耐菴恢史公之合傳而廣之者也。不甯惟是。言椎埋則傳游俠也。言金幣則傳貨殖也。言卜算則傳龜筮也。日星河嶽之災祥。風雲水火之變動。以及朝廟威儀。車馬聲伎。無不備載。則天官河渠禮樂律歷諸書。傾其瀝液者也。其他忠臣孝子之怨慕。童婦之貞淫。蟲魚鳥獸之聲色。各肖其狀。而繪其神。有史公當日之思。未及屬筆。未及濡。而褚少孫之茶弱。所不能補者。謂非紀言紀事之大觀歟。考小說家始於魏晉。盛於唐。繁衍於宋。耐庵元人。乃能撓魏晉而上之。宜其書之足以傳世而行遠也。嗚呼。文章升降。關乎時代。至於稗史。豈亦有不盡然者歟。是書吳門金聖嘆批註。入行於世。字多漫滅。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謂是書雖出游戲。然莊列不皆寓言乎。花晨月夕。山麓水濱。把一卷讀之。不覺欲竟全部。讀全部既輒。再讀之。不欲去手。世之賞奇者。定復如此。當與新城先生諸說部並行。而坊友之重刻。爲能先得我心也。是爲序。

雍正甲寅上伏日句曲外史

聖嘆外書

序一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殺而爲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爲善也。禮者防之不爲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爲書行也。禮之爲書止也。書之爲書可畏。詩之爲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爲廟外之几筵。詩爲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爲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爲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爲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咸得奮筆而遂爲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繫日學書。羅列於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爲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靡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延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事。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

權予諸侯。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并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并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止知燒書之爲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爲禍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爲其書也。原其由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旣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誅。而游俠立傳。市僧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遑惜刳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尙私之於下。彼此傳觀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禁之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驚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爲其題。非金玉不爲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

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以雜。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雜。民則難信。示民以明。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爲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燒書之禍。禍在并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與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并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逭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以德。古人之作書以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爲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擧裳去之。而不得捭拾齒牙。以爲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而誠能擧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逾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作書。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爲游於聖門者難爲言。觀於才子之材者難爲文。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沿。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

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始本於破菱分莢。於破菱分莢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菱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今天下之人。徒有知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辨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澹。陡然放筆。自以爲是。而不知彼之所謂才。實非古人之所謂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窺窺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燿燿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尙不肯審己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

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爲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猪奴手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嘆廓清天下之功。爲更奇於秦人之火。故復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九泥也。

序二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菴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進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菴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爲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懟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盛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扑剗削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倖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菴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爲此一百八人。卽得逃於及身之誅。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爲戒者。而反將爲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剗削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旣已名實牴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啻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爲高山景行。其心嚮往者哉。是故絲耐菴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禱机。

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凶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爲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爲盜者讀之而爲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心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菴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菴之志其事大。雖在裨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序三

施耐菴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悟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嘗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常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爲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卽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菴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叢林。但能善讀水滸。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水滸所敍。敍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菴以一心所運。而一

百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心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旣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耳猶耳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觀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豈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菴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斂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旣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譬語譬。真所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鬪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讐。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甯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賦之名山。傳之後人。即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據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母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尙須裁奪。古來至

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嘆。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賈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略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嘆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滸所敍。敍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畧其形蹟。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蹟。則夫十五國風。淫汚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禱机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嘆施耐菴水滸傳。真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常見之汎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菴。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宋史綱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

史臣斷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東諸郡。其罪應死。此書降而不書誅。則是當時已赦之也。蓋盜之初非生而爲盜也。父兄失教於前。飢寒驅迫於後。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鬱鬱讓入。於是無端入草。一嘯羣聚。始而奪貨。旣而稱兵。皆有之也。然其實誰致之失教。誰致之飢寒。誰致之有才與力。而不得自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湯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賞之亦不竊者。而上旣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爲耶。豈稱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誅。爲天子之大恩。處盜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則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書之曰盜者。君子非不知盜之初非生而爲盜。與夫旣赦以後之樂與更始。亦不復爲盜也。君子以爲天子之職。在養萬民。養萬民者。愛民之命。雖蝟飛蠕動。動關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職。在教萬民。教萬民者。愛民之心。雖一朝一夕。必屢履霜。堅冰之懼。故盜之後。誠能不爲盜者。天子力能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所謂九重之上。大開遷善之門也。乃盜之後。未必遂無盜者。君子先能圖其神奸。而鎮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真有雷霆之怒也。蓋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法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哀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嘆之。嗚呼。彼何人斯。母乃有亂之心矣夫。

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張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若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曰知某州。知之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育。爾知其育。飢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知愈之。愚者未教。爾知教之。賢者未舉。爾知舉之。夫如是。然後謂之不廢厥職。三年報政。而其君勞之。錫之以燕享。贈之以歌詩。賞之以不次。延之以黃閣。蓋知州真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旣墜。而肉食者多。民廢田

業。官亦不知。民學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飢餒。官亦不知。民漸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卽不免至於盜賊蠱起也。而問其城郭。官又不知。問其兵甲。官又不知。問其糧草。官又不知。問其馬匹。官又不知。嗟乎。旣已一無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爾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於張叔夜擊宋江。而獨大書知海州者。重予之也。史臣之爲此言也。是猶寬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則實何事不知者乎。關節。則知通也。權要。則知結也。催科。則知加耗也。對簿。則知罰贖也。民戶殷富。則知波連以逮之也。吏胥狡獪。則知心膂以託之也。其所不知者。誠一無所知之。乃其所知者。且無一而不知者也。嗟乎。嗟乎。一無所知者。僅不可以爲官。若無一不知。不且儼然爲盜乎哉。誠安得張叔夜其人。以擊宋江之餘力。而遍擊之。

宋史目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擄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史臣斷曰。觀此而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夫當宋江以三十六人。起於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嬰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鷙獸可縛。野火可撲者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之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者也。且宋江則亦非獨雄於十郡。而獨怯於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後則一朝成擒。如風迅掃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貴重。各有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旣多。大計不決。賊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貴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所謂爲與不爲。惟臣之責。濟與不濟。皆君之靈。不過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繫其臂。而投麾下。嗚呼。史書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豈知叔夜固爲第一死士乎哉。傳曰。

見危致命。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張叔夜有焉。豈不矯矯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有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賊。而計出於赦之使贖。夫美其辭則曰赦。曰贖。其實正是溫語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殺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於十郡。肆毒實惟不小。而輕與議赦。壞國家之法。二也。方臘所到殘破。不聞皇師震怒。而仰望掃除於綠林之三十六人。顯當時之無人。三也。誘一賊。攻一賊。以冀兩鬪一傷。烏知賊中無人。不窺此意而大笑乎。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傑之士。捐其頭顱肢體而後得之。今忽以爲盜賊出身之地。使壯夫削色。五也。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身犯難。爲君解憂。而徒欲以詔書爲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七也。若謂其才有過人者。則何不用之。未爲盜之先。而顧薦之。旣爲盜之後。當時宰相爲誰。顛倒一至於此。八也。嗚呼。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僂笑者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讀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更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却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認於聖人。後來人不知。却於水滸上加忠義兩字。遂并比於史公發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却是不曉得。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

或問施耐庵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儘有何苦。定要寫此一事。答曰。只是貪他三十六個人。便是三十六樣出身。三十六樣面孔。三十六樣性格。中間便結撰得來。

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

或問題目如西遊記三國如何。答曰。這個都不好。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趑不轉。分明如官府傳話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西遊又太無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

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却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

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如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餘紙。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許多事體。便是文字起承轉合之法。若是拖長看去。却都不見。

水滸傳不是輕易下筆。只看宋江出名。直至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過百十來遍。若使輕易下筆。必要第一回。就寫宋江文字。便一直帳無擒放。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却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喫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繇我。

水滸傳者。真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八個強盜。却爲頭推出一個孝子來做門面。一也。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強盜。顯見逆天而行。二也。盜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許他便出頭。另又幻一晁蓋。蓋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頭。四也。臨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五也。三個石碣字。是一部水滸傳大段落。

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真是絕奇本事。

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間事蹟。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兩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別一部書。看過一篇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

水滸傳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是一樣。

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識字。便當教分反覆細看。看得水滸傳出時。他書便如破竹。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場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沂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不怕。定要寫出兩篇。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實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蹟。須知是他作書人。憑空造說出來。

如今却因讀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個人物都認得了。任憑提起一個。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心地厚實。體格闊大。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然不知何故。看來便有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處。

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鹵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達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

李達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個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

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無緣故時。直是無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嚼蠟。

只如寫李達。豈不段段都是妙絕文字。却不知正爲段段都在宋江事後。故便妙不可言。蓋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詐。故處處緊接出一段李達樸誠來。做個形擊。其意思自在顯宋江之惡。却不料反成李達之妙也。譬如刺鎗。本要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

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却節出李達事來。另作一册。題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概。不是好狗。

寫李達色色絕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筆。他都不必具論。只如達還有兄李達。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換姓時。反稱作李二。謂之乖覺。試想他肚裏。是何沒分曉。

任是真正大豪傑好漢子也。還有時將銀子買得他心肯。獨有李達。便銀子也買他不得。須要等他自肯。又是一樣。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很。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吳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與宋江同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吳用便明明白白。驅策羣力。有軍師之體。

吳用與宋江差處。只是吳用却肯明白說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說自家志誠質樸。

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却又實實籠罩宋江。兩個人心裏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榮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寫得另是一樣氣色。一百八人中。真要做第一個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對之。齷齪銷盡。

楊志關勝是上上人物。楊志寫來是舊家子弟。關勝寫來全是雲長變相。

秦明索超上中人物。

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爲他後半。寫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盧俊義柴進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傳也算極力將英雄員外寫出來了。然終不免帶些呆氣。譬如畫駱駝。雖是龐

然大物。却到底看來覺道不俊。柴進無他長。只有好客一節。

朱仝與雷橫。是朱仝寫得好。然兩人都是上中人物。

楊雄與石秀寫得好。然石秀便是上中人物。楊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孫勝便是中上人物。備員而已。

李應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體面上定得來。寫處全不見得。

阮小二阮小五張橫張順都是中等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劉唐是中上人物。徐甯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何況水滸傳。

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畧點幾則於後。

有倒插法。謂將後邊要緊字。幕地先插放前邊。如五臺山下。鐵匠間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國寺。嶽廟間壁菜園。又武大娘子要回王乾娘去看虎。又李逵去買棗糕。收得湯隆等是也。

有夾敘法。謂急切裏兩個人一齊說話。須不是一個說完了。又一個說。必要一筆夾寫出來。如瓦官寺崔道成說師兄息怒。聽小僧說。魯智深說。你說你說等是也。

有草蛇灰線法。如景陽岡連敘許多哨棒字。紫石街連寫若干簾子字等是也。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

有大落墨法。如吳用說三阮。楊志北京鬪武。王婆說風情。武松打虎。還道村捉宋江。三打祝家莊等是也。

有綿針泥刺法。如花榮要宋江開枷。宋江不肯。又晁蓋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勸住。至最後一次。便不勸是也。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戳進來。

有背面鋪粉法。如要襯宋江奸詐。不覺寫作李逵真率。要襯石秀尖利。不覺寫作楊雄糊塗是也。

有弄引法。謂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寫周謹。十分光前。先說五事等是也。莊子云。始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禮云。魯人。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有獼尾法。謂一段大文字後。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餘波演漾之。如梁中書東郭演武。歸去後。知縣時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岡來。遇著兩個獵戶。血濺鴛鴦樓。後寫城壕邊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後。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潘金蓮偷漢後。又寫潘巧雲偷漢。江州城劫法場後。又寫大名府劫法場。何濤捕盜後。又寫黃安捕盜。林冲起解後。又寫盧俊義起解。朱仝雷橫放晁蓋後。又寫朱仝雷橫

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無一點一畫相借。以爲快樂是也。真是渾身都是方法。有畧犯法。如林冲買刀與楊志賣刀。唐牛兒與鄆哥。鄭屠肉鋪與蔣門神快活林。瓦官寺試禪杖與蜈蚣嶺試戒刀等是也。

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却先寫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寫閻婆惜與張三有事。却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却又先寫宋江捨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極省法。如武松迎入陽穀城。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著。又如宋江琵琶亭喫魚湯後。連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縱法。如白龍廟前李俊二張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寫李達重要殺入城去。還道村玄女廟中趙能趙得都已出去。却有樹根絆跌。土兵叫喊等。令人到臨了又加倍喫嚇是也。

有橫雲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後。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府時。忽插出截江鬼油裏鯁謀財傾命事等是也。只爲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時閃出。以間隔之。

有鸞膠續絃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彼此須互不相識。且繇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看他便順手借如意子打鵲求卦。先闢出巧來。然後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來等是也。也都是刻苦算得出來。

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閒事。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舊時子弟讀國策史記等書。都只看了閒事。煞是好笑。

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看。及至看了時。却憑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這些文法。他便國策史記等書。都肯不釋手看。水滸傳有功於子弟不少。

自敘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在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而裹巾幘。進盤殮。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日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甯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眞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穉米。身不能飲。備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盂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則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吾友旣皆恬淡通關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旣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旣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娛。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鳥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復得讀此書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庵敘。

此
页
空
白

水滸傳引首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剪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僞。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綠木。擬窮猿擇木。又恐是傷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哀哉乎此書既成而命之曰水滸也。是一百八人者。爲有其人乎。爲無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卽何心而至於水滸也。爲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滸。吾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無其人。猶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豈真欲以宛子城。蓼兒洼者。非復趙宋之所覆載乎哉。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語未嘗不歎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地也。二老倡衆。去故就新。雖以聖人。非盛節也。彼孟子者。自願學孔子。實未離於戰國游士之習。故猶有此言。未能滿於後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於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大義滅親。其何以訓。若一百八人而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設言也。爲此書者。吾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爲如此設言。然以賢如孟子。猶未免於大醇小疵之議。其何責於稗官。後之君子。亦讀其書。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書。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才。又復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哀然成爲一書也。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看過。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趁水生波。噉。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於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尙不雅馴。而爲薦紳之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爲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思盡沒。

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題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以瘟疫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為楔。楔出天師。以天師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為楔。楔出游山。以遊山為楔。楔出開碣。以開碣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謂正楔也。中間又以康節希夷二先生。楔出劫運定數。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陳達楊春。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瑣難認。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馬作結尾。此所謂奇楔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好詩一部大書詩起詩結。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結。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

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一箇算。數先生為歎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十五五十顛倒大衍。河圖中宮二數更妙。聖人出世紅光滿天。妖冤出世黑氣一道。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夾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大帝地煞。皇帝見此。

一朝不用。掉文袋子。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妖冤出世黑氣一道。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為大帝地煞。皇帝見此。英豪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絕妙好辭。可見全部槍。棒悉從一王之制矣。那天子掃清寰

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又一箇算數先生。兩位先生管中算。定有六六三六員重之七十二座矣。是個道高有德之人。

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部評話。藏下一大。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攔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

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傳立與御弟太宗。立乎元指。平乎宋傳位。又為天罡。疑也。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真宗皇帝。真宗又傳位與仁宗。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地煞先作。

觀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忽然轉出一座星辰為。一百單八座星辰作引化作一老。

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

宮中。抱著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哭。奇事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個甚

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座作引妙妙。八箇字只是四箇字奇情奇文。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

佐這朝天子。星辰以座論奇事。星辰可以下來奇事。星辰被玉帝差遣下來奇事。玉帝差遣星辰下來輔佐天子奇事。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

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列星便用得好好。這兩箇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箇年號。自天聖元

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九年謂之一登。一登二登三登

語妙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

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

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證。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

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裏醫治得。自是

不可不先補出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合九九數陽極

易窮則變。變出一部水滸傳來。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已畢。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

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自

正論不可不先補出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敕翰林院隨卽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

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

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道。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

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不必真

只是臨文相借耳。先是藥局。次是修省。第三段方轉出祈禳來。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香欽差內外

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

香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

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徑投信州貴溪縣來。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

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准備接詔。是日官員接詔報知道衆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

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次日官員送太尉道衆接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當下上至住持真

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著。上下前後詔書居中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

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

茅庵。脩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

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

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

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蹤跡不定。貧道等時嘗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

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捧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

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此語不獨指

夫天子則豈有不要救萬民者。天子要救萬民。則豈有不倚托太尉者。無誠心。則豈能此語不獨指

救得萬民者。太尉救不得萬民。則豈能仰答天子者。語雖不多。而指甚遠。其斯以爲真人也乎。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

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道。俺從京師食素到

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著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

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喫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

銀手鑪。降地燒著御香。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志。只願

志誠上去。總是教太尉以爲天子救萬民之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獨自一個。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

葛攀藤。約是走過數個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

醜話○朝廷貴官四字戲卻無數
英雄入水泊此語却是此老說起
在京師時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尙兀自倦怠妙語絕倒○黃裊列鼎尙自倦
意何不以調元贊化而將息之何曾穿草屨走這

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著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寫得出色風過

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寫得出色撲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先寫風次寫吼次寫大蟲只是一筆便洪

太尉喫了一驚叫聲呵呀千載欺君賣國撲地望後便倒那大蟲望著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

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嚇得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厮打奇句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響奇句

渾身却如中風麻木奇句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奇句○四句一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

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著香○何不寫語語在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

皇帝四字連讀始妙重翻列鼎尙自倦怠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寫得出色吹得

毒氣直沖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簌簌地響寫得出色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亦先寫風次寫響次寫

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香○前無此有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但見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

邊朝著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

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

子比餛飩兒大小此非前詳後略正是從口裏罵那道士此○前不及說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

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鑪香整頓身上詔敕此○前不及說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上去到幾

了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一個道童倒騎著一頭黃牛橫吹著一管鐵

笛笑吟吟地正過山來一蛇一虎後忽接入此洪太尉見了便喚那個道童你從那裏來認得我麼好道童不保只顧吹

笛寫得妙極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著鐵笛指著洪太尉寫得妙極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

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合答云你是太尉如何得見道童笑道我早間在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天子差個洪太尉齎擎

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宜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

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著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寫得極妙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一定是了。此四字寫盡從來太尉自以為是

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得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著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著。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個山嘴。竹籐裏搶

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好一部水滸傳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一百八人總贊太尉又道：我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個道童。騎著一頭黃牛。吹著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裏來。識得俺麼。

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錯錯過。這個牧童。正是天師。只說其一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瑣。此一句直兜至第七十回皇甫端相馬之後。見一部所列一百八人皆朝廷貴官。嫌其猥瑣而失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者也。何獨不言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瑣耶。真人

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少。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一百八員所謂額外之人也。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

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詔收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龍香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

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天下本無事。遊山遊出來。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著。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道。行至宮前宮後。看旣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

乙殿。三官殿。驅邪殿。以九天紫微北極太乙三官等殿引出。驅邪殿以驅邪一殿引出伏覺一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柵子。門上使著臍膊大鎖。鎖著交叉。上面貼著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

重疊疊。使著朱印。檐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寫得怕人。墨淋漓之至。太尉指著問道：此殿是

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前代老祖天師。鎖鎮伏魔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著許多封皮。真人答

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奇想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

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

也只聽聞。妙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先驚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

真人稟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稟太尉笑道。次笑胡說。你等要妄生怪事。煽

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好東西何曾見鎖魔王之法。神鬼之道。

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

人。又稟太尉大怒。次怒指著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

的罪犯。看他隨口說出大罪案後來許多刺配軍。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

苦。州只照前官律斷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真人獨怕太尉只得叫幾個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

衆人把門推開。一齊都到殿內。黑洞洞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點著將來。打一炷時。四邊並無一物。

只中央一個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一部大書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止奇絕。○碣字俗本訛作碑字。焯那石碣上時。前面都是

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與第七十回一様作章法。焯那背後時。却有四個真字。大書鑿著。遇洪而開。奇文洪太尉看了這四

個字大喜。次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

何妨。我想這個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個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稟道。太

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又稟太尉大怒。次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碣上分明鑿著。遇我而開。

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裏肯聽。詳書真人一稟再稟又稟又稟者以只得

聚衆衆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版。方可

丈圍。石碣之下石龜石龜之石版寫得鄭重之至。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掘到石版又復再太尉那裏肯聽。衆人只得把

石版一齊扛起看時。石版底下却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喇喇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駭人之筆。○他日有稱我者有稱俺者有稱小可者有稱酒家者有稱我老爺者皆是此化開。衆人吃了一驚。發聲喊。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攔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如土色。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老祖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鎖鎖著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碣。鑿著龍章鳳篆姓名。鎖住在此。模者以物出物之謂此篇因請天師誤開石碣所謂模也俗本不知誤入

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畫出太尉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只聞人說足矣不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星便隨手收拾不復再用也。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皇帝嫡孫。爲前傳位御弟太宗句吐氣此傳外別傳之法也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太平。四字起天下太平四字止妙絕四方無事。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著些甚麼。忽然掉筆一轉轉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個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還道邨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崗武松打虎。
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母藥父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宋江夜看小籠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石將軍郵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鴈。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甯上山。
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一部七十回正書。一百四十句題目。有分教。苑子城中藏義士。蓼兒洼內聚蛟龍。畢竟如何。且聽初回分解。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戴宗二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徐甯教使鉤鑣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吳用賺金鈴吊掛。宋江鬧西嶽華山。
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宋江兵打大名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繪圖繡像第五才子書水滸全傳卷一

東都施耐菴撰

吳郡金人瑞聖歎評釋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上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上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

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吾又聞古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之語。然則王進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則國家之祥麟威鳳。圓璧方珪者也。橫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豈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

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記事。今稗史所記何事。殆記一百八人之事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其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史之爲言史也。固也。進之爲言何也。曰彼固自許。雖稗史。然已進於史也。史進之爲言進於史。固也。王進之爲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幾聖人在上。可教而進之於王道也。必如王進。然後可教而進之於王道。然則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誅也。

一百八人則誠王道所必誅矣。何用見王進之庶幾爲聖人之民。曰不墜父業。善養母志。猶其可見者也。更有其不可見者。如點名不到。不見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見其尾也。無首無尾者。其猶神龍歟。誠使彼一百八人者。

皆盡出於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終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終不之及矣。夫而後知王進之難能也。不見其首者。示人亂世不應出頭也。不見其尾者。示人亂世決無收場也。

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為主。而先做強盜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雖作者筆力縱橫之妙。然亦以見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蓋隱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為虎為蛇。皆非好相識也。何用知其為是隱括一部書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師化現。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陳達楊春。是一百八人之總號也。

之總號也。

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只是順手從楔子寫來。却將從來國步升降天運循環。一筆提盡。使讀者便覺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痛也。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

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開書第一樣脚色。作者蓋深著破國亡家結怨連禍之皆歸。是輩始也。言子弟則有為之父兄者矣。失教之罪誰實任之。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

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蹟。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旁。添

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侏。毛旁者何物也。而居然自以為立人。人亦從而立。人之蓋當時諸公袞者皆是也。奇絕之文。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

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其矣。詩書詞賦之易而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之難。於高侏不其然乎。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

鐵王員外兒子使錢。生鐵之子。未有不使錢者。可笑可歎。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侏斷

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極高侏狼狽以深惡之也。不許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天寶為之謂之何哉。高侏無計奈何。只

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情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千隔滂漢子。

奇高侏投託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一路以年計。以月計。以日計。皆史家章法。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

天下。那高侏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舖的董將仕

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高侏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當時高侏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

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徑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侏。看了柳世權來書。如自肚裏

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著得他。看他處處安插不得與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

些好。他却是個幫閒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

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出折

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炤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蘇學士也而又曰久後也得個出身。足

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個人將著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

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著得他。又與將仕如出一不如做個人

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王太尉也而亦曰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

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

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

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忽作一結住下文另

自古道。日遠日疏。日親日近。忽一日。突兀可喜。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小蘇學士小

端王。端王嗔乎早已暮小相聚矣高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

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輩。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誠乃誠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省文

法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又一樣會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

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憑空忽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

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忽然生出獅子又忽然陪出筆架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瑞王大喜道。深謝厚意。

想那筆架。必是更妙。不讚獅子却讚筆架而已讚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

宴。至暮盡醉方散了。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著一個小金盒子盛了。又陪用黃羅包袱包了。又陪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突然令讀者出於意外。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著

兩般玉玩器。懷中揣著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軍國重事。你

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門。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縵。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繚兒邊。橫嵌一句在繚下繚上寫出踢毬身分奇妙之極。足穿一雙嵌金綫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著蹴氣毬。出來

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著。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奇想奇文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奇想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一句出。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

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玩器亦楔子也既已喚叫做高俅。始出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進身之易如此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

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奇你便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先引一筆下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分是

一段這氣毬。是一段今下一段便似纏綿粘住矣。上一段忽忽然從半句虛歇住蓋不忍言之也這氣毬一似鯁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了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固非王都

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了個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入宮來了。見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只略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致

其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

其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

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了都亦楔子也既已標且說端王自從索得

高俅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忽又作一結結住下也未及兩個月。未及兩

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大書玉清一

聖地然也。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一向無事者無所事於天下也忽一日與高俅道者天下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

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半

年高俅得做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

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開書第一寫得妙絕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

官。患病未痊。不會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是

眼 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二語是一部大書門面

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著。軍正司稟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

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連連累小人了。王進聽

罷。只得捱著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

王昇的兒子。輕輕生出王昇以為銜怨之繆讀之但見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

可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託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句

罵王進句映高俅妙絕。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口小人偏王進又告道。太尉

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

今日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得此一筆便令王進為無殺之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

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

道是甚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二。看他文字極盡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

月將息不起。有此之響。不惟註明兼令高傑本事他今日發蹟。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響。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

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如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寫王進全

色不作英雄身分娘道。我兒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只恐沒處走。為一百八人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

較。只有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

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普天下想來只此一處當下子母二人。二人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

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

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張牌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

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

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吃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馬

了當夜子母二人。三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擔又裝兩個料袋。裝了鞍馬。牽出後槽。將料袋

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孝子家中粗重都棄了。照前細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孝子

趁五更天色未明。五更天王進叫起李牌。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

時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去王進自去備了馬。馬牽出後槽。將料袋

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孝子家中粗重都棄了。照前細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孝子

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來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牛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

牌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又一和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昏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夜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

個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次日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家裏在逃。子母不知去向。兩個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此自是王進傳耳與彼二人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子母二人。四子母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

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省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著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慙愧了

我子母兩個。五人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著了。子母二人歡

喜。一段為清過宿頭作地耳却宛然一幅孝子慈母行樂圖也。○六子母二人。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著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

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進過生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

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先寫柳樹當時王教頭來

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敲門多時猶未放擔寫趕路情景如畫。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

答道。實不相瞞。小人子母二人。七子母貪行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

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

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著擔兒。就牽了馬。孝

如。畫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先寫打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一路曲曲寫子母二人。八子母直到草堂上來見太

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早絲縲。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

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子母二人。九子母叙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

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第一個原是京師人。為因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

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

上人。那個頂著房屋走哩。你子母二位。十子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

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簫下。只如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

人子母。十一子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吃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只如二人吃了。收

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贖付。一併拜酬。

一路寫馬至此將馬忽作一收。太公道。這個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驃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後文水窮雲起王進謝了。挑那擔兒

到客房裏來。一路寫備至此將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十二子謝了。

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寫得精細之至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

欲便接史進而嫌其突也又作遲延以少遲之真乃文生情情生文極筆墨搖曳之妙也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

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喚不接妙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

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

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莊主何曾有心痛方只因如此便好遲延轉出史進來耳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二人三十

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行文至此路極矣無轉處矣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

地上一個後生。脫膊著。刺著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何意一轉有此炫耀之文令人耳目駭動也王

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高眼慈心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

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找一找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

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

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全是高眼慈象氣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此處寫史進負氣正令後文納願傾拜出色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

胡說。若吃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材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

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寫史進負氣可笑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寫王進全是儒者氣象妙妙太公

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

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四字妙蓋王進此來不曾帶棒打麥場上又無第二棒也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家名

數絕妙。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寫史進負氣好笑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輪著棒。又起

入來。好笑。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史進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

入來。好笑。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史進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

入來。好笑。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不是尋常家數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史進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

聖。却望後生懷裏直掬將來只一繳。不是尋常家數妙絕。○只一棒法寫得便。便活寫出不。如生龍活虎此豈書生筆墨之所及耶。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史進好笑。便事後生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又妙全是。諸者氣象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旁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

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妙絕史進快絕史進令人有生子當如九紋。龍之嘆也。○沒奈何只得五字史進負氣語。王進道。我子母

二人。十四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與脫。衣服。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

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與前。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

酒。與前。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太山。王進笑道。好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

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

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十五子。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經略相公處

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

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想即高太尉。之學也。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純是慈。心高眼。太公見說了。便道我

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前寫負氣不肯拜此寫拜了再又拜可見。史進之於王進全不是今世投拜門生也。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

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行文至此又路絕矣。又無轉。處矣。忽然先伏一奇峰在此。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可稱。史村。老漢

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一氣死了。將母而去此其所以為王進也。嗚呼其母。此所以為史進也。兩兩寫來對照入妙。老漢只得隨他

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膊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

叫他做九紋龍史進。一部書一百單八人而為頭先敘史進作者蓋自許。其書進於史矣。九紋龍之號亦作者自讀其書也。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

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頭子

母二人。十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

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銃鞭。劍鎗。擲斧。戟。并戈戟牌棒。與鎗扒。一一

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

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少不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子母二人。十七子以終天年。多

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

去延安府。投著在老种經略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

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擔備了馬。馬子母二人。十八子相辭

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孝子如畫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如畫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

當時拜別了師父。洒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著馬。子母二人。母二人自取關西路上去了。

安身立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神龍無尾寫得妙絕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

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數語寫史進精神之極遂與春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

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沒了。完太公令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

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昇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

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挂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

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好筆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

無可消遣。捉個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樹陰下乘涼。史進亦有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風涼。裏張望却先寫

風在松林裏透過筆法妙不可言。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來得異者直起少華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

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筆勢忽史進喝道。李吉。張我。內做甚麼。莫不是來

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乙郎喫碗酒。隨手擲出一矮邱乙郎不知者謂是開文却不知其便已預陪王

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如此過入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過入少華山史

進道。胡說。偌大一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個獐兒兔兒。獐兒兔兒引出虎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轉入如今山

上添了一夥強人。扎下一個山寨。聚集著五七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此六字直與最後照夜玉獅子馬作草法為頭那個大王喚作神

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湖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一百單八人先出三地。終文心縱橫若莽之甚。這三個為頭。打家劫舍。華陰縣

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非表三人也。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

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若無此句。便有睡裏夢裏之謂也。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歸野

味使文字。有篇段。李吉唱個喏。自去了。吉。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薙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

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

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一路寫史進英雄。史進爽快。寫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

強人。聚集著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厮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眾人來商議。倘

若那厮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眾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各相救護。共保

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讀之令人壯氣。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

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詳。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

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為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出身處。能使兩口

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個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第三個好

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桿刀。當日朱武却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

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厮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

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看他曲曲。跳湖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

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奇曲之想。便有奇曲之筆。以副之。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

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不可

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上文從史進到少華山。便有李吉一篇奇曲文字。此文從少華山說到史進。便有楊春一篇奇曲文字。真如雙龍天橋矣。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個村坊。

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個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蠓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上文割華陰縣是實打史家莊是主賓者所以引乎主也此既得主仍不棄賓文章周緻之甚朱武楊春再三勸諫。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挂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蠓囉。鳴囉播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好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曳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好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鞞。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從三四百人眼中看出妙妙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著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著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村北路口。好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將小蠓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鞞。腰繫七尺攢綫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著丈八點鋼矛。亦從史進眼中看出小蠓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著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著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閒話亦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好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好話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搠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擷入懷裏來。便學王進家數史進輕舒猿臂。法欸紐狠腰。法欸只一挾。法欸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法欸揪住了綫搭膊。法欸只一丟。丟落地。法欸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

了。如畫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虜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叫綁陳達衆人趕去虜囉大將

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此句極似發狠却不知正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

衆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又寫衆人喝采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

定。且教小虜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出虜牽著空馬。不空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

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虜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

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寫陳達便有陳達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

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寫朱武又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

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四字何等精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

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椰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寫得如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

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著四眼淚。神機軍師亦復名下無虛史進下馬來。史進上馬史進下馬一喝道。你兩個跪

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一邊說解官請賞一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

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

求。今來一逕就死。其言令人感泣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解官

於官也。又曰英雄手內請死。其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

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出於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門揖盜快。史進也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

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此反嫌其詐朱武之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此反嫌惺惺惜惺

惺。好漢識好漢。橫插二語史進道。你門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

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甯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此反嫌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不惟引入後廳又要酌

家村人在外驢打麥場上大郎視之朱武道。一死尙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

真如蚊蚋耳。寫史進粗糲可愛

管待三人。忽為俘虜忽為上客快哉史進千載無此筵席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禮而別笑世上鞠躬之偽也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大郎為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以下是一節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蠅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敲門。莊客報知。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蠅囉有甚說話。小蠅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為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又過半月有餘。」以下又一節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蠅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以下又一節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盆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為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為欲寫他巧言諛事却先寫他答應官府是倒插過來之筆。○大郎諛笑安見口舌利便頗能答應之人而能託事有成。乎君子鑒於此而知能文之士不足用也。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蠅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先以山寨送禮引出史進送禮先以送禮。喫酒引出下書喫酒筆下節節次妙甚。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止一日。」史進纔結一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山寨亦纔結一句。○已上文散敘三段。結二段皆為下王四失事作引非正文也。在萬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有前文喫酒然也。○寫王四酒醉不作一番便倒又時常送物事小蠅囉來筆墨迴環兇險妙不可言。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著。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跟踉跄跄。一步

一擲。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著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
兔兒。王四之醉也。便借送物事。小蠅囉回書。失也。便借標兔。李吉筆墨。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
初是好。迴環兜鎖。妙不可言。若俗筆。另添出無數人。便令文字散亂無到也。意相扶。只見王四搭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大是見。道。這厮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

當聚會。自是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活是無。李吉拏起。頗識幾字。
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著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只認

名字足矣。不必全書也。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殼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吉出首亦復曲曲而來。華陰縣裏。見出三

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巨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

人來往。迴環兜鎖。絕妙文情。銀子并書。都拏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

微。照在身上。吃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嘗讀坡公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之語。歎其妙絕。蓋先見影。後見月。便宛

五更酒醒。光景真乃善於用古矣。便去腰裏摸時。搭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搭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

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拏去了。肩頭一縱。計上心來。前特讚王四。賽百當。正為此肩頭一縱。自道若回去莊上

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來。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

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却不肯放。留住王四吃

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進來。赴

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上文極讚頗能。答應正為是也。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

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莊上。於路只見松樹。林裏一隻死狗。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

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清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個雞鵝。

准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蠅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個做伴。將

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便令門外無馬。以下文抵賴地。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著。各叙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

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照後不要開門等句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個頭領。鼓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寫得好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著兩個都頭。帶著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個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只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攏得似麻林一般。兩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如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個頭領。怎地教史進先殺了一兩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船。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此回方寫過史進英雄。接手便寫魯達英雄。方寫過史進粗糙。接手便寫魯達粗糙。方寫過史進爽利。接手便寫魯達爽利。方寫過史進剷直。接手便寫魯達剷直。作者蓋特地走此險路。以顯自家筆力。讀者亦當處處看他。所以定是兩個人。定不是一個人處。毋負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為頭先是史進。一個出名領衆。作者却於少華山上。特地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點污了。嗟乎。此豈獨史進一人之初心。實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蓋自一副才調。無處擺劃。一塊氣力。無處出脫。而桀驁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腔。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勢呼聚之。而於是討個出身。既不可望。點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盡入於水泊矣。嗟乎。才調。皆朝廷之才調也。氣力。皆疆場之氣力也。必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誰之過也。

史進本題。只是要到老種經略相公處。尋師父王進耳。忽然一轉。却就老種經畧相公外。另變出一個小種經略相公來。就師父王進外。另變出一個師父李忠來。讀之真如絳雲在霄。伸卷萬象。非復一目之所得定也。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會為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於稗官亦

云矣。

打鄭屠。忙極矣。却處處夾叙小二報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個。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買肉主顧。第三段。又添出過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綺。并事情亦如鏡。我欲剝視其心矣。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如此疑忌。何以爲之神機軍師。只是此文獨表。史進便不免相借一觀。非真朱武出醜也。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

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口齒明快。表盡大郎生平。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

個來。歷情繇。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反責之妙絕。寫史進嘔氣如畫。兩個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

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反責之妙絕。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

一時問把在縣前看。進語。惟史。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

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

且答應外面。如。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必鬪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

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

一刀殺了。丁王。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莊

裏史進和三個頭領。全不披掛。鎗架上。顯得三人。不會帶來。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札起。把莊後草屋點著。莊客各自打拴

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史進却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四字。

進朱武揚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個大蟲。那里攔當得住。寫得有聲勢。後面

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著兩個都頭并李吉。筆勢。史進見了大怒。響人相見。分外眼明。兩個都頭見勢

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了李。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揚春趕上

一個。一朴刀。結果了兩個性命。此處殺李吉不殺兩個都頭。可也只是不殺便要來。趕便費周旋。不若殺却令文字乾淨。○首史進者。縣尉驚史進殺之。捉陳達揚春者。陳達揚春殺之。獨不及朱武者。所謂藏機於不用。早爲軍師留身分也。

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縣尉士兵放過又乾淨史進引著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

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四字

書來。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粗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

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開言便是師父王教頭表盡史進不忘其本真可作一部大書領袖也我的師父王

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

中且過幾日。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

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可見英雄初念亦止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耳必欲敲之盡入水泊是誰之過歟此句是一百

八人。初心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個寨主。好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

體來點污了。王進教法乃所願則學王進也。此句為一。丁史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了。朱武等苦留不住。

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丁史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

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

腰繫一條撻五指梅紅攢線腰帶。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著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鈹。口鴈翎刀。背上包

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灑淚而別。真淚與前擊著兩自回山寨去了。却說史

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大路。望延安府路上來。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

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出筆有牛頭蛇神之法令人猜測不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

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吃甚茶。史進道。

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面前便是。史進道。借問

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個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答得糊塗便

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

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

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

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鬚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他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像條好漢。方與施禮。其矣英雄之惜。施禮也。若小人處處施禮。亦獨何哉。兩個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酒家是經路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看得上眼便叫阿哥。妙絕。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路府中有也。魯達緊只問史進。史進緊只問王進。寫不是史家。却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全不答王進。只是問史進。妙絕。○甚史進拜道。得一人知我名。便不惜拜。忙還禮。亦寫出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好辭。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直到此處方纔放下。史進答還王進。筆法奇崛。之極。○惡得高太尉。也是一件事。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遙望叫阿不在這裏。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老種小種既是奇文。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奇文。○訪老種相公。却到小種相公。治下尋師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王進仍接史進。寫得魯達愛才之極。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榮傑之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看他何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欠一處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願去。兩個挽了。史進道。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寫少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個人。仗著十來條桿棒。地上攤著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著。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尋不著一個師父。却尋著一個師父。此師父之文。此文與前小種經略相公一段對看。作章法。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師父予奪在手也和俺去喫三杯。榮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妙李忠道。小人的衣服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願又照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厮們夾著屁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闌都走了。

如畫李忠見魯達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如畫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著酒旆。灑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個濟楚閣兒裏坐下。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句但有。句只願賣來。一發算錢還你。句這厮。句只願來聒噪。妙說此公令人神往。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願將來。擺一桌子。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槍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桌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奇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寫魯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如畫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如畫你也須認得酒家。看他託大語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問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寫魯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面前。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面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著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為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先是婦人說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到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著落店主人家。要追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女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女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悞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句在那個客店裏歇。句那個

鎮關西鄭大官人。一句在那裏住。一句一連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吓。以抹倒天

人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一期發跡便起別號。尋根討源纔成一笑。這個臃臃潑潑才。投托著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天動地至下五字忽然失笑。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著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

死了那廝便來。快人快語。後處決為煩。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眼無難事。父子兩個告道。若是能穀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

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著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五兩○五兩來者約略之事也。一錠十兩。放在桌上看著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會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

借些妙不知何時還。○君子之不以小人待人也。類如此矣。酒家明日便送還你。許還而一去代州並不提起。作者亦更不為周旋者。蓋魯達非輕。輕自好必信。必與之徒。還而又不還。故作者不得為之周旋也。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是史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十兩○史進銀多。加魯

魯達所以愛史進也。放在桌上魯達看著李忠道。你也借些來與酒家。同仁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二兩○雖與魯達同是一

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家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手還了李忠。勝馬勝打勝。三人再吃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又欠一。處酒錢。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己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

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吃。氣憤憤地睡了。寫魯達寫出性情來妙筆。主人家不敢問他。再說那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車兒

回來收拾了行李。行李收拾了。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都停。只等來日天明。來日便去得快了。○此一段與明日。當夜無事。

次早五更起來。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吃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看他為人為微。何處復有此人。高聲

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直截爽快何處更有此人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著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

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三個字掉下人眼淚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一掌一掌只算先做個樣兒也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店

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寫得且說魯達尋思。人偏細妙絕。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寫魯達逕到狀

元橋來。陡然接此一句如奇鬼肆博且說鄭屠開著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斤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下來個刀手賣肉。大官人身分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叫得快人稱大官人彼亦居

出櫃身來唱喏。畫出鄭屠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寫鄭屠屁滾尿流光景總見魯達平日英雄看副

坐下道。奉著經略相公鈞旨。鄭屠是相公鋪戶魯達處處以相公鈞旨壓之妙絕。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奇鄭屠道。使得

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奇鄭屠道。說得是。嚇極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

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此一段如何插入筆力奇矯非世所能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金老去用

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極其奉承魯達道。送甚麼。不得寫得妙絕。且住。忽然頓口看他寫出不好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奇情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實不魯達睜著

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問他。以人治人只是相公分付四字妙絕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嚇極生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

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金老一發選了前段此句在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出一句買肉的奇不可言。鄭屠道。著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

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一發奇情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又嚇又惱翻出笑來。魯

達聽得。跳起身來。拿著那兩包臊子在手。睜著眼看著鄭屠說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

似下了一陣的肉雨。只須鄭屠一句便疾接入真見筆墨都跳躍而出。肉雨二字千古奇文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

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法衆鄰舍并十

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百忙中偏又要夾入店小二却反先增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又增出一句過路人和那店小二也驚

得呆了。百忙中處處夾店小二真是極忙者事極閒者筆也。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要揪妙所謂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提將入去。

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著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著這鄭屠道。洒家始

投老种經路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先叙自己一句使之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恐其居之

自家亦已忘却故明白正之。還他狗一般的人。等殺也叫做鎮關西。絕不爭此亦只爭此。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摸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

第一拳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鼻根味壓真真正奇文。鄭屠掙不起

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尖刀口裏只叫打得好。還硬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打。硬再提起拳頭來。就眼睜睜眉梢

只一拳。第二拳在眼睜上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眼根色壓真真正奇文。兩邊看的人

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百忙中偏要再夾一句。鄭屠當不過。討饒。已軟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便

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軟又又只一拳。太陽上正著。第三拳在太陽上却似做了一個金堂水陸的道場。磬

兒鉞兒鏡兒。一齊響。耳根聲壓真正奇文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

提轄假意道。魯達亦有假意三日寫來偏妙。你這厮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寫盡人偏俺只指望痛打這厮

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大丈夫快活事他日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著

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魯達亦有權詐街坊鄰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

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纍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

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魯達已去何不報信讀之絕倒○小二惡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

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候得府尹陞廳。金老之去全虧板算久驢子細兩番那延魯達之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略

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

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

相公。不敢擅自捉拏兇身。魯達去得選了。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今番做出人命事。

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的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幫護。

撥他來做個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

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個人時。此語本無奇特不知何故讀之淚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

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魯達一發去得遠了。便喚常日緝捕使

臣押下文書。捉拏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

纔拏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著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

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拏不見。魯達一發去得遠了。王觀察又捉

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

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仰著本地方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

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鄰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

下處鄰舍。止得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廣捕急遞的文書。急遞故魯達初到鴈門榜文已先振挂也各處追捉。出賞錢二

千貫。寫了魯達的年月貫址形貌。到處張挂。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

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忽入四句如語如諺正是

獨絕。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連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開

熱人烟。輾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却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榜文在耳州廂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文未畢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張大哥。奇文○王進自家僞姓張魯達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難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禪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看書要有限力。非可隨文發放也。如魯達遇著金老。却要轉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力致魯達於五臺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蓮身上。生出一個趙員外來。所以有個趙員外者。全是作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爲代州廂門縣。有此一個好員外。故必向魯達文中出現也。所以文中凡寫員外愛槍棒有義氣處。俱不得失口便讚員外也。是一個人。要知道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句中。生出來。便見員外只是愛妾面上。著實用情。故後文魯達下五臺處。便有好生不然一語。了結員外一向情分。讀者苟不會此。便自不辨牛馬牝牡矣。

寫金老家。寫得小樣。寫五臺山。寫得大樣。真是史遷復生。

魯達兩番使酒。要兩樣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雖難矣。然猶人力所及耳。最難最難者。於兩番使酒接連處。如何做個間架。若不做一問架。則魯達日日將惟使酒是務耶。且令讀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濟不及矣。然要別做問架。其將下何等語。豈真如長老所云。念經誦咒辨道參禪者乎。今忽然拓出題外。將前文使酒字面。掃刷淨盡。然後迤邐悠颺走下山去。並不思酒。何況使酒。真斷釐煉石之才也。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奇文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

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挂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著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事。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是魯達爽直聲口在別

此却直直云正迎著鄭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

東京去也。來到這里。問得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

來。極曲之情極便之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老兒口中贊一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個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就

帶老漢父女兩口兒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

出於恩人。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員外後邊許多好意都在此句生出。那個員外也愛刺槍使棒。不重員外槍棒只借嘗說道。

恁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彀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

到門首。殺得徑淨。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畫那女孩兒濃妝豔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

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彀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女子開口請上樓去視魯

室只因此句便生出員外捉奸一番風波來。文心真。有前掩後映之妙。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了。不知何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去。

老兒接了桿棒包裹。孝順如兒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不悉。一此句有三妙在內不可

是女兒嬌養慣老兒燒得慣。一是語。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魯達老兒道。提轄厚恩。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

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驚疑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新討的是分付那個嫗娘。一面燒著火。明是一個

也。○一面燒火放在未買東西之前。祇為要顯出那個嫗娘耳。不然喚嫗娘無別事。若買了

回來。則老兒與小厮可以自燒嫗娘為添足矣。只外宅二字難寫如此。胡可易言作文也。老兒和這小厮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

鵝肥鮮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三雙筯。嫌疑鋪

下菜蔬果子。噎飯等物。嫗娘將銀酒壺燙上酒來。又有銀酒壺○不。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方拜魯提轄

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個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

個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魯達託大聲口如畫。三人慢慢地飲酒。嫌疑之極與調情者何以異哉。將

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奇文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個官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含糊雙關魯達見不是頭。拏起凳子。桿棒被金從樓上打將下來。金

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

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寫得淋漓突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樓上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非寫趙員

寫金老父平日中贊誦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

緣何便拜洒家。魯達託大意思老兒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

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提轄上樓坐定。樓上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

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洒

家是個粗鹵漢子。我與我周旋久方有此四字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洒家處。便與

你去。活魯達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必要問及說些閒話。較量些槍法。夜酒席不寂寞。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

名七寶村。文殊菩薩風俗此書欲起一篇大文字。必於前文先露一個消息。使文情漸漸隱隱而起。猶如山川出雲。乃始膚寸也。如此處將

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匹馬來。俗本作叫牽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提轄上馬。叫莊客擔

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省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

莊前下馬。趙員外攜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

食款待。魯達道。員外錯愛。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今人猶津津言之。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

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書院裏說閒話何也。進王進在史

借作入港之法耳。非比史進是條好漢。定要出色。若此處不在書院說閒話。則務要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

外並魯提轄見沒人東顧西盼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

引領莊客來闖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便借前文入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

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思路曲折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洒家自去便了。不知何處去趙員外道。若是

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恨。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

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洒家是個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

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個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裏有五七百僧人。為頭

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聽話一路每每於無意。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雍度一僧在寺裏

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會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

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英雄在困如今便要時。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

做和尚。專靠員外做主。當時說定了。說定者難之辭也當時說定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此處漏了一句金老回去魯次

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兩乘轎子

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轎下。山門外亭子上。好個亭子先坐

到來方悟今日如夢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著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

道。施主遠出不易。施主脚懶僧家心熱。盡此二字。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

行。魯達跟在背後。當時同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禪椅上。寫魯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

道。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爽心直口我慕其人。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

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列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精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

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瀆。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啟堂頭。大

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雍一僧在上刹。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雍得。今有這個表弟。姓魯。三寶位前不敢更名改姓寫盡

邊氣員外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信心人口頭滑語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

雍為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准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個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

拜茶。只見孩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維那道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

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以眼取人失之魯達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

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

貌兇頑。不可難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

待我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難

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維摩詰經云善薩直心是道場無諍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證果非凡。汝

等皆不及他。一個文殊叢林其衆何止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

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

僧鞵。僧衣僧帽袈裟拜具。特詳此語寫得魯達出家可涕可笑要知以極高與語寫極敗與事神妙之筆。縫匠攢造新進士大紅袍新嫁

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

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

教魯達除下巾幘。打得好鄭屠救得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搨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薙了。却待薙鬚。念道寸草

不遺。留下這些兒。還洒家也好。魯達亦然見他名士風流也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寸草

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拏著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

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竟與長老作兄弟。行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

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依正法。三要皈依師友。

三戒皆不甚如法神史只應如此此是三戒。五戒者。一不要殺生。能二不要偷盜。能三不要邪淫。能四不要貪酒。不能五不要妄語。能

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却便道酒家記得。錯錯落落幽圃莽蕪善戒壇中從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

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弟。又引去僧堂背

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只是開著一筆却便使讀者眉飛色舞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

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疊此二語藏下後段無數文字。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

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是必連日晝夜真領略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

誦咒。辨道參禪。累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人叢裏一句到松下一句低低說賢弟

你今日難比往常。含無數不好說的話於此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達生。二字是魯倘有不。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

何得止是衣服況衣服。甚緩四字風雲入妙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食言且今日依定真正依後日喫酒打人是另自喫酒打人

亦並非。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轎子下來。下山回家去了。長

老白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牀上。撲倒頭便睡。睡是大修行人。大自在法。嗟乎。善薩六行。度萬行而

自莊嚴。豈若神火食飽。即臥影如。飽飢者乎。善薩英雄也。游行十方。願盼雄殺者。有一利。八字說得有情有理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

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自睡。干你甚事。雖百辨才。不容更辨。禪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圍魚酒家也。喫甚麼

禪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圍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此等世人以為上下肩禪和子都不係他。由

他自睡了。元人曲云破題見第一夜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

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

禪牀上睡。夜間鼻如雷響。獅子吼。一句○大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一句○六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偏地都是。一句○如何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著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長老且看檀越之

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省文也却用一攪字逗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

靜思動。四字斷得。上。亭子又。坐在鵝項欄凳上。尋思道。干鳥麼。如夢忽醒。才提筆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

癩了。寫得可。笑可憐。趙景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淡出鳥來。可見日前曾送來喫。不止衣服而已。隨處帝

用此法而推之。之。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當只此一句。正想酒哩。四字略頓。頓便有東。只見遠遠一個漢

子挑著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著桶蓋。特地按下文蓋著桶蓋四字。那漢一手裏拿著一個鏟子。得蓋桶上無蓋則顯然是

酒酒。若酒。風吹起鳥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不唱酒詩妙絕却又偏唱戰場二字挑逗管達妙不可當。第一句風雲變色第二句冰消瓦解解開此二言

歌詩如旂亭畫壁一絕句故事矣。天下真正英雄如魯達李逵之徒。只是不好淫。耳至於兒女離別

之。感何得無之。故魯達有酒淚之文。亭子道。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也必問者桶蓋之故也。那漢子道。

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也必問者桶蓋之故也。那漢子道。

好酒。一是好。漢子道。亦只二字作一句寫。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之根。那漢子道。我這酒。其文愈奇挑上

山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應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

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去。我們見圍著本寺的本錢。見住著本寺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個不賣。出魯達原

身。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出外外可。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

智深趕下亭子。雙手擎住匾擔。只一脚。打鄭屠。連用三句。只一筆。此處又。開了桶蓋者妙妙。只願昏冷酒

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兩桶都提在亭。地下拾起鏟子。地下妙。開了桶蓋者妙妙。只願昏冷酒

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回映兩桶都提來。句以作一笑。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討錢回映多少。一桶句文心。如補那漢

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服。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兩頭輕重如何好挑。分作兩

擊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有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

日。酒却上來。有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

日。酒却上來。有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

日。酒却上來。有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

日。酒却上來。有酒醉。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

歡。酒越湧上來。次有節智深把阜直襖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淘欄奇妙不止偏袒右肩而已。擄著兩個

膀子上山來。獅子類中象王回顧想復爾爾。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拏著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

是佛家弟子。如何噠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賸。也見庫局裏貼著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

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息喫十下。口中念出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

未改。無此一槩便覺下語為突想見安放之苦。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兼犯五戒罪中第二天罪故妙故快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得意

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快

踏踏攔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二三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

迎著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個霹靂。奇語大踏步搶入來。眾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好筆安開寬

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了。寫衆人活智深搶入階來。一拳。痛一脚。性發不在上二字正在

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大蟲偏服慈心人所以為大蟲

撇了棒。向前來打個問訊。指著廊下。打個問訊指著長老道。智深。你快去睡了。明日却再說利鈍之相。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寫盡醉中夾七

引入來打洒家。此又字醉語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再說利鈍之相。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夾八語如畫

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公有髮那長老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撲地便倒了。齣齣地睡了。好衆多職事僧

人圍定長老告誡道。童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語不多而文勢本寺那容得這個野貓。奇語亂了清規。長老

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

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個沒分曉的長老。沒分曉是大德定評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

深時。尚兀自未起。乾高湯長待他起來。穿了直襖。赤著脚。一道煙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奇文出人意外轉過下文趕出

深時。尚兀自未起。乾高湯長待他起來。穿了直襖。赤著脚。一道煙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奇文出人意外轉過下文趕出

深時。尚兀自未起。乾高湯長待他起來。穿了直襖。赤著脚。一道煙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奇文出人意外轉過下文趕出

外來尋時。却在佛殿後撒屎。佛殿撒屎四字自來不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你雖是個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難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

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飲酒本第五戒前移在第二不可飲酒。四此處又說是第一顛倒

錯亂得好只。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硃紅榻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於三句外另加四字便令

昨日震。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真正慚慚便動不是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

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

降龍伏虎。盡此數言。然後知百。又清戒為下輩設也○一句。又用好言語勸他。句取一箇細布直裰。一雙僧襪。與了智深。子愛之耳。我長老亦必爾矣。教回

僧堂去了。但凡飲酒。不可盡歡。承上文無數英句嘗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道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

性高的人。不文之人見此一段便謂作書者借此勸戒酒徒以魯達為殷鑒吾者聞此言便當以莫楚痛拊之何也夫千歲萬壽皆鬼突兀之後必

性高的人。有半莽連延數十里以舒其磅礴之氣水出三峽倒瀉可謂怒矣必有數十里遙遠去以殺其奔騰之勢今魯達一番使酒真是

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此句不寫魯達改過亦只為要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的時令。上文放綬

可啾啾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引入市井及鐵匠妙筆○順。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不長一步走下

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忽然增出一座牌樓補前文之所看時。原來却是一個市井。約有五百七百家。智深看那

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為魯達快也有賣菜的。又回順山也有酒店。為魯達快麵店。上一句。智深尋思道。干屎麼。睦州有云大

考妣正是。此時光景。俺早知有這個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只知其一未知其也早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睦州有云大

孰不可忍。且過去看看其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此來正文專為喫酒却顛倒放進喫酒接出鐵店街成

鐵店反插出客店來。其筆勢之。老遠先放此一句可謂隔年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見三

個人打鐵。智深便問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從打鐵人眼中現出魯智深魯智深腮邊新薙暴長短鬚。

餓餓地好慘瀨人。一冬不剃真有此狀。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

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但憑師父分付。智深道。

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打不了。只恐師父如何使用得動。二語曲折之甚正如方吐於口。便是

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齊東野人相傳之言。荒唐無稽。偏如親見此在小人固不足怪。猶是文人亦嘗不免何也。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個人。關王說八十一

斤。便是八十一斤寫魯達又劉直又好笑。那待詔道。小人據嘗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

十一斤的。古亦真。有關王耶古關王亦真有刀耶古關王刀真有八十一斤耶。誰見之待詔道。師父肥了。爭得好笑。又中使

依著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此語經紀人常口何必標出。然其

此語完足之妙。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偏與魯達性格相合。故作者特用之

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爽利。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爽利。那待詔接了銀子道。小人便打在此。

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些酒喫。又爽利。此特寫魯達有意與分。不是唾酒糟漢。一待詔道。師父穩

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家。鐵匠與拉之同。飲而四五。禪人不開。偶過問焉。嘲罵時。語不少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個酒望子。眼挑

出在屋簷上。此家註。謂望在簷邊是行到。始見。與下望見。別智深掀起簾子來。到裏面坐下。敲著桌子寫。叫道。將酒來。煮湯喫。酒的主人

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此是寺裏面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退了小人

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不犯妄語。那店主人道。胡亂不

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菩提波羅便道。酒家別處喫。却來和你說話。雖極忍。畢竟不是開口而去。智深可憐可笑。出得

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箇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又一番。直挑出三字。從魯達心坎裏躍出來。○前。房簷上。是到門首方見此云。望見直挑出。在前則比之。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智深一

直走進去。急情如畫。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些俺喫。寫得發瘋。定是第二家。不是第一家也。○尤好笑店主人道。師父。你好

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可憐可笑。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

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一生不用巧。此處萬分無奈。忽然用巧。不生個道理。如何能殼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

稍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又一樣○比前二家酒定粗惡矣不然何故是個草帚兒之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個傍村小

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四字錦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一見魯達生得怕人和尚你

那裏來。猶言不是五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重宣要買碗酒喫。重說○此句必要重說莊家道。和尚若

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既喚作和尚又稱云師父一句而兩頭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四字情急你快將酒賣

來。三說妙妙。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願篩來。約莫也喫了

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喫了十來碗酒方問到肉者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偏不是牛肉偏要曲折

誰不。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砂鍋裏。煮著一隻狗在那裏。賣酒莊家尚不將狗肉來籠上煮五臺

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不帶不看蓋難得者你且賣半隻與俺。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

蒜泥。索性盡興妙文雲涌將來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大喜。自從請了史進直至今日。用手扯那狗肉。蘸著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

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裏肯住。藥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四字妙勸○從莊家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

白喫你的。管俺怎地。妙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盡興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

桶酒。剩下一隻狗腿。把來揣在懷裏。不肯便盡留作奇波。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再來喫。補完不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

所措。看他却向五臺山上去了。過往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亭子時坐下。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

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即醉而復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

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搗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攤了亭子半邊。初來時曾坐於

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擷。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

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妙筆不張時將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開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

個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眼前奇景喝一聲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著

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一扳。却似嫩葱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敲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著右邊金剛。兩座金剛。兩樣打法。敲了一回。都是前日大則後不敢更。酒之辭。然已亭子金剛天塌地塌矣。喝一聲道。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著折木頭大笑。大笑妙提了折。木頭大笑。尤妙。兩個門子去報長老。

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好長老不枉是五。七百人善知識。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個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真正善知識胸中便。有丹書燒佛眼界。你們見前日的行兇。

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個箇圖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接口將敘事帶說。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火來。燒了這個鳥寺。一句勝百句語不。過去何等筆法。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揔手揔脚。拽了拴。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顛將入來。喫了一交。從上拽字。生出色景。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罵禿驢矣。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鑽字妙我法中所。謂全無威德也。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牀邊。喉

嚨裏哈地響。看著地下便吐。看地下三字妙。活是醉人。於吐前。衆僧都聞不得那臭。那者何也。酒。脫下寫得醉人。節節入。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牀。解下繯。把直裰帶子。都唵唵剝剝扯斷了。況乃酒後脫下那隻狗腿來。取出來便是俗筆。今云。脫下寫得醉人。節節入。智深道。好好。出於意。外之辭。正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著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那的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放過。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塞字。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牀。智深把他劈耳朶揪住。將肉便塞一個。對牀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對牀和勸來。則滿堂鬧鬧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齧。妙。發字。滿

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噶做捲堂大散。如錦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

智深已打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

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又棍棒。盡使手中盤頭。看一齊打入僧堂來。衆人又打去。方成大鬧。

聲別無器械。絕精絕。搶入僧堂裏。寺部寺點起二三百人。倒打入僧堂來。寫一時無紀之師頭。昏眼照可發一笑。然則猶來爲奇絕之文也。

最奇者二三百人。打入僧堂。却撲了一個空。方思退。更尋智深也。乃今佛面前推翻供桌。椀兩條桌脚。從堂裏打將出來。出來衆

智深反從外邊搶入二三百人。陣中來尋軍器。大鬧之爲題。真不虛矣。

多僧行見他來得晚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脚。著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

東打西。指南打北。八字如。只饒了兩頭的。是歸下妙妙。如此敘事。怒忙。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大鬧。

請出長老來。何足云鬧哉。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個。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

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妙。不。此語定要醉到何時。又使酒。長老道。智深。你

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此事前文不見。却於此處補。今

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個罪業非小。

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

你一個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和尚。自去

將息。完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齋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

員外知道。是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個值應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

不然。員外出。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非員外薄情也。若非此

後日便不容易安置。他日智深下山。亦不可不特往別之矣。不如只如此丟却何等。事乾淨。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卓布直椽。一雙僧鞋。老愛之。十兩白銀。房中喚

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

你這等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個清淨的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

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你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子弟。那裏去安身立命。此四字是王進所說世間淡泊。收拾不住。此語遂爲佛門所有。願聽俺的四句偈言。真長老指著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個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館

智深取却真長老書。若云於路不消一月。早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臥之才乎。此偏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去。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臥之才。猶不爲快也。嗟乎。耐庵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常之情測之也哉。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却又全然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

爲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爲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不知也。和尚不和和尚。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去。又弄出哉。

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却欲遙遙相對。故其敘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醉打金剛。武松酒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慶。魯達瓦官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魯達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相準而立。讀者不可不知。

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耶。益見魯達浩浩落落。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魯達是個和尚。如銷金帳中坐。亂草

坡上滾。都是光頭着一個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二分賊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然見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為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小人之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憂憂言之。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一唱以張揚之。如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為之痛悼乎哉。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個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個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酒住則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則何不十拜。曰。十拜者。數之辭也。九拜者。不數之辭也。拜個不數。則是九拜也。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前所見間壁一家。寫著父子客店也。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個不歡喜。完衆

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完壞金剛。壞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剛。新亭子。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連日爛醉。不言可知。等得兩件家仗。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添出色澤。來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又向禪杖上。添出色澤。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件生活打得意。蓋文人筆美人鏡。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細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個莽和尚。亦在過往人眼中。

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已受大創也。隔江出莽和尚三字來。夜歇。白日間酒肆裏買喫。晝飲。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寫得魯達文秀。不覺天色

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裏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著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伏一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個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個喏。俗本作打。個間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

魯智深道。我因在五臺山。被和尚打了一頓。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裏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著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伏一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個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個喏。俗本作打。個間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

的智深道。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要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莊主苦不可言。莊客已使新婿頭矣。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個老人來。魯

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個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便不說過往僧人。魯達亦有賊智耶。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

家那廝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

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佛者何也。三寶者何也。夫三寶者佛法僧三也。然則言三寶不得。又言佛也。佛者三界大師所謂天中天也。然則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何等事。耶嗟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者深哀其不達法旨。故特於劉老口中調侃出之。凡以愧之也。雖是我

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個喏。俗本亦作。打個問訊。謝道。感承施主。酒家不敢動問。貴

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好村名。可謂桃之夭夭。灼灼其花矣。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阿父桃花者。名令愛。那不。桃花坐命。皆作者濶空設

處。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不惟源流明白。兼乃不肯師長。與俺取了個諱字。因洒家姓魯。喚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否。却問酒妙筆魯智深道。酒家不忌葷酒。然自增出一酒字妙筆。

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反先。說酒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筯先有了却。不見葷妙筆。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皮包。坐定。那莊客鑊了一壺酒。隻盞子。又妙。擊一隻盞子。搖擺出管達好酒。急情來真正妙筆。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三四樣菜蔬。原物不動。三壺酒。一盤肉。都喫了。為五臺山師父絕倒。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擡過桌子

此。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出家人閒管的事。先作一跌妙絕。盡開管。尚非出家人本色。後文。乃至赤條條坐新婦鋪。銷金帳中。真絕倒之事也。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

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個。只是我家今

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八字奇文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

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個癡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個女婿。太公道。

老漢止有這個小女。如今方得一十九歲。六字奇文盡莊漢懼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個大王。近來二字妙照定李

忠下。札了寨柵。聚集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

撇下二十兩金子。一匹紅錦為定禮。選著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

非是爭師父一個人。又答還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酒家有個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魯達凡事

上起第一。爲了金老女兒。做了和尚。第二既做和尚。又爲劉老女兒。第三爲了林冲。太公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魔君。你如何能殺得

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前說有個道理。回心轉意。原欲以鄭

是不要持他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是魯達語。他人說不出。你只依著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

這個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照前斷打快絕妙絕。一語抵千百句。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前一

又不足道。既要智深幹事。定應再與痛飲。然在智深既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直問。則若智深自討。則太公驚喜奉承之意。不見若太公直問。則

似錦。太公道。有有。分外驚喜奉承。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

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細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

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處處自稱酒家。此獨云小僧者爲新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

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撥過了。將戒刀放在

牀頭。禪杖把來倚在牀邊。劉老女也孫。即妹耶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銷金帳中赤條條跳上牀去坐了。太公

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爇煌。就打麥場上放下條桌子。上面擺著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

薯肉大壺温著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只聽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著鬼胎雖寫怕極之語然亦故作奇文莊家

們都搵著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

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槍盡把紅綠絹帛縛著高與小嫂囉頭上亂

插著野高花高那裝幌總為後文反映也高前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高焰著馬上那個大王高大王來奇文頭戴撮尖乾紅凹面

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圈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肚紅搭膊著一雙對

掩雲跟牛皮鞵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高與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嫂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

個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個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臺壽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著那大王把手來

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分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已八

了分醉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個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分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下了馬杯分馬杯分來到打

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三杯又來到廳上喚小嫂囉教把馬去繫在綠

楊樹上大王親口分付教把馬繫在綠楊樹上如何後遂忘之既來入餐則非少頃便高小嫂囉把鼓樂就廳前播將起來高與大王上

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

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語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

臺引著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

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妙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絕倒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個做家的人房裏也

不點碗燈做我做那夫人黑地裏坐地做家的人乃至明日叫小嫂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明日回想此語

深坐在帳子裏面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七字無七字無七字無七字無六字奇文大王與摸字不連大幾成布施燈油魯智

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接做接壓寨夫人接一頭叫娘子一頭摸來摸去一摸摸著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

隻手入去摸時摸著魯智深的肚皮接連六個摸字忽然接一個肚皮字雖欲不笑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

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扎。六字奇文大王字與釋扎字不連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時

本那大王叫一聲道。甚麼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無只是扯作趣語以發一笑耳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絕倒○老公老

那大王。捨帶一打得大王叫救人。七字奇文大王字與叫字不連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

衆人眼。只謂是劉太公慌忙把著燈燭。引了小螻囉。一齊搶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

中看出。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赤條條不著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如火似錦○騎翻大王四字奇文錦衣花帽

螻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王不相連衆小螻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撇下字與大

牀邊綽了禪杖。著地打將出來。禪杖小小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三字

爬出房門。六字奇文大王字爬字房門字從來未曾連也。奔到門前。摸著空馬。是空樹上折枝柳條。不必折枝柳條也恐讀者忘却前文馬繫綠楊樹句故此提之以爲一笑也托地跳在馬

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奇文大王道。苦也。這馬也來欺負我。也來二字妙隱隱藏一句罵在內猶言弄再看時。原來

心慌。不曾解得縲繩。奇文連忙扯斷了。騎著擁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

柳條。撥喇喇地跌了。大王山上去。馱字妙絕言非大王尚能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是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

深說道。休怪無禮。言赤條條也○只四且取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說話。如此筆力真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

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

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

休道這兩個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色。爲禪杖出寫智深接過來手裏。一似燃燈草一般使起來。爲禪杖出色寫○非是魯達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

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恁麼閒話。俺死也不走。魯達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太公語○無計留

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打聽做女

了動彈不得又要公何爲
裁二句無數曲折妙絕
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魯達與武松作一聯此等語太公

堵的二頭領如何。帶只見數個小蠅囉四字妙文一字不可更易。氣急敗壞上野花都見了謂之敗壞也。走到山寨裏八字過得快慢令。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

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蠅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文字省了多少。二哥哥

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緣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只得

一句氣急敗壞人俗本恰失此四字。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叵耐那老驢把

女兒藏過了。却教一個胖大和尚。躲在女兒牀上和尚女兒。我却不隄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

腳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

報讎。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那賊秃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蠅囉都去。大頭領

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蠅囉非寫大哥哥氣憤。正寫和尚了得一齊吶喊下山來。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神筆。此老豈淺斟細酌者哉

在喫酒則酒量爲何如也俗本便要。說時魯某又喫了二三十碗酒矣。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

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出來。刀還在房中細妙禪杖先前直打出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

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如畫。讀者至此又忘是。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著長鎗。高聲喝道。那

秃驢在那裏。早早出來。決個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春潑才。叫你認得酒家此語照樓上文有七冷八雜之。輪起禪

杖。著地捲起來。那大頭領逼住鎗能。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一樣作章法。且通個姓名。文魯智深

道。酒家不是別人七冷八。老种經路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便是二字妙。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作魯智深。二字

妙七冷。八龍語。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文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

他。托地跳退數步。好。把禪杖收住。好。定睛看時。好。火把下。絕認得不是別人李忠認得魯達魯達却不記得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要。問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

和尚原來也是一路。百忙中下此一筆妙絕。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精細。和李忠都到廳上叙舊。魯智深坐在正

面。好看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

出來。妙妙曲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好看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不倫不類說四字太公是二位李忠則強盜也。以江湖言之，則智

深與李忠是二位太公是閒人也。今聽從智深口中說李忠太公做一路寫得魯達天。空海闊豪傑聖賢觸之則菩薩亦須喫刀順之則狼虎抱之同臥真爲神化之筆也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

鴈門縣，因見了酒家齋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會回東京去，却隨個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個女兒，就與了本處

一個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亦復不想官司追捉得酒家甚緊，那員外陪錢，感恩送俺去五臺山智真

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四字儒雅開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奔智清禪

師，討個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相見二字說來可笑可謂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因親及

一問恩深義重，你如何又在這裡。要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

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於無意中補出史進却又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

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桃花山札寨，喚作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

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

事，再也休題。魯達語何他只有這個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真正佛說因緣經是太公見說

了大喜。方纔安排酒食出來。黃昏整備未管待二位。小嘍囉門，每人兩個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黃昏所都教喫飽了。

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精魯智深道：李家兄弟，叫得你與他收了去。直這件事都在你身上。爽得天下無難事，李忠

道：這個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奇語爲要當面決絕親事故特放此一句。太公叫莊客安排轎

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細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奇景却不道却早天色大明。可見開

人上山來。智深太公來到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周通未出一夜衆

及後請出周通來太公且立了，不坐都妙。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警，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

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嘗和你說的三拳

和尚。

及後請出周通來太公且立了，不坐都妙。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警，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嘗和你說的三拳

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名字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阿呀，撲翻身便剪拂。寫出平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

三個坐定，劉太公立叙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謂矣。蓋太公此來止爲要了當在前面。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真是因緣他只有這個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

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此句又帶一曲，謂善說因緣矣。你依著洒家把他棄了。放過太公攬歸自己，既壓之以不得不從之勢，又善化其別選一個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要如此句，不是軟語，正是硬語。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

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悔。再勸一句妙絕，爽快是魯達天性。周通折箭爲誓，魯達非此不信劉太公拜辭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完劉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

座桃花山。強盜豈曾游山耶，只爲亂草一句耳。生得兇怪，四圍峻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伏一智深看了道：果然

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個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個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

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午，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

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好笑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喽

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個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喽囉，只留一兩個伏侍魯智深飲酒。兩個

好漢道：哥哥只願請自在喫幾杯，我兩個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

魯智深尋思道：這兩個人好生慳吝，見放著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洒家。這個不

是把官路做人情，只苦別人。罵盡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個小喽囉近前來，篩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

起身來，兩拳打翻兩個小喽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捆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何處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

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裏。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道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

衣包。數筆看他便出寨來，到山後打一望時，都是峻峻之處，却尋思道：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

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擡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

到山脚邊。爽快自是天性並無傷損。則不如並無傷損之乾淨也。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再說周通李忠。下到山邊。正迎著那數十個人。各有器械。妙筆。不因此句則兩條好漢。數十箇客人何須一刻工夫。當達如何做得之地。蓋非世人所知也。李忠周通挺著鎗。小嘍囉吶著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個。便燃著朴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是好一回工夫矣。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早被搠死七八個。劫了車子財物。和著凱歌。慢慢地上山來。慢慢地又好一回工夫也。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個小嘍囉細做一塊。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個打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秃不是好人。倒著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蹤跡。到後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秃驢倒是個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了。賊去了關門。那里去趕。便趕得著時。也問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非真寫周通圖著後日也。蓋爲如此。便足矣。定要討如何了結故也。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緞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於偷器者優劣。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於偷酒器如何。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於偷酒器如何。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酒家。記得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飢。四字爲後一回。眼目空牢記之。路上又沒個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洒家且尋去那裏投奔。不是魯智深投那個去處。有分教。半日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燄。碧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出新婦房中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也。然惟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必別生一回不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無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不甯惟是而已。前後兩回都在叢林。何妨中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不可接連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也。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倍寫一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畢竟獨歸耐庵也。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耐庵忽然而寫瓦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寫瓦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官被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上。人憑几而讀。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空。山河不又如夢耶。嗚呼。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詩料。以北西廂之語。而與聖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別。然則如耐庵之書。亦願其讀之之人何如矣。夫耐庵則又安辯其是稗官。安辯其是菩薩現稗官耶。一部水滸傳。悉依此批讀。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忽然飛去史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也。亦爲前者渭州酒樓。三人分手。直至於今。都無下落。昨在桃花山上。雖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與大郎。其重其輕。相去則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討得著實。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況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時。即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爲易事耶。

真長老云。便打壞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罷休。善哉大德。真可謂通達罪福相。徧照於十方也。若清長老。則云侵

損菜園。得他壓伏。嗟乎。以菜園爲莊產。以衆生爲怨家。如此人。亦復匡徒。領衆儼然稱師。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與菜園。則有間矣。三世佛猶罷休。則無所不罷休。可知也。菜園猶不罷休。然則如清長老者。又可損其毫毛乎哉。作者於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臺。以清占東京。意蓋謂一是一清涼法師。一是鬧熱光棍也。

此篇處處定要寫到急殺處。然後生出路來。又一奇觀。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從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邱小乙進去。和尚喫了一驚。急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睜著眼在一邊。夾道你說你說。於是遂將聽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說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積廚來。見幾個老和尚。正在那里怎麼。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來得聲勢。於是遂於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進聽得聲音。要問姓甚名誰。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鬪到性發。不保其問於。是姓甚已問。名誰未說。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又是三樣文情。而總之只爲描寫智深性急。此雖史遷。未有此妙矣。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個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

落寺院。離了一個叢林。要到一个叢林。未到那個叢林。先到這個叢林。又兩頭兩個叢林。極其與旺中間一個叢林。極其敗落。爲得筆墨淋漓。與亡滿

林接連。正復何妨。亦顯我之才。詞何如耳。我誠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迴旋結撰。則雖三叢林接連。正自橫峰側嶺。被風吹得鈴鐸響。頭之故謂之

豈有兩叢林接連。便成棘手。耶。是以遂有此篇也。又爲新打禪杖。未曾出色。一寫故有此驚。讀者又應看眼。寫著瓦官之

句。看那山門時。看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個金字。都昏了。倒語。又是他人極力寫不出。想不來者。寫著瓦官之

寺。有四字之形。非口出四字之文也。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看他節節次次。只見知客寮

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個大寺。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節節次次。只見滿地

都是燕子糞。特用燕子糞隱隱約約點出之。門上一把鎖鎖著。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擲著。一禪杖。叫道。

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個答應。回到香積廚下看時。節節次次。鍋也沒了。竈頭都塌了。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行李坐坐在監齋使者身上。妙絕。提了禪杖。到處尋去。二禪杖。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個老和

尚坐地。一個個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繇酒家叫喚。沒一個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文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

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酒家喫半碗。遂至於此。○此一物料定魯達生平未嘗寫英雄。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失路可歎。○粥字漸引而欲作突然之筆也。

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個大去處。不信

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個非細去處。於文殊相國又何如前映。後帶與亡在日誦之心傷。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個雲遊和尚。引著一個道人

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個無所不爲。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個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裏過。因

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個和尚。一個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道這里衙門又

遠。便是官軍。也禁不得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個去處安身。智深道。

這兩個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叉。這兩個那裏

似個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盜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於老和尚口中述二賊也。偏似直罵魯達者。奇絕妙絕。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然

截住轉。智深提了禪杖。禪杖。三。捱過後面。打一看時。看時。見一個土竈。蓋著一個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

時。煮著一鍋粟米粥。土竈。土字草蓋草字粟。米粥粟米字皆寫荒涼。智深罵道。你這幾個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喫。如今見煮一鍋

粥。出家人何故說謊。是受戒過人語。○出家人何故飲酒。出家人何故喫狗屎。出家人何故放像。壞寺出家人何故打人。出家人何故

和尚破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多搶過了。妙絕。○餓極矣。尋出粥來。已是絕處逢生。却又搶過碗碟杓

家伙搶過可也。至於水桶亦都搶過。作者險仄之情。何其奇妙乎。妙絕。○餓極矣。尋出粥來。已是絕處逢生。却又搶過碗碟杓

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喫粥哉。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禪杖。四。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

揩抹了灰塵。絕雙手把鍋撥起來。奇。絕。把粥望春檯。只一傾。如火如鎗。那幾個老和尚。多來搶粥吃。手被智深一推。一交

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如水。如鎗。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却纔去那里鈔

化得這粟米。胡亂熬些粥吃。你又吃我們的。智深吃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實是智深不喜喫粥。非哀老和尚數言也。只聽得外

面。有人嘲歌。隨然接過智深洗了手。細提了禪杖。禪杖五。奔去不及。破壁子裏望見一個道人。從廚房後聞歌聲方奔出來故奔勢在巖寺上借一句破壁。子張著此行文巧妙之訣頭帶阜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絛。脚穿麻鞋。挑著一擔兒。一頭是個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望

語并荷葉托著些肉。一頭擔著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口裏嘲歌著。唱道。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問可你無夫時好孤悽。非不說據按婦女却反說出爲他一片至情如近日有語語云有人行路見幼婦者抱持而那幾個老和尚趕出來。搖著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嗚呼之婦怒人則謝曰我復何必誠恐卿欲此耳是一樣說話○猶問可三字說得好笑這道道人便是飛天藥叉邱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著禪杖。禪杖隨後

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去。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入去看時。七個見綠槐樹下放著一條桌子。鋪著些盤饌。三個盞子。三雙筯子。八字異當坐著一個胖和尚。生得眉如漆刷。臉如墨裝。脰膊的一身

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著一個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來。也坐地。智深走到前。那和尚喫了一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驚。驚竊突如其來。只用二

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的喫。已足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又補此

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禪杖再往方丈後來。又進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

看時。八個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著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

杖。禪杖來鬪崔道成。兩個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

邱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擗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得背後脚步響。急殺却又不

頭看他。急殺不時見一個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寫得毛寒骨抖真是叫一聲著。那崔道成心說。只道著他禪杖。托

地跳出圈子外去。寫得連應變之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個摘脚兒厮見。急殺崔道成和邱道人兩個。又併了十合

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此同二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當不得他兩個生力。此句便伏史進史進喫得飽了。一段遙對作章法。只得賣

個破綻。拖了禪杖便走。禪杖十一寫禪杖不必寫到定是禪杖。兩個撚著朴刀。直殺出山門來。又出智深又鬪了幾合。掣了

禪杖。禪杖十二便走。極凡寫兩句便是筆力偏拗之。兩個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索性趕過橋來圖個死併便完事矣却不

小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

是飢餓。如何是好。如此說定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個併我一個。枉送了性命。如此說定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

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個大林。都是赤松樹。此一段另是一樣筆法一路只管丟開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

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個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前文正未得完反於此處別生智深道。俺猜這

個撮鳥。是個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酒家是個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了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

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這厮衣裳當酒喫。筆力左響右擊提了禪杖。禪杖十三徑搶到松林邊。

喝一聲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得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絕世就從林子裏拿著朴刀。

背翻身跳出來。背翻身三字妙言喝一聲禿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得酒家。認得二字七玲八瓏前與

也輪起禪杖。禪杖十四搶那漢。那漢撚著朴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筆作勢。一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之人。○此一

與前李忠文同

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

少名誰二字者。那漢正問到此。却被智深性發。搶出下句來。遂不得畢其辭。故止問得姓甚二字也。看他又關十四五合後。畢竟又完全問一句。姓甚名誰。以表前

文之奇妙。正如花如錦。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

是著惱。又關到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寫史進。兩個都跳

漢暗喝采道。好個莽和尚。合在後中間。一頓筆法妙絕。

又關到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寫史進。兩個都跳

出圈子外來。那漢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言好熟。雖極不經意處。必換轉文法。不肯苟且。如此讀者細細求之。自今不更說也。智深

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與前李忠一說。道認得史進麼。讀者愛得好苦。忽讀此句。將軍從天而降也。智深笑道。

原來是史大郎。兩個再剪拂了。拜何等手法。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漢口中出

此苦語。然千古苦語。定出好漢口中也。史進答道。實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

和哥哥齋發那唱的金老。正與李忠符同。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著。此八字結煞。王進永

已後王進二字。更不見於是書也。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在這裏尋些盤纏。名曰尋。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

了和尚。先敘次問俱用換轉法。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飢。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

便取出來。教智深喫。所以為史進也。史進道。哥哥既是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

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勇亦不能關此。豈作著寓言邊事。那各拿了器械。再到瓦官寺來。虎下山則如龍入海。非網羅之可幸。

如虎下山。非籬籬之可隔。讀一。回主意。中。飢時雖以管達之。筆之既去。如龍入海。非網羅之復來。如

一。句兀兀自坐地。便省却一段閒文。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邱小乙。兩個兀自在橋上坐地。老和尚笑。一者不武。二者於正傳無謂。故只用

字。非是虛虛寫二人。喫力光景也。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厮們來。今番和你鬪個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

將。如何再敢厮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十五。奔過橋來。鐵佛生噴。仗著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

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三者兩個生力。句遙對看他章法。兩個鬪了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

辨得走路。那飛天藥叉。邱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著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

聲道。不要走。掀起笠兒。性急亦何至不認史大郎。耶。讀者頗有此難殊。不知作者胸中。自隱然有個琵琶蓋著大郎。而於前文中。偏故意不說出

直到此處。方輕輕放得一句。挺著朴刀。來戰邱小乙。四個人兩對厮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

撇起笠子。彼真不顧世眼也。

挑像水滸全傳 卷一 第五回 五十三

聲著。只一禪杖。禪杖十六○至此方寫得禪杖飽滿快活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個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裏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脰肢脰察的擗。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禪杖十七○更可憐兩個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智深史進把這邱小乙崔道成兩個屍首都縛了。攔在澗裏。兩個再趕入寺裏來。再入香積廚下拿了包裹。俗本此句那幾個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邱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仍奮苟延殘喘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九個

那個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宛轉廢寺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尋到廚房。見魚及酒肉。兩個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始得一飽飽之兩個各背包裹。一包裏。竈前縛了兩個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著。焰騰騰的先燒著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個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著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火起來。可謂淨佛

後兩個叢林中。聞又來一個叢林。此行特地搆造出來。以為一時奇觀也。至此則一把火燒蕩盡淨依。舊只得前後兩個叢林中。聞並未夾著甚麼。叢林隨手而起。若仍隨手。而倒豈非翻江攪海之才乎。耐菴說一座瓦官寺。讀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菴說燒了瓦官寺。讀亦便是無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聖歎為之續曰。心如大火聚。壞種種五陰。一切過去者。無法而不壞。今耐菴此篇之意。則又雙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畫師。亦如火聚。隨手而成。造亦復隨手壞。如文心亦爾。見文當觀心。見文不見心。莫讀我此傳。與修整金剛亭子。山門亮佛之趙員外。其罪福又何如。

智深與史進看著。等了一回。四下火都著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趕著行了一夜。七個字寫出真好弟兄也天色微明。兩個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個村鎮。兩個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桃花莊一條板橋。瓦官寺一座石橋。此處一條獨木橋亦是開中點綴聯絡以為章法也一個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

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個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裏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作者安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酒器。與了史進。桃花山上何必不偷瓦官寺前何必不有錢如此用真使人要錢也前日

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個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魯達語亦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魯達語亦是法師請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千古情種

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通篇皆敘魯達也。史進忽然來史進忽然去。其文猶如生龍活虎。令人捉摸不定。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

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喧嘩。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

州橋第四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魯達著道人撞見。報與知客。八字

嚇。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著鐵禪杖。跨著戒刀。背著個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

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個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著俺來投

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個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

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拿在手裏。此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

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反責之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信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與他披教他先鋪坐具。先鋪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

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

却把那炷香沒放處。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與他插拜到三拜。知客叫住。不然九拜矣將書呈上。清長

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著魯智深出家緣繇。并令下山投托上刹之故。二句皆極不堪。便有前三回書在內。清公當亦一嚇。萬望慈悲收錄。

做個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物好

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扯了是包裹。拏禪杖戒刀。跟著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

乃云。每讀禪宗語。見一往一來。後忽接了云。一字不覺欲。耐耐惹惹。亦醜之惡之笑之。故特用二字於此。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個來的僧人

原來是經略府軍官。原為打死了人。落髮為僧。二次在彼開了僧堂。因此難著他。你那裏安他不得。却推來與我。待

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著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無如此許多算計。便住持五臺山者。借此特寫出此。杜撰黃使後世善男信女。要販依善知識者。自己去揀擇也。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模樣。本寺如何安著得他。都寺便道。弟

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廡宇。後那片菜園。時嘗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縱放羊

馬好生囉呼。一個老和尚在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裏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著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挂搭。做個職事人員。我這敝寺。做寺謙得好笑。我這敝寺占得可笑。寫東京法師。便是東京法師。四字崔道成口中曾有之。今人於佛法中每爭我宗他宗。亦此類也。有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此四字如何插入。來真是絕世妙筆。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

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著洒家投大刹討個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挂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都寺。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了。首座尚然說。寫滸公門庭如狗。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殺也要做都寺監寺。何至於殺以一殺博都寺監寺。魯達為東京人。現身說法耳。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

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章法錯落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個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

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首座云。菜頭是大職事。知客直教至。末等之末。寫出清公會下。嘈雜可笑。這個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且如小僧。假如師兄。章法錯落。你管了。年菜園。好。便陞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好。陞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調侃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二老一樣方丈裏。一樣留智深。而一個平等慈悲。一個機心周密。其賢其不肯相去。真不可算。嗟乎佛法豈可以門庭冷熱為低昂哉。當日議定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

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挂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晨。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個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嘗在園內偷盜菜蔬。靠著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上

新挂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告示亦在潑皮眼中看出。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個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個和尚。甚麼魯智深。五字奇文。後來一笑。來管

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厮伏我們。數中一個道。我有一個道理。他又不曾諒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攔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要他。有濼皮那數個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個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了。細具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個濼皮。擎著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濼皮一齊向前。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來搶右脚。指望來攔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濼皮怎的來攔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閒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個魯達。出格親熱。却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况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則要照林家。叙林家。則要照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園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來勸。一也。鬪武坊賣刀。大漢自說賣刀。林冲魯達自說閒話。大漢又說可惜賣刀。林冲魯達只願說閒話。此時譬如兩峯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兔。無以爲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却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

却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前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陸虞家候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八個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焰都盡。蓋爲藏却衙內。則立刻齏粉。不藏衙內。則即日齏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筆矣。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個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個爲頭的。一個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個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個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麻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張三李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攔洒家。那厮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

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而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個走的。一個下去。兩個走的。兩個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個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撓到葫蘆架邊。是菜園風景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阿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衆人說話。兩個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個穿了。若漏此句便是兩箇赤膊人如何體面。凡作書最易。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此書定不肯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智深叫道。都來麻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著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鳥人。到這裏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裏。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

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裏來的長老。恁的得了得。相國寺裏。不會見有師父。雖是實話。然亦屬相國寺不小。今且

我等情願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情願出家。合成就快語

五臺山來到這裏。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個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啞啞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此句極易漏。次曰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

十瓶酒。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

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

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是箇潑皮酒席。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奇文快想。笑如其來。衆人有

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叩齒爲禱。不知始於何時。乃此時已有之。然定是潑皮教法。非士大夫所宜有。乃今此洋通行。智深道。

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裏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

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著酒興。都到外邊看時。

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層是

二層是叩齒。咒之。第三層是道人說。第四層是尋梯上去。第五層是看第六層是要盤上去。只一倒拔垂楊。凡用六層層折方入。相一相。句行文如畫。智深相了一相。四字不是細心。正

寫得有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著。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

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

使器械。忽然透入明日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忽然把明日變做十數日。這三二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

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許他使器械。只看使得拳妙。有層節。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

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二三擔酒。殺翻一口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來此一月有天氣正熱。智深

道。天色熱。叫道。人緣槐樹下。鋪了蘆席。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

吃酒。又吃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器械

今只看使拳

而已好潑皮記得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軍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

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特地将禪杖在此處喝采一番便覺比前後精神百倍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

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二字是作文妙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

牆缺邊立著一個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鬃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

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阜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

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

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過

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問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

的便是答得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會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開處林冲大喜當下結義智深爲兄

何驥也然稍遲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應林冲聽得使棒看

則胡可得也則胡可得也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應林冲聽得使棒看

得入眼著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酒家初到這裏正沒相識

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

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裏錦兒道

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

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著彈弓吹筒黏竿都立在欄干邊補一

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著把林冲的娘子攔著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

是何道理把良人妻子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

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奇峰當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會有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

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忽然又補入高俅家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特地寫小人無倫理無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

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著。瞧那高衙內。寫英雄在人。廡下欲說不得說。光景可憐。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

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著鐵禪杖。引著那二三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雜勢拉。著此一句。便寫得魯達掄入得猛。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直竟來厮打矣。林冲道。原來如火。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裏去。宛然萬人辟易。林冲亦在牛邊也。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直竟來厮打矣。林冲道。原來

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故特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著他的請受。權且讓地這一次。雖林武師無可如何矣。哀哉。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

鳥。本官太尉與甚。鳥為聯奇語也。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本是林冲事。却將醉後魯達極力一寫便反做。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魯達語令。讀者悲感。起立衆潑

皮見智深醉了。扶著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醉人發怒。定用此語。治之與前林冲。師兄說得是。筆法同妙絕。智深提著禪杖道。阿嫂。便叫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魯達正是得意語。阿哥。明日再得相會。中間二句。文無次第。義不連屬。寫醉人。然亦真魯達也。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

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按下。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著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

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每此等衙內。其坐處亦定要學模喚作書房。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

富安道。小子一猜便著。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個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殼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

許多好女婿。不知怎的只愛他。乘便補入一句為太尉兒子周旋不得心中著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

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沖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

陸謙去請林沖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不深閣裏喫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沖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

酒。一時氣閉。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著些甜話

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著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

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此句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

情。調侃世人只說林沖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四字腕中有鬼何也蓋一路敘衙內設計作者手筆忙極矣不能更折到魯達一邊去夫林

魯達許多棘手推過一邊。乾淨淨自非老筆。何以有此。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沖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

謙道。特來探望兄發一笑。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沖道。心裏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沖道。少

坐拜茶。兩個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眼我同林兄到家用去喫三杯。特說林沖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

早歸。又分付一句挽上連日氣悶回答林沖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

兩杯。却不家去。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喫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個叙說閒話。林沖

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沖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

膾炙的氣。發憤作書之故其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

氣。知不林沖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林沖喫了

八九盃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了手來。此等皆作者筆力所林沖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

轉出巷口。筆捷如風每寫急事其筆愈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裏。林沖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

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

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問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

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道家誰家只是一家人家便了若說直到陸家便入報官人氣塞死了便滿肚一箇官人氣。著些酒食不見官人。塞死在樓上矣却不見官人聲口如畫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哩娘子的後生只是前是官衙內在此時呼不及矣。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下樓後妙因

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著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喫酒。因此特奔到這裏。

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絕妙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扶梯上。却關著樓門。有此一

兩箇只聽得娘子叫道。只聽得妙妙急殺。此時類是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裏。又聽得高衙內道。又

急殺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此言見相求已非一語也妙絕妙絕林冲立在扶梯上叫道。大嫂開門。

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只顧來回轉。此言見相求已非一語也妙絕妙絕林冲立在扶梯上叫道。大嫂開門。

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被這厮污了。此一句若在神閒氣定之時便必不問今極忙中便必問矣問此一句正寫林冲氣急

娘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開了門。用鄰舍開門補

接著。此句妙寫出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婦去林冲擎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又出來到

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又來到陸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去。又回娘子勸道。只一勸字寫娘子真良如見若是淫漢

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厮趕著稱兄稱弟。為上文幾個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

照管著他頭面。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好林冲又好娘子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

三日。省文也却寫得駭人並不見面。四個字放出後文一回大書來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寫得精神白日

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奇文快筆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非魯達醉夢也若知得時豈容更遲一刻不做出來如是便

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翫。一遭

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個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帶過明日用筆簡便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

件事都放慢了。用此一句接下林冲便有閒筆去太尉府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

對太尉說知。又寫此一句見人家子弟原好都被小人教壞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家那人兩次不能殼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

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突然下此一語為後日之讖不嫌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又添出一個老都管何也寫陸謙富安在太尉前說不得話也作者何等細心那陸虞

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個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殼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好了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

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個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

惜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惡人初念未必便惡都被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道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個有

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一筆那一日突然三字直接前兩個同行

到闕武坊巷口坊名與寶刀映耀光采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著一口寶刀插著個草標兒立在街上陸謙畜生以情理論之一刀豈足惜哉若以才情論之真堪引而與之痛飲只如安排計策却是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

者屈沈了我這口寶刀耳之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著話走墨淋漓之極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倒轉林冲只顧和智深走著說得入港又夾此一句筆墨淋漓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

識得軍器的其辭漸緊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滿突兀那漢廳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究兀林冲合當有事其辭漸緊猛可地道將來看疾那漢遞將過來疾林冲接在手內疾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英雄神氣失口道好刀疾

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價是值二千貫。寫林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極忙中又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那漢歎口氣道。疾金子做生鐵買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極忙中又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

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肯直書務用一筆亦不。只別管達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裏得來。起寶刀來。歷一來為壯士。失時發洩血淚。

一來林冲愛刀之至。為為下文比試作地步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四字來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只七字林冲再也不問。只六字妙絕一句七字。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讀者竟不知林冲把這口刀

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句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二句何為林冲把這口刀看。也不肯將出來。三句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句慢和他比試五句。自言自語自痛自惜。自。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

一晚。句夜間掛在壁上。句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三句龍跳虎臥。次日已牌時分。一早晨。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疾林冲聽得。說道：這是甚麼多口的報知

了。朱子曰：其對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點出四月初旬。不因四字。我幾忘矣。起來看了一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只從閒處兩個承局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

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冲立住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寫一句景脚奇險。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寫一句景只見欄杆者

句未到堂中。只在簷下。有此句便生下文。四個青字。自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擎著刀。立在簷前。擎著刀。三字。作者眼光。標標。要寫得其狀如造逆者。故也。兩個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

青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林冲猛省道。疾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得鞦韆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奇文突兀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筆筆突兀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刀

鞦韆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奇文突兀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筆筆突兀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刀

二字作者眼光燦燦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擎著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從刀上入罪有

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擎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此句又接前文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

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

左右與我擎下這厮。却早把個八十萬禁軍教頭被害了也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

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

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新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豬林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著利

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

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

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二字好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在府前。跪在階下。府幹

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口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

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銜冤。小人雖是麤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

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

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當把陸虞候

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

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

尹聽了林沖口詞。開口尹不且叫與了回交。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沖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

林沖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為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

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沖。只可週全他。府尹

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

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雖無孔目唐突府尹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

般不做。此一句上不承下不接妙絕快絕言高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

字妙彌犯字府尹道。據你說時。林沖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沖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快人只是沒拿那

兩個承局處。此語開不得林沖死罪然一有此如今著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悞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

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沖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句又礙府尹。句只得準了。就此日府尹回

來陸廳。叫林沖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劊半

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卦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特特註二人領

了公文。押送林沖出關封府來。只見衆鄰舍。此句非鄰舍情重亦非林沖有并林沖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著。同林沖

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沖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張教頭叫酒保安排美酒菓子

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沖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

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

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為後文省手也却於林沖口中發出曲曲入情。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

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為林沖誤了前程。却是林沖

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始知前文先敘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并無爭執。如此。林沖去得心

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

驟災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細不揀

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彀。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

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

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筆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

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戴鐵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

戴鐵○一路翁婿往復凄凄惻惻曲。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如那人寫。林冲說道。這是東京八十

萬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分明寫與高衙內者斷配滄州。去後存亡未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

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并非相逼。句句出脫衙內此數句本老。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為照。年月日。林冲當

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摸。寫林冲斬頭瀝血見正在開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

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著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省却又林冲見了。起身接著道。娘子。小人有

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如聞其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

了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高衙內也却不直說高自行招嫁。莫為林冲誤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

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污點。如何把我休了。無語都是張教頭說情景入妙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

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忍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他便

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子口中說。故却借張教頭出之。那娘子聽得說。力有筆心中哽咽。又

見了這封書。力有筆一時。哭倒暈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

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真是如何回去忽乘便從鄰舍二字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

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重將此句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

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著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了

不在話下。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教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巡到店中。聞兒內看時。見坐著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鞢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兩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暗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著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個不肯。凡公人必用兩個。爲一夥。便一個好。一個不好。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肯。一個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妙語。不知箇甚麼死。亦依。薛霸賊既得聽。又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薛霸賊既得聽。又望寫小人如畫。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小人語。作者務要寫。出。不願小人看見耶。專等好音。得可笑。可惱。切不可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個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

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人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拏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合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個新喫棒的人。補出林冲生平如金似玉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不好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做好一個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啞啞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悔氣。撞著你這個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可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合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個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為明日地也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己去倒在一邊。他兩個合潑了這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薛霸起來。個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個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鞵。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惡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藥泡。只想尋覓舊草鞵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鞵穿上。惡店小二算過酒錢。兩個公人又合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惡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個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誤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個我

扶著你走便了。攙著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煙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反是董超發料可見同惡共濟。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薛霸在後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個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到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著一株大樹便倒了。畫只見董超薛霸二人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曲曲而來。曲曲如話。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奇文。二人心中有事如何閉得。眼却偏用閉眼寫出許多動作。從地下叫將起來。文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合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已說不出又取住口。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個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其用筆之曲如此。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個同董超兩個。個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著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陸虞候。害人也。此處却說出。即所謂陸兄也。傳著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密語也。此處却說出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此却是善知識語。細思之。當有橄欖回甘之益。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須精細看。每每如此寫來。又怕其鬼。頭日。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往日無仇。二語非惡其殺之之辭也。正望其救之之辭也。三句連讀始得之。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話。一個。聽死求救謂之閒話。為之絕倒。臨死求救是閒話。前日所云。太尉要你死我也只得依他。此是緊話也。千古一轍。為之浩歎。救你不得。薛霸便提水火棍走來。望著林冲腦袋上劈將來。一個。林冲奈何。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夫文章之為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為雲霞。何其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然為章也。在地而為

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轉百合。爭流競秀。窅冥無際也。在草木而爲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鬚。真有如神鏤鬼簇。香團玉削也。在鳥獸而爲翬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入紫。紫漸入金。金漸入綠。綠漸入黑。黑漸入青。內視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煙。亦何怪於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醜如楮樅。翬尾不必金碧間雜。而塊然木鷲。亦何怪於草木鳥獸。然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於文章。而何獨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筆墨。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爲。實則曾無異於所謂烽煙坑阜楮樅木鷲也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我施耐菴之水滸傳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卽如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敘述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此乎。第一段先飛出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早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穀大戴體釋之。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矣。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早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爲何人。而又不敢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敘林沖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閣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敘還。而又不肯一直敘去。又必重將林沖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曾漏落。又反使林沖一邊。再加渲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却禪杖去後。林沖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先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却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喫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特擠出兩個公人。心閒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來數語。參差歷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爲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爲貴者也。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爲雲霞。在地爲山川。在草木爲花萼。在鳥獸爲翬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歎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壞我勾當。二可歎也。夫現十兩。賒十兩。便算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捨著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歎也。四人在店。而二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歎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爲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五可歎也。夫小人之污穢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迭。六可歎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紀。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之。七可歎也。銀之所在。名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歎也。雖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淡之甚也。兩個公人亦齎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二公人亦謝。九可歎也。有是物。卽陌路皆親。豺狼亦願。分外熱鬧。

也差撥之爭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歎也。千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日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歎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招蠶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二三兩銀子。十二可歎也。但有是物。即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効力也。滿營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十三可歎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為美談。信乎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尚不閉門學道。而尚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為不知時務耳。豈不大哀也哉。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

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第一段單飛出禪杖。却未見有人。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快六字神變

跳出和尚恁意弄奇妙絕怪絕。第二段單跳出和尚。却未曾看得仔細。喝道。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

一領卓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著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第三段方看得仔細。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

第四段方出魯智深名。字弄奇作怪於斯極矣。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極急時下語不及只此四字妙妙。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

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

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為高俅殺林冲。禍故特下此句。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

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重殺林冲。酒家憂得你苦。補殺自家。自從你受官司。重殺林冲。俺又無處去救你。補殺自家。打聽

得你斷配滄州。重殺林冲。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補殺自家。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

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重殺林冲。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補殺自家。見

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重殺林冲。酒家也在那店裏歇。補殺自家。夜間聽得那厮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

重殺林冲。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補殺自家。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重殺林冲。越放

你不下。補殺自家。你五更裏出門時。重殺林冲。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個撮鳥。補殺自家。他到來這裏害

你方敘到林正好殺這厮兩個。方敘到自己正文○文勢如兩龍天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個性命。魯智深

喝道。你這兩個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裏插了戒

刀。前割案子扯出此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攙兄弟。都跟洒家來。絕倒提了禪杖先走。如前文禪杖飛來此文提禪杖先走後

了包裏。好一同跟出林子來。好景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來坐下。喚洒保買五

七斤肉。打兩角撮鳥。回些麵來打餅。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

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又賊一卷氣悶書

家若撞著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陡然起陡然倒直至後文方喫了些酒肉。收拾行李。還了酒

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急語可憐正如瀉乳之兒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

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天雨血鬼夜哭兩個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

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路忽那裏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都作兩個公人。不

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盡是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喫。極意寫寫遇著客店

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著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喫。極意寫寫遇著客店

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得意寫寫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此段要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

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辭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廡宇裏。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猜此一語中

得明白直至後文智深回去後林冲誇他倒垂楊方成一答文情奇絕。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

著還了他十兩金子。公人苦語著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

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肯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

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寫得何等恩義周匝。就松林裏少歇。松林二字放在此處入後徑說頭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

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此句反在感恩之前。妙絕。有無限兒女恩情。在內。讀者細味之。當為之嗚咽。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

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著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奇語。此句上更不添指著松樹四字。

妙字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著些骨頭。不待詞畢。寫得妙。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

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著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來得突兀。去得瀟灑。如一座怪

蜂劈插而起。及其盡也。迤邐而漸弛矣。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

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直至此處。方纔透答前文。真是奇情。恣態。二

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奇情。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個人入到裏面來。

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又找一句見十七八日著實。過不得。魯林分手。其文已畢。却於入酒店後再描一句。所謂勁勢猶動也。只見那店裏有幾

處座頭三五個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情來。林冲

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著。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保著。我須不自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

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奇生出。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

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

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

流配來的犯人。可叫我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豪傑。却在店主口中無端敘出。有春山出雲之樂。看他各樣出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

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

官人名字。觀一句。遂令上文愈顯。却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公人就

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

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

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道粉牆。轉灣來到

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著四五個莊客。都在那裏乘涼。時序隨所敘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

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犯人。送配牢城。姓林名冲的。求見。自負不。小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

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已自問了佳處。走到莊前。却偏要不在家。搖曳。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

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極力搖曳。又伏東莊林冲道。如此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再回

舊路。肚裏好生愁悶。此處若用我們且等則上文當處為不極矣。直要寫到只索去罷。險絕幾斷。然後生。出下文來。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

莊上來。中間捧著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

紀。頭戴一頂阜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縵。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

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好柴大官人。林冲來時如此。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

問他。只自肚裏躊躇。本是一色人物。只因身在囚服。便於貴遊之前。不復更敢伸眉吐氣。寫得英雄失路。極其可憐。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

甚人。極力寫柴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

刺配到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令聞廣譽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

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極力寫柴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攬住林冲的手。同

行到莊上來。極力寫柴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鼓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

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

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十二字筆舌曲折絕妙。尺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

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細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多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

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著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寫柴進待林冲無可著筆。故又

特地布此一景。極力搖曳出來。柴進見了道。

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唬。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極力寫柴林沖起身

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殼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

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沖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

袋箭壺。寫得好又特留此句獨作一番筆墨者深表柴進道。常以為後文林沖出去之地也。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好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沖坐了客席。兩個公

人在林沖肩下。好敘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沈。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

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天外奇峰讀柴進

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只此二字情見乎辭。快擡一張桌來。林沖起身看時。寫林沖已下一段寫林沖一段寫教師一段寫柴進

那個教師入來。歪戴著一頂頭巾。挺著脯子。來到後堂。寫教師林沖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

躬身唱喏道。林沖謹參。寫林那人全不保著。也不還禮。寫教師林沖不敢擡頭。寫林柴進指著林沖。對洪教頭道。這

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林沖的便是。就請相見。寫柴林沖聽了。看著洪教頭便拜。寫林那洪教

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寫教師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寫柴林沖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寫林洪教

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寫教師柴進看了。又不喜歡。寫柴林沖只得肩下坐了。寫林兩個公人亦就坐了。夾得好

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寫教師配軍二字是何言與。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

父如何輕慢。寫柴進八十萬禁軍教頭正對配軍二字。一往一答如畫。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槍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

槍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寫柴林沖聽了。並不做聲。寫林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

休小覷他。此語寫得洪教頭怪這柴進說。林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

頭。教師休笑定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之後翻成大笑。林沖道。小人却是不敢。搖曳洪教頭心中忖

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沖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沖本事。二者要林沖贏他。滅那厮嘴。

勳筆力。柴進道。且把酒來喫著。待月上來也罷。說使棒反喫酒極力搖曳使讀者心癢無撓處。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

勳筆力。柴進道。且把酒來喫著。待月上來也罷。說使棒反喫酒極力搖曳使讀者心癢無撓處。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

勳筆力。柴進道。且把酒來喫著。待月上來也罷。說使棒反喫酒極力搖曳使讀者心癢無撓處。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

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寫得好○待月是柴進一頓月上仍是柴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寫林這洪

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寫柴此位洪教頭

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

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寫柴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寫林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寫柴來來來來來。

笑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闖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

棒使個旗鼓。喝道來來來。又此三字可笑可惱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

道。師父請教。儒雅之極。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著棒。使出山東大播。四字奇文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

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

奇文○讀者出於意外○此一回書每用忽然一閃。閃落讀者眼光。真是奇絕。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奇文○讀者

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絕妙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著道。這個容易。便

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出。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

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

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卽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

怯了。肚裏平欺他。便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奇文○前林冲叫歇奇絕矣。却只爲開枷之故。今開得枷了。方纔掣手。柴進又

又用。一閃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

若還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句又要爭

這錠大銀子。句又怕輸了銳氣。三句○心事正與公人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棒勢亦驕

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著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棒勢亦敏洪教頭喝一聲來來

來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

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著洪教頭。賺兒骨上。寫得棒是活棒。武師是活武師。妙絕之筆。撒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蓋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來來衆莊客一頭笑著。扶了洪教頭。來來

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與莊客。入來照權。柴進攔住林沖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進極。寫柴林沖那裏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沖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要。此物每與銀子一樣行。得道者正爲此物即銀子也。分付林沖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沖。又將銀五兩。齎發兩個公人。帶。寫柴進林沖。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沖依舊帶上枷。細辭了柴

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便爲風。雪作引。林沖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亦。謝。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細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沖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沖。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管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

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沖送到牢城管營內來。牢城管營內收管林沖。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那有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又出奇文。此段又如。春山出雲。蔚寸而起。對林沖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帶錢物。一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句將你撒王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句入門便不打你一百

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一句。繁榮明。明委委折折。人生世上。銀子蓋可忽哉。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沖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林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書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林沖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著林沖罵道。正說得過。絕世。奇文。絕世妙文。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

事來。是誰敢辨見我。還是大刺刺的。見公自然不。應大刺刺。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是滿臉有餓。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是賊骨頭。是。落在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殺的頑囚。應拷打。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語說之痛心。把林

沖罵得一佛出世。那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好林沖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著笑臉告道。雖是

奇文然亦實是林沖身分。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語林林沖道：只是送與差

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語差差撥見了，看著林沖笑道：笑林教頭。頭我也聞你的好名

字。是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是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是陷害並非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是必發跡臉

你的大名，敢這表人物，敢不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與語讀之破涕成笑林沖笑道：總賴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

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書來相煩老哥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

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

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不知林沖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沖歎口氣道：

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千古同情寄在武師口中，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好并書來見

管營。備說林沖是個好漢。句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句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句又無十分大事。句管

營道：況是妙上還有一句。况是妙上還有一句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沖來見。且說林沖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

頭叫道：管營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沖來點名。林沖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

下舊制，新人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官說一句如戲林沖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

會痊可，告寄打。犯人說一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牌頭說一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

可却打。官又說一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沖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沖，單身

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銀子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

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林沖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

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連忙妙銀子就將枷也開了。林沖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

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沖救濟。開中寫林沖一句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沖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裏。誰林沖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沖火煙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沖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前。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未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卽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纍然與正敍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真謂林沖於牢城營。有此一個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在閻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個地步。所謂先事而後波也。

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却偏用花鎗挑塊火柴。又把花鎗爐裏一攪。何至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鎗猶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文幾句花鎗挑著葫蘆。逼出廟中挺鎗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尙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故凡篇中如拗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鎗插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著蹤跡趕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槍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管營差撥四個人。坐閻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寫得高太尉三三句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著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

求而得之。眞所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槍先拗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會寫完。接手却再拗富安。兩個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剗陸謙。剗陸謙未畢。回頭却見差撥爬起。便又且置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槍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個人殺三個人。凡三四個回身。有節次。有間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煩瑣。眞鬼於文聖於文也。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千載噴噴。詫爲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爲神奇之至也。耐菴此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使其寒澈骨。寫火。使其熱灼面。昔百丈大師患瘡。僧衆請問。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殺閻黎。熱時便熱殺閻黎。今讀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眞是一卷瘡疾文字。爲藝林之絕奇也。

閻子背後。聽四個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仔細。山神廟裏。聽三個人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閻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刺刺說人不休。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烘。又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爲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

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照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話說當日林冲正奔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

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此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著。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個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為何事在這裏。林冲指著臉上道。好筆。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笑道。我夫妻二人。正沒個親眷。如此等語。總為後文地非。寫李小二夫妻情分也。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知已語不。是扳高語。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敘得為後文地。當下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敘得親熱。為後文地。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都是為後文緊者。誤認為正文也。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褶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此句又補寫李二渾家以為閑子聽。話地。○綿衣二字。漸漸引出風雪。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閃入。來妙。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不寫兩箇人。偏寫作一箇人。寫作一箇人。二字為句。是上文文章。又一番謂之隱文也。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著也來坐下。看時二字。妙是李小二看來。是軍官一箇。小二看來。是走卒。先看他。跟著却又看他。一齊坐下。寫得狐疑之極。妙妙。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妙。李小二眼中事。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願將來。不必要問。分付得。作怪。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說話。問時。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是何。專等專等。急也。又何。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回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敘得。不答姓名。不答姓名。不答姓名。都到酒店裏。只見那個官人。眼中事。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不答姓名。不答姓名。不答姓名。狐疑之極。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

一面鋪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攬梭也似伏侍不暇。寫得小二礙眼可厭

機密入眼中寫出不在李小二用心打聽中寫出妙筆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先敘此一句妙筆。不愜著小二出去却約計喫過十數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

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伴當湯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有何說話○同坐了又言聲音是東京人。東京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

道。大姐。二字稱呼得妙是這兩個來。來得不尷尬。寫小全虧前文許多親熱語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人語

言聲音是東京人。東京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

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只聽高太尉三我自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奇造出奇文老

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得是。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著便要殺人放火。倘

或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二語只須如此你只去聽一

聽。再來理會。妙老婆道。說得是。便人去聽了一個時辰。便出來說道。妙妙下文說不聽得說甚麼此處却偏要寫作他三四

個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孤疑之極○去了一個時辰却不聽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

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聽了一箇時辰却是看見耳顛目倒靈心妙筆。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

結果他性命。只聽得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上文大姐口中所述亦已完矣雖不叫湯行文者亦要收科但此處不叫湯便收得

也○叫湯又妙只在自燙酒上生出來不是另起一事。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著一封書。續趙忽妙怪哉。小二換了湯。添些下

飯。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去得有次後那兩個低著頭也去了。鬼耶何其詭譎靈幻一至於此轉背

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接得閃閃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

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

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啣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著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却交

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

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

問得 李小二道。五盞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鬚鬢。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兩箇林冲聽了。大驚

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只認一個。又留下一箇不精。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休要撞著我。只教他骨肉為泥。李小

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剗尖刀。帶

在身上。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著。○遙遙然直於此處暗藏。一刀到後草料場。買酒市井中。只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半日。李小二夫

妻兩個。捏著兩把汗。小二當晚無事。神變說。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

一日。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寫得神。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變說說。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

放仔細便了。看他用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之至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

第六日。到第。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你。讓來歷也。却用

柴大官人四字起。便將前文一齊放。慢後却陡然變現出來。妙絕妙絕。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兌。原是

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圍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

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得

妙是不知高低人。語却又筆筆詭譎。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極力放慢。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往常不使錢時。不能殼

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詭譎之至。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寫得小

羞悔前日失言之意。極力放慢。詭譎之極。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耳今已交過排場。前去草料場更用不著小二矣。則不如善刀而藏之。故以此一語為李小二作

收束奈何謂。其閒話也。過幾時。挪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兩個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

取了包裹。帶了尖刀。刀拿了條花槍。槍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同雲密布。

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雪妙絕。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投東一語不讓。又金花鎗

著廬斷不遇。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著倉廩。四下裏都

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之。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冲林來替你回天王堂

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著林冲分付道。寫得活現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

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寫得好。意在點逗火盆。字却用鍋子碗碟陪出之。

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寫得老軍指壁上挂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了草

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閒開叙出大葫蘆及投東大路一句非但。寫老軍絮叨故態。蓋絕妙奇文。伏線於此。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

了包裏被臥。細細就坐上。生些餓火起來。火字漸寫得大了。顯是火燒草料場。讀者讀至老軍向火。猶不以爲意也。及讀至此處。生些

手即用將火盆蓋了。一句結之。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湖風吹

令後火全不關。此妙絕之文也。如畫便畫也。畫不來。○第一段先寫寒。第二段寫身上寒。第三段方寫到酒。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侍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

撼搖振得動。意第二段寫身上寒。第三段方寫到酒。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侍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

了一回火。突突覺得身上寒冷。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語意妙正不知文。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

喫。第三段方寫到酒。只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槍挑了酒葫蘆。花槍挑葫蘆。○人讀至此句。雖極英靈者。精細見非失火前許多火字。都是假火。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

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著碎瓊亂玉。迤邐背著北風而行。背著那雪正下得緊。寫得行不上半里多路。

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妙絕奇絕。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

中挑著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二來趣。主人看了

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

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燙一壺熱酒。請林冲喫。那延到雪。重屋場也。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

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槍挑著酒葫蘆。花槍挑。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著湖風回

來。迎著風回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寫得再說林冲踏著那瑞雪。迎著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

只叫得苦。意外驚。才怪筆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書者忽然於事外。閒叙四句筆。如動觀。那兩間草廳。已被

雪壓倒了。奇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花鎗葫蘆寫得。好又帶寫雪。妙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

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極力寫出精細見斷斷不是失火。○一行中

絮被。寫得好。○為一夜計惟此為急。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寫得好。○陸謙差撥打點來了。尋思又沒打火處。又算出一火字寫得紙上奕奕有光。怎生安排。想起離了

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行文如此。差撥打點來了。尋思又沒打火處。又算出一火字寫得紙上奕奕有光。怎生安排。想起離了

挑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但入得門未及看。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掇將過來靠了門。防非為

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當見之。雪糞裏固林冲把槍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寫花鎗葫蘆好將那條絮被放開。二先取下氈笠子。三

把身上雪都抖了。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五和氈笠放在供桌上。六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

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九寫得純正所謂與人無患與物無爭而不

面必剝剝地爆響。奇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特特大石靠門自有原故不捨得便開放就壁縫裏看也只見草料場裏火起。方是真正

雜的燒著。當林冲便拿了花槍。花槍却待開門來救火。寫得險怪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奇林冲就伏門邊聽

時。是三個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寫得險怪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

一個道。一連九個一個道如王橫蕪夜聽這條計好麼。此一句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個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

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此一段敘高太尉而此句刺耳特甚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

然好了。此一段敘高衙內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

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此一段補出家裏真節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

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此一段補出適纔事來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此一句正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

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固死罪。此一句正說林冲。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此一句一個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

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出林冲來。林冲聽得三個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

一個是富安。妙筆勾畫明白。○前止猜一陸謙。此方補出富安行文疎密有法。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

一個是富安。妙筆勾畫明白。○前止猜一陸謙。此方補出富安行文疎密有法。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

把石頭擲開。挺著花槍方則曲也。左手披開廟門。右手拿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快筆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

正走不動。好林冲舉手肥察的一槍。先擲倒差撥。個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差撥富安皆一氣敘去

筆方天矯絕人。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槍。又擲倒了。個翻身回來。轉身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

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異樣把槍擲在地裏。異樣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

那口刀來。自開子嚙這日買刀直至此日始用相去已成便去陸謙臉上攔著。寫得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

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

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非罵陸謙罵天下也。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

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其似先殺二人。次殺陸謙。至此始知回頭看時。又一個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

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怎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槍上。好回來。又一個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

差撥富安。一樣敘陸謙。另叙。今又把差撥另叙。把三個頭安放得好。又算。把尖刀插了。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

示衆。又算。祭饗。又算。結煞。再穿了白布衫。一繫了搭膊。把氈笠子戴上。三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四被與葫蘆。都丟

了不要。五提了槍。遍一連殺出兩道。出林冲。細也。便出廟門投東去。去為是不然。反走入城中。口急便成錯語提著槍。只顧走。

村人家。都拿著水桶。鉤子來救火。故作奇景以驚譖者。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蓋報官當投西去也提著槍。只顧走。

那雪越下得猛。寫雪妙絕。○半日通紅林冲投東去了。兩個便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場遠了。

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著。處處不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火字林冲逕投那草屋

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著一個老莊客。周圍坐著四五個小莊客。向火。火字餘影。○一回書放火殺人。驚天驚地。却開開敘出

嗟乎。嗟乎。耐菴至文也。○向火二字為之一對。之四五。地爐裏面。簇簇地燒著柴火。火字餘影。○一回書放火殺人。驚天驚地。却開開敘出

人。又烏知以火殺人。因火自殺。亦在此一夜雪中哉。地爐裏面。簇簇地燒著柴火。火字餘影。○一回書放火殺人。驚天驚地。却開開敘出

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溼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有時被火燒。火則成冤。有時借火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

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著身上濕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著一個甕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

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個喫。尙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兩三碗與小人攜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著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裏。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槍。花槍看著塊燄燄著的火柴頭。望老莊客臉上。只一挑。又把槍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客的鬚。燄燄的燒著。前面大火。不會燒得林冲此處小火。林冲反燒了人。絕世奇文。絕妙奇情。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槍桿亂打。花槍老莊客先走了。莊客們都動彈不動。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却有兩個椰瓢。取一個下來。舀那甕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槍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提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著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得起來。曲曲折折。生出情來。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下。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槍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著蹤跡。趕將來。尋著蹤跡四字。真是繪雪。高手指眼。白描庶幾如此。只見倒在雪地裏。花槍丟在一邊。異樣。筆法。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個去處來。那去處。不是別處。嚇殺。不是別處。然則。滄州牢城。突武師奈何。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鱗鱗。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風者。惡風也。其勢盤旋自地而起。初則揚灰聚土。漸至奔沙走石。天地爲昏。人獸駭竄。故謂之旋。旋音去聲。言其能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衆人也。則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名柴進曰旋風者。惡之之辭也。然則又係之以小何也。夫柴進之於水泊。其猶青萍之末矣。積而至於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尙有定位。日月尙有光明乎耶。故甚惡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視黑則柴進爲小矣。此小旋風之所以名也。此回前半只平平無奇。特喜其叙事簡淨耳。至後半寫林武師店中飲酒。筆筆如奇鬼。森然欲來搏人。雖坐閨閣中讀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寫王倫疑忌。此亦若輩故態。無足爲道。獨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換。有筆如此。雖謂此篇腐史。豈多讓哉。最奇者。如第一日。並沒一個人過。第二日。却有一夥三百餘人過。乃不敢動手。第三日。有一個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個大漢來。都是特特爲此奇拗之文。不得忽過也。

處處點綴出雪來。分外耀豔。

我讀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句。真正心折耐菴之爲才子也。後有讀者。願留覽焉。

話說豹子頭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掙扎不起。被衆莊客向前綁縛了。解送來一個莊院。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個大莊院。處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怎敢吊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房門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個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願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衆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個官人。背叉著手。行將出來。誰是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輕輕加一罪名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吊在這裏。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是却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冲道。一言難盡。兩個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即初訪時莊客所云之東莊也且住幾時。却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通身被雪打至外。都換了。還不言可知請去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話下。且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

針氈。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儻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個去處。一部去處在此處出現。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看官山東濟州梁山泊。子城。蓼兒洼。是柴進口中提出。故號之爲小旋風也。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著天杜遷。第三個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械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裏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願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挂榜文。又差兩個軍官在那裏提簡。把住道口。兄長必要從那裏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個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好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四匹馬。帶了弓箭旗鎗。駕了鷹鷂。牽著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好一齊上馬。都投關外。却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著林冲。你緣何不認得。好廣冰故。事用得恰妙。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好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好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兇刀。好敘得。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却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回莊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同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照字照耀紛紛揚揚。下著滿天大雪。林冲踏著雪。只顧走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可知

一個酒店。被雪漫漫地壓著。好 畫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揭開蘆簾。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下。倚

了窠刀。解放包裹。擡了氈笠。把腰刀也挂了。細 只見一個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

將個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鵝嫩雞。林冲道。先切二斤熟

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菜蔬。放個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喫了三 只見店

裏一個人。背叉著手。走出來。門前看雪。寫此人又帶 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暖帽。身穿

貂鼠皮襖。脚著一雙獐皮窄鞦韆。身材長大。相貌魁宏。雙拳骨臉。三叉黃髯。只把頭來仰著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

篩酒。只顧 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梁山泊不好傾問故先請他 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

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全無旱路。句若要。去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裏。林冲道。

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句那裏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

過去。酒保道。却是沒討處。三句○凡三段皆 林冲尋思道。這般却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又喫幾碗酒○凡三句俱寫納頭 悶

上心來。驀然想起。此四字猶如驚蛇怒箭跳脫 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喫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

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裏。鬧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一字一哭一哭一 因感傷懷。抱問酒保

借筆硯來。十二字寫千載 豪傑失意如畫。乘著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何必是歌何必是詩悲從中來寫下一片慨筆 道。仗義是林

冲。為人最朴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撇下筆。再取酒來。豪

傑歷歷落落處只用七 字。遂使讀者目曾盡裂。正飲之間。只見那個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洲。做下

迷天大罪。却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捉你。却是要怎地。奇 林冲道。你道我是誰。好只得 那漢道。你不是

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好只得 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著金印。如何要賴得過

林冲道。你真個要拿我。罷了只 那漢笑道。我却拿你做甚麼。奇 便邀到後面一個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

施禮。奇 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裏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

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個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洲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齋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客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羮子。肥肉煎油點燈。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饌盤酒肴。到來相待。兩個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殼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却請起來同往。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起林冲。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吃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尙未明。朱貴到水亭上。把窗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觀看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奇文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個小嘍囉。搖著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奇文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兩個好漢上山寨來。那幾個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細林冲看岸上時。林冲眼中看出梁山泊來。此是梁山泊最初寫圖一句亦不可少。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句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句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句關前擺著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句四邊都是插木砲石。句小嘍囉先去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著隊伍旗號。句又過了兩座關隘。句方纔到寨門口。句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句靠著山口。纔是正門。句兩邊都是耳房。句朱貴引著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著一個

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著摸著天杜遷。右邊交椅坐著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王倫答禮不見

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

配滄洲。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林

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王倫立起施禮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嘍

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初次相待却只如此冷淡之極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不問東京事只問柴大官人冷淡之極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

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却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

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

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

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藉然一盤中來非敬林冲也

衆好漢一團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嘍囉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

舉薦將教頭來做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誤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

笑留。尋個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

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詭佞。林冲語。須知此四字與前為入最朴忠句。雖非世間。離人語。然定非營逢李達聲口。故寫林冲另是一樣筆墨。實為平生

之幸。不為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我這裏是個小去處。如何安著得你。你字難當休怪休怪。朱貴見了。便諫

道。表出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

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山上人重之如此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

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表出山寨中那爭他一個。哥哥若不收

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辨可見是個旋風。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曾虧了他。今日薦個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

去。宋萬也勸道。表出柴大官人面上。人面上。可見是個旋風。可容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不然。只得我們無義氣。使江

湖上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白衣秀士濟每如此。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

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

王倫道：「與你三日限。」惡心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細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茶飯，四字寫得冷淡可憐，帶了腰刀，提了兇刀，叫一個小喽囉領路下山。

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第一日不和小小喽囉再過渡來。河來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自限三日此處又思歸去也，難在這裏了。」

林冲再不敢答應。可心內自己已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冷淡可憐又等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喽囉喫了早飯，早飯便和小拿了兇刀，又下山來。小喽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個渡過。」渡過河去來到林子裏等候。

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隊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讓至一夥客手交相緊接，三百餘人句文筆，筆筆非非常真正才子也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凡用兩句不見林冲對小喽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第一日不說甚麼，悶悶而回，第二日便臨回時說一語其法各變。小喽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

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南山是當朝說當晚依舊渡回。河來，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氣。比昨日增一句歎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

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歎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酒店一歎此處又一歎如夜潮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

一討猶可，至於再討，則可一朝居耶。打拴那包裹，撇在房中。先作行囊筆墨妙跨了腰刀，提了兇刀，又和小喽囉下山過渡。渡過河去投東山路。

絕○一字千金矣。

絕○一字千金矣。

絕○一字千金矣。

絕○一字千金矣。

絕○一字千金矣。

絕○一字千金矣。

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下山先說一句與前變換兩個到山下東路林千裏潛伏等候。

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有此一句文筆天矯之極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忽點入雪後景。林冲提著亮刀。對小嘍囉道。眼見

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個所在。奇文妙筆偏到欲舍處偏故意。著實一縱使讀者心路俱斷。小較屈手指道。

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忽然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

亮刀桿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真正才子真正奇文前批評之矣。林冲趕將去。那

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真正奇文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喫他走了。真正才子

真正奇文。誰能於三日後又錯撰出此一段文字耶。小較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走馬

法小嘍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上文許多曲折。後轉出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

挺著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裏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厮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

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勞猛。也極步迎他。不是這個人來。鬪林冲。有分教。梁山泊內添幾個弄風白額大蟲。水滸寨中

轉幾隻跳澗金睛猛獸。畢竟來與林冲鬪的。正是其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訣。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

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特特故自犯之。而後從而避之。此無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訣。非以教人避也。正

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是豈行文。非能避

之難。實能犯之難也。譬諸奕棋者。非救劫之難。實留劫之難也。將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

而後天下之讀吾文者。於是乎而觀吾之才之筆矣。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筆。為之躊躇。為之四

顧。君然中竅。如土委地。則雖號於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誰復敢爭之乎哉。

故此書於林冲買刀後。緊接楊志賣刀。是正所謂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於是始樂得而徐觀其避也。

又曰。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歎也。曰嗟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筆。有非常之筆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無以構其思也。非非常之筆。無以攜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今觀水滸之寫林武師也。忽以寶刀結成奇彩。及寫楊制使也。又復以寶刀結成奇彩。夫寫豪傑不可盡。而忽然置豪傑而寫寶刀。此借非非常之才。其亦安知寶刀爲即豪傑之替身。但寫得寶刀盡致盡興。即已令豪傑盡致盡興者耶。且以寶刀寫出豪傑。固已。然以寶刀寫武師者。不必其又以寶刀寫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寶刀照耀武師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寶刀照耀制使。兩位豪傑。兩口寶刀。接連而來。對插而起。用筆至此。奇險極矣。即欲不謂之非常。而英英之色。千人萬人。莫不共見。其又矚得而不謂之非常乎。又一個寶刀。一個寶刀。分鑿各聘。互不相犯。固也。然使於讚歎處。痛悼處。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豈見作者之手法乎。今兩刀接連。一字不犯。乃至譬如東泰西華。各自爭奇。嗚呼。特挺而走險。以自表其六轡如組。兩驂如舞之能。才子之稱。豈虛譽哉。

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演武廳前。寫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臺。咽處加一倍咽。豔處加一倍豔。皆作者瞻顧非常。趨走有龍虎之狀態。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著一把紅纓。穿一領白緞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纜。下面青白間道行纜。抓著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勝鞦。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著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裏去了。不從林冲喝那漢偏說那漢喝一聲顯得是個勁敵林冲正沒好氣。那裏答應。八字寫第三日林冲如見圓睜怪眼。倒豎虎鬚。挺著朴刀。搶將來。鬪那個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寫得晶瑩。登射人兩個又鬪了十數合。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寫獨林冲跳出見其志不在鬪。若楊志既失車仗。則自不應先往也。用筆精細如此。兩個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並許多小喽

驪走下山來。也將船渡過了河。細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個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

漢。奇稱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馮漢道。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定有寶刀五侯楊令公之孫。定應爭氣姓楊。名志。流落關西。年紀小

時。會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蓮花石網。赴京交納。不想酒家

時乖運蹇。押著那花石網。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網。未失生辰綱先失花石網有意無意間中。一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

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女臣陞遷要錢使猶可也至於

武臣出身亦要錢使古今一歎豈止為楊志痛哉打從這裏經過。雇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酒家。如何。楊志又有王倫道。你

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杯水酒。又何納還行李。如何。

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楊志聲口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好貨

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

行人等過了河。須知此番過河中間特為著一人渡來渡去者得知也然却故意獨藏過使人自看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

邊一帶。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

安排筵宴。管待楊志。與林冲討飯句掩映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杯。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

做個人情。并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寫秀才經因指著林冲對楊志道。這個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

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口頭話豈真謂林武師哉。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裏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裏。却纔制使

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好貨虧他說秀才。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雖經赦

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

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攜。只是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

不會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寫楊志又另是一楊志不是史進不是魯達不

是林冲細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此却與前二人同林冲則不辭細細之當

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與林冲討飯句掩映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個小嘍囉。把

昨夜擔兒挑了。細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嘍囉渡河。細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

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自此方纔肯教六字皆難之辭也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此四字所謂昔之梁山泊亦有四字所

謂替天行道也。不在話下。只說楊志出了大路。尋個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細楊志取路。不數日來到

東京。入得城來。尋個客店來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細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

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

買上告下。又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以盡為度每每如此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

鄒高球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個制使去蓮花石綱。九個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

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著。今日又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

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非寫高球不受請托也。正寫高球妒賢嫉能也。非寫高球惡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

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洒家清白姓字。楊家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哭痛

又寫得洒落。語又寫得壯健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楊家不想又喫了一閃。高太尉。叫一聲妙至今如聞其聲。你忒毒害。怎地刻薄。心中

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著洒

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賣。得千百貫錢。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林冲一口寶刀。楊志一口寶刀。接連發出

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寶刀上加草標二字。尋沒殺人才德。上好街名與前開武坊各有其妙。○刀馬二字。襯成奇句。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上好街名與前開武坊各有其妙。○刀馬二字。襯成奇句。立了兩

個時辰。並無一個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特寫兩句時分。分爲英雄一哭。轉來到天漢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上寫兩句立久。都向刀

句立未久。讀着只謂亦向刀上出色也。却突轉出下文一段奇情。令人絕倒。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奇文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攬。口裏說道。快躲了

大蟲來也。奇文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

得半醉。一步一擱撞將來。奇文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

行兇撞開。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是個潑皮。就手扯出非所以待寶刀也。然豪傑失蹄往往遭此矣。寶刀不能哭其奈之何哉。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二字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不堪甚麼鳥刀？二字不堪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極寫也切得肉，切得豆腐。調侃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活潑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皮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割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四字奇文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四字奇文牛二道：你敢剝銅錢麼？試却又極力寫潑皮形狀如第一件砍銅割鐵他。便偏剝出銅錢二字調侃世人不少。楊志道：你便將來剝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舖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潑皮平日事忽然插入一盞看的人筆力。只此一個字寫盡。一掬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皮。那時看的人忙。如蒼鷺撼犬，其眼光左閃右掣。寫潑皮雖然不敢近前。一句。向遠遠地圍住了望。一句。楊志道：這個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色一句。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衆人都喝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妙罵不得楊志了。只得罵衆人如見潑皮。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活潑皮。又記得有第二件又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己頭上拔下一把頭髮。是個潑皮。把二字絕倒。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皮楊志左手接過頭髮。刀也。照著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又閃出看的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潑皮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其辭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自註四字爲此特。一註也。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剝一個人我看。真是個潑皮。其辭愈纏。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會說殺狗。絕倒。潑皮差矣人。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英雄可憐至此。方自表一句。牛二道：你敢殺我。纏得愈無理絕倒。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英雄可憐至此。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讐，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繇殺你做甚麼。英雄可憐至此。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前俱長槍大戟至此。以下俱用短兵緊接。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楊志怒來，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一交不便殺牛二爬將

起來鑽入楊志懷裏。爬字鑽字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個潑皮強奪酒家的刀。又

把俺打坊告訴。不便殺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補一句無人勸楊志所以成於殺也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

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是個楊志霍地躲過。拿著刀搶入來。一時性起。四字望牛二額根上擱個著。撲地倒

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連擱了兩刀。不惟半日積憤連高太尉積憤亦發出來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個潑皮。

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酒家去官府裏出首。寫楊志身是楊志不是史進不是魯達不是林冲坊隅衆人慌忙攏來。隨同楊

志徑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著刀。和街坊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

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

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證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

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厮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監押楊

志并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

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不來問他

取錢。又好生看覷他。段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斂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

又替他使用。段押司也覷他是個有名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

推六問。却招做一時鬪毆相殺。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押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

二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段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

牒。差兩個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錘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個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

橋那幾個大戶。料斂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齎發兩位

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顧。好生看他。一看。段張龍趙虎道。

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段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細衆

人各自散了。細○此一節特與林冲起身不同。話裏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寫英雄無家只八個字洒下人淚。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細安排些酒食請了兩個公人尋醫士贖了幾個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特與林冲不同。便同兩個公人上路。三個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絕妙紀程。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問請張龍趙虎喫。只一多路程。三個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會入得城中尋個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

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大書當日是二月初九日。遠生辰二字遠遠提頭留守陞廳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絲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迴與兩個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謹勤一筆有心要擡舉他欲要遷他做個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服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

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個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銜環背鞍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有意無意所謂草蛇灰線之法也。正值風和日暖梁中書早飯已罷。第一段帶領楊志上馬。第二段帶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第三段大小軍卒並許多官員接見。第四段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著一把渾銀交椅坐上。第五段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著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較尉正牌軍副牌軍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著百員將校正將臺上

立著兩個都監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一個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著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著梁中書呼三聲喏。第六段將官聲喏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第七段將臺兩邊左右列著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擂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播鼓。第八段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發揚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

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第十一段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磨動。引軍旗。第十一段只見鼓聲響處。第十二段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第十三段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軍馬。齊齊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馬勒住。第十四段衆將聽令。梁中書傳下令來。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第十五段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槍。暴雷也似聲個大。啍。第十六段副軍聽令。梁中書道。著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綽槍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旋左盤。將手中槍。使了幾路。衆人喝采。第十七段副軍演藝。梁中書道。叫東京撥來的軍健楊志。第十八段又傳下將令。楊志轉過廳前。唱個大啍。第十九段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即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槍。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著楊志與周謹先比槍。周謹怒道。這個賊配軍。敢來與我交槍。第十段楊志出馬。誰知惱犯了這個好漢。來與周謹鬪武。不因這番比試。有分教。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裏奪頭功。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古語有之。畫咸陽宮殿。易。畫楚人一炬難。畫舳艫千里。易。畫八月潮勢難。今讀水滸至東郭爭功。其安得不謂之畫火畫潮第一絕筆也。夫梁中書之愛楊志。止爲生辰綱伏線也。乃愛之而將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獨提掇之。於是傳令次日大小軍官都至教場比試。蓋其意止在周謹一分請受耳。今觀其略寫使槍。詳寫弓馬。亦可謂於教場中。盡態極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蒼蒼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階下左邊轉出一個索超。一時遂若連彼梁中書。亦似出於意外也者。而於是於兩漢未曾交手之前。先寫梁中書著楊志好生披掛。又借自己好馬。與他騎了。於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將自己披掛戰馬。全副借與。當是時。兩人殊未嘗動一步。出一色。而讀者心頭眼底。已自異樣驚魂動魄。閃心搖膽。却又放下兩人。復寫梁中書

走出月臺。特特增出一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重放炮。重發擂。重是金鼓起。重是紅旗黃旗白旗青旗。招勸。然後托出兩員好漢來。讀者至此。其心頭眼底。胡得不又爲之驚魂動魄。閃心搖膽。然而兩人固殊未嘗交手也。至於正文。只用一句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却重復寫梁中書看呆。衆軍官喝采。滿教場軍士們。沒一個不說。李成聞達。不住聲叫好鬪。使讀者口中自說滿教場人。而眼光自落在兩個好漢兩匹戰馬兩般兵器上。不惟書裏梁中書呆了。連書外看的人也呆了。於是鳴金收軍。而後重復正寫一句。兩個各要爭功那肯回馬。如此行文。真是畫火畫潮。天生絕筆。自有筆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評。嗚呼。天下之樂。第一莫若讀書。讀書之樂。第一莫若讀水滸。卽又何忍不公諸天下後世之酒邊燈下之快人恨人也。

如此一回大書。愚夫讀之。則以爲東郭爭功。定是楊志分中。一件驚天動地之事。殊不知止爲後文生辰綱要。重托楊志。故從空結出兩層樓臺。以爲梁中書愛楊志地耳。故篇中凡寫梁中書加意楊志處。文雖少。是正筆。寫與周謹索超比試處。文雖絢爛縱橫。是閒筆。夫讀書而能識賓主旁正者。我將與之徧讀天下之書也。

看他齊臻臻地一教場人。後來發放了大軍。留下梁中書衆軍官索超楊志。又發放了衆軍官。留下梁中書索超楊志。又發放了索超。留下梁中書楊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寫大風者。曰始於青蘋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吾嘗謂其後當必重收到青蘋之末也。今梁中書楊志。所謂青蘋之末。而教場比試。所謂土囊之口。讀者其何可以不察也。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個勒馬在門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稟復恩相。論這兩個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槍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槍。去了槍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穿著。但是槍桿斲爛。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卽傳令下去。兩個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

了槍尖都用氈片包了。縛成骨朵。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槍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廳前。那周謹躍馬提槍。直取周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槍來戰周謹。兩個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鬪人。坐下馬鬪馬。兩個鬪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豈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胛下一點白。寫周謹點多不足。喜喜其寫。楊志肩胛上亦有一點也。梁中書大喜。句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參你做個軍中副牌。量

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戰役。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李成周謹槍法生疏。弓馬嫻熟。又有一番悅目也。不爭把他來退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

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個得了將令。都插了槍。各開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

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與前灰槍變化若更作。抽失去金便同兒戲矣。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個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個各領了遮箭牌。縮在臂上。楊志道。你先射我三箭。異哉此人。險哉此人。

後却還你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為事。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麾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寫得好。後心二字。寫得好看。周謹縱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轡上。細左手拿著弓。右手

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聽地一箭。寫得好。後心二字。寫得好看。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霍地一閃。去鏡裏藏身。那枝

箭早射個空。寫得第一番。周謹見一箭射不著。却早慌了。好。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弓弦。覷的楊志較親。寫得

好。覷得較親。故。意換一句駭人。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却不去鏡裏藏身。寫得好。那枝箭風也似來。有製電之能。楊

志那時也取弓在手。出奇語。尋官少住。試猜他恰欲如何。用弓梢只一撥。那枝箭箭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寫得好。周謹見第二枝箭

又射不著。心裏越慌。寫得。楊志的馬。承上心裏越慌。則自應緊接第三枝箭矣。早跑到教場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

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寫得好。真正。心終手繚之文。周謹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裏趕將來。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八個馬

蹄。翻蓋撮鉞相似。勃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本。是比試弓馬二事。乃前兩番止。敘得弓箭故於此。處特地寫出馬來。筆力神變之極。非小。家所能也。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

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著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寫得好。○勝要故意。駭人便向後心上待。特又加一句。眼睜睜地。又加一句。儘平生氣力。又加高上二字。妙絕。楊志聽得弓弦響。縱回身。就鞍上把枝箭只一綽。綽在手裏。寫得出色好。○第三番。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撒下了防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略將脚一拍。那馬潑喇喇的便趕。此處却不敘弓。先敘馬法變。楊志先把弓

虛扯一扯。寫得好。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扭轉身來。便把防牌來迎。却早接個空。寫得好。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使槍。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兩盡頭。前兩枝箭發後。方未發已到盡頭。蓋前放三箭此只須一箭故也。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來。那馬也使回身。勸今俱不用而馬便自轉回寫戰馬性情出神入化。○蓋前文雖帶叙馬而意在箭。今文帶敘箭而意在馬。此作者爐錘之妙也。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裏想道。寫得好。○見楊志。射中他後心窩。有餘。雖然。必至傷了他性命。他又沒冤仇。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有餘。雖然。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如流星。說時遲。那時快。六句寫得好。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匹空馬。直跑過

演武廳背後去了。寫馬。完馬。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梁中書見了大喜。主。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神色不動。下了馬。完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不想階下左邊。轉上一個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個比試。楊志看那人時。楊志看。身材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闊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楊志看出。相親來。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到。因此誤輸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截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梁中書看時。梁中書看。

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爲是他性急撮鹽入火。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廝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梁中書看。出姓名來。李成聽了。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復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帥制使。必然好武藝。須知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服。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說。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凡寫梁中書著意。處當知不爲當日。

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說。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凡寫梁中書著意。處當知不爲當日。

演武出色總為後
文生辰綱伏線耳

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

非為李成愛索超也只為如此一職便令梁中書之愛
楊志加倍出色故特加意寫來總為生辰綱線染耳

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閒異樣

楊志謝了自去結束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

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階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

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陪出一匹馬愈顯

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陪出一匹馬愈顯

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階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

到月臺欄干邊放下如此一段落索文字偏要寫他兩番

到月臺欄干邊放下如此一段落索文字偏要寫他兩番

左右祇候兩行段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

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第三段

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第三段

將臺上傳下將令第四段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齊鳴

第五段發一通播第六段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個砲第七段

發一通播第六段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個砲第七段

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第九段又發了一通播第十段

兩軍齊啞一聲喊第十一段教場中

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第八段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第九段

又發了一通播第十段兩軍齊啞一聲喊第十一段教場中

誰敢做聲靜蕩蕩的第十二段再一聲鑼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衆官沒一個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著第十三段將臺

誰敢做聲靜蕩蕩的第十二段再一聲鑼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衆官沒一個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著第十三段將臺

上又把青旗招動第十四段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閃出正牌軍索超直上

陣前出案兜住馬出軍器在手出兵器果是英雄但見衆人頭戴一頂熟銅獅子盔黑盛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紅身

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鐵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金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前後上籠著一領緋紅圍花袍紅纓上

面垂兩條綠絨纓領帶綠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鞞斜皮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裏橫著一柄金蘸斧金蘸斧

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白馬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楊志

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白馬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楊志

出一句勒住馬馬橫著槍在手槍果是勇猛但見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鎖鐵盔白上撒著一把青纓青纓身穿一副銅嵌

梅花榆葉甲銅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縑紅前後獸面掩心前後上籠著一領白羅生色花袍白袍垂著條紫絨飛帶

帶紫脚登一雙黃皮襪底鞞黃皮一張皮靴弓數根鑿子箭手中提著渾鐵點鋼槍渾鐵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

千里嘶風馬紅馬兩邊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衆第十段正南上旗牌官拿著銷金令字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誤處定行責罰若是廝時多有重賞第十一段二人得令縱

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兩匹二般兵器並舉。兵器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威。撚手

中神槍。來迎索超。兩個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

馬蹄撩亂。第十兩個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第十八段此處已是五十餘合矣。今欲出力寫二人不想下處則即云一千餘合亦只

作一番。又以此收軍纏纏不肯住。句作一番。於是

讀者方覺為時最久。真有戰苦陣雲深之歎也。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不寫索超楊志也兩邊衆軍官看了。喝

采不住。不寫索超楊志也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厮覷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厮

殺。不寫索超楊志也。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好鬪。不寫索超楊志也書則在月臺上。衆軍官則在月臺上。衆

聞達則在將臺上。又要看他每一等人。有一等人。身分如梁中書。只是呆了。是個文官。身分衆軍官。便喝采是個衆

官。身分軍士們。便說出許多話。是衆人。身分李成聞達。叫好鬪。是兩個大將。身分真是如花似火之文。第十九段聞達心上。只恐兩個內。傷

了一個。慌忙招呼旗牌官。拿著令字旗。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第十段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各自要爭功

那裏肯回馬。第二十一段寫那裏肯回馬。旗牌官飛來叫道。兩個好漢歇了。相公有令。第二段楊志索超。兩個方纔收了手中軍

器。兩般兵器。勒坐下馬。兩匹各跑回本陣來。第三段立馬在旗下。收到兩陣門看那梁中書。中書只等將令。黃旗白旗青旗

李成聞達。下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精細稟覆梁中書道。相公。據這兩個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傳下將

令。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個到廳前。梁中書不自喚精細都下了馬。兩匹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般兩個都

上廳來。兩個躬身聽令。第二段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個都陞做管軍

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參了他兩個。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謝中將著賞賜下廳來。下廳解了槍刀

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精細庠序都上廳來。上廳再拜謝了衆軍官。梁中書

叫索超楊志兩個也見了禮。兩峰劈插至此突然併合妙絕。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便打著得勝鼓。把著那金鼓旗先散。謝衆梁中書

超楊志。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看看紅日西沈。筵席已罷。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

前擺著這兩個新參的提轄。上下肩都騎著馬。頭上都帶著紅花。迎入東郭門來。餘勢兩邊街道。扶老攜幼。都看了

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了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從不曾見今日這

等兩個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半日敘滿教場，喝采讀者止謂者千軍卒然已極多矣。忽然於姓來送令讀者，陡然回想適纔交馬時，人山人海，不是前番讀時氣象，也可謂咄咄怪事矣。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眾官各自散了。大軍散去之後，梁中書回府之時，有意無意補出一大名城百發放索超楊志。索超自有

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發放索超留下。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慇懃聽候使喚。一次一序先發放眾軍，又發放眾官，又發放索超單剩。下楊志一個與梁中書一個兒住著，慇懃。熱異哉如此！一回大書乃止。為此生辰綱作伏線，耳後細傳，惡足以知之。

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伏線有勁弓。月中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筆開

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自欽服。筆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近矣。魏寶節至，梁中書與

蔡夫人。離然寫出三個字來。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酒至數杯，食供兩套。八字寫盡驕。只見蔡夫人道：「蔡夫人道：嘉嘉驕妻只道者言梁中書不敢則聲也。」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為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前夫名勢在則禮然也。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攜之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相公既知我父親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六月十五日下午都從此五字著筆。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了，枉費了這一遭財物。

至今嚴捕賊人不獲。先用一觀妙絕，俗筆不如此一觀則下為突。今年叫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人去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却說山東濟州府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

陸廳公座，左右兩邊排著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著二十四匹坐馬弓手，二十個士兵。那步兵都頭管著二十

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士兵。雖是知縣衙門亦必要叙然亦特地寫此一。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鬪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

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鬚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三二丈闊湖。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褊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朱全雷橫兩個。專管擒拏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劫。拒敵官軍。網提亦恐各鄉鄉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我知東溪邨山上。有株大紅柴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會巡到那裏。若無紅柴。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恕。輕輕而起。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營土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全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繞邨巡察。遍地裏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邨山上。衆人採了那紅柴。就下邨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著火。一齊炤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著一個大漢。一句寫出好漢願盼非常來不然供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圍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好漢枕頭也乃云項下寫盡睡光景。齣齣的沈睡著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邨。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子綁了。押出廟門。投一個保正莊上來。不知投那個去處。有分教。東溪邨裏。聚三四籌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一部書共計七十回。前後凡叙一百八人。而晁蓋則其提綱挈領之人也。晁蓋提綱挈領之人。則應下筆第一回。便與先叙。先叙晁蓋已得停當。然後從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個人來。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蓋出名。書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書在胸。而始下筆著書者。有無全書在。

胸。而姑涉筆成書者。如以晁蓋爲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謂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也。若旣已以晁蓋爲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又不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與出名。此所謂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者也。夫欲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輪迴擱疊於眉間心上。夫豈一朝一夕而已哉。觀鴛鴦而知金鍼。讀古今之書。而能識其經營。予日欲得見斯人矣。

加亮初出草廬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言乎。雖以治下天。豈復有遺論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語。人固無賢無愚。無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語。則無賢無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嗚呼。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豈惟民可使繇。不可使知。周禮建官三百六十。實惟使繇不使知之屬也。樞機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與聞之。人多做不得。豈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論耶。惡可以其裨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書一百八人。聲施爛然。而爲頭是晁蓋。先說做下一夢。嗟乎。可以悟矣。夫羅列此一百八人之事蹟。豈不有哭有笑。有讚有罵。有讓有奪。有成敗有俯首受辱。有提刀報仇。然而爲頭先說是夢。則知無一而非夢也。大地夢國。古今夢影。榮辱夢事。衆生夢魂。豈惟一部書一百八人而已。盡大千世界。無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覺者。自大雄氏以外。無聞矣。真蕉假鹿。紛然成詔。長夜漫漫。胡可勝歎。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衆土兵上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

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無端曲折而來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却都奔這

保正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

奔他的。不論好歹。斷定晁蓋。活畫出晁蓋有粗無細來。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

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著一條大溪。當

初這西溪村。嘗嘗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

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亦暗射石都趕過東溪村來。獨霸在那
 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亦暗射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
 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那早雷橫并土兵。押著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
 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人。到
 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著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
 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
 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
 睡著在那裏。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著。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引開
 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引開。便叫
 相。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雷橫便叫莊
 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裏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
 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引開衆人莊客請衆人都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
 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思。引開是賢宰相也。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去去。看是誰。引開是賢宰相也。相陪
 喫了五十盃酒。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侍著雷橫喫酒。晁蓋却去
 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明畫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
 那裏。莊客道。在門房裏關著。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
 兩條黑魘魘毛腿。赤著一雙脚。先作粗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關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作
 細看一番。只一看必分。作兩番寫來何等筆法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
 個人。說出來。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到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

偏還不直。晁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凡作兩番歇拍至第三番

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奇語要與他說知。奇文忽起有山從人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上文一套

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個。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細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個又喫了數杯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略作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文情曲曲折折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槍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著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如未嘗見者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宛然出自意外光景，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

小二。這廝如何在廟裏歇？」偏作疑惑乃是家姊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姊夫和家姊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所以認得阿舅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所以不認得莊上

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裏。偏作疑惑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這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偏作疑惑不肯十分相認語妙絕。晁蓋喝道：「小二，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偏自陷他是賊妙絕。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罵小三却正是奪過士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偏不動雷橫并衆人勸道：「晁蓋不勸。」

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繇，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

蓋拿起棒來就要打口裏罵道：「畜牛，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噎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阿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粵語○已放去雷橫勸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吳蓋偏要陷是賊雷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

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

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

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

望賜笑留。寫吳蓋不欲其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

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不欲其說廟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

引著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笑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

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托塔天王家裏却有

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厮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

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

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不惟道破晁蓋

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

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

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

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可見是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義旗聞

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

不懼他。特表劉唐却用劉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正說得入滾滾

起一跌。再趕再跌。真文章之極致也。唐口自出之便甚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

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放過晁蓋再從劉唐身上

花結草之妙。我著甚來絲。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耐雷橫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

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

此非寫劉唐小忿蓋圖曲轉出吳學究來所謂文生情情生文皆極不易之事也。○俗本作平白騙了晁蓋十兩銀子我奪來還了他他必然敬我此成何等語 劉唐便出房門。去槍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

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却早望見雷橫引著士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

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撚著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士兵手裏。寫出不意奪條朴刀拿著。槍架上拿條朴刀是

兵手裏奪條朴刀亦是不曾帶朴刀來者雖極不經意處都寫得精細妙手 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

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厮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

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

橫大怒。指著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誑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臉膿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

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之來止為冤之為賊耳却偏用無數賊

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著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厮

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

銅鍊。叫道。看他如此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

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兩個看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阜沿邊麻布

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纒帶。下面絲鞵淨褲。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髮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

生。祖貫本鄉人氏。加亮二字後文要手提銅鍊。指著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著眼看吳用道。

不干你秀才事。寫得好使秀才羞殺。○雖是借題調侃秀才語然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厮夜來赤條條的睡在靈官殿裏。被

我們拿了這厮。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

與我。這厮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厮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

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會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勸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阿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寫得妙使秀才羞殺。雖是調侃。秀才實反觀後文。此人無件不省得也。

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中朴刀肯便罷。奇語。勸不住。故妙。只因勸不住。便生出後文吳用相見機。會來若使一勸。即便住。便殊非此一段。言之故也。吳用又勸。你兩個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勸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土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搗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著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畫這邊雷橫。便指手劃脚。也趕攏來。畫如

個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三勸。如畫。劉唐撚著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畫如只見衆土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著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畫如

○寫得一時。拉雜如火。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自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鬪。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不知高。低語。雷橫道。你的令甥。拿著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自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凡一個好漢。出現一番出色語。今乃是劉書出現處。故特地寫出八個字。爲他出色。雷橫此時。只算陪客。不妨權讓一步也。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表雷橫。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令甥何云從何而來。豈不開甥不出舅耶。往嘗時莊上。不會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

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槍架上朴刀又沒了。開筆。妙筆。只見牧童報一個大漢。莊主令甥。牧童却呼大漢。加亮

脚寫得妙絕。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回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

備像水滸金傳 卷一 第十三回

一百十七

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細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拽上書齋

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進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謂道。保正。此人是誰。直問是誰妙蓋大漢之稱已付到九

矣。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

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

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又忽然出一夢奇情

書從綱領之處。晁蓋為一部大書。提綱挈領之人。而為頭先是一夢。可見一百八人七十卷書。都無實事。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

白光去了。七星夫北斗七星者。眾星之所環拱也。晁蓋為此泊之杓於斯。曉矣。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來請教授。商議

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

做不得。十字千古名言可謂初出茅廬第一語矣。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既弄。二

句向保正說下。句向劉唐說看他寫來。宛然三個人。講事。頭唐耳左顧右盼也。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劉唐說。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

也無用。寫得料事如神。加晁蓋道。莫非要應夢中星數。吳用便道。兄這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

人來。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看他屋裏插公孫勝。次思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

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東溪莊上聚義。翻作強人。石碣村中打魚船

權為戰艦。正是指揮說地談天口。來做翻江攪海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水滸之始也。始於石碣。水滸之終也。終於石碣。石碣之為言一定之數。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蓋托始之例

也。若水滸之一百八人。則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則又宜何所始。其必始於石碣矣。故讀阮氏三雄

而至石碣村字。則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滸。斷自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盡乎言矣。夫人生世間。以七十年為大凡。亦可謂至暫也。乃此七十

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僅居其半焉。抑又不甯惟是而已。在十五歲以前。蒙無所識。則猶擲之也。至於五十歲以後。耳目漸廢。腰臆不隨。則亦不如擲之也。中間僅僅三十五年。而風雨占之。疾病占之。憂慮占之。飢寒又占之。然則如阮氏所謂論秤秤金銀。成套穿衣服。大碗喫酒。大塊喫肉者。亦有幾日乎耶。而又況乎有終其身。會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於三阮名姓。深致歎焉。曰立地太歲。曰活閻羅。中間則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無常。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爲活也。

加亮說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漸近即縱之。既縱即又另起一頭。復漸漸逼近之。真有如諸葛之於孟獲者。此定非人之所能及也。故讀說阮一篇。當玩其筆頭落處。不當隨其筆尾去處。蓋讀稗史。亦有法矣。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個人。是弟兄三個。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此書於於石碣終於石碣然所以始之終之者必以中間石碣爲提綱此撞響之旨也日嘗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

一個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妙○合弟兄三人渾名可發一歎蓋太歲生方也閻羅死王也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妙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妙○小七是七小五合成七小五喚做二郎獨自成七三人離合凡得三個七焉壽亦三七二

弟。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而爲文墨讀者定不當以文墨求之也。○應知世間蓋天蓋地命書皆從不通文墨處來。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

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會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著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又道是不通之人却又如許自愛其鼎嗟乎今世之通文墨者又何其營營於人之門戶驅之而猶不欲去也小生必須自去那裏。憑三寸

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禮賢下士爲急務也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會行過。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勞苦。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

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教劉兄去。此一段非閒文。乃特為公孫勝來作地也。後公孫勝來了。劉唐便不復去。文中竟不說。明有疏密互見之妙。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蚤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蚤來到那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著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著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寫來吳用叫

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看他兄弟三人逐個敘出。山斷雲連。水斜橋接之妙。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著雙脚

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挽。二。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世間。又蚤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著十數尾重十四五斤

的金色鯉魚。用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却說。不遠處妙絕。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二哥喫三杯。吳用說三阮只用一個順他性格。順他口語。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

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看他如此去。並不著意。要見五郎。下文叫七哥二字。亦然。阮小二

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個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畫便扶著吳用。畫下船去了。樹根頭。畫拿

了一把樺揪。只願蕩蚤蕩將去。望湖泊裏來。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或從破屋角頭。或從大水中。中央每每眼明手

快。無人招之矣。若夫初來。生客目光不定。則人在樹中。與樹一色。人在屋角。與屋一色。人在水中。與水一色。其鳥乎。知此中有人。亦無他法。只是見阮小二把手一招。耳筆細妙。入神。視夫直書云。只見阮小七擡出一隻船來。者真有金薰之別也。○

逐半句寫耳。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看他如此把來。○上文自說尋五郎。此處却先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

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笠。笠上穿箇棊子布背心。腰繫著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著問道。二哥。你尋五哥

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不用小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

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倒轉法變。只是一向不曾見面。無數相思相愛。而口中不能宣通之也。便寫

出阮小七。鬱勃可愛。兩隻船厮跟著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叫聲

聲。老娘。叫聲

聲。老娘。叫聲

聲。老娘。叫聲

聲。老娘。叫聲

老嫗令人憶王進母子也。○試觀王進母子而後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言爲不誣也。三阮之母獨非母乎如之何而至於有三阮也。積漸既成而至於爲黑旗風之母益又甚矣其死於虎不亦宜乎。凡此等著作者特安排處讀者宜細求之。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此五字乃通篇之綱。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朝一夕之故其母之縱之者久矣。

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悔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人知此句隨手生發。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兩隻船斷並著。投石礮村鎮上來。划了半箇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著兩串銅錢。爲請吳用也。不必贏所以贏者。恐人忘了蔡太師生辰日。下來解船。如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阮小五斜戴著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朶石榴花。故開中記出三個字來。披著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著的青巒巒一個豹子來。史進魯達燕青偏身花繡各有意義。今小五只有智前一搭花繡蓋萬言詞中有一段曠地放發而爲水滸一書三子必有一豹狗爲虎所生而反食虎五倫於是乎墜地矣。作者深惡其人。故特書之爲豹狗。楚史之橫掃機也。嗚呼誰謂神史無動態哉。○前文林沖稱豹子頭蓋言惡獸之首也。林沖先上山泊而稱爲豹子頭。則有一百八人者皆惡獸也。作者志在春秋。於是乎見矣。裏面擲扎起袴子。上面鬪著一條問道。綦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問。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錯錯錯。落難離奇好兩年不會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倒互一句妙便於無字。處隱現出一段情景。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來船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斷並著。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非寫石礮村景。正記太師生辰皆草蛇灰線之法也。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粗俗。請教授上坐。既推上坐。又言休怪粗俗。只二句。寫出野人不通文墨情性。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快語固也。然又須看他細膩。婉婉是對小。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七郎真是快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二說者。便把弟兄三人分作兩段也。

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道。新宰得一個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個狼飡虎食。喫了一回。寫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問教授小二答寫來錯落教授如今在一個

寫出野人不通文墨情性。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快語固也。然又須看他細膩。婉婉是對小。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七郎真是快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二說者。便把弟兄三人分作兩段也。

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

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既說三五十尾。又說再要多些。寫不盡文墨人口。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筋的

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

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設。緊須要等得幾日纔

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些。文勢突兀。有若神變。○本是漁戶。却單喫牛肉。失色矣。故突然插入此句。雖然此但論花色。斤者小。七便道五六斤者亦是難得。文勢至此漸。也若以行文之法論之。則吳用故意要十四五斤者。小五只許五六斤者。吳用又固要十四五

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四個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

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裏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

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好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好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好今晚

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盃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

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

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順他性格。固也然。寫吳用取

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盃酒。借個大盃。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

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細○小二之為小二。與村店之為村店。俱。比不得魯達之於潘樓。動便記除帳也。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

在船艙裏。細解了纜索。細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細取了酒肉。

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

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小二家自有阿嫂。却偏要小七動手宰雞。何也要為小七。天性粗快。殺人手溜。却在鎖層處寫出此見。神妙之筆也。叫阿嫂同討的

小猴子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兄弟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九你這裏偌大一個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看此句緊入便信前。文一桶小魚句之妙。阮小二道。實不曉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

泊裏便有忽入梁山泊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

何不去打些看牠脫兔之能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只二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惡極又阮小五接了說道二

說道非寫後人性急說道非寫後人性急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完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

司禁打魚鮮又用一逼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說完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

何絕不敢去只管逼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說又不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著便

道小五要和教授說知却提起即惱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四字不通文墨之極蓋難說即難言也難言即難說也而必重之不如

今泊子裏故又不說却用小七接著說也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裏並不會聞得說阮小二道

那夥強人是一等為頭的是個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著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裏金剛宋

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另是一是東京

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

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

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

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千古同悼之言水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作者胸

司便深感之筆力飄忽天矯之極若是以古作也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

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十五字抵一吳用道恁地時那厮們倒快活快活二字忽然倒插而阮小五道他們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瓮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勢插成六個字並

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自來了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一

秋八字是弟兄三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一日之奇者如做得一日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三

來便人立號之意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神仙雖死無憾為絕倒也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個他三

便倒漾開去行文神變之極他做的勾當不是管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

以快其心出官司二字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只爲此耳

我弟兄們不能快活。正入前文快活二字文中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罷了。四字說得迅疾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接一句無

數心事不描已見。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另自增出識我二字又加一倍精采前只說得官司糊塗及快活也。

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中心藏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殺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暗喜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

不惟照顧喫酒有草蛇灰線之法。且又得一寬也。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換一頭用便捉得他們。那裏去請賞。

也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定是小七語小二小五說不出爽快奇妙不可言吳用道。小生短見。也入梁山撞籌是主句敢上梁山捉賊是實句初亦爲主句不

然其言畢竟是口重語不好便說。故又特用短見二字。自責過然後出下語。作者真有樞心嚙血之苦也。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籌。却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

生呼得妙。說心話時每有此稱。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藏下無數生不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萬朱貴三人在外

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容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此句前照限林冲後照併王倫那厮。不肯胡亂着。

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一齊都三字妙阮小七道。他們若是老兒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

小七語天然不從小二小五口中出。○老兄老先生皆極親昵之詞也。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

便替他死也甘心。此句正寫心肯之極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道哉一頓奇妙筆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說山東

河北已伏。盧員外矣。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著。千古同悼之言吳用道。只此開。快聽者。明。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

會認得他麼。疾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疾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

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會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此句不是反跌只阮小

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因此不能殺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

學。此句村學二字與前大財主家做門館字不相願應待三阮之法也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此又出一奇也。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

漢們知時笑話。水滸一百八八人品心術盡此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借客好義。我只道三字原
是順他性情順他口氣語鎖住。言然則梁中書之被劫豈足惜哉吳用道。我如今見在晁保
驚奇文鎖住。三位好漢皆仗此言。我對你們實說。有次序吳用道。我如今見在晁保
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要我來請你們說話。其辭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
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句○敢一定是煩老兄來。定妙若還端的有這事。還妙若
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數語淋漓瀉瀉日在阮小五和阮
小七。把手拍著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拉雜如火使讀吳用說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
來誘你們。又自責一句真正設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
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賀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
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
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罷罷只二字忽插入叫
語出九個字。來却無一事。是實而能令讀者心前眼。道二字作敘事然後又
前若有無敘事情無數。說話靈心妙筆。一至於此。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語今日還了願心語正是搔著我癢處。語妙
我們幾時去。五字天生是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
當夜過了一宿。次日起來。喫了蚤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著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
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夏景望見吳用引著阮家三兄弟
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厮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剝得後堂。分
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
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
飯。說了半夜話。要知半夜所說只是閒話若云商量此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
豬羊。遂不犯次日天曉字也。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

水滸一百八八人品心術盡此
言然則梁中書之被劫豈足惜哉
吳用道。我如今見在晁保
驚奇文鎖住。三位好漢皆仗此言。我對你們實說。
有次序
吳用道。我如今見在晁保
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要我來請你們說話。
其辭
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
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
句○敢
一定是煩老兄來。
定妙
若還端的有這事。
還妙
若
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
數語淋漓瀉瀉日在
阮小五和阮
小七。把手拍著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
拉雜如火使讀
吳用說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
來誘你們。
又自責一句真正設
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
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賀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
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
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
罷罷只二字忽插入叫
語出九個字。來却無一事。是實而能令讀者心前眼。
道二字作敘事然後又
前若有無敘事情無數。說話靈心妙筆。一至於此。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
語今日還了願心
語正是搔著我癢處。
語妙
我們幾時去。
五字天生是
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
當夜過了一宿。次日起來。喫了蚤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著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
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
夏
景望見吳用引著阮家三兄弟
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厮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剝得後堂。分
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
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
飯。說了半夜話。
要知半夜所說只是閒話若云商量此
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
豬羊。遂不犯次日天曉字也。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

去東京與蔡大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正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六壽好漢。提出六壽二字。後接出公孫勝。正在堂後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

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開闢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

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

夫相見。開闢寫去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

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厮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空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只是開闢寫去。再不肯合縫。莊客

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一個義士。特求相見。』晁蓋說道：『你也這般纏綿

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米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與這厮見一面。打甚

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偏不合縫。奇筆恣墨。莊客去了沒半個時辰。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

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

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

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且不出。何故噉怪如此。

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這一句。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巨耐柯夫

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會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出得先生

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且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

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別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

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開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

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蘄州人氏。北地。自幼鄉中好習槍棒。學成

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

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不。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個入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非真有此等兒戲之事。只爲每回住處皆是絕奇險處。此處無奇險。可住故特幻出一段。以作一回收場。且讀者諒之。正是機謀未就。爭奈聽外人聽。計策纔施。又早蕭牆禍起。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蓋我讀此書而不勝三致歎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於內。沒事於外。竭忠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於身敗名喪。爲世僂笑者。此其故豈得不爲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於路者。也。獨心所運。不難於造五鳳樓。曾無黍米之失。聚族而謀。未見其能築室有成者。也。梁中書以道路多故。人才復難。於是致詳致慎。獨簡楊志。而畀之以十萬之任。謂之知人。洵無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與兩虞候乎。其觀所云。另有夫人禮物。送與府中寶眷。亦要楊志認領。多恐不知頭路。夫十萬已領。何難一擔。若言不知頭路。則豈有此人。從貴女愛婿邊來。現護生辰重寶。至於如此之盛。而猶慮及府中之人。猜疑顧忌。不視之爲機密者也。是皆中書視十萬過重。視楊志過輕。視十萬過重。則意必太師也者。雖富貴雙極。然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太師嚇然心動。而中書之寵。固於磐石。夫是故以此爲獻。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動也。視楊志過輕。則意或楊志也者。本單寒之士。今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楊志嚇然心動。而生辰十擔。險於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兩虞候爲監。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動也。然其胸中。則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訓者。於是卽又僞裝夫人一擔。以自蓋其相疑之跡。嗚呼。爲楊志者。不其難哉。雖當時亦曾有早晚行住。悉聽約束。戒彼三人。不得驚拗之教勅。然而官之所以得治萬民。與將之所以得制三軍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楊志。一都管。又二

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軍。豈有得乎。易大傳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書徒以重視十萬。輕視楊志之故。而曲折計畫。既已出於小人之道。而尙望黃泥岡上萬無一失。殆必無之理矣。故我謂生辰綱之失。非晁蓋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軍之罪。亦并非一都管兩虞候之罪。而實皆梁中書之罪也。又奚議焉。又奚議焉。曰。然則楊志即何爲而不爭之也。聖歎答曰。楊志不可得而爭也。夫十萬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腦竭。并中書相公之心血竭矣。楊志自惟起於單寒。驟蒙顯擢。夫烏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獨爲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萬之故而授統制。以統制之故而託十萬難。此楊志之所深知也。楊志於何知之。楊志知年年限括十萬。以媚於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國士遇我者也。不能以國士遇我。而昔者東郭鬪武。一日而踰數階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諸餉鷹喂犬。非不極其恩愛。然彼固斷不信鷹之德爲鳳皇。犬之品爲騶虞也。故於中書未撥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須一個人和小人去。夫一個人和小人去者。非請武陽爲副。殆請朝恩爲監矣。若夫楊志蚤知人之疑之。而終亦主於必去。則固丈夫感恩知報。凡以酬東郭驟遷之遇耳。豈得已哉。嗚呼。楊志其寓言也。古之國家以疑立監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寫楊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筆勢天矯。不可捉搦。
看他寫天氣酷熱。不費筆墨。只一句兩句。便已焦熱殺人。古稱盛冬掛雲漢圖。滿座煩悶。今讀此書。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寫一路老都管掣人肘處。真乃描摹入畫。嗟乎。小人習承平之時。忽禍患之事。箕踞當路。搖舌罵人。豈不鑿鑿可聽。而卒之變起倉猝。不可枝梧。爲鼠爲虎。與之俱敗。豈不痛哉。

看他寫棗子客人自一處。挑酒人自一處。酒自一處。瓢自一處。雖讀者亦幾忘其爲東溪村中飲酒聚義之人。何況當日身在廬山者耶。耐菴妙筆。真是獨有千古。

看他寫賣酒人鬪口處。真是絕世奇筆。蓋他人敘此事至此。便欲駁駁相就。讀之。滿紙皆似惟恐不得賣者矣。今偏筆筆撇開。如強弓怒馬。急不可就。務欲極扳開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為其買者。真怪事也。看他寫七個棗子客人饒酒。如數鷹爭雀。盤旋跳躍。讀之欲迷。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閨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膽。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道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個敘禮罷。吳學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主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個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怎敢占上。吳學道。保正哥哥年長。依著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學道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坐了第七位。可稱晁天王夜夢動天。文惠溪村英雄小排座。却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學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富貴唾手而取。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妙一者公孫勝此來不。慮二者省却許多閒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會來投奔我。我曾齋助他盤纏。吳學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兒。住自有用他處。此不五與上文連說。乃心計之辭。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學道。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白勝。此不五方明白。說出來。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奇文却是硬取。奇文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亮之號不虛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攬著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學道。休得再提。嘗言道。隔牆須有耳。牆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

阮家三兄且請歸回。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裏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白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著。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了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多時相望。臨用忽復疑之。縹緲十萬。重視楊志也。蔡夫人指著階下道。你嘗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著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的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程。第一段不致不去。梁中書道。著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著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著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著。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託。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第二段忽然去不得。文到忽忽。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如紫金山。虛二龍山。實桃花山。實傘蓋山。虛黃泥岡。實白沙塢。虛野雲渡。虛赤松林。實數出八處險害。却是四處。實然猶就一部書論之也。若只就一面書論之。則是七虛一實耳。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著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厮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借事說出千古官兵可憐。可笑言者無罪問者足戒。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寫來天生是梁中書口中語。又寫得飄忽。楊志又稟道。若

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第三段依了一件事又便去得飄忽之極。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

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著。只消一

個人和小人去。此語可哀前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是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

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次日叫楊

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

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真非

有夫人一擔禮物，定少不得也。只爲岡上失事，定少不得老都管則不得已，已裝出一擔榜已禮物來。此皆作者苦心也。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第四段忽然又去不

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真是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是和他衆人都繇楊志。是要早行便早行。

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是如今又教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間中

一句干古同笑。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又擔帶倘或路上與小人警擡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是不惟楊志爭執不得

得，若誤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是一路都是特寫出楊志英雄精細，便把後文許多警擡

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

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卽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

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句晚行。句

住。句歇。句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警擡。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調侃一句，然却是分外閒筆以混自家倒裝之法耳。小心在意。早去

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

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著青紗衫子，繫了

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

刀，又帶幾根藤條。以備後用。不是此處放一句後來一時如何生得出。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

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著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越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先反觀出一句早行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

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寫得前那十一個廂禁軍。第一段先寫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著林子。便要歇息。楊志趕著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第一段兩個

虞候。第二段寫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喚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要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是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

如今正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是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是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

楊志提了朴刀。拿著籐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第三段寫老都管兩個虞候告訴道。虞候訴楊志那厮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

他警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第三段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

老都管說道。都管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著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籐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

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趁涼起身去。寫得妙意中之事意外之文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成趣話。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

你們省得甚麼。拿了籐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寫得打火喫了飯去。一路上趕打著。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禁軍一句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

趕打著。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禁軍一句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

一旬老都管聽了也不著意心內自惱他都管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悵楊志一
筆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妙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先將未午寫來次入正午便分寸都出一

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此一段單寫軍漢都南山北嶺却監著那十一個軍漢約行

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管處候都落在後被楊志拿著籐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

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寫熱却寫不盡寫怨悵亦寫不盡陡然寫出看那時候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

促一行人七個字而熱極之苦描畫已盡歎今人千言之無當也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先將未午一段盡情寫出炎熱之苦至此處交入正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疼只得

再理會勢從上二番趕下來正行之間前面迎著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奈何

去不得了真有此語楊志拿起籐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真有此事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

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此一段都管松樹下坐下喘氣奈何寫來真有此事看這楊志打那軍健八個字活寫出心

老都管見了說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

泥岡間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

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真有此語如國家太平既久邊防漸撤軍實漸廢皆此語誤之也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歇略過日中

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

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其言既不露楊志出力亦不替衆人分辨而意旨已隱隱一句縱容一句激變老奸巨猾何代無賢楊志拿著籐條喝道一個不走的

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妙數內一個分說道妙提轄我們挑著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

此語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真有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楊志罵道

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籐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從空忽然插入老都管一喝借題寫增出一場字

楊提轄其辭甚厲

且住。你聽我說。二句六字其辭甚厲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爛公。時東京太師府裏何等軒昂做爛公時何等出醜然孤輩每自謂得志。四字寫老奴託大聲色俱有樂道不覺。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四字可笑說大都向著我啫啫連聲。太師威儀衆官語後奴才放肆一語遂寫盡之不是我口淺有第三句說楊

是個遭死的軍人。第一句說破楊志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第二句說提轄極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第三句說楊提轄亦只比。以上罵楊志已之芥子惡極。直得恁地逞能。下說自家妙絕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一句自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一句自誇老看他說來便活

莊一老亦該相讓何況我今不止是相公家都管也。也合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

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會去來。不會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

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老奴口舌可駭真楊志却待要回言。不得不回言

來放其言也。時回不及也只見對面松林裏。影著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過節楊志道。俺說甚麼。此四字是折辨上文不太平語却

反穿過下文來寫此時。楊志心慌眼疾如畫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籐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

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著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好一個鬢邊老大一

搭硃砂記。拿著一條朴刀。好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二字妙絕只須此二字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

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妙只如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

有錢與你。答對妙前句讓楊志一先此。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釋然語只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

人。又用一反。句便自占一先筆端變換之極。楊志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

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

財貨。只願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

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過幾日便一般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

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無有一見即請喫來之今日只未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

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著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坐著道即明明聽得非賊矣。却偏要還請惡極。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

個販棗子的客人。也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老奴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分明老奴所使寫得活畫。凡老奸巨猾之人欲排陷一人。自楊志也把朴刀插在

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上文楊志如此趕打至此亦便坐了歇涼中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著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挑酒人唱歌此爲第三首妙處爲其恰好唱入魯智深心坎也第二首妙處爲其恰好唱出崔道成事跡也今第三首又有第三首妙處爲其恰好唱入衆軍漢

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

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著楊志冷笑道。寫得你這客官。好不曉事。

句。早是我。不賣與你喫。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句○三句三折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著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却做提防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我自妙非我自挑酒乃我自歇涼也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我又不這

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他們我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故作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也不曉事妙上文挑酒者罵楊志不曉事故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

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酒者亦已單定楊志矣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

的不好。此語雖有餘恨未平然只又沒碗瓢啣喫。疾入此一句妙又確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

緊。再為楊志解一句不便疾我們自有那瓢在這裏。疾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擲瓢來。酒從兩處來一個捧出

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欲共見開了桶蓋。輪替換著啣那酒。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

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何必不問價只為留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一了二字妙絕確是向村裏主顧分五貫足錢

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只用一饒字便接入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

做定。一個客人把錢還他。還錢一個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以示無他。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

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啣了一瓢酒。

後下藥。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妙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妙你這客人好

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住一段有山雨那對過衆軍漢見了。疾接過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

看著老都管道。如畫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

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單說棗子客人買過一桶不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

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

的沒處討水喫。亦單說棗子客人買過一桶不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厮們。閒處寫出楊志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

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獨說那桶當面亦喫過一瓢表出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

都管說了。教這厮們買喫了。便起身。楊志英雄精細超過衆人萬倍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

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故作奇波。前七個人買時作此一波實是無藥好酒故成奇趣今十五個人衆軍

陪著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不肯便落妙。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人勸妙。你這個鳥漢子

他也說得差了。是楊志你也忒認真。賣酒人。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是七人須不關他衆人之事。是衆軍胡亂

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波頭只是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

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龍跳虎臥之才有此一筆不然則衆軍奪喫既不好白勝肯賞又不好也那卓漢開了桶蓋無其谷喫。八個字寫出妙景○一桶酒一個桶蓋陪個

小心問客人借與挪瓢用一用。絕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疏密有致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

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只爭十一人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忽忽中寫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

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寫楊志英雄精細固也然楊志即肯喫亦不得於此處寫他肯喫何也從來敘事之法有賓有主有虎有鼠楊志

喫一瓢衆軍漢各一瓢將何以表其爲楊志哉故於此處特勸出一句不喫夫然後下文另自寫來此固史家敘事之體也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

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者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另自寫又寫得曲折天橋衆

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不惟間力寫此間文亦借半貫錢映襯出十萬貫金以爲一笑也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著山歌自下岡子去了。寫出那

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著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厮

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何爭在這幾個棗子適已言之矣將這十

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四字絕倒○一十五人應應之云厚擡寫來妙絕三十雙眼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

苦歎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著那七個人。看十四雙腳去了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

動說不得。九字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奇筆○如杜詩題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

個。明畫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明畫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

桶畫劉唐搗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著只是叫人死心搭地。明畫晁蓋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

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明畫晁蓋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明畫這個便是

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直解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前文楊志已喫酒只

喫矣何爭一半及讀至此始知前文喫少之妙便於十五人

中先提出楊志不與彼十四人者聚頭作計煩聒不已也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一看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

悶道不爭你把我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領狀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

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撩衣破步。望著黃泥岡下便跳。豈有楊志如此。只是作者要作得怕人耳。正是斷送落
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部書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也。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貴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號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異於今之販夫之唱籌量米之法也者。而以誇於世曰才子之文。豈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視之。則彼一百八人。誠已齊齊臻臻。悉在山泊矣。然當其一百八人。猶然而得而齊齊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時譬如大珠小珠。不得玉盤。迸走散落。無可羅拾。當是時。殆幾非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於此。爲之躊躇。爲之經營。因忽然別構一奇。而控扭魯楊二人。藏之二龍。俟後樞機所發。乘勢可動。夫然後衝雷破壁。疾飛而去。嗚呼。自古有云。良匠心苦。洵不誣也。

魯達一擊龍也。楊志又一擊龍也。二擊龍同居一水。獨不虞其鬪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於前文兩人出山下。都預寫作關西人。亦以望其有鄉里之情也。雖然。以魯達楊志二人。而望其以鄉里爲投分之故。此倍難矣。以魯達楊志二人。而誠肯以鄉里之故。而得成投分。然則何不生於關西。長於關西。老死於關西。而又必破開嚙。礙而至於斯也。破開嚙。礙以至於斯。而尚思以關西二字羈之。使合。是猶以藕絲之輕。繫二擊龍。必不得之數耳。作者又深知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書爲林沖之徒。曹正貫索在手。而魯楊擊龍。弭首帖尾。不敢復動。無他。天下怪物。自須天下怪寶鎮之。則讀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沖爲禹王之金鎖也。

頃我言此篇之中。雖無林沖。然而欲制毒龍。必須禹王金鎖。所以林沖獨爲一篇綱領之人。亦既論之詳矣。乃今我又欲試問天下之讀水滸者。亦嘗知此篇之中。爲止二龍。爲更有龍。爲止一鎖。爲更有鎖。爲止一貫索。奴爲更有貫索。奴耶。孔子曰。舉此隅。不以彼隅反。則不復說。然而我終亦請試言之。夫魯達楊志。雙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來也。夫魯達一擊龍也。武松又一擊龍也。魯楊之合也。則鎖之以林沖也。曹正。其貫索者也。若魯

武之合也。其又以何爲鎖。以誰爲貫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見夫魯達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嘗見之於實事也。第一敘之於魯達之口。一敘之於張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魯與武卽曾不相遇。而前後各各自到張青店中。則其貫索久已各各入於張青之手矣。故夫異日之有張青。猶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張青猶如曹正。則是貫索之人。誠有之也。鎖其奈何。曰。誠有之。未細讀耳。觀魯達之述張青也。曰。看了戒刀。喫驚。至後日張青之贈武松也。曰。我有兩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魯達之戒刀也。伴之以禪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間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則第觀武松初過十字坡之時。張青夫婦與之飲酒至晚。無端忽出戒刀。互相驚賞。此與前文後文。悉不連屬。其爲何耶。嗟乎。讀書隨書讀。定非讀書人。卽又奚怪聖歎之以鍾期自許耶。

楊志初入曹正店時。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楊志初入店時。一寫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入贅等語。糾纏筆端。若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斷以魯楊爲一雙。鎖之以林沖。貫之以曹正。又以魯武爲一雙。鎖之以戒刀。貫之以張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餘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卽又烏能凌跨二三百紙。而得知其文心照耀。有如是之奇絕橫極者乎。故作者萬無如何。而先於曹正店中。憑空添一婦人。使之特與張青店彷彿相似。而後下文飛空架險。結撰奇觀。蓋才子之才。實有化工之能也。

魯楊一雙。以關西通氣。魯武一雙。以出家逗機。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讀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報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無兄弟人讀之心傷。有兄弟人讀之又心傷。誰謂稗史無勸懲乎。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敗子回頭忠臣惜死。皆有此八個字。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楊志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著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

時一看只是眼睜睜地看著楊志。妙言奇趣令人絕倒○本非楊志看十四個人也却反寫出十四個人看楊志來兩看字寫得睜睜可笑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著罵道：「都是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止有滿地糞子寫來此句真先

為除酒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上文一路寫來都在楊志分中此忽然寫出去了二字却似在十四人中者當知此句真有移雲接月之巧蓋楊志一路自去固也然岡上十四人一夜畢竟作何情狀不爭只要寫楊志

作地却至後日重又追敘今夜那輕輕如楊志文尾用去了二字便令楊志自去而讀者眼光自在岡上重複發放此十四人此皆作者著筆垂處偷力處須要一一知其筆蹤墨跡毋為輕人所囑如是始得謂之善讀書人也○看他午間二十三個人在岡上何等熱鬧却一個人去了又七個人去了又一個人也去了又十四個人也都去了寫得可笑發一笑又想他連日十五個人於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爬將起來

路百般關口却一個人先去了十四個人也都去了寫得又好笑又好哭也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爬將起來。一坐直坐到恁地涼快。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蠶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虞候隨衙聽候提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著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此時岡上止剩一且說楊志提著朴刀，悶悶不已。雖黃泥岡

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

桌凳座頭上坐了他沒意思來妙筆。身邊倚了朴刀。處處寫倚朴刀偏於今日加身邊二字字以便喫畢便走寫英雄無賴好笑只見窺邊一個婦人問道此婦人二字

武松文中十字坡張青渾家母夜叉對景不怪哉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一句酒一句飯一句肉第寫得無賴又寫得可憐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亦用三句一疊法疊成次

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寫出無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除咱一賒，說了便走。又無賴又沒意思真是寫出可憐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

來。楊志只顧走。又無賴只聽得背後一個人趕來。叫道：「你那厮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著膊，六月拖著桿

棒，搶奔將來。楊志道：「這厮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擻叉，隨後趕來。」

職又引著三兩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奔將來。職楊志道：「結果了這厮一個，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著手中

朴刀來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個鬪了二三十合。這漢怎地敵得楊志，只辨得架隔遮攔。上下

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

你可通個姓名。」那楊志拍著胸，是楊志也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

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槍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

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安見曹正之必為林冲之徒，特是楊志曾

定不得不是林冲之徒此文章家結撰之法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剔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為因本

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個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

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個拿擻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

般。輕將水泊雪中一番交手提出來，真有飛鏢走鏢之法。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

如今見在梁山泊，反寄一信遂親熱。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

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笑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

「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

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

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投梁山泊去却是尋林教頭英雄眼裏心裏

隱然歸之彼堂上者屍居餘氣，何足道哉。俺先在那裏經過時，正撞著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

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日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

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遲遲兩難。曹正道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偏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歸。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

那座山生來。却好裹著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尚。都隨順了。特寫和尚盜便纏出英雄割髮做和尚來。故此語非表邪。龍脚色乃作魯達暹染也。不然者。幾成刺語矣。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尚。下笑來。道。師兄久別。一向何處脫得赤條條的。背上刺著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六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掉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裏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一放倒便讓出魯達頭來。及至鬪到四五十合。却又先是魯達叫住。則又放倒魯達。仍收回楊志。本文此史家相讓之法也。楊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儀矣。一句寫來不覺全身。都現楊志道。怎奈這秃厮無禮。且把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尚。兩個就在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師兄威儀誠乃可愛。可惜久別。幾至忘之。寫魯達仍舊是魯達。妙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個和尚。真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得他住。魯達

前林冲歎之矣。今楊志又歎之。至云自己剛敵得他住。則是楊志本事。林冲歎之魯達歎之。楊志亦自歎之也。那和尚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洒家賣刀。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為僧。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塔。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陡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著那豹子頭林冲。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而忽然生出曹正稱林冲徒弟。於是楊志自述

遇見林冲魯達又逃遇見林冲一時迷令林冲身雖不在而神采奕奕使楊魯二人遂得加倍親熱不得以同鄉為投分也此辟如二龍性各不馴必得禹王金鎖乃治水試風作者之處今楊志魯達如一雙龍必不相能作者憑空以林冲為之金鎖而又巧借曹正以為貫索之蟹殼嗚呼二龍之居一山之胸中其才調為何如也

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厮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

不得這直娘賊恨殺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曾著了那厮的手

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前文林冲到滄州來同來未下落魯達補林冲中別了逃走江湖上東又不著西又不著

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著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洒

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者能自知之但望讀者能牢記之足矣○牢記此句俟後武松文中對看也連忙把解藥救

俺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個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

做菜園子張青出一菜園遇一其妻母藥又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日如此一段奇文却不用兩番口中敘述而筆墨遠越荷不追記則情事疏漏於是不得已而勉出於口中敘述以圖草草塞責也蓋楊志魯達各自千里怒龍遙遙奔赴却被曹正輕輕閃出林

冲鎖住一處固已今乃作者胸中已預欲為武松作地夫武松之於魯達亦復千里二龍遙遙奔赴今欲鎖之則使何人鎖之復問何法鎖之乎預藏

刀為金鎖嗚呼作者胸中之才調為何如也打聽得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奔那鄧龍入夥回耐那厮

不肯安著洒家在這山上和俺厮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二廢崗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絲你

叫罵只是不下厮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裏沒個委結既用林冲作鎖便務不想却是大哥哥來楊志大喜兩個就林子裏

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

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厮趕著行離了那林子來到

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

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非贊龍之二龍山也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回耐那撮鳥初投

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厮併起來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

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絲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

正道。便是沒做個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著。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教小人的妻弟帶幾個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尙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楊志道。絕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教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細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細中之細。只因一句魯達寄包裹。便將楊志崗上失事。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勇。並五七個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林子二字。細不然。讀者竟謂從曹正家。直綁至二龍山。矣。成何說話。耶。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著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著朴刀。備而不用者。曹正拿著他的禪杖。衆人都提著棍棒。在前後簇擁著。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著強弩硬弓。灰瓶礮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個和尙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三字寫鄧龍也。却活寫出王倫然亦活寫出天下人矣。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個和尙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著一個小酒店。這個胖和尙。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尙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遵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揚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看得是一者初到。不得不看。二者即刻便是。兩位豪傑安身立命之處。脫使也。札人不勞相念。實魯達楊志已占下一座好窟穴也。端的峻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峰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

擺著播木礮石。硬弩強弓。苦竹槍。密密地攢著。過得三處關。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著七八個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拍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著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著槍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扶出二字顯是踢傷。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幫著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撒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極忙文寫得極明。畫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著。把腦蓋劈作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搠翻了四五個。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如此兩個好漢。却是曹正一人。正名定位。固知捉刀者真英雄也。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小頭目。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簡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那寺後。有多少物件。非表魯楊二人纏綿乃深表二龍。山實英雄。足可安身立命耳。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魯達行李包裹寄曹正家。却漏送來。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夜住。這回得自在。舊地又整出四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個大膽。二字收局忘恩。郭等功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教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厮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綁縛衆人。楊志和那七個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行李。盡裝載車上。將去了。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寫得有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聽了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

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

使來濟州投下。

濟州下書是下文緊寫東京下書是上文餘波不得做一例讀去○又東京下書報

又寫一封家書。著人也連夜上東

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著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

了大驚。看了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

即便押了一紙公文。著一個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著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北京東京雙逼濟

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

裏差府幹兒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聽得大驚○梁中書聽得強盜情絲大驚府尹聽得太師府幹大驚蔡

不少。出痛罵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況。已經差緝

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劄付到來。又經著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

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

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

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

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看罷隨即便

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

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

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

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好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

師鈞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

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

迭配州字樣。空著甚處州名。奇語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寫來如畫。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賺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著。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著。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得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酒肉兄弟既去。同胞合母。未來讓況也。永歎。添也無戒。二語真有淚如泉湧之痛。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字。空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句說。出兩句却只是一句。忽然接入何清恐太急。迫矣。故反借關中情人意。正說之間。只見兄弟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不叫他一聲。兄弟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思特特推開去。却又隨手帶出賭錢二字來。妙。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何清若無線索。書中何用他來。

用而便說線索。又多見江郎才盡矣。此特反用何清激憤。何清開去。而帶出賭錢二字來。妙。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燙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真說。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真說。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真說。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真說。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著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著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著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

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好。知而故問者深表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好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

我纔方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問怎地。何不差精熟的人去捉。跳躍可喜。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著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痛閒言不保的是親兄弟。痛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閒常捱得幾杯酒喫。痛今日這

夥小賊。倒有個商量。可謂應以哥哥得度者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個道理救他。寫得離合跳躍可喜。說了便起身要去。筆如驚鷹脫免其勢駭人。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蹺蹺。慌忙來對

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今日何濤陪著笑臉說道。兄弟。久不聞此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何能救得哥哥。寫得好說得透兄弟哥哥四字。一篇文字。骨子兄弟何會不得何濤道。好兄弟。三字可歎自兄弟二字上增出一好字而天下哥哥之救得哥哥乃道說天下哥哥不要兄弟之救。非何清自諱救

時的好處。二語亦是陪笑急辭耳。夫哥哥兄弟也。久矣。夫兄弟即安有不好者哉。休得要着冷。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管了二三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說得透量一個兄弟。怎救得哥哥。說得透何濤道。兄弟。你別有許多限明手快的公人

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願聞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補報你處。願聞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此篇特為兄弟吐氣。故上文何濤說話不合何清便更不肯肯。又非他文愈愈離之比也。何濤道。你不要嘔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

真有人倫之責。天下萬世其奈何。不讀水滸也。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此四字是何清一片心事。是作者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却

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說得透。寫得好。言之至再至三者亦所以豐發榮樣一章也。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

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

不燒香。痛我若要這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措哥了。痛語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痛語哥若如此。我便不說。痛語既是哥
哥兩口兒。我行陪話。痛語我說與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痛語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
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清拍著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奇文何濤大驚
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
賺我。只要常情便了。痛語○作者痛死讀者亦痛殺○痛語○不要痛殺只要常情便好。何清不慌不忙。却說出來。有分教。鄆城縣裏。引出仗義英雄。梁山泊
中。聚起擎天好漢。畢竟何清說出其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罪浮於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旦暮遇之。此豈其人性喜與賊爲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也。吟反詩爲小。而放晁蓋爲大。何則。放晁蓋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本傳之始。而初無一事可書。爲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爲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候做眼。則機密之至也。衆人都藏店裏。則機密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甯恕羣盜。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幾足者也。寫朱全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爲朱全巧。雷橫拙。朱全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過朱全一著。然殊不知朱全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蚤已做過人情。則是朱全又讓宋江一著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

得妙絕。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奇絕之文。匪夷所思。何清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為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何濤罵兄弟好賭。不謂賊人消息。却都在賭博上撈摸出來。看他逐段不脫賭字妙絕。為是官司行下文書來。著落本村。但

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閒閒說出一件事。寫何清口中一時說出。數事。事如畫。可見保甲法之當行也。為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又閒閒說。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著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為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閒閒說。我比先會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事。中

閒又說出一件事。來亦從賭上認得。我寫著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明明是。吳用。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以吳用之智。而適以智。敗世界之羣。不已甚乎。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閒又

閒說出一件事。來到一處三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一個我却認得。店主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担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亦從

出。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只拿了白勝。只拿了晁保正。只拿了一個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鈔的副本。一段話說出無數零星拉雜之事。却仍收到經摺。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

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叫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機密之至而晁蓋仍走則非宋江私放而為誰。也。一路極寫機密。皆表並無別處走漏消息。所以正宋江私放之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有店主做眼。不致聲張。機密之至也。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三更時分。則人都睡著。更無走漏消息。機密之至也。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

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會得汗。驚心虛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

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遠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

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面色如土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又包其頭臉恐

至也帶他老婆扛擡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到白家是三更到州城是五更三更則人都睡著

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白勝之所以得與連打三四頓。打

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

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寫白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

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列。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

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老婆亦監收在牢裏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

人。逕去鄆城縣投下。公文不另著人機密之至更不得走漏消息也。有作眼人便一見就擒不著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

兩個虞候作眼拿人。致打草驚蛇走漏消息也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又

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

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

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值日。茶博士指著道。今日值日的押司來也。出

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

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

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

不

不

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間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開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一百八人中獨於宋江用此大書者蓋一百七人皆依列傳例於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書之綱紀也當

時宋江帶著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不便說話機密之至。宋公明道。謹聆。兩個人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伴當都迴避過機密之至並不會走漏消息也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喫了茶。宋江道。觀

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公文實封見機密之至也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當案之人猶不容易便說見何濤機密之至無處走漏消息也以上

夥賊。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三十一字為句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著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來要。敢不捕送。看他只是口頭狡獪

語便令天下人奔走效死宋江真權詐之雄哉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為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

教他受。自此以下入宋江傳皆極寫其權術所以為羣賊之魁也○宋江權術如此。誠之真乃可愛。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囊中捉鼈。手到拿

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宋江權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

攬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泄於人。宋江權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

倦息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

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一則曰家務再則曰家務後遂真成家務也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

出得門來。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用茶。一發我還茶錢。看他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

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以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他略待一待。看他却自槽上鞍了

馬。擡出後門外去。後門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他離了縣治。慌忙上馬慢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

望東溪村攬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只一上馬寫得宋江有老大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且說晁蓋正和

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寫心虛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

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著。寫心虛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

來迎接。宋江道。一個喏。攜了晁蓋手。宋江攜晁蓋手第一要務思之可歎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權衡真晁蓋問道。却司如

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著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

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著若干人。奉著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書。來拿你等七人。道你

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著。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

計。走爲上計。大書此語以表晁蓋之入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

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

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

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七個人三個虛三個實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著道。這三位。一個吳

學究。一個公孫勝。蘄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又有此一段文字者不重晁蓋赤心白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真乃人中

可愛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其人如此即欲不出色胡可得乎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此句若出俗筆便問正是誰人矣此偏先怪其人忙次問為誰只一問辭便活寫出宋江來也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擔著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著太師鈞帖。來著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會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一個

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又是兩個聞名。無不聞名。三人皆不相識而獨指出吳用者彼固遠來不足得會。多怪吳用生在同縣而亦不一晤則殊可惜也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為上計。大書吳用與宋江同心為一書之題目却是走那裏去好。逐節抽出。不便說梁山泊且先說石碣村文情事。漸漸而入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寫吳用有調有理具其才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抽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與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人了夥。宋江曰。走為上著。吳用亦曰。走為上著。如出一口也。然則吳用尋思。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書之眼目也。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這一路為全。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

個人分做兩段此處又將四
個人分做兩段妙絕文字也

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齋發他些錢物任他去投別主不惟情理兼盡又留作勸

之地有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晝來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為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

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著實封公文引著

何觀察直至書案邊權術叫左右掛上迴避牌權術低聲稟道權術奉濟州府公文為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

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著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只

一千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落極似

縣為何濤而不知其正是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寫知縣濤晁蓋以顯上隨即叫

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又出二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

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

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著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扑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著出得東

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庵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

後有兩條路既云晁家莊上有前後兩條路矣後又云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奔前

門走了便見不得不與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一也○已又生出一段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也

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也又有莊客協助也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竄便好下手

應分妙絕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為號你等向

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寫美髯真有雷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

來我去截住後門朱全有朱全心事雷橫有雷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忽然增出一我聞嘗時都看

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此三句說已之必應後門○不用火把四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

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此三句說雷橫必不應後門。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才。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個。莫如不分更便耳。然而事理有也。下文大驚小怪。三句在此內。朱全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著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著三二十個火把。拿著攔叉。朴刀。留客住。鈎鐮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煙遍地。紅焰

飛空。於朱雷未到之前特寫晁蓋。預定走計。以宋江之呼也。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他寫晁蓋預定走計。又分二段。此處正寫朱雷二人爭放晁蓋也。又必先書此二段者。所以正私放晁蓋之罪。獨歸宋江不得分之朱雷二人也。

開。都撲入裏面。此一段。寫雷橫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會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著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此是寫朱全看他也。個人各自要放晁蓋。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

要來打後門。却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註朱全。意中事。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

先來事。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吶著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白晁蓋。來以下皆詳寫。朱全略寫雷橫。朱全在黑影裏。全在黑影裏。雷橫在火光裏。皆成絕倒。叫道。保重快走。朱全在這裏等你多時。又不得要說。又不得看他。忽只此一叫。晁蓋那裏聽得說。與公孫勝拾命。只願殺出來。殺出不顧朱全說話。朱全虛閃一閃。放開一條路。讓晁蓋走。

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著後。此一段寫晁蓋羅布。晁蓋走了。却撲入。所以穩住雷人。橫便好趕上。說明心事也。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朱全穩住雷橫。便好去做人情。雷橫却又發。人皆活靈活。現真奇事也。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頭劍去久矣。雷橫每讓朱全一籌如此。朱全撒了土兵。挺著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說又不聽得。讓又不看見。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

說道。保重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投梁山泊。可以安身。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與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心。做作三段寫來。方得明之。晁蓋寫盡一時人多火雜。手忙脚亂也。朱

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投梁山泊。可以安身。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與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心。做作三段寫來。方得明之。晁蓋寫盡一時人多火雜。手忙脚亂也。朱

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投梁山泊。可以安身。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與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心。做作三段寫來。方得明之。晁蓋寫盡一時人多火雜。手忙脚亂也。朱

全得見人情雷橫不得見人情甚矣朱全之強於雷橫也然殊不
知先有宋江早已做過人情真乃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也
雷橫之讓朱
鬼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此十字矣朱全正趕間只聽

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全一籌如此朱全分付鬼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

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是仍寫朱全妙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

之讓朱全一籌如此朱全一面和晁蓋說著語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活現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

倒在地下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才衆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

妙妙不惟自認趕不着亦復自委不復趕也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

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是縣尉上文兩個都頭已不知費了無數曲折縣尉睡裏夢裏不知世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尙兀自不濟事

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

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朱全事畢後雷橫始見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

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會拏得一個賊人只叫

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郟城縣裏來且先拿鄰舍交勢遞過曲折之極還時知

縣一夜不會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

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著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擲鎗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

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行文遠道

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著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好真寫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

貼鄰做眼店主人做眼一兩個候候做眼二兩個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

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

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

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留七人錯落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

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保放回家聽候。非表宋江仁義正見宋江權術然其則爲一路宋江已冷恐人遂至忘之故借事提出一句也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住在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又作逐一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又作說一半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個。便有頭腦。不是此一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東都施耐菴撰

吳郡金人瑞聖歎評釋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罵官吏。後半幅借林冲口痛罵秀才。其言憤激。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於稗官。又奚責焉。

前回朱雷來捉時。獨書晁蓋斷後。此回何濤來捉時。忽分作兩半。前半獨書阮氏水戰。後半獨書公孫火攻。後入山泊見林冲時。則獨書吳用舌辯。蓋七個人凡大書六個人。各建奇功也。中間止有劉唐。未嘗自効。則又於後回補書月夜入險。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爭先。互不冒濫。嗟乎。強盜猶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養其食者。乃曾無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助。當亦助於風刺之旨也。今讀何濤捕賊一篇。抑何其無罪而多戒。至於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賊。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賊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慘於遇賊。則是捉船以捉賊者。之即賊。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於船既捉矣。賊又不捉。而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涼。夫而後百姓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賊。正是賊要乘涼耳。嗟乎。捉船以捉賊。而令百姓疑其以賊捉賊。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涼。而令百姓竟指為賊要乘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讀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慎戢官軍。則不可謂非稗史之一助也。

何濤領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寫來恰似深秋敗葉。聚散無力。晁蓋等不過五人。再引十數個打魚人。而寫來便如千軍萬馬。奔騰馳驟。有開有合。有誘有劫。有伏有應。有衝有突。凡若此者。豈謂當時真有是事。蓋是耐菴墨兵筆陣。縱橫入變耳。

聖歎蹙然歎曰。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當林冲弭首廡下。坐第四位。志豈能須臾忘王倫耶。徒以勢孤援絕。

懼事不成。為世僂笑。故隱忍而止。一旦見晁蓋者兄弟七人。無因以前。彼詎不動心乎。此雖王倫降心優禮。歡然相接。彼猶將私結之。以得肆其欲為。況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沖渴刀。已久與王倫頸血相吸。雖無吳用之舌。又豈容得不殺哉。或林沖之前。無高俅相惡之事。則其殺王倫。猶未至於如是之毒乎。願虎頭針刺畫影。而鄰女心痛。然則殺王倫之日。俟其氣絕神滅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眾人商議。眾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著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深恐此一論不然。安得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著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刁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五百官兵和 you 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眾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

濟州府帖文。便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與眾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三字疏密正妙已藏下矣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好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此語非那輸朱貴蓋王倫之惡名流布久矣。又於此處著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魚的。便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厮們起來。我等休走。寫晁阮小二道。不妨。寫阮我自對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擄殺他。公孫勝道。休慌。寫公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

唐兄弟。不必盡用妙殺你鼠豈盡空方哉和學究先生。不必出自加亮妙且把財賦老小。裝在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勢頭。四字妙筆深明虎鼠不敵不過看他如何耳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王進娘自到延安府去。此娘却入水泊裏來。天下無不是的娘。只

扶服是妻子身分阮二把眼是妻子身分
至後來李逢吉眼則竟惡賊身分矣

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著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先

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個各掉船去了不惟阮二有才又表兩弟快便且說何濤并捕盜巡

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此句調侃官兵公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

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絕倒想見吶喊裏面只有些蠹重家

伙何濤道且去警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

簡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

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寫得紛紛可笑當時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

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寫得紛紛可笑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

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嘲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只聽得三字紙上如有一人直閃出來住了船聽那歌道打漁一世夢

兒注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賊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以殺盡賊官為答國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

遠遠地一個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阮五先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

各執器械挺著好笑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妙人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是賊賊是老爺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直

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

箭來擎著樺揪翻筋斗鑽下水裏去來時來得出奇衆人追來跟前擊個空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

唿哨衆人把船擺開好笑前見面兩個人棹著一隻船來船頭上立著一個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燃

著條筆管槍阮七先口裏唱著道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好殺人先斬何濤巡簡首京師獻與趙王君斬賊

斷若獻前云殺盡後云先斬前歌大後歌警妙絕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

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也笑人潑賊前云虐害百姓的賊乃明正賊之罪也此却并虐害百

接一語更妙爲快絕也便把槍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妙衆人捨命喊見鬼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

爲快絕也便把槍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妙衆人捨命喊見鬼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

爲快絕也便把槍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妙衆人捨命喊見鬼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

也似搖著櫓。口裏打著唿哨。串著小港。汶中只顧走。妙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

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

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

去前頭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妙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

幾個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丟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妙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

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妙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得自己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

槳起五六把權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沈西。妙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千奇百怪橫現側出。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麼去處。那人

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港。好地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鳥林裏廝打。不是廝打之事說得好笑。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

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擺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擔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

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快事快文細問。且性鋤頭千推不足。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

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蕩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行雨其鱗爪有東現西沒之勢。把何濤

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個船裏的。却待要來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個。快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搭膊來。細了。懸絕宋文公見此必當註之云。即看

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帶敘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只

愛殺人放火。何至於此。量你這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帝差遣。概不繇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隨手嚙出一句有娘以映觀。三阮

句正與今文
遙遙相對 望乞饒恕性命則個 阮家弟兄道 且把他來細做個糶子 撒在船艙裏 完把那幾個屍首 都擱在水裏去

了 兩個胡哨一聲 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 都上了船 漏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七駕船出來

俗筆不免老大段落 且說這捕盜巡簡 領著官兵 都在那船裏說道 何觀察他道做公的 不了事 自去探路 也去了許

多時 不見回來 那時正是初更左右 星光滿天 星光滿天四字如畫 衆人都在船上歎涼 不是歎涼之事 寫得好笑 日裏奪

然只見起一陣怪風 從背後吹將來 一番吹得衆人掩面大驚 只叫得苦 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 正沒擺布處 只聽

得後面胡哨響 迎著風看時 迎着風三字却是 只見蘆花側畔 射出一派火光來 見衆人道 今番却休了 那大船

小船約有百十來隻 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碰 捉摸不住 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 原來都是一叢小船 兩

隻價幫住 此五字來 此書處處設身處地而後成文 眞怪事也 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 刮刮雜雜燒著 乘著順風 直衝將來

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堆 寫得如畫 港汊又狹 又沒迴避處 那頭等大船 也有十數隻 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

大船隊裏一燒 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 燒得大船上官兵 都跳上岸來 逃命奔走 不想四面盡

是蘆葦野港 又沒旱路 只見岸上蘆葦 又刮刮雜雜 燒將起來 寫得如畫 那捕盜官兵 兩頭沒處走 風又緊 火又

猛 衆官兵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 爛泥裏三字絕倒 此爛泥 火光叢中 只見一隻小快船 船尾上一個搖著船 船

頭上坐著一個先生 手裏明晃晃地拿著一口寶劍 搖著寫得便如中軍一陣相似 口裏喝道 休教走了一個 衆兵都在爛

泥裏慌做一堆 此爛泥句算做 這邊蘆葦西岸 又是兩個人 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 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鈎走來 亦只

只是兩個人引著四五個 這邊蘆葦西岸 又是兩個人 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 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鈎走來 亦只

個人引著四五個漁人寫 東西兩岸 四個好漢 并這夥人 兩岸合來連中間一人 只是公孫勝 吳蓋 阮小二 阮小七 耳寫得便如兩

得便如右邊一陣相似 板相便令千軍萬馬 反像街衢斷打因歎人之才與不才 何啻霄壤 一齊動手 排頭兒擄將來 無移時 把許多官兵 都擄死在

帶記敘處有奔風激電之 能記處有水落石出之致 五位好漢 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 拾上文一片八門五花文字 才調異常 把這夥官兵 都擄死在蘆

葦蕩裏。又轉過第一番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細做糗子也似。丟在船艙裏。忽然接轉觀察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

著罵道。你這厮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蟲。二字奇文。虎稱大蟲。鼠稱老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

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

來我這村中討死。竟作醉語。妙絕。賊與賊倘或正眼兒覷著。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

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搠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只算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

人。教他休要做夢。這裏沒大路。五個字裏結果一員巡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

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

驢笑。一篇如奔風激浪至此已得收卷却不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七哥極人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

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搭膊。幽細之極。百忙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上文深入虎口之易也。自尋又

思奪船時真成一夢也。回濟州去了。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

了石碣湖村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著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

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託入夥。慌忙迎接。吳

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待朱貴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

取出一張皮鞭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著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

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四字寫出朱貴歡喜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深表衆

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細一齊望山寨裏來。行

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

了喏。自依舊先去了。此一段俗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老小并打魚人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到關上。寫事有王倫領著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

文中亦將林冲交雜而寫讀者須分作兩分眼
色一半去看吳用一半去看林冲乃變得之也
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

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
心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就勢便用一迎妙絕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

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只客館中片時小坐亦不草草深

在其也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晁蓋性直只說閒話並不與林冲對鑿然却少不得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會有

誤林冲語○武師自說海話聖歎却驚然想起深公私謂雖然今日能殼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林冲晁

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蓋說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

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閒話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正語林冲道若說高俅

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句法亦有毛又不能報得此讐答一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答一吳用道柴

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撇過高俅單擒柴大官人手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

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殼會他一面也好百忙中晁蓋又說閒話頂是開口

却少不得者正語林英相與鐵鎖相括括相擊反覺斧鑿之痕太是顯然深賴晁蓋夾在中斷願他直自說自語以混其述也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妙擒住

柴大官人妙教頭若非武藝超羣字反踢妙他如何肯薦上山妙○如何肯非是吳用過稱字亦用反踢理合王倫讓這第一

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承若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肯如何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

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此六字令我讀之駭然蓋寫林冲便活寫出林冲來寫林冲精細便活寫出林冲精細來何以言之天上文吳用文

時疾便急道一句非他不留林冲中乃說柴進肯薦林冲上山也林冲却忽然想道他說一進薦我上山或者疑到柴進不肯留我在家耶說時遲那

驚疾相似妙哉妙哉義自非此句則寫來已幾乎不是林冲也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冲動搖已久也非

在位次低微只為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說得矯健○心術不定語言不准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

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換一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
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千古同嘆仲尼之所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

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只八個字把雪天三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林冲已決。○要如此六個字全是小可只

恐衆豪傑生退去之心。特來早早說知。是林冲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

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決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又插入晁蓋直性人說話全不摸林冲頭臉全不對林冲箭筒語之如話

吳用便道。頭領爲新弟兄面。倒與舊弟兄分顏。新弟兄與舊弟兄六個字有鉤槍拐馬之妙○新弟兄以親之舊若是可容即容。

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四字是吳用一篇結煞語蓋欲討一的當相許也惡哉林冲道。先生差矣。差字來得疾緊辨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

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膽膽畜生。說甚弟兄。豪傑之惜弟兄二字也如此矣衆豪傑且請寬心。七字是林冲一結煞語林冲起身別了

衆人。說道少間相會。也說一句閒話○林冲此來只此一句是閒話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持特避開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

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出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

有些心懶。小生憑著三寸不爛之舌。不繇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要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

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人來請邀。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

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前已表出來。此又表出來。宋萬筆墨周詳。獨不及杜遷者。王倫爲杜遷所引。且姑留以伴之。亦文家疏密相間之法也。小喽囉擡過七乘山

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山南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

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

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

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一句愈透入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睨王倫身上。寫得如畫。傾畫也畫不出○寫林冲寫得筆筆之極。勁之極

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裏放著五錠大銀。醜王倫

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

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掄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勢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賓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

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胸中賓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看他人法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落第何奈。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之。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搯的火雜雜。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何等明畫。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語妙絕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攔住。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活秀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

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掄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勢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賓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

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胸中賓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看他人法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落第何奈。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之。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搯的火雜雜。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何等明畫。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語妙絕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攔住。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活秀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

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掄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勢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賓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

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胸中賓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看他人法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落第何奈。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之。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搯的火雜雜。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何等明畫。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語妙絕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攔住。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活秀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

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掄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勢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賓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

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胸中賓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看他人法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落第何奈。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之。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搯的火雜雜。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何等明畫。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語妙絕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攔住。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活秀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

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掄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勢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賓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

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胸中賓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看他人法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落第何奈。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之。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搯的火雜雜。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何等明畫。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語妙絕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攔住。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活秀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

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掄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勢也。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賓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

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胸中賓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情分三字。已直說林冲不是矣。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看他人法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落第何奈。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之。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搯的火雜雜。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攔住杜遷。阮小五攔住宋萬。阮小七攔住朱貴。何等明畫。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關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語妙絕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攔住。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活秀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

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勢頭。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再添一句爲雪。天三眼吐氣。去心窩裏只一刀。脞察地
擗倒在亭上。晁蓋見擗王倫。各掣刀在手。方掣出。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林冲能。却。嚇得那杜遷宋
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隨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何必聚義堂上。只山南水亭有。
何不可笑。秀才之多計也。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服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好吳。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
好林。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
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甯死而已。弟有片言。願。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
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人
將至。仗義疏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此書筆力大過人處。每每在兩篇相接連時。偏要寫一樣事。而又斷斷不使其間一筆相犯。如上文方寫過何
濤一番。入此回又接寫黃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攪海。後一番攪海。江真是一樣才情。一樣筆勢。然
而讀者細細尋之。乃至會無一句一字偶爾相似者。此無他。蓋因其經營圖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後隨
筆迅掃。極妍盡致。祇覺幹同是幹。節同是節。葉同是葉。枝同是枝。而其間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風痕露跡。變化
無窮也。此書寫何濤一番時。分作兩番寫。黃安一番時。也分作兩番寫。固矣。然何濤却分爲前後兩番。黃安
却分爲左右兩番。又何濤前後兩番。一番水戰。一番火攻。黃安左右兩番。一番虛描。一番實畫。此皆作者胸中
預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預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別。則雖湖蕩卽此湖蕩。蘆葦卽此蘆葦。好漢卽此
好漢。官兵一樣官兵。然而問架既已各別。意思不覺都換。此雖懸千金以求一筆之犯。且不可得。而況其有偶
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紆筆也。爲欲宋江有事。則不得不生出宋江殺人。爲欲宋江殺人。則不得不生出宋

江置買婆惜。為欲宋江置買婆惜。則不得不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後。遙遙數紙。而直至於王公許施棺木之日。不過皆為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讀者但觀其始於施棺。終於施棺。始於王婆。終於王公。夫亦可以悟其灑墨成戲也。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著眾人。不寒而栗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開口第一句的是林冲語。他人不肯說。皇帝側室之子與林冲第一句係禁軍遭配。此二語正是一樣文法。然漢文。推心置腹。林冲提心在口。一是忠恕而行。一是機變立應。其厚其薄。乃如天淵。今日為眾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著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凶首惡。水

一書大題目。林冲一生大胸襟。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為重。立他為山寨之主。不是勢利。不是威脅。不是私恩。小

寫得豪傑有泰山巖巖之象。好麼。眾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如今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定大計立大業。林冲之功。願不偉哉。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却。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為例。妙絕快。罵殺秀才。○蓋燕恭多者。即係秀才。林冲之勢。願不偉哉。林冲喝叫眾人。就於亭前參拜了。寫得與韓琦捲簾相似。一面使小喽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林冲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林冲一面又著人去山前山後。喚眾

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眾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連日讀水滸已得十九回矣。直至此時。方是開部第一句。看官都要重添眼目。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

頭在亭上。已定第一座矣。今第二座。亦須武師手定。故復灑然而前。小可林冲。只是個麤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林冲何嘗不謙。只是作自敘。可以作列傳。乃至遂可以作墓表。諱不須更易一字。今日山寨。天幸得眾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梁山泊來。而林冲自說如此。人說林冲亦如此。故此知大異於秀才之謙也。今日山寨。天幸得眾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梁山泊來。○與雅。狗狗無擇。故謂之狗。嗚呼。審如斯言。然則不苟且者誰乎。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

狗也。以其與狗無擇。故謂之狗。嗚呼。審如斯言。然則不苟且者誰乎。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尊師重傳。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位。真定得是。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位。

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神道設教。真定得是。晁蓋道。便印板可笑矣。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

代之。晁蓋

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真定得是。晁蓋道。便印板可笑矣。

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

代之。晁蓋

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真定得是。晁蓋道。便印板可笑矣。

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

代之。晁蓋

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真定得是。晁蓋道。便印板可笑矣。

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

代之。晁蓋

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真定得是。晁蓋道。便印板可笑矣。

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那個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敢占上。還是頭領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此句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

要讓時。法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

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論功行賞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此句乃是作

直遂故聊借作一助。若真有此事。便當抹之。杜遷宋萬那裏肯坐。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

七坐了第八位。劉阮序齒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三個與上四個梁山泊自此是十一

位好漢坐定。筆力有經緯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分立兩下。晁蓋道。聽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

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

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林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是又好晁蓋又好林冲。昭烈之言曰。孤有孔明。如魚有

水其樂。如是也。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長綱。并自家莊上

過活的金銀財帛。收完保就當廳賞賜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大當下椎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

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一修理寨

柵。二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准備迎敵官軍。三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提備。四此只

遍尚未曾得周備。故下文吳用又重申之。不在話下。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慕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

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文情如千丈遊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

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

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

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應前已故半載。完林

子亦都是隨筆架出。隨筆抹倒之事也。豈真有人昔日曾作此書。亦豈真有我今日方讀此書乎。哉。然則淚落亦不曾淚落。聖歎說錯乃真錯也。於

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完張教頭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完錦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

加一打聽得真實。又加一句。如此二句所以深明不是高府。追去待林冲不得。如此活寫出心腹。嚙嚙。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挂念。

見得真放得快。真豪傑真林冲。晁蓋等見說。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准備抵敵官軍。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

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喽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二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

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挂心。吳

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卽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計道。你兩個

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湖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

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一句遂令文。字分作兩扇。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吶喊。

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鳴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前何濤文出色寫此黃安。文便約略寫疏密濃淡。正

妙。且把船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只是三隻船。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個人。文有五。四個人搖著

雙櫓。船頭上立著一個人。五個人。又只是一個人。然。則十五個人。只是三個人。頭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繡襖。基子布背心。不知拋向何。處。貧富之際。令人深感。手裏各拿著

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個人。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

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

那三隻船。唿哨了一聲。一齊便回。四字如戲不知。黃。安如小兒如蟲蟻。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有益

賞。那三隻船前面走來。既不。來。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去。又不。後

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二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於報子口中完却一路。文情變詭。令我不可測。且不要趕。我們那一

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著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答道。盡向口。中說出。我們

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個人。只是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

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只是七。八隻船。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

十人。只是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只是一條篾索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只是灰瓶子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完一路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此船定是吳用留與報信以亂其軍心者也不得疑作者

湊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衆船纔攪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著十數隻船。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個人。三五個人把紅旗搖著。口裏吹著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噉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又似極多者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越語絕倒留下首級如何回去且留下首級回去如何喫飯耶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四五隻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字法之奇者如肉雨箭林血粥等皆可入諸史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

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通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完一路黃安駕著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釣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把攔腰捉住。喝道不要掙扎。一時軍人能識水的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事曰掃蕩寫晁蓋吳用公孫勝宛然是個中軍真有不勞而定的體

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著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匹馬。齊來接應。文曰收拾黃安被劉唐扯到然又特持藏過吳用者蓋深喻謀於九淵發於九天樞密之地非可示人也讀水滸有極大學問後世其念之也哉一行人生活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圍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緞疋。賞了小嘍囉。點見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許多馬匹山寨從此有這是林冲的功勞。明畫○山寨中共是十一位英雄今單敘出七個有功而

宋萬的功勞。明畫○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晁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不言晁蓋者凡衆人之功皆晁蓋之功晁蓋固不得與衆人爭功也吳用公孫勝者運籌於內決勝於外有發縱之能焉亦不必與衆人爭功也止有朱貴例應立功然身在外司勢不得與因爲另生下文一段以明無一人尸位素餐也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豬鵝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說得山泊無物不備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正飲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

到寨。上文各立功此特補出朱貴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

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特著一句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去了晁蓋道：好兄

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攬又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頭

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又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

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晁蓋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

杜遷宋萬。又杜遷宋萬去了於朱貴文中又特著許多人去者非合衆人與朱貴分功蓋又深表朱貴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

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上文特遣阮劉宋都去者非必用四人也。正獨留林冲也。蓋為前文抵敵黃安時單留晁蓋吳用公孫勝而令

呼妙哉。只見小嘍囉報道：虧得朱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敘朱貴晁蓋又問道：不

曾殺人麼。帶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勢頭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會傷害他一

個。晁蓋見說大喜。我等如今已後，不可傷害於人。是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

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細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

宴。半日只爲此一句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山寨聚義廳上，簸箕掌棹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

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好行貨等物堆在一邊。好金銀寶貝堆在正面。好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

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好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好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好把這新

拏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好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好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好黃安鎖在後寨監房

內。好結到黃安斷知。晁蓋道蓋說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

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

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的福蔭，以此得采。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十人的

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若論大事則下文吳用之言爲得大，今自爲後文波節則此語真

使後人讀之而迷也蓋筆墨真能顛倒人哉

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

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竟以兩事舉作者之欲迷人如此。讀書可不慎歟。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擺劃。」

宋押司是個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粗安。必用一個兄弟自去。主白勝的事。可教壽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只帶著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

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槍刀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此段極似最重是故設迷人。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難。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著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卽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完濟州太守不在話下。且說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官軍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剿。及仰屬縣著令守禦本境。這個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

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濤觀察。又損害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無意有意安放。此人在此處。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張文遠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春雲漸展。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此下一篇自討婆惜直至殺婆惜皆是借作宋江在逃。楔子所以始於王婆引著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說話。王婆攔住。指著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著。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一具棺材。從棺材上起。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却不道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賸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個。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問壁王婆道。春雲再展。宋江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個衙院不愛他。顯得是。個至寶。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

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攢撥。宋江只是要特特生出殺婆惜來殺之無名便特特倒裝出張三勾搭來又恐張三有玷宋江門便特特倒裝出討做外宅以明非係正妻妾來討做外宅即宋江不發近於道員外西門官人之徒便特特倒裝出鴉兒見他沒有娘子情願把女與他來鴉兒爲何情願把女與他便特特倒裝出施棺木來曲曲折折層層次次嘗知悉是開文不得亦比正文例一樂認真讀也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兒兩個。

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寫婆惜衣飾一句婆子妙絕。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點染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如何便知警得妙絕只是講解不得況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惜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春雲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

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脣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說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並無半點兒

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

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也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春展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絲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

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忽然住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

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奇文通拔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襖。白笠黑襖爲月下出色然在蒼然暮色中更怕人

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著一口腰刀。背著一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著。看那縣裏。寫

妙作怪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蹺蹺。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著那漢走。亦寫得約走了二三十步。那漢回過頭來。

看了宋江。却不認得。寫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些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亦寫得那漢見

宋江。看了一面。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真寫得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

看我。宋江又不敢問他。真寫得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鋪裏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此一段寫得有鬼怪氣

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著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作怪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作怪宋江道。足下

有些面善。作怪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小巷。細那漢道。這個酒店裏好說話。兩個上到

酒樓。揀個僻淨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撒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

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

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廿八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

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唐也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

誰教你來。怪之辭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

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

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活命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

押司。再去謝那宋都頭。只帶一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此乃半句也。夫打開包裹。則應取出書與金子。今却因

自看書。劉唐一邊自去開包。取出金子。到得劉唐打開金子。宋江開書太疾。便使劉唐取出金子。不及於是。宋江一邊

了。宋江却已看完了書。摸出招文袋來。蓋其時真甚疾也。此亦半句也。宋江摸出招文袋時

緊接一齊插。入蓋其疾也。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

下衣襟。飛梁架筍造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喚量酒的。並不說明。便喚喚量酒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

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宋江不陪喚音深寫宋江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

劉唐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寫一時忽忽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

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只答一句已足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活是喫驚語。倘或

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

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是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

劉唐是個直性的人。深表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

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叫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

下白銀二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算。連帳亦不算不惟押司托熟亦爲喫驚不小。劉唐背上包裹。拏了朴刀。跟著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

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寫還題中。月夜二字。宋江攜住劉唐的手。宋江攜劉唐手第二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

做公的多。不是耍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却說宋江

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

晁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

看時。倒喫一驚。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畢竟叫宋江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此書借題描寫婦人黑心無幽不燭。無醜不備。暮年蕩子讀之咋舌。少年蕩子讀之收心。真是一篇絕妙針刺

蕩子文字。

寫淫婦便寫盡淫婦。寫虔婆便寫盡虔婆。妙絕。

如何是寫淫婦便寫盡淫婦。看他一晚拿班做勢。本要壓伏丈夫。及至壓伏不來。便在腳後冷笑。此明明是開

關接馬。送俏迎奸也。無奈正接不著。則不得已乘他出門恨罵時。不難撒嬌撒癡。再復將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覺自家沒趣。而陡然見有賊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齊收起。竟放出猙獰食人之狀來。刁時便刁殺人淫時便淫殺人。狠時便狠殺人。大雄世尊號為花箭。真不誣也。

如何是寫度婆婆寫盡度婆。看他先前說得女兒恁地思量。及至女兒放出許多張致來。便改說女兒氣苦了。又嬌慣了。一黃昏嘈出無數說話。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憐惜女兒。自非金石為心。亦就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驟見女兒被殺。又偏不聲張。偏用好言。反來安放。直到縣門前了。然後扭結發喊。蓋度婆真有此等辣手也。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著月色滿街。月學竟是何物乃能令人情思滿懷如此真奇事也。人每言英雄無兒女子情除是英雄到夜便睡著耳若使坐至月上時節任是楚重瞳亦須倚欄長歎。見夜月便若思見曉月便若離別然其實生平算緣無人可思生平直無人可別也。見此茫茫無端可集世又無聖人我將問誰耶。已上皆吳趨王霸山先生語偶寓於此先生妙言奇趣口作風雲自有斷山語錄行世想亦天下之所樂得而讀也。信步自回下處來。却好的遇著閻婆。春雲五展。前忽然住此。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而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只說言語傷觸。度婆成精語。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一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反責宋江下得。度婆成精語。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准來。二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撥度婆成精語。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著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又包辦一句。度婆成精語。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三閻婆道。押司便誤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又奉承一句。度婆成精語。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又糊塗一句。度婆成精語。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春雲六展。前三段寫不肯去此又云立住。見宋江之不必殺閻婆也。又打諢一句。度婆成精語。宋江道。直恁地這等。直性宋。江如畫。兩個厮跟著來到門前。宋江立住了脚。前三段不肯去一段立住脚此又云。見宋江之不必殺閻婆也。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精如畫。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

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

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看他句句包庇女兒與宋江交心口風 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錯認陶潛 慌忙起來。把手

掠一掠雲髻。醜 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醜 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著。醜 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榻子眼

裏張時。醜 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牀上。醜 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

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兩句不是聽出花娘心 道。這屋內多遠。他不會來。邪正是寫出慶婆著急 他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

道。這屋內多遠。他不會來。句 他又道。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句 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

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一場官司反打在宋江 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春

七。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為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

間安一副春臺。實 凳子。虛 後半間鋪著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杆。實 上掛著一頂紅羅幔帳。

側首放個衣架。實 搭著手巾。這邊放著個洗手盆。實 一個刷子。虛 一張金漆桌子上。實 放一個錫燈臺。虛 邊廂

兩個杌子。實 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虛 對牀排著四把一字交椅。實 或上得樓來無端先把幾件鋪陳數說一遍。到後文中

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著牀邊坐了。如畫 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拖起來然仍在 說

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二十一 閒時却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

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三十一 字句。俗本不知此兩行半。是二句。便讀得七零八碎。減多少色。一句是

明顛倒使性四字。便將婆惜日誓相思氣苦。憑空生出言語傷觸四字。便將宋江一向不來緣故輕輕及得好。一句是當面生

浪也。乃人有反口嘴硬而斷。浪婦偏嘴硬 其為浪古今皆然。浪婦戒哉。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

他女兒過來。此句放下牀 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是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不要焦躁。那婆娘那裏肯過來。

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數番作一篇煙波 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

場。天生妙語 與婆用。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春雲 八展買些藥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前妻女兒陪

傾換作女兒同坐及至又不同坐便開口插出陪坐二字來却倒拴一句不要怕羞攆得女兒金枝玉葉相似妙哉

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

去。我隨後也走了。先不肯來既又立住既又坐凳上既又要逃走見宋江之不必殺婆惜也

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

門拽上，將屈戌搭了。細婉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個燈，竈裏見成燒著

一鍋腳湯，再轉上些柴頭。細婉之文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雞肥鰯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

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百半鑊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壺裏。細婉之文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筋，一桶盤托

上樓來，放在春臺上。春擡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滿金漆桌子，看宋江時，只低著頭，看女兒時，也朝著別處，寫閣

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說得女兒嬌

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的？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開中先那婆子倒笑起來，人語不得不笑，說道：又是我

的，不是了。其語太唐突矣，便如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飛溫住宋江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

兒。一邊又去如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既云打疊起明日告訴矣，下又接出話來看他宋江道：不好開口，只

笑。看他三四轉如盤珠不定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意喫了一盞，婆子笑道：兩個笑字

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又還他一個緣故，又擡得女兒胡言亂語，放屁辣臊，八字糊押司都不要聽。且

只顧喫酒。又是他自己說，又是他勸喫酒，教不要聽寫出許多那熟活，是虔婆出現，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先代作一

之。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上只復勸之飲，此復插入三婆惜

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廝？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

意拿起酒來，喫了半盞。春雲九展婆子笑道：此笑真是樂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透過一睡字妙絕。押司也滿飲

幾杯。透過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為明早再下樓去，燙酒，十展那婆子見女兒不

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地穿，插無痕，真是妙手

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著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著臉弄裙子子寫淫婦心動這婆子哈哈地笑道四個笑字

上看出哈哈二字你兩個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這松雪傲睨管夫人詞云我儂兩個忒煞情多好似練一塊泥捏一個你

寫婆子帶酒如畫我泥裏有你也你泥裏也有了我據此則日下泥塑亦不妨只須少頃再圓再練也附作一笑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要宋江來舌端變換之極

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此處本直接下唐二哥却不便接去又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探

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

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却有鄆城縣一個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春雲十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常常

得宋江齎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只為明日釋放宋江恐有突這一日

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奔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

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

個過去一路走著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著宋押司一個他敢

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

就幫兩碗酒喫一逕奔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扶梯邊細婉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第五個笑

四個笑字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著頭寫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

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此行與前夾七帶八行只是一行唐牛兒閃將入來看著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

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又要走見宋江之唐牛兒是個乖的人便瞧科春雲十看著宋江便

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

怎地忘了便是蚤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著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

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

捺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班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妙語隨口而成映襯多少有甚麼

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

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

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踉蹌踉蹌

直從房裏叉下樓來。春雲下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

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著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擲出簾

子外去。總為明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却把兩扇門關上。拿拴拴了。口裏只顧罵。細婉之文。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

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著。單日著。我不結果了你。

不姓唐。拍著胸大罵了去。為明早婆子再到樓上。看著宋江道。押司沒事。保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搗酒喫。

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個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著了真病。

倒抽身不得。春雲十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此句已不我猜著你

兩口多時不見。一定要蚤睡。收拾了罷休。無影風雲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細婉之文去竈下却不

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醜春雲。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

兩口兒蚤睡。又作餘波蕩漾誠恐寂然便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六個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

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再作一餘波却便順手帶出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吹滅燈。自去睡了。細婉之文。宋江坐在

杌子上。吟那婆娘時。復地歎口氣。約莫已是二更天氣。二那婆娘不脫衣裳。又活寫花娘氣惱又便上牀去。自倚了繡

枕。紐過身。朝裏壁自睡了。細過身去如畫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保我些個。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

言來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桌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

行陪下一行。以此一腰裏解下纒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牀邊欄杆子上。欄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

婆娘脚後睡了。春雲十半個更次。二更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春雲十八展寫花風直寫出花娘心上萬轉千迴以後事來真是

男子被此笑縱擒多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著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更交四更酒却醒了更捱到五

更五更更敘得好宋江起來面盆內冷水洗了臉盆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讀者而亦必至王公湯藥邊始知失却驚帶則斯

兩三行間所敘之事而眼光滴落者哉口裏罵道你這賤賊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著聽得宋江罵時三紐過身回道你

不差這險細過身來如畫春雲十九展上冷笑猶不爲少間失救地也却甚似爲夜來酒深者妙絕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繇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

與我拽上門如畫宋江拽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

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春雲二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蚤宋江道便是

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兒濃濃的奉一

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慕然想起道時嘗喫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具棺材又是一個

不會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春雲

一展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會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

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嘗覩老漢又蒙與

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亦有此言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

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春雲二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杆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會繫得在腰裏

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著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燬了他回去說時只道

我不把他來爲念解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解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解因

此不會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先補若是被他拿了倒是利害便起身

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慌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

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著，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閻婆家裏來。且說這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著，那厮含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保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著，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細婉之文○與前不脫衣裳照耀牀面前燈却明亮，照見牀頭欄干上，拖下條紫羅帶。春雲二帶，十三展，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厮，喫嚙不盡，忘了鸞帶在這裏。」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點染，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春雲二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桌子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拿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醜語只是隨手點染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著「晁蓋并許多事務」。春雲二十五展，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個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慢慢地插在招文袋裏。」自言自語中關却竟從婆娘邊聽出神妙之筆樓下呀地門響，牀上問道：「是誰？」門前道：「是我。」牀上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這邊也不回話，一逕已上樓來。一片都是聽出來的有影燈漏月之妙那婆娘聽得是宋江了，慌忙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紐過身。又紐過靠了牀裏壁，只做齣齣假睡著。春雲二十六展，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著，只不應。」宋江又笑道：「你不要急噪，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紐過身。又紐過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杆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唔，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會脫

衣裳睡。如今蓋著被子睡。情事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

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駭人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駭人宋江見

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個。還了我罷。我要去幹寧。婆惜道。閒常也只喚老娘和張三有

事。至此便竟承當寫得花娘可畏。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駭人不强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

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語語駭人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著。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

十七展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閣婆惜

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

這個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

宋江道。這個也依得。閣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春雲二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

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

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來送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回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

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嘗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

屁。做公人的。那個益兒不喫腥。閣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一驚中如飛劍句五聖句關王句確是識字看曲本婦人口中語。你待瞞誰。便把這一

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人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

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此冷笑正與更餘開後冷笑映襯出花娘蜜中有刺來也。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

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

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

人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春雲二十九展。怒氣直起。那裏按捺得住。睜著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

送。活是伶俐婦人語又可惜又可愛。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伶俐婦人語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人宋江

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伶俐婦人語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人宋江

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願被。四字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

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如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裏肯放。宋江在牀

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重奪寫一句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春雲三宋江便搶在手裏。

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敘事真有龍跳虎臥之能宋江之殺從婆惜

緣法也。那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

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連忙取過招文袋。招文

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書燒了。○疑人讀至此語歎云繫上鸞帶。帶繫了。○只不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

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著在意裏。夢中醉裏寫來如畫。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夢中醉裏寫來如畫。慌忙跳起來。

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個胸廝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

子笑道。七個笑。○以此一笑字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妙又酒性不好。妙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

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個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著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

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成精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

道。這個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成精閻婆道。恁地時。却

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成精宋江道。這個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又一具作

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鄰舍

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

早早發來。成精宋江道。也說得是。兩個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細婉宋江與

閻婆兩個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

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

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裏沒個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夜來寫牛兒不知費幾許筆墨。只爲此時用得著耳。○不因夜來先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本是為了今早奪人倒生了夜來嘔氣。順生。出今朝奪人如此用筆。真令人難覓不出。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王公兩用前用來提著招文。袋後用來安放蠶盤子妙。鑽將過來。喝道。老賊。你做甚麼扭結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繇四字妙手。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夜來亦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閣。衆人向前。一個帶住婆子。三四個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麻救火。惹燄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終不復彈。後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爲之嗟歎彌日。自云我獨不得與之同時。設復相遇。當能知之。嗚呼。言何容易乎。我謂聲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難。請舉易者。而易莫易於文筆。乃文筆中有古人之辭章。其言雅馴。未便通曉。是事尤難。請更舉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試開爾明月之目。運爾珠玉之心。展爾粲花之舌。爲耐菴先生一解水滸。亦復何所見。其聞絃賞音。便知雅曲者乎。卽如宋江殺婆惜一案。夫耐菴之繁筆累紙。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於殺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獨欲宋江離鄆城而至滄州也。而張三必固欲捉之。而知縣必固欲寬之。夫誠使當時更無張三主唆虔婆。而一憑知縣遷罪唐牛。豈其直將前回無數筆墨。悉復付之唐牛乎哉。夫張三之力唆虔婆。主於必捉宋江者。是

此回之正文也。若知縣乃至滿縣之人。其極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於捉者。是皆旁文踢蹴。所謂波瀾者也。張三不唆。虔婆不稟。虔婆不稟。知縣不捉。知縣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現。蓋張三一唆之力。其筋節所係。至於如此。而世之讀其文者。已莫不嘖嘖知縣而嘖嘖張三。而尙謂人我知伯牙。嗟乎。爾知何等伯牙哉。

寫朱雷兩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法。又各不相照。各要熱瞞。句句都帶跳脫之勢。與放走晁天王時。正是一樣奇筆。又却是兩樣奇筆。才子之才。吾無以限之也。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一個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個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厮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搪碗酒喫。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去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繇。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不是寫知縣亦不是寫宋江都是故。借得便○若非此人則滿縣都和宋江好誰人肯與見說閻婆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處邊出力直逼宋江去柴進莊上引出武松來也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他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佑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著行兇刀子一把。驚刀却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不是寫知縣亦非寫宋江都是故作翻跌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搪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厮左右兩邊狼虎

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

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知縣張三一番結卷。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

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列。不是與婆惜有情。正是替武松出力。讀書須心知。重方名善。讀書人不然。苦不免有。懶懶葫蘆之謂也。如此書

勾捉則又安得逼走宋公明。撞出武都頭乎。後人不知。遂反謂。既已了却。某蓋便順。遂入武松。正是別起一番樓臺殿閣。乃今知縣只管要寬。此時者更不得張三立主文案。幾番

張三於公明甚薄。殊不知於公明甚薄者。於讀書之人。殊厚也。知縣張三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

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知縣張三張文遠又稟道。全仗犯人宋江逃

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

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都是故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

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個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

宋太公莊上。宋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

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

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居住。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

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

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個是預前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不是寫衆人亦不是

跌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齎發了十

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

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

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知縣張三張文遠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武松全仗宋江實

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

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

憑是個假的。分明說個分只是相公做主則個。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上叫屈

叫苦。哽哽咽咽地啼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

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武松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

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全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邨宋大戶莊上

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

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概不繇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

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

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全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

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寫朱全出色過人。若便真正要搜，則應撥令衆

已胷中事必要獨自進去，却恐雷橫見疑，因自來把定門外，却使雷橫進去獨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

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兄弟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視雷

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上。朱全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噲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

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監著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連太公亦遣開朱全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細

門來拴了。細走入佛堂內去。細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細板底下有條索頭。細將索子頭只一拽。細

銅鈴一聲響。朱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分外出奇見了朱全，喫那一驚。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閒

常和我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個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

地板蓋著，上便壓著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以敘述爲疏今日本縣知縣差

我和雷橫兩個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閻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

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個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著，不會周全人。要如此語不是排下雷

橫自見殷勤實乃真正

各不相照。倘或見了兄長，沒個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

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著，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朱全道：

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

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先於此處伏得三支入後，翻騰顛倒，變出無數文字，譬諸龍也。當其在淵亦與

乃不測其鱗爪之所在也。文章有此真奇矣哉。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會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

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

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願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願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

入地窖子去。細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細還將供牀壓了。細開門。細拿朴刀。細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

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不會讀書人只謂此句為朱全自解會讀書人便知此句為雷橫出色。雷橫之心與朱全之心一也。却因雷

上文脫卸而下，真正好手。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

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特表雷橫用筆却又曲折之極。朱全雷橫叫攏土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

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先卸去四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

農器，不在莊裏。淨乾。宋江那厮自三年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現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說得過

我兩個奉著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寫朱雷二人句句防賊宋押司他犯

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反與朱全說故妙。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反與朱全說故妙。我

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個。反勸朱全故妙讀之句句欲失笑也。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

他不疑。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繇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

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二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雙表。朱雷四十個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

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

來了。便問緣繇。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

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勅了一紙海捕文書。

番結卷不在話下。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

況且婆娘已死了。二句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三句因此也只得罷了。已上文豈真寫張三情重，誠意只在逼走宋江耳。今宋江既

文不比近日灰堆學究所撰無輕重者也。完張三。朱全自湊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既已逼走宋江，亦便收拾婆

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完閻。朱全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完申。又得知縣一力主

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個故縱兇身在逃。春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完唐

兒牛連的人，盡數保放富家人。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

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其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

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

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往來。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且說宋江從地

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

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

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裏使個得託的人，寄封

信來。當晚弟兄兩個，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身。宋江戴著白范陽氈笠兒，上穿

白緞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縵，下面纏腳絆，襯著多耳麻襪。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

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普天下讀書人，慎勿謂水滸無皮裏陽秋也。自家灑淚，却分付別

人休惱老牛愛。積寫來如畫。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客伏侍太公，亦皮裏陽秋之筆也。弟兒兩

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兩段寫。逕出離了宋家村，兩個取路登程。正遇著秋末冬初，是收租米。害癘疾時，弟兄兩

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奔兀誰的是。出門後方算去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那柴

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曾拜識。此一語表出宋清不是太愚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他仗義疎財。

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投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

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只不會會得。兩個商量了。徑望滄州路上來。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過府衝州。但凡客

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不好。喫癩碗。睡死人牀。七字說且把閒話提過。只說正言。宋江弟兄兩個。不止一日。來

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徑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

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忽作一折折出下文柴進身分來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

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

信伏童僕真寫得妙可見宋江又可見柴進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嘗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

便領了宋江宋清。柴進慌忙何足為奇徑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

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

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只此句寫出莊裏曠做一片柴大官人引著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極盡到亭子上

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柴進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六個字有喜極淚零之致。真是絕妙好辭。不知耐菴如何算出來。天幸今日甚風

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疏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

口裏說道。昨夜燈花。今早鵲噪。不想却是貴兄降臨。絕妙滿臉堆下笑來。出色畫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

便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柴進喝教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細柴進攜住宋江的手。出色畫

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答道。久

聞大官人大名。如雷貫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閒。不能設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

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

做莊俱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著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

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此三語却不可若果如是柴進乃真不赦矣。

旋風之名不虛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襪爭襪。教宋江弟兄二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

寫柴進殷勤累幅不盡故特從閒處著筆作者真才子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細柴進邀宋江去

後堂深處。柴進出色畫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出色畫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

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著把盞。伏侍勸飲。柴進出色畫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

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

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

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著。看他蜿蜒而來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蜿蜒那廊下有個大漢。

因害瘡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鐵火在那裏向。宋江仰著臉。只顧踏將去。正躡在火鐵柄上。把那火鐵裏炭火。都掀

在那漢臉上。蜿蜒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武二何必害瘡聊借作一紐頭耳宋武既得相遇此紐便當不用故順手便寫一句

也才子之文隨手起倒其妙如此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有勢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

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

會最相待過。如今却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有勢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

正勸不開。只見二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著押司。有勢去報便不及矣來接

鬧。那莊客便把蹠了火鉢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殺。問他敢比得我

鄆城宋押司。他可能。三字正接下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八字却因柴進大笑便說不完妙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

漢道。我雖不曾認得。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

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正接上他可能三字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八個字不是鑿括宋江我如今只等病好

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快讀自是武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里，近只在你面前，柴進指著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歡喜與前端的想殺柴進一樣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好武納頭便拜。武二說道：「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古有相見不晚之語，說得口頭已成，卻套兩套，本改作我不是夢裏，麼真乃換金得矢也。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武二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要柴進指著那漢，說出他姓名何處人氏，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著心驚膽裂。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已批出是武二。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天下莫易於說鬼，而莫難於說虎。無他，鬼無倫次，虎有性情也。說鬼到說不來處，可以意爲補接。若說虎到說不來時，真是大段著力不得，所以水滸一書，斷不肯以一字犯著鬼怪，而寫虎則不惟一篇而已。至於再至於三，蓋亦易能之事，薄之不爲，而難能之事，便樂此不疲也。

寫虎能寫活虎，寫活虎能寫其搏人，寫虎搏人，又能寫其三搏不中，此皆是異樣過人筆力。

吾嘗論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計，卽如寫虎要寫活虎，寫活虎要寫正搏人時，此卽聚千人運千心，伸千手，執千筆，而無一字是虎，則亦終無一字是虎也。獨今耐菴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筆，而盈尺之幅，費墨無多，不惟寫一虎，兼又寫一人，不惟雙寫一虎一人，且又夾寫許多風沙樹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風沙樹石是真正虎林，此雖令我讀之，尙猶目炫心亂，安望令我作之耶。

讀打虎一篇，而歎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說矣。乃其尤妙者，則又如讀廟門榜文後，欲待轉身回來一段，風過虎來時，叫聲阿呀，翻下青石來一段，大蟲第一撲，從半空裏攬將下來時，被那一驚，酒多做冷汗出了一段，尋思要拖死虎下去，原來使盡氣力，手脚多蘇軟了，正提不動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

黑了。惟恐再跳一隻出來。且掙扎下崗子去一段。下崗子走不到半路。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叫聲阿呀。今番罷了一段。皆是寫極駭人之事。却盡用極近人之筆。遂與後來沂嶺殺虎一篇。更無一筆相犯也。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蹠了火鏵柄。引得那漢焦躁。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不必與前文甚合。正是好手。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裏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著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

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攆住武松的手。宋江攆住武松手第三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細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讓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

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歡喜。燈下看美人千秋絕調語。此却換作燈下看好漢。又是千秋絕調語也。燈下看美人加一倍。嬌嬌燈下看好漢。加一倍。源源者都在燈下。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

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來。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動身回去。却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鏵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恐怕病倒好了。好手。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

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真好宋江令人死。次日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豬。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數日。宋江取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宋江歡喜武松亦喜。幅寫不得盡。只說替他做衣裳。便寫得似歡喜。美人相似妙筆。與前出浴新衣相映。柴進知道。那裏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緞疋

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叫做三人的稱體衣裳。是。宋江兄弟已換過新衣。此又三人一樣。都做者王孫之所以異於酸子也。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半日頗不得此。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

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個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法。迴護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何物小吏使人變化氣質相伴宋江

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法。迴護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何物小吏使人變化氣質相伴宋江

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四字和平之極。不想柴進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

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

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哨棒此處起柴進又

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戴著個白范陽氈笠兒。看官正是為下文打虎綯索也背上包裹。提了哨棒。此一段非

二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寫宋江情

重只圖別去。柴進便只存二宋。七個字直刺入武二眼武二眼中心上一跳一跳也。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裏心裏耐菴菴是才子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

了便來。三個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

步。別路上說些閒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遠送。嘗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

著道。容我再行幾步。別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個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

哨棒。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六字直刺入武便叫酒保打酒。且買些盤饌。菓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

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四字如何接入下文寫盡武二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

拜為義兄。何人不應與宋江結拜而獨寫向武二文中者反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五字直刺入武身邊取

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

你做兄弟。可見武二之求為兄弟如此都是與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

四個。後文激射法非真宋江措詞書突也武松只得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墮淚自宋江固也然多半亦為宋

三哥。二宋眼前却多一個武二心頭尚少一個只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清在旁刺心刺眼蓋武二心只在

哥哥却見他人兄弟。雙雙如此。自離金盞為心。正復如何。相道看上三。寫宋江又寫得好。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著馬。背著牽著兩匹空馬來接。寫柴進又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

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兄弟兩個。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

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

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鏡中花水中月俗筆臨描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

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著一兩招旗在門前。上頭寫著五

個字。道：三碗不過岡。奇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六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好酒是武二生平只此開場第一只見

見店主人把三隻碗。文一雙筯。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第一盤第一番逐碗寫第二三四

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其酒何如？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先喚酒次及肉其重其輕可知吾聞酒家道：只有

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

一碗酒。第二武松喫了道：好酒。又讀一句又篩下一碗。第三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奇武松敲著桌子叫道：主

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所對非所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

官喫。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

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

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

再開。掛者何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名又喚做出門倒。好名

初入口時。醇釀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

三碗。第四碗第五武松道：端的好酒。又讀不住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

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

篩三碗。第七碗第八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寫酒量兼寫食量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第十碗第

碗。第十二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又換一法。酒

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妙心妙筆見酒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

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

你住。無端忽從酒家眼中口中窺出武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

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

喫了。第十三碗第十四碗第十五碗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結一綽了哨棒。立起身來。哨棒七〇一路又將哨棒特特處處出色描寫

此物以為無恐也。却偏有出自料外之。第二個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哨棒八〇

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

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餘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

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

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

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

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

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唬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

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著頭。自進店裏去了。寫酒家色這武

松提了哨棒。哨棒九〇提了哨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

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

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奇文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

著哨棒。哨棒十〇橫拖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駭人武松乘著酒興。只管走

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奇文〇不因此廟幾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著一張印信榜文。

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為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

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

宜知悉。政和年月日。文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便是一折反越。顯出武松神威。不

矣。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對算不亦異乎。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

地。活寫出武松神威。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有節有次。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撲時忽然驚出汗來。絕世妙手。將哨棒縮在

肋下。在肋下第五個身分。哨棒縮。一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漸漸地墜下去了。便沒虎來。也要大哭。此時正是十月

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一句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一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

發作。醉。焦熱起來。一隻手提著哨棒。哨棒第六個身分。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絕跟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人

之景可。知虎林。見一塊光。撞撞大青石。乎要醒。便使讀者急殺了。然後放出虎來。才子可恨如此。把那哨棒倚在一邊。個身分。哨棒十三放

翻身。却待要睡。讀者。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

蟲來。出得有。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有三一折反越。顯出武松神威。不然便。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十四棒

○擊著哨棒。閃任青石邊。處看活虎正走。或猶得。一看活虎正搏人。是斷斷必無處得看者也。乃今和菴。然以筆。游。戲。畫。出。全。副。活。虎。插。人

圖來。先而後要看虎者。其盡到水滸傳中。景陽岡上。定睛飽看。又不喫驚。真乃此恩不小也。傳聞趙松雪。好畫馬。啼更入妙。每欲構思。便於密室。解衣

踞地。先學為虎。然後命筆。一日管夫人。來見趙宛然。馬也。今耐菴。為此文。想亦復解衣。踞地作一撲。一掀。一剪。耶。東坡畫。雁詩云。野。見。人。時。未。起。意

人方法。從向處。看。得。此。無。人。態。我。真。不。知。耐。菴。何。處。有。此。一。副。虎。食。那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

一撲。從半空裏。攔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神妙之筆。燈下讀之。說時。渾。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

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二閃。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註一句。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騰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

一閃。閃在一邊。三閃。大蟲見。揪他不著。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

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四閃。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著。時氣性。先是沒了一

半。○此段作一束。已上用四閃法。已下放出氣力來。那大蟲又剪不著。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

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著大蟲。儘平生氣力矣却偏劈不著大蟲駭殺人句原來打急了。正打在

枯樹上。百忙中又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哨棒十六○半日勤寫哨棒只道仗他打虎到此忽然開除令人瞠目

膽墮矣。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虎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人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

爪搭在武松面前。虎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了却哨棒○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脰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

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人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

亂踢。脚踢妙絕。手放鬆不得也。踢便爬起一個泥坑。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奇絕妙絕。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人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虎武松把左

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

裏鼻子裏耳朶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虎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

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擡又打了一回。哨棒餘波○眼見氣多沒了。方纔丟了棒。哨棒此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

死大蟲下岡子去。第一念要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有此一折便越顯出方纔神威。武松

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寫出倦極便越顯出方纔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却怎地鬪得他過

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特下此句使下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叫聲阿呀。翻下青石來。一時手脚都慌轉過亂樹林

邊。收到亂樹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奇文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罷了。殺

文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嚇殺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綑在身上。手裏各

拿著一條五股叉。奇文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你喫了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著身。如何敢獨自一個昏

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打虎既畢。却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

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絕倒後語。我上嶺來是打虎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

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計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著落當鄉

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可知一撲一掀一誰敢向前。我們為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

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刺刺

地四字無心中寫出神威。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們兩個喫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獵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

排行第二。百忙中帶定望哥一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第一遍兩個獵戶聽得

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可惜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

事再說了一遍。第二遍自敘○實是異常得意之事。不得不說。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

夫。都拿著銅叉踏弩刀槍。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

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第三遍自敘○叫武二說又。衆人都不

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好衆

人都跟著武松。四字如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

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圍將來。先把死大蟲擡

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上文一個神人一個活虎儘力放對到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

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色人本鄉獵戶色人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

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帶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

得大醉了。王右軍云夜來真大醉耶。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先說一句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第四遍衆上戶道。真乃

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色人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有此一折便越顯大戶便叫莊客

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

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挑一擔酒。色人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

上戶把盞說道。被這個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個大

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人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把緞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細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人把那大蟲扛在前面。擡也掛著花紅緞疋。爲之失笑。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接了來。盡皆出來看。閃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開都好。只見亞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著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人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虎心中自忖道。若不是這個漢。怎地打得這個虎。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第五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極表武松神威。又遠。遠先表武松無銀子。一篇打虎天搖地震文字。却以忠厚仁。四字待。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一篇打虎天搖地震文字。却以忠厚仁。四字待。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接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二三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個。耶武松回頭來看了。叫聲阿呀。阿呀者驚心動膽之聲。篇中武松凡叫三個阿呀。一是青石上陡然見虎。一是下岡時誤認。獵戶是虎。一是縣前撞見此人。也入後回說出其姓名。方顯武松真有大過人者。今且留之。你如何却在這裏。不是武松見了這個人。有分教。陽穀縣中。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寫武二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過人者。乃吾正不難於武二之視兄如父。而獨難於武大之視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際。至於今日。尚忍言哉。一壞於乾餼相爭。閱牆莫勸。再壞於高談天顯。矜飾虛文。蓋一壞於小人。而再壞於君子也。夫壞於小人。其失也鄙。猶可救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不可救也。壞於小人。其失也鄙。其內卽甚鄙。而其外未至於詐。是猶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其外既甚詐。而其內又不免於甚鄙。是終不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視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繇學問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猶夫人之能事也。繇天性而欲如武大之愛弟者。以愛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寫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寫武大以救君子之詐。夫亦曰兄之與弟。雖二人也。揆厥初生。則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學問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廢學問。此自爲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於天性可也。

上篇寫武二遇虎。真乃山搖地撼。使人毛髮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寫武二遇嫂。真又柳絲花朵。使人心魂蕩漾也。吾嘗見舞榭之後。便欲搦管臨文。則殊苦手顫。饒吹之後。便欲洞簫清嘯。則殊苦耳鳴。馳騎之後。便欲入班拜舞。則殊苦喘急。罵座之後。便欲舉唱梵唄。則殊苦喉燥。何耐菴偏能接筆而出。駭時便駭殺人。愁時便愁殺人。人並無上四者之苦也。

寫西門慶接連數番。番轉妙於疊。妙於換。妙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磔。妙於無意思。真是一篇花園錦湊文字。

寫王婆定計。只是數語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磔。一吐一吞。隨心恣意。排出十分光來。於十分光前。偏又能隨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來。真所爲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起潮落者也。

通篇寫西門愛奸。却又處處插入度婆愛描。鈔寫小人。共爲一事。而各爲其私。真乃可醜可笑。吾嘗晨起開戶。

竊怪行路之人紛若馳馬。意彼萬萬人中。乃至必無一人。心頭無事者。今讀此篇而失笑也。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奇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

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此句在後想武大道。二哥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

怨你。句又想你。句想伊已自不能開又那得工夫怨你。文不答而答武大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

你在清河縣裏。專要喫酒醉了。便和人相打。時常喫官司。教我受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

便是怨你處。此段實想我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

屁。我如今在鄉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想你。此一段主憑空結撰出一個搬來的緣。看官聽

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

猛虎。筆頭有舌。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只須四字已活畫出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謔名。叫做三寸

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應不見娘。家姓潘。姓潘妙後又有小名喚做金蓮。金蓮二字藏下在

文十來卷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

以此記恨於心。不寫作主母。擦酸者。便於自與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又那討錢來。自從武大娶

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躑躅。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瑣。

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

肉。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仍舊妙一似此日

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

武。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

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極表武大引著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

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個茶坊間壁。倒插而下。即掛兩間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簾子一

壁菜園一樣文法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便勤紋。簾子一

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簾子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四字不雅馴然小家恆有之却正用在此處妙絕在這裏。且來厮見。武

大郎接了擔兒入去。細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

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見夫婦兩個念那婦人又手向前道。叔叔萬福。一

凡叫過三十九遍叔叔忽然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極表武二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

改作你字真欲絕倒人也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亦倒插入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

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可見不是不出閨門婦人原來却是叔叔。三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四三個人

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著武大道。我陪侍著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兩句二十字却字字絕武大應

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

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

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著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便想到他好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

來我家裏住。二語連不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七來這裏幾日了。而把武

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八在那裏安歇。來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九恁

地時。却不便當。漸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服侍叔叔。十怎地顧管得到。

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十一不強似這夥賸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

放心得下。辭令妙品武松道。深謝嫂嫂。已上作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此下三節自作一節

云。若有嬌嬌亦可取來不重。嬌嬌有等。武松道。武二並不會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十三青春多少。急承上不曾婚娶即接過云

只圖以嬌嬌二字挑逗武二心動也。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武二兩語出口處必已心動便應聲折到自己

未近婦人耶。兩句極似不相連。隨件自問。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武二兩語出口處必已心動便應聲折到自己

者而獨能令武二之心油然而動。真妙筆也。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武二兩語出口處必已心動便應聲折到自己

身上來將叔叔二人併作四字。更無絲毫分得開去。蓋心妙筆一至於此。叔叔今番從那裏來。又開開而起

說至此四字。已是深談矣。便是此一頓頓住。下別漾開去。再說閒話妙絕。叔叔今番從那裏來。又開開而起

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

縣裏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忽更斜穿去表出心中相愛來。○叔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

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嘗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

四答和身轉的人。忽然又表出自己與武二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

酒肉果品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

我撇了下來。絕倒○你看那不曉事嫂嫂叔叔在這裏坐地却不肯撇了下來○叔叔十六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又倒

王乾娘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之類。

隨即燙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坐得絕倒○只一坐法寫武大渾三個人坐下。武大篩酒在

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十七休怪。沒甚款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

酒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十八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

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斷一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斷一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

那裏會管待人。也斷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著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好

武松○不恁麼理會五字傳出聖賢心性來便覺禪心已作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

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十九是必搬來家裏住。一句○看他語急道若是叔叔不搬來

時。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二句○叔親兄弟難比別人。三句大哥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四句○叔

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五句○看他一刻上說二遍絕倒○鄰舍街坊伏後。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

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十二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絕倒何武松別了哥嫂。離

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

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說出此二字不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

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點進宋並前者賞賜的物件。點進打虎叫個土兵挑了。武松引

到哥哥家裏。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個木匠。就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

張牀。裏面放一條桌子。伏安兩個杌子。伏一個火爐。伏此非止是應物物件也。若止是應用物件。則便總寫一句云。一應物件齊整。他行立坐起。色色親見也。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

昏漱口水。於鐵瑣武松先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覓那婦人。道。叔叔。叔叔二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喫

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農。剛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四字齊齊整整。安

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喫。武松喫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了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

縣裏撥一個土兵來使用。這厮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絕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話休絮

煩。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收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徵茶果。請鄰舍喫茶。衆鄰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

排了回席。又先倒插下鄰舍。他日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只少却武大耳。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照耀得妙

人笑嘻嘻道。叔叔。叔叔二如何使得。何故使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叔叔二十六。零星拉。雜敘事真與史公無二。武松自此

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

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省又有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見

賢矣。極寫武松過人。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

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

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絕倒。先已。清宮除道矣。央及間壁王婆。又倒插。出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盆火

此處出現。心裏自想道。我今日著實撩鬪他一撩鬪。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著。簾子

只見武松踏著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簾子陪著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叔叔二武松道。感謝嫂嫂憂

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絕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挂在壁上。如畫解了

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裏搭了。如品○又不一齊卸脫必留油褲在後衣者非中間有停歇也武二自一邊忙忙

褲也未嘗有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叔叔二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喫早飯。却纔

又有一個作杯。我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叔叔二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

子。穿了暖鞵。如畫撥個杌子。一個杌子出現。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絕倒後門也關了。絕倒○俗筆便竟撥酒來矣此

婦一腔心事○又倒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絕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

插出後門來妙絕。絕哥哥每日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叔叔中開用一和字真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得他

來。一句等他不得。二句○只是一句顛倒寫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婦人道。叔

叔叔叔三你自便。那婦人也撥個杌子。近火邊正坐。第二個杌子出現。如畫火頭邊桌兒上。擺著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

看著武松道。叔叔叔叔十二滿飲此杯。閒開而起。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真好武二○寫武二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

天色寒冷。叔叔叔叔十三飲個成雙杯兒。真好淫婦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二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

婦人喫。又兩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鞦。臉上堆著笑

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著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寫武二答語又問人說來。也叔叔養唱。嫂嫂却知

四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寫武二答語今日之敘獨不可使哥哥聞。二字絕倒。○爾爾也

頭不似心頭。何勞嫂嫂言怕絕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耳一直提出四字寫盡神威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

等事時。不賣炊餅了。事何事也。叔叔叔叔三且請一杯。叔叔叔叔三十六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

酒落肚。鬨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知了四五分只把頭低了

不自在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筴簇火。寫出不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著注子。

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脾上。只一捏。寫淫婦便是活淫婦。說道。叔叔叔叔三只穿這些衣裳。不冷。何便煖。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

意。也不應他。六七分不快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筴。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嘗

熱便好。叔叔三十八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可知已下是十分震怒也。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

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著武松道。你若有心。喫了這半盞兒殘酒。寫淫婦便是活淫婦。已上凡叫

一你字妙。心妙筆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神威說道。嫂嫂。潘氏失嫂嫂之道矣。又稱嫂嫂者何尊之也。何尊乎嫂嫂尊之所以愧之也。尊之所以愧

莫先於正名。分亦為此也。休要恁地不識羞恥。只一句罵殺千古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

頂天立地。噲齒戴髮男子漢。響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響嫂嫂。再叫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再伸

有些風吹草動。直算到底寫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絕奇之文。自有嫂嫂二字以來未

地。武二神威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掇開了杌子。倒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要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

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

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鬪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

負我。既是外人如何又叫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

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方纔說只問哥休要高做

聲。喫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喫點心。我和你喫些個。武松只不做聲。一

了半晌。又一款。二句再脫了絲鞵。依舊穿上油皮褲。著了上蓋。帶上氈笠兒。前說時從上而下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

縣前這條路走了去。十一字活畫正是不知怎地去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

了出去。我也再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宿歇。那厮這厮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

戲我。倒不喫別人笑。你要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

敢再開口。活武大。與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著了匾担。逕來房裏。警然又來收拾了行李。便

出門去。警然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繇我自去便

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活武大。爾何算。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淫婦性情來正不知耐惹如

且得冤家離眼前。如聞。其聲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活武大又搬了去。倒謝天地。中來。嗟乎世人讀詩而不廢裳

棟之詩彼固無所感。於中也豈不痛哉。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却

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按手。然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

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此句不算調侃。正算作通病矣。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

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然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

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

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可去得。你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

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曾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竟似

生語不似對上官語。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

取了些銀兩。叫了個土兵。却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果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警然。武大恰

好賣炊餅回來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武大眼。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隨手。取出

文情如穀。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厮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

面。再整雲鬟。換些豔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聲。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

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

做甚麼。嫂嫂亦可謂糊突桶混。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

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個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

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睜武松。糊突桶混。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

杯酒拿在手裏。看著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

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兄弟二人武大愛武二如子武二又愛武大如子武大自視如父武二又

自視如父二人一片天性便生出此句話來妙絕。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只防早晨夜晚

在清。不要和人喫酒。武大何處喫酒乃武二已明知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帶簾子妙絕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

不出惡聲只如此妙絕。如若有人欺侮。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如父如子語○敬言照後讓之源然。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二

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二多說。妙人妙語○可知武二不是不知人事者。我哥哥為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竟托孤語讀之慷慨淚下○讀武二此語忽

嘗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武二神威那婦人被武松

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著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臃腫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

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

拗不出的鼈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

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著地。辭令妙品○淫婦有相只。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

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恰與前言活。武二都記。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盃。武二神威讀

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畫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為母。絕。我當初嫁武大時。曾不聽得說有

甚麼阿叔。絕。那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絕。自是老娘晦氣了。鳥撞著許多事。語語。哭下樓去了。那婦

人自粧許多奸偽張致。那武大武二弟兄。自再喫了幾盃。武二自不必說真乃難得武大。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莫不交於武大也今讀其兄弟去了四字何其瀾漫淋瀝。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大武松見武大眼中

垂淚。便說道。哥哥。你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又將前語一番。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極文。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夾見知縣。

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士兵。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

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絲他自罵。心裏只依著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簾子六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

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著武大臉上罵道。濁混沌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著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絲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真好武大

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絲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武大兄弟處定帶我的二字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鬧

了幾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省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而下行文曲折透進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閒筆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應在春日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

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簾子八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應在春日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

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此一滑我極疑之不然豈前將過去不端正却好。捏在叔叔肩膊上耶。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個妖嬈婦人家。因緣生法福倚先自酥了半邊

那怒氣直鑽過瓜洼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一個如迎這婦人見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個萬福。似送說道。奴家

一時失手。官人疼了。一個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著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閃了手。一個痛惜。却被這間壁

王婆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至此方入王笑道。第一笑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得正好。積世處婆語

舞那人笑道。第二這是小人不是。一個低頭衝撞娘子。休怪。那婦人也笑道。第三官人恕奴些個。一個萬福。那人又笑著。第四

大大地唱個肥啞道。小人不敬。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頭。畫自搖搖擺擺踏著八字脚去了。

去了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叉竿入去。十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你道那人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

不信

不

不

不

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著個生藥鋪。伏社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伏武大近來暴發迹。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伏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個。伏何九那人覆姓西門。單

諱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迹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蓋來翹入王婆茶坊裏來。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第五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

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隔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第六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牛句歇住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隨手搗成如詞家之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

慶道。是蔡擔子李二哥的老婆。二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肱膊陸小乙的妻子。第八王婆大笑道。笑。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著。王

婆哈哈笑道。第九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笑。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

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無可取話無可挪延只得隨口扯王婆道。不多。絲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活畫涎臉王

婆道。說不得。跟一個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一發涎王婆笑道。第十笑賊明明笑其涎。臉也。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臉死人涎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又去

約莫未及半個時辰。又甞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著武大門前。蛋又來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喫個梅湯。點盞都好。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點盞王婆做了一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喫了。只慢慢地三字活畫涎臉。盞托放在桌子上。活畫出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一笑。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個

在屋裏。以風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

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喫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

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賊人語已有所指。此語漸近於故下王婆，忽然以風話漾開去，才子為文，必欲盡情極致，每每如此。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無端闖出奇文，却只要消繹此語。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

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絕倒。西門慶笑道：二笑，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著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第十

起身去了。又去。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擗將來，逕去簾子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著武大門前，只願望。如何却又。王婆道：大官人喫個和合湯如何。隱語。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隱語。王婆點一盞

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喫，坐個一歇。活畫出。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活畫出。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東方曼倩。西門慶又笑了去。又去了。第

又在門前兩頭來往。王婆見了道：這個刷子，擗得緊。你看我著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著。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

慶一逕奔入茶房裏，來水簾底下，望著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簾子。王婆只看不見，只願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與上梅湯和合湯。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笑道：五笑，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東方曼鐵之，舌真正妙絕。且請坐。

便濃濃的點兩盞蓋茶。此非常語，乃是百忙中點出時。將來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喫個茶。涎臉死。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不是影射的。妙。西門慶也笑了一回。第十。七笑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活畫涎臉。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

漏子熱湯湯和大辣酥。風話。西門慶笑道：八笑，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九笑，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個，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

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妙。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淡死人涎臉。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

淡死人涎 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又去了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見西門慶

又在門前翹過東去。又看一看。變化又省。走過西來。又賤一賤。變化又省。走了七八遍。變化又省。逕入茶房裏來。絕倒王婆道。大

官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絕西門慶笑將起來。第二十二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臉也看下文。處處便出門路。可發一笑。

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第二十二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願放著。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

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收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一兩入手。便生出六個字來。然則貧士而望人垂青。豈不謬乎。有些渴。喫個寬煎葉兒茶如何。作

隱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著。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著容色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

作怪的事。都猜得便著。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著時。與你五兩銀子。五兩王婆笑道。第三十老娘

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絕倒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趁得頻。一定是記掛著隔壁那

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第二十二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

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個做道理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

笑起來道。第二十二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大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

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奇文。矢口而來。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第二十二老身為頭是做媒。又

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奇文。矢口而來。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十兩

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一兩銀子。便看你五兩銀子。便猜你十兩銀子。便與你說出五件。但凡捱

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下文將欲排出十分光來。一驚。驚子撒好花。娘好色。處處愛。色。色。入。盡。

的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夫。此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奇文。千古

俱全。此事便獲著。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下文將先排出十分光來。上文却先排出五件事。所謂欲變大陣

小陣一變。仍作一陣。讀者方為極情。盡致。無可復加。而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會養得好大龜。第

下文不覺。已排山倒海。衝至面前。真文字之極觀也。三。我家裏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

有閒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煩。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五件事又變作一件事。然後慢慢變出十件。也多。是箇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到錢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活甚出積。世處婆。西門慶道。這個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

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第二十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行文至此。豈惟西門慶讀者亦無。不洗耳願聞矣。偏有此一閃妙。西門慶便跪

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第二十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個上著。雖然入不得武成

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著。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請教。不容易。這個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

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綢。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積世處婆趁火打劫之計。令我

身揀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傑我時。此事便休了。先用。他若說我替你。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第一段。每一段用兩他。若一反。一正。絕代奇文。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歡

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第二段。若是肯來。我這裏做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

也不要來。妙。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反。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第三段。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妙。到第三日。晌午前。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為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

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妙。此事便休了。反。他若見

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第四段。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

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反。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

了。第五段。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個施主。合稱。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分疏。不是老

身路歧相夾。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是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六分了。第六段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

娘子。招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擋他。此事便休了。反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

又好。這光便有七分。第七段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

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喫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是只口裏說要去。賊人語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了

這光便有八分了。第八段待他喫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

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反他若絲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

分了。第九段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一頓。這一分倒難。忽然一颺一颺一颺。使讀者茫然。上文一反一正共有十八段已近急口令

大官人。你在房裏。著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最後一光

矣。又戒不可動手動脚。打攪了。事然則如之何耶奇絕之筆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

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絕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反若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句

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此是慶慶西門慶道。難得一片橘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

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綢絹疋並綿子來。西門

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綢絹鋪裏。買了綾綢絹疋並十兩清水好綿。家裏

叫箇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五兩。逕送入茶房裏。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自整來開了後門。後門出

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著。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

快。懶去走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歷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

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宛然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我一

套衣料。綾綢絹緞。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殼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著如今閏月。趁這

兩日裏做。看他寫出許多說話來。已上猶是借應日。已下竟是請裁縫矣。又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辭令妙品。那婦人

聽了笑道。第三十笑。只怕奴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第一笑。說

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成。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妙話活畫婆子。久聞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

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歷頭揀個黃道好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

星。何用選日。忽然借應日。忽然不必。歷日夾七夾八妙絕。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箇黃道好日。忽然借應日。忽然又說已央人看箇黃道好日。一發夾七夾八妙絕妙絕。老身

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上文活寫婆子機變自救妙絕。又活寫婆子機變自救妙絕。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光已有

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好已有

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又怕家裏沒人看門前。並不強拉只是軟弱辭令妙品。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

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第二分。光又有。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

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喫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賣炊

餅。略照武大不疏漏。那婦人把簾兒挂了。簾子。十二。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後門。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

道茶。撒了些出白松子胡桃肉。細瑣。處寫。遞與這婦人喫了。抹得桌子乾淨。細瑣。入妙。便將出那綾綢絹緞來。婦人將尺量

了長短。裁得完備。裁。量。便縫起來。那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

曾見這般好針線。數語於本文無謂。只是使一日不寂寞。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再縫

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著空擔兒進門。武大。不忘。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簾子。十三。武

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裏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

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喫些點心。不直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嘗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

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還他。那婦人聽了。數語於本文無謂。只是使武大不寂寞。作文要照前照後。如此。當晚無話。且

說王婆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翹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

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拿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喫。王

婆道。阿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

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

收下。這婆子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絲你十

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著了道兒。所以六婆不許入門。後世切戒之。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食。再縫

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第三分光已有話休絮絮。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來叫道。

三。娘子。老身大膽。只說得四字。妙不容說。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

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而出陡然裹了頂新頭巾

穿了一套整整齊齊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又帶三五兩碎銀子。逕投紫石街而來。到得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

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第三十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

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對著那婦人道。此句拖著西門對著婦人。下句指著婦人對著西門。

活畫出婆子。無數身分。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個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

福。第四分。光又有王婆却指著這婦人。對西門慶道。身分難得。官人與老身緞疋。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

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活西門慶把起來看

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學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第三十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

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著。王婆吟吟的笑道。第三

笑。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竿打得。不痛。大官人便忘了。忽插入筆。頭有舌。那婦人臉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

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憶。西門慶道。說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

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卻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

不會惡了一個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賊人惡口明明讚之明明。他字妙用字妙如出香口。好婦嫁得呆郎第一。官人休要笑

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

王婆打著擯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第五分光已有。寫得絕倒。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

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絕倒語真。羞死人。叫做西門大官人。萬

萬貫錢財。說出無個數。目絕倒婆語。開著個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

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畫。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畫。西門慶看見

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畫。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

人則個。漸。來喫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著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活。西門慶心裏瞧料。已知有五分了。

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巧言。如簧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緣法只是來得恰好。只是緣法二句。只是一句耳。卻自冒冒失失說

出一者二者活寫出隨口假嘈來思之失笑。嘗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說來是好。一對兒也。不是老身路歧相

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

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活。王婆將了銀子要去。那婦人又不起身。活。第

六分光又有。光雖十分其實只有此處最難必耳。寫兩句又不動身在作者亦提刀而立躊躇四顧之時也。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

畫淫婦。卻亦是不動身。分光又有。也是姻緣。卻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著那婦人。這婆娘一雙眼。也偷

睨西門慶。眼來妙絕。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著頭自做生活。畫。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鵝

熟肉。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果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那婦人看著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

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活畫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

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笑道。第三十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

洪飲。且請開懷喫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筋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一

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寫王婆忽離忽合忽隱忽顯真如驚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恰是嫂嫂那婦

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恰是叔叔西門慶道。小人癡長五歲。恰是嫂嫂勾叔叔語此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

走進來道。科好個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指。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妙武大郎好生有福。妙

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裏討一個趕得上這娘子的。妙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

盡。妙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憑空蹶起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

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豎。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恁地時。歿了大娘子得

幾年了。關心甲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妙却到百伶百俐。件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

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嘔氣。妙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

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妙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有娘子這表人物。妙那婆子笑道。第三

笑。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憑空又蹶起妙想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

是路歧人。妙不喜歡。妙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時。

自册正了他多時。妙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妙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

自主張。妙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忽然灑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妙只

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著。妙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第八分王婆便道。正好喫酒。却又沒了。官

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喫。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喫時。只顧取

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哀哉世人男女之會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脫這粉頭時。畫一鍾酒落肚。鬨動春心。又自兩個

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活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第七十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吃

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裏。句有酒。句沒。句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吃。老身直去縣前那家有

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歇兒擔擱。直去妙縣前那家妙好歇兒婦人口裏說道。不用了。坐著。却不動身。活畫○第九

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絕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

把那雙筋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

小脚兒。正躡在筋邊。西門慶且不拾筋。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第三十八笑○已上通計

穴老子云。不笑。不足以爲道也。說道。官人休要囉唆。你真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攔

將起來。反書婦人攔起西門慶來。春秋。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裏。脫衣解帶。無所不至。此時不知武二已到東京否武雲雨纏綿。

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怒道。你兩個做得好事。文情真是波詭雲譎。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

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叫你來偷漢子。絕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真

文。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笑字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那婦

人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豈知十件都依。○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著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

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絕○正合。那婦人道。只依著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

說。前婦人勾搭武二。一篇大文後。便有武二起身分付哥嫂。一篇小文。此西門勾搭婦人。一篇大文後。亦有王婆入來分付奸淫婦。一篇小文。耐菴

說。胸中其間架。經常如此。胡能量其才之斗星也。○前武二分付武大。你從明日爲始。每日云云。今王婆分付婦人。亦云。你從今日爲始。每日云云。

前武二分付婦人云。你自不用老身。多說皆特遙遙相引。不必盡照。不必盡不照。後世有人能賞之也。這十分好事。已齊完了。所說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

心。我也要對武大說。絕○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

大那廝將歸了。何稱呼。奴自回去。便覓過後門歸家。後門先去下了簾子。十四武大恰好進門。武大且說王婆看著西門

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便取一錠銀子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

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笑字向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覓過

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鄰舍街坊都知得了。只瞞著武大一個不知。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斷鄆哥。家中止有一個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此書每於絕大文字偏有本事一字不相犯如武松遇虎李逵又遇虎金蓮偷漢巧雲又偷漢是也乃偏於極小文字便沒本事使他不相犯如林冲送配時極似盧俊義送配時鄆哥尋西門極似唐牛尋宋江是也此非文叔真有小敵怯大敵勇之異蓋僧繇畫龍若更安鱗施爪便將破壁飛去天下十成之物造化皆思忌之彼固特不欲十成非世人之所知也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果品。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著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

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奔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續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著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一個。便只是他那個。妙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妙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獠猴。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吃自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獠猴。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著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獠猴。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獠猴。你是馬泊六。妙舌只如。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叫道。做怎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獠猴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來。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不因此句如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前牛篇就兩個人寫出活畫來後半篇就三個人寫出活畫來此至末後忽然又就一個人寫出活畫來筆勢伸縮變化我不能量其端倪所至拾

着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叫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奔去尋這個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掀翻狐兔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娶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此回是結煞上文西門潘氏姦淫一篇。生發下文武二殺人報仇一篇。亦是過接文字。只看他處處寫得精細。不肯草草處。

第一段寫鄆哥定計。第二段寫武大捉姦。第三段寫淫婦下毒。第四段寫虔婆幫助。第五段寫何九瞧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

寫淫婦心毒。幾欲掩卷不讀。宜疾取第二十五回快誦一過。以爲羯鼓洗穢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著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著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文奇武大

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文奇武大

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臃臃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文奇武大道。含鳥糊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字奇文鄆哥道。你老婆不偷

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地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小主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

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著鄆哥。到一個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個炊餅。寫來好笑買了些肉。討了一盞酒。請鄆哥喫。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

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著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脰膝。趣絕與王婆把耳朶來一樣筆法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脰膝。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

門大郎掛一小鈎子。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入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摸三五十錢使。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手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小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大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人。那厮兩個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小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此一語先有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何如。鄆哥道。你老大大一個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須也有個暗號。此等事鄆哥固不得知。第耐卷見你入來拿人。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個。若捉他不著。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要喫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著。寫來入情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作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寫來入情你便我二字下。皆我。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著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籃兒丟出街來。你便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個炊餅。又帶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去賣了一遭去歸。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伴他些個。世人之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著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多做少。好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殼他出去了。便翫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著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著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個。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

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撒出來，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著籃兒，走入茶房裏來，罵道：「老豬狗，你昨日做怎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四字奇文才子罵世只那婆子大怒，揪

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我時，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看著婆子小肚上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著不倒。」那婆子死頂住在壁上。以五十四字成成無數曲折，真是以手忙脚亂之事寫得妙手空空，奇才妙筆。

只見武大撩起衣裳，三踏步直搶入茶房裏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畫處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畫淫

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畫處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畫處○

此事本急今寫來亦殊急讀之見紙上麻雜地那婦人頂住著門，忙做一團口裏便說道：「閒嘗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塲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虎也駭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好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

句言語，提醒他這個念頭。好便鑽出來，拔開門。好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腳，武大矮

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便作武大了結之辭妙絕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裏一直去了。好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好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好又伏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好見他口

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看他寫婦人出來法救得甦醒兩個上了肩攙著倒絕便從後門。武大今

後門歸去絕倒○後門五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

武大自死。反頓一句武大，一病五日，不能殼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妝豔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保著。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著你姦，

你倒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妙我的兄弟

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妙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妙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妙你

若不肯看觀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妙○數語妙絕然武大死於此數語矣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四字如畫却惹過來。一五一

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

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

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

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

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

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

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非寫慶妻亦復軟只是行文忌直且圖一頓耳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

計。用著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奇語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是

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裏。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

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奇稱○只是祝人如戲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蹤跡。反踢下何九妙便是武

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叔嫂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緣身。阿叔如何管得。反踢下武二妙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

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偕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

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反前言之皆反踢下文只斬得草未除得根也。官人便去取些

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專了時。却要重重謝我。王婆本題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便去真個包了一包砒霜來。

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著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不對猶言豈不對也你

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貼戀二字思之可畏大雄氏謂之詐現親附哀哉痛哉他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

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奇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奇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

預先燒下一鍋湯。煮著一條抹布。奇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奇口脣上有牙齒咬的痕跡。奇他若放了

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奇便入在棺材裏。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干婆何處得來其實耐着

燭物如鏡。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幫。你西

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活寫慶婆。○今世人

者我不知其有何相煩也不能家喻戶曉聊試於此句之下幸一念之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整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

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多甚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妙語令人絕倒那婦人拭著眼淚說道。我的一時問不是了。喫那厮局騙

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好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

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好却

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好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裏喫。人靜喫了倒頭把一兩牀被

發些汗。叫喊不得明日便起得來。不在牀上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些個。可憐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

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妙筆○讀之覺紙上有陰風射人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

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敲時。却正好正打三更。妙筆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

哥藥在那裏。好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頭邊。可憐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席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

藥貼安了。好○極精細將白湯衝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

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特寫

與天下有奢遮標致妻子人看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咬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

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址。過兩牀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特寫與天下有奢遮標致妻子的看武大叫

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

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特寫與天下有奢遮標致妻子的看那武大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

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怕人只得跳下牀來。敲壁子。王

婆

婆

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後門六○咳嗽二字寫得入神又是聲響又無聲響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後門七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

了。只是我手脚顛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真好處婆無怪後世人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婆

駭人。一句○已下看他兩個婦女逐伴安排都是半夜燈下之事讀之。覺紙上陰風鬼火無怪不有。舀了一桶湯。句把抹布撒在裏面。擗上樓來。句捲過了被。句先把武大嘴

邊唇上都抹了。句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句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句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擗扛將下來。句就樓下

尋扇舊門停了。句與他梳了頭。句戴上山幘。句穿了衣裳。句取雙鞵襪與他穿了。句將片白絹蓋了臉。句

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句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句王婆自轉將歸去了。句那婆娘便號號地假哭

起養家人來。絕倒○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絕倒之語。爾雅所無有淚有聲為之哭。有淚無聲為之泣。無淚有

聲為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却早五更。天色未曉。妙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

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著你做主。西門慶

道。這個何須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非

度婆識人只是先著何九一筆西門慶道。這個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快去分付他。不可遲誤。

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盞隨身燈。此句接前文。正是第十八

句却另寫在此有似失落者妙絕鄰舍坊廂。都來吊問。伏鄰舍那婦人虛掩著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伏那婆

娘答道。因害心疼病證。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殼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

此人死得不明。伏不敢去問他。只是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

各自散去。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兩個和尚。晚

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個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

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個何九叔跟

著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下坐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

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會和我喫酒。聞中寫出西門官人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個喫了半個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個別無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收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個，又喫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鋪裏支錢。兩個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有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蹺。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簾子十五王婆接著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著紫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著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證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好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妙原來武大却討著這個老婆。妙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須來歷。妙一語一轉，何九叔看著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著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怪但見指甲上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吾嘗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

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讀水滸不讀設祭不知水滸之奇也。嗚呼。耐庵之才。其又豈可以斗石計之乎哉。

前書寫魯達已極。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寫出林冲。又極。丈夫之致也。寫魯達又寫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寫出楊志。又極。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狀。各自有其裝束。譬諸閻吳二子。鬪畫殿壁。星宮水府。萬神咸在。慈即真慈。怒即真怒。麗即真麗。醜即真醜。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別。藏分外之絕筆。又有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杏非世工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也者。今耐庵水滸。正猶是矣。寫魯林楊三丈夫以來。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乃忽然聲控。忽然縱送。便又騰筆。湧墨。憑空撰出武都頭一個人來。找得而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胸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心事也。其形狀結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形狀。與如魯如林如楊者之結束也。我既得以想見其人。因更迴讀其文。爲之徐讀之。疾讀之。翱翔讀之。歇續讀之。爲楚聲讀之。爲豺聲讀之。嗚呼。是其一篇一節。一句一字。實非孺生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矣。是真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絕筆矣。如是而尙欲量才子之才爲斗爲石。嗚呼。多見其爲不知量者也。

或問於聖歎曰。魯達何如人也。曰。闊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狹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楊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駁人也。曰。柴進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厭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吳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榮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盧俊義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鈍人也。然則水滸之一百六人。殆莫不勝於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獨人人未若武松之絕倫。

超羣。然則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也。固具有魯達之闊。林冲之毒。楊志之正。柴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榮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斷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殺虎後。忽然殺一婦人。嗟乎。莫咆哮於虎。莫柔曼於婦人。之二物者。至不倫也。殺虎後。忽欲殺一婦人。曾不舉手之勞焉耳。今寫武松殺虎。至盈一卷。寫武松殺婦人。亦至盈一卷。咄咄乎異哉。憶大雄氏有言。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今豈武松殺虎。用全力。殺婦人亦用全力耶。我讀其文。至於氣咽目瞪。面無人色。殆尤駭於讀打虎一回之時。嗚呼。作者真以獅子喻武松。觀其於街橋名字。悉安獅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殺虎。則是無賴之至也。然必終仗哨棒。而後成於殺虎。是猶夫人之能事也。故必於四閃。而後奮威盡力。輪棒直劈。而震天一響。樹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手當怒虎。而終亦得以成殺之功。夫然後武松之神威以見。此前文所已詳。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獨怪其寫武松殺西門慶。亦用此法也。其心豈不曰殺虎。猶不用棒。殺一鼠子。何足用刀。於是握刀而往。握刀而來。而正值鼠子之際。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進鼠子。而與虎爲倫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殺虎不用棒。殺鼠子不用刀者。所謂象亦全力。兔亦全力。觀獅子橋下四字可知也。

西門慶如何入姦。王婆如何主謀。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羅列前幅。燦如星斗。讀者既知之矣。然讀者之知之也。亦爲讀之而後得知之也。乃方夫讀者讀之而得知之之時。正武二於東京交割箱籠街上閒行之時。即又奈何以己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聞何九之言。即燎然知姦夫之爲西門。聞鄆哥之言。即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中處處寫武松是東京回來。茫無頭路。雖極英靈。了無入處。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勤斂鄰舍。至後幅忽然排出四家鋪面來。姚文卿開銀鋪。趙仲銘開紙馬鋪。胡正卿開冷酒鋪。張公開餛飩鋪。合之便成財色酒氣四字。真是奇絕。詳見細評中。

每聞人言。駭莫疾於霹靂。而又莫奇幻於霹靂。思之驟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挂兩握亂絲。雷電過。輒已絲絲相

接交羅如網者。一道士騰腦紙三張。擬書全笈。一夜遽為雷火所焚。天明視之。紙故無恙。而層層遍畫龍蛇之形。其細如髮者。以今觀於武二設祭一篇。夫而後知真有是事也。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焚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

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埋會兩個火家又尋扇舊門。一扇已傳武大開中一映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著。就在牀

上睡了。老婆哭道。一家老婆哭不了偏要又尋一家老婆哭武大老婆坐在牀邊。假哭何九叔

哭。武大老婆坐在牀邊。假哭何九叔何九叔鬪待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何九叔也却纔去武大

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

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面皮紫

黑。七竅內津津出血。脣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做主。惹了西門慶。却不是去

撩蜂剔蠅。四字新豔未經人道。待要胡廬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眨

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不惟何九料得讀者亦料得然只謂要發耳何意後文如此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

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出得委

老婆却又打聽得看他一羣婦人無不憤家可發一笑妙絕。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

停喪在家。待武二歸來出殮。這個便沒甚麼卓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化時。必有

蹊蹊。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著。便是個老大諱見。寫得曲折明畫讀之字字

而必出自其妻蓋作者之意。正欲與王婆金蓮相映擊一邊以婦人。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

好。反說至此句住。最妙若定要替這。何九叔道。家有賢妻。四字通俗掉文語却只說牛句有如歇後者。倘活畫小人口中極要文反弄出不

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句。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

分了。都要停當。細。若與我錢帛。不可要。表出武二已後。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

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殯。句去城外燒化。答二句。問一。火家各自分錢散了。完火。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

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攬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

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處處不脫鄰。舍街坊妙筆。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前一回無數笑字。此一。來到

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著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

體沒事了。化人場。上見鬼。何九叔道。小人前一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自從讀至捉奸。一日意謂長與炊餅。二。

令人不得不哭。武大也。真正才子之筆。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說得此。來無痕。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攬掇燒化棺材。

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攬掇。回家一發相謝。禮人之臨其所親之葬也。惟恐其速下也。曰從此一別。其終已矣。故必求其又。

事何九叔得而知之矣。嗚呼。天聞若雷。豈必真。在背骨神自如電。豈必真在冥冥可不畏哉。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鄰舍街

坊。使轉婦人亦即用。鄰舍街坊妙筆。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看那

骨頭酥黑。寫得。勤寫鄰。舍妙甚。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闌了一回。好筆不。寂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裏。衆鄰舍各

自分散。勤寫鄰。舍妙甚。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妙。送喪的人名字。妙。和這銀子。二處包了。

做一個布袋兒。盛著。放在房裏。妙。自此為始。骨殖銀兩在何九處。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榻子前面。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

位。靈牀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旛錢塚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

先前在王婆房裏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

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好。嘗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只用兩句閒話便疾。注而下如箭過相似。光陰迅速。

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前云少則。絕妙閒筆。補足那邊便。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

閒行了幾日。絕妙閒筆。補足那邊便。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

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淨之極。好筆明。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寫武二路上便寫得陰風襲人。月。並不用。友于恭敬等字。却寫得兄弟風情。筋纏血。

成篇者。真有金屎之則。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

酒食管待。不必用說。完知縣公事。偏不疾來相映。完縣事後偏又不疾來偏又去下處脫換衣服。送遞迥迥如無事者。妙絕。縣中下處二段使讀者眼前心。上遂有微雲淡漢之意。不復謂下文有此奔雷駭電也。此回讀之。只謂其用筆極忙。殊不知處處都著閒筆。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一旬。鄰舍看見却登已陰風四射。颶風怕人。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

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耳何意後文如此。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此處傷得慘淡無光。探身入來。疾見了靈牀子。句是咽住。見靈牀已見亡夫武大郎。又寫亡夫武大郎之位。住七個字。又咽住。此三字不與上句連。蓋上句念下不及。數是幾個字。是第一遍次。却是字睛再念第二遍。便是逐個字念。如云亡一個字。夫二個字。武三個字。武大四個字。武大郎五個字。之六個字。位阿呀是七個字。不差了。下便緊接呆了。真化工之筆。雖才子二字。何足以盡之。呆了。住。睜開雙眼。住。又咽住。此四字。又念一遍道。莫不是我眼花了。遍方說一句話。叫聲嫂嫂。一住。索解人不得。武二歸了。連上讀者俗子也。那西門慶正和

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縷襖。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豪情耶。夫哭亦有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至爲也。句得甚麼證候。句喫誰的藥。一句。三句。一氣問妙絕。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婦人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醫問卜。甚麼藥不喫過。侃侃霜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確。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觀鄰。武松道。如今理在那裏。一氣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氣問獨出妙絕。三句是死日病證。藥補問一句是葬處。已都曉得了。忽然臨去。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連是疾。却一逕寫得驚疑恍惚。閃閃樂妙絕。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只是一個時上事。妙解。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

武二歸了。連上讀者俗子也。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縷襖。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豪情耶。夫哭亦有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至爲也。句得甚麼證候。句喫誰的藥。一句。三句。一氣問妙絕。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婦人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醫問卜。甚麼藥不喫過。侃侃霜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確。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觀鄰。武松道。如今理在那裏。一氣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氣問獨出妙絕。三句是死日病證。藥補問一句是葬處。已都曉得了。忽然臨去。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連是疾。却一逕寫得驚疑恍惚。閃閃樂妙絕。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只是一個時上事。妙解。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

武二歸了。連上讀者俗子也。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縷襖。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豪情耶。夫哭亦有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至爲也。句得甚麼證候。句喫誰的藥。一句。三句。一氣問妙絕。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婦人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醫問卜。甚麼藥不喫過。侃侃霜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確。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觀鄰。武松道。如今理在那裏。一氣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氣問獨出妙絕。三句是死日病證。藥補問一句是葬處。已都曉得了。忽然臨去。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連是疾。却一逕寫得驚疑恍惚。閃閃樂妙絕。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只是一個時上事。妙解。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

武二歸了。連上讀者俗子也。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縷襖。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豪情耶。夫哭亦有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至爲也。句得甚麼證候。句喫誰的藥。一句。三句。一氣問妙絕。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婦人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醫問卜。甚麼藥不喫過。侃侃霜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確。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觀鄰。武松道。如今理在那裏。一氣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氣問獨出妙絕。三句是死日病證。藥補問一句是葬處。已都曉得了。忽然臨去。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連是疾。却一逕寫得驚疑恍惚。閃閃樂妙絕。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只是一個時上事。妙解。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

武二歸了。連上讀者俗子也。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縷襖。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豪情耶。夫哭亦有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至爲也。句得甚麼證候。句喫誰的藥。一句。三句。一氣問妙絕。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婦人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醫問卜。甚麼藥不喫過。侃侃霜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確。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觀鄰。武松道。如今理在那裏。一氣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氣問獨出妙絕。三句是死日病證。藥補問一句是葬處。已都曉得了。忽然臨去。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連是疾。却一逕寫得驚疑恍惚。閃閃樂妙絕。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只是一個時上事。妙解。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

武二歸了。連上讀者俗子也。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鬚兒。脫去了紅裙縷襖。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豪情耶。夫哭亦有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至爲也。句得甚麼證候。句喫誰的藥。一句。三句。一氣問妙絕。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婦人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醫問卜。甚麼藥不喫過。侃侃霜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確。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觀鄰。武松道。如今理在那裏。一氣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氣問獨出妙絕。三句是死日病證。藥補問一句是葬處。已都曉得了。忽然臨去。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連是疾。却一逕寫得驚疑恍惚。閃閃樂妙絕。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沈吟了半晌。便出門去。便去是疾。只是一個時上事。妙解。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

裏○請者自從柴家莊上得見武二便請過他許多要尋哥哥○不意今日見此一語爲之淚落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寫刀亦特指出色取了些銀

兩帶在身邊○細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細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

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牀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

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

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大哭快哉英雄毒哉英雄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本描寫武二大哭却又緊那

婦人也在裏面假哭○嫂嫂只假哭爲之一歎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喫了○好酒好飯豈肯喂猪狗耶討兩條席子

叫土兵中門旁邊睡○嫂嫂不惟爲下文睡者睡不著點築要看他中門武松把條席子就靈牀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

樓門自睡○下了樓門四字非上中門旁邊四字一也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著○活畫看那土兵時

餉餉的却似死人一般挺著○要寫武二睡不著寫不出掉轉筆忽寫一句土兵睡著便已活寫武二武松爬將起來看那靈牀子前琉璃燈

半明半滅側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二點○先寫此兩句使讀者疾出有張有勢說猶未了只見靈牀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盤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

上紙錢亂飛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牀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字寫得真好武大

我死得好苦武松聽不仔細○只如此妙若出俗筆便從頭告訴却待向前來再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人自家便一交顛

翻在席子上坐地○好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時正睡著○回整一句文勢環溪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

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借武二口放在心裏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白了土

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著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好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

却一句一遞問來寫盡前日喫驚今日精細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

的藥喫○妙三句三難字象寫武二意思定娶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裏○妙應前文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妙雖問出一個

人却不濟事○與無人同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妙此一問却問

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

盡是地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寫武二機密便起身帶了土兵。細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

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借影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好街名映

下文霍羅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好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

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是天初聽得是武松歸來。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畫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

藏在身邊。好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話問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

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句○下兩字即上兩字疊寫兩句活畫出心忙口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

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寫武二說不出話來處入神入妙。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

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怪筆何九叔見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撩他。武松也不開言。

並不把話來提起。怪筆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聽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驚才怪筆量酒的驚得

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先寫量酒次寫何九叔法錯落顛倒武松擡起雙袖。又加上四字握著尖刀。

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明畫對我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

干涉你。捉住何九不知頭路便托一緣故都要他說出來活寫出初見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百忙中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

口刀。怕人。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出妙語閒言不道。武二機密靈疾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

怎地模樣。妙○上文一總籠統要問兒死緣故說到此處忽起婦人說何九只是打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脛膝。兩隻眼睜得圓

彪彪地看著何九叔。字又加出一句又出色驚人。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好在酒樓上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子

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是老大證見。何九

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好說所謂閒言不道。忽於正月二十二日。此等事定應撰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說來呼喚小人

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好說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

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

不接。好說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淤血。脣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

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要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害心疼病死了。好因此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

舌尖。只做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好說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

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

張紙上。寫著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好說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此字俗筆所無。正東京初回不知

頭路人語。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閒聽說來。好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

人不知。好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好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

還酒錢。武二身邊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著個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歸

來。如畫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亦信影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

小厮也。慳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三字

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

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

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著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開中你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

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與正月二對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

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

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逕奔去尋他。巨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

打我一頓栗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

濟事。西門慶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著。反喫他苦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

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著。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豬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實是一個頂住。然說得太分明。便似同在房中矣。兩個二字宛然房門外人語。無論他人我謂雖王婆亦至今誤謂兩人頂住也。 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隄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

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不會見扶。進去。妙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妙。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怪猴。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倒兄弟二字在弟下。如聞其聲。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四字反襯出武二面色不好。鄆哥說便到官府。何九叔說小人告退活寫出不知利害極知利害。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

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此二語亦倒轉寫錯。落之極令人絕倒。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人見傷。你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此一番却勿怪。知縣實說得是。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前只指二人。此方取出三件。骨殖銀兩在縣堂上。告道。

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骨殖銀兩在知縣處。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二人在房裏者。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骨殖銀兩又在縣堂上。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三字驕得進土驕不得武二。下四句笑。鄆哥可笑。上却裝此大帽子。三字可發一。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忽與潘驢郭小開作對。原乃以文為戲。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迅疾豪快。讀之驚引一斗。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

○行文精細之極。若不付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

何九敬了帶在身。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仍在房裏

裏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豬首一隻。

鵝一隻雞。一擔酒。和一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已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

放下心不怕他。大著膽看他怎的。活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也不假問道。有甚麼

話說。活畫如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

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活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牀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

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四字一哭哭何人哭天下之人也。天下之人無一不生咬齋。啣齋食不

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燙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後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

客。正容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陪客又是陪客。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

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細畫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門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

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著喫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活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舖的。姚二郎。姚文

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

去王婆肩下坐了。上回已覺淫婦好色。度愛愛鈔矣。此忽乘便借鄰舍舖面上。還空點染出來。姚文卿坐王婆下。表度愛以財爲命也。趙仲

出身者。不惟便於下文。填寫氏下者。表花娘揀脂點粉也。胡正卿坐趙仲銘下。即在潘氏一行者。言因花娘揀脂點粉。致有今日酒席也。又云。東員

是誰所以深明財與氣。鄰蓋戒世人心之至。深切也。張老。仍坐王婆眼下面。則知度愛。但知錢鈔。而不知禍患。乃今其驗之。然而悔已晚矣。看他先只因

度愛愛鈔。傾寫一銀鋪。因花娘好色。便寫一馬鋪。後忽又思世人所爭。只因酒色。財氣四事。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色

乃今財色二者已極言之。止少酒氣二字。便隨手撰出。冷酒餚。兩舖來。真才子之文也。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蘇他不來。被武松扯

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

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

是賣餛飩兒的。氣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問多擾了街坊。相請喫

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為何先坐定不走了。百忙中忽然自問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著門。都似

監禁的一般。乃得護此一筆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好○後門此日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麤鹵。胡亂請些個。衆鄰

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著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好活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三字

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活畫乖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過了杯盤。疾少間再喫。七杯之疾。武松抹桌子。疾衆鄰舍却

待起身。疾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疾道。正要說話。寫得一千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槍帶吏人不是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先觀四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

口尖刀來。可駭又右手四指籠著刀鞘。大拇指揷住掩心。又觀十五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可駭諸位高鄰在此。小人

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明畫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看他旋寫武二旋寫四家鄰

舍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厮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麤鹵漢子。便死也不怕。五字只是龜

頭二字註脚。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讎報讎。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句句神威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著王婆喝道。道。本

不可竟置。凌婆在後放先。本跨入在內。便筆有餘勢。疾兀的老猪狗聽著。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安放筆下使勁回過臉來。看著婦人罵道。疾。你那淫婦聽著。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倒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絕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脰察了。插在桌子上。疾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

右手劈胸提住。疾把桌子一脚踢倒了。疾隔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牀面前。疾兩脚踏住。

疾右手拔起刀來。疾指定王婆。疾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見勢頭了，便許說大後心。

寫一句。胡正卿脰膾脂抖著道：「小小人便寫寫。」妙討了些硯水。妙把刀指著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

拂那紙道：「王婆，你實說。」妙胡正卿道：「又不干我事。」妙教說甚麼。妙又說都是活畫。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正破不我事四字。你不說時，我先刷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攔兩擱。

熱臉冷暖自知。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絕筆。」二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二自要度婆說却忽自婦武松一提，提起那

婆娘跪在靈牀子前。疾喝一聲淫婦快說。妙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日放簾子因打著西門

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道。句一地说。補上叔所不知。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武大是武松叫他說一句。疾却叫胡正卿寫一句。要知此

怎地教唆撥置。中毒撥置是九叔所知。因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前二詳此一省法變。武松叫他說一句。疾却叫胡正卿寫一句。要知此

兩句。中武二怪眼有。數手番閃爍迴擊。王婆道：「咬蟲，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活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

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每喜其與上法變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英靈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

靈叫土兵解搭膊來。絕倒背接綁了這老狗。妙快絕。捲了口詞，藏在懷裏。英靈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牀子前。是妙拖

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絕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快絕。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句今日兄弟與你報讎雪

恨。句只十六字自成絕。駭一篇前祭武大郎文。叫土兵把紙錢點著。駭疾。著此一句便知下殺淫婦一段文字。

腦揪倒來。疾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駭疾。扯開胸脯衣裳。駭疾。雪天會願自解為之絕倒。妙嫂

去胸前只一剗。疾口裏銜著刀。五字分外出色。寫雙手去空開胸脯。疾樞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駭疾。斮察一刀，便割

下那婦人頭來。疾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花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節是鄰舍分中語也。武松

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寫自在把婦人頭包了。在揩了刀。在插在鞘裏。在洗了手。在唱個喏。死人寫自在處自在死

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自在把婦人頭包了。在揩了刀。在插在鞘裏。在洗了手。在唱個喏。死人寫自在處自在死

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自在把婦人頭包了。在揩了刀。在插在鞘裏。在洗了手。在唱個喏。死人寫自在處自在死

人總表武、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一轉一奇峰。不知何九耶。此時在武二房中說甚的。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妙關了樓門。著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妙

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奔西門慶生藥舖前來。疾看著主管唱個喏。是日武二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驀然翻過臉。

來道。你要死却是耍活。疾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不待辭華活畫駭疾。俗本都字下有頭字。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要死休說苦口頭語耳却自。是絕奇妙語反告戒之也者。你若耍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纔和一個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又不待辭華活畫駭疾。活是一那獅子橋下。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移脚不動下加自去了三字。是且

說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著主位。對面一個坐著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閒中一觀。多恐是。李嬌嬌張惜惜耳。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疾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疾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

拔出尖刀挑開簾子。疾挑開者。鑽將入去。急挑不開故用。鑽字活畫駭疾。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疾為此際須用雙手急切。又無放頭之處。且放便不駭疾矣。故忽然想出一攢字來。妙絕。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疾便跳起在凳子上去。疾一隻脚踏上窗檻。要

尋走路。見下面街跳不下去。疾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下。疾托地已跳在桌子上。疾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夾一閒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百忙中又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倒了。百忙中又

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腳來。為之絕倒。武松只顧奔入去。妙見他脚起。略閃一閃。妙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疾疾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疾武松只顧奔入去。妙見他脚起。略閃一閃。妙恰好那一

真才子不虛也。必寫成筆。機也勢。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著武松心窩裏打來。疾却被武松

略躲個過。疾就勢裏從脇下鑽入來。疾左手帶住頭。連肩膀只一提。疾右手早摔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疾那西

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又向百忙中忽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

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又向百忙中忽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

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又向百忙中忽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

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又向百忙中忽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

了。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奇謂指帶俗儒分章可笑○獨恨大雄氏之言亦被首僧分章裂段真發昏第十一也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是開筆不武松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駭疾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駭疾○第一刀下去第二掉姦夫下去第三百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駭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寫得快絕。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真虧王婆撮合提在手裏。妙把著那口刀。妙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士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讎。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哥不得孝順要甚靈牀子快人快事○絕妙一篇後祭武大郎文便叫士兵樓上請高鄰下來。妙把那婆子押在前面。妙○看官須記得老猪狗是背接綁者武松拿著刀。提了兩顆人頭。妙○澆奠既畢仍提在手。再對四家鄰舍道。我又有一句話。不願嚇對你們高鄰說。須去不得。嚇死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陽穀縣都頭。變作行者。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母藥又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前篇寫武松殺嫂。可謂天崩地塌鳥駭獸竄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強弩之末勢不可穿魯縞之時。斯固百江郎莫不閣筆坐愁摩腹吟歎者也。乃作者忽復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端。左之右之。無不咸有。我獨奈何。菁華既竭。寧裳便去。自同鼯鼠。爲蕤林笑哉。於是便隨手將十字坡遇張青一案。翻騰踢倒。先請出孫二娘來。寫孫二娘。便加出無數笑字。寫武松。便幻出無數風話。於是讀者但覺峰迴谷轉。又來到一處勝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將頂天立地戴髮嚼齒之武二。忽變作迎奸賣俏不識人倫之猪狗。上文何等雷轟電激。此處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陽岡上大蟲。此處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後幅。便一發盡興。寫出當胸撲住。壓在。身上八個字來。正是前後穿射。斜飛反撲。不圖無心又得此一番奇筆也。相見後。武二叫無數嫂嫂。二娘叫無數伯伯。前後兩篇。殺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後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飛反撲穿射入妙之筆。

張青述魯達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個頭陀來。此文章家虛實相間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謂魯達一段是實。頭陀一段是虛。何則。蓋為魯達雖實有其人。然傳中却不見其事。頭陀雖實無其人。然戒刀又實有其物也。須知文到入妙處。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聯縮激射。正復不定。斷非一語所得盡讚耳。

此書每到人才極盛處。便忽然失落一人。以明網羅之外。另有異樣奇人。未可以耳目所及。遂盡天下之士也。即如開書將說一百八人。為頭已先失落一王進。張青光明寺出身。便加意為魯達武松作合。而中間已失落一頭陀。宋江三打祝家莊之際。聚會無數新來豪傑。而未後已失落一欒廷玉。嗟乎。名垂簡冊。亦復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顯當世者。胡可遂謂蚌外無珠也。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天在上。地在下。日月在明。鬼神在幽。一齊灑淚。公此言。却纔

甚是驚嚇了高鄰。又謝衆人。一句。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讀之心痛。兄弟二人一死於讎。一將死於報讎。想其父母在地下

不知相顧作何語。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細心今去縣裏首

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是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

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裏來。真好此時閃動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的人。不計

其數。第一番看迎虎第二番看人頭陽穀縣人何其樂也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

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鄰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

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鄰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

該件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

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寫得絕倒。今古同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

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用筆甚輕。只須如此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

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讀之絕倒。○招中讀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干人犯解

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

米與武松的。此處數段俱是冷題。熟寫。然却將打虎時牽映出來。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前文

一許只謂口頭活話。不意至此。應出行文精細如此。

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義烈感人。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著文卷。并何九叔的銀

子骨殖。招詞刀杖。武大骨殖。在縣吏處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鬪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

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干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

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干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杖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武大骨

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何

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甯家聽候。好

裏自有幾個土兵送飯。間筆○讀此句忽憶論語人皆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覷他。因此節

級牢子嘗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讀至此處忽又憶四海之內陳府尹把這招彙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

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此篇寫武松既寫得異常則寫四邊人定不得

情造意。哄誘通奸。唆使本婦下毒。藥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仍入此句以明未以致殺傷人命。唆

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妙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鬪死西門慶奸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

刺配二千里外。妙奸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妙其餘一千人犯。釋放甯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不待時律然實

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

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著肉。好。獨與前後

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人犯。遵省諭發落。各

放甯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一分了。這副便有寫了犯繇牌。這副便有畫了伏狀。這副便有便把這婆子

推上木驢。這副便有四道長釘。三條綁索。這副便有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副。一字句。這副上座下擡。二字句。這副破鼓

響。碎鑼鳴。三字句。這副犯繇前引。混棍後催。四字句。這副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五字句。這副帶去東平府市心

裏喫了一副。十分副都完了。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副了王婆。此句不是寫得暢快。正類上文敘行都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

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極細。獨借姚二郎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著兩個防送公人。領

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極亦回本縣去

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不

敢輕慢他些個。亦獨與諸人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

他兩個公人喫。話休絮繁。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好坐了兩個月監房。好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

好筆。去年此際楊志在一龍山下。流光迅速。又是一番公案。炎炎火日當天。燦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

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已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

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著谿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如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

有個酒店。三個人奔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去。並無姓名。只作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叫甚麼去處。

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坡名絕妙。自表其文。心交又四出。如十字也。前寶珠篇中已詳論之。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

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為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籐纏著。如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

酒店。門前窗檻邊。坐著一個婦人。曹正店中一個婦人。此店中又一個婦人。不知誰家誰主。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著一頭釵。鬢邊插

著些野花。如畫。一番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

脂。好。獨與前後

脂鉛粉。做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如畫○又近看寫一番○嘗言美人之美乃在或遠或近之間 說道。客官歇

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句好肉。句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句○本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幅柏木桌凳座頭上。兩

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

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夏景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前寫潘氏用許多笑字。此寫二道。客官打多

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又說一句深處大樹

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著。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

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

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

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

饅頭。餛的却把去填河。只偏押韻遂與今日詩社無異不意武二天人亦復不免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

頭。餛肉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雖是說饅頭及其語瀾襲之極已入風話矣讀之絕倒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

不見。絕妙風話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絕妙風話宛然令婢聲口那婦人笑著。尋思道。

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厮。這婦人便道。休

要取笑。再喫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也說一句風話絕妙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

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

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只是風話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籠渾色酒來。武松看

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嘗看。婦人自笑道。這個賊配軍。正

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厮當是我手裏行貨。燙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

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呷道：「好酒。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寫得武二真是妙。人立地生出機變。那婦人那

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

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妙。人只聽得笑道。只聽得着了。繇你好似鬼。喫了老娘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

得飛奔出三兩個蠢漢來。聽得他聽他兩個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想是捏

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想是妙絕約莫。妙絕聽他大笑道。只聽得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

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聽得隨聽他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聽他妙絕。先取餘事收拾。盡却放出筆來。單寫武松。那裏扛

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人。只聽得婦人喝道：只聽得「你這鳥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

老娘親自動手。」一段這個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又一段話。偏說出口。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只好做

水牛肉賣。又一段話。必須赤膊方。多使武松忍笑不住。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只好做

是妙絕。妙絕想。赤膊著。使下文盡興。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未經之事。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

胸前撲住。無可不可。前者嫂嫂日夜望之。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絕倒。胸前撲住。壓在身

上。皆故作醜語。上文許多事情。偏在耳中聽出此處殺豬。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

聲。驚得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上文無端一

忽又閃來。成眼挫至此。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

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著雙拳看那人時。寫得頭帶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絀護膝。入搭麻鞋。腰繫

著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鬚髯。年近三十五六。看著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須知此兩字。天下亦有所對。非所問而

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恰成妙對。乃至一字不復

可憐者如
此語是也。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

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當知此句不是寫武松。眼力正是表夫妻兩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絕妙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

纔衝撞嫂嫂。休怪。忽然又認一嫂嫂。真是行文如戲。方殺。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

面坐地。前文潘氏叫得叔叔一片響。此文二娘。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謂武二天。人亦有之耳。

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在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大相國寺菜園。後又見此處。爲因一時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

把火全燒做白地。遂與魯。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擔子過

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

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

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大塊好肉。切做黃牛

肉賣。零碎小肉。做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

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特表。二娘。人都喚他做母藥叉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喚叫。誰

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入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奇文。張青爲頭是最惜和尙。便前案魯達後。挽武松矣。布格展筆如畫家所稱大落墨也。他不

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姓

魯名達。此事傳中未嘗正寫。只是魯達口中述一遍。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

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獨詳其做和尚之故。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文戒刀作案。也從這裏經

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也是。黃牛。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

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從禪杖上識出。英雄出色。妙絕。結拜爲兄。此四字是一篇眼目。與後結拜爲弟。四字對看。是張青生平一片之心也。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

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張青一篇只重魯達不重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設去。中

一線武松道。這兩個。張青一篇自重魯達武松分。中却無輕重故平提之也。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

大漢。述魯達事畢忽然又擺出一個頭陀來黃昏風雨天黑如墨每憶此文心絕欲死

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肢。如今只留得一個籠

頭的鐵界尺。一領阜直襖。一張度牒在此。無端撰出一個頭陀便生出數般器具真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蓋其筆墨亦為缺所塗故有子母環帖之能也先出三件入下更出兩件文筆旋舞而下。別的都不

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人但知上文先出三件陪下兩件殊不知下文兩件亦是以一件陪一件一件是兩把雪花鑽

鐵打成的戒刀。前魯達自述云見俺戒刀喫驚此又將留下戒刀三翻四覆描寫不意戒刀上又有此奇文也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雲便半夜裏囓響。他

人骨數珠不更註一語獨將戒刀出色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裏常常憶念他。張青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

人。此段於文情前後無甚關生只有意無意與武松殺潘氏反映耳○行院妓女則可饒恕。取壞風俗。如潘氏胡可得想也。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

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

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然後正入本文妙絕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撞著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

如何了起這片心。上文一篇長話却對武松說至尾後忽掣對渾家說一句寫出活張青來母藥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

伯伯說起風話。又叫兩聲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將前而兩夫篇文字直提出來我見嫂嫂瞧得我

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

了。嫂嫂休怪。又叫兩聲嫂嫂。○凡此等皆作者特蹴起波瀾。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個公

人。則個。寫武松天人處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著幾張人皮。妙梁上吊著五七條人腿。妙見那兩個

公人。一顛一倒。挺著在剝人凳上。妙○特詳之以為昔之魯達今之武松及開剝之頭陀未開剝之公人一齊出色也。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開

都頭。今待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絲。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歡喜不盡。聞以叔殺嫂却

可笑。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

來。有分教。武松大開了孟州城。闕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擲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

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上文寫武松殺人如管。真是血濺墨缸。腥風透筆矣。人此回忽然就兩個公人上。三翻四落。寫出一片菩薩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過於武松也者。於是上文屍腥血跡。洗刷淨盡矣。蓋作者正當寫武二時。胸中真是出格擬就一位天人。憑空落筆。喜則風霏露灑。怒則鞭雷叱靈。無可無不可。不期然而然。固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搭刀便搥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讀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之語。嗟呼。豈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兩個。則盡夫妻兩個也。如之何而至於松之兄嫂。其夫妻兩個。獨遽至於此之之極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於生松之兄。是誠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與松之可以不捨兄而遠行。是皆人之所得爲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財主必白白與之。松之志可以不捨兄而遠行。而知縣又必重重託之。然則天也。非人。誠斷斷然矣。嗟乎。今而後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內。尚有夫良妻潔。雙雙兩個之奇事。而今初出門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張青一對如此可愛。松卽金鐵爲中。其又能不向壁彈淚乎耶。作者忽於敘事縷縷中。奮筆大書云。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嗟乎。真妙筆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於兩個下。增厚意字。全是學究注意盤殮之語。可爲唾抹。今並依古本訂定。

連鼓管營逐日管待。如云一個軍人。托著一個盒子。看時。是一大鏝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晚來。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來。是幾盤菜蔬。一大鏝酒。一大盤煎肉。一碗羹羹。一大碗飯。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人來。一個提隻浴桶。一個提一桶湯。送過浴裙手巾。便把籐篋鋪了。紗帳掛起。放個涼枕。叫聲安置。明日那個人。又提桶面湯。取漱口水。又帶個待詔篋頭。縮髻子。裹巾幘。又一個人。將個盒子。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喫罷。又是一盞茶。搬房後。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看時。却是四盤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一注子酒。晚間洗浴乘涼。如此等事。無不細細開列。色色描畫。常言太史公酒帳肉簿。爲絕世奇文。斷惟此篇。足以當之。若韓昌黎畫記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將寫武松威震安平。却於預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閒走。便先安放得個青石墩在化紙爐邊。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寫武松演試神力之時。却偏不一直寫。偏先寫得一半。如云輕輕抱一抱起。隨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來深。如是便止。却自留下後半。再作一番寫來。如云一提一擲一接。輕輕仍放舊處。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盡情托出之時。却又還有一半在後。如云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是也。讀第一段。並不謂其又有第二段。讀第二段。便不謂其還有第三段。文勢離奇屈曲。非目之所常觀也。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此一句實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斂入夥如何。張青生平一片主。看他上文還帶說揚志此處。已只提魯達為一篇大文之綱領。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早伏將這兩個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妙語直翻出殺。敬愛二字妙絕。武松天人傾說得此二字來。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特表武松仁慈之至。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

從剝人凳上撓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怎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著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隨筆擲成趣語。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雞

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張青叫後面葡萄架下。夏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道自居令人又提者武大當年悲從中來也。孫二娘坐在橫頭。必避生客。然因此一坐男女雜亂。便忽提出武大夫妻初見武二之日不勝風景不殊之痛也。作者挑逗之工於此極矣。兩個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

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鑽鐵打的。非一日之功。看他將戒刀讚誦一番。摩挲一番。加意極矣。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

火的事。武松又說出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為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此却是武松生平一片之心。不得不說。武松仁慈又不要宋江一邊。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再表一遍。我

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續表出武松
情洗刷上文發奸夫淫婦之污穢。以見武松真正天人雷震風雨各極其。仁慈者所以盡
用不比梁山李逵阮七之徒草菅人命以為作戲也。描寫至此真神筆哉。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

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飛舞讚之有海霞赤城之觀。忽然感激四字寫武二真天人也。論年齒。張
青却長武松九年。是年武松二十六歲也。俗本九年作五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為弟。與前結拜為兄四字對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

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交還了。不見他進去却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個公人。

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打虎一千貫便分做十兩。又與公人遠道來出武松身無再帶上行枷。依舊

貼了封皮。細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上東京時。嫂嫂不送出門前。還有哥哥送出門前。如也。到得孟州時。已并無哥

薛水之張青夫婦。反生受其雙雙。送出門前。親兄武大靈魂不遠。今竟何在哉。忽然感激。哥送出門前。天下為兄弟者不止一人。亦有如是之怨毒者乎。今忽然於路旁

灑出淚來。武二天人故感激灑淚也。○反映前文。至於如此。真正才子萬世不能及也。只得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

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

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坐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著道安平寨。公人帶武

松到單身房裏去。公人自去下了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

松。說道。此書凡係一段小文。便要故意相犯。如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並無

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

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眾位指教。我小人

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不是寫武松不知世途。只是自

道。好漢。休說這個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個道。差撥

官人來了。眾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反坐下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

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語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

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成趣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

半文也沒。妙語然世人都極道之而不能知其妙何者蓋沒沒至於沒一文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貓兒不喫打狗兒碎銀有些。留

了自買酒喫。之極自在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到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絕倒語非武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

走攏來。林沖文不同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箇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

他怎地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此八字寫武松不是靈皮盡其胸中計畫已定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

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文情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

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

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

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寫出打虎是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一段。絕倒我若叫一聲。便不

是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寫出殺嫂又是得意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上下文皆是武松一連說

要打便打。打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其文與上陽穀爲事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擎起棍來。吆呼一聲。

險仄。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著一個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髭鬚。額頭上縛著白手帕。

身上穿著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著手。奇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朶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

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妙武松道。我於路不會害。妙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

也喫得。路也走得。妙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妙兩邊行杖

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會害便了。加增一武松道。不會害。不會害。出兩句。打

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新語寄下。倒是鉤腸債。新語幾時得了。妙兩邊看的人都笑。若無此句。便是一管營然更

無人。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妙然而何也

去得知其故。又欲且止。讀一思之。願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至此等處。皆且止。試思也。三四個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到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

書信與管營麼。妙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還是

恁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把索子細翻著。藁薦捲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吊。上文說過。或棒讀者。雖未嘗何。然已心魂。兩番刑法。來使讀者。重復愛起絕世奇格。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土布袋。偏有兩樣寫。得其不禍。測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絕倒。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著一個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不叫作囚人。武松笑何也。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妙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盞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有一大碗汁。寫得出奇。竟不知其何也。逐色。武松尋思道。敢是把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盞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去了並不見有事。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妙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竟成常道。寫得妙極。又頂一個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妙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盞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又逐色。武松見了。暗暗自付道。喫了這頓飯。必然來結果我。妙且繇他。便死也做個飽鬼。落得喫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又去了。並無事。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兩個來。越寫得。出奇。一個提著浴桶。亦逐。件寫。一個提一大桶湯。逐件。來看著武松道。請都頭洗浴。真奇。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妙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不要武。松勸手。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細細寫出。小。心服事來。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個自把殘湯傾了。細細。細細。武松提了浴桶去。了一個便把籐篋。紗帳。細細。列。將來掛起。服事。鋪了。藤篋。服事。細細。放個涼枕。細細。細細。叫了安置。何等細細。細細。也回去了。也去了。並無事。武松把門闌上拴了。著此句妙寫出。高枕無事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妙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此四字各處。有此却入妙。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奇窮提著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一。又取漱口水漱了口。二。又帶個篋頭待詔來。漱口又寫出篋頭奇不可言。替武松篋了頭。三。縮個鬚子。裹了巾幘。加倍寫。○挽鬚子。裹。巾幘。都不要武松動手。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

又逐色開列。武松想道。繇你走道兒。妙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菜。如此一句與上綰響日日逐色開列。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此一駭却不可當武松道。這番來了。

妙我亦驚謂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著武松。看他連用無數一個那武松道。這番來了。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何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

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到這般去處。便是也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子入

來。手裏提著一注子酒。還未歸結還要寫出許多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盤果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逐色

○又逐色變換。那人便把熟雞來斯了。詩云斧以斯之是此斯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服事之。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

如。到晚又是許多下飯。省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二字歇息。並無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是這

般想。却怎地這般請我。妙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閒走。者便急欲得知

其故久矣。忽然接入連日看待之厚。一篇頌文。瑣景雖一往如在山陰道中。耳目應接不暇。然心頭已。極闊闊正圖耐過此番便當有個歸結却突然又幻出天王堂前閒走一段來。文情恣肆非世所有。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

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著。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一觀武松却背又著手。本借囚徒做工。灑出武松

囚徒用筆。真如司馬入籠。家不復辨其誰實誰主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此語與何不食肉糜何異。豈有武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

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

裏。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大鐵鏈鎖著。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插

而入乍讀之。真不知其故有個闕眼。是縛竿脚的。逆後文手提處都先好塊大石。又寫一句預爲下文出色。傳云白受采乃武松就石上坐了

一會。便回房裏來。只開閒坐地了自忖想。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一句妙話。休絮煩。半日亦細煩之極武松自

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

將酒食來。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惟武松忍不住了。連讀者亦忍不住了。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

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寫得半明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體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

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句喫了怎地。句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小管營。奇文蓋武松本與魯達一雙故魯達有老神經

小施管營相公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

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却說話。忽又一頓頓住使人無出氣處。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

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妙這個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

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會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三十字句。那個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個白

手帕包頭。給著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說出他在只說包頭絡手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

的那個人。二十字句。將裝束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只一句。陡將前文兩

正是武松道。却又蹣蹩。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個緣故。洪鐘我

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個好

男子。武二天人語。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

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

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至此又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偏能又只見

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著武松便拜。跑出妙領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

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

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覲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

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

說甚麼。武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這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

武松撇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武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個

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特特說出如許一個大冒頭。却只說得一句起句下又頓住了。讀之喫力殺人。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

宋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

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一句言是三月。此句言今日既非病後。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一句言又是酒醉裏。也只三拳兩脚便打死了。一句言。

不用全力。何況今日。又非醉後又有全力。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

一頓。武松道。兄只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斤重。忽然躍而入。施恩

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了酒同去。再加一頓。武松道。且

去了回來喫未遲。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此句不是閒筆。寫景蓋倒插來。人在此以為小閻羅拜地也。武松

把石墩路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奇妙無比。文勢亦先略搖一搖矣。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

松笑道。妙小管營也信真個擎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擎一擎。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

個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如此可謂奇絕矣。却只是衆囚徒見了。

盡皆駭然。插入衆人一句。也只是半。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

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此方是後一半。然尚有回過身來。看著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又

是一半合。一提一擲。一接不紅。不跳不喘。始全副武松也。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便拜不奇。奇於抱住也。敬之至愛。之至不覺抱住了。寫得奇妙無比。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詞語寫得宛然。是連驚帶

駭說。出聲口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管營下句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

知有甚事。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

女相。妙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妙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諂佞的。非爲人也。數。何以出

一篇之氣。故知下筆皆有分數。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

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嗟乎。豈不冤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於

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爲經。手以爲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陳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恤。供其爲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此無他。君相能爲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爲之事。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爲之事。必壽於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是故馬遷之爲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鑿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爲文計。不爲事計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如必欲但傳其事。又合纖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遂。已不得爲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旣已不傳。而事又烏乎傳耶。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亦終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料之說。雖孔子亦蚤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爲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裨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滲淡之志者哉。則讀裨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也。

如此篇武松爲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錦繡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陽岡上打虎好漢。其千載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場。出孟州東門。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載第一酒場也。酒有酒時。炎暑乍消。金風颯起。解開衣襟。微風相吹。其千載第一酒時也。酒有酒令。無三不過望。其千載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盃。連飲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載第一酒盃也。酒有酒筭。十二三家賣酒望竿。其千載第

一酒籌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邊。先已篩滿三碗。既畢。急急奔去。其千載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聲一哭。忽然恨到姦夫淫婦。而拍案一叫。其千載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懷。記得宋公明在柴王孫莊上。其千載第一酒懷也。酒有酒風。少間蔣門神無復在孟州道上。其千載第一酒風也。酒有酒贊。河陽風月四字。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十字。其千載第一酒贊也。酒有酒題。快活林。其千載第一酒題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並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施恩領却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喫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爲乎又煩耐菴撰出此一篇也哉。甚矣世無讀書之人。吾末如之何也。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譎譎。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快人快語。每歡古今。寒疏悉是。文文譎譎。不揀緊要。直說出來。殊不足當武松一揀也。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槍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

一個諱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著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去

那裏開著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二三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一段寫得此林真是快活。近來被這本營內

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槍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自

語。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喫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個月起不得牀。前日

兄長來時。兀自包著頭兜著手。一直到如今創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張團練那班兒正軍。伏

筆。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得免大棒與每日酒肉何足道哉。正復此語難得耳。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

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

顆頭幾條臂膊。爲上文許多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

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著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快人快語。然則公又是幾條臂膊者。只是兩條。又如何打得盡許多人。

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快人快語。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快人快語。古第一酒場。只作出口成讖。我已先伏一筆。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

大蟲一般結果他。打虎畢竟是武松平生得意。快人快語。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快人快語。古第一酒場。只作出口成讖。我已先伏一筆。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

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時。却

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側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著他打了。妙反若與於蔣。門神之甚也。原來不

是男子漢做事。男子漢做事者。閉門如。處女開門如脫兔是也。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快人快語。要走去便走。怕他準備。再說一逼。畫出要去。正在那裏勸不住

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

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

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個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

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

裏又無外人。便叫施恩也坐了。極開處無端生出一片景致。使陡然將天倫之樂直提出來。所謂人皆有父。子我獨亡兄弟也。看他於爲兄報替後已隔去無數文字。尙自隱隱申動。僕從搬出酒餚果品盤

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

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先把題目說正明白。然後令武松做出文字來。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

報離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爲兄報替以後忽然一人結拜。爲弟忽然一人結拜。武松爲弟。此本與結拜。魯達爲兄。何作照耀耳。此處

忽然借來。又作武松文中一番照耀筆勢。何其翻舞不定。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才學兩字。妙正與。後真才實學。何對。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

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了。此句明明是寫歡喜。却是明寫出悲傷。我讀之而知其然。天下人讀之當悉知其然也。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

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這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寫豪傑是豪傑。寫愛敬豪傑是愛敬豪傑。○

情來奇想。奇格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厮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

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以不快語寫出快語。其妙可想。○此語却又似魯達聲口。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開走了一遭。回

到客房裏。客房裏說些槍法。較量些拳棒。寫得不寂寞。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家裏只著數杯酒相待。妙。趁勢再一翻。○

飯按酒。不記其數。妙。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翻。盡致心中不在意。○又妙在急用五字。覺住又再頓。

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

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此篇極寫酒情。故於此等句皆應標出。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

管營議論。今日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

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是寫武松起來喫酒。非寫武松起來幹事。

也若是說幹事。此人不知文。并不知酒矣。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耕

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

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此文只寫酒字。故於此等好句。法恰好從三盃不過。開脫出來。前後掩映。絕妙。

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此三盃不過。開脫出來。前後掩映。絕妙。○

文無涉。武風辭起。在亦只將高帝大風歌起。句只換兩字。亦換成自己。妙絕。一句奇語。更與舊文無涉。笑今人心。枯髻鬢。追出來。自誇一字。不盜舊人。却不足與舊人作。屈也。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

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著一個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

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奇奧之文。須此快解。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路。算來賣酒的人家。

也有十二三家。次算。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次算。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次算。武

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

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此段文字。全在酒字。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解法却更覺精神。過之。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事是絕妙。下

酒那時節。三字聲情有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此又全釋坡公酒類清澆從十指出句法却更覺精神過之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

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妙果品餚饌。亦少不得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妙○第一酒武松道。恁麼却纔中

我意。深許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厮。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

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籬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武松雖是天然打蔣門神。却實是一件事。只寫老管營作下。整備極不孟浪。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

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旁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筆筆欲舞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餚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立之監佐

乘亂酒規千載未見如此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而下。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好

行酒人寫得盡情盡致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妙語所謂開宗明義章第一我們去休。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

間天氣。筆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個解開衣襟。又好酒候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個

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另寫出一個望子筆尖疲於變換矣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

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塵。妙語絕倒○意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酒場中忽作

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飛舞而下筆尖不得少定○敘事入

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小省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個一

處走著。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大省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只是寫施恩心頭有事。武松

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

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四字寫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喫打後武松道。

這個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去。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真是筆墨淋漓有恨不起劉伶讓之之嘆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

去。

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筆暢墨瀟真無纖毫之憾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此五字惟酒後耳熱時有

之寫酒至此五字真高山流水之地矣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著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快人妙人

○奇絕之人奇絕之事奇絕之文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

著。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著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著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却先一現筆勢奇絕遂有餓虎當路奇鬼來敵之意武松假醉佯顛。斜著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

了。直搶過去。此來正打蔣門神也却反放他過去筆勢奇兀不可言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著望竿。上面掛著一

個酒望子。寫著四個大字。河陽風月。寫過無數望子最後又寫出一個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著兩把銷金旗。每把十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又寫出兩把旗。陪上四個字。總是將酒場異樣排設。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人。一

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著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真正快活林名不虛立正

中間裝列著櫃身子。裏面坐著一個年紀小的婦人。孫二娘後偏又生此一婦人與上文潘氏激映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

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武松看了。蹙著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著

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殺嫂後偏要寫出武二無數妙人妙事一見之於十字坡再見之於快活林矣那婦人瞧見。回轉頭來看了別處。寫婦人酒保筆筆是尋鬧不成妙妙武松看

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著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著武松

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奇文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

碗酒過來道。客人嘗酒。好酒保好婦人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著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奇文聞絕倒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

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好酒保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好婦人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酒保武松

提起來呷一呷。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奇文呷絕倒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

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真好酒保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

酒來與酒保。真好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真好武松吃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三番尋鬧不出只得放下另起問道。過

賣你主人家姓甚麼。另起一文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奇文○我正怪今人紛紛那婦人聽了道。這厮那裏

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看他已逼出許多不堪武松問道。你說

甚麼。急問一句要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真好酒保妙妙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

喫酒。又換一頭○於殺嫂後偏酒保道。你休胡說。不得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

酒。也不打緊。不堪雖讀者亦不堪矣。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不得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

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妙○有時一點一滴惜之如性命有時如泥如搶入櫃身子裏。却

好接著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鬢。隔櫃身子提將出

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那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奇絕妙絕之文無一筆不在酒上出色武松托地從櫃

身子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的都搶來奔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

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樁在裏面。奇絕妙絕○又一個酒保奔來。提著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奇絕妙絕○再有兩個來

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真正快後面兩個人。在酒地

上爬不動。真正快活林○讀此句始知前文灑酒之妙真是無處不是酒○魯達打鄭居下了一陣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

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

將出來。那個搗子。逕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著。正

在大關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三

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四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

快。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筆翻墨舞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

踢中蔣門神小腹上。其捷如飛。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摺。趕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上額角上。踢

著正中。其捷如風。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其捷如風○看他打虎有打虎法殺嫂有殺嫂法殺西門慶有殺西門慶法提起這錯鉢兒

大的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來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此撲本是其捷如風爲上文又夾敘蔣門神恐遂見遲延故又重宣一遍也這是武松平身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前文自謙有何才學此處便寫出真才實學來武二真是出色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三件事來。有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翦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看他寫快活林。朝蔣暮施。朝施暮蔣。遂令人不敢復作快意之事。稗官有益於世。乃復如此不小。

張都監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適所以自死。禍福倚伏。不測如此。令讀者不寒而慄。

看他武松殺嫂後。偏寫出他無數風流輕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寫出張都監家鴛鴦樓下中秋一宴。嬌嬈旖旎。玉繞香圍。乃至寫到許以玉蘭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蓮玉蘭。宛然成對。文心繡錯。真稱絕世也。

看他寫武松殺四人後。忽用提刀躊躇四字。真是善用莊子。幾令後人讀之。不知水滸用莊子。莊子用水滸矣。後文血濺鴛鴦樓。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寫一句云。忽然一個念頭起。神妙之筆。非世所知。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做。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此事快絕

寫盡武二胸襟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你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頸子歪在

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可武松指著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厮烏蠢漢。景陽岡上大蟲也。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打虎得意之筆便處處提唱出來量你這個直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個。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厮。蔣門神此時

方纔知是武松。武松自說出來只得啞啞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著三二十個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

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寫得榮華武松指著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

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個

鳥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絕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瀉瀉。都拖著酒

漿。倒那幾個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

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了一面尋不著傷的酒保。尋字妙。不著傷的又妙去鎖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

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爭此一口

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看他一篇說話句句用我字起說得響自從陽穀

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

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妙我和他並無干涉。妙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

明道德的人。我字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字我便死也不怕。我字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

死。就除了一害。我字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我字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我字若不離了此

間。我再撞見時。我字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打虎得意之事處處提唱出來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亦是武松自說出來都

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伙

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已出一口無窮之氣矣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

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收結前篇一番快事却說施老管營聽說

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

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寫得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

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

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開錢來與施恩。再寫快活林一句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

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

新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槍法。點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著

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

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個軍漢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武松平生一片心事。只是要

害之者早已一片聲叫他做好子矣。千古多有此事。君子可不慎哉。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

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

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著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

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帽。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眾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

馬。跟著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大喜字與後大怒字前後相照寫小人面不由衷。真是活畫。教進前來

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一樣好男子漢。好名字又一樣

英雄無敵。一樣好敢與人同死同生。又一樣好說話○武小人巧也。凡君子之意。所在彼色色能知之。又色色能言之。而其心殊不然

我帳前見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

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鑼。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投之所

如此寫得活畫。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

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一段便寫得又叫裁縫與

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一段便寫得與宋江一般○君子所以不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

敢輕受人之解衣推食者。其心誠疑之也。

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殺入宅裏來。却在口中補出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

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惡武松買個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此一段亦竟與

合讀者不覺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樓名妙絕獅子街。定是武松殺人處。鴛鴦樓不是武松飲酒處也。○特寫此段

則爲此處先寫預席。一次便見內邊門路都熟。以便後日血戰一回入來也。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

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寫殺嫂人偏寫出許多婦人與他纏擾。妙心妙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

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是武張都監大笑道。大罵相照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說好特地請將你來一

處飲酒。如自家一般。松語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

說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內人奈何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

松只得唱個無禮喏。遠遠地斜著身坐下。畫張都監著丫嬛養娘相勸。寫殺嫂人寫出如許多般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

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槍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是

武松語。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光明彩。照入東窗。好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

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玉蘭名字妙與金蓮兩字遙遙相望。爲武松十來卷一篇大文兩頭鎖出

來唱曲。張都監指著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

們聽則個。玉蘭執著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樽前月下忽聞此言令人陡然念陽穀縣紫石街不知在何處。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絕

好辭令人想到亡兄。想到宋江。想到張青夫妻。想到管營父子。灑淚不止。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

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偏要寫得婦人在殺嫂人眼前。嫌嫌不已。妙心妙筆。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

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著。妙心妙筆不惟在眼前嬌媚直寫得殺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來。唱

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妙心妙筆不惟在眼前嬌媚直寫得殺張都監指著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

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針指。忽然合出金蓮本如你不嫌低微。忽然合出金蓮本數日之間。擇配良時。將來與你做

個妻室。寫殺嫂入至此妙心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

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

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

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寫未睡有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好武松進到房裏。却

待脫了衣裳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

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看偏寫出玉爾來顯出金鎖

也。玉鑰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著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

奔出來。不提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

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

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小人面皮風雲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

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前文一連叫出許多義士此處一連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

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酒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你押

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你押

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賊物。衆軍漢把武松押著。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籐箱子。倒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都

是些銀酒器。約有一二百兩賊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睜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

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賊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定好度耶。原來你這厮外

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賊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賊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賊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何至死囚牢裏糊塗可笑今古一體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巨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彀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毒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著。又把木紐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讎。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著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下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子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喚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好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寫施恩爲武松使用都子是大銀子不得不點出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著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兒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也結義做兄弟。寫來一笑。與前施恩四拜相映觀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策。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吃虧。寫得好○凡他處必要寫作牢中吃苦者定爲文情前後有不得不吃苦之故耳今寫武松既不必吃苦則又何

必定寫 喫苦也。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寫得你却快著人去

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

收了。活寫世人受銀子法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

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著。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要

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捱。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

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

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一入死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

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

施恩得之於老康武松得之於施恩。深虧此處有此一筆。便使飛雲浦回來。猶如秋鷹擊雀也。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

滿斷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突然分外添此一筆。便將施恩三入反襯出。聽得施恩說罷。異樣思義。一句越獄却令三句入獄出色。

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

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使用。催攢打點文

書。二入死過待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增一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

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三入死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總結一句却不隄防被張

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張

裏討信。得知長短。又補得都好。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在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先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兩。教我

與你害人。於今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

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著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

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

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

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寫得好武松忍著那口氣。無窮之氣帶上一點又是一個

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旁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著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

包著頭絡著手。不是蔣門神歸打兩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

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開。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著

又在口中補出未知事來。因此小弟不能殼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

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著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絕却被他仍復奪了

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伙什物。絕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寫施恩送與哥

哥路上穿著。煮得兩隻熟鵝在此。寫施恩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

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

走開去。深明下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厮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

松上路。深明下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好把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好施恩

附耳低言。好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好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好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好只是要

路上仔細隄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好寫得竟是一父子夫婦兄弟。不是朋友故舊。好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好只是要

再著兩個來。也不懼他。每每後文事偏在前文開中先重讀之覺實實寫得好我却寫不出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

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著去了。完施恩不在話下。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數里看他一路敘出。兩個

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果然不出都頭所料。○文筆入妙。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與。那厮到來接撥。

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著。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喫。也不探那兩個公人。妙心

人妙景又行了四五里路。四五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著。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妙心妙筆寫行不過五里路。五里

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一總八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文筆提著朴刀。此

各跨口腰刀。腰刀此處出現。坐在那裏等候。絕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著做一路走。文筆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

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文筆武松早睜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人又走不

數里多路。數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作文須作如此語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

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著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應道。你又不

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妙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妙却被武松叫聲

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妙這一個急待轉身。妙武松右脚早起。撲地也踢下水裏去。妙那兩個

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妙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妙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

往有之願後世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妙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讀此句為之一嘆。本擬武松死於此刀。誰料自

以此為鑒也趕上去。搨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妙却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搨幾刀。妙這兩個踢下水裏去的。纔

掙得起。正待要走。妙武松追著。又砍倒一個。妙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厮實說。我便饒你性命。妙那人

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

父蔣門神。今在何處。妙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妙

樓句寫出熟溜事。不費手脚。寫得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妙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

一把。活畫出來。○寫武松與他人不同。將兩個屍首。都擲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搨了幾刀。妙立在橋上看了

一回。是武松與他人不同。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著

朴刀。躊躇了半晌。妙絕○提刀躊躇四字自註子寫庖丁後忽於此處再見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妙絕○轉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個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束。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我讀至血濺鴛鴦樓一篇。而歎天下之人磨刀殺人。豈不怪哉。孟子曰。殺人父。人亦殺其父。殺人兄。人亦殺其兄。我磨刀之時。與人磨刀之時。其間不能以寸。然則非自殺之。不過一間。所謂易刀而殺之也。嗚呼。豈惟是乎。夫易刀而殺之也。是尚以我之刀殺人。以人之刀殺我。雖同歸於一殺。然我猶見殺於人之刀。而不至遂殺於我之刀也。乃天下禍機之發。曾無一格。風靈駭變。不須旋踵。如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人之遇害。可不爲之痛悔哉。方其授意公人。而復遣兩徒弟往幫之也。豈不嘗殷勤致問爾有刀否。兩人應言有刀。卽又殷勤致問爾刀好否。兩人應言好刀。則又殷勤致問是新磨刀否。兩人應言是新磨刀。復又殷勤致問爾刀殺得武松一個否。兩人應言再加十四五個亦殺得。豈止武松一個供得此刀。當斯時。莫不自謂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飛而起。劈而落。武松之頭斷。武松之血灑。武松之命絕。武松之冤報。於是拭之視之。插之懸之。歸更傳觀之。歎美之。摩挲之。漚酒祭之。蓋天下之大。萬家之衆。其快心快事。當更未有過於鴛鴦樓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雲浦淨手。馬院吹燈。刀之去。自前門而去者。刀之歸。已自後門而歸。刀出前門之際。刀尙姓張。刀入後門之時。刀已姓武。於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銛快者。此夜一十九人。遂親以頭頸試之。嗚呼。豈忍言哉。夫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嘗殺一人。則是不如勿買。不如勿佩之爲愈也。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殺一人。顧一人未殺。而刀已反爲所借。而立殺我一十九人。然則買爲自殺而買。佩爲自殺而佩。更無疑也。嗚呼。禍害之伏。祕不得知。及其猝發。疾不得掩。蓋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猶甘蹈之不悟。則何不讀水滸二刀之文哉。

此文妙處。不在寫武松心癡手辣。逢人便砍。須要細細看他筆致閒處。筆尖細處。筆法嚴處。筆力大處。筆路到

處如馬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句。丫嬛罵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問誰句。此其筆致之閒也。殺後槽便把後槽屍首踢過句。吹滅馬院燈火句。開角門便撥過門扇句。掩角門便把櫃都提過句。丫嬛屍首拖放竈前句。滅了厨下燈火句。走出中門拴前門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筆尖之細也。前書一更四點。後書四更三點。前插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銀。後插出麻鞭。此其筆法之嚴也。搶入後門。殺了後槽。却又閃出後門。拿了朴刀。門扇上爬入角門。却又開出角門。撥過門扇。搶入樓中。殺了三人。却又退出樓梯。讓過兩人。重復隨入樓中。殺了二人。然後搶下樓來。殺了夫人。再到厨房換了朴刀。走出中堂。拴了前門。一連共有十數個轉身。此其筆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個燈字。四個月字。此其筆路別也。

鴛鴦樓之立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與失意之事相倚伏。未曾暫離。喻如鴛鴦二鳥雙游也。佛言功德天嘗與黑闇女姊妹相逐。是其義也。

武松蜈蚣嶺一段文字。意思暗與魯達瓦官寺一段相對。亦是初得戒刀。另與喝采一番耳。並不復關武松之事。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讐。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個人倒都被武松擄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來跨了。一寫腰刀。揀條好朴刀提著。一寫朴刀。〇她在即以彼家之刀。殺彼家之人。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蕘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著。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一寫角門。後槽提著個燈籠出來。一寫裏面便關了角門。二寫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此句起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二寫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妙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二寫朴刀。却掣出腰刀在手裏。二寫腰刀。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櫃。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

入來。入一重門來。○看他入來出去又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三字妙筆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三寫燈見

○不見人單見刀一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妙

者燈下二者極極有。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

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慌就害疔瘡。○絕武松道：恁地却

饒你不得。手起一刀。四寫把這後槽殺了一個。一脚踢開屍首。細把刀插入鞘裏。五寫腰刀就燈影下。○四去腰裏解

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前文施恩送綿衣碎麻鞋三件今忽將兩件插在前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

縛得緊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六寫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百忙中插出施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

在門邊。○記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五寫却閃將出來。又出拿了朴刀。○三寫此句下又入來。從門上一步

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一寫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重門來便先來開了角門。○三寫角

過了門扇。○此又出去復翻身入來。又入虛掩上角門。○四寫櫃都提過了。細武松却望燈明處來。五寫燈。又看時。正是

廚房裏。只見兩個丫嬛正在湯罐邊埋冤。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

絕噎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不了。○表出等那兩個女使。正口裏喃喃地怨恨。武松却倚

了朴刀。四寫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七寫腰刀。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重門來先把一個女使鬚角兒

揪住。一刀。腰刀殺了。二個那一個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噎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

休道是兩個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忽然跳出話外武松手起一刀。九寫腰刀。也殺了。三個却把這

兩個屍首。拖放窰前。細滅了廚下燈火。六寫燈。趁著那窗外月光。○二寫筆。一步步挨入堂裏來。重來武松原在衙

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覓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重來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

遠遠地躲去了。○好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

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兩字妙將有字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

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兩字妙將有字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

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兩字妙將有字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

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兩字妙將有字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

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銀錢。却也安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却不道這早晚已在

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個對付他一個。有甚麼不了。再有幾個性命。六

句也沒了。成口謎。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

火。高三千丈。沖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十寫左手拈開五指。陪一句攔搶入樓中。再入一只見三五枝燈燭。癸癸燈。七寫

兩處月光射入。絕妙好辭。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會收。開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

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十一寫劈臉剝著。和那交椅都砍翻了。

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不惟轉身回刀其疾其轉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頭一刀。十三寫齊耳根連頸子

砍著。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頓一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細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

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疾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白醒時。也近不得武

松神力。真正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句一一刀。句十四先割下頭來。殺第四個又割頭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

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割了頭。殺第五個轉身來。也把張都監割了頭。殺第六個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

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奇蘸著。墨去白粉壁上。奇紙大寫下

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奇文奇筆奇墨奇紙。定然做出奇文來。奇細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奇看他者字也。字何等用得好。只八個字亦

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著兩個上去

攙扶。行到水窮又看雲起妙筆寫武松發張都監定必寫到滅門絕戶。快人竟然使夫人深坐房中。武松亦不必說。說猶未了。早有兩個

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又出來看時。却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妙筆妙不可言。武松在黑暗處

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個入進樓中。見三個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十五寫早剝翻了一個。殺第七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

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十六寫殺第八個。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絕妙好辭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

一死。提了刀。十七寫下樓來。又出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又入一夫人見條大漢入來。

兀自問道。是誰中與俺。燈明相照。武松的刀早飛起。十八寫劈面門剝著。倒在房前聲喚。殺第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

刀切不入。朴刀突得此一變。令人叫絕。○真正才子武松心疑。就月光下。四寫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二十寫武松道。可

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真正才子拿取朴刀。五寫丢了缺刀。二十一翻身轉入樓下來。忽又直入只見

燈明下。九寫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著兩個小的。人口湊聚有把燈。十寫照見夫人被殺死地下。方纔叫

得一聲苦也。武松握著朴刀。六寫向玉蘭心窩裏擲著。玉蘭亦是心窩裏藏。此三字為暗記也。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擲死。一

朴刀一個。七寫結果了。殺十一個走出中堂。把櫃拴了前門。忽然又出前又入來。忽然又尋著兩三個婦女。也都擲

死了在地下。殺十三個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六字絕走了罷休。撇了刀鞘。間細之極○二。提了朴刀。八寫出

到角門外。又直出來○來馬院裏。再出除下纏袋來。忘之固是敗筆然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

拽開脚步。再倒提朴刀便走。九寫朴刀。○倒提妙絕。是心滿意。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吃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

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句先把朴刀虛按一按。真寫出跳城來

是才子筆。○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妙寫○十。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妙筆○十。月明之下。看水時。四寫上

十寫。朴刀。亦此月也。然而樓上之月。何其慘毒。濠邊之月。何其幽涼。武松在樓上時。月亦在樓上。不知濠邊月色。如何武松來濠邊時。月亦

在濠邊。竟不記樓上月。明何似。都監一家著刀之時。濠邊月裏。並無一個武松。濠邊立月之際。張家月下。更無一人。嗟乎。一月普照。萬方萬方。不齊若

樂。月影只爭轉。眼轉。眼生。死無常。前路茫茫。世間。魘賊。讀書至此。不知後人。又何以爲情也。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鞵

襪。解下腿絆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說。○此穿插妙。豈容

一句分插。在後篇。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此句收妙筆○與前一。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

出得鬆。膠。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十三寫投東小路便走。走了一五更。後綴合成奇格。此更以五

更帶作。天色朦朧。龐龐。尙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

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個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奇那四個男女道：這烏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個奪了包裹朴刀。十五寫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好笑拖到村裏來。這四個男女

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不正寫却用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著了手來。拾帶兩武松只不做聲。由

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個小門。裏面還點著碗燈。十一四個男女

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著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

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那四個男女提著那

包裹。口裡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

來開剝。好沒一盞茶時。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個婦人。背後一個大漢。兩個定睛看了武松。那婦

人便道：這個不是叔叔。妙絕一篇十來卷文字迴環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妙絕真疑鬼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

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藥叉孫二娘。這四個男女吃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

自扯碎。且拿個氈笠子與他戴上。兩句寫得好笑。遂似為做頭陀之讖。然實是算做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幾處

所以武松不認得。公自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敘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

言難盡。我讀半日不得了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

酒好肉管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

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

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計陷害。替蔣門神報讐。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

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

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個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個一力維持。待限滿。杵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叵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

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個鳥公人。也是一朴刀一個擗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又砍了兩個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四更三點。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前正傳是第一遍。此敘述是第二遍。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個綁縛將來。那四個搗子。便跪在地下道。我們四個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個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誤犯著哥哥。恕罪則個。張青夫妻兩個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的我心裏事。好張青。夫妻。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之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好人送。好物。如此好。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個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好。用。不知我心。連武松亦復不知。我心寫張青夫妻其實好。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已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厮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杖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好張青。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只一句便將前一篇重復出色加染。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到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餚美酒。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八個字寫得好。主人。正不以酒食為感也。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上半夜怕人。下半夜怕鬼。寫得絕倒。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攪到天明時分。妙絕。絕遂令讀者疑字縫。裏或有武松劈面直跳出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

去處。填畫了圖像格目。回府裏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兩件。前文所

文止。次到廚房裏。殺了兩個丫頭。廚門邊遺下兇器。一把。前文所有。此句不在後倒插在前。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

兩人。此句本在後。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兩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上

搦死夫人一口。在外搦死玉蘭一口。爛娘兩口。此句本在後。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

掠去金銀酒器六件。正傳是第一遍。或述是第二遍。報官是第三遍。看他第一遍之縱橫。第二遍之次第。第三遍之顛倒。無不處處入妙。○看他

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

保里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共計十五人。後急接知府接了狀

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著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

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細倒家至戶到。逐一挨察。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尋。知

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

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

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剋刺一般緊急。紛紛擾擾。有

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

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疏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張青夫妻

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

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無家之痛。此日最深。○不念字。猶今日若得哥哥有這

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

甚麼青面獸好漢揚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著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拏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

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掣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為戀土難移。不會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

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著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今日既

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為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

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杜藥叉。孫二娘。指著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兩定喫人捉了。孫二娘

能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

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

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

得。武松道。我既要逃。避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却不聽。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妙筆

忽然想到甚事房中不覺失笑。孫二娘道。前二年有個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

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纏纒。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著兩把

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半夜裏鳴響得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妙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

行者。須遮得頰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

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到忘了這一著。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

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以文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

裳。叫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我身上做的。好著了皂直裰。繫了纏。把氈笠兒除下來。好解開頭髮。摺疊

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著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個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

起來。張青道。二哥為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寫武二無不可。真是天人處都在此。等句見得不得於世人所讚亦讚矣。大哥便

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正是豪傑相。頗有此等妙事。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

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這便宜。語。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

去做盤纏。萬無一失。細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銀兩。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

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兩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叫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妙四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只作商量却便筆。恐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著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個行者。」虎鷹者。嘗晚。武行者離

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筆好。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著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墓。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著兩扇小窗。一個先生。樓著一個婦人。在那窗前看月戲笑。又是一個婦人。文情奇肆至此。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三千威儀。八百細行。一齊提出。武松

做行者。便真行。者。今日法門。正非也。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下照看便寫得紙上爛銀也似。刀是月是。紙是墨也。道：「刀却是好。到我手裏。不會發市。且把這個鳥先生試刀。」先生字上。加鳥字下。加試刀字。千載奇語。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畫。竟來到庵前敲門。那先生聽。便把後窗關上。武行者擎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個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個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輪著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一生本事。都放在箱兒裏。蓋鳥先生則然矣。正是：撓著我的癢處。便去鞘裏再拔出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個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團冷氣。竟是劍術傳中。選句俗本。改去何也。寫兩口劍。兩口刀。却偏增出月明之下四字。便有異常氣色。兩個鬪到十

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妙。前文未有。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

個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團冷氣。竟是劍術傳中。選句俗本。改去何也。寫兩口劍。兩口刀。却偏增出月明之下四字。便有異常氣色。兩個鬪到十

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妙。前文未有。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

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妙。前文未有。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

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妙。前文未有。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

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妙。前文未有。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

裏廝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無異樣出奇之處。然我觀其寫武松酒醉一段。又何其寓意深遠也。蓋上文武松一傳。共有十來卷文字。始於打虎。紹於打蔣門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過岡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後打虎。甚矣醉之爲用大也。其打蔣門神也。又因無三不過望五字。至於大醉。大醉而後打蔣門神。又甚矣醉之爲用大也。雖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終恃。力不可以終恃。權勢不可以終恃。恩寵不可以終恃。蓋天下之大。曾無一事可以終恃。斷斷如也。乃今武松一傳。偏獨始於大醉。終於大醉。將母敬天下以大醉獨可終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蟲。而有時亦失手於黃狗。神威可以單奪雄鎮。而有時亦受縛於寒溪。蓋借事以深戒後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猶尙無十分滿足之事。奈何紘紘者曾不一慮之也。

下文將入宋江傳矣。夫江等之終皆不免於竄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則固皎然如冰在玉壺。千世萬世莫不共見。故作者特於武松落草處。順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後文之必應之也。乃後之手閒面厚之徒。無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續一部唐突才子人之無良。於斯極矣。

當時兩個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個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菴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個緣故。只見菴裏走出那個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裏叫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著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個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裏住。這個道童。也是別處擄

掠來的。這嶺隨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好風水今日驗矣絕倒。○若真有風水本有人自一時看不出則何日當遇看得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出人也。世之愚人必欲津津言之何哉？

論。武行者道：這厮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庵了。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庵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

有人暗算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到庵裏，見小窗邊桌子上擺著酒肉。補上未寫武

行者討大碗，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著一包金銀，獻與武

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個屍首都攬在火裏燒了，插了戒刀。四字妙。○此一役豈以必殺飛天蜈蚣為武乎？豈以必改婦人

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村，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好筆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

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峻峻。先敘白虎山古云行人如在畫圖中。今日景筆都入畫圖中也。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

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門前一屋後都是巔山亂石。屋後都是亂山。○此兩句人只謂是寫景，却不知都是章法。看那酒店時，却是個村落，小酒肆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看他只說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來，大

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看他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來，大

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原來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好筆。○四角酒不足以醉武松也。然要寫多又恐與三盤不過

同。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

食也。回些與我喫了。想到自喫肉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帶一句亦是

情所必有，却偏與榜文相提，關故妙。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看他只是說沒了。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文捕獲相提關故妙。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看他只是說沒了。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情所必有，却偏與榜文相提，關故妙。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看他只是說沒了。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文捕獲相提關故妙。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看他只是說沒了。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看他到處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著三四個人。

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不但

有雞不但有又已熟忽然寫得馨香滿鼻絕妙文情。只等二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裏。酒字上加青花瓮店主人道。在這裏。三字活跳與前許

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又偏坐得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入却捧出一樽青花瓮

酒來。寫得射開了泥頭。倒在一個大白盆裏。青花瓮外又加寫出一個大白盆不惟其物惟其器武行者儉眼看時。寫得絕倒四

又蓋在內却是一盞嘗下的好酒。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聞得香味。寫得絕倒中間又惱喉嚨癢將起來。

字不必說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燙。故意寫得射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由的不氣。寫得謙自不必說正是

眼飽肚中飢。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厮好欺負客人。店主入連忙來問道。

師父。為頭是此一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說。好活寫出半武行者睜著雙眼喝道。你這厮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雞

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入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

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喝聲道。放屁放屁。店主入道。也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

只管將出家人三字挑鬪榜文捕獲有銅山東嶺洛鐘西應之巧。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自喫你的。那店主入道。我倒不會見出家人自稱老爺

絕倒話說曾不看口妙絕。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入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入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

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入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寫那漢大怒却不便來發作却又去那大漢跳

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瞋心。只管將出家人三字

者心中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一個硬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

疑忌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這厮說誰。一個有硬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厮打。

又硬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一個又硬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

搶搶到門邊。一個又硬○須知是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個

門戶等著他。畫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子。畫那大漢却待用力。武松畫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

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此畫○自打虎至此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脚麻。

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畫打了三二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

丟。如畫○寫得只如將大漢作戲又表神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來救上溪來捉上溪

事自攙扶著投南去了。如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去武行者道。好呀。你們

都去了。老爺喫酒了。二語寫出快活有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可憐好酒却是冷喫○雖然冷桌子上那對雞

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寫得武行者且不用筋。雙手扯來任意喫。醉亦有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喫

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綴袖結在背上。使出店門。沿溪而走。絕妙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

路上搶將來。畫出頭陀畫出醉畫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著武松叫。無端忽想出一隻

怪真乃意。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著吠。畫寫一句者上句從作者筆端寫出此句從武松眼中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四字

言世間無事可尋。一尋便尋了狗的事也。恨那隻狗趕著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狗上加一恨字趕狗上著一戒刀為可

人戒刀豈趕狗之具哉。那隻黃狗遶著溪岸叫。寫出頭陀寫出村犬寫出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個空。使得力猛。頭重脚

輕。翻筋斗。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其力可以打倒大蟲而不能不失黃狗便立定了。叫。活畫黃狗活畫小人○黃

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得當不得。爬起来。淋淋的一身水。學道必須聞一知十看書却須一知如此句寒冷得淋淋

寫一透宛然在寫一邊時現出其妙。不可以一端畫也。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真是醉人寫戒刀真好戒刀俗本落此句

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再起不來。只在溪水裏滾。此段不止活畫醉人而已喻言君子用世每

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襖。手裏拿著一條哨棒。打大漢妙背後十數個人跟著。

都拿木把白棍。衆人看見狗吠。句○一類吠而來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

哥哥却又引了二三十個莊客。自奔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裏。又作補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

漢子換了一身衣服。細筆手裏提著一條朴刀。背後引著三二十個莊客。都拖槍拽棒。跟著那個大漢。吹風胡哨來

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著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正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捉這厮

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

倒拽。捉上溪來。不成捉矣。止可謂之撈上溪來耳。前文嘗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

繞著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叫取一束籐條來。細細打那厮

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又打只見這兩個大漢又手道。師父聽

稟。兄弟今日和鄰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巨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

將來攛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厮把我酒肉都

喫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著兩個金印。

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厮根原。解送官司理論。忽然這一個喫打傷的大漢道。

問他做甚麼。忽然一髮。一逼這一个秃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著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秃賊一頓打死。一

把火燒了他。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籐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

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也像是三字妙絕。可見連日說此時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理會得打虎一事在心頭矣。只把眼

來閉了。絲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寫看一亦不一。直寫出且先寫個看背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

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方纔看正。面便有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

疑鬼疑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疑鬼疑那人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二

兄弟之後。如十字坡。孟州。營白虎。莊處處寫出許多哥。兄弟字來。讀之真有一夜雨。浣花。打倒。葡萄。棚之妙也。然前兩處。猶明明知是某人。却寫到

結拜兄弟。便有通身接應之能。耳此即更不知是何人。竟寫一個認是哥哥。一個認是兄弟。叫得一片。親熱。使讀者茫不知其為誰。豈其夢中見武大

耶。蓋特特為是疑鬼疑神之筆。以自娛樂。後世之人也。那穿鵝黃襖子的。並喫打的。個人各認得兩個人。四個人。只認得一個人。一個人認得三個人。者出

來的人認得三個人也。一個人認得一個人者，武松只認得出來的人，也兩個人各認得兩個人者，鵝黃襖子的認得出來的吃打的，吃的也妙絕。盡皆吃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景陽岡打虎不惟自己時常說別人也時常說可知是一件非常事

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如畫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細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水

寫拜已成套事，此又寫得異樣出色，真好哥哥。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真有討些湯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只一拜寫

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又略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裏住得半年。」是打虎殺嫂初

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便帶出三後却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寫朱雷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裏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口中補寫來孔

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槍棒，却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此句

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是打將門神殺張都監再遇張青時也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便入此句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此是

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此是半年○上文云：柴家半年，孔家半年，此又敘出半年中事，都知半年。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得到景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遂令風情兩字，更立不起。」藥死了我先兄武大。

藉字哭殺何也，昔佛入滅後，阿難結集四經，陸座初唱，如是我聞四字，一時大眾無不大嗟乎，賜斷脈絕。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申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胡可以言也。

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藥又孫二娘叫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兄弟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並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挂心。小弟已自著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

竟哥哥身分妙。寫得宋江亦有誇耀武松之意。妙妙。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我於世間無所愛。正當愛此一句。我二三。同學人亦同此癖也。武松之入玄中宜哉。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

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捱著痛疼。也來管待。妙寫得孔亮愛敬豪傑。出寫得武松豪傑為人敬出。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謁拜。又有幾門下人。亦來拜見。宋江見了大喜。寫武松到處有人拜門生。可謂榮華之極。有如無物。寫得妙絕。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出一夜話中抽。

寫書與我。著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不說起。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而有所未盡之辭。只兩字截住。下却疾轉。出濟風。秦同去一段。深表自家愛惜武松之至。不願其遂去。落草而自來。一片冰心。遂可借此得以自白。此皆宋江生平權詐。過人處。而後人反因此等纒出。後數十回真可笑也。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寫出如見。誠如此可憐愛人。以誠矣。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

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生同死。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說得妙。不曾見花知寨因宋公明而愛及花知寨。一妙也。雖因宋公明而愛及花知寨。然畢竟信公明深於信知寨。二妙也。只是

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只是由三字去了罷三字。直說明之事。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此心只因上

直說出來。讀其言真令我欲痛哭也。殊不知宋江却不然。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全是一片極許。若

宋公明而愛及花知寨。然畢竟信公明深於信知寨。二妙也。

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此心只因上

直說出來。讀其言真令我欲痛哭也。殊不知宋江却不然。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全是一片極許。若

如此行不敢苦勸。此八字重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此句又落到兄弟恩情上來妙絕○只因宋江要表不及便有自此兩個

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

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早布直裰。武松偏並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

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為路費。宋江推却不受。武松偏孔太公父子只願將來拴縛在包裹

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界箍。挂了人頂骨數珠。跨兩口界刀。收拾了包裹。拴

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笠氈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

餘里路。辭別宋江。武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了。孔明孔亮相別。自和

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著。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

個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

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

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

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真正哥哥既死且把認義哥哥遠送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也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

別。兄弟。你只願自己前程萬里。早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出口。與張青如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

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前宋江口中不好說明。却

向武松口中說明。然武松口中却說不暢。便再向宋江口中暢說。此非宋江自謙實是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

之妙。絕然而其實都是宋江標術。七十回後粉粉續貂殊無謂也。此五字真寫得好酒店上飲了

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武松珠玉在前矣武行者聽了。有如魚似水之樂。酒店上飲了

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

弟休忘了我的言語。筆墨淋漓再申四字者所以消繳武松十來卷文字。直挽至最初柴進莊上使酒打人一句也。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

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

路只憶武行者。七字妙絕。遙遙直與一年前應進。莊上武松別宋江上路時相應。

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

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得宿頭。如此

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

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

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願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

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

解上山來。即晚間心中歡喜。觀之不足之山也。宋江只叫得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山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

廳上放著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細做糲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

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

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直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個煙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

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煒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彈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

低了頭歎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

宋江偷眼看時。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縮著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著。身上披著一領棗紅紵絲襖。便來

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了

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

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個半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

與大王。微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

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

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

掩口髭鬚。瘦長勝關。清秀模樣。也裹著頂絳紅頭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

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為生。因他自小好習槍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著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個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著一把剜心尖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怕

一部大書以宋江為主。則如此等處定當不妨。然作者却偏故意寫得怕人讀之。又復喫驚不少。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著。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下文也然於何知之。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歎時即是聽時。聽時即是潑時。雖是三個入三件事。然只在一囊中。一齊都有故應作一句讀也。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水。燕

順問道。他那厮說甚麼。宋江半句不合處。小嘍囉答道。這厮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妙。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妙。燕順走近前來。妙。又問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耶。妙。妙。宋

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妙。燕順嚷道。妙。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妙。妙。詳其地不足信。又必詳。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宋江。妙。妙。無所不詳矣。只餘三郎二字。亦詳出來。文

用無數宋江字押脚。有滄陽接續之聲。能令遊座動色。○俗本訛。燕順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繩都割斷了。便奪尖刀。便把自己身上穿的棗紅紵絲袖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便脫棗紅紵。便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椅妙絕妙絕。便叫王矮虎鄭天壽快

下來。三人納頭便拜。便叫來拜妙絕妙絕。寫得燕順屁滾尿流。如活。○上。宋江連慌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己的眼睛。未審亦

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絲。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

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全書大

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

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並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主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喫到五更。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妙。又妙於夜來不說。又妙於朝竟日之歡也。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裏去了。妙。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寨。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法。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著。挑著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槍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著的一個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嘍囉道。王頭領自己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在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請三位坐。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潘安。魏如。疑其筆尖。有五鬼。運。符也。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諱思道。我正來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文情奇妙。讀之欲迷。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好。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好。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好。一文。好。一武。好。武官便是知寨花榮。好。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好。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看他下文好看。此等皆是無中生有文字。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說話。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

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二字宋江聲口看在下薄面，並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況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罵世語竟似李贄惡習突然偶然一見即不妨但不得通身學李贄便殊累盛德也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宋江身分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伏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恁地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此是罵燕順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連得亦可云辨得早哩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著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禮義可以縛人乃至可以縛王矮虎而何世之不用之也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掠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知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槍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殺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嚇得我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活是文官妻子亦會說大話騙人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的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著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妙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妙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

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脚後根直打著腦杓子。妙○此文只是花榮楔子作者無衆人

都笑。簇轎著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

從奸騙。正要殺我。活是文官妻子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

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七八十人。十瓶酒一口豬賞七八十人又官破格事也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

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各送些金

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將

了酒果餚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旁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

會幾時。帶一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見。唱個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長。攔腰抱住。

把臂拖回。便不使宋江要去投奔花知寨。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又變出一樣住法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

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著其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蠶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文章家有過枝接葉處。每每不得與前後大篇一樣出色。然其敘事潔淨。用筆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諸游山

者。游過一山。又問一山。當斯之時。不無借徑於小橋曲岸。淺水平沙。然而前山未遠。魂魄方收。後山又來。耳目

又費。則雖中間少有不稱。然正不致遂敗人意。又況其一橋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後一望荒屯絕徼

之比。想復晚涼新浴。荳花棚下。搖蕉扇。說曲折。興復不淺也。

看他寫花榮文秀之極。傳武松後。定少不得此人。可謂矯矯虎臣。翩翩儒將。分之兩雋。合爲雙璧矣。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嶺。因爲這三岔路上。通三

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落筆亦似一座惡山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

路。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背著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

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問花知寨偏先答劉知寨。行文有犬牙交錯之法。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下。納頭便拜四拜。寫花榮文有接見裏正廳上當設放涼牀寫得虛設坐位安排。宋江來久矣。特借陳蕃故事。翻寫出異樣交情來。真正妙手。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煙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著。三字與上涼牀句對。香要知他全不用賓主二字相。待便連下文妻妹一段。都有神理作者之手法。如此。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人壽幾何。是何言與。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寫花榮又有花榮。○看他文心。前掩後映。何其妙哉。見劉知寨。恭人却誤認是花知寨。恭人却又仍得見花知寨。恭人一奇也。未嘗到秦家。嫂嫂却先見花家妹子。今日是花家妹子。後日又是秦家嫂嫂。二奇也。世之淺夫。謂此文則止。謂是花榮出妻見妹。耳豈復知其結構之妙哉。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鞵襪。香湯沐浴。花榮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緣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是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把守時。是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是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是這厮又是文官。又不識字。是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是朝廷法度。無所不壞。是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歐氣。是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兄長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貪圖賄賂。害良民者。殘害良民。以圖賄賂。未有不奉其婆娘者。婆娘既識賄賂。滋味未有不調撥丈夫。行不仁者。借花榮口中。寫得如秦鏡相似。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

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讐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甚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極寫花榮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寺院。閑走樂情。寫花榮都好。爲下文作引好。自那日爲始。這梯己人相陪著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玩。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勾欄裏。閒看了一回。又去近邨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閒。此等只是閒筆閒翫。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愛敬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有一月之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準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札縛起一座小鼈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札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爲官廳如此。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得此間市鎮上。今晚點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穀閒步同往。先補一句。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將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二三個。跟隨著。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著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厮挽著。來到大王廟前。在鼈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

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矮。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己人。却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牆院裏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武知寨領上馬去。彈壓文知寨。便和婆娘看燈。往往如是矣。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與丈夫道。兀那個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已趕上。把宋江捉子。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己人。見捉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曾。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自賴哩。你記得。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殼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裏。今日如何能殼下山。却來到我這裏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絲我叫大王。那裏。保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爾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著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這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做鄆城縣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士入內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折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文。花榮近日從濟州來。放開鄆城二字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濟州劉文。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怎的。我便放了他。文官徒知

耳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花榮一生綽槍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槍拽棒。直奔到劉高這裏來。把門軍士見了。那裏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寫得好看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著槍。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寫得好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著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槍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槍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寫得好看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關。寫得好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著。寫得好左手拿著弓。右手挽著箭。寫得好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厮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妙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著。正射中門神骨朵頭。妙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這頭盔上的朱纓。妙聽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妙那二枝箭却射定兩扇門上。總結一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爾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妙那人叫聲呵呀。便轉身先走。寫得好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寫得好花榮且叫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覩宋江。花榮說道。小弟悞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

捨著棄了這道官誥。真好花榮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只怕閣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巨耐劉高無禮，要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個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剛，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文。」花知寨差矣，越讀書人越把讀書人痛惡，越是同姓越為讀書人痛惡耳。讀至此處，我將聽普天下慨對之聲。不想他直恁沒

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却便和他分說不過。是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好花宋江道：「不

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個教頭道：『著他一箭時，射個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劉高終是個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

鬪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得他？」劉高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等候。倘或天幸捉著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著這清風寨。武

不和只爲此句寫出千古烟鑑，非直神官而已。省得受那厮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槍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綁得宋江到來。看他高法便避却前文。清風山下被捉一段矣。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一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

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著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著。」好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陸廳公坐，那知府覆姓慕容。慕容兩字可稱賜姓。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罔欺僚友。

無所不爲。爲六十二回作案

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

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到廳。

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三山出名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處。黃信却

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

披掛了衣甲。馬上擎著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著。請到後堂。敘禮罷。

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做個囚車。把這厮

盛在裏面。頭上帶了紅絹。插一個紙旗。上寫著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聽他們安排。黃信

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黃信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

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怎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著。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

備著。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

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却似瓮中捉鼈。手到拿來。

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兩邊帳幕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著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

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

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

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繇。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黃信特差黃某齎到

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個

正知寨。只是他累累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

下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著行。黃信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

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小敘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黃信花榮只得叫備了馬。當時兩個並馬而行。

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著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先在公廳上。三個人都見了。黃信叫取酒來。

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

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還望只以報答

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黃信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言

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

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

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黃信有數十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

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幕裏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道：「綁

了花榮。」一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盜，一同背叛朝廷，當得何罪？我念

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家老小。」此却不是黃信交情，正是文章要著。花榮叫道：「也須有個證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證見，教你看真賊

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黃信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時，却

是宋江，目睜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

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

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

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此亦不是花榮愛好，正是文章要著。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著你。」就叫劉

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此却不是黃信公道，正是文章要著，入下回便知。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著兩輛囚車，

并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著車子，取路奔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燄堆裏，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

二千殘生性命。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畢竟宋江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吾觀元人雜劇。每一篇爲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獨唱。而同場諸人。僅以科白從旁挑動承接之。此無他。蓋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絕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結。有開有闔。有呼有應。有頓有跌。特無所附麗。則不能以空中抒寫。故不得已。旁託古人生死離合之事。借題作文。彼其意期於後世之人。見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見也。自雜劇之法壞。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餘折。一折之辭。乃用數人同唱。於是辭煩節促。比於蛙鼓。句斷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賴後人傳之。而文章在所不問也者。而冬烘學究。乳臭小兒。咸搖筆灑墨。來作傳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爲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爲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則通長者。文人聯貫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爲一事。而實書在某甲傳中。斯與某乙無與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爲一事。而於某甲傳中。忽然及於某乙。此固作者心愛某乙。不能暫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輒遂及之。是又與某甲無與。故曰文人操管之際。其權爲至重也。夫某甲傳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傳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書在甲傳。乙則無與者。如花榮傳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傳。一傳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歸。世人不察。乃又搖筆灑墨。紛紛來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閒。一至於斯也。

古本水滸。寫花榮。便寫到宋江。悉爲花榮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醜遂不可當。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詰。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著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著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可謂善戲謔。分不爲虐。分者矣。○又等同音手中拿。

一把叉不止劉高。天下之人皆然矣。

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著纓槍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

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著。黃信喝道。休係他。只願走。看

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嘈嘈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著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句 哎呀呀。句 十萬卷經。句 三

十壇醮。句 救一救。句 寫得口中亂撥之極。或無上半句。或無下半句。真是絕倒。驚得臉如成精的東瓜。青一回。黃一回。絕倒。亦 這黃信是個武官。終

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

裹紅巾。身穿衲襖。腰懸利劍。手執長槍。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騎馬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

都帶著一頂鎖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

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從後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

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好 三個好漢睜著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好 沒時。不

放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

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裏。待你取錢來贖。奇譚解 黃信大怒。罵道。強賊

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

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亦且劉高已自抖著。向前不得。見了這般勢頭。只待要走。

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著朴刀。趕將來。黃信那里顧得眾人。

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寫得好。讀至此

同來到鎮。劉高也。見勢頭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

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好 便跳出來。將

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好 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剪了劉高。好 又向前去搶得他騎

的馬。好 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好 讀至此。始知前文花榮乞留衣服之妙。不然則一劉高。把

馬先送上山去。好 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并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好 一段。原來這三位好漢。

爲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蓋爲號。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周筆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當晚上得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

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

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好至此始知前文黃信許讀花榮不拿家小之妙。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

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花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

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剗。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花榮文甚不是花榮說便。要寫劉高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

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行文一時行到平淡處無可出色故借此作笑耳不必真有之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

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廳得飛報軍情緊急。公

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已上三十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

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行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

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

遲慢。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日夜便去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

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忠孝秦明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

步卒。先叫出城去取濟擺布了起身。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燙下酒。每一個人三碗

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須知此非閒筆。蓋因知府賞軍。便先是秦統制一番軍容。先見一番軍容。便令後文宋江定計不寫已見。方纔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

大書兵馬總督秦統制。慕容知府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特詳此筆。絕妙章法。秦明在馬上。見慕容知

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

早奏凱歌。賞軍已罷。放起信礮。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攢軍兵。大刀闊斧。逕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

風鎮。却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有此句。便令在前不礙不收花家。老小在後不礙單騎來說黃信也。却說清風山寨裏。這

小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得報道。秦明引兵馬來。都面面厮覷。俱

各駭然。花榮便道。獨寫你衆位俱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只依著我行。先須力敵。

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真好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

榮自選了一騎好馬。定是劉高馬也。一副衣甲。弓箭鐵槍。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了十里下了寨

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喫罷。放起一個信礮。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

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著狼牙棒。睜著眼看時。却見衆小嘍囉簇擁著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

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著鐵槍。朝秦明聲個喏。花榮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

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却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

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著笑道。看他一個只是笑。一個只是怒。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

厮無中生有。官報私讎。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六字是一部。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

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刻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播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妙絕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槍。來戰秦明。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槍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妙絕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却早一閃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越叵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播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擗木礮石。灰瓶金汁。從峻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怒極。極怒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妙絕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趕到西來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妙絕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只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陣紅旗軍出來。妙絕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趕到東來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妙絕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逕。句亦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妙絕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又趕到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妙絕秦明怒壞。壞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妙絕秦明急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又趕過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妙絕秦明怒挺胸脯。胸脯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妙絕秦明怒氣衝天。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又趕過山上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妙絕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又趕到東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

把亂起。鑼鼓亂鳴。妙絕花榮秦明轉怒。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又跑上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

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山來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著。只見山上有八九十火把光呼風唳

哨下來。妙絕花榮秦明急待引軍趕時。趕火把一齊都滅了。妙絕花榮只是騙他趕來騙他去耳。偏寫數遍不嫌重複。當夜雖

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找上一句好便先為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

嘴上鼓笛之聲。妙絕花榮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著十餘個火把。炤見花榮陪著宋江在上而飲酒。妙絕花榮

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寫急性花榮笑答道。只是笑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著。

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秦明怒喊道。怒賊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作理會。花

榮笑道。只是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絕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妙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越只管在山下罵。

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忙中忽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妙絕

無窮。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礮火箭。一齊燒將下來。絕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把弓箭在

黑影裏射人。妙絕寫得又絕。倒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十九字句此時已有三更時分。好衆軍馬正

躲得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妙絕花榮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絕爬得上岸的。盡被小嘍

囉撓鉤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絕爬不上岸的。盡淪死在溪裏。絕且說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怒得腦門粉碎看

怒壞。怒挺胸脯。怒氣衝天。轉怒怒不可當。怒喊越怒。怒得腦門都粉碎了。全用史公筆法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句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

擲下陷坑裏去。妙絕花榮一路寫花榮不勞一。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衣甲。句頭盔

軍器。句妙絕花榮。令我讀之而笑。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妙絕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自註

一清出。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得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

深。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忽然提一句一

大半淪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匹好馬。不會逃得一個回去。次後陷馬坑裏。

活捉了秦明。自此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紮秦明。花榮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正出奇無窮。秦明慌忙

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絲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取錦段衣服。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却是甚人。問何也。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

哥哥。鄆城縣宋押司。諱江的便是。又妙絕。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重宋江連忙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

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寫得。好妙。問道。兄長如何貴足不便。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故事。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

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叫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妙絕。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讚之而笑。

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

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

下廳道。下廳寫。秦明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趕下廳寫。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

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得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

頭盔鞍馬軍器。妙筆令我讀之而笑。還兄長去。秦明那裏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妙絕。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明花榮都妙。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

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爲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喫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裏衆人自去行事。實

廣寫。一句八字中有一夜。男曬女哭。殺人放火在內。不在話下。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如畫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

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喫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

甲。妙筆好笑。○爲是好笑。便不忍。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

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妙筆好笑。秦明上了馬。好笑。拿著狼牙棒。妙。好笑。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

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煙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奇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

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却都被火燒做白地。奇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奇

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高拽起來。奇都擺列著軍士旌旗。播

木礮石。秦明勒著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擂起鼓來。吶著喊。奇秦明叫道。我

是秦總管。如何不放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奇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打

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你這厮倒如何行

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時。把你這厮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

被這厮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厮的馬匹。奇衣甲。奇軍器。奇

頭盔。奇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奇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

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槍將

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槍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

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上文已足。只看見遍野處火焰尙兀自未滅。再畫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

不得尋個死處。句肚裏尋思了半晌。句縱馬再回舊路。句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妙絕花榮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

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

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

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因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我條腿牙

棒便罷。宋江便道。妙絕花榮此處便不出頭也。○人低知宋江服秦明不知花榮用宋江也。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裏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

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嘍囉已安排酒果。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妙絕花榮此句與後仍請。句對看便知花榮之妙也。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

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妙絕花榮能用宋江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寨。堅意不肯。却又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花榮

既能用宋江又能深信宋江之必能服秦明。蓋不惟能將軍又能將將矣。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著那馬。橫著狼牙棒。直奔青州城

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

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若待要和宋江等厮併。却却又自肚裏尋思。句一則是上界星

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三句。上一句不足以按住秦明。故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

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此亦是花榮意。却到底用宋江說。○何用知其

必出於花榮也。蓋一人有一人正傳。今此文正屬花榮正傳也。不恁地時。長兄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

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爲室。如何乃至又善用其妹也。妙絕花榮不惟善用兵又善用將。○俗本託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

榮仍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絕妙花榮不惟裁定禍亂又能正名。定位真是極寫之矣。○俗本皆託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飲酒。

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

過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倒此句在拿劉高老婆之前。特與王英映帶。○前文宋江先許爲王英作媒。後文却

忽與秦明作媒。此是行文閃爍之法。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讎雪恨。偏與上句連說。獨不爲王英地乎。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

慨然相許。却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

了狼牙棒。飛奔清風鎮來。却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隄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護

前文法。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

下馬請上廳來。鈗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疏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花榮秦明鄆成小累筆故此處特。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省一。

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於筆明畫。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妙筆絕倒。他怕說出真名。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又復也自放了他。黃信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些壞了他性命。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

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擂鼓。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兩路軍兵投鎮上。四條好漢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

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軍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調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

讀對影山鬪戟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豔之文。蓋寫少年將軍。定當如此。

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撩撥不得。只是認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何況身為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當如何也。

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鈗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書來。却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

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
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畫出奔喪人來。至如麻糍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

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公。要看他不呢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於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

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却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王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

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

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可謂老婆心切。極似寫王矮虎却不知借此一句收取燕順上山

報仇正法也。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白到家中。將應有

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閒心細筆文所必無事所必有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

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

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細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細王矮虎拏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

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你却與你。且喚他出

來。我有一句話說。辭令能品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著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

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

拔出腰刀。一刀揮為兩段。臆官淫婦前後一櫛殺法亦此篇之章段也。換燕順者。祇恐仍出花榮便有礙矮虎不如用他自家人得省手耳。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

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

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

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

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

物都是花榮出備。

王英方失夫人秦明便得夫人兩事偏要接連寫在一處以爲激射。

喫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

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剿。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寥兒洼。晁天王聚集著三五千軍馬。把住著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一段大書宋江倡衆。落草以正其罪也。秦明道。既然有這個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有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今日衆人既屬宋江。倡率前日晁蓋又屬宋江。私放以深表宋江爲賊之首罪之魁也。通計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通計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通計小婢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却少不得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通計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妙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妙此一句便引出。山上海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著四五十人。分三五騎馬。分馬簇擁著五七輛車子。分老小隊仗先行。隊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分馬和這應用車子。分車作第二起。隊後面。隊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著四五十匹馬。分馬一二百人。分第一隊有人有馬。第二隊有馬無人。第三隊有馬有人。無車。通共十輛車。三二百匹馬。三五百人。看他寫得錯縱變化。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著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背後車輛。載著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著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爲是強賊。爲是官軍。讀至下却都。不是始信山名對影都有爲也。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槍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攢後面兩起車馬上來。好且把車輛人馬札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著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奇文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

勝敗。見個輪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樣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著一個穿白少年。

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奇文奇格。處處皆用散敘。此處忽然用兩扇一聯。注奇絕。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又一只見兩邊。

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播。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鬪到三十餘合。

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看他前後兩番喝采。寓意深隱為之一嘆。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鬪

到深間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又一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繸結住了。那裏分拆得

開。文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亦是一聯。此一段文都作分外纏豔語。搭上箭。拽滿

弓。觀著豹尾絨繸較親處。颯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繸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奇文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

前兩番喝采。寓意深隱者何也。蓋兩戟相交。上下兩戟之妙。可得而知也。兩戟之妙。可得而知也。宋江知花榮者。二百餘人。不知知二百

餘人。不知知則止。有宋江花榮馬上喝采。而二百餘人。瞠目不出一聲。矣。蓋天下曲高和寡。才高無賞。往往如是。不足怪也。迨夫花榮一箭分開兩戟。而

二百餘人。齊聲喝采。夫二百餘人。即豈知花榮之內。正外直左。托右抱乎哉。眼。那兩個壯士。便不鬪。寫兩戟互不相觸。却寫一箭都縱馬

見兩戟得箭。而開則喝采。耳。嗚呼。天下以成敗論英雄。又往往如是。亦不足怪也。那兩個壯士。便不鬪。能照兩戟可謂極表花榮矣。都縱馬

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

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說得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說得響。願求神箭大名。却反先說鄆城押司。那兩個壯士

聽罷。札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又一聯。此六字他書亦學用之矣。却不知在此處分外纏豔中。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

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

平昔愛學呂布為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古人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

能穀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

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四

川嘉陵人氏。差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

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又一個古人。兩異名。又是一個。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

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

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位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個個都引著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轅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

聚義大書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此二少年上山讀之真有芝蘭玉樹生於庭階之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變途令讀者不復知其鱗甲在何處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

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後文手書尙足相據豈有今日宋江親在行間而虞山泊之見怪者只是要憑空生出枝節令直至山寨如僧家所謂行道者然也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

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说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

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看官記都入酒店裏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裏一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鈕絲銅鑲上穿一領皂綢衫腰繫一條白搭膊

下面腿絀護膝八搭麻鞵看官記桌子邊倚著短棒看官記橫頭上放著個衣包看官記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鬚怪醜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

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喫借宋江愛念衆人爲酒保央求換座地借酒保換座爲那人厮鬧地借回來我這裏斟

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壚邊如畫又貼一句爲酒保必要換座地也酒保却去看看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央求換座何至傾到

尋鬧却先寫個酒保誤認他是上下如此生情出筆真稱妙絕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噴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先放一句下宋江道係他

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寫大漢寫得異樣方是時彼固以宋江燕順爲即所云腳底下泥者也其安得以僕從如

是冷笑二字之意。只覺下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他上。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著桌子道。你這鳥

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明明怪其便從如雲。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此亦脚老爺也。鷲鳥不換。高則聲。大賴子。拳不

認得你。你亦脚底下泥。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妙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

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綽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

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奇峰忽然常面轟起。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

語不俗。妙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言猶

脚底下泥。曾何。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

人。兩個人中須有賓主。今反先說宋江暗暗地點頭。妙如畫脚底下。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偏又搖蕪一

出來使脚底。實在前者便於跌成妙勢也宋江暗暗地。泥乃復解。此語下。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偏又搖蕪一

放下了。畫老爺只除了這兩個。此句接上文連說宋江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皆所謂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

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脚底下泥亦復難料。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厮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

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文情虛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找他。緊宋江

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緊宋江聽了大喜。四字妙絕。既已寄書。偏不明白

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趕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看他問得

軍。為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

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為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

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只如此宋江見說。

中心疑惑。漸從大喜字變過來便問道：「你在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問得對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只是捺住並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反寫宋江說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反寫宋江把酒相勸，只管將開去務令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

反寫宋江只管且來和燕順厮見。又寫宋江做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三杯酒罷。反寫宋江把酒相勸，只管將開去務令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

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著，句又沒平安二字。句便不突然宋江心內越疑，疑惑。從大喜漸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誤。」書寫得有許多方法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與前大燕順

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來。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掛。」只有這個四字是純孝之言，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這個二字又妙在這字中間，便有昊天罔極父一而已等作先父文情，各有其妙。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是○寫各人胸中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只改一字見成且請寬心，引我們兄弟去了。是○寫各人胸中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為晚了。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寫燕順留宋江定少不得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誤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

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二語插放此處，作宋江寫在出門時，又其次者竟且忘之也。一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著，一面寫書，心曲筆俗筆夢想不到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黏。四字畫出絕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妙絕○真正才子有此曲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絕酒食都不肯露屑，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

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一路罵宋江
入山泊讀著莫不拭目洗耳。誠忠堂上吳宋二人如何相見也。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
忽然此處如龍化去。令人眼光一閃。奇文奇格。絕妙絕絕。一匹馬妙筆。宋江奔喪回去。須要隨身短棒及八搭
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麻鞋便記得石勇身邊有宋江河回去。後便記得宋江馬空了。只此記得。豈他人所及哉。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

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著。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
燕順。不得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
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裏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
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始封書都到山上。看那裏不容。却別作道

理。定少不得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
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寫得精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著三五十個
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著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精微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

著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精微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
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
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

店裏。寫得水泊精微之極。先請書來看。却來相請。既會。精微船上把青旗只一招。何等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妙內有三個漁
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妙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何等銅

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精微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
人跟著兩個漁人。從大寬轉。表出八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

黃牛。富貴氣象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精微嚴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

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精微一面店裏殺宰豬羊。費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他

看

極高精緻深表泊中有人○雖有東江手書然或恐官府嚴刑逼
寫假作投遞而圖我者有之把軍馬屯在四散真經濟之才也 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
又用軍師自來 一個個都相見了。鼓禮罷。動問備細。何等精緻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何等富貴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

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裏。衆多好漢。隨著晁頭領。全副鼓
樂來接。何等富貴晁蓋為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貴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
椅上。森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且喜白勝已早在此。那時白日鼠白勝。數
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只須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森却是

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鄧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
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何等精緻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
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
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繖。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

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間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衆頭領相讓相謙。下階閒步樂情。觀看山景。行
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繖。何不今日就此施逞
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妙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

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花榮妙箭安肯以尋常之弓試哉文人所以必用妙筆美人所以必須妙鏡也急取過一枝好箭。弓詳便對晁蓋道。恰
纔兄長只說花榮射斷絨繖。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
隻鴈的頭上。此處一句後分作二句只是隨手成文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覩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

中鴈行內第三隻。先寫前之半句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次找完前之半句看他晁蓋和衆
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

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始結花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

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為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鄧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第二結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槍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

弓弩箭矢。准備抵敵官軍。於總結後更添兩行極寫水泊精壯實費。○已上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本至家矣。却不便歸。再生出一張社長家作波。揆真是觸手生情。筆落成景。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不惟無憂。反宋江答道。老叔白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爲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奇文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此句是夾敘法下。語與上語連讀下。兄弟宋清明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吓。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隨手又添在我這裏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前文疑影是從大喜漸變到哭。此文疑影是從大哭漸變到喜。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奇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奇文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細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著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奇文心中十分大怒。發指著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明明假計。前文一路所感者深矣。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撥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作者特特書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宋江不孝而自來讀者至此。俱認諍許其爲忠義之子。斯真過矣。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

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却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句憂喜相半。不便變出喜來且寫個憂喜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事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問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會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繇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實雷橫不知差到那裏去了。一虛○遞開二人便使下文展筆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止合家欣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得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東都施耐菴撰

吳郡金人瑞聖歎評釋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繇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真遂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稗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

却說當時宋太公撥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添一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暴字好罵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殺見父親面。於清風山敢羅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及燕順等三人紛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父賺轉便將生父熱賺作者正深寫宋江權詐乃至忍於欺其至親而自來讀者皆歎宋江忠孝真不善讀書人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

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子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飲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諷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

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只三個字。傾勝過一篇神論。○人之所以必要錢者。以錢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錢為命。而亦有時。以錢與人者。既要好。看便不復顧錢也。乃世又有守錢成窰。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矣。當

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閹婆惜為妾。為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

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拏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數語皆為送配作地。不重在寫宋江生平。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

用錢帛。那時閹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無筆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出去再生出事來。使讀者歡喜。故當省即省乃文家妙訣也。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絲。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句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句名喚做斷杖

刺配。又無苦主執證。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三字妙可見一部書皆從才子文心。捏造而出。愚夫則必謂真有其事。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

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固少。不得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也。○屢申此言。深表宋江不孝之子。不肯收受。受職考之教。其前聚清風山。後吟陽橋。當信此言。不聽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

弟團圓。兄

弟團圓。兄

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淚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大公許四郎來，此是人情文情兩所必至。然於後文來則警策不來，又疑漏筆，不如便於此處隨手放倒，省却無數心機也。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

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灑淚寫得秩秩然。父前子灑淚，兄弟前弟灑淚，寫得秩秩然。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個

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

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甯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著他們。當

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

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字兩寫，擊應爲奇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筆墨狡猾，令人莫測其故。兩個

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汗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筆墨狡猾，令人莫測其故。兩個

人只叫得苦。與上擊應。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妙宋江接過，妙○此等處寫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道：「奉山上哥哥

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補文中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

「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其言甚正，然作者特書之於清風起行之後，吟反詩之前，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耶。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看他假此所以爲宋江也。○立意原本忠孝是宋。劉唐慌忙攀住臍膊道：「哥

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自刎之假不如奪刀之真，然真者終爲小。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

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迓哥哥。迎二人容小弟著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繇你們怎地商量。」小嘍囉去

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著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

柳花榮。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宋江假○於知己兄弟面前偏說此話於李家店穆家莊偏又不然寫盡宋江醜態吳學究笑道：「我知兄

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寫宋江假殺出不得吳用圈套看他宋江道：「只一笑字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吳頭領多時，不會得與兄相會。今次

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看他傾籠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

的意。」看他也籠罩吳用○寫兩人互用權術印加實是出色妙筆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甯可我死，不可害他。」看他寫宋一片假○既偏是宋江便要再說一句寫得權詐人如鏡

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筆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

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思報無

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

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多得

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

此告辭。」前聚清風後吟反詩抑又何也晁蓋道：「直如此忙。」罵得假人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

寸步不離。」看他寫宋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於如此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箇樹

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

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只要問前聚清風後吟反詩何也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罵得假人妙雖然仁兄不肯要

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顯。這等不

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

時乘輿，與衆位來相投。」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講還爲前回一篇解得過否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

故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愴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誠不可言。雖用三軍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於哭乎。哭者人生轉。鬼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塗。與後對看。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宋兩人權詐相當。幾有曹楊之思。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疏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爲揭陽。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送宋江用吳用花榮者。花來也。然又算到宋江。人未必爲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以智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無賴。忽因此文。便向後日捏撮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之文。爲之欲嘔而死也。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句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句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厮趕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陰磳。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生。而但於後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捉搦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

極寫宋江權術何也。忠孝之性。生於心。發於色。誠不可言。雖用三軍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於哭乎。哭者人生轉。鬼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塗。與後對看。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宋兩人權詐相當。幾有曹楊之思。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疏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爲揭陽。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送宋江用吳用花榮者。花來也。然又算到宋江。人未必爲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以智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無賴。忽因此文。便向後日捏撮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之文。爲之欲嘔而死也。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句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句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厮趕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陰磳。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生。而但於後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捉搦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

一個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著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著宋江三個人唱個喏。書出陰磣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好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歡喜。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瞷看。好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喫。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著了道兒。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好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好宋江笑道：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著麻藥。便來取笑。好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我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三個人偏留一個人再作一縱。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著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擲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宋江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奈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遇著這等一個囚徒。不知其人視其物亦可以動心。矣。偏不轉筆偏能再生出事來。量這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讀者無不知。賴有此句。宋江當得不死而殊。不知宋江之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陡接奇文。有怪峰飛來之勢。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便分主使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奇絕料道是來的程途。一日期。二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裏擔閣了。遠不千里。近只目前。讀之絕倒。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一個囚徒也。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

聞他的大名。檜帶妙絕○豈惟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是不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寫得

不貫耳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裏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妙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

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為甚麼事。妙○我本不知知之相識乃相識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

裏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尙且要去和他厮會。今次正從這裏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寫得筆墨淋漓病夫聞之皆欲奮發。因

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恰表出山泊一番來。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躡上山嶺。來你

這裏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忽然將說話開說開去妙絕不然像特飛奔上嶺來救那人道。不瞞

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甚麼人。看他寫一

個慌忙張致一個慢。條斯里筆筆入妙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此不足以觀起大漢之慌也。那大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

失驚妙。○傳說宋江并傳。那人應道。直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妙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連忙妙○連忙用慌忙

俱有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會開剝。至此還說開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寫至此句有駿馬下坡之

句陡然一收筆。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著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

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拗文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拗文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

文便知。絕處逢生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絕端○為是宋

江不得不救耳。不然滿眼如此物。胡可以忍耶。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慙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

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寫那人如醉夢相似者所以視

開釋那人也。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前花榮要開宋江不肯此李立私開宋江不問皆作者筆法嚴冷處○或解

也。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四個人自扛宋江火家歸來那大漢扶住著。漸漸

醒來。光著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畫出初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

誰。我不是夢中麼。寫宋江既不答又不扶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妙宋江道。這裏正是那裏。不敢動問二位高姓。寫宋江只

絕妙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辦公。為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裏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只是答不得扶不得妙絕。凡三段寫拜乃其妙處恰在無文字處盡文字之難知如此。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真要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為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為緣分淺薄。不能設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裏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候。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得認得哥哥。可思量起來。取討文書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為何事配來江州。應前不知為甚事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看他處處自說孝義真是醜極。純孝不在口說。以口說求得孝子之名甚矣。宋江衣鉢之滿天下也。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特書此一句與前吳用擊映蓋李俊不留乃真信宋江吳用不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厮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為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朝廷法度撞動。宋江不問何也。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煙輻集。市井諠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裏一夥人圍住著看。宋江分開人叢。挨進去看時。却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

棒拳脚。那人卻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裏開科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齋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沒一個出錢與他。畫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著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畫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一路寫宋江都從銀錢上出色深表宋江無他好處。蓋作泥中有刺之筆也。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科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實是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白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惡顛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惡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著衣多。惡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惡咱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惡宋江答道。教師。景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奇文兀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裏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拈著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梁山泊中。添一個爬山猛虎。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曠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露之徑直。惟一銀子而已矣。以銀子爲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嗚呼。天下之人。而至於惟銀子是愛。而不覺出其根底。盡爲宋江所窺。因而并其性格。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陰變陽易。是固天下之人之醜事。然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徧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爲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晁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是之人。於是旁借宋江。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

人蓋是誅心之筆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親於宋江。然而親之至者。花榮其尤著也。然則花榮迎之。宋江宜無不來。花榮留之。宋江宜無不留。花榮要開柳。宋江宜無不開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訓。一時遂若百花榮曾不得勸宋江暫開一柳也者。而於是山泊諸人。遂真信爲宋江之柳。必至江州牢城。方始開放矣。作者惡之。故特於揭陽嶺上。書曰。先開了柳。於別李俊時。書曰。再帶上柳。於穆家門房裏。書曰。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柳。又書曰。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柳。於逃走時。書曰。宋江自提了柳。於張橫口中。書曰。卻又項上不帶行柳。於穆弘叫船時。書曰。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柳。於江州上岸時。書曰。宋江方纔帶上行柳。於蔡九知府口中。書曰。你爲何柳上沒了封皮。於點視廳前。書曰。除了行柳。凡九處特書行柳。悉與前文花榮要開一段。遙望擊應。嗟乎。以親如花榮。而尙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則如宋江之人。又可與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必追。真令讀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盡滅。有死之心。無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尋著村莊。却正是冤家家裏。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橫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認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來。是最後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脫一虎機。踏一虎機。令人一頭讀。一頭嚇。不惟讀亦讀不及。雖嚇亦嚇不及也。

此篇於宋江恪遵父訓不住山泊後。忽然閒中寫出一句不滿其父語。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語。皆作者用筆極冷。寓意極嚴。處處不得漏過。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嶺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著眼喝道。這厮那裏學得這些鳥槍棒。來俺這揭陽嶺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你這厮如何賣弄有錢。四字寫宋江把銀子賞他。宋江俺揭陽嶺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

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寫宋江要放對下却不必宋江放對筆路活泛。只見那個使槍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跟跄一交。顛翻在地。偏寫顛得不甚費力與揭陽鎮上七個字寫得差威風句擊應。兩個公人勸住教頭。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極爲下文地步。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

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縱一宋江道。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槍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飲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却爲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槍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分付酒家不賣凡四敘

北徐公章法。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却纔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第一段作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裏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一路寫宋江好處只是使銀撒漫辭別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第二段作一節說却你枉走白白費力。不濟事。

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話說。第三段三個來到市梢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裏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著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著你們三個。第四段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個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走。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個公人心裏越慌。三個商量道。沒來繇看使槍棒。惡了這厮。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著店。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此一折謂是一救反是一跌真乃匪夷所思先說是小路上便與江岸相引。宋江見了道。兀那裏燈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

個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再插一句不是正路務與江岸相引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

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要緊。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

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著小心答道。小人是

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

且在這裏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即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

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只一筆便打發到房門極其徑淨者所以便於那漢

歸來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個歇定了。取三分飲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

碟。自入裏面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這裏又無外人六字追入宋江心裏真是如鏡之筆快樂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

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開中無端出此一筆與前山泊對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也○寫宋江答公人偏不答別句偏答出此三和兩

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妙筆○此四字先從開中一點○既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開中先看出

如何忽然生得出來宋江看的眼裏。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

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九字與第二節點火把來打場麥上一到處。看先作一影。妙筆。妙筆。宋江在門縫裏張

時。見是太公引著三個莊客。把火把到處。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照管。這早晚

也不肯去睡。悄悄地親自點看。開中無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滿父親語暗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九字與上文作章法叫開莊

門。文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為頭的手裏拿著朴刀。單見背後的都擎著稻叉棍棒。又棒火把光下

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再看方看出來○險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

那裏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槍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一個哥哥。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

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得

又插出之入倒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槍棒賣藥的漢子。巨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

兄兩個。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槍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補敘出前不知那裏走一個囚

徒來。那厮做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

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著這厮們喫酒安歇。補敘前先教那厮三

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拏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

在都頭家裏。補敘前明日送去江邊。網做一塊。拋在江裏。先是一個餓餓。出那口鳥氣。却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著。前

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又是遠不千里近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拏這厮。太公道。我兒。休恁地

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著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

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偏將未出現者倒說。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

門打戶。激惱街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拏著朴刀。逕入莊內去了。文情險怪之極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

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必然喫他害

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得下回奇文。耶特寫出一個必走之妙。絕兩個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

走。宋江道。我們休從門前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淨手時看得透令此際得便用筆既兩個公人挑了包裹。宋江

自提了行枷。國家法度奈何如此○自花榮開枷宋江不肯後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墻子。三個人便趁星光之下。妙望林

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一更作提五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

潯陽江邊。出一虎機踏一虎機令識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第二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

則個。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第三逼○既作三人心裏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裏擡。前面一看。不

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一帶大江攔截。不重此半句已在上側邊又是一條闊港。再加一句見更不可走宋江仰天歎道。早

知如此的苦。從直住在梁山泊也罷。在宋江是急時真話誰想直斷送在這裏。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

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謂是一救又是一跌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俺與你幾兩銀子。雖是急時相求亦寫賣弄銀子

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裏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裏。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多與你些銀兩。一路寫宋江只是以銀子出色是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攏來。三個連忙跳上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輕輕四字又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換開了船。寫忙亂那梢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著包裹落艙。有

些好響聲。心中暗喜。前跌猶輕後跌至重奇文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十數個火把。為頭兩個大漢。各挺著一條朴刀。約從有二十餘人。各執槍棒。口裏叫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

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謝你些銀子。只是賣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的搖將去。試問看官將謂是救將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可那梢公冷笑幾聲。也不應。此是第一段下文忽然變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梢公。問那個直恁大

膽不搖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是張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一筆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乃是一路發可駭那梢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果是一路發可駭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嚇殺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極慌忙中忽作趣語令人又嚇又笑。此是第兄弟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駭那梢公道。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奇談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麪

了來。奇談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駭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把與你倒樂意。第二段寫梢公決不漢道。張大哥。再叫一句寫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此句分明說不要你你且攏來。那梢公一頭搖櫓。一筆一面

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是不搖攏來。倒喫你接了去。決不搖攏來矣雖你兩個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

呆了。不聽得話裏藏機。妙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也難得這個梢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妙又與他分說。

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個人在艙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如畫之筆。不便說去了。為下文留步也。將謂又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公

聞之能無失笑。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如那只見那梢公搖著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遊只愛

錢。以爲錢地則亦非宋江之所出也。今日宋江則正所謂以錢爲交游地者耳。乃棺公忽云只愛錢不愛交游。然則宋江一路撒漫使銀悉作唐突矣。乎只此一句便令宋江神絕心死。正不須又用板刀麪也。俗本訛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駭人語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

又想道。他是唱耍。且作三個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棺公放下櫓。絕。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

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個却是耍喫板刀麪。奇語却是耍喫餛飩。奇語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

喚做板刀麪。怎地是餛飩。那棺公睜著眼。絕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麪時。奇語三字奇絕可笑。俺有一把潑風

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個。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奇你三個快

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棺公

喝道。絕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棺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

見饒了我三個。那棺公喝道。你說甚麼閒話。臨死討饒謂之閒話可發一笑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饒半個又作何用老爺喚作有名的狗

臉張爺爺。來也認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出色駭語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

金銀財帛衣服等物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棺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駭絕大喝

令。道。你三個要怎地。宋江仰天歎道。爲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個。臨死稱爲此言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那兩個公人也扯著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休。那棺公又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此

騰那出下文救兵來須知良工心苦處。跳下水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望著

江裏。有下半句耳寫出一時迅速之極。只見江面上。咿啞啞櫓聲響。奇文層疊而出棺公回頭看時。江回頭看一隻快船。飛也似從

上水頭急溜下來。古本急溜二字便寫出船到之速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裏橫著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個後

生誰。誰搖著兩把快櫓。星光之下。若不甚明。又不甚暗。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是甚麼梢公。敢在當港

行事。船裏貨物。見者有分。出救兵行徑來。妙絕。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哥。李什麼我只道是誰來。

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張爺爺來活畫出不愛交游。只愛錢面目來。大漢道。張家兄弟。你在這裏又弄這一

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著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兩個鳥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揭陽嶺上問而後說。湯陽江中不問。自說只黑矮二字。用筆不同如此。正不知是那

裏人。他說道。迭記江州來的。却又項上不帶行枷。處處寫出宋江不帶行枷。與山泊欺花榮一段擊應。趕來的岸上一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

個。梢公姓張來。船姓李。岸上兩個姓。穆姓則都知之矣。名則都不知也。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一字如。聞其聲。莫不是我哥哥宋公

明。半日如達無敵奇鬼說。明至此句忽然眼奇鬼說。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艙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

上文險極。此句快極。不險。則不快險極。則快極。不險。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看時。星光明亮。此十一字妙不可說。非云星光明亮。照見來船。那漢乃是極寫。宋江半日心驚膽碎。不復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

後依然又見星光也。蓋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

江鷹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叫道。苦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誤了仁兄性命。今

日天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著哥哥在此受難。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

狗臉三。方纔問道。李大哥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

通個大名。省得著我做歹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却又只愛交。游不愛錢也。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請問高姓。李大哥哥有叫張

兄弟他。又自叫張爺。張字之多非一遍矣。此處宋江忽然又問高姓。活畫出前文駭極。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張。將姓張名橫四字分作兩段。所

張爺。爺兒弟兄多。遍張字也。俗本訛。是小孤山下人氏。單名橫字。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言之可嘆。以極險惡事。道踏更險惡。

於板刀魁耶。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著搖奔灘邊來。纜了船。艙裏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李俊

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嘗和你說。可見。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著。張橫敲開

火石。點起燈來。照著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星光中來不好。又是星光中去。則必敲火點燈。照著同行矣。乃作者文心。只一點燈。亦

才手之筆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為何事配來此間。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

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

練也似一個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

他一個異名喚做浪裏白條張順。當初我兄弟兩個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

道：我兄弟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來

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著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櫓，

拋了錨，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

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捉定腰膀，撲通地攬下江裏，排頭兒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

迭，都歛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一篇大文中

一篇小文 奇筆。那時我兩個只靠這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都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

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妙語。既官亦然出了一個衙門進了一個衙門。旁人只謂其改了業，殊不知只賣舊時行貨也。 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

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畫 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

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船。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千妖百怪之後見此三字如異國忽歸。 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

還在岸上明亮。可見江心一事其間甚疾。 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兄弟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

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了哥哥。更爲奇筆。 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著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

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於前火把飛奔是一

此奇筆。 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

道他是兀誰。李俊 妙人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槍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

道：他便是我日嘗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李俊 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

撲翻身便拜。又可見穆家兄弟 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

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欄。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欄，是揭陽

鎮上一霸。我這裏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忽然結束其筆如椽，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此一句結束

絕奇文字 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此一句結束揭陽 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此一句結束潯陽

以此謂之三霸。又總結 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此是宋 江奸處。穆弘笑道。便

是使槍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

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著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是 一面又著人去莊

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豬。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五更作結妙筆

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

病大蟲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弘

那裏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閒玩。觀看揭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寫宋江偏在

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

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寫宋江 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裏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

宋江。又齋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

裏內了。又成後 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與蘆葦 穆弘叫隻船來。與檣 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

柎。處處寫宋江行柎不 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灑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

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忽插一 掛起一帆風篷。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

方纔帶上行柎。寫宋江行柎 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

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後 爲這

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

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柎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加意寫出宋江視行柎如兒戲與 兩個公

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

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喫。宋江取五兩銀子。寫宋江單是銀子出色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

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又用兩公人開口閒話一句隱括上文三霸一句點綴宋江本色自到州衙府裏伺候。討了

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挽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銀子出色管營處。又

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銀子出色營裏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門買茶喫。銀子出色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寫宋江只如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寫宋江行枷至此始畢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犯人

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

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著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句一不時間。又請

差撥牌頭遞杯。句二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句三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寫宋江出色只是金銀財帛更不見有他長處處皆是特筆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贊歎宋江能得人心乃只用此二語其意可知宋江一日與差撥在

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與宋江說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说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句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願問宋江取不

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看他全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

得。他有个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語語寫出宋江權詐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

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省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裏。翻爲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寫宋江以銀子爲交游。後忽然接寫一鐵牛李大哥。妙哉用筆。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勝似罵。勝似打。勝似殺也。看他要銀子賭。便向店家借。要魚請人。便向漁戶討。一若天地間之物。任憑天地間之人公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慳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與之銀子不以爲恩。又并不與銀子不以爲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權術。獨遇斯人而窮矣。宋江與之銀子。彼亦不過謂是店家漁戶之流。適值其有之時也。店家不與銀子。漁戶不與鮮魚。彼亦不過謂卽宋江之流。適值其無之時也。夫宋江之以銀子與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銀子與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無宋江可騙。則自有店家可借。無店家可借。則自有賭房可搶。無賭房可搶。則自有江州城裏城外執塗之人。無不可討。使必恃有結識好漢之宋江。而後李逵方得銀子使用。然則宋江未至江州之前。彼將不喫酒。不喫肉。小張乙賭房中。亦復不去賭錢耶。通篇寫李逵浩浩落落處。全是激射宋江。絕世妙筆。

處處將戴宗反襯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醜。皆屬作者匠心之筆。

寫李逵麤直不難。莫難於寫麤直人處處使乖說謊也。彼天下使乖說謊之徒。却處處假作麤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對此而羞死乎哉。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如畫○掇條凳子傾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著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妙語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

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兜駝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厮一百訊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闌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上文已成必打之勢。却只寫作衆人走。了便騰那出下文來。筆墨曲折之甚。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好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奇語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好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好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好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好你問我怎地。好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好那裏得這話來。好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寫戴宗拜獨與他人。寫戴宗拜獨與他人。戴宗口中自。戴宗口中自。戴宗口中自。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戴宗口中自。戴宗口中自。戴宗口中自。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細自帶了銀兩。又帶銀子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著宋江便拜。只一拜。寫得。只一拜。寫得。只一拜。寫得。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五字爲上文補漏便。五字爲上文補漏便。五字爲上文補漏便。發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與上姓宋句。與上姓宋句。與上姓宋句。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却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就誤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寫宋江自表非不。寫宋江自表非不。寫宋江自表非不。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言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筆法。筆法。筆法。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做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正敘事中偏。正敘事中偏。正敘事中偏。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

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未來先畫另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嘗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鐵牛李大哥。李大哥來何遲也真令在

底下尋主人家借錢。錢作者特將兩人寫在一處中間形擊真假筆筆妙絕戴宗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却叫了這厮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著一個黑凜凜大漢。戴宗只五字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黑凜凜三字不惟畫出李逵形狀兼畫出李逵願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來下便緊接宋江喫驚句蓋深表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著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漢子呼之爲黑漢子耳豈以其衣冠戴宗道。這黑漢子。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

達道。不耐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若在他面前說不得此語即拜之何為若既已拜之即何妨開口便說此語寫李達妙絕。更無第一句只此是第一句。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為何在

樓下發怒。李達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錠小銀。使用了。便說謊寫得奇絕奇絕。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寫宋江

子為其生平寫李達則以銀子。視同兒戲筆墨激射令人不堪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此三使用。李達亦復有使用銀子處為之絕倒。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宋江

猜戴宗必為五兩銀故自家下來此文李達猜主人不借十兩銀故徑來告借寫兩個。一個純以小人待君子一個純以君子待小人其厚其薄天地懸隔筆墨激射令人不堪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

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達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寫他說謊偏極戴宗只要十兩本錢去討。

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達。以十兩銀買一錠牛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

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達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

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達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我讀至此處不覺掩卷而歎嗟乎

我十兩銀子上之則斯人固我聞嘗無日不念誦無日不願見之人也乃今突然而去不惟今日之恩惠不能戴宗道。兄長休借這

留之少坐。即平日之愛慕亦不必贅以盤桓。便要拜便拜去。便去要喫酒。便喫酒。要說說。便說說。嗟乎世豈真有此人哉。

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為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

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

醜語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醜語寫戴宗只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

足掛齒。緣他去賭輸了。罷處只如此。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癡膽大。不好在江州

牢裏。但喫醉了時。却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駁李達始所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

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又在戴宗口中補寫生平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一箇閑玩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

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達得了這個銀子。尋思

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却恨我這幾日賭

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沒一文便做不得好漢此宋江一路來所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幾貫

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要好看是李達白壁一殺分別觀之。當時李達慌忙跑出城外。箇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

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要好看是李達白壁一殺分別觀之。當時李達慌忙跑出城外。箇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

在地下。畫 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不稱故

好漢請他矣。却偏說出歇一博來。妙絕。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達不稱妙絕。李逵道我不傍猜

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又欲博得快。又有那一般賭的。却待一博。被李逵兩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

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聲快。肥賭地博一個又倒。小張乙便拏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

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拏起頭錢。叫聲快。肥賭的又博個又。絕倒。不如

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上兩個又。色寫來活現。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牛

無理越越好。越越。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理越好。越越。越越

借。妙絕。語宋江處。以銀為正。經李逵處。明。日便送來還你。看他又說謊。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

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子之地。絕倒。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

嘗最賭得直。口碑。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他外雖發極內實心服來。便就地撈了銀子。又搶了別人

賭的十來兩銀子。性。都攪在布衫兜裏。奇絕之文。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嘗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徧。人口中蓋上句守

達權也。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真有此事。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

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兇銀可知。一脚

踢開了門。一手兜銀。一手提人。便一脚踢。便走。底不答應一句。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

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此二句便又寫。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

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文。喝道。你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論古今。真是干你鳥事。回過

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著宋江。筆筆回。妙。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世人害羞身分。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開嘗只是賭直

說謊。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語相連得却一邊失却一邊天。真

不可說。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寫宋江。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

達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又寫他使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宋江只小張乙接過來

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拏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

記了冤讐。畫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

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宋江只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著

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

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個。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插一句早為戴宗道。不用。如

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著潯陽江。

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

便是李達。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果品海鮮。按酒之類。李達不愛。偏寫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

有名的上色好酒。寫酒皆用出色名目。非為與宋開了泥頭。李達便道。第一開口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一事竟若

太虛雲點。更不一字周旋。妙絕之筆。不得做主。又來做客。在世人便無數。動周致之語。今

偏寫得。深至慷慨。政不辨其誰主。誰客。妙哉。至於此乎。李達傳妙處。都在無字句處。要細玩。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

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達

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達笑道。一笑字有小。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看他極處。人胸中又要三週四便知

做兄弟的性。格。李達只說出八個字。而千載已下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矣絕倒。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

了這兩人心。中歡喜。結上文。下另出第三個人也。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憑空落下魚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

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便插入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魚辣湯。醒酒最好

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李達不稱頌。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

中。端的好整齊器皿。偏寫得與李達不稱。拏起筯來。相勸戴宗。李達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達並不使筯。便把手去碗

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何等風媚其疾如風。宋江一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此呷汁與上呷汁連中間插出李達撈魚便放下

筋不喫了。文情漸引而出戴宗道：「兄長一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漸引「這個魚

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

喫了。」忽用替你們三字寫他何等出力，非寫今日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無黨無偏

使宰天下如此魚矣，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觀此便深厭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

大哥，想是肚飢，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好宋江人說不差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

却沒牛肉。」四字絕倒，忽從酒保口中畫出李李逵不喫汁來，偏與宋江思。湯想水不是一樣，絕倒絕倒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四字問得妙，真是李逵應道：「叵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足賴不賴

牛肉，妙絕。」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宋江只酒保忍氣吞

聲，去切了三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便問，固不差不問亦不差也。大把價抓來，只顧喫。撚指間，把

這三斤羊肉都喫了。何其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宋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强似喫魚。」無

插出宋江掉文一句，却緊接出李逵認認來，奇筆妙筆，鬼神於文矣。宋江自贊李逵壯哉，李逵却認是說羊肉壯哉。宋江自贊李逵，真好漢。李逵却認是說羊肉真好喫，真通人文與不通文人相對如畫。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

甚是整齊，魚却醃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了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笑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

端的是昨夜，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漸引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

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此句須分上下兩半句讀，正是各有其妙，蓋我自去討四字，只是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

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又去了，並不以溫存軟款自表，平日相慕

世其應學李大哥也。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寫戴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

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寫宋江見李逵便令權許都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却說李逵走到江

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著，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看他一路有斜枕著船梢睡著的。止一人有

在船頭上結網的。止一人，也有在水裏洗浴的。止一人。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輪紅日將及沈西，不見主人來

開艙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只如取諸宮中者然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艙。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妙○却從漁人口中又補畫中一樣○又不一人○先寫下無數人便令下文看斷打熱鬧如畫。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真是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會燒，如何敢開艙？」那裏先拏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拏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筩篾來拔。奇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

李逵伸手去艙板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個魚在裏面。奇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著活魚，却把竹筩篾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筩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自註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筩。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竹筩來打。

李逵。奇文○七八十竹筩打李逵奇文絕倒。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看他一路裏面單繫著一條棋子布手巾兒。好見那亂竹筩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奇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奇文

了。奇文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拏了截折竹筩，上岸來趕打行販。無此之極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奇文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攬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溜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著穿心。

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裊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李逵眼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好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不回頭，輪過竹筩，却望那人便打。無理之極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筩。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奇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搶將開去，不能殼攏身。奇那人便望肋下擡得幾拳。李逵那裏著在意裏。奇那人又

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奇文○一總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

李達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烟走了。忽然半路一頓戴宗埋怨李達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儻或

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達應道。我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

口。擊了布衫。布衫且去喫酒。李達向那柳樹根頭。綠楊樹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布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

只聽得前忽然用半路一頓至此重復滿聲而起。文格奇絕。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李達回轉頭來看時。便見那人脫得

赤條條。匾扎起一條水褲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鬢兒來。文奇在江

邊獨自一個。妙把竹篙。撐著一隻漁船。妙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寶

的不是好漢子。主句妙絕李達聽了大怒。吼了一聲。畫如撇了布衫。布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攏來。棹在岸邊。妙

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著。李達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妙筆那人把竹篙去李達腿上一便搨。妙妙

擦撥得達遠。火起託地跳在船上。妙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達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妙雙脚一蹬。

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妙李達雖然也識得水。反襯一句李達識水為後文不死地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更不叫

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達搭膊拏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兩

隻脚把船只一掙。船底朝天。英雄落水。絕妙兩個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

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在岸上叫苦。畫二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畫三五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

著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達提將起來。又渰將下

去。奇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露遍體霜膚。絕妙好辭清波碧浪黑肉。白膚凝然成掌。焰筆耀紙。兩個打做一

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每見人看火發喝采看杖責喝采看斷打喝采嗟乎人之無良一至於此願後之讀至此者其一念之也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

達被那人在水裏揪扯。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鐵牛遂作水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

白大漢是誰。漸引下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漸引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

道。張二哥。叫得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

裏見是戴宗叫他。却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達。不肯便讓筆有餘勁。趕到岸邊。爬上岸來。看著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

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便似相熟者張順再跳下水裏。赴將開去。李

達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赴水。偏寫他假處偏是天張順早趕到分際。帶住了李達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著水浪。

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渰著臍下。擺了一隻手。直託李達岸上來。江邊的人個個喝采。再畫三五百人宋江

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達都到岸上。李達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三碗辣魚三斤羊肉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

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著。李達也穿了布衫。前只一領布衫此忽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

認得我麼。先問自家起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會拜會。戴宗指著李達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會認得他

麼。次問李達再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達道。你也渰得我殼了。妙張順

道。你也打得好。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達道。你路上休撞著我

妙。張順道。我在水裏等你便了。妙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著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

位兄長麼。用兩波撲後忽然放去作李張開口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裏亦不會見。李達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

黑宋江。司馬君實僕蘇東坡得喚李達妙教不壞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

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

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

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

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出一句畫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

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打。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又結束一句人豈非天幸。且請同坐。再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

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宋江與銀不以爲恩。張順水浸。不以爲怨。天真爛漫。蕩蕩平平。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

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情。語言都臻絕。妙。又真好。張順也。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哨一聲。只

見江上魚船。都撐攏來到岸邊。畫張順問道。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裏有

一雲時。却轆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綠楊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竟是一家張順自

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去把秤賣魚。細。收拾三。五百人好筆。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

便設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

三位。妙絕。禮豈爲我輩設耶。然。而先王之禮莫大於此矣。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張順分

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鱸。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姑娘。年

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五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

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不表李逵不近女色。正譏。三。人不覺露其本色也。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

去那姑娘額上。一點。饒他三個指頭已。算惜玉憐香矣。那姑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檀口無言。

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煮鶴焚琴惹是非。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

店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溇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此回止黃通判讀反詩一段。錯落扶疎之極。其餘止看其敘事明淨徑捷耳。

溇陽樓飲酒後。忽寫宋江腹瀉。是作者慘淡經營之筆。蓋不因此事。便要仍復入城尋彼三人。則筆墨殊費。不

復入城尋彼三人。卽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與林冲氣悶。連日不上街來同法。

寫宋江問三個人住處。此三樣答法。可謂極盡筆墨之巧。至行入正庫。飲酒吟詩。便統用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筆氣。讀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暈倒一段。只是喫魚後。借作收科。更無別樣照應。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

好萬好。他的爺娘聽得說是黑旋風。一句便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

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鑽。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

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爺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

反映李達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

他說得本分。便道。你著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宋江只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

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反映李你便教你老兒自跟我去討

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好多銀子。非寫

小哉相正借以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

妨。絕倒之語可謂刻畫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寫李逵作主反來大腹作客後忽

人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願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

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

禮。戴宗勸道。醜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

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

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寫宋江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

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宋江只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

趕入城去了。神妙之筆更不寫李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寫宋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

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昨日之敘為見三人也既見三人了明日也只改作腹瀉睡倒其法與林宋江為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波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

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寫宋江只如此。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

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寫三人不復敘只各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

先寫一句作引次日早饌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又帶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筆他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是個太保。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

想妙筆。若尋者便又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太保是個太保。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日西邊歪幾時。妙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妙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筆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

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多人說。他是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簷。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妙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妙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筆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

自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三段其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五字一頓妙絕。遂若此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以非常之人。負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對非常之景。每每露出圭角來。寫得雄渾之極。正行

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著一根望竿。懸掛著一個青布酒旂。上寫道。潯陽江正庫。奇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

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將寫宋江吟反詩。却先寫出此十個字來。替他挑動詩興。却又暗將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闌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

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波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沈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奇文突兀○寫宋江平生狡獪。却於醉後露出真心。冷之筆。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寫得宋江言發。於衷奇文突兀。公欲以何科目出身寫宋。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寒士真有此。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江內蓄異心筆墨如鏡。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寒士真有此。著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表出權術爲宋。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寫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讐。爲誰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潯陽江上也。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滴之極。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滴之極。道是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其言咄咄。使人欲驚。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滴之極。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滿數杯酒。滴之極。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寫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拂袖下樓來。踉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宋江權術人何至有漏。特甚妙。當日害酒。自在房裏睡臥。不在話下。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却是個野去處。因有個閒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裏害人。爲後伏案。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

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徑去府裏探問蔡九知府。恰恨撞著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來到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回。信步入酒店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憑闌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陪一亦有歪談亂道的。再陪一句黃文炳看了冷笑。先作一陪。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

再讀道。一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道這人不負不淺。確又讀道。二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側著頭道。側著那厮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確又讀道。三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又笑也不是個高

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確又讀道。四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搖頭這厮報讐兀誰。我亦疑之。却

要在此間生事。我亦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是又殊又讀詩道。五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呀。一點頭道。點頭這兩句兀自可知。又讀道。六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伸著舌搖著頭道。伸著舌搖這厮無禮。他却

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確再讀了鄆城宋江作。七想道。想我也多會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確一段

句評有峽雲亂卷便喚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了一瓶酒。寫

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裏人。好有此句。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細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

後。僕人挑了盒仗。一徑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

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徑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心上正經語却又宛然接入新聞。妙甚。知府道。前日纔有

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報新聞反先問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昴星照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

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個反詩。」通判那裏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玩，觀看閒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寫公子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著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數日前曾問柳上無封皮數日後已夢黃文炳道：「他分明寫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相公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著個木字。明明是『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興起刀兵之人，水邊著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爲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公子官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公子官黃文炳又回道：「因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公子官便喚從人於庫內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再作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公子官隨卽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一隨卽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教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忙慌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補兩日又不見三人也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戴宗道：「却

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你知。哥哥却是怎的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首不知癢處。偏寫宋江用不着權

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著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我便

好自去替你回復知府。絕倒。宋江權詐偏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中。徑來

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個是好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

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尿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拏這

厮。宋江白著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

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拏

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好我們且去回話。要拏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

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

不可當。因此不敢拏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蚤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做

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黃文炳能好歹只顧拏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黃文炳能蔡九知府道。通判

說得是。活畫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拏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二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

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走。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

道。拿過這厮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著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

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

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活畫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

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纔風。黃文炳能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

當。活畫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

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

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三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

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

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觀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

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再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

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

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只說顯得相公便已顯得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八字詳細通判所言有理。活畫下官即

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爲下便是今上得知。必喜。只說相公便顯自己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活畫下官即

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通判黃文炳稱謝道。小生

終身皆依托門下。是文中旁語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八字詳細通判所言有理。活畫下官即

問道。相公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

便差此人徑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

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

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

生辰。奇文大筆。忽若怪石飛落。宋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

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著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慢事情。戴宗

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道。哥哥放心。知府現差我

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寫戴宗不知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

著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耐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戴宗喚過李逵。當面分付道。

你哥哥

是對李逵語只此三字已足

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

靠著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駭人語快絕妙絕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

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亦爲下作引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飲食。

休得出去。撞醉了餓著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看他斷頭漚

來却開。未曾斷先算開寫來絕○看他未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

心堅意守。看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寫至性人可敬可愛

忠說孝而忽然發心服侍宋江便如此寸步不離激射宋江日日談忠談孝。不曾伏侍太公一刻也。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絆護膝。入搭麻鞋。穿上

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宣牌。喚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

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戴宗打扮至此方出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

取數陌金紙燒送了。奇語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

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酒食點心。又走走。看看日暮。戴宗早已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

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三二百里。已已是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

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溼。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可知

戴宗撚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戴宗挑著信籠。入到裏面。揀

一副穩便坐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窗欄上。夏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

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豬羊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

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要。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燻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

擔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却喫了。正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

頭暈眼花。就發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厮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包著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拏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發頭邊溜下搭膊。上掛著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拏起來看時。上面雕著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看出戴宗又一樣寫法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好這一段書。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絲。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好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著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細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

問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盞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啟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雖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到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奇事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可稱吳學究二劫生展綱也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

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真好計策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讀者只謂下文又若清風山前故事矣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却不誤了大事。詳得好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著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著好歹奪了。是只怕不能殺他解來。此句又爲下作一引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

會寫蔡京筆跡。奇文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不意三公落名水滸傳中是亦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四絕小生會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槍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他個書印記。奇文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個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絕一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別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槍棒厮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子去。就賺他來鑄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補一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不限兩個五十兩好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

薛炭。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住是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

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不限兩個五十兩好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

薛炭。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住是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

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不限兩個五十兩好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

薛炭。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住是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

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不限兩個五十兩好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

薛炭。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住是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

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

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齋白銀五十兩。作安家

之資。請秀才便移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

立碑。還用刻字匠作。順手串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下串

好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

便是玉臂匠金大堅。順手串出便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前用戴宗說此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

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齋了五十兩銀子。來請你我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

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

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喧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

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

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

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著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

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

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看他用相迎之人只是大喝一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裏去。孩兒們拏這厮取心來喫酒。蕭

讓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

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桿棒。逕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

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

剛宋萬。右邊走出摸著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自是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著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

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不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自是問文然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奇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奇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著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著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了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個動手完成。疾忙排了回書。備個筵席。快送戴宗起程。疾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來時。小嘍囉忙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裏。連忙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疾數語寫得手忙脚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奇妙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的。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妙一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妙一怎的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槍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寫急事不得多用筆。蓋多用筆。則其事緩矣。獨此書不然。寫急事不肯少用筆。蓋少用筆。則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謀逆之人。決不待時。雖得黃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窮雲盡之際。此時只須云。只等午時三刻。便要開刀。一句便過耳。乃此偏寫出早辰先著地方。打掃法場。飯後點土兵刀仗。劊子已牌時。分獄官稟請監斬。孔目呈犯絲牌判斬字。又細細將貼犯絲牌之蘆蓆。亦都描畫出來。此一段。是牢外衆人打扮諸事。作第一段。次又寫攪札宋江戴宗。各將膠水刷頭髮。各縮作鵝黎角兒。又各插朶紅綾紙花。青面大聖案前。各有長休飯。永別酒。然後六七十個獄卒。一齊推擁出來。此一段。是牢裏打扮宋戴兩人。作第二段。次又寫押到十字路口。用槍棒團圍住。又細說一個面南背北。一個面北背南。納坐在地。只等監斬官來。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場。只等監斬。作第三段。次又寫衆人看出人。爲未見監斬官來。便去細看兩個犯絲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斬。次看戴宗云。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斬。逡巡間。不覺知府已到。勒住馬。只等午時三刻。此一段。是監斬已到。只等時辰。作第四段。使讀者乃自陡然見有第六日三字。便喫驚起。此後讀一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葉後。只是一個驚嚇。吾常言讀書之樂。第一莫樂於替人擔憂。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樂太過也。

此篇妙處。在來日便要處決。迅雷不及掩耳。此時即有人報知山泊。亦已縮地無法。又況更無有人得知他二人與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寫吳用預先算出漏誤。連忙授計衆人下山。至於於路數日。則恰好是事發遲二日。黃孔目捱五日。三處各不相照。而時至事起。適然湊合。真是脫盡印版小說套子也。寫戴宗事發後。李逵張順二人。杳然更不一見。不惟不見而已。又反爲兩番衆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讀者一路不勝悶悶。及讀至虎形黑大漢一句。不覺毛骨都抖。至於張順之來。則又做夢亦夢不到之奇文也。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篆體字。文前略此詳正妙。只是這個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奇談

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牋。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畫。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個諱字圖畫。說得明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好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且說戴宗扣著日期。好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正。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之次。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要走失。書尾說之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緊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託。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賊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相公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賊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個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

是圖書匣在手邊。即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反用一黃文炳道。公相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

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書經只是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

文字上。多有人曾見。賊如今陸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賊此一段比前吳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

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賊此一段與相公不信小生之言。

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

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補一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陸應。叫喚

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

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

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

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

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東京帝都人山人海如何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著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

府前。尋見一個門子。尋見二字好笑寫得如市之門。可張雀網。接了書入去。少刻。少刻又好寫得潭門子出來。又好笑寫得相府交收了信籠。著

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寫得相府中門房次日早五更去。寫得太師府前如籬擊芽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只是這個

士蒼頭相似好笑。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問備細。戴宗固不問好笑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

個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

了。好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好笑趁黑交進去。趁黑笑出來。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等

有之短。亦有之。敢是有些鬚鬚。反與知府商量知府大怒。喝一聲。擎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在

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

道他年紀大有鬚鬚。況兼門子小王不能敲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繇府堂裏張幹辦。方纔

去見李都管。後然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厮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會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細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得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厮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辯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辯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繇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為黨。若不早除。必為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却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奏。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為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繇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作此疾語令人喫驚。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目無便救他只叫得苦。反呼山泊諸公。妙甚。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妙○空中結撰有此奇文○此正為梁山泊來不及作地耳。然在俗筆定向知府邊延推下去。更不能先作駭疾語。次又另生出奇情救之也。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妙○生出許多枝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二字勉強之極。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中元一日是國忌。一日是則止。是三日後耳。却云五日後。妙。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泊諸公。妙。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此五字中暗伏無數事在內。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讀者驚駭。斯作者快活也。讀者曰。不然。我亦以驚

嚇為快活不驚嚇。飯後後點起土兵和刀杖劊子。人事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中先叙土兵已牌時候。處亦便不快活也。

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人事黃孔目只得把犯緜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蓆貼起來。急殺

○急殺人。事。偏又寫得細。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再插一句。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人無力相救。只叫得苦反呼山泊諸公妙甚。○李逵兩日不知在何處。○張順兩日一發不知在何處。意切中令人悶悶。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個攬扎起。殺人一發急。又將膠水刷

了頭髮。縮個鵝梨角兒。寫惡極。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細寫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

酒。細寫。啜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市利子。殺入六七十個獄卒。寫得鬧亂之極。爲後作地。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

推攤出牢門前來。越急。殺人。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

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十人。後作地。○李逵何在。張順何在。急切中都不見了。令人悶絕。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圍槍棒

圍住。越急。殺人。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細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真正急殺那衆人仰

面看那犯緜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

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反。律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場。上只等午時到矣。却不便接午時

刻。惡夢偏。不便醒。多捱一刻。即多嚇一刻。吾常言。寫急事。須用緩筆。正此法也。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上言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即便開刀。此又云。監斬官已到。只等午時

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奇文。奇文。○法場必在十字路口。故。三刻文情愈迫。愈急。真是地脈盡絕。天路不通。令人更無生情。入想之處

場西邊。一夥使槍棒賣藥的。奇文。也強挨將入來。土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看那夥使槍

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衝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

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東邊略西。邊詳各異。正和土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休放過

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奇文。又要挨將入來。土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

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

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第二段。第三。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

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第二段。第三。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

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們過去。土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的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土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的揆定了不動。亦與上異四下裏吵鬧不住。再總來一句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寫得急殺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殺不可。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急殺不可當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急殺不可當說時遲。語也乃此處又作兩半用。更奇絕。那夥

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五十一字成一句。不得讀斷。自拿翻戴宗後。便不復更見大哥何意。此時從天而降。讀之令人身毛都豎。要更想他更無商量。處直是一副血性。自做出來。可笑可愛。手起斧落。早砍

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要著。每言大哥。露兩大哥。輒不肯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只如此處兩斧大哥。真是不露齒也。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更要著衆土兵急待把槍去搨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寫如此。忽忙事。偏板板下。東西南北四字。却又偏板板用兩遍。而又能不見其板板。偏見其忽

忙見其筆。力過人處。身邊都掣出尖刀。看著土兵便殺。西邊那夥使槍棒的。寫出其紛紛雜雜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增。賦卒。便有變換。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妙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比前又增北邊那夥客人。妙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寫得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要一個背了戴宗。要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

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槍來標的。寫出其紛紛雜雜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此五個人真像客商。那夥扮使槍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此四個人真像槍棒的。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此四個人真像脚夫。那夥扮巧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此四個人真像巧者。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

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寫得黑大漢忽然欲滅筆勢。絕。此處忽減。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敘功疏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此處忽明。中補出戴宗在山泊說罷。習亭飲酒事。如畫。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輪著大

是

是

是

斧只顧砍人。此處又忽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著那黑大漢走。晁蓋極是○只因極是變出極當下

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攔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細一行人盡

跟了黑大漢。絕妙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

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四字寫得義形於色。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晁

蓋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又好黑大漢真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

滔滔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偏要逼到險絕處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方纔二字有僧繇點睛之妙忽然將

閉著。黑大漢兩斧砍開。井將他跳樓以前氣忿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合二語活寫出黑大漢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

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宋江戴宗開眼不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

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黑大漢上出力殺人四字可

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四字許又不怕刀斧箭矢。六字畫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

兄長穿了。問李逵是晁蓋定是大將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著雙斧。從廊下走出來。盡平生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裏去。李逵

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叵耐那厮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門關上。我指望拏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餘波宋江

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著晁蓋跪了一跪。要知此跪非跪晁蓋正爲宋江救命不敢不跪耳○

船接應。倘或城中官兵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上云不要慌是背入廟裏此又云不要慌

們再殺入城去。奇語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然後戴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

裏有五七千軍馬。下文城中追兵遙望如何能定其數先向無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

岸邊。我弟兄三個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眾人如何。若無下文張李穆童船來則并不寫隔江有船矣為晁蓋道：此計

是最上著。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妙筆不是奪船只見

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偏寫得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裏拿著

軍器。兩耀眾人却慌將起來。妙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奔出廟前看時。張順不認眾人宋江又在廟內殺

箇口來真有驚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著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只倒提二字明明寫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

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視。口裏吹著胡哨。知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

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數又苦又急。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看船一段乃引文蓋惟恐張順來得突然一行

眾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人不認都好。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此一段乃獨寫張順故在當先船上又獨坐一隻也。在那隻船頭上。第一隊獨作

橫引著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揭陽鎮一霸潯陽第二隊。第三隻船上。文字變換李俊引著李立。童威。童

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揭陽鎮一霸作第三隊忽然將上文無都各執槍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從

天降四字下却接哭拜二字直寫出家鄉朋友神理來則如何能有一字。真正大喜。未有不哭者。俗子安得知之。才子來知。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補出天降哭拜道

又聽得拏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補出尋李穆不著又苦又急不惟補出張順尋李。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補出潯陽江心

急引到穆太公莊上。補出揭陽鎮上穆薛三。又苦又急。叫了許多相識。補出揭陽鎮上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補出潯陽江心

又我劫牢寫一時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補出潯陽江心

宋江指著上首立的。四字寫出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個。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

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忽然一東其筆如椽當下二十九等好漢。各

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嘍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擗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

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槍兵將。大刀闊斧。殺奔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三

饒歌之繁弱也。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著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吶喊，殺奔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波紅，屍如山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前回寫吳用劫江州，皆呼衆人默然授計，直至法場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來。此回寫宋江打無爲軍，却將祕計一一說出，更不隱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與之相異也。然文章家又有省則加倍省，增則加倍增之法。既已寫宋江明明定計，便又寫衆人個個起行，不寫則只須一句，寫則必須兩番。此又特特與俗筆迥異，不可不知也。

打無爲軍一事，宜已都在定計時明白開列。入後正敘處，只將許多只見字，點逗人數而已。譬諸善奕者，滿盤大勢都已打就，入後只將一子兩子處處劫殺，便令全局隨手變動。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寫宋江口口恪遵父訓，甯死不肯落草，却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石勇等八個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健、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等十六個人拉而歸之山泊。兩邊皆用大書，便顯出中間奸詐。此史家案而不斷之式也。一路寫宋江使權詐處，必緊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畫家所謂反襯法。讀者但見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權詐，則庶幾得之矣。

寫宋江上梁山後，毅然更張舊法，別出自己新裁，暗壓衆人，明欺晁蓋，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筆墨之事，其力可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嘗論一篇大文全要尾上結束得好固也。獨今此文忽然反在頭上結束一遍，看他將白龍廟中四字，鬼頭提出下，其爲是結前文爲是起後文，但見其有切。却分出梁山泊好漢某人某人等，濟陽江好漢某人某人等，城裏好漢某人某人等，通共計有若干好漢，讀之正不知玉如泥之力，可見文無定格，隨手可造也。梁山泊好漢，先敘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

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看他許多大將領帶著八九十個悍勇

壯健小嘍囉。看他許多手下人。一結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江上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他看

又是許也帶四十餘人。看他亦有許多大將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攆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一城裏黑旋風李逵。未敘

看他單是一個人。○上文結敘山泊江上兩枝人馬可稱雄師。此單是李逵一個亦不可不稱雄師筆墨之妙史遷未及。引衆人。山泊江上如許人馬城裏李逵只是一個可云多寡不敵之至矣却忽然寫出至多爲奇

變之極也。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議。是恆人之筆。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

城裏軍兵。擂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先出衆好漢

聲喊。都挺著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齊出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調劉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

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須知五七千不是從衆人眼中約出是從戴宗口中約出。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

手裏都使長槍。被軍背後步軍簇擁。被軍背後寫得搖旗吶喊。殺奔前來。這裏李逵當先。輪著板斧。赤條條地飛奔

砍將入去。此軍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此軍亦出色之極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槍。只怕李

逵著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著爲頭領的一個馬軍。颯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

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活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活畫是以前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

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插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

門。好幾日不敢出來。爲打無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拖字妙非旗可令非金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

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四下如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

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

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

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猪羊。雞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

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繯綯。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是近江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

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來。我又不曾叫他。大胃口中純是天籟。眾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爲人幹事往不遣人怨定被天怒只爲犯此四字耳。幾番峻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敢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

宋江道：「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爲晁蓋寫其老成蓋止爲纒開江州便打無爲筆墨無節便同

戲事故特向主軍口中商量二句以作文章一頓也。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每寫花榮靈警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槍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槍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

宋江便問江州消息。一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薛永說江州消息侯健說無爲軍州路徑行文清楚之甚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者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前回事却於此處薛永口中醒出妙甚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永只說江州無爲軍州便交卸下去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爲州路徑，小人自幼只愛習學槍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

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來。我又不曾叫他。大胃口中純是天籟。眾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爲人幹事往不遣人怨定被天怒只爲犯此四字耳。幾番峻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敢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

宋江道：「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爲晁蓋寫其老成蓋止爲纒開江州便打無爲筆墨無節便同

戲事故特向主軍口中商量二句以作文章一頓也。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每寫花榮靈警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槍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槍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

宋江便問江州消息。一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薛永說江州消息侯健說無爲軍州路徑行文清楚之甚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者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前回事却於此處薛永口中醒出妙甚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永只說江州無爲軍州便交卸下去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爲州路徑，小人自幼只愛習學槍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

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來。我又不曾叫他。大胃口中純是天籟。眾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爲人幹事往不遣人怨定被天怒只爲犯此四字耳。幾番峻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敢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

宋江道：「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爲晁蓋寫其老成蓋止爲纒開江州便打無爲筆墨無節便同

戲事故特向主軍口中商量二句以作文章一頓也。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每寫花榮靈警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槍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槍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

宋江便問江州消息。一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薛永說江州消息侯健說無爲軍州路徑行文清楚之甚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者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前回事却於此處薛永口中醒出妙甚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永只說江州無爲軍州便交卸下去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爲州路徑，小人自幼只愛習學槍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

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來。我又不曾叫他。大胃口中純是天籟。眾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爲人幹事往不遣人怨定被天怒只爲犯此四字耳。幾番峻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敢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

宋江道：「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爲晁蓋寫其老成蓋止爲纒開江州便打無爲筆墨無節便同

戲事故特向主軍口中商量二句以作文章一頓也。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每寫花榮靈警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槍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槍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

宋江便問江州消息。一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薛永說江州消息侯健說無爲軍州路徑行文清楚之甚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者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前回事却於此處薛永口中醒出妙甚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永只說江州無爲軍州便交卸下去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爲州路徑，小人自幼只愛習學槍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

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來。我又不曾叫他。大胃口中純是天籟。眾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爲人幹事往不遣人怨定被天怒只爲犯此四字耳。幾番峻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敢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

宋江道：「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爲晁蓋寫其老成蓋止爲纒開江州便打無爲筆墨無節便同

戲事故特向主軍口中商量二句以作文章一頓也。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每寫花榮靈警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槍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槍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

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看黃文炳有個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止為後要賺他開門便預先添出一個大官人來。然又不必殺大官人。故反加倍寫他好善以形容文炳之惡其實乃是開文無別意也。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

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做黃面佛。好。俗本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為軍都叫他做黃蜂刺。好。他兄弟兩個分開做兩院住。只在

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著城住。黃文燁近著大街。此數語是特特生。出黃文燁來本意。小人在他那裏做生活。却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

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搯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刦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來。反先為不見黃文炳作註妙筆。註在前而不知讀之而猶然疑之甚矣人之不會讀書也。

宋江道。黃文炳隔著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著中間一個菜園。是生出來。報讐至殺其四五十口可稱大快然殺之而後數之不若數之而後殺之之尤快也。筆法之妙如此。宋江道。天教我報讐。特地送這個人來。雖是如此。全靠眾弟兄維持。眾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

惡之人。口不可訓矣。特標此句以蓋之也。與哥哥報讐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却與無為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眾兄弟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裏。我有一計。只望眾人

扶助扶助。眾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穆太公。調遣諸將第一是太公趣甚。往常諸將聽計皆用秘密此獨彰明昭著。一都寫出來者為避劫。江州時吳用調遣一篇也。對付八九十個布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著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寫出。五隻大船上用著

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寫出。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著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為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為期。只聽門外放起

帶鈴鶉。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寫出。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為號。應要下手。殺把門軍士。寫出。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順句。完。李俊張

順句。完。李俊張

一寫 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先一隊作埋伏。上一番明寫調遣。此一番又明寫發軍務。要與劫江州時不同也。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

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一隊作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

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此是中軍燕順王矮虎鄭天壽

在張橫船上。第二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第三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第四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

七船上。第五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探聽江州城裏消息。另一隊先使童猛棹一隻打漁快船。前去探路。一

隊作探聽。不過二三十人。寫得如許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伏。有應。有伸。有縮。甚妙。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船裏。火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是

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如許殺人放火。事備用絕妙。好寫得景物。清爽。行文亦當有諸葛君真名士之譽也。約莫初更前後。大

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好。何物文人。其胸中無所不妙。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看他懸懸落落。寫出無數。只見字如開棋。子落枰之

聲。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好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

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拴了沙土布袋并蘆葦。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

兩童守船接應。不惟精於行文。亦復精於行兵。若在俗筆。竟一闕郡上岸矣。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

帶鈴鶉。只見城上。只見一條竹竿。縛著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

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只見已在那裏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

好。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妙。調遣曲折。前文已詳。此處連用數個。只見。不過更將前計再一點醒之耳。若又白勝道。他兩

個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妙白勝道。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

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只見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

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把火來點著。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

籠什物。搬來寄頓。大官人失火。曾與二官人何迷。然大官人失火。而搬運箱籠前來寄頓。此言直捷。入二官人耳朵。必坎也。上文增出大官人只爲此一句耳。敲得門開。我自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

幾個把住兩頭。精於用兵。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葦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著。侯

健

健

健

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問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問壁

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晃蓋宋江等。吶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把黃文炳一

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賊動人 只見不見了文炳一個。文情奇絕。偏要作此一閃。前已註明。人自不覺也。衆好漢把他從前醉

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家私金銀上。加出酷害良民。積攢下七字。與天下看樣。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奔城上

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却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石勇杜遷

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讎。不干你百姓

事。你門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管閒事。衆鄰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寫得好。真有是事。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輪起兩把

板斧。著地捲將來。衆鄰舍方纔吶聲喊。撞了梯子水桶。一闌都走了。寫得好。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

拖了麻搭火鉤。都奔來救火。寫得好。是寫救火。著正是張皇聲勢也。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

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寫得好。只見薛永。只見拿著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著。亂亂雜雜火起。當時李逵

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必盡從門下出去。便是死筆。此獨寫出紛紛雜雜得勝便走之狀。就盡也。盡不來。前宋江用石柁門。正是要衆人都從門下出

去。也到此忽然寫出一半人不依宋江將令。一時忙亂如畫。只見三阮張童。只見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

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迴避了。寫得好。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著黃文炳。結上。都上

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却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此一句上邊都紅。上文只寫衆人

出大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直接候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帶了

妙寫得從。急欲回家看覩。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文炳之被捉。知府害之矣。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

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這一句天梢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敝

緊。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妙寫得神出鬼少時。又是一

隻小船。搖將過來。來妙不可言。却不徑過。望著官船直撞將來。此句上暗藏兩隻。小船商量可知。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

那小船上一條大漢跳起來。只見手裏拿著撓鉤。妙又可救火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只道手裏拿一鉤不

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化門黃通判家。第一句是做鄉第二句是北門第三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

了家私。如今正燒著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寫得那漢聽了一撓鉤搭住了船。便跳過來。寫得黃文炳是

個乖覺的人。早瞧了一分。便奔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寫得只見當面又是一隻船。只見十水底下早鑽過一

個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疾船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疾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

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鉤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

波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厮。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

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斬首犯赦從犯都好。梢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

船去了。兩個好漢。棹了兩隻快船。徑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

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可謂久慕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衆人

看了。監押著。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著衆人。看他一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了。宋江把黃文炳剝了

濕衣服。綁在楊樹上。請衆頭領團圍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

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

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讐。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

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

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妙說黃文炳

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

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十一〇須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著黃文炳

笑道。笑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攬撥他。字字令文炳心服。覺上今日你要快死。快

笑絕。慢死二字老爺却要你慢死。又奇絕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揀擇奇絕之語。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

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智障。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

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看他寫宋江甫得性命。便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話。但說

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諷得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

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

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

險。來虎穴龍潭。方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讎。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

梁山泊投託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只此語亦不必跪說。偏寫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

假作一頓下便疾收甚妙。只恐事發。反遭。宋江口不肯上山。却前在清風收拾許多人。去今在江州又要收拾許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寫宋江權術處。偏寫李逵爽直相形之。○一個跪說一個斧砍宋江道。你

這般粗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事發一句已說在前。仍便以心肯意肯聽之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

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裏去。

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舊宋江

花榮。舊戴宗。新李逵。新郭盛。舊童威。新童猛。新頭新中間。舊第二起便是劉唐。舊杜遷。舊石勇。舊薛永。新侯健。新在前新在後。第三起便是李俊。新

李立。新呂方。舊郭盛。舊童威。新童猛。新頭新中間。舊第四起便是黃信。舊張順。新張橫。新阮家三弟兄。舊○第四起兩

五起便是穆弘。新穆春。新燕順。舊王矮虎。舊鄭天壽。舊白勝。舊在前舊在後。五起二十八個頭領。總結一句有帶了一千

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等人。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

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

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

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著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著人催攬後面人馬上來。一

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漸與對影山相犯。矣看他極力擺脫。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候面人馬到來。好和

他厮殺。花榮便拈已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著雙斧。擁護著宋江。間中又寫四人擁護獨表宋江無能。只是一生權術。便得為頭。為膺妙筆人。看不出。

齊攬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

州。劫掠了無為軍。殺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個等候你們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你們性命。

何由知之。寫得可駭。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跪又妙在竟實說出。小可宋江四字。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

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辭令至此。無人哭。那四籌好漢。見

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奔前來。拜跪在地下。文說道。俺兄弟四人。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

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個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為事。喚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有晁蓋等十五籌好漢。劫法場以陪之。有張順等六籌相識好漢。要劫牢。便有歐鵬等四籌不相識好漢。要劫牢。文心文格無不詭變之極。只是不得個實信。等亦幾說大事。令人事過思之。尚有餘畏未定。前日使小嘍

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為軍。劫掠黃

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得此一段。送合前語。有由。衝撞哥哥。萬勿

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

一請問大名。為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

又痛。這個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

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槍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個好漢。姓

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

他做鐵笛仙。第四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槍輪刀。因此人都喚他做九尾龜。怎見得四個好漢英雄。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他看寫後四起不一齊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推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敘得

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看他緊頂晁天王則晁天王一席他日便更無餘人能奪之者寫宋江權術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處處寫他收羅人馬上四個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墜鏡。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真是用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

只隔著二十里遠近。四籌好漢也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第六起純是新更無舊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一起只是自己與晁蓋兩個。其餘三人。恐是梯己心腹。不著一餘人在旁。於路便好。晁蓋直性人任憑宋江調撥看他第將言語兜管他。寫宋江權術真有出入化之筆。看他自家先敘功一句可謂咄咄小弟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看一段說話先敘功高次表赤心蓋不得而一。路上說著閒話。交椅今復安在哉。後人笑前人。後人又笑後人。笑自笑。閒話自閒話。世間之事。胡可勝歎。看高則衆人不得而爭之心亦則晁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且說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

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擂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已入支中一路。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

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

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看他句句權詐。還只是論齒。然則餘人可知矣。之極。讓晁蓋

還只是論齒。然則餘人可知矣。徹然以功自居。真乃咄咄相逼。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看他毅然開口。無晁蓋咄咄逼人。休分功勞高下。只一句便將晁蓋從前號令一齊推翻。別出自己新裁。使山泊無奮無新。無不可測也。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也賊賊。欲形其少。不仰其鼻息。梟雄之才如此。○耐庵不過紙筆醜墨耳。何其梟雄遂至如此。

時另行定奪。高手奕棋。只在一著兩著。但得之筆墨之間。更爲奇事。衆人齊道。此言極當。左邊一帶。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只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增此八字便顯。出右邊濟濟。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

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潘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二十七人。○中間止蕭讓金大堅非宋江相識。然要拖過花榮秦明黃信燕順呂方。

慶喜筵席。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頭領。巨耐黃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却在知府面前。將那京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著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

之人。必是三點水著個工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向衆重宣一遍。便抵無數篝火狐鳴。魚書帛之事。無處不寫宋江權衡過人。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

以此黃文炳那厮攔掇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著天上的言語。每寫宋江用詐處。便破李逵挑破如上。文自述童謠一遍。本是以符讖牢籠衆人。然却口中不要說出自得。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正應天上言語。下忽然說出。○天上言語四字。從何而來。奇絕妙絕。

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見當時國號大宋。便誤認宋皇帝三字。再折不開一妙也。宋江姓宋。忽就是宋皇帝。晁蓋不姓宋。亦說承相學來。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學來我們都做個將軍。始得快吐之也。○除兩哥哥做皇帝外。其餘本做將軍。亦止爲吳用公孫二人看來。不似做將軍者。故遂生出丞相國師。

戴宗慌忙喝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

來也。○鐵牛居然欲爲周公。真是夢想不到。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却不好。不强似這個鳥水泊裏。鳥水泊說得與盡。位是鳥位。水泊是

人看來。不似做將軍者。故遂生出丞相國師。

承相學來。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學來我們都做個將軍。始得快吐之也。○除兩哥哥做皇帝外。其餘本做將軍。亦止爲吳用公孫二人

戴宗慌忙喝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

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個出來。我只喫酒便了。此不是呆語又寫李大哥。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個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將前文直結到今日。吳用道。兄長當初若依了兄弟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已隔數卷至此忽問。可見此書一筆不漏。晁蓋道。那厮住不穀兩三個月。便病死了。將今日直縮到前文。宋江嗟歎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完

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完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完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又表戴宗。此等是戴宗與宋江做人一樣處。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完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

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也未知衆

位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去處。有分教。槍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

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嘗觀古學劍之家。其師必取弟子先置之斷崖絕壁之上。迫之疾馳。經月而後。授以竹枝。追刺猿猴。無不中者。夫而後歸之室中。教以劍術。三月技成。稱天下妙也。聖嘆嘆曰。嗟乎。行文亦猶是矣。夫天下險能生妙。非天下

妙能生險也。險故妙。險絕故妙絕。不險不能妙。不險絕不能妙絕也。游山又猶是矣。不梯而上。不絕而下。未見

其能窮山川之窈窕。洞壑之隱秘也。梯而上。絕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飛鳥徘徊。蛇虎躑躅之處。而吾之力絕。而吾之氣盡。而吾之神色索然。猶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變換。而吾之胸襟。乃一蕩滌。而吾之識畧。乃得高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關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

盡變。出妙入神之文也。筆欲下而仍閣。紙欲舒而仍捲。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盡。而吾之髻斷。而吾之目矐。而吾之腹痛。而鬼神來助。而風雲忽通。而後奇則真奇。變則真變。妙則真妙。神則真神也。吾以此法遍閱世間之文。未見其有合者。今讀還道村一篇。而獨賞其險妙絕倫。嗟乎。支公畜馬。愛其神駿。其言似謂自馬以外。都更無有神駿也者。今吾亦雖謂自水滸以外。都更無有文章。亦豈誣哉。

前半篇兩趙來捉。宋江躲過。俗筆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寫得一起一落。又一起一落。再一起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厨中讀者。本在書外。却不知何故。一時便若打併一片心魂。共受若干驚嚇者。燈昏窗響。壁動鬼出。筆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齊震動。真奇絕也。

上文神厨來捉一段。可謂風雨如磐。蟲鬼駭逼矣。忽然一轉。却作花明草媚。團香削玉之文。如此筆墨。真乃有妙必臻。無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厨搜捉文。妙於駭緊。第二段夢受天書文。妙於整麗。第三段羣雄策應。便更變駭緊為踈奇。化整麗為錯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樣筆法。不似他人小兒舞鮑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書每寫宋江一片奸詐後。要緊接李逵一片真誠。以激射之。前已處處論之詳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於寫宋江取爺後。便寫李逵取娘也。夫爺與娘。所謂一本之親者也。譬之天矣。無日不戴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戴之。非有義可盡。亦并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講。亦并非有情可說也。執途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說而已乎。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則爾之念爾父也。殆亦暫矣。我聞諸我先師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謂之忠。以孝我父者。孝我兄。謂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謂之敬。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謂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謂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謂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於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順。謂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順之德也。萬福之原也。故知孝之為言順也。順之為言時也。時春則生。時秋則殺。時喜則笑。時怒則罵。生殺笑罵。皆謂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說為也。我父我

母非供我口說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極惡之人。多欲自言其孝。於是出其狡獪陰陽之才。先施之於其父其母。而後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馴至殃流天下。禍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復治。嗚呼。此口說之孝。所以爲強盜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畫之。蓋言強盜之爲強盜。徒以惡心向於他人。若夫口口說孝之人。乃以惡心向其父母。是加於強盜一等者也。我觀遠行者。必爇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惡人遠避。蓋畏強盜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當爇香祝曰。心孝相逢。口孝遠避。蓋爲父母者之畏口口說孝之子。真有過於強盜也者。彼說孝之人。聞吾之言。今定不信。迨於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後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極也。嗚呼。作者之傳宋江。其識惡垂戒之心。豈不痛哉。故於篇終緊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見粗鹵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亦復不忘源本。然則孝之爲德。下及禽蟲。無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屢自矜許。且見粗鹵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實反過於宋江取爺百千萬倍。然則孝之爲德。惟不說者其內獨至。宋江不爲人罵死。不爲雷震死。亦當自己羞死也夫。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孫勝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寫李逵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寫李逵天真爛漫也。一是寫宋江作意取爺。不足以感動李逵。公孫勝偶然看娘。却蚤已感動李逵。是寫宋江權詐無用也。易象辭曰。中孚。信及豚魚。言豚魚無知。最爲易信。中孚無爲。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魚難信。蓋久矣。權術之行於天下。而大道之不復講也。

自家取爺。偏要說死而無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疎失。便要他再過幾時。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觀其不知其不忠。何意稗官有此論道之樂。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著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只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撇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

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

到濟州。必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

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驚動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

爲父親死。而無怨。死而無怨。讚之失笑。看他方得性命又早說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個甌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

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飢餐渴飲。夜

住曉行。無事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趨行。到宋家村時。却早已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

却投莊上來。敲後門。看他歸家蹤跡寫得搖搖之甚。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

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裏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趙都頭

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拏你。日裏夜

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

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淨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寫得只

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照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

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個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

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個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寫得妙。月暗原來團團

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得

這個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

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開處先留一筆。乘著月光。入進廟裏來。尋個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

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一進來便入神廚。此小兒捉迷藏耳。先頓一句。安不得身直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是

殺宋江聽得是趙能聲音。趙能聲音前未配江州時識之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神廚如何躲得過故必寫到趙能到了急沒躲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數抖字。只聽得外面擎

著火把照將入來。急殺不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二一頭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著四五十人。擎著火把。各到處照。看看

照上殿來。急殺不宋江抖道。三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則個神明庇佑。神明庇佑。活寫出情急人口中一個個都

走過了。沒人看著神廚裏。如此奇峰忽然一跌○看他一路宋江抖定道。四可憐天。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照。方得

一跌下句忽然轟起令人劈面一嚇○趙得一照陡宋江抖得幾乎死去。五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桿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

然接入令宋江一句話只說得三個字真是奇筆宋江抖得幾乎死去。五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桿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

偏是急殺句偏要仔細寫妙絕。火煙沖將起來。沖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腳踏滅了。走出殿

門外來。忽然又對士兵們道。這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裏去了。衆士兵道。多應這厮走入村中樹林裏去

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

頻提把住村口四字使讀者心頭有兩層著急。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士兵下殿

去了。趁跌落時再急者宋江抖定道。六却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意是再塑金身四只聽得

有幾個士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裏了。陡然又轟起趙能趙得和衆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七趙

能到廟前問道。在那裏。士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何等奇妙真乃天外一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

去了。趙能道。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急殺○上殿下來殿去又上趙能道。多是只在

殿後搜遍。只不會翻過磚來。寫得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來。急殺○上殿下來殿去又上趙能道。多是只在

神廚裏。却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急殺○前趙得照乃突然一照此趙能照却一個士兵。擎著火把。趙能便揭起帳

幔。五七個人伸頭來看。五七個人仔細來看。便一發急殺不可當。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故作驚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

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却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

定噴怪。我們只管來照。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又跌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待道。只是神廚裏

不曾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搨一搨。趙能道也是。欲落未落忽然又起奇恣至此真是驚才絕筆。兩個却待向前。只聽得殿後又捲起一陣怪風。吹

得飛沙走石。滾將下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使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

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闕都奔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方跌有幾個攔翻了的。也有閃腩腿的。爬得

起來。奔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餘波奇絕出於意外。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個士兵。跌倒在龍堦裏。被樹根

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著衣裳叫饒。絕倒。如此死急事。偏有本事寫得一起一落。絕倒宋江在神廚裏聽了

又抖又笑。九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個在前面的士兵。暗翻孟子五十步笑百步法。說道。我說這神

道最靈也。我活寫出小人說風涼話來。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小鬼發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

不喫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無數奇峰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

慚愧道。雖不被這厮們拏了。却怎能殺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人出來。上文無數奇

忽然此處又另轉出一峰令人猜測不出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

請星主說話。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請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請外面童子又道。宋

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請宋江聽得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却是兩個青衣女

童侍立在林邊。宋江喫了一驚。却是兩個泥神。分明聽得三番相請。却借兩個泥神。忽作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

請。寫得便活是鬼神。閃閃爍爍之極。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個青衣螺髻女童。有上一番閃爍便令此齊齊躬身。各打個稽首。

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

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

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

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行。宋江尋思道。原

來這廟後。又有這個去處。早知如是。却不來這裏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一路都作疑鬼疑宋江行時。覺道香塢兩行

神似信不信之筆

夾種著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都不實寫跟著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要識夢回時記取來時路。岸上

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其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

朱紅櫺星門。宋江入得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個去處。心中

驚恐。不敢動脚。却不實寫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著繡簾。正中一所

大殿。殿上燈燭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

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

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

裏敢擡頭。委教四個青衣扶上錦墊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鉤上。

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

敢擡頭舒眼。委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著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

牀上。坐著那個娘娘。身穿金縷絳綃之衣。手乘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嘗歎神女感甄等賦筆墨淫穢殊愧大雅

妙在天然字仙容句妙在正大字豈惟稗史未有亦是諸書所無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著蓮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杯內。

一個爲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

如醞醱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個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來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著指頭取了一枚。

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

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

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

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著三卷天書。遞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

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只因此等語。遂為後人禮貌之地。殊不知此等語。是宋江權術。不是一部提綱也。宋江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為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敢瞞吳用。其筆如鏡。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從來相傳異語。悉以此語為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邊。依稀記得來時。有路寫得妙絕。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廚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此法諸書通用。而不知出於此。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好。宋江把袖

子裏摸摸。手內棗核三個。袖裏帕子包著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妙。○前文何等。忽連此文何等。舒緩疾雷激電。如何有這天書在袖裏。口中又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妙。○兩番活是。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攔將入來。有甚難

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筆墨飛舞。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著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纔一般。妙筆入化。令人不能尋其筆跡。○入夢時。青衣女童。是真是假。出夢時。妙面娘娘。是真是假。真只古廟中。三個泥神。分做頭尾兩波。寫得活靈生現。令俗子何處著筆也。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天何言哉。也不會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却出去。借勢。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細。把衣服拂拭了。細。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

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著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牌額金字。有來時看者。有去時看者。皆寫盡一時情事。不是浪補一筆。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設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稱謝已畢。只得望著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的喊聲連天。又閃一影。○

女一閃。此處又一閃。筆情。忽至此。讀之猜測不出。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筆筆作鬼神恍惚之勢。○一句未可出去。我若到他面前。

上忽自云。我却出去。此忽又自云。未可出去。又閃一影。○

我若到他面前。

我若到他面前。

我若到他面前。

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土兵。只見先急急走得喘做一堆。奇絕把刀槍拄著。一步步攔將人來。畫出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個。神聖救命四字忽然鑿括前來兩宋江

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把著村口。緊提此句真令等我出來拏我。却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只見次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後也此皆作者特特爲此鬼怪之筆俗本乃作我們都是死也一何可笑宋江道。那厮如

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個大漢。上半截不著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拏著兩把夾鋼板斧。絕此來定不一人。然衝鋒陷敵當先敢死。必是大哥寫得情性俱有。口裏喝道。舍鳥休走。遠觀不覩。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看他句句作鬼神恍惚之筆。是泥風上反覆一筆。真乃出神入化之文也。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鬼神恍惚之色來。不敢走出去。敢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

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攔在地下。只松根絆跌亦復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籌好漢趕上來。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看他寫得如連珠上首的是歐陽。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

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土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又一句不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籌好漢。也殺將來。寫衆人來真寫得妙活畫前面赤髮鬼劉唐。第

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籌好漢說道。這厮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方寫宋江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

大恩。六籌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四字妙可見意不在殺人快去報與鬼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只四藥括各處趕殺而吳蓋等七人。李俊等八人之許多。辛苦超得之被殺。悉在其中矣。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鬼頭領

與吳軍師放心不下。此句單寫吳蓋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鬼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寫吳蓋好。放心使人感泣。再著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趕捕捉哥哥。鬼頭領

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補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補村口守把的這厮們。盡數殺了。不留一個。補只有這幾個奔

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淋漓瀟瀟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

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

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

掛肚。坐臥不安。不繇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

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省多少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方得性命又說死亦無怨

將誰欺欺天乎一時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容日專當拜

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

相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一片權詐孝順不在口說。孝順亦不在人前。者皆強盜非孝順也。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

著一乘山轎。擡著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

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回耐趙能那厮兄弟兩個。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

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

怎地趕出去了。補宛然事情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

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繇我問個緣繇。逕來到這裏。補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

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

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日晁蓋又梯已備個筵席。寫得有慶賀宋江父子完聚。

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薊州。寫宋江取父一片假後便欲寫李逵取母一片真以形激之却恐文情太覺唐突故又先

借作李逵過接後日又借作楊林離家日久了。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

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著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

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

已聞先生所言。命堂在北方無人侍奉。如曾說者妙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

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

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膊上掛著棕笠。手中擎把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

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

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

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全為引出李逵並非為一清作計當想其用筆上宋江語本為李逵

妙之。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喫不得驚唬。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作引故一清只如此

灑開。一清之母只愛清幽。一清能養其志。如何公明之父惟恐其子落草。而終亦至於受盡驚嚇。也寫宋江許多孝行。後偏寫出許多反視之筆。以深志宋江之惡逆也。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

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為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貲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殼盤纏足矣。晁蓋定。

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蘄州去了。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

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奇人奇事奇文亦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

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何等天真爛漫活寫出純孝之人來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

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

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晁蓋蓋以。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詩云孝子不廢水錫爾

日不可更遲於他人。則毅然說使不得。天下。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

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

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看他與前自

不相同。特特寫權詐人照。顧不及處。以表宋江之假也。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確確忠恕之道強

的娘。絲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你的爺我的娘說得鑿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

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達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個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達施爲撼地搖天。手來鬪巴山跳湖蟲。畢竟宋江對李達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粵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而忠恕一貫之義。其不講於天下也。既已久矣。夫中心之謂忠也。如心之謂恕也。見其父而知愛之謂孝。見其君而知愛之謂敬。夫孝敬繇於中心。油油然不自知其達於外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之謂自慊。聖人自慊。愚人亦自慊。君子爲善自慊。小人爲不善亦自慊。爲不善亦自慊者。厭然揜之。而終亦肺肝如見。然則天下之意。未有不誠者也。善亦誠於中形於外。不善亦誠於中形於外。不思善。不思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微。亦無不誠於中形於外。蓋天下無有一人無有一事無有一刻不誠於中形於外也者。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性之爲言故也。故之爲言自然也。自然之爲言天命也。天命聖人。則無一人而非聖人也。天命至誠。則無善無不善而非至誠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不善。其習也。善不善無不誠於中形於外。其性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雖聖人亦有下愚之德。雖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若惡惡臭。好好色。不惟愚人不及覺。雖聖人亦不及覺。是下愚之德也。若惡惡臭。好好色。乃至爲善爲不善。無不誠於中形於外。聖人無所增。愚人無所減。是上智之德也。何必不喜。何必不哀。何必不樂。喜怒哀樂。不必聖人能有之也。匹夫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蟲能之。是則所謂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卽所謂獨也。不可須臾離。卽所謂慎也。何謂獨。誠於中形於外。喜卽盈天地之間止一喜。怒卽盈天地之間止一怒。哀樂卽盈天地之間止一哀。止一樂。更無旁念而副貳之也。何謂慎。修道之教是也。教之爲言自明而而誠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庶幾矣。不敢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何也。惡其無益也。知不善未嘗復行。然則其擇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必弗失之矣。是非君子惡於不善之如彼也。又非君子好善之如此也。夫好善惡不善。則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耳。非所以學而至於聖人之法也。若夫君子欲誠其意之終必繇於擇善而固執之。

者亦以爲善之後也。若失爲不善之後也。若得則不免於厭然之揜矣。若失則庶幾其無祇於悔矣。聖人知當其欲揜而制之使不揜也難。不若引而置之無悔之地而使之馴。至乎心廣體胖也易。故必津津以擇善教後世者。所謂慎獨之始事。而非大學止至善之善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固執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後謂之慎獨。慎獨而知從本是獨。不惟有小人之揜卽非獨。苟有君子之慎亦卽非獨。於是始而擇。旣而慎。終而并慎。亦不復慎。當是時喜怒哀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從容中道。聖人也。如是謂之止於至善。不曰至於至善。而曰止於至善者。至善在近不在遠。若欲至於至善。則是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故曰賢智過之。爲其欲至至善。故過之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則爲其不知擇善慎獨。故不及耳。然其同歸不能明行大道。豈有異哉。若夫止於至善也者。維皇降衷於民。無不至善。無不至善。則應止矣。不惟小人爲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爲善。亦非止也。不惟爲善爲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猶未免於慎獨之慎。猶未止也。人誠明乎此。則能知止矣。知止也者。不惟能知至善之當止也。又能知不止之從無不止也。夫誠知不止之從無不止。而明於明德。更無惑矣。而后有定。知致。則意誠也。而后能靜。意誠。則心正也。而後能安。心正。則身修也。而后能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也。而后能得。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盡明德之量。所謂德之爲言得也。夫始乎明。終乎明德。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全舉如此。故曰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嗚呼。是則孔子昔者之所謂忠之義也。蓋忠之爲言。中心之謂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爲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心。率我之喜怒哀樂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忠。知家國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樂無不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恕。知喜怒哀樂無我無人。無不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格物。能無我無人。無不任其自然。喜怒哀樂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謂之天下平。曾子得之。忠謂之一。恕謂之貫。子思得之。忠謂之中。恕謂之庸。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嗚呼。此固昔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精義。後之學者。誠得聞此。內以之治其性情。卽可以爲聖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卽可以輔王者。然惜乎三千年來。不復更講。愚又欲

講之。而懼或乖於遯世不悔之教。故反因讀稗史之次。而偶及之。當世不乏大賢亞聖之材。想能垂許於斯言也。

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許李逵取娘。便斷其必不孝順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驗。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斷其不殺養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驗也。

此書處處以宋江李逵相形對寫。意在顯暴宋江之惡。固無論矣。獨奈何輕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週歲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歎李逵之難能也。

宋江取爺。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聯絕倒。

宋江黑心人。取爺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搗鬼。李逵遇白兔。是純孝格天。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書。李逵遇鬼。見兩把板斧。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天書。定是自家帶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帶來。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到底無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喫仙棗。李逵取娘喫鬼肉。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忍見活強盜。李逵娘不及見死大蟲。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願見子爲盜。李逵娘不得見子爲官。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還時。帶三卷假書。李逵取娘還時。帶兩個真虎。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賢於生。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盜。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聯又絕倒。

二十二回寫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謂極盛難繼之事也。忽然於李逵取娘文中。又寫出一夜連殺四虎一篇。句

旬出奇。字字換色。若要李達學武松一毫。李達不能。若要武松學李達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興奇作怪。出妙入神。筆墨之能。於斯竭矣。

說話李達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為曹太公家辭。翻先作反觀。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為朱貴弟兄。先作反觀。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為李達。宋江之取銀。

先作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達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宋江之取銀。也眾人錢之

反觀公孫之取銀也。眾人又錢之奈何。於取銀取娘而受人錢則平。當下李達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

為李達一段地。三五個小銀子。為李鬼喫了幾杯酒。俗謂之唱個大啞。別了眾人。八字妙絕。舉神之筆。蓋其待眾人如此。則其待親可。知我亦不知宋江之事。父何如。但觀其生平。全以權

詐待人而斷其必忤逆太公之甚者也。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與眾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

下。對眾人說道。李達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眾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

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達已自認得朱貴

是同鄉人。她穿宋江便著人去請朱貴。小嘍囉飛奔下山來。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達兄弟。前往

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為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裏探

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個兄弟喚做朱富。順便帶在本縣西門外。開著個酒店。這李達

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達。朱貴有弟李達。有兄隨筆顯緩而成。未有孝子而非憐弟者。市寫李達。歸家。口口哥哥。因還憶宋江。怒罵宋清。蓋真假之不能終掩。有如此也。專與人

家做長工。這李達自小凶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會回歸。如今著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只怕店

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

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眾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侯健。自奔沂州

去了。這裏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宋江與吳用看天書。誰則知之。然則宋江自言與吳用。由洗耳。千口相傳。已成美譚。然亦誰知之。而誰言之。若言有人見之。則有人見之。處處與許。不應為此。若言無人見之。然則果許自掛之。自洗之。又自言之矣。世間此類。至多。胡可勝笑。不在話下。且說李達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

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達端的不喫酒。徒以有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著榜

看。李達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郟城縣人。只得上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

亦只得上。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也只得上。榜文。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拍手畫脚。沒做奈何處。

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却有二意。一是寫朱貴之來。必在李達未有事。前便擺脫去。從來救應。套子。一是李達天

性爽直。不解假名假姓。須得此處朱貴教。他一遍後文。便生出張大膽三字來也。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

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是朱貴

指著李逵道。你好大膽。前張大哥句。便教李逵假姓此。好大膽句。便作李逵假名絕倒。那榜上明明寫著賞一萬貫錢捉宋江。補前下五千貫捉戴宗。前

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

你一日。恰好李逵看榜。恰好朱貴搶來。一何巧合至此。幾於印板。筆法矣。反說一句。遲來。先不覺隨手成趣。真妙筆也。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

以此路上走得慢了。此等都是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

富家裏。我原在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

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裏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鳥緊。愛哥哥則愛

不是假宋江也。朱貴不敢阻當他。繇他喫。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

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寫得宛然是快取

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從大路走。誰耐煩。宛然是同鄉人聲音。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輕輕又有

乘勢奪包裹的。剪巡賊人。又輕輕一案。輕輕下此二筆。下忽轉。出兩段奇文。正不知文生情。情生文矣。李逵應道。我却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

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

了。傳言大孝。合天則甘露降。至孝合地則芝草生。明孝合日則鳳凰集。純孝合月則白兔。馴閒中忽生出一白兔。明純孝所感。蓋深許李逵之至也。宋江取爺時無此可知。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角兒頭巾。穿一領麤布衲襖。凡寫景處須合下事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觀之便成一幅圖畫。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

手裏拿著兩把板斧。令人忽思江把黑墨擦在臉上。一個搽粉寫得好笑。李逵見了。大喝一聲。先喝是你這厮是甚麼鳥人。此句處處有然。都問着別人。極奇極妙。忽然問着自己。幾於以李逵問李逵。為鳥人問鳥人也。

旋風。別人說別人是自己問自己。是別人二好笑也。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不得

笑。你沒娘鳥。與寫李逵只把娘字當做罵人。妙絕。你這厮是甚麼人。再問一句。真是如夢如幻。如鏡如影。吾友礪山先生嘗言。人影是

虛空。是無四大處。而人誤謂有人。如此妙語。真是未經人道。附識如此。假李逵。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李逵挺起手

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裏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擗翻在地。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

爺麼。妙絕。若不認得。只問自己。幾於不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爺爺孩兒等字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

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厮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孩兒姓李不知不是真的黑旋風。分疏絕倒。向真黑旋風

說我不是真黑旋風。一何可笑。為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鬼能知鬼也。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

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

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宋江取爺村中遇過李逵李逵道。巨耐這厮無禮。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

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李逵愛名口兼愛其板斧。是以君子愛名節兼愛其羔鷹也。每且教他先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

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鬼一個。忽然又殺兩個。筆筆不從人間來。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

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

名。唬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絕妙奇文。○瀾宋江之假此又順借李鬼之假以正視宋江之假也。其其實並不會敢害了

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我觀此言疑非假李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斷眼的魔君。聽得說了這話。

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看他一片孝子不賈水錫爾心罷正與宋江不許取娘一段對看罷罷。我饒

他。

了你這斷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著斧。納頭便拜。笑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

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著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

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遂取銀便是宋江一生供狀。寫得真個。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

道。這厮却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天地必不容我。再說一遍與上文宋江對看。孝子之心。只是一片忠恕。寫得妙絕。兩

句天地不容。罵殺宋江矣。我也自去休。拏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已牌時分。看看肚裏又飢又渴。四下裏都是山徑

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

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髻鬢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夫婦二人黑白。之極讀之一笑。李逵放下朴刀道。嫂。我是過路客人。肚

中飢餓。尋不著酒食店。我與你幾錢銀子。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妙趣絕真是看慣之人也。做了他牛

世老遠却從不曾認得絕倒。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飢出鳥

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婦人向廚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

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擲手擲脚。從山後歸來。奇文。上文若便了結。亦何以知李鬼之必非養娘之人哉。定然曲折到此矣。李逵轉過屋後

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裏閃腦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

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日。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著一個。你道是誰。絕倒。原

我原來我不是他。我亦不道是他。你可知道是我。遠便千里。近只目前。妙絕。我原來我不是他。我亦不道是他。你可知道是我。遠便千里。近只目前。妙絕。

猜不著時。便猜盡天下人。亦猜不著。猜得著時。便只消猜一個。恰早猜著也。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著那驢鳥。我如何敵得

他過。倒喫他。一朴刀。倒字妙。絕人之驕妻。每用此言矣。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宋江。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

我緣故。我便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錠銀子

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淨處。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文筆。周緻。那

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

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

不強似在這裏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兀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錠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這個正是天不容。」妙絕。凡三言之。孝順之道，必須則天。明事地察，可見天地只容孝子也。一轉，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好待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

門走了。放走婦人。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擎著刀，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便不。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擎

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細。都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好。只沒菜蔬下飯。李逵

盛飯來，喫了一回，看著自笑道：「好癡漢，放著好肉在面前，却不會喫。」可云喫鬼肉亦可云。自喫自筆，絕倒人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

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喫，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

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比及趕到董店裏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是

誰人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牀上念佛。眼盲使令下文深山討水情景，都有且被虎喫後，更不疑到偶然走開也。念佛

老嫗來。」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

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又與眼瞎作一註妙甚。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

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宋江對人假說李逵對娘假說對人假說是真強盜對娘假說李逵道：「鐵牛

如今做了官。」文官乎武官乎前云做個將軍然則是武官古上落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

道：「鐵牛背娘至前路，絕妙之文，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

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別也。又一孝子。吾聞以子養不聞以盜養。此宋江公孫之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

不見。」真正孝子定是憐弟寫得譌然一片。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其一特地家來取我。」李逵

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千萬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

場，開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然則做了官無疑矣。笑林有其父名良臣者，其子不敢斥言之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著

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補得說他兄弟已十有年來，不知去向，亦不曾回

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開筆也偏有本事與本文激射遂令人忽思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

見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厮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達道：哥哥不要焦躁。一發和你回上山去快活。多少

是好。李達大怒。本待要打李達。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達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

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管子之感飽子也曰

我貧也千古真知已便似兄弟今李達之贈其兄也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在此千古真兄弟便似知己寫得恩深義重之極已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達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

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達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其言真是鐵牛真是

背你去不妨。李達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作引却說李達奔來財主家報了。領著十來個莊客

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不見家母乃李達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

下銀子。背娘去那裏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見了

銀子便有解說一是隨筆衆人不見了李達。都沒做理會處。李達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

這裏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達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省不在話下。這裏只說李達怕

李達領人趕來。背著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便信上文穿看看天色晚了。李達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

早晚。李達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著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

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達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

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達道：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此句不是不肯尋水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

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達道：我也因倦得要不得。此句是把娘李達看看捱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

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寫得有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李達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

過了兩三處山脚。聞聲可知其遠尋去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了前聲發尋思道：又是好。怎生能彀得這水去。把

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一回。又是好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達道：好了。攀藤攬葛。一回。又是好上到庵前。推開門看

時却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倒李逵拔了一回。那裏拔得動。又是好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階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又是好絕倒擊了再到溪邊。一回。那裏將

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一回。又是好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可知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又是好到得松樹邊石頭上。松樹石頭在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慌慌下開。李逵叫娘喫水。三字宛然純孝之聲無賢無愚聞之下淚。杳無蹤

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其慌四字奇文李逵一生只此一次於此不用其慌。慌下開。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看宋江許多抖字看李逵趁著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

處大洞口。血跡引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肉牛喫鬼腿小虎喫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為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倒把來與你喫了。把來與你四字絕倒分明把娘與虎喫了而不能不服李逵之孝那鳥大蟲

拖著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早豎起來。不抖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擗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擗得慌。也張牙舞爪。撲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擗死了一個。好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

洞裏。也擗死了。小虎引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殺虎看他一樣題目。寫出兩樣文字。曾無一筆相近。豈非異才。寫武松打虎。純是精細。寫李逵殺虎。純是大膽。如虎未歸洞。鑽入洞內。虎在洞外。趕出洞來。都是武松不肯做之事。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倒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

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膀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不知耐庵從何知之奇絕妙絕武松文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耐庵從何知之誠乃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武

有許多方法。李逵只是蠻戳。絕倒。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加一句寫得異樣出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著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膽真是更無一毫算計。純乎不是武松也。那老虎負

疼。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不知何處去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寫得。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絕

文。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耐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劈面相遭。大家便出全力死搏。更無一毫算計。純乎不是武松妙絕。那李逵不慌

來。出色。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絕

文。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耐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劈面相遭。大家便出全力死搏。更無一毫算計。純乎不是武松妙絕。那李逵不慌

不忙。趁著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領下。武松有許多方法。李逵又只如此。那大蟲不會再掀再翦。特寫一句表與武松交異。一者護那疼

痛。二者傷著他那氣筊。那大蟲退不彀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

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著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武松不肯。是何等大膽。已無有蹤跡。李逵也困乏了。武松時同俗

筆偏不肯有。此句則何也。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武松不肯。葬之以禮。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衣衫

包裹了。敷之以禮。真正孝子。直到泗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真正孝子。李逵大哭了一場。其哀真正仁人。孝子不與宋江權詐一樣。肚裏

又飢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拏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與武松兩樣。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

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逵見問

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說說罷。編寫李逵說偏愈見其真誠。編寫宋江信義偏愈見其權詐。答道。我

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

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

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

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

間人。看他會說。謊妙絕。沒來繇。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著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

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却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拏了撓鈎槍棒。跟著李逵。必聚起來

家生必跟在後頭皆寫獵戶怕極以反襯李逵大膽。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

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

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著。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

做曹太公莊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鄉放刁把攬。初世爲人。便要結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恐

唬鄰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句句打著宋江。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

虎的緣絲。李逵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蟲的話。說了一徧。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

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非朱貴教之不能看他異日改殺只是姓李便知今日張大膽三字先有稿本也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

大。如何殺得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裏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蟲。擡在曹太公家

講動了村坊道店。闌得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出入見曹太公相待著打虎的壯士在

廳上喫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文情如環無端隨筆盤舞而出○無昨日其夫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著衆人也來看虎。却

認得李逵的模樣。思李鬼不得見見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叫做

梁山泊黑旋風。李鬼平日只提黑旋風三字故其妻亦熟聞之至如李逵二字必留下里正中出俗本清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

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始出李逵○鬼妻只重昨日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

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拏他。他却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

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正說這個殺虎的壯士。正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著落。拏他

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妨。要拏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

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願盪酒請他。却問

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著人輪換把

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裏。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與衆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

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寫

奸巨掃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擲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裏。觸手成趣若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

士放心。我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間刀鞘。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

倚過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

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裏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猛虎。

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齎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可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衲襖。黑大漢穿青布衲襖好看。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張狀子。好此時鬪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风拏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頭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拏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鬪動村坊。被他走了。反引李二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正引說道：拏著了開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李都頭去拏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厮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拏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著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非寫難於用計相救。正爲留得李雲更有後文耳。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

汗藥在這裏。好不熱何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糝些。逼著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

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揷在車兒上。家中麤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

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著車子。只顧先去。且說朱富朱貴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

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著手。因上文有李雲不喫酒便糝放肉內一句便

之總之不肯以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

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著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喫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

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桶內舀一

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託著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

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不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

飲半盞兒。李雲推却不過。略呷了兩口。略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不惟不喫酒

妙情入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飢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差。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

如此慇懃。只得勉強喫了兩塊。只喫兩塊。一總為留得李雲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并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

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顧個冷。句熱。句好喫。句不好喫。句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

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著喫了。李逵光著眼。看了朱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著土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相覷。走動不得。口顛

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輕。疊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

各奪了一條朴刀。好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喫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

了。走得遲的。就搨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

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好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

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殺得好并李鬼的老婆。殺得好續後里正也殺了。殺得好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味價

搠將去。殺得好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搠死了。殺得好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爺娘少生兩隻脚。都往深野路逃命去

了。不殺好李逵還只顧等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剗

了兩件衣服穿上。好三個人提著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好朱他醒時。如何見

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好朱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好朱且是爲人忠直。好朱等他趕來。就

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好朱豈得教回縣去喫苦。好朱朱貴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

行。講得好留李逵在路傍幫他。調遣得好看他三個人也調遣。好朱朱貴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

道。這是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見李雲挺著一條朴

刀。飛也似起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著朴刀來鬪李雲。恐傷朱富。四字寫出李逵平生一片之心正是有分

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鬪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線頭都結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尋取公孫。別開機扣。便轉出楊雄石秀一篇錦繡文

章。乃至直帶出三打祝家無數奇觀。而此一回。則正其過接長養之際也。貪遊名山者。須耐仄路。貪食熊蟠者

須耐慢火。貪看月華者。須耐深夜。貪見美人者。須耐梳頭。如此一回。固願讀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無數小文字。都復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書一望平原而已。

一部收尾。此篇獨居第一。

話說當時李逵挺著朴刀來鬪李雲。兩個就官路旁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

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槍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著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拏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

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去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吃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嘆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小。省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的哥哥。何不早說。麤直是其天性。便和李雲翦拂了。這李雲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省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著馬麟鄭天壽。好文亦烈。如李朱四人。看看看到山。又增出馬麟鄭天壽來探聽。此所謂小善必為李雲老小家當定。要寫還。二句必不肯漏。此所謂小惡必避也。

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上文虎字猶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妙都相見了。李逵拜了宋江。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細訴說假李逵剪徑

一事。衆人大笑。這個該笑。先寫衆人都又訴說殺虎一事。為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說罷。流下淚來。寫出至宋江大笑。

大書宋江大笑者。可知衆人不笑也。夫娘何人也。虎吃何事。娘被虎吃其子。流淚何情也。聞斯言。不必賢者而後哀之。行道之人。莫不哀之矣。江獨何心。不惟不能哀之。且復笑之。不惟笑之而已。且大笑之。天下之人。莫非子也。天下莫非人子。則莫不各有其娘也。江而獨非人子。則已。江而猶為人子。則豈有聞人之娘已被虎吃。而為人之子。乃復大笑。江誰欺欺太公平者。特於前幅大書宋江不許。取娘於後幅。大書宋江聞虎吃娘。大笑。所以深明談忠孝之人。其胸中全無心肝。為神史之標。祝也。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裏

却添得兩個活虎。但誇自家添虎。正宜作慶。皆深惡宋江筆法。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此三字是上文一篇大結束處。非結束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

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然雖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貴在東。朱富

老小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

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北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

開店。二童在西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李立在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石勇在北仍復

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已上第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一

應委差。不許調遣。十字妙絕讀之一嘆。早晚不得擅離。六字妙絕讀之

垣。修築山前大路。妙絕讀之一嘆。第三令。他原是莊戶出身。脩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

第四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妙第五令。煩令金大堅刊造雕

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第六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第七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室廳堂。

第八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第九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兩段第十令。穆

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第十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妙絕親兵。令宋清專管筵燕。寫得宋清惟酒食是議讀

一段極大文字。却以一歇語終之。妙絕。此篇調遣眾人所以結末。宋江上山許大文字。也以無數說話描

寫大宋機械變詐。幾於食少事煩。却只以一句話描寫小宋百無一能。只圖口腹如此。結構真是錦心繡手。都分撥已定。筵燕了三日。不在話

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也不在話下。再作一小

結。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

蕪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

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

了梁山泊。取路望蕪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

縣界。只聞人說道。隨手點綴。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不甚分明。正妙。宛

宗聽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著一根渾鐵筆管槍。已下文回看始詳其狀。那人看見

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太保。得奇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著一個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細膀闊。像條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

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槍。便拜倒在地。穿接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便寫得不冷落。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好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之。固知穿接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為公孫勝先生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薊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薊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為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趕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行。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奇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兩筆寫此一句早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礙。日後獨難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自己也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著戴宗行。日後獨難兩個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業。只是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神行二字已是奇想兩個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引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為山勢秀麗。水繞峰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捧著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五字却好喝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

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二字罵盡千載。見好人而不識。好話而不信。講好文字而不解。皆呆鳥也。然著筆管槍。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走

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却纔認得他。上首那個大漢。一個

提著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一個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

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

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

今日却在這裏相遇著。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各說其所知。與下文相對。是梁

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

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慌忙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鄧飛

道。我這兄弟。我這仁兄。我這兄弟。以開。筆作對。今文字不懈散。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曠怪

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

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

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著一個哥哥。姓裴名宣。先生一人。次生出二人。真是一行。省力方法。不是耐庵要圖。省力其實。收羅一百八人。亦大難事。却因二人又生出一人

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槍。一使棒。二舞劍。三輪刀。四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

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

雙劍。上槍棒劍刀四字。此又抽。出一件獨贊之有神色。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

戴宗楊林。卸下甲馬。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

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

禮罷。相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戴宗在筵

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一如何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二如何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三如何宛子城如何雄壯四如何四下裏如何都是茫茫煙水五如何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六如何只管把言語來說他

三個寫得錯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一也也有三百來匹馬二也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三也

有錯落落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四也儻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五也也有微力可效六也未知尊意若何錯落落

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

楊林回蘄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至後山斷金亭上看那

飲馬川景致喫酒一百八人實難收羅故借戴宗公孫作線便順手串出西五個喝采道山重水匝真乃隱秀八字畫盡飲馬川

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厮們看也特寫移席特寫評贊山水特寫罵世在這裏屯扎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

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語特寫舞劍皆極力要寫作加意之筆戴宗稱讚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內安

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

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蘄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

先生是個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妙論使香浩嘆今之學道之人皆不在山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

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先生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

時亦無一個認得好先生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不然若使有人認得斯不足以稱先生矣當日和楊林却

入蘄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刹居住好先生楊林正行

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接過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牢子一個馱著許多禮

物花紅一個捧著若干緞子采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著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鬍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哥哥來蘄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為他一

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雄在中間走著。背後一個小牢子。擎著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挂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楊志被牛所苦。楊雄爲羊所困。皆非必然之事。只是借勾水與洪波耳。這漢

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著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却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正。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蓋。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

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

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闕。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

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著一擔柴來。行路

如龍初成鱗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春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

提。一交攞翻在地。那幾個破落戶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攢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數語救出楊雄。非一張保便困楊雄亦只是借以引出石秀耳。須知行文之苦。張保見不是

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好。沒毛牛之必至於死者不并出楊志也。踢殺羊。將楊雄遞開去。便令戴宗先結石。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厮打。戴

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又一個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好。寫得親熱。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

柴擔。好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

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

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

那漢那裏肯僭上。戴宗楊林一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

問。但有下飯。只願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蔬菜菓品。按酒之類。三人飲過數杯。戴

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槍棒在身。一生

執意。又一樣人物。路見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喚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賣羊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

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

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跡。不若挺身。亦要挺身出去。挺身真是出世間之要訣也。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

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槍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者

奸臣不明。朝廷用閉塞字妙言非朝廷不愛人只是奸臣閉塞之也奸臣用不明字更妙言奸臣閉塞朝廷亦非有大過惡只懸不明故也不明二

如此古本俗本之相去胡可盡說亦在天下善讀書人取兩本細細對讀便知其異耳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

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只是好看語蓋有權術人開口便防人一著如宋江之於武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

要去。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禮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

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得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

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看他寫戴宗全學宋江絕倒○又學宋江說好話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

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訴說些心腹之話。投託入夥。豈復料此文乃直兜至翠屏山後也。只聽得外面有人尋

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著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間闕裏

兩個慌忙走了。卸去戴楊交入楊石移雲接月出筆最巧○子弟小時讀書最要知古人出筆有無數方法有正筆有反筆有奇筆有轉筆

月用力不多而得便至大。知此則作史記非雜事也。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裏飲酒。便欲出戴宗一

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奪了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是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

外鄉客人。寫出石秀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閒話。只二語寫出石秀有心人。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

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丟捨命相護。以此都喚

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再說一

楊雄又問。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細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

道。恁地便喚酒保取兩盃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却得來相會。楊雄領衆人來。只爲卸去戴宗之塊耳。戴宗既已卸去。便并卸去衆人行文。亦

有發死走狗烹之法也。衆人都喫了酒。各自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反在此。我今日就結義你

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

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我和兄弟今日喫個盡醉方

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先露出一潘字來帶領了五七個人。前借二十餘人。所以走戴宗也。却恐實跡太直尋到

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

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兄弟喫碗酒了

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明明陪前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

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

敢欺負他。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

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

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柴下三人取路回來。楊

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這字妙是個認義叔叔與武大引武二面時對看便知其妙只見布簾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是個認義

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所謂一言難盡布簾起處。走出那個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不妨便嫁楊雄却為過年作地耳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

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新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與武松一樣文章不換一字妙絕那婦人

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活是潘金蓮讀之失笑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

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鬧闐裏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先生到底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

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先伏斷頭

戴宗亦是狗烹。再說這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先伏斷頭

文楊雄趕張保入一條巷內。戴宗邀石秀入一條巷內。便引出後門一條斷路小巷來。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作坊。點染成一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照管絕倒。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

手。便把大青大綠裝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趕上十數個肥猪。選個吉日。開張肉鋪。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又費掛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

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賣買。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著。先下一句新衣穿著然後下文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鋪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

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杖家伙。亦藏過了。人再猜不得。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肚裏便省得了。石秀錯用心也。却偏說

更尋不出自心中村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

八陣圖中

裳一定背後有話說。又見我兩日不回，必然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有長遠心的人。此回本石秀錯用心也。乃轉入後文却又真應。石秀便把豬趕在圈裏。一句却去房中換了脚手。事一收拾了包裏行李。事一細細寫了一本清帳。事一從後面入來。伏不正殺今日。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素酒食妙石秀心中又疑慢之也。鄰子竊鐵自古而然。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豬來辛苦。石秀道：丈人禮當。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秀再猜不出交清帳目。潘公再猜不出也是鬼神搬運之文。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會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七十回住法各妙而以此卷爲第一。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時，有分教：報仇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佛滅度後，諸惡比丘於佛事中廣行非法，破壞象教，起大疑謗，殄滅佛法，不盡不止。我欲說之久，不得便。今因讀此而寄辭之。惡世比丘行非法時，每欲假託如來象教，或曰講經，或曰造像，或曰懺摩，或曰受戒，外作種種無量莊嚴，其中包藏無量淫惡，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來在時，悉有儀則，如講經者，如來大師於人天中作獅子吼，三轉法輪，得道爲證，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來既滅，有諸大士承佛遺囑，流通尊經，則必審擇希世法器，住於深山，閉門講說，講已思惟，思已坐禪，坐已行道，行已覆說，於二六時不暇剪爪，初不聽許在於鬪鬪，椎鐘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聯臂，作諸戲笑，令苦提場，雜穢充滿，造像法者，如來非欲以己形像，流布人間，是皆廣用異妙方便，表宣法相，令衆歡喜。四天王者，表於四諦，右伽藍神，左應真者，表於俗諦，及以真諦。十六尊者，表十六句迦葉阿難，表行與說。三世佛者，表世間尊。如是等像，莫不有表，初不聽許廣造一切淫祀鬼神。羅刹堂殿，引諸女人，燒香求福，惑亂僧徒，污染梵行，懺摩法者，超出世間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純白無垢，非以後心懺於前心，從本寂靜，不造罪故。譬如以水而洗於水，當知畢竟無有是處。然爲微細餘習，未除，是用翹勤質對尊像。

求哀自責。誓願清淨。尅期一報。永盡無遺。初不聽許。廣開壇場。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舄交錯。僧尼無分。笑語不擇。於慚愧法。無慚無愧。受戒法者。如來制戒。分性與遮。性戒廣淵。是爲一切法身大士。所游戲處。遮戒謹嚴。則爲七衆。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於遮戒。通達性戒。是名合道芬陀利華。若不通於性戒妙義。但著袈裟。細視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受戒之法。釋迦世尊爲大和尚。彌勒菩薩作教授師。文殊尸利作羯磨師。初不聽許。盲師瞎衆。自相歎譽。網羅士女。作己眷屬。交通閨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語。招世毀謗。至如近世佛教濫濁。更有一切慶佛誕生。開佛光明。燒船化庫。求乞法名。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競共興作。惑亂世間。妖比邱尼。穿門入室。邀諸淫女。寡女處女。連袂接履。招搖梵剎。廣起無量不淨諸行。尤爲非法。惱亂如來。夫釋迦者。二月八日沸星出時。降生皇宮。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菩提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時。轉大法輪。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入於涅槃。其餘一切諸大菩薩。無不各各先一日生。後一日滅。何嘗某甲於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爲如來開光明者。如來已於無量劫來開大光明。五眼四智。種種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與如來。若謂如來教人營福。燒化船庫。寄來生者。如來法中訶責三業。貪爲第一。是故現世國城。妻子猶教之言。汝應棄捨。何得反與妖妄之論。謂來世福。今世可求。若謂如來聽諸女人求法名者。如來在時。尙禁女人不得來於僧伽藍中。何嘗廣求在家女人。圍繞於己。至於經中末利夫人。韋提夫人。舍脂夫人。德鬘夫人。乘大誓願。來從佛學。亦皆仍其舊時名字。何曾爲其別立異名。世間當知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皆是惡僧爲錢財故。巧立名色。既得錢財。必營房室。營房室已。次營衣服。廣於一身。作諸莊嚴。作莊嚴已。恣求淫慾。求淫慾時。何所不至。破壞佛法。破壞世法。破壞常住。破壞檀越。如是惡僧。於現世時。如來象教。應時必滅。是以世尊於垂涅槃。勅諸國王大臣長者。一切世間菩薩大人。欲護我法。必先驅逐如是惡僧。可以刀劍而斫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殺之。在在處處。搜捕掃除。毋令惡種尙有遺留。是則名爲真正護法。是則名爲愛戀如來。是則名爲最勝供養。是則名爲衆生眼目。若復有人。顧瞻禍福。猶豫不忍。是人卽爲世間大惡。可憐憫者。一切如來。爲之悲哭。譬如壯士展臂之間。已墮

地獄不可救拔。嗚呼傷哉。安得先佛重出於世。一爲廓清。令我衆生。知是福田。爲非福田。不以此言爲河漢也。西門慶一篇。已極盡淫穢之致矣。不謂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穢。又復極盡其致。讀之真似初春食河。純不復信有深秋蟹螯之樂。及至持螯引白。然後又疑梅聖俞不數魚蝦之語。徒虛語也。

王婆十分呀光。以整見奇。石秀十分膽料。以散入妙。悉是絕世文字。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伙什物。叔叔一定心裏。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老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老龜酒並些素食。收過不提。明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却在外邊回來。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恨當牢。不得前來。凡事楊節級家裏却與王押司做週年實是老大不得前來。凡事不堪之事只用二字隱括過去讀之一笑。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然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此時甫得清。清天亮。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老丈。有個師父在這裏。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寫出回頭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老丈做乾爺的送來。不快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寫出一個老實的和尙。又熱他性格誰疑他是裴家絨線鋪裏小官人。又熱他出家。在報恩寺中。又熱他掛搭。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又熱他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又熱他他法名叫做海中。

公。又熟他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又熟他聲音石秀道。原來恁地。不快自肚裏已瞧科一分了。

一分了○潘金蓮之於西門慶也。王婆以十分呀光成就之潘巧雲之於張如海也。石秀以十分瞧科看破之真乃各極其妙。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叉著手。活畫出不隨後跟出來。

布簾裏張看。秀精細一寫淫婦不防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賊秃三字畫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

人便道。甚麼道理。教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

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陸堂了。要來請賢妹隨喜。他去一個要只恐節級見怪。那婦人道。看來拙夫畫回頭新來人。是

活畫偷養漢子婦人也。也不恁地計較。我娘死時。亦曾許下血盆願心。早晚也要來寺裏。一個也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嫗孃捧茶

出來。那婦人擎起一盞茶來。把袖子去茶鐘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極寫親那和尚連手接茶。重可知兩隻眼

涎瞪瞪的。只顧睨那婦人的眼。這婦人一雙眼。也笑迷迷的。只管睨這和尚的眼。寫得四眼自古色膽如天大。却不防

石秀在布簾裏一眼張見。一雙眼張見四隻眼早瞧科了二分。二分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

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又於極忙中補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

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得。石秀一想。一發有三分瞧科了。三分便揭起布簾。撞將出來。疾甚那賊秃連忙放茶。疾甚

便道。大郎請坐。這淫婦便插口道。這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賊秃虛心冷氣。連忙問道。二連大

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麼。姓石。全陵人氏。四句咄咄駭人。為要開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

郎。咄咄駭人。要好故問賊秃連忙道。三連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

道場。連忙出門去了。疾甚妙絕那淫婦道。師兄早來些個。那賊秃連忙走。更不答應。石秀氣色便連忙放茶。連忙動問。連忙不敢

了。又著此二字顯出方見行者走來。點燭燒香。少刻。這賊秃引領衆僧都來赴道場。潘公央石秀接著相待。茶湯

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一篇淫蕩之文中間偏夾只見這賊秃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個黎搖鈴杵。發牒請

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夾寫事只見那淫婦。只見二字是淫婦那賊禿那一喬

素梳妝來到法壇上手提香爐拈香禮佛。極寫石秀那賊禿越逞精神搖著鈴杵唱動真言。極寫石秀眼裏不堪那一堂和尚見他

兩個並肩摩倚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眼裏不堪證盟已畢請衆和尚裏面喫齋。夾寫那賊禿讓在衆僧背後。賊禿

轉過頭來看著這淫婦笑。笑那淫婦也掩著口笑。笑前以四眼字寫出不堪兩個處處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科

了足有五分來不快樂了。五分衆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粥錢。夾寫潘公致了不安先入

去睡了。一個睡眼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佛事石秀不快此時真到六分了。六分只推肚

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眼人去了那淫婦一點情動那裏顧得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鉞動

事把些茶食菓品煎點那賊禿著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處處夾寫許多佛事追薦到三更時分衆僧

困倦。許多睡眼人都倦了那賊禿越逞精神高聲念誦那淫婦在布簾下久立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娘請海師兄說話

那賊禿一頭念經一頭趨到淫婦面前。賊禿這淫婦摘住賊禿袖子。淫婦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

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反囉賊禿道做哥哥的記得只說出來使板壁後人絕倒要還願也還了好賊禿又道你家

這個叔叔好生利害。賊禿淫婦把頭一搖道這個係他則甚並不是親骨肉。淫婦淫極賊禿道恁地小僧却纔

放心一頭說一頭就袖子裏捏那婦人的手淫婦假意把布簾來隔那賊禿笑了一聲。石秀眼中賊禿道恁地小僧却纔

夾寫佛事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瞧得著已看到七分了。七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夾寫佛衆僧

作謝回去那淫婦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

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那賊禿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

公家來那淫婦聽得是和尙來了連忙下樓出來接著邀入裏面坐地便叫點茶來淫婦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

功德錢未曾拜納賊禿道不足挂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願心這一事特稟賢寶妹要還時小僧寺裏現在念經

只要寫疏一通就是淫婦便道好好忙叫姪娘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

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賊禿道。乾爺正當自在。淫婦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搭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只要證明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淫婦道。放著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為願。明日只得要去。淫婦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賊禿去。道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刹討素麪喫。賊禿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起來宰猪趕趁。是日楊雄至晚方回。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脚手。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虛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一路都寫楊雄直性只是有粗無細全是灑出石秀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噲怪。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接連寫五個起來如溪雲亂起。說之應接不暇。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淫婦起來梳頭。句裹脚。句洗頸項。句薰衣裳。句迎兒起來尋香盒。句催早飯。句潘公起來買紙燭。句討轎子。句如此妙文俗本都失。石秀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他。極其不快飯罷。把迎兒也打扮了。笑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笑來對石秀道。相煩叔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照管。老丈但照管嫂嫂多燒些好香倒。絕早早來。石秀自瞧科八分了。八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著轎子。送一逕望報恩寺裏來。這賊禿已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淫婦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賊禿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引已自先安排下香花燈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淫婦都道了萬福。參禮了三寶。賊禿引到地藏菩薩面前。引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喫齋。著徒弟陪侍。那賊禿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引把這淫婦引到僧房裏深處。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拈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盡內。硃紅托子。白雪錠器盡內。絕細好茶也。却於牛中。問絕細好茶。喫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裏面。整一

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裏。引琴光黑漆春臺。挂幾幅名人書畫。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佛滅度後未開世中有惡比邱

非律器血彈琴燒香藏著翰墨。如是惡人出現之時。能令佛法應時速滅。何以故。非律儀故。消信施故。不坐禪故。不親心故。多淫慾故。背和合故。起種種

俗策。使其諸非法。房室器血。即當毀壞。毋令遺留。能如是者。則為佛法之所永紹。則為如來之所付托。則為一切諸佛歡喜。則

為後世衆生增長信心。若復有人。惑於禍福。聽信妖言。為後惡人。更生庇護。是人即當墮大地獄。妻不貞良。出大藏附錄於此。潘公和女兒一臺

坐了。賊禿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淫婦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賊禿道。妹子。休笑話。怎生比得

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賊禿那裏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

做施主。如何不喫筋麪了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菜蔬。并

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淫婦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賊禿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

在杯中。賊禿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好賊禿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

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塔喫。老兒道。甚麼道理。賊禿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賢妹下忽添胡亂告飲一杯。

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勸了幾杯。好那淫婦道。酒住。心喫不去了。賊禿道。難得娘子。竟釋娘到此。再告

飲一杯。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賊禿道。乾爺不必記挂。小僧都分付了。已著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

處喫酒麪。好乾爺放心。且請開懷。多飲幾杯。好原來這賊禿為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喫

央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擡在一個

冷淨房裏去睡了。這裏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一杯。那淫婦一者有心。二來酒入情懷。便覺有些朦朧。隴上

來。口裏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活賊禿低低告道。只是敬愛娘子。活淫婦便道。我酒是罷了。活其言

之。賊禿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活淫婦便道。我正要看看佛牙了來。活這賊禿把那淫婦一引

引到一處樓上。五却是那賊禿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淫婦看了。先自五分歡喜。必警臥房也。便道。你端的好個

臥房。乾乾淨淨。賊禿笑道。只是少一個娘子。賊禿賊其○看那淫婦也笑道。你便討一個不得。淫婦淫極○看他針賊禿

道。那裏得這般施主。淫婦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賊禿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賊禿淫婦便道。迎兒。你

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淫婦迎兒自下得樓來。去看潘公。賊秃把樓門關上。淫婦笑道。師兄。你關我在這裏怎的。是

不知怎的。癩試猜之這賊秃淫心蕩漾。向前撲住那淫婦說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

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淫婦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賊秃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淫婦張著手說道。賊秃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甚淫賊秃嘻嘻的笑著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賊那淫婦淫心飛動。便撲起賊秃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甚淫賊秃便抱住這淫婦。向牀前卸

衣解帶了。其心願。佛牙送入血盆好半日。只三字寫得極其不堪今之人家必欲縱其妻兩箇雲雨方罷。那賊秃摟住這淫婦說

道。你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設終夜歡娛。久後

必然害殺小僧。那淫婦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家的人。一個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

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他一不在家時。便撥一個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

怕五更睡著了。不知省覺。却那裏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

等一個時。一者得他外面策策望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賊秃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裏自有個頭

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策策望望。淫婦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那淫

婦連忙再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麪。已在寺門前

伺候。那賊秃直送那淫婦到山門外。那淫婦作別了上轎。自和迎兒潘公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賊秃自來尋報曉

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

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賊秃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

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賊秃道。我自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爲僧。這

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著。原來這賊秃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誦

經。得些齋襯錢。補一層便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

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賊禿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不說我要和如活約。約定後門首。但有香桌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裏。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

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裏。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略頓一頓口角如活。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針線之極。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

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佛來。裏面這淫婦聽得了。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妙晚間宜燒些香。妙佛天歡喜。妙那淫婦聽了大喜。便叫

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名曰布施。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淫婦說道。小道便是海師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探路。淫婦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便可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著

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淫婦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筆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監裏上宿。這一日。倒是迎兒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兒。黃

昏時。撥在後門外。寫小兒女不知人事性情如活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

喫一嚇。奇絕妙絕之文迎兒喫道。誰令小兒女性情如活。只一個字寫出喫嚇來那人也不答應。活這淫婦在側邊伸手便扯去他頭巾。露出光

頂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禿倒好見識。奇絕妙絕之文俗本皆兩個厮摟厮抱著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

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極寫不堪却極其雅馴也。快活淫戲了五七遍。只三字寫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奇絕高聲念佛。賊禿和淫婦一齊驚覺。如活俗本盡誤。那賊禿披衣起來道。我去

也。今晚再相會。淫婦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賊禿下牀。淫婦替他戴上頭巾。淫極妙絕之迎兒開了後門。簌。絕如活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賊禿便來家中。只有這個老兒。未晚先自要睡。迎兒這個丫頭。已自做一牀了。極寫不堪。只要瞞著石秀一個。那淫婦淫發起來。那裏管顧。這賊禿又知了婦人的滋味。便似攝了魂魄的一般。這賊禿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淫婦專得迎兒做脚。

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往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又省又錯落且說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嘗有這件事挂

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賊秃往來。先反妙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關符合縫又緊又密。只聽得報

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九分。九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

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寫石秀又作三番第一番聽得第二番張見第三番方是殺今第一番當是十二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

正睡不著。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無比石秀聽

得叫的蹊蹺。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裏張時。第二番張見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

是迎兒關門。妙石秀瞧到十分。十分了。此十分膳料之文作者乃特與十分研光。相對俗本悉行改去何也。說不遇古本豈不惜哉。恨道。哥哥如此豪傑。却討了這個淫婦。

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挂了。賣個早市。偏有此開飯罷。討了一遭除錢。偏有此開

日中前後。看他寫出天明飯罷日。中前後次序開婉之甚。徑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裏去來。石

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嘗爲官事忙。併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

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靜閣兒裏。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

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是石秀楊雄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是楊雄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

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是石秀楊雄道。兄弟何故今

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是楊雄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弟

已看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

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闍黎來。嫂嫂便與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

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

見果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四字開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

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是石秀只和每日一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

兄弟一把擎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是石秀。楊雄道。我明日

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偏生出別樣

裏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

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回家裏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裏歇宿。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

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喫得

大醉。扶將歸來。那淫婦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搬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著燈盞。楊雄坐在牀上。迎兒

去脫鞦韆。先作淫婦與他除頭巾。解巾幘。奇絕妙絕之文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驀上心來。奇絕妙絕之文。因除巾幘忽然

古道醉發醒時言。指著那淫婦罵道。你這賤人。這賊娘子。好歹我要結果了你。寫得活是醉人。那淫婦喫了一驚。

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你這賤人。這淫婦。這淫婦。這淫婦。這淫婦。

蟲口裏倒涎。三你這你這你這我手裏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五你這六你這。支離那淫婦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

著。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淫婦起來。舀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尙明。是酒醒楊雄喫了水。便問

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活是酒醒人那淫婦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裏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

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活是酒醒人淫婦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

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喫得三杯。絕妙酒醒語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那淫婦便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

淚汪汪。口裏歎氣。寫淫婦機變可畏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淫婦掩著眼淚。只不應。

裏說道。如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聲口如活。看他如此說。入去便令楊

傑。却嫁得個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聲口如活。看他如此說。入去便令楊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淫

婦道。我本待不說。如活又感愛却又怕你著他道兒。欲待說來。如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淫

婦道。我本待不說。如活又感愛却又怕你著他道兒。欲待說來。如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淫

婦道。我本待不說。如活又感愛却又怕你著他道兒。欲待說來。如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淫

婦道。我本待不說。如活又感愛却又怕你著他道兒。欲待說來。如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淫

婦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看他恩愛之至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好。頓一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語見

你不歸時。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却便宛然我只不保他。真不是一日了。妙這個且休

說。又頓一句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麵項。這厮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

無。却又被我打脫了手。真本待要聲張起來。何等又怕鄰舍得知笑話。裝你的幌子。何等恩愛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

似醉了。又不敢說。寫得恩愛歡順之極安得不入彀中。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聲聲如活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

是楊雄。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

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和盤托出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便罷。是楊雄楊雄到天明亮下樓來。

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絕倒活寫。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折了。石秀天明。正將

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折翻了。又要做石秀是個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四字寫出因楊

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喫這婆娘使個見識攪撥。定反說我無禮。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辯。教楊

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却別作計較。石秀可畏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第二楊雄怕他羞辱。也自去了。決撒得

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妙筆不單是去來辭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擾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舖面。小人告

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味心。天誅地滅。石秀可畏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由他自

去了。這石秀却只在近巷內。條巷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

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恨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

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在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

蓋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

地開了店門。徑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陀。挾著木魚。來巷口探頭

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疾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閣著。疾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

高做聲。便殺了你。妙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闊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喚他入鉢。奇文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奇文石秀道。他如今在那裏。精細之至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著。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奇極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頭上一勒。駭疾○一勒妙。胸中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妙一邊插了尖刀。妙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奇極。文那賊禿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賊禿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絕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疾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做聲便殺了你。妙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絕那賊禿知道石秀那裏敢掙扎做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著一絲。妙絕奇極之文。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搥死了。三四刀又妙石秀可畏之極。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殺人是極忙遽事看他何等閒逸脫套。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細包了。精細之至。石秀可畏。再回客店裏。輕輕地。妙開了門進去。悄悄地。妙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著擔糕粥。點著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著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裏。絕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點火照時。只見徧地都是血粥。奇文兩個屍首躺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災向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前有武松殺奸夫淫婦一篇。此有又石秀殺奸夫淫婦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蓮之淫。乃敢至於殺武大。此其惡貫盈矣。不破胸取心。實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雲淫誠有之。未必至於殺楊雄也。坐巧雲以他日必殺楊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雲之心也。且武松之於金蓮也。武大已死。則武松不得不問。此實武松萬不得已而出於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殺金蓮者。法也。今石秀之於巧雲既去。則亦已矣。以姓

石之人而殺姓楊之人之妻。此何法也。總之武松之殺二人。全是為兄報仇而已。曾不與焉。若石秀之殺四人。不過為己明冤而已。並與楊雄無與也。觀巧雲所以汚石秀者。亦即前日金蓮所以汚武松者。乃武松以親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辯。而天下後世。亦無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則務必辯之。背後辯之。又必當面辯之。迎兒辯之。又必巧雲辯之。務令楊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後已。嗚呼。豈真天下之大。另有此一種。巉刻狠毒之惡物歟。吾獨怪耐菴以一手搦一筆。而既寫一武松。又寫一石秀。嗚呼。又何奇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著一擔糲粥。潑翻在

地下看時。却有兩個死屍在粥裏。先說糲粥次說死屍一個是和尙。一個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

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常賣糲粥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些個。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

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重跌跌碎碗碟帶兩個死屍得經只見血淥淥的兩個死屍。又喫一驚。一驚。只訴自己喫驚

妙叫起鄰舍來。倒被扯住到官。倒被妙活是不望相公明鏡辨察。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件

作公人。押了鄰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看檢已了。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

報恩寺闍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四道搨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凶刀一

把。只見頂上有勒死傷痕一道。係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懼罪自行勒死。益歎石秀胸中知府叫拘本寺僧鞠問緣故。

俱各不知情緣。知府也沒個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

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著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

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前頭巷裏。又是一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隻曲兒。唱道。

堪笑報恩和尚。撞著前生冤障。將善男瞞了。妙信女勾來。要他喜捨肉身。妙慈悲歡暢。怎極樂觀音。方纔接引。

蚤血盆地獄。塑來出相。妙想色空空色。色色空空。他全不記多心經上。妙到如今徒弟度生回。妙連長老

淫孽街巷。妙若容得頭陀。頭陀容得。和合多僧。妙上下各二也。同房共住。妙未得到得無常勾帳。妙只道目連救母上西

天從不見這賊禿為娘身喪。絕妙後頭巷裏。又是一也有幾個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唱著却不伏氣便也做隻

臨江仙唱出來賽他道淫戒破時招殺報。妙因緣不爽分毫。妙本來面目忒蹊蹊。妙一絲真不掛。妙立地放屠刀。是

好辭。絕妙大和尚今朝圓寂了。絕小和尚昨夜狂騷。絕頭陀剎頸見相交。妙為爭同穴死。絕妙誓願不相饒。妙兩隻曲

條條巷。又是條都唱動了那婦人聽得目瞪口呆却不敢說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裏有人告道殺

死和尚頭陀心裏早知了些個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

問他個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裏去楊雄回頭過來見是石秀。撞著便道兄弟我正

沒尋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石秀可畏筆筆

勢之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蠢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許多不是我今特來尋實弟負荆

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此語前武松亦曾說却覺其闊大今在

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此句直貫下盡刺在此皆石秀語中間却將出和尚頭陀的衣裳

盡刺在此。將出衣裳了又說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是楊石秀笑道

你又來了。石秀又狠毒又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拏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

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石秀轉說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轉復可畏楊雄道似此怎生罷休得。罷休二字絕倒忽然說到碎石秀道哥哥只依著兄弟的言語

教你做個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

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日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精小弟在那裏等候

著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多恐楊雄不肯且先說是休棄到得是非對畢

人却不是上著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說說。楊雄似石秀道不然可畏我也要

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寫石秀可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是楊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

要誤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句向生稜字字出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

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前夜何不便爾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說有舊願。不會還得。也是還願絕倒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何用。同是還願一肯去一不肯去寫來絕倒楊雄道。這心願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僱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誤。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石秀色色精細可畏之甚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早扛轎子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語適合成趣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著。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個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翠屏山。在蕪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微細必悉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裏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著那婦人。並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婦人未上轎。楊雄以買香紙誑之。及其既上轎。以後後文收拾也。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引引到一處古墓裏。前日一引二引三引四引五。引今日只一引適合成趣。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精細道。嫂嫂拜揖。只四字亦復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此裏。一頭說。一面肚裏喫了一驚。活畫石秀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咄咄可畏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著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裏無人。你兩個對得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妙絕石秀睜著眼道。嫂。你怎麼說。活畫石秀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鬚兒提做甚麼。妙絕石秀道。嫂嫂。噫。只字妙絕。上只四字。此只一字。而石秀一片精細。滿面狠毒。都活畫出來。俗本妄改。許多閒詞。失之萬里。

便打開包裹。取出海關黎並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不。咄咄

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驄地掣出腰刀。石秀狠毒之極。筆寫出。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看他寫翠屏山全。是石秀調遣楊雄。

雄便揪過那丫頭。是楊雄。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如何在和尚房裏入姦。何如。如何約會把香桌兒

爲號。何如。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三用如何。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兒叫道。官

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如何僧房中喫酒。何如。如何上樓看佛牙。何如。如何趕他下樓。下看潘公酒醒。何如。

何。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何如。如何教我取銅錢布施與他。何如。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

宿。要我掇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知和尚。何如。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

娘子扯去了。露出光頭來。何如。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何如。如何娘子許我一副釧。一套

衣裳。略此補。我只得隨順了。何如。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何如。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

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裏不會見。因此不敢說。十一如何。補前。只此是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

秀便道。哥哥得知麼。石秀可畏。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咄來。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繆絲。調遣。楊

雄揪過那婦人來。是楊雄。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

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石秀狠毒之極。我惡其人。寫

須要問嫂嫂一個從頭備細原繇。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何如。如何來結拜

我父做乾爺。何如。做好事日。如何先來下禮。何如。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看我笑。何如。如何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

五如。如何我出去拈香。只管捱近身來。何如。半夜如何到布簾前捏我的手。便教我還了願好。何如。如何叫我是娘

子。騙我看佛牙。何如。如何求我圖個長便。何如。如何教我反間。你便攆得石叔叔出去。何如。如何定要我把迎兒也

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十一如何。迎兒說一運巧雲。又說一遍。却句。戲你。提出來洗刷。清白咄咄相逼。可畏。可恨。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蹺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

他也是前兩三夜。他先教道我如此說。補文中。之所無。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

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石秀轉說轉更可畏。通篇結束到此一句寫石秀。只爲明白自己並非若武松之於金蓮令人可恨。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

面。剝了衣裳。然後我自伏侍他。楊雄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便把二字寫石秀可恨。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

人綁在樹上。石秀徑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便把妙徑把又妙都。寫石秀却在人情之外天地。說道：哥哥。這個小賤

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何至於此。可畏可恨。楊雄應道：果然笑。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

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活畫。絕倒。石秀道：嫂嫂。不是我。石秀狠毒句句都畫出來。不

前把刀先空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却指著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誤聽不明。險些被你

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者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著。我且看一看。一

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釵釧首飾。

都拴在包裹裏了。好。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一個。都已殺了。

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寫石秀精。楊雄道：却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

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裏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

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著我和

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著我們。石秀

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石秀寫得。色色出人。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

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裏。忽然。因此可去投

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

放著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殼用了。這一句引下文妙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

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拏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

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

多時了。奇文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奇又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好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活如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奇兩個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奇文轎夫看了。喫著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翠屏山簡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稟道。簡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寫石秀胸中經濟如許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繇。細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脚。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拏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等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殯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止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注。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會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去了。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

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敘得清出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敘得清出。先回他這壘酒來喫。明日一

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掇出那壘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

石秀。洗了脚手。寫時遷漸寫時遷漸。引入事來。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非必要小二同飲只爲要問起祝家備細也。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

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著十數把好朴刀。奇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

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

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却喚做祝家莊。莊

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

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

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波生小二哥道。這個

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著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

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

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著。去竈上提出一隻老老公

雞來。都是生發後文無甚出色。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情

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擰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

賊腳。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

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照管。只見厨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竈前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

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如問其聲。我自

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狼子喫了。鷄鷹

撲去了。我却怎地得知。好如問其聲。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賠了你便罷。苦

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看他要生出事頭無可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拏我去。小二叫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槍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好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著。畢竟寫出

是石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著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石秀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此處却寫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

在後。時遷在中。獨寫三個挺著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著槍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上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鈎。正把時遷一撓鈎搭住。拖入草窩去了。苦一時遷拖去便令下文住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鈎。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

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不可不救不可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地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照得有路便走。出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著。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麤。穿一領茶

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勝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眼。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著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咆哮起禍殃。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人亦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見利器。夫不遇難題。亦不足以見奇筆也。此回要寫宋江打祝家莊。夫打祝家莊。亦尋常戰鬪之事耳。烏足以展耐菴之經緯。故未製文。先製題。於祝家莊之東。先立一李家莊。於祝家莊之西。又立一扈家莊。三莊相連。勢如翼虎。打東則中帥西救。打西則中帥東救。打中則東西合救。夫如是而題之難御。遂如六馬亂馳。非一轡所控。伏箭亂發。非一牌所隔。野火亂起。非一手所撲矣。耐菴而後迴錦心。舒繡手。弄柔翰。點妙墨。蚤於楊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東李。此之謂繫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將浴血苦戰。生擒西扈。此之謂餓其左腋。東西定而殲厥三祝。曾不如縛一雞之易者。是皆耐菴相題有眼。掉題有法。搗題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論長數短。謂亦猶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籌量其落筆之萬難也。

看他寫李祝之戰。只是相當。非不欲作快筆。徒恐因而兩家不得住手。便礙宋江一打筆勢。故行文有時占得一筆。亦有時留得一筆也。

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個精細人。讀之益想耐菴七竅中。真乃無奇不備。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謂面顏生得麤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蘆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與官司監在蘆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

公事來到這里。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蘇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內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吃。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擲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蘇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里。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此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著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一個教師。喚做鐵棒欒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可惜此人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不說出綽號。留與下楊雄作問甚好。能使一條渾鐵點鋼槍。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先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鷗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鷗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裏。好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闊港。粉牆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著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走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叫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叫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

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先用代筆書便令無折處生出身折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又便差一個副主管齎了。先差副主管亦於無解折處生層折也備一匹快馬。去到那祝家莊。

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一謝○寫出許多謝令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寫他兩番托意亦令下楊雄石秀又謝了。又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敘三杯等待。看他說兩個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一喫了茶。二李應問些槍法。見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三已牌時分。四○疊寫四句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看他說得如此便極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

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總寫李應非意所料以下文變羞成怒也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副主管換正主管○上先寫書次寫主管此却先寫主管次寫書筆法變換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繇。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代筆書束換親筆書束到那裏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細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擎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又寫楊雄石秀深謝了。深謝總令下李應不堪留在後堂飲酒等待。只是看看天色待晚。久用一句筆法變換。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問道。幾個人回來。看他只是非意所料極極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將回來。李應搖著頭道。却又作怪。往嘗這廝。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前店中初遇時却不寫忽於此處畫出一個鬼臉來妙筆

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杜興氣定了。方纔道。畫小人齎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二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裏。小人聲了三個喏。杜興祝彪喝道。一路雖築寫三祝而獨顯祝彪○甫聲。你未開言。鬼頭便喝。極寫祝彪無禮。你又來則甚。小人躬身稟道。禮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廝。變了臉罵道。彪無禮。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

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

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

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

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

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

內人數。他自是薊州來的客人。要投見做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極善辭令不好萬望

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雖獨寫祝彪亦有時兼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

在此。祝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得粉碎。極其喝教把小人直又出莊門。極其祝彪祝虎發話道。又

祝龍單祝祝龍單祝休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言把你那李應捉來也解去也却不好唐突主人名字忽然就把你那小人本不敢盡言。實

被那三個畜生無禮。盡一句禮說把你那李。重說却因氣極又說不出只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疊一李字便

後說不出。先說直又出又說原單了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巨耐那厮。枉與他許多

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激出李應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

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為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

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膀邊插著飛刀五把。拏了點鋼槍。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

李應。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槍上馬。畫出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著朴刀。跟著李應的馬。楊雄

石秀。畫李應是個大官人。畫杜興是個畫出主管。畫楊雄石秀是個客人。各各不同。逕奔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

得好。占著這座獨龍山岡。圍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

門。兩條吊橋。牆裏四邊都蓋窩鋪。四下裏遍插著槍刀軍器。門樓上排著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

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著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應

指著大罵道。你這厮。口邊妳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但有事

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

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

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厮却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

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寫祝彪無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槍。便奔祝彪。祝

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極寫祝彪能李應急

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槍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極寫祝彪能李應急

躲時。臂上早著。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極寫祝彪能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挺兩把朴刀。直奔

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極寫祝彪能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寫楊雄那

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揪在馬下。寫祝李皆輸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只須如此收楊雄石

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只須如此收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等楊雄石秀退回然後救李應

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只須杜興扶著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定。宅眷都出來看視。是個大拔了箭矢。

伏侍卸了衣甲。是個大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無禮。

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殺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

來與大官人報讎。就救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

銀相贈。楊雄石秀。那裏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

路。極似閒筆却都為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

酒店。映出○一是新設三座而一座亦不出現是猶無設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入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程。這酒店。却

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石相接兩個一面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

兩個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薊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

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問得纏錯者定向石秀問石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

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多會稱說兄長。戴宗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敘禮罷。楊雄石秀

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須知此是第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

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須知此又另一水亭另一對港另一張弓另一枝箭另一嘍囉另一波船也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

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盤舞俱各鼓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

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

兩個蹤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入夥

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雞。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

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巨耐那厮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

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此等波撥非爲鋪張山寨忠義乃所以翻跌出宋江問罪之師也脫無此一番即便輕學妄動三打祝家恐類兒戲故不得已而生此也宋江忙慌道。哥哥息怒。

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

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晁蓋語讀之想見其生平這厮兩個把梁

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其類至多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厮首級去那裏號令。我親領軍馬

去洗蕩了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又饒一句風聲四起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

所說那個鼓上蚤時遷。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

說祝家莊那厮。要和俺山寨敵對了。自補一句句妙筆哥哥權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

厮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拏那厮。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厮無禮。再申說此句妙

只是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自此以下凡寫梁山與師建功宋江悉不許晁蓋下山小可不才親領一枝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

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銳氣。好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好三則得許多糧

食。以供山寨之用。好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好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

道。甯可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路。過翔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晁蓋宋江各寫得好

實乃恩威並著矣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儻有過犯。論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

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就上文新立規制中忽抽出一石勇忽抽出一裴宣便表得衆多豪傑各各用命非尸位素餐而已○此等插帶真是才子賢弟只得恕罪恕

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

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聚商量議事。

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好啟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量已定。

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一寨之尊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根本重地原撥定守

灘守關酒店有職事人員俱各不動。各有專司舊令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船。領寫得好

將打祝家莊却先寫許多不祝家莊者如此文字雖在史記不可多得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

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前軍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

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後軍再著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

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軍行糧接寫得好○已上數段豈真高山泊號令哉亦所謂寓言十九意在諷諫也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

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岡前。尚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此一句止為前軍射定寨脚後軍猶未到便和

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途曲折。知得順逆路程。却纔進去

與他敵對。李逵便道。看他並不審己量力便插一句絕倒哥哥。兄弟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

若是破陣衝敵。用著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著。李逵笑道。量這個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

三二百個孩兒們殺將去。把這個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厮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

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

走一遭。○要知宋江點將都是耐庵點將則為善讀書人矣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

們扮作甚麼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著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

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蘄州原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

急。匾擔也用得著。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到得明日，石秀挑著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來里，只見路徑曲折多難。四下里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是石秀此等處一山泊人都不及也。聽得

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戴一個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著法環，於路搖將進來。却從楊林

石秀眼中看出寶鏡石秀見沒人，叫住楊林說道：「此處路徑灣難，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文情天色

已晚，他們衆人爛熟奔走，正看不仔細。又自破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錯石秀又挑了柴。

只顧望大路便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著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都把刀槍插在

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個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祝家號令亦從石秀見了，便看著一個年老的人唱

個喏。是石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槍插在當門？」問得好那老人道：「你是那裏來的客人，原來

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到這裏賣。不知此間鄉俗地

里，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恁地了大廝殺？」問得好老人道：

「客人，你敢真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

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裏路難，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

精壯後生，准備著，但有令傳來，便要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問得好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

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做扈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

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便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喫捉了。石秀

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喫捉了？」問得好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有舊人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易入得來。』只是

出不去。」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是石秀極向那老人道：「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妙絕

秀方說得出能令老人下淚也。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

與小人出去的路罷。」妙絕是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是老人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是老人

秀說得出能令老人下淚也。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

與小人出去的路罷。」妙絕是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是老人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是老人

性○寫老人情性固也然亦是行文精細入妙處蓋宋江大軍既已懸境則視家巡轄之人
定應絡繹於路豈可一老翁一賣柴者叨叨說路耶故此兩句正妙在你且入來四字也 石秀便謝了挑著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

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是石秀只記本那老人道你便

從村裏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只須一語快讀不問路道闊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上一句已明此四字又再

是老人沒那樹時都是死路但有便是活路則如無定是既說白楊樹則別樹定非矣却偏要如有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再申一句○看他寫老人說話只須

數句真活畫老人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著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著飛簽

准定喫捉了待走那裏去活是老人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是石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

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喫殺了改日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鬧吵石秀聽得道擊了一個細作

寫得一波初平一波疾起真是妙筆石秀喫了一驚跟那老人不得跟那老人真寫得妙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著一個人過來

石秀看時却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著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個擊了的是甚麼人

為甚事綁了他此本不必打聽只為要寫石秀遮掩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喫他

擊了那老人道說這厮也好大膽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魔法師閃入村裏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

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蹊蹺報與莊上官人們來

捉他這厮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補出楊林當不住這裏人多一發上因此喫擊了有人認得他從來

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楊林不必被捉也必寫楊林被捉者一以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

寫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妙筆石秀在壁縫裏張時看得前面擺著二十對纓槍後面四五個人騎著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

青白哨馬中間擁著一個年少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副披掛跨了弓箭手執一條銀槍石秀自認得他特地

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又從石秀眼中極寫祝彪○得此一段遂令石秀入村那老人道這個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

祝彪定著西村扈家莊一丈青為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忽然載住急抱

寫來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儘或廝殺枉送了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個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

夜。事莫急於進兵尤莫急於進兵之有探路也豈有機譬如石秀而肯於得路之後再住一夜者只因作者一心要射視家嚮令嚴整一心又要寫得宋江輕入重地作一險勢便暫留石秀一筆者惟恐為楊林之續者此皆文人慘淡經營之處不可不知也

明日打聽得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為號即花榮所射者也齊心併力捉拏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本是後文設計却先明放此處真正才子之筆○設使不留石秀如何得聽出來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人道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忖了一回討個火把叫了安置

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便不更說閒話寫石秀機警過人處筆筆妙絕却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陽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裏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難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

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喫拏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宋江不肯輕入重地則安得文舉出奇然宋江不為救兩弟兄弟則又安肯輕入重地也筆墨相引而出每每如此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他

先因要不被喝至此忽又要去似並不去被喝者真寫得好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居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大刀闊斧殺奔祝家莊來比及殺到獨

龍岡上是黃昏時候宋江催攬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奇人奇情奇景又復奇文揮兩把夾鋼板斧火拉拉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吊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火極寫祝彪能李逵便要下水過去奇人奇情亦復奇文○不

何意得做先鋒又被關港截住忽然想下水過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裏忍去真是一片天真爛漫令我讀之又駭又笑也戰陣之事偏寫出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裏莊上只是不應極寫祝彪能

得住拍著雙斧隔岸大罵天真爛漫來妙絕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裏莊上只是不應極寫祝彪能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著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槍軍馬心中疑忌猛

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明明戒說臨敵休急暴此五字何必天書始能言之有意無意這此一句正表宋江天書之詐也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裏

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們都跟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個號礮直飛起半天裏去極寫祝彪能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著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

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寫得紙上宋江教軍馬四下裏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敵軍。極忙中寫李逵三番氣悶事第一番要做探路宋江不許第二番要做先鋒闖港截住第三番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思之絕倒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個礮來。極寫視響聲未絕。四下裏喊聲震地。驚得宋公明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畧。怎逃出地網天羅。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宋公明并衆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吾幼見陳思鏡背八字。順逆伸縮。皆成二句。歎以爲妙。稍長。讀蘇氏織錦迴文。而後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見希夷方圓二圖。參伍錯綜。悉有定象。以爲大奇。稍長。閱諸葛八陣圖法。而後知下又有如是縱橫神變之道也。今觀耐菴二打祝家一篇。亦猶是矣。以墨爲兵。以筆爲馬。以紙爲疆場。以心爲將令。我試讀其文。真乃墨無停兵。筆無住馬。紙幾穿於蹂躪。心已絕於磨旗者也。歐鵬救矮虎。三娘便戰歐鵬。鄧飛助歐鵬奔三娘。祝龍便助三娘取宋江。馬麟爲宋江迎祝龍。鄧飛便棄歐鵬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龍。馬麟得秦明便奪矮虎。三娘却撇歐鵬戰馬麟。廷玉助祝龍取秦明。歐鵬便撇三娘接廷玉。鄧飛舍宋江救歐鵬。廷玉却撇鄧飛誘秦明。鄧飛救秦明趕廷玉。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陣。此軍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楊雄石秀花榮三路人馬。彼軍亦添出小郎君祝彪。雖李俊張橫張順下水不得。而戴宗白勝亦在對岸助喊。此是第二陣。第一陣妙於我以四將戰彼三將。而我四將中前後轉換。必用一將保護宋江。則亦以三將戰三將。而迭躍揮霍。寫來便有千軍萬馬之勢。第二陣妙於借秦明過第一撥中。却借第三撥花榮穆弘作第二撥前來策救。真寫出一時臨敵應變。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末又補出戴宗白勝隔港吶喊。以見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尤奇者。於鳴金收軍之後。忽然變出三娘獨趕宋江。而手足無措之際。却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過。乃一之爲甚。而豈意跳出李逵之後。尙藏過一林沖。蓋此第三陣。尤爲絕筆矣。

如此一篇血戰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頭。遂使讀者胸中只謂兒戲之事。而一變便作轟雷激電之狀。真是驚嚇絕人。

矮虎三娘。本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則夫在此。妻在彼。既過此回。即妻在此。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來終。皆屬耐菴才子戲筆。

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看時。四下裏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嘍囉只往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三軍屯寨住了。衆人都

叫起苦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陀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裏。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

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甫能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鐵蒺藜。遍地撒

滿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喪我也。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裏鬧動。寫來令人又喫一嚇筆法淋漓突兀之極。報來

說道。石秀來了。只一石秀來寫得宋江看時。見石秀撚著口刀。奔到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傳下將令。教

三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路闊路狹。宋江催攢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

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筆筆寫來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石秀道。他有燭燈為號。花榮

在馬上看見。忽然記得將軍神把手指與宋江道。哥哥。你看見那樹影裏。這碗燭燈麼。只看我等投東。他便把那燭燈

望東扯。若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如此寫出視聽英靈真有宋江道。怎地奈何得

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向前。望著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來。若寫

趕殺便是俗筆。若寫山秦血戰亦是俗筆。看他寫視家只是一碗燈寫宋江。只是一枝箭戰陣之事。寫來全是仙筆。亦大奇也。四下裏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攢起來。妙宋江叫

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山喊聲連天。一帶火把。縱橫撩亂。宋江教前軍扎住。寫來令人又喫一嚇且使石秀

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軍馬到了。石秀來作一嚇。第二撥到又接應殺散伏兵。宋江聽罷。進兵夾

攻。奪路奔出村口。祝家莊人馬。四散去了。會合著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却好天明。去高阜處。下了

寨柵。整點人馬。數內不見了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著哥哥

將令前去探路。不提防蘆葦叢中，舒出兩把撓鉤，拖翻馬脚。被五七個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隨行軍漢。如何不早報來。林沖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倒折了兩個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石秀既有探路之功，便讓楊雄說出李應。」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所有東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病。

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宋江道：「我正忘了他。」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分付教取一對緞匹羊酒，選一騎好馬，并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林沖秦明權守寨柵，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一個護身兩個介紹，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家莊來。

到得莊前，早見門樓緊閉，弔橋高拽起了。牆裏擺著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擂起鼓來。宋江在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好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船過來，與宋江聲喏。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楊雄石秀近前稟道：「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兩個接李大官人的。」

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緞名馬羊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前，李應帶傷披被坐在牀上。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言語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厮見，無私有意，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臥病在牀，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却得拜會，所賜禮物，不敢祇受。』」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軀在牀，不能相見。容日專當拜會，適蒙所賜厚禮，並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個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只一句小人雖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何必見李應見杜興猶見李應矣用

筆何等淨，便之極。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今番惡了俺東人，自不去救應。只一句便放倒一邊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詳○又即引動下文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特折筆寫到李家只爲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筆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詳一座在獨

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却不濟事。須是兩面夾攻。方可得破。詳前門打緊路雜難認。一遭都是盤陀路徑。闊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死路。杜興口中不得不寫一過。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楊

樹木斫伐去了。將何爲記。前並不見此事。忽然口中寫來。便者真有其事。而親臨其地者。眞正才子。誰其匹之。只宜白日進兵去攻打。黑夜不可進去。詳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却回寨裏來。此行

可謂不虛。林冲等接著。都到大寨裏坐下。宋江把李應不肯相見。并杜興說的話。對衆頭領說了。李達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厮不肯出來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鳥莊。腦揪這厮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達笑道。那厮想是個小孩子怕見衆人。一齊都笑起來。宋江道。

雖然如此說了。兩個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衆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聽。不知教誰前去。黑旋風李逵說道。定是大哥暗中亦猜得著。你們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鋒不利。今

番用你不著。此篇每以開筆寫李逵氣調令讀者絕倒。李逵低了頭忍氣。宋江便點馬麟。鄧飛。歐鵬。王矮虎。四個。跟我親自做先鋒去。第二

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橫。張順。白勝。準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達。分作兩路策應。衆軍標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掛上馬。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面打著一面大紅帥字旗。一面紅旗引出兩面白旗。引著四

個頭領。一百五十騎馬軍。一千步軍。殺奔祝家莊來。直到獨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上。颺起兩面白旗。旗上明明繡著十四個字。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極寫祝當下宋江在馬上。心中大怒。設誓道。我若打不

得祝家莊。永不回梁山泊。衆頭領看了一齊都怒起來。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寫得明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馬。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牆鐵壁。把得嚴整。正看之時。只見直西一

彪軍馬。納著喊。從後殺來。三莊相聯。殊難布筆。先以一段按下。李應。次作一番。先寫扈家是皆耐。董匠心運成。非易搆之筆也。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寫得明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駿馬上。加一青字。便覺青極輪兩口日月雙刀。引著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宋江道。剛說扈家莊

有這個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說猶未了。只見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親迎則得要親迎。則不得要必親迎乎聽。

得說是個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當時喊了一聲。驟馬向前。挺手中槍。便出迎敵。兩軍吶喊。那廬三娘拍馬舞

刀。來戰王矮虎。一個雙刀的熱鬧。一個單槍的出衆。忽作兩個鬪敵十數合之上。宋江在馬上。看時。見王矮虎槍法

架隔不住。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便捉過來。誰想鬪過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顫脚麻。槍法便都亂了。不是

兩個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却要傲光起來。倒那一丈青是個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厮無理。便將兩把雙刀直上直下

砍將入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縱馬趕上。把右手刀挂了。輕舒粉臂。將王矮虎提脫

雕鞍。乘莊客齊上。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歐鵬見捉了王英。接插出便挺槍來救。一丈青縱馬跨刀。接著歐鵬。兩個便

鬪。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條鐵槍。如此忙又有開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歐鵬槍法精熟。也敵

不得那女將半點便宜。鄧飛在遠處。疾忽出看見捉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著馬。舞起一條鐵鎚。大

發喊。趕將來。鄧飛本欲助歐鵬戰三娘。却因祝龍來取宋江便疾。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橋。開了

莊門。祝龍出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槍。來捉宋江。不說助三娘。却說馬麟看見。一騎馬使起雙刀來。

迎住祝龍。厮殺。亦不說救宋江。却說祝龍馬麟迎住。鄧飛恐宋江有失。疾掣轉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厮殺。喊聲迭起。宋江

見馬麟鬪祝龍不過。馬麟祝龍一對歐鵬鬪一丈青不下。歐鵬三娘一對正慌哩。只見一彪軍馬。從剌斜裏殺將來。宋江看時。大喜。却是霹靂火秦明。秦明聽得莊後厮殺前來。救應。宋江大叫秦統制。你可替馬麟。秦明是個性急的人。更兼祝家

莊捉了他徒弟黃信。正沒好氣。如此忙又有開拍馬飛起狼牙棍。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槍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却奪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撇了歐鵬。却來接住馬麟厮殺。兩個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著。正如風飄玉屑。雪撒瓊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秦明直取祝龍。便以管下馬。麟乃馬麟偏不歸陣。却去救奪。虎三娘見來奪人。便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莊門裏面。那教師欒廷玉。欒廷玉帶了鐵鎚。上馬挺槍。殺將出來。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厮殺。三娘方撇歐鵬。歐鵬恰迎廷玉。迅疾駭人。欒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槍時。剌斜裏便走。歐鵬趕將去。被欒廷玉

一飛鏗正打著。疾疾翻筋斗擲下馬去。鄧飛大叫孩兒門救人。疾疾舞著鐵鏗。逕奔欒廷玉。宋江急喚小嘍囉

救得歐鵬上馬。鄧飛舍宋江奔廷玉宋江便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走。欒廷玉也撒了鄧飛。却來戰秦明。江奔廷玉

廷玉却撒鄧飛戰秦明筆筆。疾疾疾駭人不曾有點墨少停。兩個鬪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欒廷玉賣個破綻。落荒即走。秦明舞棍逕趕將去。欒廷玉便

望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

連人和馬都絆翻了。發聲喊。捉住秦明。亦極迅疾。疾疾鄧飛見秦明墜馬。疾疾慌忙來救時。見絆馬索起。却待回身。兩

下裏叫聲著。撓鈎似亂蕪一般搭來。就馬上活捉了去。疾疾秦明便并捉得鄧飛筆筆跳擲而去。非五指之所得攔定也。宋江看見

只叫得苦。止救得歐鵬上馬。馬麟撒了一丈青。急奔來保護宋江。疾疾疾製回馬麟。已上一番血戰。讀之疑謂此以四人戰彼三人

出戰也。真正才。疾疾望南而走。背後欒廷玉祝龍一丈青。分投趕將來。看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個好漢。飛馬而

來。疾疾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欄穆弘。疾疾穆弘。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兩個好漢。飛奔前來。疾疾

一個是病關索楊雄。一個是拚命三郎石秀。疾疾東北上又一個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著。宋江看時。乃是

小李廣花榮。疾疾處飛到極窮雲起極變也。使我讀之頭目潸潸矣。疾疾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發併力來戰欒廷玉。祝

龍莊上望見。恐怕兩個喫虧。且教祝虎守把住莊門。疾疾如此忙又有閒。小郎君祝彪。騎一匹劣馬。使一條長槍。自引五百

餘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出視彪。疾疾一齊混戰。莊前李俊張橫張順。疾疾後張橫張順。下水過來。被莊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

戴宗白勝。疾疾只在對岸吶喊。疾疾復天搖地震。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疾疾如此忙用筆

江又教小嘍囉篩鑼聚攏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只恐弟兄們迷了路。疾疾上來如此一篇奇文。真是天崩

心魂所知矣。讀至此句。方圖少得休息。不意下文。一轉忽然與精作怪。重出奇情。才子之筆。千載無兩。疾疾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駭人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馬望東而走。

駭人背後一丈青緊追著。八個馬蹶。翻盞撒鐵相似。疾疾駭人趕投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趕上宋江。待要下手。駭人只聽

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鳥婆娘趕我哥哥那裏去。宋江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疾疾無數好漢。莫不各出死力。血戰至深。乃至戴

李逵至此。忽然跳出奇情。奇文不知。其先撲局。後下筆。先下筆。後變局也。輪兩把板斧。引著七八十個小嘍囉。大踏步趕將來。此得一吐。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

林邊去。宋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著一個壯士。正是豹子頭林冲。收拾衆人已李逵已屬意外之事不謂還有一林冲也才子奇情我直無以測之矣。在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裏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

敵。兩個鬪不到十合。林冲賣個破綻。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林冲把蛇矛逼個住。兩口刀逼斜了。趕攏去。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頭上活捉猛虎過去今又活捉三娘過來是宋江看見。喝聲采。不知高低。林冲

叫軍士綁了。驟馬向前道。不曾傷犯哥哥麼。宋江道。不曾傷著。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林冲保護宋江。押著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

得便宜。急急都趕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滿村中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一發拏了宋江。却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

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先教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老成著四個頭目。騎四匹快馬。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連夜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交太便來回話。便回待我回

山寨。自有發落。待我妙○字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盡皆小心送去。此風致煞尾奇筆妙筆總出常人意外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細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

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並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到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

到中軍帳裏坐下。吳學究帶將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何喜可賀下文又未及詳遂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裏

裏。晁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並五個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巨耐祝家那厮。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厮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爲

失其地利。折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欒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活捉得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得這幾個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恰好有

這個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十分喜驚。連忙問道。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著。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機會來。正是空中伸出擎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機會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千軍萬馬後。忽然颯出別作湍悍娟致之文。令讀者目不暇給。

樂和說你有個哥哥。解珍却說我有個姐姐。樂和所說哥哥。乃是娘面上來。解珍所說姐姐。却是爺面上起。樂和說起哥哥。樂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說起姐姐。解珍却是他兄弟的妻舅。無端撮弄出一派親戚。却又甜筆淨墨。絕無困蠢彭亨之狀。昨讀史記霍光與去病兄弟一段。歎其妙筆。今日又讀此文也。

賴字出左傳。賴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

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個機會。却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人。又與欒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為進身之禮。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却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纔笑逐顏開。原來這段話。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如此風急火一開閣起却去另敘一事見其才大如海也乃是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叉。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只八個字寫得二解單兄雙弟更無一絲半線入後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寫出好漢。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著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騰天倒地。寫出好漢。那弟兄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鑊叉。穿了豹皮褲。虎

套體。拏了鋼。詳悉寫之以見二解得虎之難而毛之賴之為不仁也。兩個逕奔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

事。得虎之難如此。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個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到五

更。又沒動靜。得虎之難如此。兩個移了窩弓。却來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著。得虎之難如此。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

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却是怎地好。兩個到第三日夜。等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厮靠著且睡。得虎之苦。寫大蟲入

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個跳將起來。拏了鋼叉。四下裏看時。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園亦不是

一筆。第一句是滾。第二句是走。第三句方是入園裏去。妙。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裏時。

妙。兩個撚著鋼叉向前來。那大蟲見了人來。帶著箭便走。上得虎不作一筆。此失虎亦不作。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

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一筆可見文無大小皆無浪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

毛太公。姓便不佳。今日。莊後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當時弟兄兩個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

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入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事不。佳矣。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聲了

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

寢。如今小姪因為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

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個。毛太公道。不妨。二字是口頭便語而小人。既是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飢了。喫

些早飯去取。可見早飯。不可亂喫。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又多。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

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却怕怎地。且坐喫茶。喫飯後又喫茶。皆極其那延。却去取未遲。解珍解寶

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拏茶來。教二位喫了。又多。毛太公道。如今和賢姪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

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入到莊後方叫妙。便活寫出老奸矣。百般不開。又多。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會有

人來開。敢是鎖鑰銹了。活寫老奸。只。合應云不是。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客身邊取出鐵鎚。鑰匙便至了方討鐵鎚。便

筆。好取。打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姪。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會

落在我園裏。看他一路。漸漸頹來。解珍道。怎地待我兩個錯看了。是這裏生長的人。如何認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

自擡去。上猶作通長。量語此漸作白眼冷。看語突。毛口毛舌。真是寫來如畫。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裏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證又有血蹟在頭。二證。看此二句。便知二解不是無端來賴。毛家且令下文。苦要還虎。便更無商量也。如何說不在這裏。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討虎亦不作一筆。毛太公道：你休

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擡得過。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上猶云莊客擡過此竟。淨淨便如活畫。和

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個大蟲去解官。上猶云莊客擡過此竟。淨淨便如活畫。毛太公道：你

這兩個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喫酒飯。酒飯便作話本。老奸可畏。可恨。每每如此。你顛倒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

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却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真是。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真是。寫老奸相

你喫限棒。干我甚事。老奸可畏。上猶賴。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凌之語如

畫。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叫化頭。不知教誰看活畫。老奸。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

來。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杆。打將入去。毛太公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看他只叫出八個字。而喝其名字。喝其罪狀。字無虛發。活畫老奸。那兩個打碎了

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便拔步出門。指著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去理會。那兩個正罵之間。

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引著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雖姓毛。辛名義。疑尚可。詎也。其父孰知錫嘉名。實承惡教。父子不義。同惡相濟也。哉甚矣。名之不足。以定人。而仁義忠信。徒欺我也。名之佳者。莫如霍去病。辛棄疾。吳无咎。張無垢。皆以改過自勉。其他以好字立名者。我見其人矣。接著說道：你家莊上莊客。二解未嘗無禮。捉過了。我大蟲。你爹

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毛仲義道：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

到家裏。宛然留喚早飯。鐵鏈打鎖教法。討還你便了。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

叫關上莊門。疾。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并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疾。那兄弟兩個措手

不及。衆人一齊。把解珍解寶綁了。疾。有是子。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看他。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

擄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

却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註一。遇此。又。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

他兩個使的鋼叉。一。做一包賊物。二。賊物上寫一。做字令人失笑。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伙什物。三。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

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個當案孔目。姓王名正。又是一個好名字人。却是毛太公的女婿。村中既有毛舅州裏又有毛女毛頭毛 篇寫得因親及親如此。腦既多而毛手毛脚遂不可當矣。此句亦是先觀一筆也。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由分說。細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

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子父

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了。此一。我這裏自行與知府透打關節。却說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裏。引至亭心上來。亭心一見見這個節級。為頭的那人。姓包名吉。又是一個好名字人。極貪鄙人却名義極 奸邪人却名正。極兇惡人却名吉。可歎可笑。已自得了毛

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個性命。便來亭心裏坐下。亭心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亭子寫一番。看他持地將包節級喝道。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蝎。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會

陷害良善。其語隱然相刺亦真有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蝎做單尾蝎。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

的妻舅。遙遙賢親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故作一折文瀾橫溢。哥哥不肯認下却 須是孫提轄的兄弟。且置妻舅而辨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認哥哥我却不會與你相會。哥哥妻舅。足下莫非

是樂和舅。第三句又忽然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為妻。我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也教我學了幾路槍法。在身

原來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樂品。學著便會。作事道頭知尾。說起槍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好樂為見解珍解寶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只報得他一個信。只報一個信句與下只央寄個信句。聞中穿應甚好。樂和說道。好教

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起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個信。真是行到水窮坐看雲起而所起之雲又止爾

我有個姐姐。樂和說你有個哥哥解珍却云我是我爺面上的。樂和所說哥哥面上來解珍所說是孫提轄

妻舅二解算來又是孫提轄兄弟妻舅東穿西透絕世文情○上文先云父母雙亡不謂父母面上却尋出如此一派親眷真正絕世奇文

現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

大嫂。開張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此本替姐姐語却連姐夫都贊出來

妙筆○又似戲語樂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兄弟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上云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此又云顧大嫂是我論面上姐姐誠恐

讀者疑姑舅亦是爺面上親使令妙文塞斷故特又自註一句央煩得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

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著。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喫了。推了事故。

鎖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奔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著牛羊等肉。後面

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畫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心知便是顧大嫂。走向前唱個喏道。此間姓孫麼。

顧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接連三句遂令樂和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

妻舅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却是樂和舅。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此句妙不惟為樂大娘子作且請裏面拜

茶。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曾相會。是親戚今日

其風吹得到此。樂和答道。小人無事。也不敢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會相會。是親戚多聞

他的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樂和

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兩個強扭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裏來。他又上

上下下。都使了錢物。早晚間。要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

乃義氣為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用心著力。難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

聲叫起苦來。一篇寫顧大嫂全用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幾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

見。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紮。弟兄就此為家。孫新牛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

本事。使得幾路好鞭槍。因此人多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連哥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

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個已下在牢裏。全望舅舅看覷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却逕來相投。樂

和道。但有用著小人處。儘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碎銀。付與樂和道。煩舅舅將去牢裏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遇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不在話下。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

做番了他兩個。以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我和你今夜便去。真乃目無難事。亦可思實與李遂無二。孫新笑道。你好齷齪。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忽說姐姐樂和尋著盤旋處處。跌打妙絕。妙絕。和這兩個人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

個最好賭的。鄒淵鄒閏。十五字一句便如兩。外添出兩個人。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

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裏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姪兩個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餚

饌。我去定請得來。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豬。鋪下數盤菓品。按酒排了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

籌好漢歸來。那個爲頭的。姓鄒名淵。原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閒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

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寫出第二個好漢。名喚鄒閏。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

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往常但和人爭鬧。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湖邊一株

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因此都喚他做獨角龍。寫出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

次後商量劫牢一節。鄒淵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

了。我却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等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遮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

我兩個兄弟。寫顧大嫂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一個

是錦豹子楊林。已被祝家捉去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亦已被祝家捉去一個是石將軍石勇。在梁山泊邊開店○先一映出。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

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一個不去的。我便亂槍戳死他。寫顧大嫂

活是黑。鄒閏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兵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兵

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得此一語後便省手。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聞名。不惟表出孫立本事我明日自

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有良法。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個

好漢在家裏。却使一個火家領了一兩個人。推一輛車子。快去城中營裏。請我哥哥孫提轄并嫂樂大娘子。說道。

家中大嫂害病沈重。便煩來看。顧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一

番相見囑付。大蟲口中又能作此情話奇妙無比。我年雖幼而眷屬獨為至多。讀此言不覺淚下。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

望見車兒來了。近。如畫載著樂大娘子。如畫背後孫提轄騎著馬。十數個軍漢跟著。遠望是車。車上是樂大娘子。樂大娘子背後

哥嫂且請嫂嫂下了車兒。同到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病落腮鬚

是尉。八尺以上身材。是尉。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槍。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

海邊人見了。望風便跌。寫出。好漢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嫂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的

症候。甚是蹊蹺。請哥哥到裏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著這夥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精。便教火

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

人。孫立問道。嫂子病在那裏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閏。跟在背後。寫得。孫立道。嫂子。你正是害甚麼

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萬福一句亦與尋常婦人不同。我害些救兄弟的病。此症筆勢踢跳之極。孫立道。却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

道。伯伯你不要推聾推啞。口未開便責之活。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名妙絕。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紋親至此

絕世文情。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由。是那兩個兄弟。照上不出。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字讀之快絕。只得直言拜稟。這

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

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

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倒沒事。見在的倒喫官司。

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若何。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併個你死我活。絕妙大嫂佩服其言可以愈癩。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如火。鄒淵鄒閏各拔出短刀在手。如火。孫立叫道。嬌子且住。寫伯伯叫觀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

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明筆能到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媽媽前行。我們自去下手了。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你的阿舅透風與我們了。牽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你的阿舅透風與我們了。牽

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寨裏。收拾那起財物馬匹。馬匹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裏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入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八個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個猪。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絕妙大嫂只先去二人字活是黑旋風意思。孫新跟著孫立。弟跟鄒淵領了鄒閏。叔領姪兩句只十二字。又

出却說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擎著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關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亭心再見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教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又作去去開了牢門。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補出夜來暗約。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

後相應。樂和便把匣牀與他兩個開了。匣牀只聽的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幹。休要開門。又作顧大嫂一蹙蹙下亭心邊去。疾甚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心顧大顧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令其勢極兇其聲極痛。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

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心顧大顧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令其勢極兇其聲極痛。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

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心顧大顧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令其勢極兇其聲極痛。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

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心顧大顧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令其勢極兇其聲極痛。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

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心顧大顧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令其勢極兇其聲極痛。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

級忿怒。便下亭心來。亭心顧大顧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令其勢極兇其聲極痛。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

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便走。心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眼裏鑽將出來。甚正迎著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

一枷梢打去。把腦蓋劈得粉碎。包吉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立

孫新兩個把住牢門。見四個從牢裏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想見其夜來定鄒淵鄒閻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

來。完王正又疾甚○只動紋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孫提轄騎著馬。彎著弓。搭著箭。壓在後面。寫得如街上人家都關

上門。不敢出來。又礙州裏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又礙衆人簇擁著孫立奔出城門去。一直望十

里牌來。扶攙樂大娘子上了車兒。扶攙二字人知寫出圍房之顧大嫂上了馬。擊著便行。絕趣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

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快論事不報不完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著

是。我們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著車兒先去了。孫立引著解珍解寶鄒淵鄒閻并火家伴當。一逕奔毛太公莊

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慶壽妙絕却不隄防。一夥好漢。吶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

并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毛太公毛仲義完去臥房裏搜檢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馬匹

趕不到三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匹好馬。馬匹一行星夜奔上梁山

泊去。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淵與他相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勇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

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裏。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欒廷玉相

助。千丈游絲忽然飄到。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去打破

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欒廷玉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槍刀。他也知

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

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關箭部

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

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

軍師吳用帶領五百人馬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著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入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疾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如今人馬先去。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吳用商議已了。先來宋江寨中。見宋公明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置酒與宋江解悶。備說起石勇楊林鄧飛三個的一起相識。是登州兵馬提轄病尉遲孫立和這祝家莊教師樂廷玉。是一個師父教的。今來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夥。特獻這條計策。以爲進身之報。今已計較定了。裏應外合。如此行事。隨後便來參見兄長。那宋江聽說罷。大喜。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忙教寨內安排筵席。等來相待。却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著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鄒潤鄒閻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見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置酒設席款待。不在話下。吳用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再說吳用道。啟動戴院長到山寨裏走一遭。快與我取將這四個頭領來。又奇。勝節生。枝又一住法。我自有用他處。不是教戴宗連夜來取這四個人來。有分教。水泊重添新羽翼。山莊無復舊衣冠。畢竟吳用取那四個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三打祝家。變出三樣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爲歎賞者。如寫欒廷玉竟無下落。嗚呼。豈不怪哉。夫開莊門。放吊橋。三祝一欒。一齊出馬。明明在紙。我得而讀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殺之人。廷玉無死之地。從此一別。杳然無迹。而僅據宋江一聲歎惜。遂必斷之爲死也。吾聞昔者英雄。知可爲則爲之。知不可爲則警然颺去。譬如鷹隼擊物不中。而高飛遠引。深自滅跡者。如是等輩。往往而有。卽又惡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則廷玉當亦未死。然吾觀扈成得脫。終成大將。名在中興。不可滅沒。彼豈真出廷玉上哉。而顯著若此。彼廷玉非終貧賤者。而獨不爲更出一筆。然則其死是役。信無疑也。所可異者。獨爲當日宋江之軍。林冲李俊阮二在東。花榮張橫張順在西。穆弘楊雄李逵在南。而廷玉當先出馬。乃獨銜走正北。夫不取有將之三面。而獨取無將之一面。存

此一句之疑。誠不能無未死之議。然吾獨謂三鼓一礮之際。四馬勢如觸虎。使此時廷玉早有所見。刀猶可以疾按三祝全軍不動。其如之何。而僅以身遁。計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驗也。曰。然則獨走正北無將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無將之面也。宋江軍馬四面齊起。而不書正北。當是爲廷玉諱也。蓋爲書之。則必詳之。詳之。而廷玉刀不缺。鎗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卽廷玉不至於死。廷玉而終亦至於必死。則其刀缺鎗折鼓衰箭竭之狀。有不可言者矣。春秋爲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也。曰。其并不書正北領軍頭領之名何也。曰。爲殺廷玉則惡之也。嗚呼。一變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誰謂稗史易作。稗史易讀乎耶。

史進尋王教頭。到底尋不見。吾讀之。胸前彌月不快。又見張青店中麻殺一頭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彌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變。廷玉下落。吾曾前又將不快彌月也。豈不知耐菴專故作此鴟突之筆。以使人氣悶。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耐菴。故不忍出此也。

第二連環計。何其輕便簡淨之極。三打祝家一篇。累墜文字後。不可無此捷如風。明如月之筆。以揮灑之。

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聖。立之又立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

莊上扈成。牽牛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麤鹵。年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讐。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送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彀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忽然接來一按按住遂令祝家四臂亦斷絕。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儻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你可就縛住彼。

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往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裏自有個道理。扈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西臂已斷寫得決絕。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去了。孫立便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

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好莊上牆裏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

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

甲橋。開莊門放甲橋。此回動寫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把守。如何

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

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人馬。是遠來不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裏從小路問到莊

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

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

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拽甲橋孫立一行人安頓車

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

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個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

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祝氏三

傑相請衆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

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姆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好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個是我兄弟。好指著

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好指著鄒淵鄒閏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好祝朝奉併三子。雖

是聰明。却見他又老小。一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二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三那裏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

筵席管待衆人飲酒。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提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祝彪道。第一日只寫我自去

上馬擎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弔橋。出莊門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

那個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個在獨

龍岡前。約鬪了數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賣個破綻。撥回馬便走。實個破綻。攪馬便走。當知此日。將令原只要。如此俗本自增引他。起來四字。失之千里。祝彪正待要縱馬

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趕。領回人馬。投莊上

來。拽起弔橋。投莊上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去了。將令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

日。拏得甚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槍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廝走了。我却待要趕去

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拏他幾個。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中

筆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提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當下祝龍祝虎祝

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第二日寫三祝遠遠地聽得。鳴鑼擂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裏祝朝奉坐

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並孫立帶來的許多人馬。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

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先祝喝叫放下弔橋。放弔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奔林冲陣上。莊門下。搥起鼓

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知可

將祝虎大怒。次祝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

來戰祝虎。兩個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將令祝彪見了大怒。三祝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奔到陣前。宋江

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都在陣前。斫殺。心中忍耐不住。故意作便喚孫

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騮馬。是尉遲。此句乃補寫第四

備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將令宋江陣上林

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將令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

陣上。有好斫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鸞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

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個鬪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一槍搠入來。虛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撒下。喝道。把來縛了。戲事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可知將令三子收軍回到門樓

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服。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次後拏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捉得兩個秦明鄧飛。今番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厮

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戲事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酒飯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只如戲事讀之失笑。他日拏了宋江。一並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傑。真會說只祝朝奉謝

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自註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閏樂和去後房裏

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將為第五日却先至第五日。動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日辰

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一路更奇之奇也。蓋其用筆之妙。都非世人所知矣。此處說分兵四路。下却只寫三路奇矣。又正少樂廷玉來打本莊。孫立

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拏死的也不算。妙只如戲事○手處處丁爾詳至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率引著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個頭領。

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正東上先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個頭領。當

先一個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頭領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個頭領。乃是

沒遮欄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正南上頭領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樂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一個出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此一句便結果樂廷玉矣。不惟不知祝龍道。我出前門。兩個出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三個出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前門。四個去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偏寫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奔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

樓前吶喊。此時二字妙又用鄒淵鄒淵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鄒淵鄒淵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解珍

在後孫和孫和已守定前門左右。孫和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拏了兩把雙刀。在堂前。只聽

風聲。便乃下手。顧大嫂在堂前已上一且說祝家莊上。插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礮。把前後門都開。前後莊門放下吊橋。

放下吊橋一齊殺將出來。都殺出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裏分投去。廝殺。隨後二字妙又用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

吊橋上。妙絕如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在門樓上。妙絕如火如錦樂和便提著鎗。直唱將出來。妙絕如

鄒淵鄒淵聽得樂和唱。便唵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

來。各各架上拔了鎗。妙絕如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妙絕如直奔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

祝家一祝朝奉見勢頭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祝朝那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

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煞冲天而起。妙絕如火如錦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

祝虎見莊內火起。先奔回來。祝虎從後孫立守在吊橋上。妙大喝一聲。你那廝那裏去。攔住吊橋。是以適篇勤祝虎省得。

便撥轉馬頭。再奔宋江陣上來。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拗翻在地。衆軍亂上。剝做肉泥。祝虎

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百忙中先定主將東路祝龍。鬪林沖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祝龍望後到

得吊橋邊。是以勤寫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攏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

著黑旋風。躡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龍祝彪見

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奔。祝彪又變一法却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來見宋江。恰好撞

著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祝彪已上一齊珍滅。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著扈成砍來。扈成見局面

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百忙中有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

搶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快人快叫小囉嚶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直

搶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快人快却回來獻納。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

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紀功宋江見了大喜道：「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正嗟歎間，不曾見欒廷玉如何死與前文。」進尋王進不見，張青店中頭陀不知何人，三事俱極悶悶，乃作者固欲人悶悶以為娛樂也。聞人

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叫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著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極畫黑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

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宋江說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一語天然成對妙絕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你去來，你也須

知扈成前日牽羊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教那個烏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忽然將上文一丈青公案再一點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厮，拏

得活的有幾個？」李逵答道：「誰鳥耐煩，見著活的便砍了。」非為黑旋風快心滿意正為一丈宋江道：「你這厮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所謂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三打祝莊通篇以密見，奈中間又夾敘李逵正復以疏入妙，一文之中，疏密並行，真是奇事。只見軍師吳學究引著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功，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

壞了好人。前文極寫石秀狠毒至此忽然作石秀勸宋江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著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鄉民。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

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極寫宋江

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忽然相忘便放出很

熱提著便裝出人心，又賜糧米一石，接連二事，絕不相蒙。頃刻之間，做人兩截，寫宋江內小人而外君子，真是筆筆如鏡。就著鍾離老人為頭給散。老人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

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驛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五十萬石。收足出軍本願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閏樂和顧大嫂。並救出七個好漢。孫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馬分作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鵬李應。恰纔將息得箭創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祝家莊消息。知已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壯漢到莊。突如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著手。爲避罪計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著孔目。奇下首一個押番。奇幾個虞候。奇偕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奇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段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妙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杜主管杜興。又突如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妙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拏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腳不離地解來。奇絕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沖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奇絕林沖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奇絕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下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奇絕宋江喝叫趕上。奇絕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個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奇絕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奇絕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奇絕而後却又要無痕跡。奇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是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未遲。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

何回得來。筆下憂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擂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

都上到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

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

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那裏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

馬隊隊上山來。妙絕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

後又有兩個巡檢。引著四個都頭。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札家私。又補出一番奇事把我們好好地教上車子。將家裏

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拏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中決絕一句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

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

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

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檢。并那知

府過來相見。妙那扮知府的是蕭讓。妙扮巡檢的兩個是戴宗楊林。妙扮孔目的是裴宣。妙扮虞侯的是金大堅侯

健。妙又叫喚那四個都頭。却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妙李應都看了。目睜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

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閏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

扈三娘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

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來飲宴。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

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文情如瀑布千尺當頭掛落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個女兒。招你爲婿。明是一丈青矣

真是靈心利筆處處引入入勝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著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是

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

是個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三字聯合爲之一笑。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

人皆喜。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裏。有個鄆城縣人在那裏。耶誰要來見頭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恩讎不辨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插翅虎柳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此篇爲朱雷二人合傳。前半忽作香致之調。後半別成跳脫之筆。真是才子腕下。無所不有。

寫雷橫孝母。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活畫出一個孝子。寫朱仝不肯做强盜。亦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腸。笑宋江傳中。越說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顯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節。愛身體。越見其以做强盜爲性命也。人云甯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筆。信哉。

景之奇幻者。鏡中看鏡。情之奇幻者。夢中圓夢。文之奇幻者。評話中說評話。如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真對妙景。焚妙香。運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落妙紙。成此妙裁也。雖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江濤柱連食。當復口臭。何今之弄筆小兒。學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雙漸趕蘇卿。妙絕處。正在只標題目。便使後人讀之。如水中花影。簾裏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當時真盡說出。亦復何味耶。

雷橫母曰。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著這個孩兒。此一語。字字自說母之愛兒。却字字說出兒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際。大都百無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與之食。則得食。子不與之食。則不得食者也。子與之衣服錢物。則可以至人之前。子不與之衣服錢物。則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睜睜地只看孩兒。真如初生小兒。眼睜睜地只看母乳。豈曰求報。亦其勢則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見其垂首向壁。不來眼睜睜地看其孩兒者。無他。眼睜睜看一日而不應。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又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終又不應。是其心夫而後永自決絕。誓於此生不復來看。何者。爲其無益也。今

雷橫獨令其母眼睜睜地無日不看。然則其日日之承伺顏色奉接意思爲何如哉。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雷橫之母亦曰。若是這個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聲。讀之如聞夜猿矣。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衆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衆人見了。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

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晁蓋直性人。至今未見雷橫好處。又獨問朱全。寫得性情都有。然其實借此一筆爲下作引也。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先放在此。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

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寫雷橫大孝。反顯宋江不端。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妙筆。亦先放此一筆。以見下文勾欄中不是無。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一番人馬。

包金銀下山。錢使俗子不知。遂爲雷橫食指跳動也。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一番人馬。必換一番調遣。此忽將雷橫上山插。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啟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放未及調遣之前。有雲斷月出之妙。何至晁蓋不及與聞。筆寫宋。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無吳用公然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江咄咄之色。令我更不欲讀。再令時遷去幫助石

竟。是宋江獨說只三。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著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新人舊職。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字寫盡咄咄之色。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著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新人舊職。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北山新店。樂和去幫助朱貴。○東山舊店。天壽。○南山新店。○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

店內設兩個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番番調遣。必先申之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王矮虎舊於鴨嘴。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個守把。店。○舊人舊職。○鴨嘴灘小寨。鄒淵鄒閏叔姪兩個守把。○新人舊職。○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

領馬軍。下寨守護。新入舊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山前三座大關舊令杜遷總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宋萬舊於

寨。舊入舊職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舊入新職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舊入新職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新入舊職未打李應

杜興。蔣敬。總管山寨糧金帛。蔣敬舊人舊職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陶宗旺舊人舊職侯健。專管監造

衣袍鎧甲旌旗戰襖。舊職朱富。朱清。提調筵宴。朱富舊收錢糧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穆春舊管錢糧蕭讓。金大。堅掌

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舊職表宜。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新入舊職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

大寨八面安歇。呂方郭盛皆住忠義耳房馬麟舊管戰船白勝金沙灘下寨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軍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左軍林冲

戴宗。居於山右寨內。右軍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前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後軍楊雄。石秀。守護聚議廳兩

廊。新入舊職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每每一番大發放後便有一篇再

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提綱更換些衣服。齋了回文。逕投縣裏

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

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子雷橫答道。我却纔前

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法字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

子來參都頭。反借此句顯出雷橫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法字或是

戲舞。技藝或是吹彈。技藝或是一般歌唱。說得耳熱脚癢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稱述一句都頭如何不去睜一睜。一句端的

是好個粉頭。又自家贊賞一句聲聲口雷橫聽了。又遇心閒。亦已先伏後文無錢之故矣。便和那李小二逕到勾欄裏來看。只

見門首挂著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著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法字寫一位坐了。便生出事來看戲臺上。却

做笑樂院本。法字那李小二人叢裏撒了雷橫。自出外面起碗頭腦去了。李小二既已引入便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

裹著磕腦兒頭巾。穿著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縲。擎把扇子上來開科。法字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

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其實妙語。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法參拜四方。

好拈起羅棒如撒豆般點動。二〇好看拍下一聲界方。三〇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場
詩只是尋常喚世語耳却偏直實入雷橫雙耳真是絕妙之筆。第一句。人生衣食真難事。四句並不聊實聊實而入妙者彼固以四句聯
言子望母第二句言母念子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識之能不淚下也。第二句。入雷橫耳第三句。刺入合棚眾人耳。到第四句。忽然轉到自家身上。顯出與知縣相好。只四句詩。便將一
盡世界又不及鴛鴦處處飛。回情事羅撒出來。才子妙筆。有一無兩。俗本失此一段。可謂食蚌蟾乃棄其整矣。此書每每插詩。歌如五臺
李裏瓦官李前黃泥岡上。雷橫聽了。喝聲采。要知雷橫喝采是動心前二句不是感傷後二句。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
鴛鴦樓下皆妙不可言。雷橫道。我未見其書。只是題。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極詳處
極省。合棚價眾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格頭。字法。這白玉喬按揭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
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如畫。這一回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字法。院本既畢。又先說是交鼓院本。便令合棚眾人
法。白秀英擎起盤子。指著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字法。院本既畢。又先說是交鼓院本。便令合棚眾人
下却偏是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如畫。白秀英托著盤子。先到雷橫面前。一座絕倒。雷橫便去
故妙不可言。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如畫。白秀英托著盤子。先到雷橫面前。一座絕倒。雷橫便去

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絕倒。只並無一文。四字費耐。毫無數心血。盡直於山泊下來。時便寫了一句。得了一大包金銀。以表雷橫不同
上文青龍一座。既不夢夢下文。又羞又惱。都有因緣。也若俗手。亦復解寫。並無二時。再寫一句。又值心閒。以表雷橫亦不謂自己身邊並無一文。如此便令
一文四字。何曾少缺一點。一畫而彼此相較。遂如金泥才。真不才。豈計道里哉。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
秀英笑道。不堪。頭醋不釀。二醋薄。乃至以合棚之罪歸之。不官人坐當其位。其不堪。可出個標首。字雷橫通紅了面皮。道
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堪折得不。雷橫道。我賞
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惡毒之甚。正是
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飢。恰好妙對聲聲。白玉喬叫道。法。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罵雷橫妙。只顧問他討
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罵別人却又罵。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
庭時。法。狗頭上生角。不堪之甚。惡毒。衆人齊和起來。不堪。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法。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
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法。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個是本縣雷都頭。定不可少。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

雷橫道。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見
混成句無毒不可言。雷橫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見

雷橫道。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見
雷橫道。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見

雷橫道。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見
雷橫道。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見

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闌盡散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

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當驚處處飛那花娘。字法○李賀詩有花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到

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攙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好知縣聽了大怒道。好貨快寫狀來。這個喚做枕邊靈。法句便

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

在縣內。撒嬌撒痴。不絲知縣不行。一路都寫花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

押出去號令示衆。第一段責枷○逐段詳寫以表雷橫那婆娘要逞好手。寫花娘有又去知縣行說了。定等把雷橫號令在勾

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號令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

的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寫花娘有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

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

我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

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第三段人鬧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鴉鳥

老羊羸瘦之言又驗矣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嗽出

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

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著被

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

一頭罵一頭先解緝扒妙筆便放活雷橫手。腳生出汗。情事來也。一頭口裏罵道。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案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

茶坊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著罵道。你這千人驕。萬人厭。亂人

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第四段婆婆

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

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第五段毒打○凡用五這雷橫已是銜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與前喝采

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徒以有

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閒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著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

可憐見我這個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不是朱全包辦亦剛收住老娘小人自

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絕

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囚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

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曲曲折折朱全引了十數個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

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寫來令人感激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

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

本此處增雷橫

大孝的人句

絕世妙文絕世奇文讀之乃覺陳情表不及其沉

情表不及沈痛

極寫其難

以表失全

美髯生平

一片之心

老娘不必掛念

那婆婆拜謝去了

朱全尋思了一日

沒做道理救

他處

解上濟州

約行了十數里地

見個酒店

朱全道

專記在心者

我等衆人

就此喫兩碗酒去

衆人都到店裏喫酒

朱全獨自帶過

雷橫

只做水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雷橫

擯在草裏。細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全故意延遲了

半晌。料著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雷橫爲母朱全爲友寫得一慷慨。雷橫招承並無難色。徒以有老母在。朱全情願甘罪無辭。徒無辭以吾友有老母在也。兩句合來不過一數字。而其勢遂欲與史公游俠諸傳分席爭雄。洵奇事也。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

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繇。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著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個防送公

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齋發了兩個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陸廳。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

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

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下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裏。句句寫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句句寫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

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句句寫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甫寫完母子恩愛。又接出父子恩愛。來奇文妙筆。是斷。母無不愛之子。而連似連仍斷作者命意之妙。當於筆墨之外尋之。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要抱是第一段看他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

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不要別人抱。只要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寫知府愛惜朱全。固也。此却寫到珍護茂先。不復御被靈運。臨刑猶施維摩。此皆自有髯自惜之。而此知府乃獨至於惜人之髯。真寫出名士風流也。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耍。知府教他去耍。是第四段。看小衙內去。府前閒走。要一回來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要一回來了。段看他文情漸漸生來。朱全抱

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要一回來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要一回來了。段看他文情漸漸生來。朱全抱

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要一回來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要一回來了。段看他文情漸漸生來。朱全抱

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裏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句句寫朱全裏道。微

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著銀瓶果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此後文傳送衙內早晚無禁。皆細心安頓之筆也。知府道。早晚孩兒要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知府教可自抱是第五段朱全

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為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用齊筆敘袍要費。已慣是第六段。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孟蘭盆大齋之日。於閒筆點染處忽然又將權大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嫻子叫道。行專為此句耳。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

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寫來可愛便活有一坵在肩膀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著小衙內。遠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闌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喫了一驚。筆勢亦跳脫而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在這裏坐。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

扯朱全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著。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筆筆跳脫而朱全忙慌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

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不答寒暄直說來意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著。請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更不商量筆朱全聽罷。半晌答

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看他半晌答應不得。却失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他自我自明畫之極心直口快。乃有此話。宋江一生

亦說。不出。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真正說得做強盜。是未等事。口齒。我自為他配在這裏。天可

不說。不出。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真正說得做強盜。是未等事。口齒。我自為他配在這裏。天可

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明畫之極不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

他自我兩段下便急接請回句。寫出美舞一片冰心泱泱絕絕也。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糾

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有誤。朱全道。兄弟。上一段與吳用說此你是甚麼言語。寫得駭疾之極

者妙。你不想。我為你母老家寒上。說出母老家寒四字真正仁人放了你去。今日你倒來陷我為不義。斬釘截鐵天地鑒

絕。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突然而來警然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無半語周

絕。旋妙。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令人喫驚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跳脫

多管是我帶來的兩個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耍處。若

這個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上文雷橫娘云若這個孩兒有些好歹老母的性命也便休了此忽云若這個

全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掣住雷橫。吳用三個離了地藏寺。徑出城外。跳脫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

在那裏。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個伴

當是個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

黑旋风。令人喫驚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

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裏。筆筆作奇鬼擲人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個喏道。拜

揖。寫一個慌忙一個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裏。無絕倒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逵指著頭上道。小衙內頭

鬚兒却在我頭上。鬚忙者忙極頑者頑極令我失笑不已朱全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拏些麻藥抹在

口裏。直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全乘著月色。明瞭。逕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

朱全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已死在那裏。讀至此句失聲一歎者寢也此朱全心下大怒。奔出林子來。早

不見了三個人。鬼之狀四下裏望時。只見黑旋风遠遠地拍著雙斧叫道。來來來。來來來。筆筆作奇鬼之狀朱全性起。奮不

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鬼之狀背後朱全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

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筆筆作奇鬼弄人之狀。跳脫不可言。俗本此處又增一句。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

趕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走。慢慢行。不趕不走。三句寫得墨氣淋漓。却是極省之筆。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竟得奇鬼身分。讀書須要留心如此。篇但能留心記。裏去了。得美聲所配州名。則此座大莊院便不喫他一驚也。朱全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全直趕入莊院

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著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不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

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鬼沒神出讀之又驚又。喜筆墨之事。遂乃至此。那人是誰。頓一。正是小旋風柴進。跳脫而出。此篇另用一撥筆法。讀之有野樹

問道。兀的是誰。朱全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照日。八字妙文畫出。孫別處移用不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

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字對下讀之。不說出李逵二。殺了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

力捉拏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取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小旋風便是。亦不說姓柴。名進。不見

黑旋風却見小旋風無端自成。關鎖。朱全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道。上下句連此五。字乃夾句也。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

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隨著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小旋

風。妙。文情只如小。鳥關口一接一妙。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

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聞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

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

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竟說明奇絕。此。回都不用婉語。寫得真有鬼。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句。雷兄。句。如何不出來陪話。此篇真另是一樣。機杼筆筆不猶人。只

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神出沒之狀。望著朱全便拜。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

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全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柴進一力相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

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奇妙。唱個大喏。却不拜只。朱全見了。心頭一把

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個。苦死勸住。朱全道。若要我

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奇。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全說出這件

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動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朱全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全欲殺李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熱鑪。趁作煎餅。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不爲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於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偕大家私之人。而既已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尙少。年尙少而智略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室則來求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壓衆心。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未立。內有帷薄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人即使蚤知禍患。而欲斂足不往。亦不可得也。

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殷直閣又倚仗姊夫高廉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甚哉。夫高俅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僅其一也。若高俅之勢要。其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而每一高廉。豈僅僅一般直閣而已乎。如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黨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甯字乎哉。嗚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於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縱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爲高俅也。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肯爲美髯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捏撮一片好話。逐句斷結。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菴。何難爲江擬作一段聯貫通。

暢之語。而必故爲如是云云者。凡以深著宋江之窮凶極惡。乃致敢於欺純是赤子之李逵。爲稗史之禱杌也。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家莊。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惡。能以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爲也。何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蓋。晁蓋不去。則功歸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爲副。衆人悉聽晁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爲帥。衆人悉聽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凶極惡。爲稗史之禱杌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於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擲之戲耳。而今耐菴偏若不得不出於此者。蓋爲欲破高廉。斯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學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敍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爲難於搭救柴進。正以便於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便連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玄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菴亦可不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等處。提出天書。而天書又會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則宋江之所謂玄女可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日終日看習天書。此又曰用心記了咒語。豈有終日看習。而今始記咒語者。明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之記咒又詐也。前曰可與天機星同觀。此忽曰軍師放心。我自法。豈有終日兩人看習。而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之并非獨記也。著宋江之惡。至於如此。真出篝火狐鳴下倍蓰矣。

話說當下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奇談駭事○文章妙處全在脫卸如神鬼搬運全無蹤迹爲絕技也。只如上面已賺得朱仝則其文已畢入此回正是失陷柴進之正傳。今看他更別起事端而便留李逵做一關。觀之又更借朱仝怨氣順手帶下。遂令讀者深歎美髯之忠而竟不知耐菴之巧真乃文壇中拔起幟立赤幟之材也。○每見讀此文者誤認尙是前回餘文。

小說之不能謂而欲識天下奇書其誰欺欺小衙內乎 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于我屁事將令與屁合作一句李奇談駭事○總之是耐菴要立意脫句朱全怒發

又要和李逵厮併三個又勸住了朱全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到下文非美言立意要死併李逵也柴進道

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個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哥在我這裏便了看他文章過接奇絕處如星移電掣警然使去不令他人留目你們三個自上山去以滿

晁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拏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

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個臨晚辭了

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

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每於事前先運一線如游絲惹花將迎復脫妙不可言待半年三個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此一句極似承上文

請柴大官人入夥此一句極似無來感突然語然却是正筆○只此三個月自上山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全隨

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細三個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

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

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全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

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兄長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朱全便問道見在何處宋

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全大喜宋江著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處見了一家老

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齋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來拜謝了衆

人宋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雖然將朱雷一結令兩龍齊來入穴看他何等筆力○開中忽大書宋江便請四字見宋江之無異蓋也又大書山頂下寨四字見宋江之多樹援也一筆一削遂擬春秋豈意神官有此奇事一面

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

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驚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

便行開公文諸處緝捕捉拏朱全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

獲筆墨周緻又不在話下畢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開殺鐵牛忽一日輕輕三字生出後見一個人齋一封書

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著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須知欲插入真是妙筆活而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個叔叔柴皇城不得但讀描畫李逵如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

道大哥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以事論之謂是旁文以文論之却是正如何事煩耐惹妙筆莫只看李逵妙人也柴進

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

內柴進自選入臥房裏來看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既已無兒無女矣乃其妻又是繼出來勸柴進道大

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家破人亡之時只有婦人哭男子勸之理豈有男子哭婦人反勸之理哉分明寫出皇城中又

事而讓文又烏得不難也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固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語下直取而殺之可也

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為一部書並不正寫高俅一筆而高俅之惡實於帶將一個妻

勇般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勢要又在這裏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

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無所不為猶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

猶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

縱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

頃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

弟奪人妻女此書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

妻女而欲誣誅林冲此書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

良的三二十人選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寫得赫赫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求住寫得赫赫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

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敢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裏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

扉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

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嬭放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

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先領一句在此者非表丹書鐵券之未來也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本言便告到官府也

不怕他却於官府二字下疊出今上御前四字以表
丹書鐵券之老大足恃而不謂後文之殊不然也

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得是。柴進看視

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從人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忽然提出道理二字令奸臣一嚇我有

大斧在這裏。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粗鹵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

放著有護持聖旨。這裏指高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指道君也。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然則他之爲他其大何如哉。○只知道這裏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邊之有

高俅。放著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快論我只是前打後商量。哥生平亦是

何哉。放著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快論我只是前打後商量。哥生平亦是

作一大篇題目不得。那厮若還去告狀。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亦是下文一大篇題目不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併。見

面不得。本爲要留李逵生出事來。故上文寫作朱仝怒發耳。今偏倒潤此筆。以自掩其筆墨之跡。每如此。這裏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

這廝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著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

喝道。你將出來我看。好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

不怕。又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張著。全是嫉媚毒無粗齒妙人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

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何等快便何等條直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寫得被李逵手

起。早打倒五六個。一閃都走了。却再拏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裏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早已打

死在地。只是一頓打却作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

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至性人語。純是一團道理。胸中方說得出。此八個字來。怪不得他

聽語柴進道。我自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

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槍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

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殺了他的舅子殷天錫。

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拏人來。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堦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

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

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

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個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

故縱他逃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悞打

死人。非干我事。放著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裏。好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

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

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自把棺木殮殮。不在話下。這般夫人要與兄弟報讎。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

中受苦却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逵須知此只是既已一時借作波折便不得不與之收拾完繳所謂情生文又生情予不得已也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全陶中自有一場大禍且未及說而見人要斷殺便且與之斷殺妙人之妙如此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

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願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李逵睜著

怪眼叫將起來有時要他死亦肯有時要他陪話亦不肯真是第一妙人說道他直恁般做待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自是李逵心口如一語他又不會有半

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此語與下語不連雖是軍師嚴令語又不連論齒序他也是你

哥哥語又不連且看我一面與他伏個禮看他句我却自拜你便了灣曲曲一句一換直換到何句不得不令李逵心肯蓋宋江權

達心服而必放爲如此風曲斷續之辭此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術乃至忍於欺衛當面轉變而出耐菴何難爲宋江作一片理直氣暢語足使李

天性一直之李逵而又敢於李逵面前明明變換以欺之所謂深惡痛絕之筆也李逵喫宋江央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

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服宋江畢竟不是心服妙筆李逵喫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全兩拜朱全方纔消

了這口氣學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個和解補寫晁蓋正李逵說起方纔說起雖文勢不得不柴大官人因去

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

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未審虛實輕動大軍

延時日又不可忽然斜插一句有意無意便似恰好湊著者巧心妙筆獨我能知之耳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裏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

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裏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反作一註註開去以自掩其筆墨之跡妙絕每每有一段事前文不能及

時不得不生出此一法以自敘其兩難之筆謂之隨手撮出例並非補敘之一例也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看他何等迅疾看

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裏去打聽只見滿

城人傳說般夫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個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繯綫下在牢裏柴皇城一

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個黑厮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

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妙人妙語正以不可解爲奇晁蓋道柴

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寫宋江自到山寨便執禁晁蓋不許轉動。而又每以好語遮飾之權詐可畏如畫。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

小人物稠穰。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第一員便點林冲陡然提出五嶽樓下故事。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鱗

白勝十二個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

石秀十個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梁山泊

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

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著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

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

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輕輕添出四字便就柴進傳中收回公孫勝來可謂文心梯接而上不得認真謂當時真有其人也一個個

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奇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

官。週迴排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却說林冲花榮秦明總出三人引領五

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別出二人又別出二

便單軍護出林冲一個頭來。爲五嶽樓下學此等筆法帶同十個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自

神廟裏無數大書一齊吐氣也。○作書樓下學此等筆法帶同十個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自

嶽樓下忍此一口氣。節堂前再忍一口氣。草場外再忍一口氣。乃至水泊裏再忍一口氣。直到此一處方乃一齊發作快文亦快事也。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姓高的賊所包甚廣俗本訛高廉把馬一縱。引

著三十餘個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著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

這個害民強盜。罵高廉只此一句下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對高廉罵高俅各人心中自有怨毒妙絕

○柴進傳中忽爲林冲傳作結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矣。○此等意思。又確是林武師宋江不爾武松不爾魯達不爾李逵不爾石秀近之矣。而猶不爾。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

裏轉出一個統制官。姓干名直。拍馬輪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奔干直。兩個戰不五合。干直却被林冲心窩裏一

蛇矛刺著。翻筋斗擲下馬去。小喜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讐。軍官隊裏又轉出一個統制官。姓溫。雙名文

寶使一條長槍。騎一匹黃驃馬。響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奔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

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温文寶。兩個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個門戶。讓他槍搦進來。

手起棍落。把温文寶削去半個天靈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小喜兩陣軍相對。齊聲吶喊。高廉見連折二

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八字耐菴撰之。於前諸小說家用之。於後至今。已成爛熟套語。乃讓之便似活畫。出一位法官字字有身分。有感。

勢有響聲有稜角。始信前人描畫之工也。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沙走石。撼地搖天。括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

林冲秦明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攙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

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

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先將兩番大喜作一波折然後轉出。一番大敗來看他處處不作直筆。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

裏安下。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著。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

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忽然又作一折。宋江

大喜。用心記了咒語。并祕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擂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

馬。并三百神兵。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卓旗。如吳學究道。

那陣內卓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

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牌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重賞。兩軍喊

聲起處。高廉馬鞍轡上。掛著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先插在前手裏。拏著寶劍。出到陣前。宋江指著高廉罵道。昨

夜我不會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

汚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

捏訣。右手把劍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小喜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

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又是

大敗却於其前亦先作一波折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可知天書非玄女所授衆頭領簇捧著盡都逃命。大小軍校

你我不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

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上。收住人馬。札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頭領都有特

明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是這厮會

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須知此非學究妙算正是耐菴妙算○詳見下批。可先用計隄備。此處只可屯札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

駐札。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楊林白勝於寨中爲下材然却不可使之無所樹立故每於此等事便調遣之耐菴真有宰相之才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

林白勝。引兵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分。只見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同三百餘人。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

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唢哨殺入寨中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林楊白勝吶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

百神兵。各自奔逃。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妙絕○上文吳用只合云那厮會使神師計必須請將公孫勝來則又將如何按住高廉一面耶左思右想陡然算到不如射他一箭然日裏方奪路逃命之際情勢必所不及故又左思右想算出預備劫寨一番此皆良工心苦獨我能知之也○後文又劫寨者蓋言高廉價要劫寨以遮掩此文筆墨之跡切勿爲古人所瞞則釋善讀書人矣。衆軍

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只要一箭足矣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

月光之下。草坡前拗翻射倒。斃得神兵二十餘人。畫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

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

中攝將來的。便寫得一似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去

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斃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了七八個小寨。圍繞大寨。隄備再來劫寨。豈有再來正是耐菴自掩之筆也○後文偏又當真再來劫。於高廉中箭後傳出二令一備再劫一取救兵皆故。意避開取公孫勝一句以自掩其筆墨之跡妙絕。且

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創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寨

一段文字乃正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個高廉。尙且破不得。儻或別添他處軍

此句耳須知之。馬。併力來助。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個人來。柴大官人性命

馬。併力來助。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個人來。柴大官人性命

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吳學究說這個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孫勝

李逵獨劈羅真人

此篇純以科譚成文。是傳中另有一樣筆墨。然在讀者。則必須略其科譚而觀其意思。何則。蓋科譚。文章之惡道也。此傳之間一爲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復爾爾。亦其意思真有甚異於人者也。何也。蓋傳中既有公孫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襯出公孫也。乃今不向此時盛顯其法術。不且虛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顯法術。固甚難矣。不張皇高廉。斯無以張皇公孫也。顧張皇高廉以張皇公孫。而斯兩人者。爭奇鬪異。至於牛蛇神鬼。且將無所不有。斯則與彼西遊諸書。又何以異。此耐菴先生所義不爲也。吾聞文章之家。則有所謂避實取虛之法矣。今來略於破高廉。而詳於取公孫。意者其用此法與。然業已畧於高廉。而詳於公孫。則何不併略公孫。而特詳於公孫之師。蓋所謂避實取虛之法。至是乃爲極盡其變。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見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諢。皆所以襯出真人。襯出真人。正所以襯出公孫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譚之是求。此真東坡所謂士俗不可醫。吾末如之何也。

此篇又處處用對鎖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換。皆惟恐讀者墮落科譚一道去故也。此篇如拍桌濺麪一段。不省說甚一段。皆作者嘔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讀過。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著。却那裏去尋。吳用道。只說蘄州。句有管下多少縣治。句鎮市。句鄉村。句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公孫勝他是個學道的人。必然在個名山大川。洞天真境居住。爲學道人一維。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今番教戴宗可去遠蘄州。管下山川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卽叫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蘄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往。只是得一個做伴的去才好。非院長怕途中寂寞也。耐菴怕文章寂寞也。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

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便走得快了。李逵便道。院長真說得快大哥又接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

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喫素。惡○前並不以此難楊林今忽偏以此難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個有甚難處。起來真是不易。鐵牛

直口直。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般天錫。

却教柴大官人喫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情理俱到剗心剔膽之言聖今番並不許惹事了。不日並不敢而日並不許自

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拜辭宋江并眾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薊州來。走得二三十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

酒喫了走也好。却早來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喫素酒。李逵笑道。看他陪一便喫點肉也。打甚麼緊。只

一句。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晚。且向前尋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個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著一個客

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喫。李逵搬一碗素飯。一碗菜湯。一碗來房裏與戴宗喫。絕妙之筆並不曾寫李逵

笑戴宗道。你如何不喫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喫飯哩。看他說謊戴宗尋思。這厮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喫葷。戴宗自

把菜飯喫了。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立著在那裏亂喫。兩角酒一盤牛肉自不必說妙處乃在亂喫

也。智亂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惡戴宗自去房裏睡了。李逵喫了一回酒。恐怕戴

宗問他。也輕輕的來房裏睡了。輕輕妙李逵亦有輕輕之日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喫了。各分行

李在背上。算還了房宿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趕程途。你先

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個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裏

等我。惡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脚步。渾如駕雲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著他忍一日

餓。戴宗也是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是以那當得耳朶邊有如風雨之聲。

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脚底下如雲催霧趨。神行法奇事偏有李逵怕將起來。李逵亦有怕將

脚。兩條腿那裏收拾得住。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連排飛也似過去。又

不能殼入去買喫。惡惡李逵只得叫爺爺。看他口中叫喚無倫無次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紅日平西。好筆肚裏又飢又渴。越不能殼

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大哥，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李達應道：「哥哥，再叫哥哥如聞其聲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了。」戴宗懷裏摸出幾個炊餅來自喫。極惡。李達叫道：「我不能殼住脚買喫。你與我充飢。」戴宗

道：「兄弟，你立住了與你喫。」極惡。李達伸著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接不著。極惡。李達叫道：「好哥哥，哥哥上又加好字哀且住一

住。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蹊蹊。我的兩條腿也不能殼住。李達道：「阿也。」極惡聲口。我這鳥脚，不絲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

邊奔了去。脚則我之脚也今日不絲我又曰只管自家便若我自脚自脚各不相及也。者如此妙語自非李大哥誰能道之。不要討我性發。把大斧炊下來。以大斧唬嚇自家之脚戴宗道：「只

除是恁般的方好。」極惡。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極惡李達道：「好哥哥，又叫好哥哥哀切之至。」休使道兒更。我砍了腿

下來，把甚麼走回去。寫李大哥偏用又怒戴宗道：「你敢是昨日不依我，今日連我也奔不得住。你自奔去。」李達叫道：「好

爺爺。哥哥二字忽換作爺爺越哀越切。情事如畫。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喫葷。第一戒的是牛肉。若還喫了一塊牛肉，直要奔

一世。方纔得住。惡極○走一世方纔得住亦是妙語實言之正李達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著哥哥，其實偷買五七斤牛

肉喫了。正是怎麼好。的的妙人○就此虛寫戴宗道：「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你這鐵牛，害殺我也。」極惡。李達聽罷，

叫起撞天屈來。妙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達道：「老爺，看他口中無倫無次哀切如畫。你快說來看

我依你。李大哥不能道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喫葷麼？」李達道：「今後但喫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今日已成爛熱

之宛然。新出於口何也。惡賤之句然在此處讓我見哥哥會喫素。喫素又有會不會妙鐵牛却其實煩難。煩難妙却不因此上瞞著哥哥試一試。今後

並不敢了。有並不敢句句妙絕戴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趕上一步，把衣袖去李達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達應聲

立定。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不便收繳李達正待擡脚，那裏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鐵鑄就了的。極惡。李

再叫哥哥

哀切之至

哥哥上又加好字哀

極惡

又叫好哥哥

極惡

極惡

極惡

極惡

極惡

極惡

極惡

極惡

氣道。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的的畫出妙人。不信此脚之意。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燒湯洗了脚。上牀歇息。睡到

五更起來。洗漱罷。喫了飯。還了房錢。兩個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縛兩個。教

你慢行些。李逵道。親爺。昨入店時已叫哥哥此處忽然。重叫親爺活畫出談虎色變來。我不要縛了。不要縛誠是然何計。與神行者相追遂載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

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裏。直等我去薊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慌忙叫

道。你縛你縛。誠乃早知如此。悔不當初矣。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個甲馬。作起神行法。扶著李逵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

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裏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喫了。便行。話休絮繁。兩個用神行法。不旬日

迤邐來薊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個入城來。戴宗扮作主人。李逵扮作僕者。繞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個認

得公孫勝的。兩個自回客店歇了。次日。又去城中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個乞丐道

人。却烏躲在那裏。無親無疏無上無下但不合意便大罵。之三代直道而行我僅見李大哥哥耳。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慙道。你又來了。便不記得你喫

苦語。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耍。的的寫出妙人。與後對鎖作草法。戴宗又埋怨一回。李逵不敢回話。人兩個又來

店裏歇了。次日早起。却又去城外近卽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先逗出老人二字然後轉過麵店。老人來行文亦有步步蓮花之法。便施禮拜問公孫勝

先生家在那裏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前已空過兩日到第三日讀者已料更。空不過却偏要再分上半日作一空也。當日晌午時分。兩個

走得肚飢。路傍邊見一個素麵店。兩個直入來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個空虛。戴宗李逵立在當路。看

如此做出機會來。如此做出機會來。曲筆妙筆非人所能也。過賣問道。客官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只是輕輕的落出一。筒絕不見斧削之迹。戴宗見個老丈獨自一個占著一

副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個喏。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個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個。你喫三

個。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個來。我都包辦。本欲便寫拍桌灑汗開出機會。然又恐突然便拍不惟無。此篇寫李逵亦無此篇文章也。今先寫肚飢作第一段。過賣見了也笑。等

了半日。不見把麵來。寫等久作。寫單撮一個作第四段。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寫都搬進去作第三段。其實不堪不得不拍。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見過賣却搬一

個熱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寫單撮一個作第四段。一發不堪不得不拍。那分麵却熱。老兒低著頭伏桌兒喫。灑汁作註看他筆法安頓之妙。李逵性急。叫一聲過賣買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

筆

那分麵却熱。老兒低著頭伏桌兒喫。灑汁作註看他筆法安頓之妙。李逵性急。叫一聲過賣買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

筆

日。把那桌子只一拍。先有上五段遂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麪？」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老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老丈一分麪。」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喫了麪，回去聽講，不用戴宗開言，訪問妙絕。」好山名遲時，誤了程途。戴宗問道：「老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甚麼。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荊州管下九宮縣。」好縣名二仙山人氏。名山

勝也。在那裏，便問老人道：「老丈貴莊，曾有個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得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只有個老母在堂。」著這個先生一向雲遊在外。著此時喚做公孫一清。著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為前一遭及昨一日尋不著注破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又拜問老丈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

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攛麪來喫，和那老人一同喫了。若此處又必分表戴宗喫一個李逵喫五個豈不是呆鳥算還麪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老丈先行。」不令先行少開如何鎖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個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個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

早來到二仙山下，見個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個山，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山居如畫先問居次，問兩個抹過山，嚮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牆，牆外一座小小石橋。山居如畫一村姑一石橋一果籃寫來真令人想殺山居也。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不知忙到何時方了，閒者又不知閒到何時方了，令我一歎也。」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多處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房門上懸挂一個蘆簾。山居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老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會遠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無緊要尚回不在家安有緊要反望其出來耶？戴宗徒知緊要之緊，要而不知世上之所謂緊要乃山中之所謂扯淡，真可笑亦可哀也。求見一面。

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著你。是以院長必須得，是一個做伴同來也。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內，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好却不

得傷犯他老母。又一個做伴同來也。好我來喝住，你便罷。又好，未放火先算收火。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膀下。數日悶人一時，鬆魂寫得活畫。入

得門裏，大叫一聲，著個出來。四字絕倒，深山學道人家，曾未嘗聞此聲，真非李大哥哥道不出也。明知學道之家，定無餘人，而云著個。婆婆

慌忙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著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風。我嘗笑世間出，將來相之人，其

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又大叫一聲，早早出來。妙人，妙人，妙人。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裏不是公孫勝家。

自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教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妙人，妙人，妙人。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

壁。妙人，妙人，妙人。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不叫我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拏起斧來便砍。妙人，妙人，妙人。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

孫勝從裏面奔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只見一個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嚇倒老母？又一個只見，看他用兩只眼，便知

戴宗連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個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妙人，妙人，妙人。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寫公孫勝好

要跪問其母不已，埋怨李逵不已矣。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下。寫公孫勝好，勝好。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哥哥下山

之後，小可先來薊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夥兄弟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

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遶遍薊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麪

店中，得個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那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來。這個太

莽了些，望乞恕罪。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哥哥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

道。只開口二字，已不肯去矣。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侍，孝二乃

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真師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哥

哥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實礙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

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個喫了一回。戴宗又苦

苦哀告道。若是哥哥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

肯容許。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敢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亦先逗出戴宗道。公明在彼一

日。如度一年。煩請哥哥便問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

時分。日短夜長。容易得晚。問到半山裏。却早紅輪西墜。不惟寫景亦已觀定夜半矣。松陰裏面一條小路。山居如畫。直到羅真人觀前。見

有硃紅牌額。上寫著紫虛觀三個金字。三人來到觀前。著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

個童子。童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引著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

值真人朝真纔罷。坐在雲牀上。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自見宋公明幾為天下之人

谷之處又有如是之人。物乎寫戴宗慌忙下拜。蓋戴宗於是乎恍然自失矣。李逵只管光著眼看。有戴宗不可無李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

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為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

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一清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

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閒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不因此一跌安得生出下文絕奇文字

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連晚妙為下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妙筆妙筆設無此一曲則竟

夜耶才子作文真乃心到手到非他人之所知也。老仙先生四字是養牛胸中忽然杜撰出來之文字字出人意外又字字在人眼前妙絕妙絕令我絕倒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做聲。

今我絕倒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個走了許多路程。我又喫了若干苦。其

受創之深。尋見了。却放出這個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賊道直撞下

山來。於事則先有此語而後有半夜之事於文則先有半夜之事戴宗聽著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

般說一聲兒要。與前對韻 作章法三個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戴宗和公孫勝喫了。李逵却只呆想。不喫。牛肉

了安置。收拾行李。和李逵來淨室裏睡。這李逵那裏睡得著。胸中既有連累柴大官人一事。耳中又有必捉公明哥哥一句。真是如何睡得著。寫李逵忠孝過人。令人感泣。接到五更左

側。輕輕地爬將起來。聽那戴宗時。正夠夠的睡熟。妙自己尋思道。又有尋思兩遍之日。都是妙人奇筆。却不是千鳥氣麼。你

原是山寨裏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快論我本待一斧砍了。出口鳥氣。不爭殺了他。却又請那個去救俺哥哥。是李

思語。又尋思道。設使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極快極確。我只是忍不得了。妙妙只是忍不得。一似李

殺了那個老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去。快論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輕輕的開了房門。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

乘著星月朗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牆。喜不甚高。李逵騰地跳將過去。開

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裏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聽隔窗有人念誦什麼經號之聲。不肯得這般鳥做聲。妙絕。俗本作玉樞寶

也。李逵爬上來。擗破紙窗。張時。李逵又有擗破窗張見羅真人獨自一個坐在日間。這件東西上。雲牀也乃自戴宗眼中寫

妙絕。俗本訛。面前桌兒上。煙煨煨地。香也。却從李逵眼中寫成四字。用筆之妙兩枝蠟燭。點得通亮。李逵道。這賊道却不是

牛

肉

是

李

是

李

李

李

李

李

冷笑如雷。○又好笑又怕神行法咬唇二字活畫出妙人。

三個依舊原路再上山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個童子。

依然妙絕公孫勝問道。真人何

在童子答道。真人坐在雲牀上養性。李逵聽說吃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進去。妙人妙絕○此句至今日亦成

言何也。三個揭起簾子入來看時。三個見羅真人坐在雲牀上中間。奇李逵暗暗想道。昨夜我敢是錯殺了。○我敢是

錯殺你敢是錯認對鎖作章法。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人免難。羅真人道。這黑大漢是

誰。此一問真乃陡然相逼下文却。此一問真乃陡然相逼下文却。誰變出這事。文情轉變令人不測。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

一遭。真人無假戴宗拜謝對李逵說了。五字妙緊照上文不省鳥做李逵尋思。那厮知道我殺他。却又鳥說。偏奸猾只見

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人謝了戴宗尋思。李逵尋思戴宗尋思總寫真人這羅真人又強似我

的神行法。涉筆真人喚道。重取三個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殺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

道。都跟我來。三個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先取一個紅手帕鋪在石上。道。一清可登。公孫勝雙脚踏在上面。羅真

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便爲擔高羅真人

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個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

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席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寫得如畫○愛神行則愛羅真人却把一個白手帕鋪在

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耍。若跌下來。好個大疙瘩。偏奸猾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

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逵叫道。阿也。稚子我的不穩。放我下來。偏奸猾羅真人

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右手。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

尿撒屎。你不著我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妙人妙絕○反以羅真人問道。我自是出家人。不會惱犯了你。你因何

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被殺了。又殺了我一個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與上文對

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個葫蘆。直到此處其心不善。且教你喫些磨難。把手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逵

吹入雲端裏。只見兩個黃巾力士押著李逵耳朵邊。有如風雨之聲。下頭房屋樹木。一似連排曳去的。脚底下如雲

催霧趨。正不知去了多少遠。說得魂不著體。手脚搖動。與前神行法對鎖作章法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却從蘇州府廳屋上骨

碌碌滾將下來。奇文○半天二字是誰量定亦是千古奇文而人人不覺者附記於此衆皆吃驚。馬府尹見了叫道。且拿這廝過來。當下十數個牢子獄卒。把李逵驅至當

面。馬府尹喝道。你這廝是那裏妖人。特來請法師破妖人却反被法師弄做妖人筆顛墨倒妙不可言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李逵吃跌得頭破額裂。

半响說不出話來。絕馬知府道。必然是個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奇文牢子節級將李逵網翻。驅下廳前草地裏。一個

虞候掇一盆狗血。沒頭一淋。又一個提一桶屎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脚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狗血屎。

親做一遍妖人便學得做得破妖人之法明日回去即以此知府之法還破彼知府之妖可也○未見公孫勝作法破高廉先見馬知府作法破李逵筆顛墨倒妙不可言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偏

精妙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個現世的活神仙。從此便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前。早有吏人稟道。這

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今古之事。未

見神仙有如此徒弟。醜語○汝讀千卷之書每聞今古之事曾見神仙如何徒弟即係妖人。牢子與我加力打那廝。衆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

世。二佛涅槃。奇語馬知府喝道。你那廝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換來換去只是李二李二絕倒取一面大枷釘

了。押了大牢裏去。李逵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值日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偏奸猾那

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李逵你端的是甚麼人。李逵道。我是羅真人親隨。值日神

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些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肉來將息我時。我教

你們衆人全家都死。偏奸猾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倒都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吃。戴宗不得而禁之也絕倒之文李逵見他們害

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裏衆人越怕了。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服。細李逵道。若還缺了我酒肉。我便飛

了去。教你們受苦。連日作神行法真令鐵牛瘦了一生深感真人送我樂土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薊州牢裏不題。且說羅真人把上項

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裏事務。戴宗訴說晁

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默然。四字

寫出

其人俗本作禪羅

其言真俗本耳。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與前對鎖作孽法俗本悉無真

恨。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饒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諛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此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而其文拉雜無辨一見戴宗心慌口亂一見李逵讚歎不已也因此

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個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於真人口中輕輕先逗出兩座星辰名字為第七十回通氣為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甚矣作業可畏而神官之勸戒

也。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松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躬身稟覆我師有何法旨。此回純是此等文字蓋筆墨亦有氣類也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應諾去了。約有半個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

這兩日在那裏？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親爺爺鐵牛不敢了也。忽然移過親爺爺三字來妙人妙不可言羅真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你是我的親爺，却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與前對鎖作章法戴宗道：你正去那裏走了這幾日？戴宗只道是走妙絕○半日只寫李逵可謂冷殺戴宗矣故如又強似我神行法你去那裏走幾日之句皆筆筆相顧之法也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裏，從

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拏住。那個烏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細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屎尿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將，從天上落下來，只喫我說道：羅真人的親隨，值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二三日，必來取我。雖然喫了一頓棍棒，却也許得些酒肉喫。那厮們懼

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喫。真有此開樂不思蜀之意只見半空裏跳下這個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捉到這裏。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自好哥老爺親爺以至活佛不倫不次信口而出妙人妙絕○稱道士是佛絕倒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妙人妙絕。戴

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得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為汝大義為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

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與前對鎖作孽法俗本悉無真

恨。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饒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諛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此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而其文拉雜無辨一見戴宗心慌口亂一見李逵讚歎不已也因此

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個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於真人口中輕輕先逗出兩座星辰名字為第七十回通氣為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甚矣作業可畏而神官之勸戒

也。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松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躬身稟覆我師有何法旨。此回純是此等文字蓋筆墨亦有氣類也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應諾去了。約有半個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

這兩日在那裏？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親爺爺鐵牛不敢了也。忽然移過親爺爺三字來妙人妙不可言羅真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你是我的親爺，却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與前對鎖作章法戴宗道：你正去那裏走了這幾日？戴宗只道是走妙絕○半日只寫李逵可謂冷殺戴宗矣故如又強似我神行法你去那裏走幾日之句皆筆筆相顧之法也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裏，從

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拏住。那個烏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細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屎尿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將，從天上落下來，只喫我說道：羅真人的親隨，值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二三日，必來取我。雖然喫了一頓棍棒，却也許得些酒肉喫。那厮們懼

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喫。真有此開樂不思蜀之意只見半空裏跳下這個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捉到這裏。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自好哥老爺親爺以至活佛不倫不次信口而出妙人妙絕○稱道士是佛絕倒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妙人妙絕。戴

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得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為汝大義為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

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與前對鎖作孽法俗本悉無真

前跪聽羅真人指教。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繪圖繡像第五才子書水滸全傳卷四

東都施耐菴撰

吳郡金人瑞聖嘆評釋

第五十三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唐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請得公孫勝後。三人一同趕回。可也。乃戴宗忽然先去者。所以為李逵買棗糕地也。李逵特買棗糕者。所以為結識湯隆地也。李逵結識湯隆者。所以為打造鉤鐮鎗地也。夫打造鉤鐮鎗。以破連環馬也。連環馬之來。固為高廉報仇也。高廉之死。則死於公孫勝也。今公孫勝則猶未去也。公孫勝未去。是高廉未死也。高廉未死。則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高俅不遣呼延。則亦無有所謂連環馬也。無有所謂連環馬。則亦不須所謂鉤鐮鎗也。無有連環馬。不須鉤鐮鎗。則亦不必湯隆也。乃今李逵已預結識也。為結識。故為預買糕也。為買糕。故戴宗亦已預去也。夫文心之曲。至於如此。洵鬼神之所不得測也。

寫公孫神功道法。只是一筆兩筆。不肯出力鋪張。是此書特特過人一籌處。

寫公孫破高廉。高廉若使一陣便了。則不顯公孫。然欲再持一日。又太張高廉。趁前篇劫寨一勢。寫作又來劫寨。因而便掃蕩之。不輕不重。深得其宜矣。

前劫寨是乘勝而來。後劫寨是因敗而至。前後兩番劫寨。以此為其分別。然作者其實以後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筆痕墨迹。如上卷論之詳矣。

此回獨大書林冲戰功者。正是高家清水公案。非浪筆漫書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不其然乎。

李逵朴至人。雖極力寫之。亦須寫不出。乃此書但要寫李逵朴至。便倒寫其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

古詩云。井水知天風。蓋言水在井中。未必知天風也。今兩旋風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當時高江擾亂之惡。至於無處不至也。

卷末描畫御賜踢雪烏騮。只三四句。却用兩那馬句。讀之。遂抵一篇妙絕馬賦。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却與高廉一般。吾今特授與汝五雷天心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獨此母不入山泊。為一部書之所無。汝本上應天開星數。以此暫容汝去。一遭。切須專持從前學道之心。休被人欲搖動。悞了自己脚跟。下大事。其言使人識之。生懼不枉是一代真人。此數句便是五雷天心正法。何處更有別法。公孫勝

跪授了訣法。便和戴宗李逵拜辭了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寶劍二口。并鐵冠道衣等物。了當拜辭老母。離山上路。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好又顯事。意。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却得再

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吾亦趨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伺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我如何輕慢了他。餘波。戴宗拴上甲馬。作起神行法來。預先去了。却說公孫

勝和李逵兩個。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伏伺公孫勝。那裏敢使性。兩個行了三日。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煙。公孫勝道。這兩日於路走得困倦。買碗素酒。素麪。喫了行。李逵道。也好。也。好者。儻好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却見驛道傍邊一個小酒店。兩個入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

上首。李逵解了腰包。單寫李逵解包便顯。待先生如此其敬也。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喫。公孫勝道。你這裏有甚素點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棗糕賣。李逵道。我去買些來。迤邐生。便去包內取了銅

錢。逕投市鎮上來。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好氣力。奇文駭事。李大哥耳邊忽然有此三字。雖欲不生出事來。不可得也。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個大漢。把鐵瓜鎚在那裏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先看大漢。看得出色。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就李逵眼中寫。出大漢形狀。李逵看那鐵鎚時。看得出色。約有三十來斤。就李逵眼中寫。出鐵鎚斤兩。那漢使得發了一

瓜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衆人喝采。此一行正為上文好氣力三字。李逵見此事。便把棗糕揣在懷裏。便來拏那鐵鎚。妙人。此一拏全從好氣力三字生出來。須知此一拏全是心服大漢氣力真好。非是要顯自己氣力又好。來比落大漢也。下文只上真有二分愛惜也。此一拏正是端詳鐵鎚不。那漢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拏我的鎚。李逵道。你使得甚

麼鳥好。教衆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衆人看。妙人。胸中實實愛惜。只因他出口輕。薄。便亦接口輕薄之真。乃一片天趣。那漢道。我借與你。你

那漢道。我借與你。你

若使不動時。且喫我一頓頸子拳了去。眼光窗口恰是李逵接過瓜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

心頭不跳。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便拜說道。願求哥哥大名。寫大漢意思恰是李逵道。你在那裏住。一邊問名一邊

李逵精細不肯人前泄漏蓋圖便把收卷不肯延挨筆墨也。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個所在。見一把鎖鎖著門。便早寫出無家小無家當來皆

漢把鎚匙開了門。請李逵到裏面坐地。李逵看他屋裏。都是鐵砧鐵鎚火鑪鉗鑿家伙。尋思道。這人必是個打鐵匠。

山寨裏正用得著。何不叫他去入夥。公孫到方纔破高廉高廉死方纔驚太尉怒方纔道呼延呼延至方纔賺徐寧徐寧來方纔用湯

未起乃至并公孫先生亦尙坐在酒店中間而鐵匠李逵又道。漢子。你這個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

延安府知寨官。因為打鐵上。遭際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敍用。近年父親在任亡過。小人貪賭。所好略同流落在江湖

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鎗棒。字法為是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前請公孫遇一豹子

之多也。子何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日

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這裏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個頭領。湯隆道。若得哥哥不棄。肯帶

攜兄弟時。願隨鞭鐙。就拜李逵為兄。李逵認湯隆為弟。一片恩愛與他湯隆道。我又無家人伴當。同哥哥去市鎮上喫

三杯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故作一折李逵道。我有個師父在前面酒店裏。等我買棗糕去喫了。便行。

擔閣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要緊。落草實是出奇之事不得不作一折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

在高唐州界首廝殺。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湯隆道。這個師父是誰。李逵道。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來得迅疾結得

字。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上氈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粗重家伙。跟了李逵直

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要依前回去了。呼延未到先備湯隆可謂亦太早

來夫得一未便用之湯隆却失一急欲用之公孫奇情幻筆非人所知也。李逵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活寫出新得兄公孫勝見說

他是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棗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個一同飲了幾杯酒。喫了棗糕。算還了酒錢。李逵湯

隆各背上包裹。顯待先生如此其敬也。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邐望高唐州來。三個於路三停中。走了兩停多路。那日

早却好迎着戴宗來接。是待公孫公孫勝見了大喜。連忙問道：近日相戰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廝，近日箭瘡平復。陡然

擒縱在手每日引兵來搦戰。哥哥堅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個容易。李逵引著湯隆拜見戴宗，說了備

細。活寫出新得兄弟快活來。四人一處奔高唐州來。離寨五里遠。早有呂方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接著。是待公孫四人都上了

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出寨迎接。是待公孫各施禮罷。擺了接風酒。敘問間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衆頭領亦來作

慶。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等。活寫出新得兄弟分外快活來。○看他如此慇懃之際，只得意自家新得兄弟，全是

所騙。講禮已罷。寨中且做慶賀筵席。上文與公孫作慶已過此次日中軍帳上，宋江吳用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

勝道：主將傳令且著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小弟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

下寨已定。次日五更造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吶喊篩鑼。殺到城

下來。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

橋。將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將校。出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裏花腔鑼鼓。雜彩繡旗。搖宋江

陣門開處。分出十騎馬來。鷹翅般擺開在兩邊。絕妙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冲孫

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個總軍主將。三騎馬出到陣前。絕妙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開處。也有二三十個軍官。簇

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陣前。立馬門旗之下。厲聲喝道：你那水洼草賊。既有心要來廝殺。定要見個輸贏。走的

不是好漢。宋江問一聲：誰人出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槍躍馬。直至垓心。高廉見了。喝問道：誰與我直取此賊

去。那統制官隊裏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輝。使兩口雙刀。騎一匹劣馬。飛出垓心來戰花榮。兩個在陣前鬪了數

合。花榮撥回馬望本陣便走。薛元輝縱馬舞刀。儘力來趕。花榮略帶住了馬。拈弓取箭。紐轉身軀只一箭。把薛元輝

頭重腳輕射下馬去。兩軍齊吶聲喊。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轡前。取下那面聚獸銅牌。把劍去擊那裏。敲

得三下。只見陣兵隊裏捲起一陣黃砂來。罩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怪獸毒蟲。就這黃砂內捲

將出來。衆軍恰待都起。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劍來。松文好色澤指著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

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夥怪獸毒蟲。都就黃砂中亂紛紛墜於陣前。衆軍人看時。却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砂盡皆蕩散不起。此等處看他只略敘不肯極力鋪張。皆特避俗筆也。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

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橋。閉上城門。擗木砲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人數。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卽賞勞三軍。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

打公孫勝對宋江吳用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擊得緊。那厮夜間必來偷營劫寨。日之再戰也。然兩文對立亦便借作章法矣。前劫寨所以爲一箭地也。此又劫寨所以免明。今晚可收軍一處。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這裏虛札寨柵。教衆

將只聽霹靂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兵。傳令已了。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却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謀定之軍。每每如此。看看天色漸晚。衆頭領暗暗分撥開去。四面埋伏已定。却說宋江吳用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

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鐵葫蘆。於內藏著硫黃焰硝煙火藥料。各人俱執鉤刀鐵掃帚。口內都銜蘆硝。劫寨神兵結。東前畧此詳。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高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後却帶三十餘騎奔殺前

來。離寨漸近。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播土揚塵。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葫蘆口上點著。一聲蘆硝齊響。黑氣中間。火光罩身。大刀闊斧。滾入陣裏來。高埠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

刮刺刺起個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起。光燄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起。圍定寨柵。黑處偏見。只恐響敘不。首極力鋪張。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個。都被殺在陣裏。神兵。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奔走回城。背後一枝

軍馬。追趕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趕上。急叫得放下吊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去了。獨寫林冲者。直爲五嶽樓下。白虎堂前山神廟裏吐氣也。高廉進到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吾聞設兵將以保障城池。以奠安百姓也。未聞兵

數年學得法術。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鄰近州府求救。急急修書二封。教去東昌寇州。二處辭此不遠。這兩個知府。都是我哥哥擡舉的人。魂。教星夜起兵來接應。差了兩個帳前統制官。齎擎書信。放開西

門殺將出來。投西奪路去了。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裏可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

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且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闊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為號。城上只望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

亂。好急忙報知。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喊殺連天。衝奔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奔走。好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頭掩殺出去。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

著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好寫得如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手下小温侯。一個古人右手下養仁貴。又一個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

軍馬折其大半。奔走脫得核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妙寫得如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著些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又一個攔住去路。厲

聲高叫我等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又一個看他四面截住便撮出四個古人。真乃以文為戲讀之令人歎絕。極小一篇文字亦必作一章法真是不得不歎絕也兩頭夾攻將來。四面截了去路。高廉只得棄了馬。次了却走上山。那四

下裏部軍一齊趕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高廉妖術不傾住至此又生出一段。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將劍望上一指。只見高廉從

雲中倒撞下來。只是略敘不側首搶過插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雷橫提了首級。都下山來。前獨詳寫林冲一快也。此必大書雷橫者。所以使新來立功也。耐菴筆下。謂遺衆人。不肯草草如此。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中。先傳下將令。休得傷

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衡也。強盜之權衡而文書之者。所以深歎看他寫宋江此來。本是救柴進。却反將救柴進作第二句。將假仁義。彼王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違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不亦怪哉。○陡然翻作第一句。以江之權衡。真有大過人者。為諸盜之魁也。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詩常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

走了。止有三五十個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不見柴大官人一個。千曲百折得破高唐。無不以爲救出柴進。易宋江

心中憂悶。諱到一處監房內。却瞻著柴皇親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著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前補

無為是連日斲殺。未曾取問發落。自註一句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此一跌是初入之時。再一跌是搜遍之後寫得妙絕。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

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藺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補

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補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為見本人是個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補三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補因是連日斲殺。知府不問。小人却恐

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堆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真正奇文。出自意外。宋江

聽了。慌忙著藺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寫枯上面叫時。那得人應。寫枯把

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寫枯井。先為枯井便顯出。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都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

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妙人。一牛忠勇。連累你喫官司。句作結一半。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當報本。惱可畏我若李逵便不復下去。李逵笑道。我下

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自神行法。與虧後處處小心叮囑。又處處好奇欲。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好猜。罵得妙妙於極。不確却

且取一個大篾籬。把索子絡了。接長索頭。紮起一個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擎兩把板斧。坐

在籬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個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籬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著一堆。却是

骸骨。故作嚇人語。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裏。此句寫出井底之黑。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脚處。此句寫井

底裏。底真是李逵把雙斧收放籬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此處寫井底空洞。一摸摸著一個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

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裏見動。又故作嚇人語。妙筆妙筆。入監不見柴進是第一跌。下井摸著骸骨是第二跌。摸

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著叫喚不應是第三跌。此書之妙莫妙於逐步作跌。而俗子但學其科譁以為奇也。把手去摸時。只

上來。却只李逵一個。絕倒我也。妙人妙絕。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裏。先發上來。却再

放籬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蘄州。著了兩道兒。今番休撞第三遍。真是好猜。兩番寫李逵奸猜。忽翻出下文發喊。大

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籬裏。又下井去。偏是他下井偏是他下去。兩偏字字可為失笑。○寫李逵好奇

到得底下。李逵爬將出籬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籬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眾人大喜。先喜

及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眾人甚是悽慘。次悲受苦。寫叫請醫生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

喊大叫。不惟自己要緊亦急。要緊柴大官人也。宋江聽得。急叫把籬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妙人

便不把籬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眾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

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護送用雷橫。李逵一是一新。到効勞一是一完。這果一案。却把

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快活賞謝了藺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并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

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特筆之以愧。常時官軍也。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

稱謝晁宋二公。并眾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每一人上山。牢籠作自己心腹。今此獨書出。自晁蓋豈豈至此。已悟耶。

晁蓋宋江等眾皆大喜。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個頭領。且作慶賀筵席。不在話

下。再說東昌寇州兩處。願風斜渡。又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

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特書高俅。諷皇師報。私怨以深惡之也。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

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陞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

喝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太尉出班奏道。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

倉廩。聚集凶徒惡黨。見在濟州殺害官軍。鬧了江州。無為軍。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倉廩庫藏。盡被擄去。此

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誅勦。他日養成賊勢。難以制伏。伏乞聖斷。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

調兵。前去勦捕。務要掃清水泊。殺盡種類。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復。天子道。卿

若舉用。必無差錯。即令起行。飛捷報功。加官賜賞。高遷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

子孫。單名喚個灼字。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舉保此人。可以征

剿梁山泊。可授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尅日掃清山寨。班師還朝。天子准奏。降下聖旨。著樞密院即便差人

齎勅前往汝甯州。星夜宣取。奉旨調將是第一段。○一路特詳呼延出軍重大。以明是役之驚天動地。非復前文小小捕盜之比。當日朝罷。高太尉就於帥府著樞密院撥一員

軍官。齎聖旨前去宣取。當日起行。限定時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却說呼延灼在汝甯州統軍司坐衙。聽得門人

報道。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宴管待使臣。

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領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甯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

司府前。下馬來見高太尉。未見天子先見。太尉可歎可笑。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甯州宣到呼延灼。見在門外。高太

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見。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天子看見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

顏。就賜賜雪鳥騅一匹。下文將有連環馬一節。文便先向此處生。出雪鳥騅一匹。裝作頭彩。絕妙筆法也。那馬。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雪鳥

騅。先畫其毛。句○二那馬。句○神彩奕奕。日行千里。性○一段奉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兩那馬下又撰一道。聖旨文勢淋漓突兀。呼延灼謝恩已罷。天子賜馬

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既見天子又隨。太尉可歎可笑。商議起軍勦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稟明恩相。小人覷探梁山泊兵麤將廣

馬劣槍長。絕妙好辭。遂。絕妙好辭。遂。不可輕敵小覷。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所保

誰人。可爲前部先鋒。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將。梁山泊大破官軍。且教功名未上。凌煙閣

姓字先標聚義廳。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誰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此回凡三段文字。第一段寫宋江紡車軍。第二段寫呼延連環軍。皆極精神極變動之文。至第三段寫計擒凌

振。却只如兒戲也。所以然者。蓋作者當提筆未下之時。其胸中原只有連環馬軍一段奇思。却因不肯突然便

推出來。故特就連環二字上。顛倒生出紡車二字。先於文前別作一文。使讀者眼光盤旋跳脫。卓策不定了。然

後忽然一變。變出排山倒海異樣陣勢來。今試看其紡車輕。連環重。以輕引重。一也。紡車逐隊。連環一排。以逐

隊引一排。二也。紡車人各自戰。連環一齊礮發。以各自引一齊。三也。紡車忽離忽合。連環鐵環連鎖。以離合引

離合引

離合引

離合引

連鎖四也。紡車前軍戰罷。轉作後軍。連環無前無後。直衝過來。以前轉後。引無前無後。五也。紡車有進有退。連環只進無退。以有進有退。引只進無退。六也。紡車寫人。連環寫馬。以人引馬。七也。蓋如此一段。花團錦簇文字。却只爲連環一陣。做得引子。然後入第二段。正寫本題畢。却又不肯霎然一收便住。又特就馬上生出礮來。做一拖尾。然又惟恐兩大番後。又極力寫礮。便令文字累墜不舉。所以只將閒筆餘墨。寫得有如兒戲相似也。嗚呼。只爲中間一段。變成前後三段。可謂極盡中間一段之致。乃前後二段。只爲中間一段。而每段又各各極盡其致。世人卽欲起而爭彼才子之名。吾知有所斷斷不能也。

前後二段。又各各極盡其致者。如前一段寫紡車軍。每一隊欲去時。必先有後隊接住。一接一卸。譬如鵝翎也。耐菴却又忽然算到第五隊欲去時。必須接出押後十將。此處一露痕跡。便令紡車二字。老大敗闕。故特特於第五隊方接戰時。便寫宋江十將預先已到。以免斷續之咎。固矣。然却又算到何故一篇章法。獨於第五隊中。忽然變換。此處仍露痕跡。畢竟鼯鼠技窮。於是特特又於第四隊方接戰時。便寫第五隊預先早到。以爲之襯。真苦心哉。良工也。

又如前一段寫紡車軍五隊。一隊勝如一隊。固矣。又須看他寫到第四隊。忽然陣上飛出三口刀。旣而一變。變作兩口刀。兩條鞭。旣而又一變。變作三條鞭。越變越奇。越奇越駭。越駭越絕。洵文章之盛觀矣。

後一段。則如晁蓋傳令。且請宋江上山。宋江堅意不肯。讀之。只謂意在滅此朝食耳。却不知正爲凌振放礮作襯。此真絕奇筆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如要寫礮。須另有寫礮法。蓋寫礮之法。在遠不在近。今看他於凌振來時。只是稱歎名色。設立礮架。而礮之威勢。則必於宋江棄寨上關後。猝然聞之。真絕奇筆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寫接連三個礮後。又特自註云。兩個打在水裏。一個打在小寨上者。寫兩個以表水泊之闊。寫一個以表礮勢之猛也。

至於此篇之前之後。別有奇情妙筆。則如將寫連環馬。便先寫一匹御賜烏騾以弔動之。將寫徐甯甲。因先寫若干關領甲仗以弔動之。若干馬。則以一匹馬弔動一副甲。則以若干甲弔動。洵非尋常之機杼也。

話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將軍所保何人可爲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槊。人呼爲百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川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爲天目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何愁狂寇不滅。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著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潁二州。

調取韓滔彭玘火速赴京。保舉將材不旬日間。二將已到京師。逕來殿帥府。參見了太尉。並呼延灼。次日高太尉帶

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操演武藝。看軍了當。太尉看操却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

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在此。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回州。揀選精

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

殿帥憂慮。樞密議兵但恐衣甲未全。以錫雪烏騾弔動連環馬。以關領衣甲弔動徐甯甲。竊妙之文。以一匹馬弔動許多馬。以許多甲

也。只怕懼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

揀衣甲盔刀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甲仗庫關

支。呼延灼選得鐵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鐵頭盔三千頂。長槍二千根。滾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礮鐵

礮五百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個將軍。各賞了金銀段匹。三軍盡關了糧賞。關

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甯州來。於路無話。

便把京師關到衣甲盔刀旗槍鞍馬。并打造連環鐵鎧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三路合軍高太尉差到殿

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太尉犒軍前軍開路韓滔。中軍主將呼延灼。

後軍催督彭紀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奔梁山泊來。浩浩蕩蕩四字寫軍容絕妙好辭抵過無數却說梁山泊遠探報

馬徑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并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

筵宴聽知報道汝甯州雙鞭呼延灼引著軍馬來來征戰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人乃開國功臣河

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

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不是描寫鐵牛正是提清題目言此宋江道你怎去得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

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

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調撥出奇真是以兵為戲亦是以文為戲我親自帶引十個弟兄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仝雷橫穆弘

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好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駕船接應。好却教李逵

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好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第一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山曠野之處列成陣勢

此時雖是冬天却喜和暖。偏是百忙時偏有本事作此閒筆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滔領兵紮下寨柵當

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著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

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

碎屍萬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就性格上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兩

個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

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騾咆哮嘶喊來到陣前。此一合中呼延忽來此段文字本以山泊為主以呼延為賓今看他詳寫山泊諸將紡車般脫換又插寫呼延將軍擲槍來去以一筆兼寫兩家即將遂令兩篇章法一齊俱成妙絕

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接第二便叫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挺起蛇矛

奔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暫向山坡後去。第一撥紡車般轉去矣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槍來鞭去花一

圍鞭去槍來錦一簇。絕妙好辭不過兩句九個字面便令人眼光霍霍不定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接第三陣門

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厮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此一合後呼延忽去林冲自把

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第二撥紡車 絕妙好辭三兩四八五千六個

八環刀。驟著五明千里黃花馬。字用在一處遂成異樣花色 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個輸贏。花

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個戰二十餘合。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奔花榮。延忽又來。鬪不到

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接第 四撥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厮。花榮也引軍望右邊轉山坡下去了。

第三撥紡車 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便入第五 勸馬於陣前擺著。看這扈三娘去戰彭

玘。此處忽然增出第五撥人馬看戰便 兩個正在征塵影裏。殺氣陰中。一個使大桿刀。是一 一個使雙刀。又是一樣刀。雖兩將

刀也。忽然兩樣刀引出一。合精彩加倍。雖真文章之盛觀也 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

刀掛在馬鞍轡上。袍底下取出紅錦套索。上有二十四個全鈎。等彭玘馬來得近。鈕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

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奮力向前來救。看他

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個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

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却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

來。好呼延灼 那雙刀却在懷裏。又好一丈青 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好呼延灼 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

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又好一丈青 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鐺地一聲響。火光并散。

好呼延灼又好一。一丈青 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接第 便挺槍縱馬向前迎住。厮殺背

後宋江却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五撥人馬既畢。紡車幾乎停住矣。陡然 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第

轉去矣。撥紡車般 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又一番看戰。真乃十倍精彩。○文 孫立

也把槍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使鋼鞭。却更一般打扮。上文三口刀中間忽然變出兩口刀

文字之。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幘頭。交 大紅羅抹額。大紅 百花點翠早羅袍。點翠 烏油戲金甲。烏油 騎一匹烏騮馬。

鳥。雖使一條竹節虎眼鞭。竹節 虎眼賽過尉遲恭。畫出孫立 這呼延灼却是沖天角鐵幘頭。沖天 銷金黃羅抹額。銷金 七星

打釘皂羅袍。七星烏油對嵌鎧甲。烏油對嵌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踢雪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水磨左手的重十二斤。

右手的重十三斤。加倍添寫兩句異樣精彩真似呼延贊。亦借一古人畫出呼延灼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官軍隊裏韓

滔見說折了彭玘。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

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攏來。後軍也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為何不能

全勝。忽問一句筆力奇絕。却被呼延灼陣裏。都是連環馬軍。至此方表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為何不能

露著一對眼睛。此回都作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好這裏射將箭去。那裏甲都護住了。好

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好因此不敢近前。借答作敘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已上

陣詳山泊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教左右羣刀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

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寶禮相待？」宋江道：「某等衆

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誤

犯虎威。敢乞恕罪。此等悉是宋江權詐之辭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

命。當以捐軀報効。」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

并衆頭領計議軍情。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水泊韓滔道：「今日這厮們見俺催軍近

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要知

語非計議。明日正註解。今日也不然。何不使驅過來。隨即便傳下將令。教三千匹馬軍。做一排擺著。每三十四一連。却把鐵環連鎖。好但遇敵軍。遠

用箭射。近則使槍直衝入去。好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好五千步軍。在後策應。好明日休得挑戰。好我和

你押後掠陣。好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過去。好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却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

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吶喊。並不交鋒。比昨日忽然換出一機陣

勢便令筆墨都變

真文章之盛觀也。為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沖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卽宋江引十將

也到重軍疊疊擺著人馬。仍依昨日所撥而紡車換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是擂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寫並

人却寫得異樣精彩。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賴此句便令宋江一軍不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覷。猛聽對陣裏

連珠礮響。異樣精彩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異樣精彩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將來。異樣精彩兩邊把弓箭亂射。異樣精彩中間盡

是長槍。異樣精彩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裏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千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

註疏明快直畫出連環馬聲勢來也。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攢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

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慌忙飛馬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

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始知前文撥逃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始知前文

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周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異樣精彩船上却有

榜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頓人馬。折其大半。却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

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說步軍衝殺將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

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誠然插出奇文令人出於意外猶如怪峯飛來然又是眼前景色才子之文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

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嘍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

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

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

駐紮。文雖手作地用筆之妙。不望人賞。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却說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如此等句必

此書長處只因必漏此句乃他書短處遂令此書獨步也。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得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隨卽差人前去

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却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只見門上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

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天子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賜

第九段 高太尉領了聖旨。同到殿帥府。隨卽差官齎捧前去。却說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

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領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因在寨中待拏得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彭圍練如何不見。高太尉不會奏聞天子此報捷之遺誤也呼延灼道。爲因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

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洼。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礮飛打。以碎賊巢。久聞東京有個礮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礮。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礮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尅日可取賊巢。天使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

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中仗庫副使礮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是宋朝天下第一個礮手。所以人都號他是轟天雷。更兼武藝精熟。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

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是第十段 申請礮手且說凌振把應用的煙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礮。并一應的礮石礮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個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

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製礮山寨險峻去處。安排三等礮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礮。奇妙第二是金輪礮。名色第三是子母礮。奇妙三等名色異樣精彩。先令軍健整頓礮架。直去水邊豎起。准備放礮。未見放礮先豎礮架寫得異樣精彩却說宋江正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個礮手。喚作轟天雷

凌振。卽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礮。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有飛天火礮。如何能殺打得到城邊者。數語先爲讀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却做商議。當下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上文特寫不肯上關。只謂宋江誓欲滅此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礮響。勢文亦又是一樣。一連放了三個火礮。兩個打在水裏。表水泊之闊。不是閒筆

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此句正表礮勢之大。又是一樣精彩。寫得該人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著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

寫戰必須寫近寫礮必須寫遠。此故誰當知之。

此句正表礮勢之大。又是一樣精彩。寫得該人

表水泊之闊。不是閒筆

船如此行事。岸上朱全雷橫。如此接應。且說六個水軍頭領。得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

水的。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礮

架子邊。吶聲喊。把礮架推翻。只如兒戲。奇妙之極。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礮。拏槍上馬。引了一千餘人

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只如兒戲。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

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來。吶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只如兒戲。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

全雷橫。却在對岸吶喊。擂鼓。只如兒戲。奇妙之極。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纜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

上朱全雷橫。鳴起鑼來。只如兒戲。奇妙之極。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舵子拔了。只如兒戲。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

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裏。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櫓。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只如兒戲。兩邊却鑽上兩個頭領來。把船

只一扳。只如兒戲。奇妙之極。仰合轉來。凌振却被合下水裏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連環馬已大難事。忽

來誠所謂心搖膽落。手足無措之事也。一段只輕輕用五七個人。百十隻船。被以

火攻。此以水勝。用力不多。而大難立解。令人讀之。只如兒戲。真文章之盛觀也。

岸上早有頭領接著。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

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絕

箭又射不著。絕。人都不見了。絕。只忍得氣。絕。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馬回去。且說衆頭領捉得轟天

雷凌振。解上山來。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埋怨衆人道。我教

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地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與他把蓋已了。自執其手。宋江執相請上山。到大

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既然

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却又陪話。凌振答道。小弟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倘或有人知覺。必遭

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遇全死亦瞑目。晁蓋道。且教做筵席慶

賀。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又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此句始信聖嘆前批不謬。爲造槍放箭備湯。隆今反借湯隆生出徐策筆法。屈曲其妙無比。小人

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這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又手向前。說出這般軍器和那個人來。正是計就玉京擒獬豸。謀成金闕捉狡狴。畢竟湯隆對衆說出那般軍器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甯上山

蓋耐菴當時之才。吾直無以知其際也。其忽然寫一豪傑。卽居然豪傑也。其忽然寫一奸雄。卽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寫一淫婦。卽居然淫婦。今此篇寫一偷兒。卽又居然偷兒也。人亦有言。非聖人不知聖人。然則非豪傑不知豪傑。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菴寫豪傑居然豪傑。然則耐菴之爲豪傑。可無疑也。獨怪耐菴寫奸雄。又居然奸雄。則是耐菴之爲奸雄。又無疑也。雖然。吾疑之矣。夫豪傑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傑之氣。以豪傑兼奸雄。以奸雄兼豪傑。以擬耐菴。容當有之。若夫耐菴之非淫婦偷兒。斷斷然也。今觀其寫淫婦居然淫婦。寫偷兒居然偷兒。則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婦定不知淫婦。非偷兒定不知偷兒也。謂耐菴非淫婦非偷兒者。此自是未臨文之耐菴耳。夫當其未也。則豈惟耐菴非淫婦。卽彼淫婦亦實非淫婦。豈惟耐菴非偷兒。卽彼偷兒亦實非偷兒。經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羣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旣動心而爲淫婦。旣動心而爲偷兒。則豈惟淫婦偷兒而已。惟耐菴於三寸之筆。一幅之紙之間。實親動心而爲淫婦。親動心而爲偷兒。旣已動心則均矣。又安辯泚筆點墨之非入馬通姦。泚筆點墨之非飛簷走壁耶。經曰。因緣和合。無法不有。自古淫婦無印板偷漢法。偷兒無印板做賊法。才子亦無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緣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龍樹著書。以破因緣品。而弁其篇。蓋深惡因緣。而耐菴做水滸一傳。直以因緣生法爲其文字總持。是深達因緣也。夫深達因緣之人。則豈惟非淫婦也。非偷兒也。亦復非奸雄也。非豪傑也。何也。寫豪傑奸雄之時。其文亦隨因緣而起。則是耐菴固無與也。或問曰。然則耐菴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謂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講於龍樹之學者也。講於龍樹之學。則菩薩也。菩薩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讀此批也。其於自治也。必能畏因緣。畏因緣者。是學爲聖人之法也。傳稱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其於治人

也。必能不念惡。不念惡者。是聖人忠恕之道也。傳稱王道平平。王道蕩蕩。是也。天下而不乏聖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

此篇文字變動。又是一樣筆法。如欲破馬忽賺鎗。欲賺鎗忽偷甲。繇馬生鎗。繇鎗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馬。又有礮。徐甯亦便既有鎗。又有甲。呼延馬雖未破。礮先爲山泊所得。徐甯亦便鎗雖未教。甲先爲山泊所得。二也。讚呼延踢雪驢時。凡用兩那馬句。讚徐甯賽唐猊時。亦使用兩那副甲句。三也。徐家祖傳鎗法。湯家卻祖傳鎗樣。二祖傳字對起。便忽然從意外另生出一祖傳甲來。四也。於三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已稱奇絕。卻不知已又於數十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五也。

寫時遷入徐甯家。已是更餘。而徐甯夫妻。偏不便睡。寫徐甯夫妻睡後。已入二更餘。而時遷偏不便偷。所以者何。蓋製題以構文也。不構文而僅求了題。然則何如并不製題之爲愈也。

前文寫朱全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襯知府舐犢之情也。此篇寫徐甯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歲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後。而先世留下鎮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輕棄於人也。作文向閒處設色。惟毛詩及史遷有之。耐菴真正才子。故能竊用其法也。

寫時遷一夜所聽說話。是家常語。是恩愛語。是主人語。是使女語。是樓上語。是寒夜語。是當家語。是貪睡語。句中中間有眼。兩頭有稜。不只死寫幾句而已。

寫徐家樓上夫妻兩個說話。却接連寫兩夜。妙絕奇絕。

湯隆徐甯互說紅羊皮匣子。徐甯忽向內裏增一句云。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線刺著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只紅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兩番色澤。知此法者。賦海欲得萬言。固不難也。

繇東京至山泊。其爲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賺法來。妙不可言。

正賺徐甯時。只用空紅羊皮匣子。及賺過徐甯後。却反兩用鴈翎砌就圈金賽唐猊甲。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真神掀鬼踢之文也。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

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鉤鑷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未有鎗法已有鎗

人先有打鎗手。又是一樣出題法。鎗法祖傳鎗。湯隆雖是會打。却不曾使。忽然一檢忽然。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個姑

舅哥哥。不必姑舅哥哥也先寫是姑舅哥。會使這鉤鑷鎗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此三句見非。或是馬

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此三句見非。端的使動神出鬼沒。人讚。說言未了。林沖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鎗班教師徐甯。湯

稱歎半日。却忽然換林沖口出其名字。雖爲東京二字。獨鑽然文勢亦極變動。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沖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甯的金鎗法。先觀一

法。計也。林沖并讚金鎗者爲識徐甯註也。徐甯祖傳鎗法。湯又祖傳鎗法。則必用鎗鑷而致鎗。端的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又惟讚徐甯鎗

復自讚。只是如何能殼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甯祖傳一件寶貝。徐甯祖傳鎗法。湯又祖傳鎗法。則必用鎗鑷而致鎗

則真正憑空結撰。此一篇絕妙奇文。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會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會見來。是一副鴈翎砌

就圈金甲。寫得活見。上是眼。這副甲。一句這副甲。○讚錫雲鳥。雖時用兩那馬。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四字寫出一副妙甲來。○刀

劍箭矢。急不能透。此句補讚入。人都隨做賽唐猊。奇妙。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此句既顯徐甯極

甲。又一句。是他的性命。正爲追賊作地也。用一個皮匣子盛著。直掛在臥房中。梁上。何從得知。若是允對付得他這副

甲來時。不絲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著有高手弟兄在此。耐菴用人。今次却用著鼓上蚤時遷

去走一遭。時遷隨卽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

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

個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個到京收買煙火藥料。并礮內用的藥材。百忙中忽然。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插出別事妙。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帶之事若此句。則并不關東京矣。亦就百忙中一齊插出不

惟妙事真 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件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奇筆也。

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煙火藥料等物。樂和隨

湯隆同行。又掣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看他寫衆人起身又分入下偷甲文既畢即徐寧已到

山寨矣。打鎗安頓此處妙絕。却教雷橫提調監督。新鐵匠下又陪出一舊鐵匠奇不可言。倒插鐵匠於三回之前已謂奇不可言。又豈知先已倒插十回數十回之前耶。再說湯隆打起鉤鏢鎗

樣子。教山寨裏打軍器的照著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大寨做過送路筵席。當下楊林薛永李雲樂和

湯隆辭別下山去了。第二番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第三番這段話一時難盡。這裏且說時遷。忽然安放

只謂少閒定將逐段說。來却不知其騙我也。起身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躡進城來。尋

問金鎗班教師徐甯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如畫時遷轉入班門裏。門先看了前門。

前次後整來相了後門。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却是一根戲柱。戲柱。每欲畫出一篇絕

將應用字眼逐件排出。如棋家先列後著也。五更事鄰舍隔晚先說。便見不是捏湊之文。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來。五更便去內裏隨班。日

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那裏似個出家人。只像綠林中強盜一般。是一樣文法。時遷再入到城裏

買了些晚飯喫了。却躡到金鎗班徐甯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身去處。跌入手忽作一。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挨入班門

裏面。層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不惟點出時景亦復安放時遷一夜。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

樹頭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又悄悄望時。只見徐甯歸來。望家裏去了。只見只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

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只見如畫○第一只見是主第二只見是賓第三。早聽得譙樓禁鼓却轉初更。更雲寒

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只見如畫只見徐甯歸家。只見兩人關門。只見靜悄悄地。前兩

來。蹺到徐甯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又看裏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

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姪娘。兀自收拾未了。是收拾將了之辭便省却徐甯夫婦喫晚飯一段也。時遷却從戲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

那樓上時見那金鎗手徐甯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寫出寒景懷裏抱著一個六七歲孩兒偏寫出不是便睡光景妙絕徐甯愛子之心此留甯有兒所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指出正經題目張見皮匣是主張見弓箭腰衣衣服者多恐聖寫皮匣便令房中寒

偷也賊眼中無所不見寫來如畫房門口掛著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著各色衣服上張見皮匣是主此又張見弓箭腰刀束裝徐甯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上寫弓箭腰刀衣服只是陪伴皮匣使不寂寞耳此忽然便就三句內抽出衣服一句來別成異樣

下面一個嫗嫗上來就側首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綉圓領一又摺一領官綠襖裏褲子二并下面五色花

繡賜串三一個護項彩色錦帕四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五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著一條雙額尾鬚枝金帶

與金甲映襯共放在包袱內此一句與把來安在烘籠上此一句與時遷多看眼裏本為梁上匣中金甲而來却反看了烘籠約至二更以後

徐甯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如畫徐甯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不惟說明日出去必早之故亦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

燒湯安排點心只一五更隨直街上鄰舍先說隔後夜娘子又先說妙絕時遷自忖道眼見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

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誤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偏寫作不便偷此篇

那五個人都睡著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活畫小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

樞眼裏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層又一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四徐甯起來便喚嫗嫗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

夢裏起來兒女看房裏沒了燈叫道呵呀今夜却沒了燈徐甯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極似下半句催促梅香却絕那梅香開樓門下扶梯響時遷聽得二聽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層又一聽得嫗嫗正開後

門出來便去開牆門門聽得字只見他去開牆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層又一梅香討了燈火入來又去關

些熱酒上來寫出寒景嫗嫗安排肉食炊餅上去三上去炭火上樓去一上去又二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二上徐甯洗漱了叫燙

此間細

時遷聽得徐甯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著包袱拿了金鎗出門二十四字句兩個梅香點著燈送徐甯出去惟

之筆時遷聽得徐甯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著包袱拿了金鎗出門二十四字句兩個梅香點著燈送徐甯出去惟

了門戶吹滅了燈火。此是提燈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活畫小兒女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著了得字在梁上把那

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層。正要下來。徐甯娘子覺來聽得響忽作險筆叫

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妙。 姪孃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小兒女貪睡怕冷不肯起來時遷

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反借此語而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著皮匣。下得扶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偷甲來

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如此一段奇文即將兩頭隨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

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

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寫得時遷看時。不是別

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妙你與湯隆慢慢地

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鴈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

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奇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

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妙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

奇。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奇離此間一程外

等我。奇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城裏來。且說徐甯家裏。天明。兩個姪孃起來。只見樓

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寫得兩個姪孃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

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便道者不起身而道也一寫不會變動。兩個姪孃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

皮匣子沒甚事麼。何連便及皮匣放從五更風打而入兩個姪孃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

起來。聽得不曾失物且臥不起聽得不見皮匣便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孃急急尋人去

尋。

尋。

龍符宮報徐甯連央了三四替人忙極處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寫緩處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

誰人能殺入去緩極處直須等他自歸緩極處徐甯娘子并兩個姪嫗如熱鐵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

寫忙處徐甯直到黃昏時候寫緩處方纔卸了衣袍服色著當直的背了緩極處將著金鎗慢慢家來緩極處到得班門

口鄰舍說道偏寫鄰舍說表出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甯喫了一驚寫喚驚都有輕重慌忙走到家

裏兩個姪嫗迎門道先是鄰舍次是姪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徐

甯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奇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寫娘子活是娘子鄰舍

矣徐甯道不答娘子妙絕忽然撰出一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沒

了今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或問失此寶貝何得不去緝捕故作此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甯一夜睡不著思量道不

知是甚麼人盜了去自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恍惚惚惚心口問答來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

家裏了亦自答還自問前娘子問徐甯不答此徐甯自問自答娘子不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

賊來盜了去此一段與花兒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做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此一段與花兒徐甯聽了到天明起

來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是失物納悶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

子湯隆特來拜望徐甯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甯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

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

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逕來京師探望兄長徐甯道兄弟少坐便叫

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甯是鉤鏹教師聘禮為之一笑徐甯道先父臨終之日

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為因無心腹之人不會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甯道感承舅

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嘗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

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殼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甯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甯飲酒中間徐甯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甯歎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妙絕便別出單單二字來徐甯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鴈翎鎖子甲又喚作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會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說我先人便別起彼先人說我先人猶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若在山泊中

上也徐甯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著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却是甚等

者皮匣子盛著若在酒店中並不徐甯道是個紅羊皮匣子盛著裏面又用香綿裹住忽然在紅羊皮裏另又添湯隆失驚

道紅羊皮匣子接口說五個皮也者徐甯道是問道二便令上文紅羊皮

繡毬的皮匣外添出色澤妙文對別而起妙不可言徐甯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裏

沽酒喫見個鮮眼睛黑瘦漢子一百八人有正出身便畫者有已出身却不畫少開別借臨出門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

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段讀第一行文字亦分作三臨出門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

應道原是盛甲的第二段是盛如今胡亂放些衣服第三段是空紅必是這個人了我見那厮却似閃騰了腿的一步步

挑著了走奇奇妙妙見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甯道若是趕得著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擔閣便

趕去罷不令再計行兵如徐甯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

趕來前面見壁上有白圈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奇妙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

家借問一聲會有個鮮眼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著個紅羊皮

匣子過去了一假腿上的喫跌了的一步一擲走此句不會問却答出湯隆道哥哥你聽却如何一路湯隆語段徐甯聽了

做聲不得是氣昏人兩個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奇妙說道哥哥

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甯道我却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

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當晚又在客店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

子。此句前在湯隆口中。此在子小二口中。文字變動之極。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寫跌膽文字變動之極。口裏只問山東路程

路引妙絕。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段段作踢當夜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

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文省徐甯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著湯隆趕了去。是氣

○又好。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放著擔兒在那裏坐地。奇妙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好了。

筆力作別跳。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匣子。徐甯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遷。喝道。你這厮好大膽

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匪夷所思。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偏不稍匪你如今却要怎地。反問怎地匪

奇妙徐甯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却是空

的。奇奇妙妙看他行文何等撇。徐甯道。你這厮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

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种經路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鷹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

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腦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

匣在此。你若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一段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一段徐甯躊躇了

半響。決斷不下。是氣昏人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承他第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翻他第

徐甯道。兄弟也說得是。三個厮趕著。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甯湯隆監住時遷。一處宿歇。見鬼絕倒原來時遷故把些絹

帛紮縛了腿。只做閃腦了的。徐甯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

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一路無事惟恐寂寞故特寫此一句便有多少景色可想也又行了一日。次日徐甯在路上心焦起來。不

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見路旁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兩空車子。背後一個人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著湯

隆。納頭便拜。忽然變幻出來。奇奇妙妙。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便不說第二

何等撒捷何等潔淨我一生學不到。我三個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個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

與徐甯相見。徐甯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林連切名榮，云元切是個有義氣的人。」徐甯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又腿爲可趕地今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四個人坐在車

子上。一個賊一個失主一個報信人一個閒人坐得好笑徐甯問道：「趕甲極急搭車又極閒張一，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時遷推託再三，說道：他是

有名的郭大官人。」徐甯却問李榮道：「畫出急又畫出閒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

人，是個上戶財主。是出得一個專好結識官宦來往。是要振老種門下養著多少閒人。是張一李三主人只三

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唱幾個曲兒。不惟引路亦已明不覺又過了一日，看看到梁

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是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

傾一瓢來勸徐甯。徐甯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喝叫車客再去

沽些。只見徐甯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好筆力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趕著車

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甯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

著。徐甯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甯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

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託大寨

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鐮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緣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

來偷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甯道：

「却是兄弟送了我。」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

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此數語是宋江所以賺人做強盜者乃村學究連許其忠義何哉只看他處處用便可知林冲也來把盞陪話道：「小弟

亦到此間，兄長休要推却。」繒選林冲章法徐甯道：「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

個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甯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

面揀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鐮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甯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

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煙火藥料回寨。先結餘文○中間一篇徐家金甲文字兩頭却插出別家別事許多餘文章注奇絕更過數

日戴宗湯隆取到徐甯老小上山。次結正文徐甯見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妻子答道自你轉背

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牀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齋著鴈翎甲來。仍用甲奇說道甲

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逕迤邐

來到這裏徐甯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餘波更作一曲打發嫂嫂上

車之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甲賺人人賺甲一時幾轉變動極誘了這兩個姪娘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擔兒挑在這裏徐

甯道恁地時我們不能設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餘波之餘再作一曲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

哥哥鴈翎甲穿了。仍用甲奇揀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刮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

甯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甯安

頓老小衆頭領且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鉤鏹鎗已都完備。與前呼應○得此一呼一應便知從前宋江吳

用等啓請徐甯教衆軍健學使鉤鏹鎗法徐甯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衆頭領

都在聚義廳上看徐甯選軍說那個鉤鏹鎗法有分教三千甲馬登時破一個英雄指日降畢竟金鎗徐甯怎的教

演鉤鏹鎗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徐甯教使鉤鏹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看他當日寫十隊誘軍不分方面只是一齊下去至明日寫三面誘軍亦不分隊號只是一齊擁起雖一時紙

上文勢有如山雨欲來野火亂發之妙然畢竟使讀者胸中茫不知其首尾乃在何處亦殊悶悶也乃悶悶未

幾忽然西北閃出穆弘穆春正北閃出解珍解寶東北閃出王矮虎一丈青七隊雖戰苦雲深三隊已龍沒爪

現。有七隊之不測正顯三隊之出奇有三隊之分明轉顯七隊之神變不甯惟是而已又於鳴金收軍各請功

賞之時忽然又閃出劉唐杜遷一隊來嗚呼前乎此者有戰矣後乎此者有戰矣其書法也或先整後變或先

滅後明。奇固莫奇於今日之通篇不得分明。至拖尾忽然一閃。一閃。三閃之後。已作隔尾。又忽然兩人一閃也。

當日寫某某是十隊。某某是放礮。某某是號帶。調撥已定。至明日忽然寫十隊。忽然寫放礮。忽然寫號帶。於是讀者正讀十隊。忽然放礮。正讀放礮。忽然又是十隊。正讀十隊。忽然又是號帶。正讀號帶。忽然又是放礮。遂令紙上一時亦復岌岌搖動。不能不令讀者目眩耳聾。而殊不知作者正自心閒手緩也。異哉。技至此乎。

吾讀呼延愛馬之文。而不覺垂淚浩歎。何也。夫呼延灼愛馬。則非爲其出自殊恩也。亦非爲其神駿可惜也。又非爲其藉此恢復也。夫天下之感。莫深於同患難。而人生之情。莫重於周旋久。蓋同患難。則會有生死一處之許。而周旋久。則真有性情如一之誼也。是何論親之與疏。是何論人之與畜。是何論有情之與無情。吾有一蒼頭。自幼在鄉塾。便相隨不捨。雖天下之駭。無有更甚於此蒼頭也者。然天下之愛吾。則無有更過於此蒼頭者也。而不虞其死也。吾友有一蒼頭。自與吾友往還。便與之風晨雨夜同行共住。雖天下之駭。又無有更甚於此蒼頭也者。然天下之知吾。則又無有更過於此蒼頭者也。而不虞其去也。吾有一鉤。其質青黑。製作朴略。天下之弄物。無有更賤於此鉤者。自周歲時。吾先王母繫吾帶上。無日不在帶上。猶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無端渡河墜於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墮一指也。然是三者。猶有其物也。吾數歲時。在鄉塾中臨窗誦書。每至薄暮書完。日落窗光蒼然。如是者幾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猶疑身在舊塾也。夫學道之人。則又何感何情之與有。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則吾得而知之矣。吾蓋深惡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無不有爲爲之。故特於呼延愛馬表而出之也。

話說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徐寧教使鉤鑷槍法。衆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寸長身體。團團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圍膀闊。就衆人眼中看出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鉤鑷槍。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便叫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跨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鉤四撥。一

擲一分。共使九個變法。此一段是鉤鏢變法是實若是步行使這鉤鏢槍亦最得用。先使入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

大轉身。分鉤鏢擲繳二十四步。擲上攢下。鉤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鬪強。此是鉤鏢槍正法。此一段是鉤鏢正法。此一段是鉤鏢正法。此一段是鉤鏢正法。

詩訣為證。四撥三鉤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二十四步擲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以詩訣總結上二段。竟似考工記文字。徐寧將正法

一路路教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鉤鏢槍。都喜歡。就當日為始。將選揀精銳壯健之人。曉夜習學。又教

步軍藏林伏草。鉤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又補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準備

破敵。却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守。各處灘頭水底。釘

了暗樁。呼延灼雖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殺到山寨邊。梁山泊却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礮。剋日定時下山

對敵。學使鉤鏢槍軍士。已都成熟。宋江道。本是徐寧訓練吳用調撥乃反大書宋江者此篇抗拒王師雖在不救。特書盡出宋江之謀。所以深著其惡也。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

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却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

分作十隊誘敵。是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荆棘林中亂走。却先把鉤鏢槍軍士埋伏在彼。是每十個會使鉤

鏢槍的。間著十個撓鉤手。是但見馬到。一撓鉤翻。便把撓鉤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何如。吳學

究道。本是吳用調撥此反書正應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本是徐寧訓練此反書作吳用答是春秋筆法。鉤鏢槍并撓鉤。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

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一穆弘穆春引一隊。二楊雄陶宗旺引一隊。三朱仝鄧飛引一隊。四解珍解寶引

一隊。五鄒淵鄒潤引一隊。六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七薛永馬麟引一隊。八燕順鄭天壽引一隊。九楊林李雲引一

隊。十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個水軍頭領。乘為戰船接應。一

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個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搦戰。二。凌振杜興專放號礮。三。却叫徐寧湯隆

總行招引使鉤鏢槍軍士。四。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總制軍馬。指揮號令。五。其餘頭領。俱各守寨。六。

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載使鉤鏢槍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寫得明四更。却渡十隊步軍過去。明畫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礮。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礮架。擱上火礮。明畫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後便縱橫滅沒不復知其首尾

何處又是
一橫章法。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吶喊搖旗。論調撥則中軍乃居最後論挑戰則中軍獨居最先又呼延灼正在中

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隨即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騾馬。仗

著雙鞭。大驅軍馬。殺奔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著許多人馬。奇景呼延灼教擺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

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道他多少。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著五百馬軍。飛哨出

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擁起一隊旗號。招颯吶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

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廝許多時不出來。斲殺必有計策。第一段南方三說言未了。只聽

得北邊一聲礮響。敘十隊誘軍就便間入礮聲離奇錯落筆力奇絕○十隊擁起之時即施放號礮之時既不可單呼延灼罵道。這礮必

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寫出懊悔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第二段北方三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

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

馬起來。第三段西方四呼延灼心慌。又聽得正北上連珠礮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礮。週回接著四十九個

子礮。名子母礮。響處風威大作。又極寫礮聲紙上皆岌岌震動○離奇錯落筆力奇絕○十隊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

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此十三字是敘徐寧湯隆號帶之功非叙十隊也○看他呼延灼看

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望北第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

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又算註又算畫只聽裏面胡哨響處。鉤鏢槍一齊舉手。先鉤倒兩

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又算註又算畫那撓鉤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了鉤鏢

槍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望南第背後風火礮。當頭打將下來。又忽寫礮離奇這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

趕著。韓滔呼延灼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擲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

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望西第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攔穆弘。一個是小遮攔穆春。只是一齊下去至此

忽然在三面閃出六個人來不必盡見不必
盡不見正如怒龍行雨見其一爪兩爪也
四五合二人便走。畫出誘敵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不趕望正北大路而走。仍望正北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

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又閃出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

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畫出誘敵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試趕又妙兩邊鑽出二

十四把鉤鎌槍。著地捲將來。出無處不是鉤鎌槍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望東北又撞著王

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又閃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

矮虎一句要變一句便徑。變一句是耐菴筋節處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趕字亦翻用轉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水窮雲盡處忽殺得大

敗虧輸。雨零星亂。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鉤鎌槍撥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

來做菜馬。字法奇絕。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開註連環甲馬下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軍下落五千步軍。被

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驛的。都被鉤鎌槍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

上山。又開註步先前被擊去的馬匹。并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拆來。水邊泊內。搭蓋小寨。再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造兩處做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陸插開事以文為戲。劉唐杜興。拏得韓滔。挽帶第一隊上

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飢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呼延將軍有敗逃飢渴之時。卻賜名馬。有拴在野樹之時。人生失意。異常

耳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都從馬上寫出細妙之極。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却纔

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賣。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

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著筆細妙之極。一路都從馬上出色。寫村店亦出色。寫失意人。酒保拏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

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是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出色。寫村店亦出色。寫失意人。酒保拏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

灼把馬背上揷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硯大將軍愛良馬。此處又一寫出。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

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筋麪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脚。逃敗人無

然為出洗脚。一字情事如此。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一路都從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

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特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

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為踢雪烏騮馬。上文寫大軍覆沒之後。更無一物可恃。只愛念得此一匹馬。此文寫大軍覆沒之後。更無

猶是也。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回合山上

有一夥強人。為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聚集著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惱村坊。官

司累次著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厮們全

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別事都不經心。勤勤只囑此馬。不惟章法。應爾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

打了一鋪村店。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便下文一覺直睡到三更

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只四字寫出英雄無用武之地。來可發一笑。走去屋後問道。

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前篇寫偷甲。此篇寫偷馬。馬法對而不對。不對而對。奇妙之極。遠望地望

見三四里火把尙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却是何處。酒保道。眼見得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

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的是好。不情連環三千却痛御賜一匹者柴材易集名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

捕。方能奪回這匹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第一節先賜一匹馬第二節引出無數馬第三節

奇絕。昨日畫出一幅逃敗將官畫得好笑。今日又畫出一幅逃敗將官一發畫得好笑。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階下。參拜

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

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奸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

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緊抱題却連那二龍山白虎山。又陡然回合兩處強人。一發勦捕了時。下

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仇。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

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前篇有偷甲好漢此篇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

這匹御賜馬。緊抱題又來稟覆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驃馬。又一引

匹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來奪馬。逕往桃花山進發。且說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

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騮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可見名士所當日有伏路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

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綽槍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却說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

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出馬。厲聲高叫。強賊蚤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槍出馬。呼延灼

見了。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

趕了一程。怕有計策。急下山來。札住寨柵。等候再戰。却說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

得且退上山。倘或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個

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個行者武松。多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如此挽合若解

得危難。拚得投托他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特選便歸水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裏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

之事。輕輕四字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不然。他是個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我。能知魯達此其所以為李忠也

提勦無數

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滾將下去妙絕絕數上卷前絕倒之事此處忽然以亦殊不覺其失及見古本乃是淡字方歎一言之詭相去無算也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蚤到山下那裏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且說寶珠寺裏大殿

上坐著三個頭領為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背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著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一齊出現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為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著落他家

追捉兇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奔投入夥補血濺當一個是操

刀鬼曹正現出一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奪取寶珠寺殺了鄧龍後來入夥補寶珠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藥叉

孫二娘夫妻兩個現出一齣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補人均饅

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上殿去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凡敘舊事正以約略為妙耳俗水止酒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

個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撮鳥一頓那厮却為認得洒家倒請上山去喫了一日酒增一二字便令人不可復讀○略於敘舊詳於敘偷寫出妙人結識洒家為兄却便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厮們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真是青天白日心事烈風雷雨弗迷者也

如今却來求救且放那小嘍囉上關來看他說甚麼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

知府近日收得個進征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

山寨却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仇俺的頭領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愿來納進奉楊

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覷

了洒家這裏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個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

各帶了衣甲軍器徑往桃花山來却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本部

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殺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槍棒為生人見他身材壯

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前文所略至此始出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却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

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

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吶喊。呼延灼便問道。為何吶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呼延灼聽了。便

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正是花和尚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

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謊嚇人。收捕盜賊名之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

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鬪至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法這個和尚到恁地了得。又

非和尚耶。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却耐不得。再縱馬出陣。又活畫出呼延灼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

個輸贏。見個勝敗。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這厮。舞刀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個

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法。怎的那裏走出這兩個來。恁地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又惡知其

始入綠林耶。借呼延口中一哭。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

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來廝殺。輕輕一折出奇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岡下寨去了。却呼說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破竹。便拏了這夥草寇。怎知

却又逢著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

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白虎山換引人馬來青州劫牢。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

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作一不次日魯智深與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嘍囉搖旗吶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個

軍馬也無了。到喫了一驚。開處覽出奇景山下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山寨裏殺羊宰馬。筵席相待。

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為頭的乃是白虎山下

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如挽強弩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五七百

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亦補醉打孔因為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寶。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

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撮起一事令正迎著呼延灼軍馬。兩邊擁著。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槍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

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低微。是宋江高弟也。開中忽置一貶以表宋江之百無一長。只辦得架隔遮攔。鬪到問深裏。被呼延灼

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一片權詐也。如此寫宋江真是皮裏陽秋矣。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城樓上指著叫呼延灼引兵去趕。官兵一掩。活

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尋個古廟安歇。却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

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問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

待是甕中捉鷺。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個和尚。一個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

個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和尚。便是那延安府老種經略帳前軍官提轄

魯達。如此人物。止令做提轄。已今次落髮為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個青臉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

面獸楊志。如此人物。止令做制使。已再有一個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如此人物。止令做都頭。已不可現。并

正與呼延灼相對。所謂借太守口中一哭也。這三個占住了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個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

灼道。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原來却是楊制使魯提轄。真名不虛傳。下呼延只讚魯楊知府。却井及武二。此知府自說三個呼延

稱之為制使。提轄者所以深尊楊志魯達之為邊庭有用之才。不得。而至於綠林。而非其甘為綠林也。借呼延口中一哭。令千載讀之。人人彈淚。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此。少不得一個個活捉了解官。

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不在話下。却說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

人馬。當先一籌好漢。便是行者武松。如此幸合力挽強弩。前用魯楊呼延。此用武松。遇孔亮。只三個人筆下調遣之妙。如此若在俗筆。何難昨日再寫一陣。今日總寫撞出耶。孔亮慌忙滾鞍下馬。便

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應。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佔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

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

個弟兄。見在二龍山聚義。今為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同了孩兒們

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廝併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間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踢雪馬

送與我們。連貫三山以馬。繚妙筆。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教你叔叔如何。孔亮拜謝。武松

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只三個人。何故兩個却是並馬。一個偏作前軍明明露出調遣勻停之跡。與讀書之人欣賞也。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

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厮英雄。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那楊志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煙飛。水滸英雄。個個磨拳擦掌。畢竟楊志對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打青州用秦明花榮爲第一撥。真乃處處不作浪筆。

邨學先生。團泥作腹。鏤炭爲眼。讀水滸傳。見宋江口中有許多好語。便遽然以忠孝兩字過許老賊。甚或弁其書端。定爲題目。此決不得不與之辯。辯曰。宋江有過人之才。是卽誠然。若言其有忠義之心。心心圖報朝廷。此實萬萬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強盜也。人欲圖報朝廷。而無進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於強盜。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則私放晁蓋。亦誰逼之。身爲押司。執法縱賊。此二大不可也。爲農則農。爲吏則吏。農言不出於畔。吏言不出於庭。分也。身在鄆城。而名滿天下。遠近相煽。包納荒穢。此三大不可也。私連大賊。以受金。明殺平人以滅口。幸從小懲。便當大戒。乃潯陽題詩。反思報仇。不知誰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江以一朝小忿。貽大僂於老父。不有於父。何有於他。誠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順鄭天壽王英。則羅而致之梁山。呂方郭盛。則羅而致之梁山。此猶可恕也。甚乃至於花榮。亦羅而致之梁山。黃信秦明。亦羅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雖未遂。營窟之心。實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龍之劫。猶出羣力。無爲之燒。豈非獨斷。白龍之劫。猶曰救死。無爲之燒。豈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縣。只如戲事。劫獄開庫。乃爲固然。殺官長則無不坐。以汚濫之名。買百姓則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則拒殺官兵。王師則拒殺王師。橫行河朔。其鋒莫犯。遂使上無甯食天子。下無生還將軍。此

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後忽忠義名堂。設印信賞罰之專司。製龍虎熊羆之旗號。甚乃至於黃鉞白旄。朱旛。早蓋違禁之物。無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夫宋江之罪。擢髮無窮。論其大者。則有十條。而村學先生猶鰓鰓以忠義目之。一若惟恐不得當者。斯其心何心也。

原村學先生之心。則豈非以宋江每得名將。必親爲之釋縛擊蓋。流淚縱橫。痛陳忠君報國之志。極訴寢食招安之誠。言言剝胸臆。聲聲瀝熱血哉。乃吾所以斷宋江之爲強盜。而萬萬必無忠義之心者。亦正於此。何也。夫招安。則強盜之變計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學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產。其既生產乏絕。不免困劇。其既困劇。不甘。試爲劫奪。其既劫奪既便。遂成嘯聚。其既嘯聚漸夥。必受討捕。其既至於必受討捕。而強盜因而自思。進有自贖之榮。退有免死之樂。則誠莫如招安之策爲至便也。若夫保障方面。爲王干城。如秦明呼延等。世受國恩。寵綏未絕。如花榮徐甯等。奇材異能。莫不畢効。如凌振索超董平張清等。雖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玘韓滔宣贊郝思文龔旺丁得孫等。是皆食宋之祿。爲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憂。已無不展之才。已無不吐之氣。已無不竭之忠。已無不報之恩者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於梁山。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則必曲爲之說曰。其暫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強盜則須招安。將軍胡爲亦須招安。身在水泊則須招安。而歸順朝廷。身在朝廷胡爲亦須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語問宋江。而宋江無以應也。故知一心報國。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誘人入水泊。諺云。餌芳可釣。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誘人入水泊。而人無不信之。而甘心入水泊。傳云。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彼村學先生不知烏之黑白。猶鰓鰓以忠義目之。惟恐不得其當。斯其心何心也。

自第七回寫魯達後。遙遙直隔四十九回。而復寫魯達。乃吾讀其文。不惟聲情魯達也。蓋其神理。悉魯達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寫魯達以酒爲命。乃四十九回之後。寫魯達涓滴不飲。然而聲情神理。無一非魯達者。夫而後知今日之魯達涓滴不飲。與昔日之魯達以酒爲命。正是一副事也。

話說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楊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賓。魯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馬前去攻打楊志道。請公明偏出自揚志魯達二人脫去武松此行文遮熱之法也。若要打青州。須用大隊軍馬。方可得濟。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

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仇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處。孔家人馬揚志說併做一處下又交付魯達都卸出武松以避俗筆之熱。酒家這

裏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面且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却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為

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何如。魯智深道。請宋江若單出自揚志口便是漏失武松今出揚志口又出魯達口便知不是漏失武松也行文之妙如此。正是如此。

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酒家不曾相見。衆人說他的名字。聽得酒家耳朵

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一段寫得筆墨淋漓。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

會。及至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補敘出一段便令奪珠寺後救桃花前作罷了。二字是計決抖擻之辭者自無兩番筆墨魯達並非老大隔斷。

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來。酒家等先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厮殺。謂之預孔亮交付小

嘍囉與了魯智深。本是揚志說併做一處此却交付魯達筆周匝。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來。且說魯智深楊志武松三人去

到山寨裏。喚將曹正施恩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點起。只留三

五十個小嘍囉看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話下。却說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

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孔亮

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個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

住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裏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

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

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會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喜上

山。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即開窗。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掉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

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却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槍刀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

與旺。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將白虎之陰陋只一筆反照出來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下拜。宋江

問道。賢弟緣何到此。武藝低微所以到此孔亮拜罷。放聲大哭。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

避水火。力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

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裏。却有叔父孔寶。被慕

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父孔寶。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那個使雙鞭

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著武松。他

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個是花和尚魯智深。一個是青面獸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他道

松道也。上文本是楊志魯達道也。此却止云武松道者。洵知上文脫去武松。只是行文避熟。其實楊志魯達即武松也。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

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以此今日一逕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為之事。你且請放

心。宋江便引孔亮參見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

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尚兀自仗義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

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個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

相投。小可若是不去。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又書晁蓋要去。江不肯與後對看。說言未了。廳上廳下

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須知此句正為三山歸泊作大呼大應。蓋今日若千人一齊都下去。便引後日若千宋江大喜。當

日設筵管待孔亮。飲筵中間。宋江喚鐵面孔目裴宣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

第一撥便是花榮秦明而以燕順王矮虎副之為青州故也。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第二中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軍中

居中又是一樣章法。第四隊便是朱仝。柴進。李俊。張橫。第三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軍作合後。第四撥。以前軍中軍後軍字

好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馬步軍兵三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

同孔亮下山前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凡此書每書所過州縣四字者。皆持著宋江之惡。見其過都歷國公然橫行。而又以秋毫無犯四字為之。省文也。俗本不知乃又於二句上另加於路無事四字。彼又豈知所過州縣之即於路秋毫無

犯之即無事哉世人
不識字至於如此
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

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上文獨脫去武松此文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却付之不知也二句連讀始知其妙活寫出宋江謙恭魯達

尺都行不去可笑可醜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日且喜認得阿哥活是魯達語八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

甚稱吾師清德宋江今日得識慈顏賦語平生甚幸楊志起身再拜道寫楊志便有舊家子弟禮頓有官宋江舊日經過梁

山泊多蒙山寨重義相留爲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楊志語又是一樣

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見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只謂是補一都相見了次日宋江問青州

一節近日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不知是省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若

是拏得此人觀此城子如湯撥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八字極寫呼延下文以兩宋江道用何智可獲

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是軍馬

圍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城裏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道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

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今却擅離巢穴說得好便與

來捉一個那廝們如何施展得請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廝殺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領了

一千人馬近城擺關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拏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

好報讎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冤有頭債有主筆有蹤墨有線不是孟浪置筆便罵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會負你

緣何便敢造反若拏住你時碎屍萬段呼將軍可先下手拏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

馬難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

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如此救出秦明深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較且退十五里下寨却說

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拏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我見你鬪了許多合但恐

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廝原是我這裏統制與花榮一同背反這廝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

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鬪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此一段應前不可力辦。下一段應前只可智擒。一句知府道。既是

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個人出去。一個教他去東京求救。兩個教他去鄰近府州會合。詳於三山之請宋江而不詳於青州之請救。援此所謂徐六壇板。只見一邊也。既寫三山之請宋江。又另寫青州。

起兵相助。剿捕州之請救。援此所謂一個李白。兩個李黑也。又不攪板。又不李黑。橫穿斜插。情勢俱備。如此段真耐。看賞花之才也。呼延灼道。

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個軍官。都發放了當。不必明日真有是事。乃隔夜却詳寫如此。譬如花影橫街。有時真有無時。並無妙絕。只說呼延

灼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文書未及發。官軍未及送。寫得好笑。只聽得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裏

看城。中間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個。只認得右邊的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個道。打扮。寫三騎。或明或暗。如畫如話。呼延

灼道。那個穿紅的。眼見是宋江了。道。妝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個。呼延

灼連忙披挂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軍馬。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趕上坡來。只見三個正自呆了。

險看城。奇事。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頭。慢慢走去。奇事。呼延灼奮力趕到面前。幾株枯樹邊廂。只見三個齊齊的

勒住馬。奇事。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發聲喊。奇事。呼延灼正踏著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寫得妙絕。輕輕而來。實出意外。令讀者亦

驚也。復一。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鈎手。先把呼延灼鈎將起來。綁縛了。去後面牽著那匹馬。帶。其餘馬軍趕來。花榮射倒

當頭五七個。後面的勒轉馬一闕都走了。宋江回到寨裏。那左右羣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

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

為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

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犯。望乞恕罪。處處以此數語說人入夥。正是宋江權詐鐵案。而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尙輕。義士

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

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忽然借呼延口。為秦宮銅鏡。特將宋江一照。妙筆宋江處處以招安說人入夥。人無有答之者。於是天

宋江道。將軍如何去得。寫宋江只用一句。截住權詐。下後世遂真以宋江日望招安也。此處忽然用呼延反問一句。直令宋江更遮不得皮裏陽秋。其妙如此。

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寫宋江巧妙筆。高太尉那厮。是個心地褊窄之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

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敘語是宋江正經題目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為晚矣。好言

寫宋江權呼延灼沈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禮數甚恭。宋江二者見宋江語言有理。宋江歎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

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鐙。決無還理。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

見了。叫問李忠周通討這匹踢雪烏騮馬。還將軍坐騎。馬字至衆人再商議救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非教呼延灼

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絕了這呼延將軍念頭。好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

明叔姪陷在縲綫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長收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

榮。仍點秦明花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個頭領。都扮作軍士模樣。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騎軍馬。

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呼城上開門。我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

府爲折了呼延灼。正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餘騎馬

跟著。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裏

却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馬尚有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

下吊橋。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裏。迎著知府。早被秦明一根。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結瓦礫場一案者寫孔亮打殺便如嚼蠟。解珍解寶便放起

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

且收倉庫錢糧。衛江權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救滅了火。細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

斬首。抄札家私。衛江權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救滅了火。細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

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如緣筆讀李忠周

通令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拾人馬錢糧。下山放火燒毀寨柵。畢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出

人收拾人馬錢糧。也燒了寶珠寺寨柵。畢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

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

人收拾人馬錢糧。也燒了寶珠寺寨柵。畢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

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一段如觀羣龍戲海。彼此揆牽。西擊極文章。之致也。無數大段。落不得不作此大箱結妙極。魯智深動問道。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奇語絕倒。令人聞之。又感又笑。○俗本改林冲道。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婦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隨自縊而死。妻父亦為憂疑染病而亡。揚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山前相會之事。亦是絕。亦是絕。眾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又是絕倒事。○凡舉三段事。却事事絕倒不止。泛泛敘書而已。衆皆大悅。次日輪流做筵席。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并鐵葉連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婦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婦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遷。三關上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各遵依。又是一番大發放。○中間只作閒敘。寫出黃鉞白旄朱纓。卓蓋等字。探聽飛報軍情等句。皆深著宋江無君之罪也。不在話下。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做九紋龍史進。又陡然遇合。出一人。上文連類動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又遇合。出三人。四個在那裏聚義。洒家常常思念他。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上。念阿嫂則念念少年則念寫。魯達筆筆淋漓聲聲慷慨。今洒家要去那裏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雖然如此。不可獨自可煩。武松兄弟相伴去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寫武松應道。我和師兄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妝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華山來。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布筆都好。再說魯智深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個出家人

那裏去。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亦倒脫去魯達即上文避熱之法。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裏少等。我上

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既避俗筆之熱。又免俗筆之淡。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

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却不見有史進。出奇。若非此句便。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

那裏。却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殺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崗打虎

都頭武松。三個慌忙剪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二龍山札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

了。投託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

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鳥耐煩到你山上去。不惟爽直兼寫真烈。貞烈是讚奇女子語。今讚魯達却用此二字。真奇事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好友不交二人。觀於魯

與矣。武松道。師兄是個性急的人。有話便說甚好。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

與旺。自從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獄華山金天聖帝廟內裝

畫影壁。一篇以西獄聖帝為文字收放。前去還願。因為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為

官貪濫。非理害民。先出。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著人來說。要娶他為妾。王義不從。

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却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

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拏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

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酒家便去結果了那厮。爽直是大。師天性。朱武

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松一手挽住禪杖。一手指著道。哥哥不見日色已到樹梢盡頭。畫出。畫不出。畫也畫不出。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

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魯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喫。要便

睡一夜。明日却去州裏打死那厮罷。句句使人灑出熱淚。字字使人增長義氣。非魯達。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

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寫爽直便真。正爽直寫精細。便真正精細。魯智深叫道。

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寫爽直便真。正爽直寫精細。便真正精細。魯智深叫道。

等俺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和淚寫出來武松道：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決不肯放哥哥去。寫魯達不願事之不濟寫武松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都頭實論得是魯智深焦躁

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罵得奇絕罵人而人不怒送了俺史家兄弟。盡千古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裏，還要飲

酒細商。和血和淚之筆帶哭帶罵之筆言之紙上衆人那裏勸得他，叫一盃半盞。驚項發透鐵匠間壁正與此處對看，當晚和衣歇宿。明早起個

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裏去了。使我敬使我駭使我哭使我思武松道：不聽人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卽差兩

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却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旁借問州衙在那裏。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

智深却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迎妙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正好撞在洒

家手裏。那厮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却是煖轎。轎窗兩邊各有十個虞候

簇擁著，人人手執鞭槍鐵鍊，守護兩下。忽作一迎忽又作一閃妙筆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

著，倒喫他笑。賀太守却在轎窗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

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

想道：這厮合當死在洒家手裏。俺却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著，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洒家。魯智深便隨

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賀太守叫放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

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

了那厮腦袋。解妙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秃賊。兩邊壁衣內

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你便是哪吒太子，怎逃地網天羅。火首金剛，難脫龍潭虎窟。正是

飛蛾投火身傾喪，怒豔吞鉤命必傷。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拏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關西嶽華山

俗本寫魯智深救史進一段，鄙惡至不可讀。每私怪耐庵胡爲，亦有如是敗筆。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如此。

吾因歎文章生於吾一日之心。而求傳於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奪。當斯之際。文章又不能言。改竄一惟所命。如俗本水滸傳者。真可為之流涕嗚咽者也。

渭河攔截一段。先寫朱全李應執槍立宋江後。宋江立吳用後。吳用立船頭。作一總提。然後分開兩幅。一幅寫

吳用與客帳司問答。一轉轉出宋江。宋江一轉轉出朱全。朱全一轉轉出岸上花榮秦明徐甯呼延灼。是一樣

聲勢。一幅寫宋江與太尉問答。一轉轉出吳用。吳用一轉轉出李應。李應一轉轉出河裏李俊張順楊春。是一

樣聲勢。然後又以第三幅宋江吳用一齊發作以總結之。章法又齊整。又變化。真非草草之筆。

極寫華州太守狡獪者。所以補寫史進魯達兩番行刺不成之故也。然讀之殊無補寫之跡。而自令人想見其

時其事。蓋以不補為補。又補寫之一法也。

史進芒碭一歎。亦暗用阮籍時無英雄故事。可謂深表大郎之至矣。若夫蠻牌之敗。只是文章交卸之法。不得

以此為大郎惜也。

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喝聲坐下。衆多做公的。把魯智深簇擁到廳階下。賀太守正要開言勘問。只見

魯智深大怒道。太守不及勘問魯達反先怒發文字都有身分俗本悉改令人氣盡。你這害民貪色的直娘賊。八個字寫你敢便挈倒洒家。俺死也與史進兄

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字讀之令人心痛又令人快活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

不得的冤仇。口思之失笑。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洒家。亦大難事玉嬌枝也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還史進已

要還嬌枝又是還與和你却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還嬌枝已奇絕妙絕又要還太守一發奇絕妙絕

專一歡喜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千載讀之無不汗顏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

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話。血寫得使人心痛使人快活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與上正要開

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活畫出氣急敗壞語言重舌又活那厮。你看那厮。寫太守氣咽不成且監下這

厮。慢慢處置。這禿驢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畫出自神其智心口相語妙絕也不拷打。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

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嘍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來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嘍囉報道。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快便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勸諫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戴宗喫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來。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便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晁蓋聽罷。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今不可擔閣。便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又書宋當日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林冲楊志。先撥林冲花榮秦明呼延灼。呼延新到例應立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兵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全徐甯解珍解寶。共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堂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在路轡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豬羊牛馬。醞造下好酒等候。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亦用武松下山拜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取便好。朱武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方可取得。吳學究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宋江飲酒到晚。已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著兩隻大蟲在牢裏。如何不做隄備。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可到那裏窺望。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全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畫。天上無一片雲彩。偏向刀鎗劍戟林中寫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塹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也便望見那西嶽華山。是王義齋壁太尉降香之處。不得不映帶出來。宋江等看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

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嘍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兩日內忽見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其事牛不及令人不知所謂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裏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白花蛇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個下山去了。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仝、呼延灼、花榮、秦明、徐甯、共七個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張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甯、呼延灼四個伏在岸上。第一宋江、吳用、朱仝、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分船都去灘頭藏了。第二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下來，船上插著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朱仝、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背後。吳用立在船頭。從船尾順流至船頭讀之如畫。全李應立宋江後也。要知只四個字便鎖定一篇章法。蓋吳用領第一段宋江領第四段。朱仝領上諸人，李應領水軍諸人也。細讀之便知關聯之妙耳。俗本略缺。太尉船到，當港截住。筆力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關截住？」大臣宋江執著骨朶躬身聲喏。此第一段宋江不開言，悉是吳用說妙筆。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祇候抵對太尉寶主正副筆肅然。」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截？」宋江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宋江只不開言，段用吳用說妙筆。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却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段用吳用說妙筆，江只不開口妙筆。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立起身來。筆勢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一路吳用到此，忽換宋江妙筆。朱仝把鎗上小號旗，只一招動。宋江背後一個傳令，寫得又嚴整又體統，真岸上花榮、秦明、徐甯、呼延灼引出馬軍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奇文駭事，得未曾有。那船上艙公都驚得鑽入艙裏去了。如畫。此一段用吳用與客帳司問答，忽換宋江傳令作尾，真正一篇奇絕筆法。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又躬身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言悉是宋江說妙筆。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言悉是宋江說妙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

如何輕易登岸。船頭上吳用道：太尉不肯時，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一路宋江到此，忽換吳用妙筆。李應把號帶鎗一招。宋江背後又

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擡出船來。奇文駭事得未曾有。宿太尉看見大驚。此一段寫宋江與太尉問答，忽換吳李俊張順明晃晃掣出尖

刀在手，早跳過船來。奇文駭事手起，先把兩個虞候擲下水裏去。奇文駭事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

通地跳下水去。奇文駭事早把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奇文駭事自己兩個，也便托地又跳上船來。奇文駭事一段寫李俊

宿太尉魂不著體。宋江吳用一齊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著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吳用一齊說妙筆宿

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不妨。宋江吳用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

西嶽神靈誅滅。宋江吳用一到此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岸。衆人在樹裏牽出一匹馬來，扶策

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同行。宋江吳用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吳用也上了馬。看他於宋江吳用各寫

一幅真正一篇絕奇章法。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

頭領拔刀侍立。奇文駭事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吳用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兩邊衆

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個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裏。欲借

太尉御香儀從，并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犯。乞太尉鈞鑒。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

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宋江之惡如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

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擎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喽囉數內，選揀一

個俊俏的，剃了髭鬚，穿了太尉的衣服，扮做宿元景。妙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妙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做虞候。

小喽囉都是紫衫銀帶，執著旌節旗幡儀仗法物，擎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雷朱全李應扮做四個衛兵。

朱武陳達楊春款住太尉，并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是主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沖楊志引一隊人

馬，分作兩路取城。妙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此處只寫一個後忽添換一話休絮煩，且說一行

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嶽廟來。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并廟裏職

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旛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

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煖轎來。只煖轎二字亦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嶽

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齋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

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極寫太將

著酒菓來見太尉。原來那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却語言發放不得。絕對雖復發放不得然因此只教妝做染病。把靠

褥圍定在牀上坐。推官一眼看那來的旌節門旗牙仗等物。極寫太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忽忽入

去稟覆了兩遭。寫得却引推官人去遠遠地堦下參拜了。見那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得說甚麼。絕客帳司直走下

來。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

不來迎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

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強盜要打城池。客帳司應每日在彼隄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齋獻酒禮。太守

隨後便來參見。客帳司道。太尉涓滴不飲。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是要緊推官隨卽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

把盞了。客帳司又入去稟一遭。請了鑰匙出來。引著推官去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把條竹

竿叉起。叫推官仔細自看。寫得果然好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府內高手工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

點著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挂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讀語客帳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

內鎖了。又將出山書省許多公文付與推官。寫得便叫太守快來商議揀日祭祀。是要緊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

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却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厮雖然狡猾。也騙得

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筆力矯立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却又

換戴宗扮做虞候。此等事又復當面物淡寫當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閒步看那西

嶽廟時。果然是蓋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百忙中又補畫出嶽廟來真是筆有餘妍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廳前門上報道。賀太守

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甯朱仝李應四個衙兵。各執著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藏暗器。侍立在左

右。却說賀太守將領三百餘人。極寫太守狡獪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極寫太守狡獪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著三百

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客帳司喝道。朝廷貴人在此。閒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脚。寫得賀太守獨自進

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厮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著小喽囉便拜。絕客帳司道。太守。你知

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客帳司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

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拏下。疾解珍解寶弟兄兩個。颯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疾

宋江喝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個。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齊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

倒在地下。可謂大算盤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喽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個回去。疾

活快續後到廟來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須知此句是文外之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弔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

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魯智深逕奔後堂。取了戒

刀禪杖。玉嬌枝早已投井而死。此二句係本衆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

弔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大書

可謂許伯哭世矣。就山寨裏做了個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

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個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再結一行人等

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王義自齎發盤纏。投奔別處不題。且說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

殺死官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匹盡皆擄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

推官推官。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弔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

裏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弔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不在話下。再說宋江救了史進魯

智深帶了少華山四個好漢。仍舊作三隊分儀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八字只算於路無話四字作省文耳先使戴宗前

來上山報知。晁蓋并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喜筵席。次日史進

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己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酒席間。晁蓋說道。我有一事。爲是公明賢弟連日不在山寨。只得

權時閣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說出來。三日前有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

聚集著三千人馬。爲頭一個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個副將。一個姓項名充。

綽號八臂哪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個姓李名

袞。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個結爲

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個商量了要來吞并俺梁山泊大寨。我聽得說。不由不怒。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

敢如此無禮。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個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

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久冷應熱固行文之法也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

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史進歎口氣問朱武道。這裏正不知何處。是

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寫史進絕妙之文朱武等三人也大家歎口氣。寫朱武三人不一時。來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嘍囉上

山報知。且說史進把少華山帶來的人馬。一字擺開。自己全身披掛。騎一匹火炭赤馬。當先出陣。手中橫著三尖兩

刃刀。背後三個頭領。便是朱武陳達楊春。四個好漢。勒馬陣前。看望不多時。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當先

兩個好漢。爲頭那個便是徐州沛縣人。姓項名充。果然使一面團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右手仗條標鎗。後面打著

一面認軍旗。上書八臂吒哪四個大字。另是一樣氣色讀之正復可畏次後那個便是邳縣人。姓李名袞。果然也使一面團牌。背插二

十四把標鎗。左手把牌。右手仗劍。後面打著一面認軍旗。上書天大聖四個大字。另是一樣氣色讀之真復可畏當下兩個步行下

山。見了對陣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四騎馬在陣前。並不打話。小嘍囉篩起鑼來。兩個好漢舞動團牌一齊上直滾入

陣來。人固另是一樣氣色文亦另一樣是聲勢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寫得好笑史進前軍抵敵。寫得好笑朱武等中軍呐喊。寫得好笑要如此三句

反微

也。退三四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寫飛刀又楊春轉身得遲。被一飛刀戰馬著傷。棄了馬。逃命而走。寫飛史進

點軍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議。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救。正憂疑之間。只見軍士來報北邊大路上塵頭起處。約有

二千軍馬到來。史進等上馬望時。却是梁山泊旗號。當先馬上兩員上將。一個是小李廣花榮。一個是金鎗手徐甯。第一撥先寫

兵次寫將。史進接著。備說項充李袞蠻牌滾動。軍馬遮攔不住。花榮道。宋公明哥哥見兄長來了。放心不下。好生懊

悔。特差我兩個到來幫助。史進等大喜。合兵一處下寨。次日天曉。正欲起兵對敵。軍士又報北邊大路上又有軍馬

到來。花榮徐甯史進一齊上馬望時。却是宋公明親自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柴進朱仝呼延灼穆弘孫立黃信呂

方郭盛帶領三千人馬來到。第二撥先寫將次寫兵只小兩節又必變換作草草。每次援兵皆從山上明寫調撥此處忽變爲突如其來之文不先提出亦是行文避熟也。史進備說項充李袞飛刀標

鎗滾牌難近折了人馬一事。宋江大驚。吳用道。且把軍馬札下寨柵。別作商議。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勦捕。直到山下

此時天色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實寫項充李袞虛寫樊瑞妙筆非人所及。公孫勝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燈籠。便是會行妖法

之人在內。我等且把軍馬退去。來日貧道獻一個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傳令教軍馬且退二十里。札住營寨。

次日清晨。公孫勝獻出這個陣法。有分教。魔王拱手上梁山。神將傾心歸水泊。公孫勝畢竟獻出甚麼陣法來。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讀水滸俗本。至此處爲之索然意盡。及見古本。始喟然而歎。嗚呼妙哉。文至此乎。夫晁蓋欲打祝家莊。則宋江

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晁蓋欲打高唐州。則宋江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晁蓋欲打青州。則

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欲打華州。則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何獨至於打曾頭市。而宋江默

未嘗發一言。宋江默未嘗發一言。而晁蓋亦遂死於是役。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觀其書法。推

其情狀。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經。以斷斯獄。蓋宋江弑晁蓋之一筆。爲決不可宥也。此非謂史文恭之箭乃真出於宋江之手也。亦非謂宋江明知曾頭市之五虎。死晁蓋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蓋之死。即誠非宋江

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蓋之死爲利。則固非一日之心矣。吾於何知之。於晁蓋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勸止之。夫宋江之必不許晁蓋下山者。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衆人尙有晁蓋也。夫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則是山寨誠得一旦而無晁蓋。是宋江之所大快也。又不欲令衆人尙有晁蓋。則夫晁蓋雖未死於史文恭之箭。而已死於廳上廳下衆人之心非一日也。如是則晁蓋今日之死於史文恭。是特晁蓋之餘矣。若夫晁蓋之死。固已甚久甚久也。如是而晁蓋至而若驚。晁蓋死而若驚。其惟史文恭之與曾氏五虎有之。若夫宋江之心。固晁蓋去而夷然。晁蓋死而夷然也。故於打祝家則勸。打高唐則勸。打青州則勸。打華州則勸。則可知其打會頭市之必勸也。然而作者於前之勸。則如不勝書。於後之勸。則直削之者。書之以著其惡。削之以定其罪也。嗚呼。以稗官而幾欲上與陽秋分席。詎不奇絕。然不得古本。吾亦何繇得知作者之筆法如是哉。

通篇皆用深文曲筆。以深明宋江之弑晁蓋。如風吹旗折。吳用獨諫一也。戴宗私探。匿其回報二也。五將死救。餘皆自顧三也。主軍星殞。衆人不遷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療治五也。晁蓋遺誓。先云莫怪六也。驟攝大位。布令詳明七也。拘牽喪制。不卽報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閒話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

第二回寫少華山。第四回寫桃花山。第十六回寫二龍山。第三十一回寫白虎山。至上篇而一齊挽結。真可謂奇絕之筆。然而吾嫌其同。何謂同。同於前若布棋後若棋劫也。及讀此篇。而忽然添出混世魔王一段。曾未嘗有。突如其來。得此一虛。四實皆活。夫而後知文章真有相救之法也。

話說公孫勝對宋江。吳用獻出那個陣圖。問曰。何不出自吳用。答曰。上金鈴掛既已全出矣。用此處例。應獨出公孫。不得吳用。太熱公孫太冷也。道是漢末三分諸葛孔明擺石

爲陣之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隊。中間大將居之。其像四頭八尾。左旋右轉。按天地風雲之機。龍虎鳥蛇之狀。待他下山。衝入陣來。兩軍齊開。有如何候。等他一入陣。只看七星號帶起處。把陣變爲長蛇之勢。貧道作起道法。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却於坎地上掘一陷坑。直逼此三人到於那裏。兩邊埋伏下撓鉤手。準備捉將。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叫大小將較依令而行。再用八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朱全。花榮。徐甯。穆弘。孫立。史

進黃信。却叫柴進呂方郭盛權攝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帶領陳達糜旌。叫朱武指引五個軍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是日已牌時分。衆軍近山擺開陣勢。搖旗擂鼓搦戰。只見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地價響。三個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充李袁中間擁出那個混世魔王樊瑞。騎一匹黑馬。立於陣前。那樊瑞雖會使些妖法。却不識陣勢。須知此語正是反顯公孫非蟻樊瑞也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團團密密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充李袁若見風起。你兩個便引五百滾刀手殺入陣去。項充李袁得令。各執定蠻牌。挺著標槍飛劍。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星銅鎚。右手仗著混世魔王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却早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日色無光。項充李袁吶聲喊。帶了五百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來。便分開做兩下。寫得八陣圖項充李袁一攬入陣。兩下裏強弓硬弩射住。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來。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寫得出八陣圖。宋江望見項充李袁已入陣裏。便叫陳達把七星號旗只一招。那座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寫得出八陣圖。項充李袁正在陣裏東趕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裏指引。他兩個投東。朱武便望東指。寫得好。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寫得原來公孫勝在高處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劍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疾。便借著那風。盡隨著項充李袁腳跟邊亂捲。奇也。便借那風四字讀之絕倒。○古有諸葛借風。不如公孫借風之更。兩個在陣中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即前八四邊並不見一個軍馬。一望都是黑氣。此句寫後面跟的都不見了。此句寫項充李袁心慌起來。只要奪路出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寫出八正走之間。忽然雷震一聲。兩個在陣叫苦不迭。一齊蹣了雙足。翻筋斗擲下陷馬坑裏去。妙絕。○凡前文寫得極難。皆倒觀後文其易也。莊子曰。每至於族。見其難爲。然兩邊撓鈎手。早把兩個搭將起來。便把麻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瑞引人馬奔走上山。三千人馬折其大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軍健早解項充李袁到於麾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自把蓋說道。二位壯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拜請上山。同聚大義。蓋因不得其便。因此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兩個聽了。拜伏在地。道。久聞及時雨大名。只是小弟等無緣。不會

拜識。原來兄長果有大義。我等兩個不識好人。要與天地相拗。奇掘之句寫來活今日既被擒獲。萬死尙輕。反以禮待。

若蒙不殺。誓當効死報答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個。如何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個回去。好就說樊瑞來投

拜。不知頭領尊意如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為當。便請二位同回貴寨。宋江來日專候佳音。寫宋江權術

非常之才。兩個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投降。我等擒來奉獻頭領麾下。便活是使蠻宋江聽說大喜。請入中軍。

待了酒食。看他盡放回去又有盡放回去換了兩套新衣。也取兩匹好馬。也喚小嘍囉。擎了槍牌。四親送二人下坡回寨。

五也○便過諸葛七縱一等也。○因明用八陣便又。暗用借風七縱一事以陪之耐。卷文心之巧如此。兩個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嘍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

瑞問兩個來意如何。項充李袞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句句是使樊瑞道。兄弟如何說這話。兩個便把宋江如

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義。我等不可逆天。之是一家來早都下山投拜。兩個道。我們也為如此

而來。出樊瑞自家主意好。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個一齊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

請入帳中坐定。三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極表三人拜請眾頭領都到芒碭

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眾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宴已罷。樊瑞就拜公孫勝為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

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縮結妙絕只在篇中又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錢糧。馱了行李。收拾人馬。

燒毀了寨柵。又結一處○前三處實此處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路無話。宋江同眾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

欲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個大漢望著宋江便拜。奇文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

那漢答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弟赤髮黃鬚。都呼小人為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

盜馬。今春去到槍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雪練也似價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

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照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文情詳前賜雪雖生來馬名照後文麒麟立出前喚後帶絕世奇文。放在槍竿嶺下

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凌州

西南上會頭市過。被那會家五虎奪去了。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穢的言語。小人不敢盡

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

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小人不敢盡說。

且復收口作一頓跌文有步驟。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黃髮卷鬚。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項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宋江見山寨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并四邊寨柵。又作一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會頭市探聽那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會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為曾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為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個喚做曾密。第三個喚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去那會頭市上。聚集著五七千人馬。札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要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匹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之處。那廝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沒一個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

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得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點五千人馬。啓請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當日晁蓋便點林冲特點林冲第一呼延灼徐寧穆弘張橫楊雄石秀孫立黃信燕順鄧飛歐鵬楊林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杜遷宋萬點至後半忽然是最初小奪泊人章法奇絕人共是二十個頭領。部領三軍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上文若千篇每動大軍便書晁蓋要行宋江力勸獨此無故知古本之可讀也。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色以見宋江不書宋江等衆人五字耶。吳學究諫道。諫深文曲筆與陽秋無異。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日。却去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會頭市寫得又有一樣出色處。真乃風雲海嶽之才。○要知因偷馬引出曾家五虎亦與上文因偷雞引出祝氏三雄特特相犯。顯筆力。

諫深文曲筆與陽秋無異。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日。却去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之罪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

宗下山去探聽消息。此語後無下落非耐菴漏失正故為此深文曲筆以明曾市之敗非宋江所不料而絕不闡有救撥之思以深著其罪也○驟讀之極似寫宋江好細讀之始知正寫宋江罪文章之妙都在無字句處安望世人讀而知之且說晁

蓋領著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眾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多好漢立

馬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個好漢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道你等

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拏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蓋大怒回頭一看早有

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特於此處大書林冲本處以爲一篇眼目兩個交馬鬪了二十餘合曾魁料道

鬪林冲不過掣槍回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此篇於戰處只寫寫意只重在晁宋之間耳晁蓋領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市之

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平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

成陣勢擂鼓吶喊曾頭市上礮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著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副教

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密曾魁右邊曾昇曾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照後坐下

那匹便是千里玉獅子馬照前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曾頭市寫

練氣曾塗指著對陣罵道反國草寇見俺陷車麼我會家府裏殺你死的不算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

陷車裏解上東京方顯是五虎手段你們趁早納降還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槍出馬直奔曾塗衆將一發掩殺

過去兩軍混戰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東西趕殺却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本日戰處只寫寫殺

染出來用當日兩邊各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一句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嘗

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只是鬱鬱

不樂又一連三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會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僧人直到晁蓋寨裏投拜寫得突兀軍人引到中

軍帳前兩個僧人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哩

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至小僧盡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只今特來拜請頭領人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

蓋聽說大喜便請兩個僧人坐下置酒相待獨有林冲諫道一路詳寫林冲諫以惡宋江之居然不來深文曲筆都要細看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

詐。晁蓋道。他兩個出家人。怎肯妄語。輕輕便說出三個原故。明是我梁山泊久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他兩個

與我何仇。却來掇賺。二況兼會家未必贏得我們大軍。何故相疑。三兄弟休生疑心。悞了大事。我今晚自去。走一遭。

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冲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入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

千五百人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呼延灼阮小二歐鵬阮小五燕順阮小七杜遷白勝宋萬。寫十將亦復開列當晚

造飯喫了。馬摘鈴。軍銜枚。夜色將黑。便悄悄的跟了兩個僧人。直奔法華寺來。晁蓋看時。却是一座古寺。晁蓋下馬。

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僧人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和尚。僧人道。便是會家畜生。孀惱。不得已各自歸

俗去了。只有長老并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斷寨裏。晁蓋道。

他的寨在那裏。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寨裏便是會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這三個寨便

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且待三更時分。便無準備。晁蓋聽會頭市上時。整整齊齊

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只寫僧人道。這厮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當先引路。晁蓋帶同

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著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來得突兀前軍不敢行動。看四

邊時。又且路逕甚雜。都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

下裏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個灣。撞見一彪人馬。當頭亂箭射將

來。撲的一箭。正中晁蓋臉上。亦只倒撞下馬來。却得三阮劉唐白勝五個頭領死併將去。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

來。十個人入去。却偏是五個初聚義人。死救出來。生死患難之際。令人酸淚迸下。○單寫初聚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個住。兩

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燕順歐鵬宋萬杜遷。只逃得自家性命。只逃自家性命者。蓋言帶去二

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虧得跟著呼延灼。都回到帳中。言晁蓋不虧呼延灼也妙筆。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

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寫得林冲叫取金槍藥敷貼上。原來却是

一枝藥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極寫林冲生死交情以深惡宋江又便差劉唐三阮杜遷宋萬先回山寨。差六人章法奇絕讀之令人忽然想到初火併時不勝風景其餘十四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極該收兵一齊回去。但是必須等公明哥哥將令下來。方可回軍。但知

宋江平日使眾人視晁蓋如無也。豈可半塗撇了會頭市自去。書不撇會市以見晁蓋也妙絕當晚五更時分。天色微明。十四個頭領都在寨中嗟咨不安。進退無措。得此語便令其罪忽聽得伏路小較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山上。火把齊明。照見如同白日。四下裏吶喊到寨前。林冲領了眾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上文等宋江將令只是借此一筆以著宋江之惡耳其文會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眾頭領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晁頭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宋江守定在牀前啼哭。俗士讀之便謂宋江好不知正極寫宋江之詐也○哭亦人

眾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宋江獨哭難乎其為下也衆人不哭難乎其為上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軀沉重。轉頭看著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若那個捉待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却忽然生出一難筆力險怪不可言。獨寫宋江哭俗士以為罷。便瞑目而死。眾頭領都聽了晁蓋遺囑。法宋江見晁蓋已死。惟日望之之辭。放聲大哭。如喪考妣。好○特寫宋江如喪考妣四字以表其

哭之不倫妙絕。眾頭領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眾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令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并眾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林冲却把那枝誓箭就供養在靈前。筆法○山案定鼎之功實惟武師始終以之寫晁蓋死後宋江又不如

意便生出許多文情來。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雖必有之事然亦前映法宋江每日領眾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吳用公孫勝并眾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為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首書林冲筆法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法與眾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林冲開話道。段是義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

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法與眾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林冲開話道。段是義

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

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

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

無君家一日不可無主。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

哥為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再提此句以顯下文宋江道。晁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為梁山

泊主。此語衆頭領皆知。礙誓箭在彼。礙○妙絕之文讀之令人不願為惡受如此苦○權詐人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讐雪得

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吳學究道。吳用一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

不坐時。其餘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誰人敢當此位。小事況兼衆人多是哥哥心腹。亦無人敢有他說。又一心哥哥

便可權臨此位。坐一坐。善處待日後別有計較。又一善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雖心待日後

報讐雪恨已了。拏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大宋

皇帝。你也肯眼如電有舌如刀。遠之所以如虎也。包藏禍心。外施仁義。江之所以如鬼也。宋江大怒道。不得這黑廝又來胡說。再行如

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不做。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越彈壓越說出來妙人妙吳

學究道。這廝不識時務的人。又豈知不識時務者為聖賢耶。衆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見識。語語且請息怒。主張大事。宋江焚

香已罷。林冲吳用攙到主位。居中而坐。第一把椅子。又書林冲吳用攙至宋江權詐○越權詐越見醜不可當○居中正面四

自不讀其文耳。無如此許多字句。便可以知晁蓋有如此許多字句。字醜不可當○論來尊宋江正與尊晁蓋一樣耳何至又有不同嗟乎人

便可以知宋江夫文字人之圖像也。觀其圖像知其好惡。豈有疑哉。便字字法言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為頭。右一帶呼延灼

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便說道。不須擬議也。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為股肱。一

同替天行道。看他開口第一句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札。此豈臨時聚義廳今改為

忠義堂。此豈臨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

兄分投去管。先作一總次復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軍師吳學究。第三軍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

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郭盛。第一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唐。第三位史進。第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

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第二右軍寨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

歐鵬。第七位穆春。第三前軍寨內第一位李應。第二位徐甯。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志。第六位馬麟。

第七位施恩。第四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飛。第七位

薛永。第五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七位

童威。第八位童猛。第六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忽作一結山前第一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

第三關。令項充李袞守把。第七金沙灘小寨。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令李忠周通鄒潤鄒

潤四個守把。山後兩個小寨。左一個旱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個旱寨。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第八忠

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堂算錢糧蔣敬。第九右一帶房中。管礮凌振。管造船

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第十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

醋朱富。監備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第十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

青孫二娘。第十管北地收買馬匹。楊林石勇段景住。第十三章。如此十三章。豈是臨時權詐之言。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

違犯。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為寨主。盡皆一心拱聽約束。此亦反表前此之有二心也。二心也者。一明日

宋江聚眾商議。本要與晁天王報讎。興兵去打曾頭市。却思庶民居喪。尚且不可輕動。我們豈可不待百日之後。然

後舉兵。眾頭領依宋江之言。守在山寨。俗士必將以此為孝。不知此正大書宋江之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蓋。一日

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法主。只為遊方來到濟甯。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

喫齋閒語間。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極寫宋江北京城裏。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

省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却恁地忘事。飛舞北京城裏。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

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還有甚麼煩惱不釋。不悲失晁蓋。顯得麒麟

深文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殺

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為

智多星。端的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不慌不忙。說出這段計來。有分教。盧俊義撇却錦

簇珠圍。來試龍潭虎穴。正是只爲一人歸水滸。致令百姓受兵戈。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吳用賣卦用李逵同去。是偶借李逵之醜。而不必盡李逵之材也。偶借其醜。則不得不爲之描畫一二。不必盡其材。則得省卽省。蓋不過以旁筆相及。而未嘗以正筆專寫也。是故入城以後。是正筆也。正筆則方寫盧員外不暇矣。奚暇再寫李逵。若未入城以前。是旁筆也。旁筆卽不惜爲之描畫一二者。一則以存鐵牛本色。一又以作明日喧動之地也。

中間寫小兒自鬧李逵。員外自驚天口。世人小大相去之際。令我浩然發歎。嗚呼。同讀聖人之書。而或以之弋富貴。或以之崇德業。同游聖人之門。而或以之矜名譽。或以之致精微者。比比矣。於小兒何怪之有。

盧員外本傳中。忽然插出李固燕青兩篇小傳。李傳極敘恩數。燕傳極敘風流。乃卒之受恩者。不惟不報。又反噬焉。風流者。篤其忠貞之死靡忒。而後知古人所歎狼子野心。養之成害。實惟恩不易施。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實惟人不可忽也。稗官有戒有勸。於斯篇爲極矣。

夫李固之所以爲李固。燕青之所以爲燕青。娘子之所以爲娘子。悉在後篇。此殊未及也。乃讀者之心頭眼底。已蚤有以猜測之。三人之性情行徑者。蓋其敘事雖甚微。而其用筆乃甚著。敘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筆著。故其好惡蚤可得而辨也。春秋於定哀之間。蓋屢用此法也。

寫盧員外別吳用後。作書空咄咄之狀。此正白絹旗熟麻索之一片雄心。渾身絕藝。無可出脫。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觸。因擬一試之於梁山。而又自以爲志。未可謀之燕雀。不得已望空咄咄。以自決其心也。寫英雄員外。正應作如此筆墨。方有氣勢。俗本乃改作誤聽吳用寸心如割等語。一何醜惡至此。前寫吳用既有卦歌四句。後寫員外便有絹旗四句。以配之。已是奇絕之事。不謂讀至最後。却另有配此卦歌四句者。又且不止於一首而已也。論章法則如演連珠。論一一四句各各入妙。則真不減於旗亭畫壁賭奇絕句矣。俗本處

處改作唐突之語。一何醜惡至此。

寫許多誘兵。忽然而出。忽然而入。番番不同。人人善謔。奇矣。然尤奇者。如李逵魯智深武松劉唐穆弘李應入去後。忽然一斷。便接入車仗人夫。讀者至此。孰不以爲已作收煞。而殊不知乃正在半幅也。徐徐又是朱仝雷橫引出宋江吳用公孫勝一行六七十人。真所謂愈出愈奇。越轉越妙。此時忽然接入花榮神箭。又作一斷。讀者於此。始自驚歎。以爲夫而後方作收煞耳。而殊不知猶在半幅。徐徐又是秦明林冲呼延灼徐甯四將夾攻。夫而後引入卦歌影中。嗚呼。章法之奇。乃令讀者欲迷。安得陣法之奇。不令員外中計也。

話說這龍華寺和尚說出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

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個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奇語猜說猶未了。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

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看他出席自薦便知李逵之奇形怪狀不惟他人所驚亦其自家所驚也我嘗以天下美人無有不自以爲美者下醜人亦無有不自以爲醜者如之何又有不自以爲醜之人也宋江喝道。兄弟。

你且住著。若是上風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寨。衝州撞府。合用著你。這是做細作的勾當。你這性子怎去得。李逵道。

別遭。二字你道我生得醜。絕倒語如不要我去。絕倒語如有隱恨者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入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無別人中得軍師的意。只用不妨二字

爲自負之言以鳴得意妙不可言吳用道。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既欲用之又故難之便令以奇形怪狀獨步一時奇絕妙絕

見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却開第二

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著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了一般。依得

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都依得。閉著這個嘴。不說話。却是癩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

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銜著一文銅錢便了。閒中忽作調侃世衆頭領都笑。那裏勸得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

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

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

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嘔得苦。省○此行本欲以李逵之醜噴動員

奴失亦常累氣不盡耳。只用一二段約略點綴。一意運趨正傳手法。高妙非神史所能。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厨下做飯。一拳打得店小二

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忒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得小人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

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豈有李逵而不惹事者。然一惹事而枝節煩擾。文幾不

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厮苦死要來。一路上嘔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

性命。李逵道。我難道不省得。的妙入的的吳用道。我再和你打個賭號。若是我把頭來一搖時。你便不可動。李逵

應承了。只一李逵惹事。既已穿補於前。又復安放於後。良工心

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綵呂公條。著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擎一副金熟銅鈴杵。李逵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阜

枚渾骨丫髻。穿一領麤布短褐袍。勒一條雜色短鬚條。穿一雙躡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著個紙招兒。上

寫著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兩入如畫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牛發。各州

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此處北京是河北第一個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且說吳用

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却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著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

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個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

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個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寫初到城門人便驚怪。傾出一到街市無不喧闐。所以

是問畫李逵取者須知。李逵聽得。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絕。○李逵發作。是此傳開文。吳用向前與把門

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却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厮不省

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又添出四字。不止兩眼像賊而已。凡此皆

鈴杵口裏念著口號道。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此乃時也。運也。命

也。包括子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既以醜醜動其耳。又以高價動其心。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

也。既以醜醜動其耳。又以高價動其心。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

也。既以醜醜動其耳。又以高價動其心。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

十個跟著看了笑。却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星下賤技何至得動盧員外故知得奇形怪狀伴當氣力不少。一頭搖頭。一頭唱著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鬨動越多了。寫得便若紙上活有吳用活有李逵活有軍小兒妙筆。不惟活有而已直寫得紙上吳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著

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闐。喚當直問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道。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捨得。四字正挑著員外妙一段先敘先生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滲瀨。走又

走得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滲瀨句應前賊眼樣範句應前脚高步低一段次敘伴當。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小兒自笑道童醜貌員外自賞請則請耳問甚員外只圖不像山泊好漢。豈知

的與我請他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那個員外請我。請則請耳問甚員外只圖不像山泊好漢豈知反不嫌算命先生世間固有者意而反失之者

不少也。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著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李

吳用轉過前來。向盧員外施禮。盧俊義起身答著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別號

天口。能恰與算命先生宛合真正妙才妙筆。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神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排算。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個。吳用道。

請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七字閉殺天下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此年無此月此日無此時必得八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搭了一回。拏起算子

一拍。大叫一聲怪哉。動女子小人有則用軟語動家傑丈夫必用險語。夫性各有其所近正不嫌於對。如其來也。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可直言。再用一激妙絕。語夫性各有其所近正不嫌於對。如其來也。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秋務員外則止應云若不見怪當以直言矣。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祖宗

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為。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又用一激妙絕。待家傑員外必星如此若待嗟歎而言。天下原來都要阿諛諂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語語似算命聲口妙筆盧俊義道。先生息怒。盧某偶然戲言。願得終聽指教。吳用道。從來直言原不易信。盧俊義道。盧某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獨今年時犯歲君。正交惡限。恰

在百日之內。要見身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先關斷 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

沈吟自語道。只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難。東南避難一句若今日越說得確。後日越未必來。若今日越說得不甚確。便後日越來得無疑惑。此皆行兵知彼說法。 然亦還有驚恐。却不得傷大體。絕蓋不其勤斯深於勤矣。 盧俊義道。若是免得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貴造有

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員外寫於壁上。惡極妙極。日後應驗。方知小生妙處。黃昏渡河 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粉

壁上平頭自寫。吳用口歌四句道。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俗本說。在的。忽然在後。忽然在壁上。忽然在河裏。又是一樣章法。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寫得捷如脫兔。妙筆 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

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恐誤賣卦。改日有處拜會。不必先說不說。妙筆抽身便起。 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拏了拐棒。走出

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

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迎接盧員外去。他早晚便來也。數語寫吳用真。有名士風流。 且不说吳用李逵還

寨。却說盧俊義自送吳用出門之後。每日傍晚便立在廳前。獨自個看著天。忽忽不樂。亦有時自言自語。正不知甚

麼意思。寫盧員外暗用書空咄咄事。妙絕不然。而真為吳用所賺。亦何以為盧員外也。 這一日却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軍勢突兀。便活潑出。盧員外來。俗本皆訛。少刻

都到。那一個為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著。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

員外救了他性命。其恩 如此。養在家中。如此。因見他勤謹。寫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其恩 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

都管。其恩 如此。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著四五十個行財管幹。其恩 一家內外都稱他做李都管。其恩如此。忽然而入一篇。小傳筆力奇絕。 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說猶未了。

階前走過一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髭鬚。十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

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著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鬢畔斜簪四季花朵。這人

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得他大。為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員外叫一個高手指匠人與

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却似玉亭柱上鋪著軟翠。若賽錦體。絲你是誰。都輸與他。人不止一身好花繡。更兼吹得

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却似玉亭柱上鋪著軟翠。若賽錦體。絲你是誰。都輸與他。人不止一身好花繡。更兼吹得

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納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人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人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拏著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箭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使他人千道萬尋不能到。晚間入城。

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賽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人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人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來他却是盧員外一個心腹之人。入一段小傳筆力奇絕。

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因想東南方有個去處是泰山。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

天下人民生死災厄。連日書空咄咄實不曾作此想而忽自云然者鴻鵠之志固可與燕雀道也。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若躲過這場災悔亦不是盧員外語。三者做些買賣。盧員外語。觀看外方景致。亦不是盧員外語。連舉數言。悉非心。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

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話。奇語如古諺諺。你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

打梁山泊邊過。一語便已道著。非道著。吳用奇計。正道著。近外雄心。也不枉員外呼之為我那人。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

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煽惑主人。無意之語。宛然千伶百俐。真口令行文。波致橫生。妙筆。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倒敢有一場好笑。絕世妙人。絕世真乃絕世妙事。今即無之。亦是絕世妙文。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算個男子大丈夫。說猶未了。盡說忽作一頓妙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賈氏來。也勸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個家業。就驚受

怕。去虎穴龍潭裏做買賣。你且只在家裏收拾別室。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觀其所以留丈夫者。而知意不在於留丈夫也。讀之令人掩口。却又大雅不露。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却不知省。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廕學得些

筆妙。

筆妙。

筆妙。

筆妙。

筆妙。

筆妙。

筆妙。

個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著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得三五十個開去。留下

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去走一遭。寫一個願去 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要帶李固去。他須省得。便替我

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個樁主。李固便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走不

得多路。寫一個不願去 映發。○讀者初至。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

推故。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如 娘子便漾漾地走進去。如 燕青亦更不

再說。如書 ○三句寫三個人便活畫。衆人散了。李固只得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脚夫。

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早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

個個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看寫他娘子流淚乃

極大雅真正妙筆也 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

極大雅真正妙筆也 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

來說罷。燕青流淚拜別。寫娘子昨日流淚今日不流淚也却恐不甚明 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五兩

舍打關。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只二語情義交至 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接著。盧俊義道。你

可引兩個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喫。省得耽閣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

兩個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著車仗行。只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

那裏見這般景致。此第三句之半也 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著主人。喫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

客店裏。李固接著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房內。倚了棍棒。挂了氈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

第一日雖無事亦必詳寫此水滸傳例也 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第二日寫出店上路之時 自此在路夜

宿曉行。已經數日。省 ○先詳後省。故不見其空。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

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

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雖然而下每每驚天動地 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教當直的絕取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

出一個包，絕包內取出四面白絹旗，絕間小二哥討了四枝竹竿，絕每一枝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榜棹大小七個字。

奇寫道：「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此回前用卦辭，此用白絹旗，後用三阮唱歌，作草法，妙絕好詩，俗本之說，真乃可恨。

用得妙。李固當直的脚步店小二看了，一齊叫起苦來。不曰李固等而必備舉眾人，活畫出一齊叫苦情狀來。 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

王是親麼？」嚇極說出來 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却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

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耍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得。」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厮們都合那賊人做一路。」店小

二掩耳不迭。四字却寫出梁山聲勢 衆車脚夫都癡呆了。李固和當直的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下這條性命回鄉

去，強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得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厮併？」用古不合是精於用古之法者也 我思量平生學得一身

本事，不會逢著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不是貨物，却是準備下一

袋熟麻索，可知連日嚼啣不是爲趨吉避凶之計，寫盧員外精神過人 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個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

子裏，貨物撇了，不打緊，且收拾車子裝賊。可知此行不爲買賣而來，真乃爲得精神過人 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志。若你

們一個不肯去的，可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只此一句，寫盧員外與山泊衆人一鼻孔出氣 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

隨後了行。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桿棒上，三個丫兒扣牢了。要出色寫其人因出色無其刀妙筆趕

著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衆人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著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

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和兩個當直

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勤勤描寫衆人皆染葉襯花之法 盧俊義喝道：「我若擱翻你

們與我便縛，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來得閃閃忽忽，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 閃忽，林子裏一聲礮響，托地跳出一籌好漢，手拏雙斧，火閃閃忽忽，真正妙絕。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趣極，偏是啞道童，偏厲聲高叫妙絕 盧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拏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叫那宋江山投拜，倘或

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被俺軍師算定了命。趣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挺著手中朴刀來鬪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便走。妙○一路都以三合便走爲章法盧俊義挺著朴刀隨後趕去。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妙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奔亂松林中去了。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個人也不見了。閃閃忽忽却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難得到此。認認洒家去。趣盧俊義看時。却是一個胖大和尚。出來又一樣身穿阜直襖。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洒家便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將令。著俺來迎接員外避難。趣盧俊義焦躁。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挺著朴刀直取魯智深。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去了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出來又一樣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叫道。員外只隨我去。不到得有血光之分。趣極盧俊義不趕智深。逕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去了又一個。盧俊義哈哈大笑道。我不趕你。你這厮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盧員外。你不要誇口。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軍師定下計策。猶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走那裏去。趣極盧俊義喝道。你這厮是誰。那人笑道。小可只是赤髮鬼劉唐。出來又一樣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此處不說便斜刺裏一個人大叫道。員外。沒遮攔。穆弘在此。出來又一樣當時劉唐穆弘兩個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亦不說便走只聽得背後脚步響。出來又一樣盧俊義喝聲著。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急轉身看背後那人時。却是撲天鵬李應。李應此處尤爲奇筆。三個頭領。丁字脚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鬪。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個頭領各自賣個破綻。一齊拔步走了。又一個去了此又是。盧俊義此時也自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却出林子外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縛在後面。鳴鑼播鼓。解投松樹那邊去。上文無數誘兵逐遞而出。至此處忽又收到人夫車仗。讀者只謂已作結煞矣。却不知還有一牛在後一遞一遞。正要出來。章法變動之極。非小篇所得俾也。盧俊義望見。心頭火熾。鼻裏煙生。提著朴刀直趕將去。

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籌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個是美髯公朱全，一個是插翅虎雷橫。」先是一個，一個是撲連

六七十個後又是連肩四個未是散散四五個章法變動之極。○又是一樣出來法。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全手撚長髯，大笑道：

「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我常聽得俺軍師說一盤星辰，只有飛來，沒有飛去。」句句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椅。盧

俊義聽了大怒，挺著朴刀，直奔二人。朱全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合，兩個回身便走。又兩個盧俊義尋思道：

「須是趕翻一個，却纔討得車仗。」捨著性命，趕轉山坡，兩籌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擊鼓吹笛。妙絕仰面看時，

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著「替天行道」四字。妙絕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蓋著宋江。妙絕左有吳

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部從六七十人。又一樣出來法。○此一段另增一齊聲喏道：「員外且喜無恙。」極極盧俊義見了，越怒，指

名叫罵山上，吳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牆，迎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

外，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出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著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

教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驄地一箭，正射落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喫了一驚，回身便走。此走字上都在此，忽

子○讀至此處，又只謂結煞矣，不知還有一半在後章法奇絕妙絕。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沖，引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東山邊殺出

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槍手徐甯，四將又一機出來法也，領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頭沒路，看

看天又晚，脚又疼，肚又飢，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上文數段悉是誘兵走此二段，恐約莫黃昏時分，平煙如水，

巒霧沈山，月少星多，不分叢莽。四句絕看看走到一處，不是天盡頭，須是地盡處，擡頭一望，但見滿目蘆花，浩浩大

水。妙絕盧俊義立住脚，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人言，今日果有此禍。」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搖著一隻小

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又一樣出來法。○又

俊義道：「便是我迷蹤失路，尋不著宿頭，你救我則個。」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

更兼路難，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使其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

若渡得我過去，尋付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

只聽得兩面蘆葦叢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個人。又一樣前面有個赤條條地擎著一條木篙。後

面那個搖著櫓。此段先寫寫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著山歌道。英雄不會讀詩書。英雄不識書千古快論被劉項原來之詩實是

脾睨不屑之意項羽本紀起首只合梁山泊裏居。真奇事也既以讀書人居廊廟則不讀書人定合居山泊矣。千古通病可勝歎息。準備窩

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左邊蘆葦叢中。也是兩個人搖著一隻小船

出來。又一個後面的搖著櫓。有伊啞之聲。前面的橫定篙。此段先寫口裏也唱山歌道。雖然我是發皮身。殺賊原來不

殺人。一人懼者懼其直將殺盡世間也。亦暗用藥師療鶴事。手拍胸前青豹子。眼酸船裏玉麒麟。如此妙絕之語俗本悉行改竄實乃

滿飲一斗。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又一個船頭上立著一個人。倒提鐵鑽木篙。單寫

雷省却。口裏亦唱著山歌道。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日後驗矣先

歌恰是太歲唱出奇絕之事奇絕之文歌罷。三隻船一齊唱。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水軍逆姓名或

或通而長或通而短亦段段名變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心內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那漁人

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

李俊的便是。通姓名却作誓辭奇妙不可言員外若還不肯降。枉送了你的性命。盧俊義大驚。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擎著朴

刀。望李俊心窩裏擲將來。李俊見朴刀擲將來。拏定掉牌。一個背拋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又是一樣去法那隻船

滴溜溜在水面上轉。盧俊義把朴刀又擲將下水去了。寫得妙絕先是刀下去。次是人

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又一個出來。李俊通姓名有許多語張順通姓名只把手挾住船梢。腳踏水浪。把船只一側。船

底朝天。英雄落水。八字正是鋪排打鳳擲龍計。坑陷驚天動地人。畢竟盧俊義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寫盧員外甯死不從數語。語語英雄員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幾差強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竄。對之使人氣盡。寫宋江以忠義二字網羅員外。却被兜頭一喝。既又以金銀一盤誘之。却又被兜頭一喝。遂令老奴一生權術。

此書全部關節。至此一齊都盡也。嗚呼。其才能以權術網羅衆人者。固衆人之魁也。其才能不爲權術之所網羅。如彼衆人者。固亦衆人之魁也。盧員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誠宜也。乃其才能不爲權術之所網羅。而終亦不能以權術網羅衆人者之更爲奸雄。嗚呼。不雄不好。不好不雄。然則盧員外即欲得坐第一交椅。又豈可得哉。

讀俗本至小乙求乞。不勝筆墨疏略之疑。竊謂以彼其人。即何至無術自資。乃萬不得已而且出於求乞。既讀古本。而始流淚歎息也。嗟乎。員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員外。夫員外不知小乙。員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而既已知員外矣。既已知員外。則更不能不知員外。更不能不知員外。即又以何辭棄員外而之他乎。或曰。人之感恩。爲相知也。相知之爲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員外。員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則小乙又何感於員外。而必戀戀不棄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將以爲好也。其人而爲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異常耳。而非有所賴於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將以知爲之釣乎。必人知我而後我乃知人。我將以知爲之報與。夫釣之與報。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於相知之間。此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爲也。況於小乙知員外者。身爲小乙。則其知員外也。易。員外不知小乙者。身爲員外。則其知小乙也。難。然則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員外者。無他。亦以求爲可知而已矣。夫而後小乙知員外。員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爲主僕。後乎此者爲兄弟。誠有以也。夫而後天下後世無不知員外者。即無不知小乙。員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即居天罡之尾。洵非誣也。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難舍此遠去。嗟乎。自員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復知之矣。夫舍我心所最知之員外。而別事一不復可知之人。小乙而豬狗也者。則出於此。小乙而非豬狗也。如之何其不至於求乞也。

自有水滸傳至於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爲花拳繡腿逢場笑樂之人乎哉。自我觀之。僕本恨人。蓋自有水滸傳至於今日。始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後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是燕小乙

哥之爲人也。

蔡福出得牢來。接連遇見三人。文勢層見疊出。使人應接不暇。固矣。乃吾讀第一段燕青。不覺爲之一哭失聲。哀哉。奴而受恩於主。所謂主猶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則是奴猶友也。天下豈有子之於父而忍不然。友之於友而得不然也。與。哭竟。不免滿引一大白。又讀第二段李固。不覺爲之怒髮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謂至矣。盡矣。今之奴之殺之。亦復至矣。盡矣。古稱惡人。名曰窮奇。言窮極變態。非心所料。豈非此奴之謂與。我欲唾之。而恐污我頰。我欲殺之。而恐污我刀。怒甚。又不免滿引一大白。再讀第三段柴進。不覺爲之慷慨悲歌。增長義氣。悲哉。壯哉。盧員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獨生。盧員外生。三十五人何必妨盡死。蓋不惟黃金千兩同於草芥。實惟柴進一命等於鴻毛。所爲不諾我。則請殺我。不能殺我。則請諾我。兩言決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滿引一大白。或曰。然則當子之讀是篇也。亦既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無處索酒。余未嘗引一大白。最上上梁山者。林武師也。最後上梁山者。盧員外也。林武師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盧員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於不換一字者。非耐菴有江郎才盡之日。蓋特特爲此。以鎖一書之兩頭也。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盧兩傳。可謂一字不換。獨至於寫燕青之箭。則與昔日寫魯達之杖。遂無纖毫絲粟相似。而又一樣爭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爲才子。信矣。

薛霸手起棍落之時。險絕矣。却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紙。而滿村發喊。槍刀圍匝。一二百人又復擒盧員外而去。當是時。又將如之何。爲小乙者。勢不待不報梁山。乃無端行劫。反幾至於不免於一幅之中。而一險初平。驟起一險。一險未定。又加一險。真絕世之奇筆也。

必燕青至梁山。而後梁山之救至。不惟慮燕青之遲。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來打聽。則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爲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爲梁山之人也。良工心苦。而算至行劫。良工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鵲。才子爲才子。信也。

六日之內而殺宋江。不已險乎。六日之內殺宋江。而終亦得劫法場者。全賴吳用之見之早也。乃今獨於一日之內而殺盧俊義。此其勢於宋江為急。而又初無一人預為之地也。嗚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生平好險。險不望至此。奇險至於如此之極。而終又得劫法場。才子之為才子。信也。

話說這盧俊義。是了得。却不曾水。被浪裏白條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只見岸上。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一個只見。從水底下鑽上岸來。接連。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

盡脫下溼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兩個只見一人捧出一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了。三個只見八個小嘍囉。擡過一乘轎來。推盧員外上轎便行。四個只見遠遠地早有

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著一簇人馬。動著鼓樂。前來迎接。為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眾頭領。五個只見一齊下馬。六個只見。此六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眾頭領排排地都跪下。寫得使人心動。淚落。雖有金盧俊義亦跪

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笑道。且請員外上轎。眾人一齊上馬。動著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著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

却纔眾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向前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為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吳蓋之。何在處處放出盧俊義大笑道。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

法。此句照破前日吳用。盧某今日到此。豈無生望。此句喝破今日宋江要殺便殺。何得相戲。敢請畫出一位英雄員外讀之。令人起敬。起愛。歎不笑道。豈敢相戲。實慕員外威德。如飢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計策。屈員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道。

住口。盧某要死極易。要從實難。真正英雄員外語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吳用於此。不措一語。但主延推當時置酒備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默飲數杯。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牛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

再三再四。假留在中間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思此二字。盧某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執忠頭領差矣。

宋江開口說忠義外
却接口說差矣妙絕
快絕之足
令老奸心死

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

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眾弟兄難得員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畧住數日。却送回還宅。吳用只是

俊義道。頭領既留盧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英雄員外語語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

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寫吳用實吳用便問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

宋江叫取兩個大銀。把與李固。兩個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個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眾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

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若不死。可以回來。到底底是英李固道。頭領如此錯愛。主人多住

兩月。但不妨事。李固心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吳用

一騎馬。却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個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

邊。坐在柳陰樹下。寫吳用實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句非早定員外之座

宋江之深者莫如吳用吳用口中不以第一把予員外則知宋江心中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一用之以

賺員外出門再用之以擠員外下水。久不以第一把予吳蓋也此書處處故出宋江之惡不為少諱如此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個字。每一句頭上。出一個字。

上盧字。絕。俊傑黃昏獨自遊。頭上俊字。絕。義士手提三尺劍。頭上義字。絕。反時須斬逆臣頭。頭上反字。二句忽變正妙

不必非板寫。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奇絕宋江反詩黃文炳逐句開評盧俊

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們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決不回來。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

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船。奔回北京。諸分兩頭。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默

飲酒。至夜而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承衆頭領不殺。但盧某殺了倒好罷休。不殺便是度

日如年。今日告辭。英英雄員外到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備一小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却。又過

了一日。又過。次日。宋江請。日。次。日。吳用請。日。又次日。日。公孫勝請。日。又次。日。話休絮煩。三十餘個上廳頭領。每日輪一個做筵

席日可知光陰荏苒。日月如流。早過一月有餘。過一月盧俊義性發。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

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又一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又次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

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好話。偏我哥哥餞行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更妙李逵在內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氣悶。直往北京

請得你來。却不容我餞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更妙吳學究大笑道。不會見這般請客的。我勸員外鑒

你衆人薄意。再住幾時。吳用只是一意妙筆。便不覺又過四五日。又過四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

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著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

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老大不便。又妙又妙。慶上驛下寫得。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

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本無惡意。一意妙筆。盧俊義拘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幾

前後却好三五十日。總結一句筆法老到。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

早是深秋時分。盧俊義一心要歸。對宋江訴說。宋江笑道。這個容易。來日金沙灘送行。又來盧俊義大喜。次日還把

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又寫宋江銀子處處羅家盧俊義笑道。山寨

之物。從何而來。盧某好受。罵得痛哉。若無盤纏。如何回去。盧某好却。又算得但得度到北京。其餘也是無用。數語寫得進以

有餘真乃英雄員外。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

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

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藍襖。看著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擡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先出小乙布筆甚好亦恐便問小

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

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

嗔怪燕青違拗。把一房家私盡行封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著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個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飛不得別處去。得此一語便令千伶百

只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這殘喘。在這裏候見主人一面。只二十四字已抵一篇像讓列傳矣。說此語時正值寒冬深

黑如。若主人果自山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個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道。我的娘

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厮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倒補

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倒補娘子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

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這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前囑付云休去三五兩舍

皆寫員外失之燕青而欲得李固皆文家反襯之法也。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爬倒地下。拖住員外衣服。不惟小乙哭我亦要哭

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奔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

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却說。娘子請與

差一字寫兩人一路絕倒。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見了。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端的一言難

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却說。娘子請與李固講。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

服。拜了祠堂。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寫李固安排手脚乃恰與出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方纔舉筯。只聽得前門

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人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步。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

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擎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俗本作賈

古本作李固和賈氏夫賈氏和李固者猶似以尊及卑是二人之罪不見也李固和賈氏者彼固儼然如夫婦焉。然則李固之叛與賈氏之淫。不言而喻也。先賈氏則李固之罪不見。先李固則賈氏之罪見。此書法也。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厮是

北京本處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別又增出八字便正李固

也。吳用之教李固也。其計可謂毒甚矣。乃李固只增八字而其毒遂更甚於吳用百倍。天下負恩之奴。真有如此之奇兇者。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

做賣卜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掇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個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家。並無歹意。望恩相明

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著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

是虛。李固道。看他寫李固道賈氏道一遞一口儼然唱隨讀之醜。不可堪。主人既到這裏。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

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上廳稟道：這個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得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絲分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伏地歎道：果然命中合當橫死。忽然而命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特下此語以反觀受恩之奴結髮之妻不是浪筆

當日推入牢門，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炕上坐著，那個兩院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為鐵臂膊。傍邊立著這個嫡親兄弟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著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寫二蔡便若一幅絕妙自描地獄變相蔡福道：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

我家去走一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且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此下寫只見一人，又只見一人，令人眼光閃動，應接不及。手裏提著飯罐，滿面掛淚。甲生讓讓等一輩人，蔡福認得是浪子燕青。李固之急於殺員外，也應書先遇李固，可也。李固動情萬萬也。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眼淚如拋珠撒豆，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縮一便字妙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外城叫化，帶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飢。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絕不惟小乙說不完，誰讀者

說不認完也。說不了，氣早咽住，爬倒在地。真是活甚毒，亦盡不出讓之。真乃豬狗有心，皆當下淚。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蔡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蔡福行過州橋來，只見一個茶博士，又只見叫住唱喏道：節級，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正是主管李固。俗本作却是古本作正是却是者，出自意外之辭也。正是者不出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好不厮瞞，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只將

換過光字而輝字亦部換却矣。換之妙至此方是出神入化。笑村學先生取古人語句，改直自稱絕調也。○吾生平所見筆舌之妙，無逾臨川清遠先生者。其牡丹亭傳奇杜麗娘入塾詩曰：酒是先生饒，女為君子儒。上句以字換過食字，而恰恰字異音同，已為奇絕。下句并之妙，一逾而化板重為風流。豈經為香口，乃千秋絕唱。一塵盡傾也。○然猶未若吾友謝山先生之妙舌也。其多不可舉，姑舉其一。一日會食蛤蜊，有校書在席間，客曰：不審何故，雀入大水化為蛤。先生應口答曰：卿且莫理會。此我未解，卿家何故雀入大蛤，使化為水耳。一座闐然大笑。乃至有翻酒失跡者，其靈犀妙。

舌日有千言言做此蓋其心清如水故物來畢照非他人之所得及也無其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

正廳飛石上刻著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佔了他家私謀了位老婆如今把五十

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得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

道李主管你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只值得這一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詐

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非不為二蔡地蓋行文欲險不得不爾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

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簾簾跟將入

來叫一聲蔡節級相見又只見一人○接筆而來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前二人讀之易知此一人思之難辨奇絕絕絕蔡福慌忙答禮便問

領腰繫羊脂玉鬧妝頭帶鸚鵡冠足躡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著蔡福便拜人思之難辨奇絕絕絕蔡福慌忙答禮便問

道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個商議閣裏閣名絕倒不知誰講何事不分寶坐下那

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開話令人喫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

此來用柴進者何也富莫富於盧員外貴莫貴於柴王孫富貴相視一也高唐救出之後至今未嘗立功借此立功二也只因好義疎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

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書梁中汚吏張孔淫婦賈奸夫李固相從四物以類得好笑通情陷害監在死

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妙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做大德但有

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妙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

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妙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

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又妙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

蒙允諾當報大恩又妙出門喚個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個喏便走又妙又妙以上三段寫燕青是一樣寫柴進是一樣外面從人乃

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個不會走的百忙中忽作惡語蔡福得了這個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

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

無其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

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寫二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此等語魯達不肯說此七十二人之所以遜於三十六人也俺們幹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個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妙妙如聞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妙妙如聞兩下裏厮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極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個是扶同誣誤。難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笑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沖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沖。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京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開中忽補開事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林沖者山董超薛霸作關鎖筆墨奇逸之甚。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以皆特地與林沖文相似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著。請到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饑家。受恩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為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

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面相顧。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有名一個好男子。絕倒世間月且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

深處必至於此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絕倒之語為守財處寒心。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

讀之使人寒心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守財處寒心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

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為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

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面相顧。董超道。只怕

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有名一個好男子。絕倒世間月且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他炤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足見高誼絕倒殺人。慢慢地報答你兩個。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回家。收拾包裹。連夜

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創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罷。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撞著你這窮神。

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要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觀。則

個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閒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幫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

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柳頭上。兩個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

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個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

是個公人。那裏倒來伏侍罪人。你若要飯喫。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著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做

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溼。又燒不

著。一齊滅了。甫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寫得董超又喃喃啞啞地罵。做得飯熟。兩個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

討喫。兩個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脚

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個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脚。與林沖方纔脫得草鞵。被

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

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個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脚時。都是

潦漿泡。點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寫得好極。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千吹出斷腸聲。爲此秋雨作一註脚。盧俊義一步一擲。薛霸擎起水火棍。攔腰

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走不動了。可憐

見權歇一歇。兩個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個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

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著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可謂與林沖傳一字不腰

間解下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脚來。綁在樹上。縛法於林沖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

林子外立著。若有人來撞著。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個。薛霸道。你放心。去看著外面。說罷。擎起水火棍。看

著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個。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到陰司地府。不要怨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擎起水火棍。望著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故作險筆驚死讀者。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奇之甚薛霸倒仰臥在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奇之甚董超道。却又怪了。莫不你使得力猛。倒喫一交。又趣用手去扶時。那裏扶得動。只見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奇之甚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著一個人。奇之甚聽得叫聲著。弩子響處。董超頓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脚躑空。撲地也倒了。奇之甚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閃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奇之甚燕青救主來。却與魯達救林冲。並無毫釐相犯。所謂不辭險道務臻妙境也。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厮兩個到此。不想這厮果然來這林子裏下手。如今被小乙兩弩箭結果了。主人見麼。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了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創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著主人。其份困於小乙也。而此時此際。遂宛然李鐵牛身分者。至性所發。固當不謀而合也。只六字。遂抵一篇。陸秀夫張世傑列傳。心慌手亂。便踢開兩個死屍。帶著弩弓。插了腰刀。擎了水火棍。背著盧俊義。一直望東便走。不到十數里。早歇不動。見了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叫做飯來。權且充飢。兩個暫時安歇這裏。却說過往人。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卽差官下來檢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著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了。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拏。却說盧俊義正在店房將息杖創。正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無有一個不說。又見畫他兩個模樣。小二心疑。却走去告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却說燕青爲無下飯。拏了弩子。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脫得妙絕。又無痕影。却待回來。只

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槍刀圍匝。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

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方脫一險又成一險奇峰怪壑層見疊出。真欲驚死天下人。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

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飢。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岡子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就林

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鵲啾啾噪。寫至此處可謂筆驚墨促。急不得矣。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

村坊人家討些水。煮溲得熟。也得充飢。只一喜鵲作波却又寫出燕青絕技。又寫出燕青窮途。妙筆走。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鵲朝著燕青噪。中作

間筆却畫出許多身分。上是聽得鵲喚。此方是走出來看也。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暗問天賣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枝箭了。青神技。若是救

得主人性命。箭到。靈鵲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鵲飛去。說辭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如見妙人

弩子響處。正中喜鵲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中鵲而鵲飛去乃知作者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喜鵲。却

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如此交卸過來文字便無牽合之迹不然燕青恰下岡而兩人恰前頭的帶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

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鎖金賭膊。穿半膝軟襪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奇哉此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

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奇哉又這兩個來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厮拍。

燕青轉回身看一看。尋思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他兩個。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

個低著頭只顧走。如燕青趕上。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却被那漢手起

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剗。又顯出一險事令人一驚。又起妙絕。燕青大

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可憐無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報甚麼信。燕青道。你問我待

怎地。前面那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那漢自曉姓名。又不可

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逕直不得若其逕直而又似曲折則非他筆之所能耳。二人見說。一齊看一看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

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我是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用楊雄石秀亦從。夫淫婦上。映帶而來。楊雄道。我兩

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先伏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小乙哥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只輕輕颺下一筆其弱如絲又豈料其後文變作驚天動地耶石秀道。最好。便取身邊燒餅乾肉。與燕青喫。結射諱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

著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個個傷情。奇文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

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送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擎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兜頭一杓冰水。六日後斬宋江已成險絕後義令我讀至此處不敢更望有轉筆處。真是駭死人才子之才如此。急走到市曹。却見一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閣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

官還是請人。還是獨自酌杯。急殺人時偏有此消停之語寫得如畫石秀睜著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駭殺駭殺如之何。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挑逗一筆。只見家家閉戶。鋪鋪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錢。別處去迴避。

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聽得街上鑼鼓喧天而來。駭殺如之之何。石秀在樓窗外看時。挑逗二句十字路口。迴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福擎著法刀。一枝花蔡慶扶著柳梢。寫二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著。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不得。事

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塊去那裏領受。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駭殺如之之何。一邊開枷。殺蔡慶早擎住了頭。殺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殺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由牌。殺衆人齊和一聲。何如之。何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和裏。掣著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駭殺人樂殺人蔡福蔡慶撇了

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兼寫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奇殺妙殺一

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只謂救出一個却是陷入兩個。筆力之奇如龍攪海的才子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攏來。隨你好漢英雄。怎出高城峻壘。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奴才古作奴財。始於郭令公之罵其兒。言爲羣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觀之。而羣天之下。又何此類之多乎哉。一鬪之市。抱布握粟。勢如也。彼勢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山川險阻。舟車翻覆。勢如也。彼勢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甚而至於窮夜啣晤。比年入棘。勢如也。彼勢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又甚至於握符縮綬。呵殿出入。勢如也。彼勢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馳戈驟馬。解脰陷腦。勢如也。幸而功成。卽無不爲奴財者也。千里行脚。頻年講肄。勢如也。旣而歸來。亦無不爲奴財者也。嗚呼。羣天下之人。而無不爲奴財。然則君何賴以治。民何賴以安。親何賴以養。子何賴以教。己德何賴以立。後學何賴以做哉。石秀之罵梁中書曰。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誠乃耐庵託筆罵世。爲快絕哭絕之文也。

索超先是已從楊志文中出見。至是隔五十餘卷。而乃忽然欲合。恐人謂其無因而至前也。於是先從此處斜見橫出。却又借韓滔一箭。再作一頓。然後轉出雪天之擒。其不肯率然置筆如此。

射索超用韓滔者何也。意在再頓索超。非意在必射索超也。故有時射用花榮。是成乎其爲射也。有時射用韓滔。是不成乎其爲射也。不成乎其爲射而必用韓滔者何也。韓滔爲秦明副將。便卽借之也。

以堂堂宰相之尊。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衆。而面面厮覷。則面面厮覷已耳。亦有何策上紓國憂。下弭賊勢乎哉。忽然背後轉出一人。忽然背後轉出之人。又從背後引出一人。忽然背後人所引之背後人。又從背後引出一人。嗚呼。才難。未必然乎。是何背後之多人也。然則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尙得有以自見。不然者。幾何其不爲堂堂宰相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脚底下泥。終亦不見天日之面也。之三人亦不幸而得

遇朝廷多事。終亦不免自見。不然者。吾知其閉戶高臥。亦足自老。殊不願從堂堂宰相。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鼻下。喉間仰取氣息也。讀竟爲之三歎。

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個在城內走投無路。四下裏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鈎套索一齊上。可憐寡不敵衆。兩個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

奴才的奴才。奴才二字始於郭公之罵其兒也。曰是始爲奴輩之所用耳。今亦暗用其意。撰成奇句。凡十一字。而有三奴才字。妙絕快絕。我聽著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奴才萬奴才。罵廳上衆人都嚇呆了。俗本誤作千賊。萬賊。無謂之甚。梁

中書聽了。沈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小心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兩個做一處牢裏關鎖著。忙將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因此不曾喫苦。安放此句於沒頭帖之前者。表二蔡也。却說梁中書喚本

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有七八十個。跌傷頭面。磕折腿脚者。不計其數。此非表梁中書之猛惡也。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

敢隱瞞。只得呈上。不會讀書人。只謂從天而降。會讀書人。却謂前文已有線了。梁中書接著念道。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員外盧俊義者。天下豪傑之士。好文章。擲地當作金石聲。吾今啟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狗奸賄。屈害善良。吾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多求。好文章。儻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

處。玉石俱焚。勦除奸詐。殄滅愚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談笑而來。鼓舞而去。好文章。從來未露。布之所未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真正絕妙。一當時梁中書看畢。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

王太守是個善儒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見。且姑存此二人性命。沒頭帖子正復何用。只求

得此一。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卽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著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

亂深爲未便。看他做出一正一反兩股文章知其進士出身也。梁中書聽了道。知府之言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便道。這兩個賊徒。非同小

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恐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走了。你弟兄兩個。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

時刻怠慢。沒頭帖子之用。如此蔡福聽了。心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兩個。不在話下。只說梁中書

便喚兵馬都監大刀關達。天王李成。兩個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個都

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

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

賊片甲不回。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花繡緞。賞勞二將。兩個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陞帳。

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鋒索超。又出頭相見。可謂久別李成傳令道。宋江

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大名。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里下寨。我隨後却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

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下了寨柵。飛虎峪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

寨柵。槐樹坡是一段週圍密布槍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

便要建功。寫得有聲勢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却是吳學究聞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

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註戴宗回到梁山泊。

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

究道。當初軍師好計。敢請盧員外上山。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

小生不才。乘此機會。要取大名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個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出去

攻打城池。宋江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派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

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真正妙人有此靈心妙舌。說得極斧便。兩個快友。奇妙非他人所及。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大名。把那鳥城池。

砍做肉地。救出盧員外。石三郎。也使我啞道童。吐口宿氣。又教我做事做徹。却不快活。說得情理都盡。真正妙人。一語中

也。是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是萬夫

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曉得我一生口快。便要我去殺做啞子。今日曉得我歡喜殺人。便不教

我去做個先鋒。依你這樣用人的時。却不是屈殺了鐵牛。心直口快。罵得宋江更無可辯。○語語帶定。啞道童便令章法不斷。讀者應知。○俗本訛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

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

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誤。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久已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

正是有事為榮。無不歡天喜地。收拾槍刀。拴束鞍馬。吹風唢哨。時刻下山。句句有鼓舞之聲。絕妙軍中鑼吹曲。辭若杜工部前後出塞。徒亂軍心耳。第一撥當先

哨路黑旋風李逵。部領小嘍囉五百。好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

千。好第三撥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副將母藥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好第四撥撲天鵬李應。

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好以上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好護帳頭領四員。小温

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好一段虛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好後

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好左軍頭領雙鞭呼灼延。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

好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湖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好并帶礮手轟天雷凌振。好前後左右四軍

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好○只一。○譚攪文字亦殊易。相犯耳。偏能逐番變換。逐番出色。豈非才子之筆。軍兵分擬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

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唐朱全穆弘四個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劉詳此段。下關勝

用圍魏救趙計作案。不在話下。却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

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得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

索超接著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畷。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

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奔前來。當前一員好漢。乃是黑旋風李逵。時撥

一段。手搭雙斧。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爺爺麼。奇稱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

原來只是這等醜贖草寇。何足爲道。風流談一笑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不須小將。有人建功。索超索超索超索超

笑之極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平燃長槍。引領部下一百馬軍。飛奔衝將過來。李逵被馬軍一衝。當

下四散奔奔。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疃時。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

寶。第二段各領五百小嘍囉。衝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李成問道。如何不擊

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拏他。原來這廝們倒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

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疃來。只見前面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另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却是一員女將。引

軍。紅旗上金書大字美人一丈青。奇稱黑鬚奇美人一丈青。又奇。第一左首顧大嫂。右首孫二娘。第一引一千餘軍馬。盡

是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先鋒與我向前迎敵。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

領了將令。手拈金蘸斧。拍坐下馬。殺奔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趕殺。忽然當頭

一彪人馬。寫得奇變。喊聲動地。却是撲天鵬李應。左有史進。右有孫新。著地捲來。第一李成急忙退入庾家疃時。左衝

出解珍孔亮。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重復殺轉。三員女將撥轉馬頭。隨後殺來。趕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將及近

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上只四分五落至此忽然而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至寨。大折無數。宋江軍馬也

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札下營寨。却說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速領本部軍

馬前來助戰。李成接著。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挂意。當夜商議定了。明日四更造

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只見宋江軍馬潑風也似價來。潑風聞達便教將軍馬擺

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宋江陣中早已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秦明秦明秦明秦明勒馬陣前。厲聲大叫

大名濫官污吏聽著。多時要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出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

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亦須有話早說。聞達聽了大怒。便問誰去力擒此賊。語猶未了。索超早已

出馬。早已二字爲索超驍神。立在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奸人不做。却落草爲寇。我今拏住你時

碎屍萬段。秦明聽了這話，益發爐中添炭，火上澆油。寫得如畫拍馬向前，輪狼牙棍，直奔過來。索超縱馬直取秦明，二匹

劣馬相交。兩個急人發憤。秦明索超真是一雙妙筆，寫出只須一語，衆軍吶喊，鬪過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前軍隊裏轉過韓滔，馬上拈弓

搭箭，觀時索超較親，聽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此非爲韓滔立功，正是與索超作地。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

三軍一齊捲殺過去，正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陳家，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完槐樹當晚聞達

直奔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筈，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

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奔將來。再說聞

達奔到飛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如小校來報東邊山上一帶火起。寫得有聲聞達帶領軍兵上馬投東看時，只見

遍山遍野通紅，西邊山上又是一帶火起。不出來將姓名先寫兩聲勢聞達便引軍兵急投西時，聽得馬後喊聲震地，當先首

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從東邊火裏直衝出來。之甚聞達一時心慌，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火裏。東邊火裏

聲勢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直衝出來。之甚兩路併力追來，後面喊聲越大，火光越明。聲勢又是

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人喊馬嘶，不計其數。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發，火光晃耀。

聲勢聞達引軍奪路，只聽得震天震地一齊礮響。又添出凌振聲勢不可當却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將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

放起這礮，礮響裏一片火把，火光裏一彪軍馬攔路。妙妙聲乃是首將豹子頭林沖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

四下裏戰鼓齊鳴，烈火競舉。此是第二段所調撥也衆軍亂攢，各自逃生。聞達手舞大刀，苦戰奪路，恰好撞著李成，合兵一處，且

戰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驚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奇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

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到東門下寨，準備攻城。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如何解救，李成

道：賊兵臨城，事在危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

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鄰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著仰大

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準備播木礮石，強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

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個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吊橋。望東京飛

報聲息。及關報鄰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不在話下。且說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

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大名。救取盧員外

石秀二人。爲關勝圍魏救趙之計反觀一筆李成聞遠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略點以索超箭劍將息未得痊可。再頓以不說

宋江軍兵攻城。且說首將王定齋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了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

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

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槐樹坡飛虎峪三處廝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

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大名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遣兵勦

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院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

密院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何計策。用何良將。可

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厮覷。各有懼色。只見那步軍太尉背後轉出一人。每每非常之人多乃是衙門防禦

保義使。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得面如鍋底。鼻孔朝天。卷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鋼刀。武藝出衆。書出名士夫名

諷先前在王府會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番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

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個兵馬保義使。敘述履歷令人悲感連珠箭不能償其醜陋。那王

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個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得規模與祖上雲長

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又一人背後人妙妙亦與敘述履歷一篇令人愈增悲

真惟賄賂一途矣今日求之不已嗟乎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

國安民。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

退。話休絮繁。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個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思

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又一人背後人妙妙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他。

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師面前一力

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綵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却。便請收

拾赴京。關勝聽罷大喜。何遠大喜只四字與宣贊說道。這個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兄。看他初被人薦便轉薦入

人又引出一個背後人章法便與陽羨驚龍無二。寫盡英雄可憐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

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可惜至今屈沈在此。只今同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亦與敘述履歷一宣贊喜諾。就行

催請登程。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數個人。收拾刀馬。盔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

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蔡京

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鬚。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脣若塗硃。又畫出

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道。小將三十有二。隨手補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大名。請問將軍施何妙

策以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洼。驚羣動衆。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大名。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

先取梁山。後拏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讀至此計令人喫驚正合吾

心。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為先鋒。宣贊為合後。關勝為領兵指揮使。步軍

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程。大刀闊斧。殺奔梁山泊來。直教龍離大海。不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

辦張牙舞爪。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殿珠。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 明雪天擒索超

此回寫水軍劫寨。何至草草如此。蓋意在襯出大刀。則餘人總非所惜。所謂琬琰之藉無過白茅者也。寫大刀處處摹出雲長變相。可謂儒雅之甚。豁達之甚。忠誠之甚。英靈之甚。一百八人中。別有絕倫超羣之格。又不得以讀他傳之眼讀之。

寫雪天擒索超。略寫索超而勤寫雪天者。寫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畫家所謂襯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

話說蒲東關勝當日辭了太師。統領一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攻打城池。李成聞達那裏敢出對陣。索超箭創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間。忽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僱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山寨。如之奈何。兄長不可不慮。論事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論文。可謂忽伸忽縮。極奇極變矣。我等先著軍士收拾。未可都退。妙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菩薩玄孫蒲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梁山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軍前行。留下兩枝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真好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是豹子頭林冲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是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著凌振。將帶風火等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是一面傳令前隊退兵。要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是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已牌前後。方纔盡退。看他寫退兵亦必詳盡如此城上望見宋江兵馬手拖旗幟。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報與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得。隨即喚李成聞達商議。聞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厮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到來。齋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緊梁中書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枝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且說宋江引兵正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一邊李成聞達直趕到飛虎峪那邊。只聽得背後火礮

齊響。李成聞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旗旛對刺。戰鼓亂鳴。李成聞達措手不及。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百軍馬。兩邊殺來。李成聞達知道中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著一枝軍馬死併一陣。殺得李成聞達頭盔不見。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方回。漸近梁山泊邊。却好迎著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若出俗筆便寫竟回山寨然則一萬五千馬何在耶故知此句必不可少 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且說水寨內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商議道。我和你弟兄兩個。自來寨中。不會建功。現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兵。打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個先去劫了他寨。捉得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恥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殺建功。你不去便能。我今夜自去。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軟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著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却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回顧貼旁首將低低說了一句。已下皆極誇關勝正不及爲水軍諸人情也○絕妙一幅雲長變相 且說張橫將引三二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蹤蹣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奔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關勝手撚髭髯坐著看書。又一幅絕妙雲長變相○張橫望見燈燭熒煌關勝看書三阮望見燈燭熒煌並無一人兩燈燭熒煌句相照作草法俗本訛 張橫暗喜。手拈長槍。搶入帳房裏來。傍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得張橫倒拖長槍。轉身便走。四下裏伏兵亂起。張橫同二三百人。不會走得一個。盡數被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草賊。安敢張我。草賊罵曰無端劫寨名爲張我真正英雄真正關大真正儒雅真正風流○昔極盡關勝喝把張橫陷車盛了其餘的盡皆監著。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傾得不殺。 不說關勝捉了張橫。却說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却怎地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個自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曾得哥哥將令。却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泥了。阮小

二阮小五都道說得是。張順說他三個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船一百餘隻，一齊殺奔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見識奴，亦罵得儒雅真乃妙。」

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見識奴。亦罵得儒雅真乃妙。

筆傳出。俗本於此四字下添入許多字反減許多色澤。古本於此四字下更無許多字却有許多色澤不可不知。回顧首將。又低低說了一句。與前同作章法。却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哨聲喊搶入寨來。只見寨內燈燭煒煌。並無一人。此與前變。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

作八路。簸箕掌棹棧圈重重疊疊圍裏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到得水邊。後軍却早起上撓鈎齊下。套索飛來。早把活閻羅阮小七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却得混江龍李俊帶領童威童

猛死救回去。不說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車之中。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報上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

寨中。報說這個消息。報下來。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得關勝。吳用道：「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正定計間。猛聽得戰鼓亂起。此又一樣筆法。非前文之所有。却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與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

戰。便問兄弟那個出馬。只見小李廣花榮一雙拍馬持槍。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往一來。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個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槍。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

弓弦響。却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鏗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不是寫花榮乃是寫宣贊。寫宣贊者非止寫宣贊也。寫宣贊所以寫關勝也。古有之云。欲知其人先看所使。但極寫宣贊便已。襯出關勝來也。

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枝箭。看得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鎧裏藏身。又射個空。宣贊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

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鏗的一聲響。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蓋天罡之與地煞固當有其辨耳。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使人報與關勝。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我的馬來。霍地立起身。綽青龍刀。騎赤炭馬。門旗開處。直臨陣前。雲長變相。宋江看見關勝。天表亭亭。四字絕妙。指指點點。妙活畫出所定計來。上文定計。回頭又高聲對衆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高聲妙。只這一句。林冲大怒。叫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今日何故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滅自己威風。說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

問他何意背反朝廷。英雄儒雅儼似其祖。極寫關勝也。宋江在門旗下聽了，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謹參。一惟將軍問罪，真是絕妙。關勝喝道：『汝為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為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不許忠良進身。』是一段說話照勝。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喝道：『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關勝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是一段說話照梁。四字寫盡宋江。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

之喜。早間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方纔暗與

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著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

解赴京師。不惟將軍建立大功。亦令宋江與小將得贖重罪。關勝聽了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呼延灼備說宋江

專以忠義爲主。不幸陷落賊巢。關勝掀髯飲酒。拍膝嗟歎。雲長變相。又一幅絕妙。不題。却說次日。宋江舉兵搦戰。關勝與呼延灼

商議。晚間雖有此計。今日不可不先贏此將。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好。上馬都到陣前。宋江獨自大罵呼延灼道。山

寨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貪夜私去。宋江獨。罵妙。呼延灼回道。無知小吏。成何大事。虛實實安得不入彀中。宋江便令鎮三山

黃信出馬。直奔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死馬下。不說真假。殺打死則。非黃信可知也。俗本訛。關勝大喜。令

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吳用那厮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從來苦肉計不。創鉅譴之絕倒。關勝聽了。火急

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如何。極寫關勝忠信。過人不愧乃。祖日在天上。心在人內。二語。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

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平日多與宋江不合。今日要他出馬。正要打殺此賊。又說得妙。安。得不入彀中。關勝大喜。傳下

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

礮響爲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鸞鈴。人披軟戰。軍卒銜枚疾走。一齊乘馬。

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著。轉過山徑。約行了半個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個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

如此定計。眞正妙絕。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眞正。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

把槍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遠近紅燈。只一紅燈作三。層寫來便令。一行人馬如晝。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裏。呼延灼道。那裏便是宋

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將近。忽聽得一聲礮響。衆軍跟定關勝殺奔前來。到紅燈之下。紅燈。看時。不見一

個。妙。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妙。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

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著。先下此句。便令撓鉤舒出。更無人救。筆法之妙如此。轉出山嘴。又聽得腦後樹林邊一聲礮

響。四下裏撓鉤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拏投大寨裏來。却說林冲花榮自引一支軍

馬截住宣贊。月明之下。三馬相交。好畫。無二三十合。宣贊勢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個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錦套索。把宣贊拖下馬來。獨添女將為醜。郡馬三字絕染。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段話分兩處。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

支軍馬去捉郝思文。當路劈面撞著。郝思文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郝思文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擄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

向前捉住。段二再有撲天鵬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搶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却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段三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妙。因此一句令。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

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頭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好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

罪。又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顧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極盡關勝情。神意思都有。二人答道。并聽將令。極盡關勝。寫得被擒之後。其威令猶行於下。如此。又只是四個字。妙妙。關勝道。無面還京。願賜早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儻蒙不棄微賤。可以一同替天

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語語投其性之所近。定計如此。真是絕。吳用所定計直至此處方畢。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鑿鑿名論。可為駭。祖義釋曹公註脚。今日既已心動。願住部下為一小卒。今日既已心動。卓然純臣之言。誠哉。日在天

難動。彼自言心不動者。正轉轉心動之人耳。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蒲東。搬取關勝老小。都不在話下。宋江正飲宴間。默然想起盧員外石

秀。陷在北京。潸然淚下。獨不想起。吳蓋何也。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去打大名。必然成事。關勝便起身說道。關某無可報答。愛我之恩。人生除君親而外。惟愛我之恩不可忘也。只一句直提出。且祖雲長全副心事來。愛我二字。便關括上文。吳用一篇定計。妙絕。願為前部。宋江大

喜。次日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為副。撥回舊有軍馬。便為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大名頭領。不缺一個。添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盔甲。隨去。為安道全也。非為索超也。若誘索超之用。則所以自掩其筆跡也。以次再望大名進發。這裏却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

飲酒。是日日無晶光。朔風亂吼。三句寫得索超跌頓。有法。雪天穿插無痕。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

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說得目瞪口呆。杯翻筋落。只見索超稟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定復此讎。梁

中書便斟熱酒。立賞索超。便捷之甚。教快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連日大

風。天地變色。馬蹄凍合。鐵甲如冰。索超出席提斧。直至飛虎峪下寨。寫得竟是一首絕妙飲馬次日宋江引前部呂方郭

盛。上高阜處看關勝廝殺。三通戰鼓罷。這裏關勝出陣。對面索超出馬。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却不認得。是新起隨征

軍卒說道。這個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索超聽了。並不打話。直搶過來。逕奔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兩

個鬪無十合。李成却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法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夾攻關勝。寫關這邊宣贊郝思文見了。各

持兵器前來助戰。五騎馬攪做一塊。寫宣贊宋江在高阜看見。鞭梢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連夜

退入城去。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札住營寨。次日彤雲壓陣。天慘地裂。索超獨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只雪天二字一路漸

對之欲寒也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戲戰。他若追來。乘勢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陣歡喜入城。好當晚雲勢越重。

風色越緊。吳用出帳看時。却早成團打滾。降下一天大雪。凡三寫欲雪之勢至此方寫吳用便差步軍去大名城外靠山

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用土蓋。那雪降了一夜。平明看時。約已沒過馬膝。寫索超極其精神却說索超策馬上城。望

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策立不定。當下便點三百軍馬。驀地衝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軍頭

領李俊張順身披軟戰。勒馬橫槍。前來迎敵。却纔與索超交馬。棄槍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邊來。索超是個性急的。

那裏照顧。那裏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棄馬跳入澗中。向著前面口裏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妙絕真乃索超聽了。

不顧身體。飛身撞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礮響。索超連人和馬落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也須

七損八傷。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坑。畢竟先鋒索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蓋至是而宋江成於反矣。大書背瘡以著其罪。蓋亦用韓信相君之背字法也。獨怪耐菴之惡宋江如是。而後

世之人。猶務欲以忠義與之。則豈非耐菴作書為君子春秋之志。而後人之顛倒肆言為小人無忌憚之心哉。

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於其是非可不察乎。

宋江之反。始於私放晁蓋也。晁蓋走而宋江之毒生。晁蓋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書宋江疽發於背者。始言宋江反狀。至是乃見。而實宋江必反之志。不始於今日也。觀晁蓋夢告之言。與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是作者不費一辭。而筆法已極嚴矣。

打大名。一來一去。又一來。又一去。極文家伸縮變化之妙。

前文一打祝家莊。二打祝家莊。正到苦戰之後。忽然一變。變出解珍解寶一段文字。可謂奇幻之極。此文一打大名府。二打大名府。正到苦戰之後。忽然一變。變出張旺孫五一段文字。又復奇幻之極也。世之讀此篇者。殊不覺其爲一副鑪錘。而不知此實一樣章法也。

寫張順請安道全。忽然橫斜生出截江鬼張旺一段情事。奇矣。却又於其中間再生出瘦後生孫五一段情事。文心如江流旋復。真是通身不定。

梁山泊之金。擬聘安太醫。却送截江鬼。一可駭也。半夜劫金。半夜宿娼。而送金之人與應受金之人。同在一室。二可駭也。欲聘太醫而已無金。太醫既來而金如故。截江小船。却作寄金之虞。三可駭也。江心結冤。江心報復。雖一遇於巧奴房裏。再遇於定六門前。而必不得及。四可駭也。板刀尚在。血跡未乾。而冤頭債脚。疾如反掌。前日一條纜索。今日一條纜索。遂至絲毫不爽。五可駭也。孫五發科。孫五解纜。孫五放縱。及至事成。孫五喫刀。孫五下水。不知爲誰忙。此半日。六可駭也。孫五先起惡心。孫五先喪命。張旺雖若稍遲。畢竟不能獨免。不知江底相逢。兩人是笑是哭。七可駭也。不過一葉之舟。而忽然張旺孫五二人。忽然張順張旺孫五三人。忽然張旺一人。忽然張順安道全王定六張旺四人。忽然張順安道全王定六三人。忽然王定六一人。忽然無人。韋應物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偏於此舟禍福倏忽如此。八可駭也。

却說宋江因這一場大雪。定出計策。擒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入城去。報說索超被擒。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不蘇

他不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不許出戰。意欲便殺盧俊義石秀。又恐激惱了宋江。朝廷急無兵馬救應。其禍愈速。只得教監守著二人。再行申報京師。聽憑太師處分。先安頓一筆便令下文寬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

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弟兄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此語不可說關勝而可說索超蓋關勝忠義之子索超位不出李成關達上也若是將軍不棄。願求協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楊志向前。另自敘禮。

訴說別後相念。兩人執手灑淚。事已到此。不得不服。寫索超服亦與關勝不同宋江大喜。再教置酒帳中作賀。次日商議打城。一連數日。急不得破。宋江悶悶不樂。是夜獨坐帳中。忽然一陣冷風。刮得燈光如豆。風過處。燈影下閃閃走出一人。宋江擡頭看時。却是天王晁蓋。寫得怕人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在此裏做甚麼。絕妙絕絕只一句便將宋江宋江喫

了一驚。急起身問道。哥哥從何而來。冤讐不曾報得。中心日夜不安。是宋江自責。可謂業鏡臺前神識自首矣。又因連日有事。一向不曾致祭。不報仇已不可說乃至不致祭彼宋江之於晁蓋殆何如也寫得深文曲筆妙不可言○不報仇無明文自晁蓋死至今日顯靈。此凡四卷皆其文也。恐人讀而不能明正其罪。故特於此寫其自責而又別添不致祭三字。以重之筆法。真正妙絕。

必有見責。晁蓋道。兄弟不知。我與你心腹弟兄。我今特來救你。如今背上的事發了。只除江南地靈星可免無事。兄弟曾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今不快走時。更待甚麼。倘有疎失。如之奈何。休怨我不來救你。句句用宋江私放晁蓋語乃至反之志實自私放晁蓋之日始也宋江意欲再問明白。趕向前去說道。哥哥陰魂到此。望你真實。晁蓋道。兄弟。你休要多說。只願安排回去。不要纏障。我便去也。句句用私放晁蓋

宋江撒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便請吳用來到中軍帳中。宋江備述前夢。吳用道。既是天王顯聖。不可不信。其有目今天寒地凍。軍馬亦難久住。正宜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亦未爲晚。亦不全信天王妙甚一見宋江吳用平日初未嘗以天王爲意一則大軍進退庶不同於兒戲也宋江道。軍師之言雖是。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

縲紲。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厮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如之奈何。當夜計議不定。次日只見宋江神思疲倦。身體發熱。頭如斧劈。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帳中看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鑿子一般紅腫起來。大書背癢以明宋江反狀已見晁蓋深惡之筆也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菘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快覓此物。安排與哥哥喫。得此一句安放領合建康往還有餘只是大軍所壓之地。急切無有醫人。跌出張順。只見浪裏白條張

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不能得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銀兩。便著人送去請他。書此一以表張順平生一以見道。全必來且令殺人不愁出首也。今見兄長如此病症。只除非是此人醫得。只是此去東途

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為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吳用道。兄長夢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只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個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為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極醜之語可謂平生奸偽。病見真性矣。晁蓋之仇獨不以義氣為重何也。

吳用叫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便生出截江鬼一段文字來。再將三二十兩碎銀作盤纏。分付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便生出李巧奴一段文字來。切勿有悞。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分付兄弟是必

作急快來。張順別了眾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火速收軍罷戰回山。車子上載了宋江。只今連夜起發。大名府內曾經我伏兵之計。只猜我又誘他。定是不敢來追。兩番退兵前以遲此以速皆極。兵家之用寫吳用真正妙才。一邊吳用退兵不

題。却說梁中書見報宋江兵又去了。正是不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用那厮。詭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追趕。不出所料話

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纜行。時值冬盡無雨。即雪路上好生艱難。寫景妙自此一路都是風雪中事。張順冒著風雪。捨命而行。獨自一個奔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張順只叫得苦。先作一頓沒奈何。遶著江邊又走。只見敗葦折蘆裏

面有些煙起。是寫大江是寫風雪是寫渡船。是寫蕩暮是寫趕路人妙妙。張順叫道。船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地響。走出一個人來。響

次人。忽然生出一個人。人情奇變之極。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裏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個。那船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雪止。我却渡你

過去。只要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得是。便與船公鑽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著一隻小船。篷底下一個瘦後生在那裏向火。忽然又生出一個人。人情奇變之極。船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溼衣裳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看他

便似世間好兄弟好朋友。相似何等情義真切。歎今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一捲。倒在艙裏。叫船公道。這裏有酒賣。世間之好兄弟好朋友。其情義真切亦只是此兩個。酒却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張順再坐起來。喫了

麼。買些來喫也好。下船便開包。開包便取被。取被便臥。臥倒便問。酒酒盡風。活活盡苦。活活盡苦。活活盡苦。活活盡苦。船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張順再坐起來。喫了

一碗飯。放倒頭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倒寫張順連日辛苦。如畫便令下文易於細縛。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著。那

一碗飯。放倒頭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倒寫張順連日辛苦。如畫便令下文易於細縛。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著。那

一碗飯。放倒頭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倒寫張順連日辛苦。如畫便令下文易於細縛。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著。那

一碗飯。放倒頭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倒寫張順連日辛苦。如畫便令下文易於細縛。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著。那

一碗飯。放倒頭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倒寫張順連日辛苦。如畫便令下文易於細縛。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著。那

一碗飯。放倒頭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倒寫張順連日辛苦。如畫便令下文易於細縛。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著。那

瘦後生一頭雙手向著火盆。畫不出一頭把嘴弩著張順。一頭口裏輕輕叫那艙公。畫也畫不出道大哥你見麼。偏先是瘦

令我艙公盤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反叫他把船放開不

那後生推開篷。一畫跳上岸。一畫解了纜。一畫跳上船。一畫把竹篙點開。一畫搭上櫓。畫妙絕。咿咿啞啞地搖出

江心裏來。不知為誰出力一畫跳上岸。一畫解了纜。一畫跳上船。一畫把竹篙點開。一畫搭上櫓。畫妙絕。咿咿啞啞地搖出

底下取出板刀來。則替宋江擔憂至此回又替張順擔憂。人生百年安得老。我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掙挫不得。艙公手擎

板刀按在他身上。張順告道。只四字直反襯出夜間瀾陽一篇文字來人有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艙公道。金子

也要。你的性命也要。使人喫驚。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囚死。冤魂便不來纏你。上艙公語險極

又惡知其。便不得哉。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那艙公便去打開箱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倒喫一嚇。妙絕把眉頭只

一皺。妙絕便叫那瘦後生道。五哥。進來和你說話。妙絕陡然又掀起一番波瀾。大奇。那人鑽入艙裏來。被艙公一手揪

住。一刀落時。砍得伶仃推下水去。大奇大奇。是他發科。是他放船。是他。艙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船去了。却說張順是

個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去。就江底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些燈光。張順爬上

岸。水淅淅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個村酒店。半夜裏起來釀酒。破壁縫透出火來。畫張順叫開門時。見個老丈

納頭便拜。老丈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從山東下來。要去建康府

幹事。晚來隔江覓船。不想撞著兩個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了。攬入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

公救度則個。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中。把個納頭與他替下溼衣服來烘。脫換燙些熱酒與他喫。寫王家父子有

次第有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東有路數人。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

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梁山泊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為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

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至宋頭領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為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

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似我這裏草賊。若待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官污吏

癩惱一段真乃妙算妙舌便有過望草賊之意○非怪尊賊。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條張順。因為我哥哥

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著。被這兩個賊男女縛了雙手。攔下江裏。

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裏。老丈道。你既是那裏好漢。我教兒子出來和你相見。船公後忽添出一人老丈後亦不多時。後

面走出一個瘦後生來。又一瘦後生。看著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

因為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閻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師不得傳受。一拍便合不費多墨權在江邊賣酒。度

日。却纔哥哥被兩個劫了的小人都認得。一個是截江鬼張旺。那一個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做浦裏鹹孫五。亦

他名。這兩個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廝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警。張順道。感承哥哥好

意。我為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裏。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却相會。當下王定六將出自己

一包新衣裳。都與張順換了。又一番殺雞置酒相待。又一番不在話下。次日天晴雪消。王定六再把十數兩銀子與

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城中。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著安道全。納頭便

拜。安道全看見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隨至裏面。把這開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

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心險些兒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

公明天下義士。去醫好他。最是要緊。只一句表。只是拙婦亡過。四字妙便已伏巧奴之家中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

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却不去。張順也不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安

道全新建康府一個煙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往來。正是打得火熱。無端又生出一段事。當晚就帶張順同到他家。

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為叔叔。此句不寫巧奴之視張順如親。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

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只是一個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看你。醜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醜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醜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

寬心。我便去也。不到得擔閣。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念我。句去了。句我只咒得你肉片

片兒飛。寫得無醜不備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這婆娘。先伏

睡在牀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先來發遣以為門首小房之地，小房裏歇以為張見張旺之地，不然太

出張順道：「我待哥哥酒醒同去。」巧奴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筆墨曲折張順心中憂煎，那裏睡得

著。睡得著便生出事來，睡不著又生出事來，妙絕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奇○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此人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閃將

入來，便與度婆說話。絕倒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裏？」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

十兩金子，即以太醫金子來，與太醫爭光絕倒送與姐姐打些釵環，老娘怎地做個方便，教他和我厮會則個。」度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

叫女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正是截江鬼張旺。寫得冤家路窄，蓋真有的近來這厮，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

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度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真乃無醜不備，寫之污穢，人無夜不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

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更時候，廚下兩個使喚的也醉了。如畫○偏是此等無義不飲醉也度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

打醉眼子。畫張順悄悄開了房門，蹺到廚下，見一把廚刀油晃晃放在竈上。油晃晃只三字，便活寫出媼妓人家廚下俗本談

也。看這度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拏起廚刀，先殺了度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個

人，刀口早捲了。是廚刀亦作一頓，那兩個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便提○一頓便起筆力跳動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

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著張順。張順進去，不如婆娘出來，其法可想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窗

跳牆便走。又作一縱大奇大奇○瘦後生偏隨手了張順懊惱無及，忽然想著武松自述之事，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上

寫道：「殺人者我安道全也。」忽然想武松舊事，忽然偷用武松文法，而其實與武松一字不同一連寫了數十餘處。亦與武松變○自認只一而已足陷

人多為益善也。我那人你那人捱到五更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我那人。讓○只如此稱喚，豈張順道：「哥哥不要做聲，我教你看

你那人。」我那人你那人安道全起來，看見四個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顛做一團。張順道：「哥哥，你再看你寫的麼？」你寫的三字

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債命，若還你要沒事，家

中取了藥囊，已亡過。」拙妻早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你忒這般短命見識，趁天未明，張

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開鎖推門。是無家取了藥囊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著說道。昨日張旺

從這裏走過。可惜不遇見哥哥。文字忽然穿到有人敲張順道。我也曾遇見那厮。可惜措手不及。正是要幹大事。那裏且

報小讐。寫張順不必殺張旺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惜其去報其來開文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裏去。

妙妙偏不在巧奴房中偏在王定六門前。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個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船快來。王

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寫張順分外細安道全道。

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煖笠影身。妙王定六

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攏船傍岸。三個人上船。張順爬入後梢。揭起艙板。板刀尚在。悄然拏了。再入船艙裏。刀向

在四字寫得果報森然令人不寒而栗不必用板刀也。而亦必擊過見其細慎之至也。張旺把船搖開。啞啞之聲。又到江心裏面。妙果報可張順脫去上蓋。寫得色色慎細。過人

叫一聲梢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有些血跡。張順口中只是無意而合張旺道。客人休要取笑。一頭說。一頭鑽入艙裏來。被

張順脰賭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讀之快活之甚靈爽張旺看了。做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

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個瘦後生那裏去了。本領既大心計轉細張旺道。好漢。小人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

了。妙語絕倒此即賊文仲竊位註脚自古至今無不爾爾。莫單笑我。鬼鬼也。因此殺死。擲入江裏去了。不至於是也張順道。你這強賊。老爺生在潯陽江邊。長

在小孤山下。做賣魚牙子。天下傳名。只因開了江州。占住梁山泊裏。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雄文駭俗你這

厮騙我下船。縛住雙手。攬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讐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提在船

艙中。取纜船索。把手脚四馬攢蹄。細縛做一塊。亦是繫船索寫看著那揚子大江。直攬下去。寫得果喝一聲道。也免了

你一刀。寫得果王定六看了。十分歎息。四字妙絕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不多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銀兩。銀則

也金少都收拾包裹裏。三人棹船到岸。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趕上

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換轉衣

服。就北岸上路。色色備細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搖回家。本是山泊金子欲送安太醫却送江鬼乃未幾而仍歸山泊者安

後生播却半世。江鬼又獨播數日。至是却闖王定六播歸者。後生不復在。說江鬼亦不復在也。嗟乎觀於此而人猶不義。命自安紛紛妄求不亦大可笑也哉。收拾行李起來。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

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行文至此已闕餘。尾却忽作一頓。張順請入村店

買酒相待。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個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悞。張順看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妙絕

又妙於道全之速去。又妙於定六之遲來。扮做客人起來。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目今宋哥哥神思昏

迷。水米不進。看看待死。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寫張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便似醫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夜叫

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只怕悞了日期。一句戴宗道。這個容易。

取兩個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妙。前若便用此法。何以有揚子江心一案。今若不用此法。何以使背瘡不悞日期。故知一筆一畫皆有其故也。分付張順你自慢來。

我同太醫前去。兩個離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只用一字忽結太醫。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

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不悞生頭順。筆帶下妙甚。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却和張順並

哥何緣得還在這裏。那安太醫何在。寫王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著。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張順並

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且說戴宗引著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趕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著。擁到宋江

臥榻內。只一擁字直盡。出衆人情到來。就牀上看時。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脈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脈體無事。身軀雖是沉重。

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

敷貼之餌。內用長託之劑。井治法。皆詳寫。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却得飲食如舊。只

見張順引著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事。衆皆稱歎。險些悞了兄長之患。

宋江纔得病好。便又對衆灑淚。商量要打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看他灑淚二字。可謂醜極仍不。爲吳天王報仇灑淚。故惡之也。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

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願自己將息。調理體中元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

時候。定要打破大名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拏淫婦奸夫。以滿兄長報仇之意。宋江道。若得軍師真報

此仇。宋江雖死瞑目。大書宋江甘心爲盧員外報。仇以正其弒異蓋之罪也。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有分教。大名城內變成火窟。檜林留守司前。

翻作屍山血海。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用怎地去打大名。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吾友蘄山先生。嘗向吾誇京中口技。言是日賓客大會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既圍揖坐定。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甚久。忽耳畔鳴金一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憂憂響。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與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惺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堂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齣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聲。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如故。蓋久之久之。猶滿堂寂然。賓客無敢先譁者也。吾當時聞其言。意頗不信。笑謂先生。此自是卿燦花之論耳。世豈真有是技。維時先生亦笑謂吾。豈惟卿不得信。實惟吾猶至今不信耳。今日讀火燒翠雲樓一篇。而深歎先生未嘗吾欺。世固真有是絕異非常之技也。

調撥時一人一令。及乎動手。却各各變換。不必盡不同。不必盡同。無他。世固無印板厮殺。不但無印板文字也。調撥作兩半寫。點逗亦作兩半寫。城裏衆人發作。亦作兩半寫。城中大軍策應。亦作兩半寫。又是一樣奇絕之格。

寫梁山泊調撥劫城一大篇後。却寫梁中書調撥放燈一小篇。寫梁中書兩頭奔走一大篇後。却寫李固賈氏兩頭奔走一小篇。使人讀之真欲絕倒。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補文中之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裏城外

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示都補出來。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屢屢寄書與梁中書。教且

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再補一事宋江見說。便要催攆軍馬下山去。打大名。吳用道。即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我欲乘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

大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為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為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却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大名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

下。大小有百十個閣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小弟潛地入城。到得元宵節夜。只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為號。軍師可自調遣人馬入來。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

若依將令放火。當在一更及後。叙事乃在二更有餘。皆極情事之妙。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第一日只吳用次日。日却調解珍解寶。次日第扮做

獵戶。去大名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為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若依將令。應及後叙事。乃截中書回馬都妙。兩個得令去了。兩個三再調杜遷宋萬。第二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號火

起時。却來先奪東門。真可謂萬全之策矣。此一隊內奪東門。兩個得令去了。四個五再調孔明孔亮。第三扮做僕者。去大名城內鬧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要往來接應。僕者後叙。却扮乞丐都妙。兩個得令去了。六個七再

調李應史進。第四扮做客人。去大名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奪東門兩個得令去了。八個九再調魯智深武松。第五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庵院掛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

門外截住大軍。句 衝擊去路。便料定他。去路妙妙兩個得令去了。十個十一。再調鄒淵鄒閏。第六 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尋

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第一緊者妙妙。司獄司是一篇大書正經題目却怪其只撥二人及讀至敘事文中始

知以謂之兵猶鬼神也。兩個得令去了。十二個十。再調劉唐楊雄。第七 扮作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

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此截州前報兵妙。兩個得令去了。十四個十。再請公孫勝先生調。第八 扮做雲

遊道人。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著。將帶風火轟天等礮數百個。直去大名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定不

○有此一撥又。添無數聲勢。兩個得令去了。十六箇十。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奸夫。劫城

大軍已畢。此二隊獨為盧家。調出。此隊在盧家後門。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第十 扮做三對村裏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

俊義家中放火。家前門。再調柴進帶同樂和。第十一 扮做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解救二人性命。此一隊又獨為蔡家調

妙絕。衆頭領俱各得令去了。十八個十九個二十個二十一個二十二個二十三個二十四個二十五個二十

山泊好漢依次各各下山進發。且說大名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商議則非欲歛

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

告示亂貼。此是計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厮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從來有此等計

算。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中心添搭兩座齋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

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一節。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二節。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

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人奸計。三節。再著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遠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憂。天王第四節。議劫城

議放燈者亦一隊。一隊分。撥開去寫得真是絕倒。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衙

要去處。却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只此一旬便知二十七人。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

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催促寫字寫畫放燈。政可笑。遠者二二百里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

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第二段收家家門前扎起燈棚。都要賽掛好燈巧樣煙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破燈

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第三段札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

一座釐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

前。扎起一座釐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扎起一座釐山。上面盤著一條白龍。四面

點火不計其數。第四段總叙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為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

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第五段獨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賞豐年。三瓦

兩舍。更不必說。第六段補叙城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個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

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稍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

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上文一番分撥只謂大軍已行不意隔二紙有餘重復有此調遣令人出自意外也。分作二段。却二段各成大篇奇絕之格。大刀關勝

引領宣贊郝思文為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更不言是假扮真正高手妙筆都是馬軍。又是一樣調撥之法。真出奇無窮。○二十八個二十九個三十個三十一個

第二隊豹子頭林沖。引領馬麟鄧飛為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三十六個三十七個第三十二個三十三個

灼。引領韓滔彭玘為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三十八個三十九個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

為前部。跳踰虎陳達。在後策應。都是馬軍。四十個四十一個四十二個第五隊調步軍頭領。沒遮欄穆弘。將引杜興鄭天

壽。又是一樣調撥之法。○四十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八個四十九個。四十七個四十八個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

橫。將引施恩穆春。五十二個。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五個。五十三個五十四個五十五個以上四隊步軍

軍兵。各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誤。正月十五日二更為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

路人馬。依令下山。第一日撥一人第二日撥二十人第三日撥二十八人前後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如此一番大戰

人獨不見。調者為梁中書。受恩深處不欲以。且說時邊越牆入城。城中客店內。却不著單身客人。斜插出地他自白日在街上

閒走到晚來。東嶽廟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偏能逐日寫。却在城中往來觀看。那搭縛燈棚懸掛燈火。正看之間。

只見解珍解寶挑著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看他如此五十餘人前既認道一番後又正叙走將出來。點逗出杜遷宋萬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個趂。只見孔明披著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

子左手擎個碗。腌臢臢在那裏求乞。點逗出孔明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漢子紅紅白白面皮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或被你看破須悞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說不了又見個丐者從牆

邊來看時却是孔亮。點逗出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飢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却纔道罷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却是楊雄劉唐。點逗出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

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埋怨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却怎的在那裏說話倒是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悞了大事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又後口中鄒淵鄒閏昨日街上賣燈魯智

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不必多說。又虛點出鄒淵鄒閏魯智深武松只顧臨期各自行事。點逗四人都出到一個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却是入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著七個人都點頭會意各自

去了。點逗出公孫勝凌振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閻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筓以防賊寇十四日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遶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好生晴明梁中書滿心

歡喜。自三十四寫至十五又自是日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却湧上來照得六街三市鎔作金銀一片。燈月光只用六字寫盡士女挨肩疊背煙火花礮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放燈第一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著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

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却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非恆手之所得有也將令在十五日則十三十四日猶聞甚也將令在十五日之二更則十五日之

黃昏猶聞甚也因其聞甚而取者千人點逗一番又因其聞甚而取者千人再點逗一番則其筆力橫絕誠有大過人者故也。點逗出柴進樂和不曉得是樂和便已點出樂和矣奇絕妙絕蔡節級便請入裏面去現成杯盤隨

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覷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却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好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

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擔著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個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却少不得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初更左右。初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裝扮做鄰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點逗出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公孫勝帶同凌振。挑著荊籃。去城隍廟裏廊下坐地。公孫勝凌振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閏挑著燈在城中閒走。鄒淵鄒閏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

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杜遷宋萬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往。劉唐楊雄各提著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劉唐楊雄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點逗出燕青張順都不在話下。不移時。樓上鼓打二

更。二更看他已寫至二更矣。偏能徐更。而引不作急腔。促板真乃筆力過人。時遷再見却說時遷挾著一個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蛾兒。蹺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又寫得如畫。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鬧社。子弟們鬧鬧嚷嚷。都在樓上打鬧賞

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蛾兒的。各處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著鋼叉。又上掛著鬼兒。在閣子前蹺。已寫更後。尚能以開筆令解珍解寶再見真乃筆力過人。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彈。一頓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

兵馬到了。並不實寫只從口中漸漸傳出妙不可言。你只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西門外了。此已寫寫然亦只是衆人口中傳出妙不可言。解珍分付時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奔到留守司前。忽接此句便卸却時遷傳出衆人也不然不可不如此法。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切了寨也。省却一段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此一發是實知此法。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切了寨也。省却一段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此一發是實

他純用虛筆。真是絕世奇文。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却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畫出行春太守筆法閒婉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却說梁中書正在衙中醉了閒坐。如畫醉了閒坐。是二更已後。梁中書驚

連報來。嚇得一言不吐。單叫備馬備馬。活畫文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目。十分浩大。此是時遷功梁中書見了。急上樓馬。却待要去。看時。第一段要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點著。隨即火起。此是杜遷宋萬功勞。梁中書要出東門時。第二段要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朴刀。大踏步

寫

望車子點著。隨即火起。此是杜遷宋萬功勞。梁中書要出東門時。第二段要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朴刀。大踏步

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李應史進自外面入。杜遷宋萬却好接著出來。杜遷宋萬四個合做一處。把住

東門。調時分此時合文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第三段要南門傳說道。妙妙從東門走南門而必至南

此却先寫傳說有賊半路回馬。不惟使倉卒奔波如畫策。令行文跌頓有法也。一個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

戒刀。發喊殺入城來。魯智深武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第四段再只見解珍解寶手撚鋼叉。在那裏東衝西撞。

本令載住報事人員却反載。第五段要王太守却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

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本令載住報兵却反打死太守文字變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門。

奔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礮齊響。轟天震地。此是公孫勝淺撥亦虛寫。鄒淵鄒閏手擎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

本令獄中策應却先各處。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

放火文字段段變化妙妙。已上寫得拉雜之極。清出之極。迅疾此時大名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神

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却說梁中書奔到西門。接著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第七段再到南門

聞人傳說半路退轉。第二奔到樓上。不敢出去。直。勸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兵馬擺滿。旗號寫大刀關勝。火焰光中。抖

撒精神。施逞驍勇。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鴈翅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已下數隊寫得如火

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門城下。第八段驟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槍。左有

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第九段再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攔穆弘。左有杜興

右有鄭天壽。三籌好漢當先。手撚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第十段選奪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南門而去。

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渾身脫剝。手搭雙斧。從城濠邊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

齊俱到。步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著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却是雙

鞭呼延灼。拍動坐下馬。舞動手中鞭。逕搶梁中書。馬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

韓滔。右有彭玘。兩肋裏撞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鬪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

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却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

著燕順、歐鵬，背後陳達，又殺將來。李成渾身是血，且走且戰。護著梁中書衝路而去。不曾寫了，忽然一任章法奇絕。話分兩頭，却說城

中之事。忽然順筆帶出城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一門良賤。是一件事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是一件孔明、孔亮已

從司獄司後牆爬將入去。二人在牢後寫鄒淵、鄒閏却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二人在牢前所大牢裏柴進樂和看

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兄弟兩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二人在牢中寫蔡慶在門邊看時，鄒淵、鄒閏早撞開

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寫牢前二人入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手亮早

從牢屋上跳將下來。寫牢後二人入不由他弟兄兩個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寫牢

中二人發作，上疾之極牢前入來時，牢後人已跳下牢後人跳下時，牢中人已動手寫得七手八脚，迅疾駭人而又能清晰如畫也。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是一件盧俊義將引

鄒淵、鄒閏接著合做一處。二鄒入來，牢裏早已出來，只用接著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護老小。是一件盧俊義將引

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閏五個弟兄，逕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

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絕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奔走。先出前門，次出後只聽得排

門一帶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此是王矮虎一處，著驚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裏面開了後門，蹇過牆邊

逕投河下來尋躲避處。寫梁中書兩頭奔走，後寫李固賈氏兩頭奔走，詎之歎其妙絕也。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

去躲，却待攢入艙裏，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劈角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百忙中寫來，畢竟是李固聽得是燕

青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會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你須與一個人有些冤讎耳岸上張順早把那婆

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張順功勞燕青掙了李固。功勞都望東門來了。已上是再說盧俊義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

婆娘。明作一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亦是一却說柴進和蔡福到家

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表二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尋著

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此等處却令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却接

著盧員外併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覷。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個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落。好在話下。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正撞著聞達領著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聞達頭尾一見妙筆。高筆非人所能也。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喊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二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槍。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前文不曾寫了。忽然一住至此。重接頭。再作混戰。章注奇絕。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又上牀。畢竟梁中書一行人馬。怎地結煞。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夫忠義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據。亦非宋江之所得遜也。非所據而據之。名曰無恥。非所遜而遜之。亦名曰無恥。無恥之人。不惟不自惜。亦不爲人惜。不自惜者。如前日宋江之欲據斯座。爲李逵所不許是也。不惜人者。如今日宋江之欲遜斯座。爲盧員外所不許是也。何也。蓋無恥之人。其機械變詐。大要歸之於必得斯座而後已。不惟其前日之據之爲必欲得之。惟今日之遜之亦正其巧於必欲得之。夫其意而既已必欲得之。則是堂堂盧員外。乃反爲其所影借。以作自身飛騰之尺水也。此時爲盧員外者。豈能甘之乎哉。或曰宋江之據之也。意在於得斯座。誠有之矣。獨何意知其遜之之亦欲得斯座乎。曰忠義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據。亦非宋江之所得遜也。使宋江而誠無意於得之。則夫天王有靈。誓箭在彼。亦聽其人報仇立功自取之而已耳。自宋江有此一遜。而此座遂若已爲宋江所有。此座已爲宋江所有。然則後即有人報仇立功。其不敢與之爭之。斷斷然也。此所謂機械變詐。無所用恥之尤甚者。故李逵番番大罵之也。人即多疑。何至於疑關勝。吳用疑及關勝。則其無所不疑可知也。人即多疑。何至於疑李逵。宋江疑及李逵。則其無所不疑可知也。連書二人各有其疑。以著宋江吳用之同惡共濟也。寫李逵遇焦挺。令人讀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謙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真好鐵牛有此風。

流。真好耐菴。有此筆墨矣。

打大名後。復不見有爲天王報仇之心。便接水火二將一篇。然則宋江之弑晁蓋。其不信乎。

水火二將文中。亦殊不肯草草寫來。都能變換。不至令人意惡。

寫關勝全是雲長意思。不嫌於刻畫優孟者。泱泱大書。期於無美不備。固不得以羣芳競吐。而獨廢牡丹。水陸畢陳。而反缺江瑤也。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合得敗殘軍馬。投南便走。正行之間。又撞著兩隊伏兵。前後掩殺。李成聞達護著

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項充李袞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等同回大

名府裏聽令。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各家老小

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只須如此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俵

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貯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

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却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

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陷此難。幾致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

佑。今日再得相見。盧俊義拜謝道。上託長兄虎威。下感衆頭領義氣。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腦塗地。難以報答。便請

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再補寫當下宋江要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第一把交椅

又以之媚人。彼是天王。王醫箭竟安在哉。盧俊義大驚道。盧某是何等人。敢爲山寨之主。但得與兄長執鞭隨鐙。做一小卒。報答救命之恩。實

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快人快語如鏡如刀。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讓別人。快

快這把鳥交椅。便真個是金子做的。只管讓來讓去。快人快語不要討我殺將起來。一發快宋江大喝道。你這厮。絕對此快

人如鏡快。翻如刀。不快得人心驚語塞也。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著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個皇帝。盧員外

做個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鳥亂。啾啾快絕又換出一副議論來。真乃令人聞所未聞。皇帝丞相。無過只是

水泊子裏做個強盜。不如仍舊了罷。句今宋江驚死宋江氣得說話不出。寫盡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住了。只將驚箭輕輕一提妙妙。此非吳用欲令宋江心死正是吳用惟恐衆人心動耳先辯之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好另

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好關勝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好宋江便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

目并衆囉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盧俊義起身道。淫婦

奸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兩個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在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

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厮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拏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

就將二人割腹剜心。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衆頭領盡皆作賀。稱讚不已。妙妙且不說梁山泊大設筵

宴。犒賞馬步水三軍。却說大名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聞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覷老小

時。十損八九。衆皆號哭不已。補梁中書下落比及鄰郡起軍追趕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得遠了。且教各自收軍。補救兵梁

中書的夫人。躲得在後花園中逃得性命。補蔡夫便叫丈夫寫表申奏朝廷。寫書教太師知道。早早調兵遣將。勦除

賊寇報仇。抄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總折却三萬有餘。一夜死傷又從首將齋了奏

文密書上路。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太師教喚入來。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密書申

奏。訴說打破大名。賊寇浩大。不能抵敵。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歸梁中書身上。自己亦有榮寵。今見事體敗壞。

難好遮掩。便欲主戰。因大怒道。且教首將退去。次日五更景陽鐘響。待漏院中。集文武羣臣。蔡太師爲首。直臨玉階。

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覽奏大驚。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調兵征勦。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致如

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招安。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蔡京聽了大怒。喝叱道。汝爲諫議大夫。反滅

朝廷綱紀。猖獗小人。罪合賜死。天子道。如此目下。便令出朝。當下革了趙鼎官爵。罷爲庶人。當朝誰敢再奏。天子又

問蔡京道。似此賊勢猖獗。可遣誰人勦捕。蔡太師奏道。臣量這等草賊。安用大軍。臣舉凌州有二將。一人姓單。名廷

珪。一人姓魏。名定國。現任本州團練使。伏乞陛下聖旨。星夜差人調此一枝人馬。尅日掃清山泊。天子大喜。隨即降

寫勅符著樞密院調遣。天子駕起百官退朝。衆官暗笑。次日蔡京會省院差官齎捧聖旨勅符投凌州來。再說宋江水滸寨內將大名府所得的府庫金寶錢物給賞與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賀盧員外。雖無魚鳳烹龍。端的肉山酒海。衆頭領酒至半酣。吳用對宋江等說道。今爲盧員外打破大名。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趕得梁中書等離城逃奔。他豈不寫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軍發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大名探聽虛實。我這裏好做準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將次回也。此非補法。只是便筆耳。須辨。

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說大名府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勦。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住凌州調遣軍廷珪。魏定國兩個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宋江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關勝起身道。關某自從上山。從不會出得半分氣力。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會相會。久知單廷珪那厮善用洪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這厮精熟火攻之法。上陣專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水火一變奇文。偶一有之。正復生色。若西遊純是此等則風斯下耳。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他

二將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時。帶上山來。若不肯降。必當擒來奉獻。兄長亦不須用衆頭領張弓挾矢費力勞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贊郝思文二將。就跟著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吳用便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義之心與宋江正是一流人也。大書吳用純以欺詐待人。全無忠思。宋江道。吾觀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

不必多疑。吳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人馬。隨卽下山。勝獨行以表義勇。寫四將接應以求濟事。却又順便表暴吳用之奸筆。下曲折老到之至。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四將接應後又有李逵之去。亦是從凌州倒算出來。然實寫得鐵牛可愛。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著。自有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閒。便要生病。偏能作絕世妙語。若不叫我去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妙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的軍令。割了你頭。李逵見說。悶悶不已。下堂去了。不說林冲楊志領兵下山接應關勝。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黑旋風

李逵。昨夜二更擎了兩把板斧。不知那裏去了。妙人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

投別處去了。大書宋江純以欺詐待人全無忠義之心甚乃至於不信李鐵牛之平生與吳用正是一流人也。○疑關勝猶可言也疑李逵不可說也作者書之以深著宋江之惡爲真善於吳用也。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粗鹵。義

氣倒重。不到得投別處去。多管是過兩日便來。兄長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趕。後著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四

個首將分四路去尋。吳用疑關勝遣四將宋江疑李逵亦遣四將作章法。且說李逵是夜提著兩把板斧下山。抄小路逕投凌州去。可謂目無難事。一路上

自尋思道。這兩個鳥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且搶入城中。一斧一個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喫一驚。也和他

們爭得一口氣。走了半日。走得未遠故知韓伯龍店真是朱貴所開也。走得肚飢。把腰裏摸一摸。原來貪慌下山。不曾帶得盤纏。任意遊行隨緣度日邇來行脚

者正未必有此尋思道。多時不曾做這買賣。只得尋個鳥出氣的。無妨。妙正復正走之間。看見路旁一個村酒店。李逵便入去裏

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喫了起身便走。妙酒保攔住討錢。李逵道。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却把來還你。說

罷便動身。妙只見外面走入個彪形大漢來。喝道。你這黑廝好大膽。誰開的酒店。其語便你來白喫。不肯還錢。李逵

睜著眼道。老爺不揀那裏。只是白喫。世真有此人。誰說不少。○不揀那裏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亦宜乎。○世真有此人。誰說不少。李逵聽了暗笑。我山寨裏。那裏認得這個

鳥人。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來梁山泊入夥。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貴。要他引見宋江。因是宋公

明生發背瘡在寨中。又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曾見得。朱貴權且教他在村中賣酒。補一字。○此所謂不得與於一百八人之數者也。當時李逵

在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著韓伯龍道。把斧頭爲當。妙韓伯龍不知是計。舒手來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

斃。踏地砍著。可憐韓伯龍不會上得梁山。死在李逵之手。欲附大人成名而反遭擠進者有如此龍矣。讀之一歎。兩三個火家。只恨爺娘少生了兩

隻脚。望深村裏去了。李逵就地下擄掠了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凌州便走。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間。官道旁邊只見

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寫得有意思。有氣色。便李逵見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廝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你是

誰的老爺。妙語解人。頭○看他開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個搭墩。奇事李逵尋思。這漢子倒使得好拳。坐

在地下。仰著臉問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被他欲便知其姓名。連爬起來。亦有所不及矣。好賢如此。真令人想殺鐵牛也。那漢道。老爺

沒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來。奇人奇事。○便活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被那漢子肋羅裏只一脚。又踢了一

交。奇人李逵叫道。贏你不得。爬將起來便走。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看他如此服善世豈真有此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李逵道。今日輸與你。不好說出來。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又可惜你是條好漢。不忍瞞你。妙人妙至此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的便是我。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看他又惜自己。又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你不信。只看我這兩把板斧。人開李逵乃至自信板斧。寫得妙絕。那漢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個投那裏去。是詰問語。李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達道。我和哥哥警口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個。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你且說是誰。是未信語。不是打聽語。○看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便拜。李逵道。你便與我說罷。端的姓甚名誰。不惟不恨其打亦復不喜其拜。一心只是服其好拳。問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却纔手脚。父子相傳。不教徒弟。只八字表人。○贏不得便告之言。窮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

沒面目焦挺。奇人奇名世亦近日打聽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枯樹山。山上有個強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

做喪門神。姓鮑名旭。迤邐他在那山裏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裏入夥。李逵道。你有這等本事。如何不來投奔

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却沒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哥。李逵道。我和宋公明哥哥

爭口氣下了山來。要與宋公明警口氣獨有大哥一人耳。不殺得一個人。空著雙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

單魏二將。便好回山。行文取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個。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

了性命。不如單去枯樹山。說了鮑旭。且去大寨入夥。此爲上計。各自說其意中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憂得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法極好李逵引著焦挺。且教與時遷。厮見了。時遷勸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了。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關勝與同宣贊。郝思文。引領五千軍馬。接來。相近凌州。且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劄付。便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劄付。隨即選點軍兵。關勝

器械拴束鞍馬。整頓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東大刀關勝引軍到來侵犯本州。單定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近。旗鼓相望。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轉出一員將來。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阜羅繡就點翠團花禿袖征袍。著一雙斜皮踢蹬嵌線雪跟鞢。繫一條碧鞞釘就疊勝獅蠻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匹深烏馬。使一條黑桿槍。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北方阜纛旗。上書七個銀字。聖水將軍單珪。又見這邊鸞鈴響處。又轉出一員將來。戴一頂朱紅綴嵌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赤纓。披一副擺連環吞獸面獠鎧。穿一領繡雲飛怪獸絳紅袍。著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縫錦跟鞢。帶一張描金鵠畫寶雕弓。懸一壺鳳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匹胭脂馬。手使一口熟鋼刀。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繡旗。上書七個銀字。神火將軍魏定國。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珪魏定國大笑。指著關勝罵道。無才小輩。背反狂夫。上負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廉恥。引軍到來。有何理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讐不彈。兄長宋公明仁義忠信。替天行道。特令關某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一個是遙天一朵烏雲。一個如近處一團烈火。飛出陣前。關勝却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奔出郝思文。初寫水火二將文例不得不作一從然關勝則非其所堪也卸去大刀替出宣郝極爲得法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鎗對鎗。起一天殺氣。關勝提刀立在陣前。看了良久。嘖嘖歎賞不絕。正鬪之間。只見水火二將一齊撥轉馬頭。望本陣便走。寫得好郝思文宣贊隨即追趕。衝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珪轉過右邊。寫得好一時宣贊趕著魏定國。郝思文追住單珪。說時遲。那時快。却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都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裹將來。撓鉤套索。一齊舉發。和人連馬活捉去了。寫得好再說郝思文追到右邊。却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裹轉來。背後一發齊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寫得好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捲殺過來。關勝倒喫一驚。舉手無措。望後便退。便算關勝一跌也隨即單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兩面衝出二將。關勝看時。左有林沖。右有楊志。從兩肋窩裏

撞將出來。筆法極動之極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拾本部殘兵。與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

下寨。却說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著。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裝了二人。差一

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作此怪筆且說偏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

邐前行。來到一個去處。只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個。手搭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

山泊黑旋風李逵。後面帶著這個好漢。正是沒面目焦挺。結構兩個好漢。引著小嘍囉。攔著去路。也不打話。便搶陷

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個人來。臉如鍋鐵。雙睛暴露。這個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奇大向前把偏將手起劍

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撇下陷車。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却是宣贊郝思文。便問了備細。來緣。宣贊亦問李逵。你

却怎生在此。李逵說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獨自個私走下山來。先殺了韓伯龍。後撞見焦挺。引我到此。多

承鮑家兄弟一見如故。便如我山上一般接待。却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却有小嘍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著

陷車到來。只道是官兵捕盜。不想却是你二位。鮑旭邀請到寨內。殺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

泊入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足下之言說得最

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馬。帶領五七百小嘍囉。五籌好漢。一齊來打凌州。却說逃難軍士奔回來。報與張

太守說道。半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偏將。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道。這番拿著。便在這裏施刑。趁前餘勢再翻起一怪筆

只聽得城外關勝引兵搦戰。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門放下吊橋。引五百黑甲軍。飛奔出城迎敵。門旗開處。大罵關

勝辱國敗將。何不就死。關勝聽了。舞刀拍馬。兩個鬪不到二十餘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另是一樣意思單廷珪隨卽

趕將來。約趕十餘里。關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另是一樣氣色單廷珪挺槍直取關勝後心。關勝使出

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另是一樣意思單廷珪下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馬上喝之。馬下扶之。純是

下馬字接連單廷珪惶恐伏地。乞命受降。關勝道。某在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會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

廷珪答道。不才願施犬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兩個說罷。並馬而行。與上二下馬字映襯有情。結得法林冲接見二人。並馬行來。便問

其故。關勝不說輸贏。答道。山僻之內。訴舊論新。招請歸降。另是一樣意思。真乃奇案。子弟非餘人之所到也。林冲等衆皆大喜。單廷珪回至陣前。

大叫一聲。五百黑甲軍兵一閃過來。寫得好。其餘人馬奔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魏定國聽了大怒。次日領起軍

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關勝林冲直臨陣前。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出馬。見單廷珪順了關勝。大罵忘恩背主

不才小人。關勝微笑。拍馬向前迎敵。另一樣意思。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鬪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關勝却欲

要追。單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關勝連忙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絳衣。手執火

器。前後擁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滿裝蘆葦引火之物。軍人背上各拴鐵葫蘆一個。內藏硫黃。燄硝。五色煙藥。一

齊點著。飛搶出來。人近人倒。馬遇馬傷。關勝軍兵四散奔走。退回十餘里紮住。至此又作一跌方駭爲之奈何及讀。至下一行真不圖其迅疾至是也。魏定國

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煙生。看官讀至此二句試掩。下文思之當作如何解。原來却是黑旋風李逵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枯樹

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門。殺入城中。劫擄倉庫錢糧。放起火來。大奇大奇。實乃異樣結構。魏定國知了。不敢入

城。慌速回軍。被關勝隨即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奔中陵縣屯駐。關勝引軍把縣四

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關勝林冲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擊得緊。他

甯死必不辱。特表魏定國。事寬即完。急難成效。小弟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戈。關勝見

說大喜。隨即叫單廷珪單人匹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了。單廷珪用好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

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去邪歸正。未爲晚也。魏定國聽罷。沈吟半

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是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甯死不辱。寫關勝之見重如此。所以深表關勝然魏定國之生平亦略可見矣。單廷珪

即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勝見說。便道。關某何足爲言。却承將軍謬愛。匹馬單刀。別了衆人及單廷珪便去。全是長

意思。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關勝道。舊時朋友。何妨。寫關勝忠信以反魏。宋江吳用之欺詐也。直到縣衙。魏定國接著大喜。願拜

投降。同敘舊情。設筵管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好。與林冲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了。即便收軍回梁

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著。對李達說道。只爲你偷走下山。教衆兄弟趕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

個先回山去了。轉輕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至懸望。不說戴宗先去了。且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掉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不是宋江想起偏是最佳跑來深文曲筆眾人看時。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裏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個去處。重報舊讎。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語是鉤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畢竟段景住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會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我前書宋江實弑晁蓋。人或有猶疑之。今讀此回。觀彼作者之意。何其反覆曲折。以著宋江不爲晁蓋報仇之罪。如其深且明也。其一段景住曰。郁保四把馬劫奪解送會頭市去。夫會頭市三字。則豈非宋江所當刻肉刻骨。書石書樹。日夜呼號。淚盡出血也哉。乃自停喪擣位以來。杳然不聞提起。夫宋江不聞提起。則亦吳用之所不復提起。林冲之所不好提起。廳上廳下衆人之所不敢提起。與不知提起者也。乃今無端忽有段景住歸。陡然提起。則是宋江之所不及掩其口也。其二段景住備說奪馬之事。宋江聽了大怒。夫晁爾曾頭。顧不自量。一則奪其馬。再則奪其馬。一奪之不足。而至於再奪。人各有氣。誰其甘乎。然而擬諸射死天王之仇。則其痛深痛淺。必當有其分矣。今也藥箭之怨。累月不修。奪馬之辱。時刻不待。此其爲心。果何如也。其三晁蓋遺令。但有活捉史文恭者。便爲梁山泊主。及宋江調撥諸將。如徐甯呼延灼關勝索超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等。悉不得與斯役。夫不共之仇。不及朝食。空羣而來。死之可也。宋江而志在報仇也者。尙當懸第一座作重賞。以募勇夫。宋江而志在第一座者。則雖終亦不爲天王報仇。亦誰得而責之。乃今調撥諸將而獨置數人。豈此數人獨不能捉史文恭乎。抑獨不可坐第一座也。其四新來人中。獨盧俊義起身願往。宋江便問吳用可否。吳用調之閒處。夫調將之法。第一先鋒。第二左軍。第三右軍。第四中軍。第五合後。第六伏軍。伏軍者。算計已定。知其必敗。敗則必由此去。故先設伏以俟之也。今也諸軍未行。計算未定。何用知其必敗。何用知其敗之必由此去。若

未能知其必敗。未能知其敗之必由此去。而又獨調員外先行埋伏。則是非所以等候史文恭。殆所以安置盧俊義也。其五史文恭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炤夜玉獅子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夫史文恭所坐。則是先前所奪段景住之馬。馬之所馱。則是先射死晁蓋之史文恭。諺語有之。好人相見。分外眼明。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此言眼之所至。正是心之所至也。宋江而爲馬來者。則應先見馬。宋江而爲晁蓋來者。則應先見史文恭。今史文恭出馬。而大書那馬。宋江心頭火起。而大書看見好馬。然則宋江此來。專爲馬也。其六手書問罪。輕責其殺晁蓋。而重責其還馬。及還二次所奪。又問炤夜玉獅子。夫還二次馬匹。而宋江所失。僅一炤夜玉獅子已乎。若還二次馬匹。又還炤夜玉獅子。而宋江遂得班師還山。一無所問已乎。幸也。保四內叛。伏窩計成。法華鐘響。五會盡滅也。不幸而青凌兩州救兵齊至。和解之約。真底變卦。然則宋江殆將日夜哭念此馬不能置也。其七盧俊義既已建功。宋江乃又椎鼓集衆。商議立主。夫商議之爲言。未有成論。則不得不集思廣謀。以求其定。如之何。如之何不辭。反覆連引其語也。夫在昔。則晁蓋遺令。有箭可憑。在今。則員外報仇。有功可據。然則盧俊義爲梁山泊主。蓋一辭而定也。舍此不講。而又多自謙抑。甚至拈鬮借糧。何其巧而多變。一至於如是之極也。嗚呼。作者書宋江之惡。其彰明昭著也如此。而愚夫猶不正其弑晁蓋之罪。而猶必沾沾以忠義之人目之。豈不大可怪歎也哉。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橫添一人而不見其跡妙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會頭市去了。會頭市三字却從段景住口中提起。皆深表宋江之不爲晁蓋報仇也。仍從馬上提起。以下彼此口口都只爲馬。則其不爲晁蓋甚明也。妙筆妙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林冲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却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善。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至今不曾報仇。晁天王又遭

他射死。看他報仇二字放在尋馬下。天王射死放在報仇下妙筆。今又如此無禮。若不去剿這厮。惹人恥笑不小。吳用道。即日春暖無事。正好厮殺取樂。天下豈有不共戴天之事。而需春暖而需無事。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却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

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却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妙妙。○天王之仇一向不還。尋馬之仇片時不忍。挑別妙絕。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不過數日。却是戴宗先回來。寫戴宗時遷差疏密可喜。○天王死後久矣。查不聞有曾頭市也。忽然再被

帳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略。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和備細。疏密互見。與戴宗差現今紮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三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詳。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詳。南寨是

次子曾密。詳。西寨是三子曾索。詳。東寨是四子曾魁。詳。中寨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詳。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詳。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詳。○馬亦運他下落。○吳用聽罷。便教會集

諸將一箇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盧俊義便起身道。宋江喫驚之事。○員外若魏定國等。同不見調矣。○調撥則調撥耳。前部則前部耳。頭吳用而口。不自家起身。則亦與徐燾山可屈為前部否。調撥則調撥耳。前部則前部耳。頭吳用而口。不自家起身。則亦與徐燾吳用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

為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軍砲響。便來接應。獨調員外於無可用武之地。可謂極盡心機。又豈料宋江大喜。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宋江大喜四字書法。○於大軍未調之先。先撥置盧員外者。蓋舊日衆

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看他調撥又變出一。○宋江大喜四字書法。○於大軍未調之先。先撥置盧員外者。蓋舊日衆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

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

調開寨將此又大書宋公明白打總寨者見其志在親捉史文恭以必得第一座也妙筆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五千○看他領軍獨多而慮其義則極少皆是筆中獨有此

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獨領一萬其餘頭領各守山寨分明宋江

大將妙筆可想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且說會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會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

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草寇須是這條計

以為上策會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中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土蓋四下裏埋伏了軍兵只

等敵軍到來又去會頭市北路也掘下十數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此等段落

十九面果蓋輕入重地照耀有吳用又必得時遷數前過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會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

數只等俺軍馬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為奇引軍前進來到會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

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人青巾白袍手執短槍寫會頭市正復勳敵○意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

就此下寨所以然者此青巾白袍驍馬之處即是掘下陷坑四面掘了壕塹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

般掘下壕塹下了蒺藜一住三日會頭市不出交戰彼固以為以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會頭市寨中探聽

他不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著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好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

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極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極當

晚傳下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已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極再教攻打會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

一字兒擺開只在那邊擂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極吳用傳令已了再說會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

寨便趕入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已牌只聽得寨前礮響軍兵大隊都到南門寫寨前一礮却是東西兵起寨前

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一隊口中猜出一隊旗上看出二隊便有如許變換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

邊又來報道妙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大漢旗號上寫著美髯公朱全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一隊旗史文

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

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

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史文恭道

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會索。寫分兵明又聽得寨前礮響。寨前礮響寨前又礮響絕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場

了陷坑。山下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裏吳用却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妙妙合寨前陷坑無用也。妙妙正合寨前陷坑有用也。前面步軍

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可歎。此吾所謂印板將令也。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歎背後吳用軍馬起來。盡數逼下坑去。彼掘陷坑而我

恭却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推出百餘輛車子。盡數把火把點著。又令之不得衝突所謂計必萬全者也。如此

齊著起。煙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一段便是絕妙陣法豈得以其神官也而忽之

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刮起大風。捲那火燄燒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毀。妙妙可謂一

金收軍。四下裏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寫會頭市正復勸敵。次日會塗對史文恭計議道。若不先斬賊

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會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聞知會塗搦戰。帶領呂

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會塗。心頭怒起。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厮。報往日之仇。誰與我雖復順口之辭

意之。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會塗。兩馬交鋒。二器並舉。鬪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

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敵不得會塗。三十合以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以後。戟法亂了。只辦得

招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會塗。三騎馬在陣前絞做一團。原來

兩枝戟上。都拴著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會塗。兩枝戟齊舉。寫二會塗眼明。便用槍只一撥。寫一却被兩條豹尾

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此即對影山故事也。乃對影山只是兩戰豹尾。此又添出槍上朱纓。便覺加倍好看也。

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鈇箭。搭上箭。拽滿弓。望著會塗射來。二十九字一句其事甚疾。對影

塗却好掣出槍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說時遲。那時快。會塗掣槍。便望呂方項根搗來。三十七字一句其事甚疾。令人喫驚。

早先到。正中會塗左臂。其甚疾翻身落馬。呂方郭盛雙戟並施。其甚疾會塗死於非命。會塗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

史文恭。轉報中寨。會長官聽得大哭。只見旁邊惱犯了一個壯士。却是會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

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叫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會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著。

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見。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剿。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一同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厮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哥哥。此冤不報。真強盜也。直等養成賊勢。退敵愈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鬪這曾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搥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緣。搶出垓心。寫得妙。遂更急。於霹靂火也。對陣有人認得。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妙人只用八個。字活畫出來。全得項充李袞。變牌遮護。好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著。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寨。亦作一跌者不欲。寫得曾家太易也。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已上二打。曾頭市。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仇。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焰夜玉獅子馬。此篇寫宋江獨為馬來。非為晁蓋來也。故處處將馬出色點染。見是一箇網頭。宋江引諸將。排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寫宋江本意。只為馬妙筆。便令前軍迎敵。秦明得令。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鬪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槍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著。倒攔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再作一跌者不。欲寫得曾家太易。也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紮。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密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槍手。徐甯。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密與吳用商量。書法絕妙。蓋來則定當成功。歸則難與爭座者。如徐甯。呼延灼。關又去。深知其心。於是進退兩難。回惑無措。兩人密商而捨索。趨呼延。取關。徐單。魏蓋。寫宋江心事。歷歷如鑑也。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禱。暗下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無損。今夜倒主有賊兵入寨。取四人後。又書宋江下課。寫心上有人。皇惑不定。如鑑。只。用。恭。喜。大。事。無。損。六。字。答。宋。江。下。課。下。却。順。便。接。入。下。文。妙。妙。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閒。景好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

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響鈴。人披軟甲。直到宋江中軍

寨內。見四下無人。切著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蠍解寶。後面便是小

李廣花榮。一發趕上。只三句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拗於馬下。曾索死。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

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可謂三打曾頭市也。會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

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齋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

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前者小男無知。倚仗小勇。搶奪馬匹。

冒犯虎威。寫曾家亦只重在奪馬若射死天王只是輕輕言之妙筆。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當歸附。無端部卒施放冷箭。只四字不更罪累深重。百口何

辭。然竊自原非本意也。今頑犬已亡。遣使請和。如蒙罷戰休兵。願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知其事以深著宋江之罪也更

齋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宋江看罷來書。目顧吳用。滿面大怒。扯書罵道。寫宋江吳用同惡共濟

願吳用大怒。而只是滿面。活畫出一時如鬼之伎倆殺吾兄長。焉肯干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凜顛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個

一個慌忙可笑。可恨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為氣耳。為氣則不既為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為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

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會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

示曾頭市主曾弄。自古無信之國。終必亡。無禮之人。終必死。無義之財。終必奪。無勇之將。終必敗。理之自然。無足奇

者。是絕妙好議論。看他發出四句大議論却若為句句為響馬。不為殺天王寫宋江之罪著矣。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總緣爾行一時之惡。遂惹今日之冤。

殺天王亦不深言。作輕輕二語妙筆若不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凶徒郁保四。看他只為馬曾家請罪。只說奪馬。猶曰避罪。不

不為天王報仇。討馬之後又及犒軍以見其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會長官與史文恭看

了。俱各驚憂。次日會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亦請一人質當。宋江吳用隨即便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

五人前去為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不說五人去了。却說關勝徐甯單定珪魏定

國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紮住。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會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這五個人來。未必無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奇人會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麤鹵。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會長官中心只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却使會昇帶同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尚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寫宋江於馬極其加意以反映其視晁蓋之仇如棄也。○馬便如此記得晁蓋便如此不記得妙筆。會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著。以此不會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寫宋江諱諱。懸懸只爲馬。會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却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妙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著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妙筆。妙筆。寫宋江便有即便退兵之意。見此來單爲奪馬更無餘志。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變卦者不肯志在報仇。豈憂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好。○寫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只是借勢。脚踏以表宋江意。只在報仇。豈憂。在馬末嘗肯爲晁蓋報仇耳。不必又顯戰功。故只如此略略。點去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好。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十個字上明明只是奪馬二字。妙筆。你若不從。會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會昇去宋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即以己之親處。作誘敵妙妙。他若信從了。我自有的處置。郁保四領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了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會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會長官道。我那會昇當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却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會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

北寨蘇定東寨會魁南寨會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若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

兩邊。却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全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却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劫寨之奇此為第一。○名色亦奇絕。當晚却說史文恭帶了蘇定會密會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

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會密會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未關。寨內並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會頭市裏鑼鳴。噦響。却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

偏不寫放起火來。鑼起鐘來。偏就法華寺三字。見景生情。撞起鐘來。妙妙。東西南北四面火礮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却說法華寺中李逵

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會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弄會密逕奔西寨。被朱全一朴刀搠死。曾密會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踏如

泥。曾魁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却有無數陷坑。於意外故妙。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逢楊志史進。一時亂箭射死。蘇定死○寫數人草草而死。蘇定死○寫數人草草而死。蘇定死○寫數人草草而死。

者意只重史文恭一人也。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擲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寫吳用不惟不遭陷坑之失。乃能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出色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為吳蓋陰魂作引約行了二十餘里。不

知何處。特書四字以見此處非史文恭必走之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宋江冷調員外而史文恭又偏遇者妙筆妙筆○寫史得遇史文恭也。冷調之而又偏遇之。可謂奇絕。乃冷調

之而又偏得之。而又偏失之。而又重復之。一種奇絕也。史文恭正走之間。只見陰雲冉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颯颯。虛空之中。四邊都是鬼蓋陰魂。纏住。遷於虞俊義也。史文恭再回舊路。殺出西門作一縱頭上跳過再作一其搖曳。又轉過玉麒麟。虞俊義來。無非符表宋江之奸惡也。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搠下馬來。便

把繩索綁了。解到會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千里龍駒。逕到大寨。不惟寫得仇是他家報。并寫得馬亦是他家得妙妙。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惱。喜

者惱。史文恭仇人也。善讀史者疏之曰喜者喜。玉獅子歸來惱者惱。玉麒麟有功也。先把會昇就本處斬首。死。會家一門老少。盡數

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部頭領犒賞三軍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軍殺退凌州軍馬都回來了香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已得了這四千里龍駒炤夜玉獅子馬看他一篇之中為馬以定宋江之罪也

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並無侵攬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林冲請宋江傳令古本有此林冲請三字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

掛孝晁蓋遺囑明如晝石今日之事有何商議商議者明明不用晁蓋遺囑也自此以下皆宋江商議之辭豈復以晁蓋為念哉吳用便道晁蓋一生武師實始終之寫得妙妙宋江就忠義堂上與眾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

書法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為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

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為尊不必多說何不一口到底只奉天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尚自過分宋江道非宋

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外語却是挑眾人語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眾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又非衆

人所能得及挑衆人語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

一發衆人無能得及挑衆人語看他說三件却不及為天王報仇也宋江之奸惡無恥一至於此乎寫得妙妙員外有如此才能正當為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

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衆人語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

某甯死實難從命吳用又道吳用又兄長為尊盧員外為次皆人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

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寫兩人同惡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

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妙妙天生是李大哥哥語你只管讓來讓去假甚鳥妙妙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妙妙是武松見吳用以目

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是受過朝廷誥命的他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是武二語劉唐便道我

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為尊之意今日却讓後人來是劉唐語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要這許多禮數

酒家們各自撒開妙妙天生是魯提轄語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別有個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纔可定天王之遺令置之不論而別生出許多商議許

而別生出許多商議許

多道理寫得可
醜可恨之極

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內。重添兩個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場
災禍。直教天罡盡數投山寨。地煞空羣聚水涯。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槍將

打東平東昌二篇。爲一書最後之筆。其文愈深。其事愈隱。讀者不可不察。何以言之。蓋梁山泊。晁蓋之業也。史文恭。晁蓋之仇也。活捉史文恭。便主梁山泊。則晁蓋之令也。遵晁蓋之令。而報晁蓋之仇。承晁蓋之業。誓箭在彼。明明未忘。宋江不得與盧俊義爭。斷斷如也。然而宋江且必有以爭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爭之。棄晁蓋遺令。而別圖東平東昌二府借糧。則盧俊義更不得與宋江爭也。亦斷斷如矣。或曰。二城之孰堅孰瑕。宋江未有擇也。是役之勝與不勝。宋江未有必也。何用知其必濟。何用知盧之必不濟。彼俱不濟。無論若幸而俱濟。則是梁山泊主。又未定也。今子之言。盧俊義必不得與宋江爭也。何故。噫。嘻。聞絃者賞音。讀書者論事。豈其難哉。豈其難哉。觀其分調衆人之時。而令吳用公孫勝二人。悉居盧之部下也。彼豈不曰。惟二軍師。實左右之。則功必易成。功必易成。是位終及之。庶幾有以不負天王之言。誠爲其盛心也。乃我獨有以知吳與公孫之在盧之部下。猶其不在盧之部下也。吳與公孫雖不在宋之部下。而實在宋之部下也。蓋吳與公孫之在盧之部下。其外也。若其內。固曾不爲盧設一計也。若吳與公孫雖不在宋之部下。然而尺書可來。匹馬可去。借箸畫計。曾不遺力。則猶在帳中。無以異也。且此岸上糧車。水中米船。而不出於吳用耶。陰雲布滿。黑霧遮天。而不出於公孫勝耶。夫誠不出於吳與公孫則已耳。終亦出於吳與公孫。而宋江未來。括囊以待。宋江一至。爭鞭而效。此何意也。迹其前後。推其存心。亦幸而沒羽箭難勝耳。不幸而使沒羽箭者。方且一鼓就擒。則彼吳用公孫勝之二人者。詎不能從中掣肘。敗乃公事。於以徐俟宋江之來至哉。繇斯以言。則是宋固必濟。盧固必不濟。盧俊義之終不能與宋江爭也。斷斷如也。我故曰。打東平東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隱。讀者不可不察也。

此書每欲作重疊相犯之題。如二解越獄。史進又要越獄。是其類也。忽然以月盡二字翻空造奇。夫然後知極

窘感題。其中皆有無數異樣文字。人自無才。不能洗發出來也。

刀槍劍戟如麻似火之中。偏能夾出董將軍求親一事。讀之使人又有一樣眼色。

話說宋江要負晁蓋遺言把第一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服。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

府。却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可寫下兩個關兒。我

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宋江之遺令曰。如有活捉史文恭者。便做梁山泊主。至此吳用道也。

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繇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目。裴宣寫下兩個

關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個。宋江拈著東平府。盧俊義拈著東昌府。衆皆無語。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

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調撥又換一格。林沖花榮劉唐史進徐甯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王矮虎一

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

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將吳用公孫勝二人悉讓盧俊義以愚衆人奇關勝呼延灼

朱全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

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軍駕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

分俵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

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寫得却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鎮。札住軍馬。宋江

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槍。人皆稱爲雙槍將。有萬

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齎一封戰書去那裏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

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齎書去下。都保四新到

又見部下轉過王定六道。小弟新來。也並不會與山寨中出力。今日情願幫他去走一遭。王定六亦須宋江大喜。隨即

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駐

札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槍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閹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都保四王定六當堂。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兩國相戰。不斬來使。於禮不當。只將二人各打二十訊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都保四王定六一索細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厮無禮。好生眇視大寨。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都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喚做李睡蘭。往來情熟。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觀方便。我且頓兵不動。且說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瓦子李睡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喫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厮見。李睡蘭引去樓上坐了。便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闐闐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却到這裏。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我如今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史進醜話李睡蘭葫蘆提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來和大伯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儻或事發。不是要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池入來。和我們不干罷。度婆婆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大伯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干係。買我們做甚麼。度婆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却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行院中大本領語讀之可畏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大伯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却去首官。且說史進見這

李睡蘭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如畫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睡蘭道。却纔上扶梯。踏了

個空。爭些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如畫史進便問道。你爭不過一盞茶時。只聽得扶梯邊脚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吶聲喊。數十個

做公的。搶到樓上。先是大伯上來。次是做公的。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畫出史進。○從極極狠。時畫出極極健來。奇甚。鄉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廳上。

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廝膽裏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睡蘭父親首告。誤了我一府良民。快招

你的情繇。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妙不惟寫史進。亦圖省筆也。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

加力打這廝。兩邊走過獄卒牢子。先將冷水來噴腿上。兩腿各打一百大棍。史進由他拷打。只不言語。史進。董平

道。且把這廝長枷木扭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併解京施行。却說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

道。如此即何異。吳用在帳中。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進去。去娼妓李睡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大書

之。急宋江如此以表。其同惡共濟妙妙。問道。誰叫史進去。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

兄長只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教去。從來娼妓之家。迎新送舊。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無定。總有恩情。也難出

度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作貧婆。潛入城中。只

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恩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換入

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三字變。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

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却叫顧大嫂雜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

人知覺。好甚。不然者。寇警。戒嚴如何得入去。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寫吳用不在宋江部下。而為宋江定計。反顯其在盧俊義部下。而不為俊義定計也。深文妙筆。讀之可思。宋江點起

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汶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攜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却說顧大嫂頭髻蓬鬆。衣服藍

縷。雜在衆人裏面。換入城來。遠街求乞。到州衙前。打聽得史進果然陷在牢中。次日提著飯鍾。只在司獄司前往來

伺候。見一個年老公人。老人好善。庶幾放入也。從牢裏出來。顧大嫂看著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麼。

顧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時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聽說在江湖上做賣買。不知為甚事。陷在牢裏。

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道。他是梁山泊強人。犯著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剛。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

入去送這口兒飯。也顯得舊日之情。會說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註出特遣大嫂之故。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沈枷。腰纏鐵索。史進見了顧大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顧

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即忙出去。饒你兩棍。關出奇文來。顧大嫂更不住得。只說得月盡夜叫你自掙札。關出奇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

聽得月盡夜三個字。關出奇原來那個三月却是大盡。關出奇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却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關出奇文來。奇不

得晚。令我嚇絕將如之何。一個小節級喫得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上正著一下。打倒在地。嚇絕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扭。嚇絕睜著鴉眼。搶到亭心裏。嚇絕幾個公人都

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著。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嚇絕何如之何。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起喊來。嚇絕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量。董平道。城中

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却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槍棒。去大牢前吶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

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三句寫三面人都帶。却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準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却好接

著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陣勢。董平出馬。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為風流雙槍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

槍將。風流萬戶侯。大處寫不盡。却向細處描點出來。所謂頰上三毫。只是意思所在也。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槍。神出

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槍手徐甯仗鈎鐮槍前去替回韓滔。徐甯飛馬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甯有失。便叫鳴金收軍。徐甯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槍。直追殺入陣來。宋江乘勢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住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住。他若投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槍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寫董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敢出來。兩下拒住。小盡却舉發大盡却不動奇情拘筆匪夷所思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為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忽從風流二字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妙妙真英雄真風流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為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亦未為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軍馬控衛羽書旁午之中偏有筆力夾寫許多蜂蝶使妙妙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大怒接上文句妙不可言○只大怒二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汝但早來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槍。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吳用計宋江軍馬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驍勇。拍馬趕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吳用計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吳用計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個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邊埋伏。却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為號。絆馬索齊起。準備捉這董平。吳用計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裏。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吳用計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

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槍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擒董平偏用兩女將。爲風流二字渲染。用麻繩背剪綁了。兩個女將。

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却說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著董平。宋江隨

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吳用計。可知。二女將諾諾而退。吳用計。可知。宋江慌忙下馬。自

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著。納頭便拜。以上皆吳用所定計。可知。寫宋江擒董平。悉出吳用定計者。反顯其不爲虛。後義定一計也。董平慌忙答禮。宋江道。儻

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欺董平乎。欺。特將山寨之主。盧俊義。字。寨爲主。小將受驚不小。語相對以形擊宋江也。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已爲萬幸。若言山

寨爲主。小將受驚不小。特將山寨之主。盧俊義。字。寨爲主。小將受驚不小。語相對以形擊宋江也。宋江道。敝寨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

厮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此語爲是。公論爲是。私。怨兩邊閃爍。便成佳致。若是兄長肯容董平回去。賺開城門。殺入

城中。共取錢糧以爲報効。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盃甲槍馬。還了董平。細。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

捲起旗旛。都往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

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殺害百姓。

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了大牢。救出史進。寫兩人各急。其急妙甚。便開

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正。完。

史進自引人去西瓦子裏李睡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又與董平。反襯成色。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快。事。仍。

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快。事。告示已罷。收拾回軍。大小將校。再到安山鎮。只

見白日鼠白勝飛奔前來。報說東昌府交戰之事。宋江聽罷。神眉剔豎。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

來。過接有。氣勢。正是重驅水泊英雄將。再奪東昌錦繡城。畢竟宋江復引軍馬。怎地救應。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批詳前一回中。

古亦未聞有以石子臨敵者。自耐菴翻空出奇。忽然撰爲此篇。而遂令讀者之心頭眼底。真覺石子之來。星流

電掣水泊之人。鳥駭獸竄也。此豈耐菴亦以一部大書張皇一百餘人。實惟太甚。故於臨絕筆時。恣意擊打。以少殺其勢耶。讀全部七十回篇。必謀篇段。必謀段之後。忽然結以如捲如掃。如馳如撒之文。真絕奇之章法也。敘一百八人。而終之以皇甫相馬。嘻乎妙哉。此水滸之所以作乎。夫支離擁腫之材。未必無舟車之用。而啼齧嘶喊之疾。未必非千里之力也。泥其外者。未必不金其裏。竈下之厮養。未必不能還王於異國也。惟賢宰相有破格之識賞。斯百年中有異常之報効。然而世無伯樂。賢愚同死。其尤駁者。乃遂走險。至於勢潰事裂。國家實受其禍。夫而後歎吾真失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話說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

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寫出張清手下兩員副將。一

個喚做花項虎龔旺。渾身上刺著虎斑。額項上吞著虎頭。馬上會使飛槍。寫出龔旺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

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寫出丁得孫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厮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

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先就口中虛寫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

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燕青弩箭亦先虛寫作引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

飛出鏢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悉從口中虛寫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不問爲說一

如鏡照面宋江見說。便對衆人歎道。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都去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坐

這第一把交椅。誰想又逢敵手。看他無數帶非無數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

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著。具說前事。權且下寨。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

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三通鼓罷。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

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滸草賊。

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去戰此人。只見陣裏一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鈎鎌槍。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槍手

徐甯。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或予徐甯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槍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甯趕去。張清把左手虛提長槍。右手便向錦囊中摸出石子。紐回身。鬪得徐甯面門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寫石子龔旺丁得孫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寨。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

問那個頭領接著厮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却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却待阻當。那匹馬已自去了。或奪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鏗

然有聲。伏鞍而走。寫石子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撥馬提槊。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

打話。便戰張清。兩馬相交。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

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好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却待挺槊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

凹裏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寫石子彭玘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

個未曾交馬。好又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寫石子宋江見輸了數將。

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好今日將威風折了。來日怎地厮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

宋江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走。兩個來兩個走。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

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寫石子龔旺丁得孫却待來捉。

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冲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

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就拍踢雪鳥騮。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妙語如得大將呼延灼麼。好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却

中在手腕上。早著一下。便使不得鋼鞭。回歸本陣。寫石子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厮。一

筆起。只見部下劉唐手燃朴刀。挺身出陣。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這敗將。馬軍尚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奔張

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著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

門上掃著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寫石子又一法。○一路都寫。石子上此忽插入馬尾奇筆。急待擰札。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接上卸下。又一起筆。只見青面獸楊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槍來迎。

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鏡裏藏身。楊志却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滾著。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錚的打在盔上。說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寫石子又一法。○上兩石子打。宋江看了。轉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

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全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亦朱全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絲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

起勢如招寶七郎。雷橫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全急來快救。項上又一石子打著。寫石子又一法。○上兩石子打。不著楊志此兩石子連打朱全。雷橫在陣上看見中傷。大奮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全。雷橫剛搶得兩個奔走還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著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寫石子又一法。○寫關勝短。雙槍將董平見了。心中暗

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槍。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鄰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三條槍陣

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槍桿。去錦囊中摸出一個石子。右手纔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好張清見打不著。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

平又閃過了。好兩個石子打不著。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好張清走到陣門左側。好董平望後心刺一槍。好張清一閃。鏡裏藏身。董平却搠空了。好那條槍却搠將過來。好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厮並著。好好。○馬尾相銜。妙兩馬厮並。妙兩人大戰。精

影却從二匹馬。上活寫出來。張清便撇了槍。雙手把董平和槍速臂膊只一拖。好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好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鬨旺了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厮殺。好好。○忽添出三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鬨旺了得

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槍。兩枝戟。來救董平。索超。好好。○又添出四人。張清見不是勢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好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

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

著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寫石子又一法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好張清停住

槍。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寫石子又一法索超只却說林冲花榮把龔

旺截住在一邊。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起下分敘之龔旺心慌。便把飛槍標將來。却標不著花榮林

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龔旺一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

在陣門裏看見。暗忖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了一十五員大將。若拿他一個偏將不著。有何面目放下桿棒。身邊

取出弩弓。搭上絃。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丁得孫張清要來救

時。寡不敵衆。只得拏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

旺丁得孫。也拏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把蓋相賀。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却再商議。且說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

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

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

爲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久已安排定了。何不早行我欲問之。久已字法

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馬。水陸並進。船

馬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可使

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

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

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草。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著。盡有米布袋

露將出來。說得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

善觀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捎馱錦袋。張清手執長槍。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

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堂名忠義乃至糧亦名忠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著禪杖。卓直

綴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著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擔著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著：「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又

石子妙妙，譬如大雨，既歇猶聞雨滴也。

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過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糧車便走。張清奪得糧

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糧草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要再搶河中米

船，太守道：「將軍善觀方便。」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吶喊，搶到

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何不早行，我欲問之。張清看見心慌

眼暗，却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

去了。河內却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開那裏。張清掙扎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

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攻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

礮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了倉庫，就將錢糧一齊發送梁山

泊。結完。東平、東昌兩太守本題。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守兩棧，結果好。宋江等都到州衙裏，聚集衆人會同，只見水軍頭領

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悞

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是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著頭，擎著鐵禪杖，徑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

連聲喝退。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仇，皇天不佑。死於

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宋江設誓已罷，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

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覆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百藥之才。原

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人稱他爲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

一百八人而以相馬終之豈非欲令讀者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耶。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來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見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頭領。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

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銀。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頭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序而坐。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大結東語如椽之筆。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兄弟。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疏失。皆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托衆兄弟英勇。至此竟一句攬歸自己更不便用推讓。宋江權術過人。如此耶。我今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便道。願請兄長約束。宋江對著衆頭領開言說。這個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符定數。七十二地煞合玄機。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或問石碣天文。爲是真有是事。爲是宋江偽造。此癡人說夢之智也。作者亦只圖敘事既畢。重將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來。爲一部七十回中點睛結穴耳。蓋始之以石碣。終之以石碣者。是此書大開闔。爲事則有七十回。爲人則有一百單八者。是此書大關節。若夫其事。其人之爲有爲無。此固從來著書之家之所不計。而奈之何。今之讀書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於水泊。而其書以終。不可以訓矣。忽然幻出盧俊義一夢。意蓋引張叔夜收討之一案。以爲卒篇也。嗚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後其書得傳者也。吾觀水滸洋洋數十萬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之。其意可以見矣。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至於哀然以忠義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

天罡地煞等名。悉與本人不合。豈故爲此不甚了了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菴而問之。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鬧了江州上山之後。皆托賴衆兄弟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擒之人。陷於縲絏。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禳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假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見。假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受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兄弟意下若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亦須軍師調撥然後令人下山。四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取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淨食。並合用一應物件。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幡。四首堂上紮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醮星宮真宰。堂外仍設監壇。崔盧鄧竇神將。詳寫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四十九員。是日晴明得好。天氣和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與那四十八員道衆。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奏聞上帝。宋江至欲欺上帝。帝真乃罪通於天矣。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三層。衆小頭領并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上。衆人看時。直豎金盤。兩頭尖。中間闊。又喚做天門開。又喚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繚繞。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栲栳之形。直滾下虛皇壇來。那團火遠壇滾了一遭。竟鑽入正南地下去了。寫得。出奇遂與快走妖作一部大書一起一結也。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鍬鋤頭掘開泥土。跟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一部大書以石碣始。以石碣終。章法奇絕。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平明齊衆道士各贈

與金帛之物。以充襯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鑄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邊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儼蒙見教。實感大德。惟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望盡情剖露。休遺片言。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謄寫。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著衆義士的姓名。

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三十六天罡而天罡乃在第二十七
十二地煞而地煞亦在第二奇筆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鵬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槍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佑星金槍手徐甯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沒遮欄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鷓解寶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關星摩雲金翅歐陽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輔星轟天雷凌振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佑星賽仁貴郭盛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俗本作慧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狷星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滿星玉幡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鎮星小遮欄穆春

地羈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地短星出雲龍鄒淵

地角星獨角龍鄒閏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四星鐵臂膊蔡福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眠虎李雲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母藥叉孫二娘

地劣星活閃婆王定六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文字已舉例有結束此回固一
部七十篇之結束也一部七十

篇則非一番結束之所得了故特重
重疊疊而結束之○第一重結束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資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扁前面建立三關忠義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養晁天王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帶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右一帶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堯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仝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旱寨關勝徐寧宣贊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呼延

灼楊志韓滔彭玘。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第二重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盡是侯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挂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宋江當日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計開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呼保義宋江。玉麒麟盧俊義。掌管機密軍師二員。智多星吳用。入雲龍公孫勝。一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神機軍師朱武。掌管錢糧。頭領二員。小旋風柴進。撲天鵬李應。馬軍五虎將五員。大刀關勝。豹子頭林沖。霹靂火秦明。雙鞭呼延灼。雙槍將董平。馬軍大驃騎兼先鋒使八員。小李廣花榮。金槍手徐甯。青面獸楊志。急先鋒索超。沒羽箭張清。美髯公朱仝。九紋龍史進。沒遮欄穆弘。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醜郡馬宣贊。井木犴郝思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聖水將軍單廷珪。神火將軍魏定國。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錦毛虎燕順。鐵笛仙馬麟。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錦豹子楊林。小霸王周通。步軍頭領一十員。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赤髮鬼劉唐。插翅虎雷橫。黑旋風李逵。浪子燕青。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步軍將校一十七員。混世魔王樊瑞。喪門神鮑旭。八臂哪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病大蟲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欄穆春。打虎將李忠。白面郎君鄭天壽。雲裏金剛宋萬。摸着天杜遷。出雲龍鄒淵。獨角龍鄒閏。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孫。沒面目焦挺。石將軍石勇。四寨水軍頭領八員。混江龍李俊。船火兒張橫。浪裏白條張順。立地太歲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閻羅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東山酒店小尉遲孫新。母大蟲顧大嫂。西山酒店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貴。鬼臉兒杜興。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閃婆王定六。總

探聲息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鐵叫子樂和。鼓上蚤時遷。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白勝。守護中軍馬軍驍將二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專管行刑劊子二員。鐵臂膊蔡福。一枝花蔡慶。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二員。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一員。聖手書生蕭讓。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鐵面孔目裴宣。考算錢糧支出入一員。神算子蔣敬。監造大小戰船一員。玉旛竿孟康。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玉臂匠金大堅。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通臂猿侯健。專治一應馬匹獸醫一員。紫髯伯皇甫端。專治諸病內外科醫士一員。神醫安道全。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用一員。金錢豹子湯隆。專造一應大小號礮一員。轟天雷凌振。起造修葺房舍一員。青眼虎李雲。屠宰牛馬猪羊牲口一員。操刀鬼曹正。排設筵宴一員。鐵扇子宋清。監造供應一切酒筵一員。笑面虎朱富。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九尾龜陶宗旺。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險道神郁保四。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第二軍 結束當日梁山泊宋公明傳令已了。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了兵符印信。筵宴已畢。人皆大醉。衆頭領各歸所撥寨分。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於廳臺前後駐劄聽調。號令已定。各各遵守。明日宋江鳴鼓集衆。都到堂上。焚一爐香。又對衆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生死相托。患難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衆皆大喜。齊聲道是。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維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董平。張清。楊志。徐甯。索超。戴宗。劉唐。李逵。史進。穆弘。雷橫。李俊。阮小二。張橫。阮小五。張順。阮小七。楊雄。石秀。解珍。解寶。燕青。朱武。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蕭讓。裴宣。歐鵬。鄧飛。燕順。楊林。凌振。蔣敬。呂方。郭盛。安道全。皇甫端。王英。扈三娘。鮑旭。樊瑞。孔明。孔亮。項充。李袞。金大堅。馬麟。童威。童猛。孟康。侯健。陳達。楊春。鄭天壽。陶宗旺。宋清。樂和。龔旺。丁得孫。穆春。曹正。宋萬。杜遷。薛永。施恩。李忠。周通。湯隆。杜興。鄒淵。鄒潤。朱貴。朱富。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挺。石勇。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王定六。郁保四。白勝。時遷。段景住。同乘至誠。共立大誓。竊念宋

江等昔分異國。今聚一堂。準星辰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無同面。面面嶢嶢。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於天上。無貽笑於人間。一日之聲氣。既孚終身之肝膽。無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照其上。鬼闕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滅其跡。永遠沉於地獄。萬世不得人身。報應分明。神天共鑒。誓畢。衆人同聲發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間阻。有如今日。當日衆人。飲血飲酒。大醉而散。第四重看官聽說這裏方是梁山泊大聚義處。後以一百八人姓名凡寫四番而是夜盧俊義歸臥帳中。便得一夢。晁蓋七人以夢始宋江盧俊義夢見一人。其身甚長。手挽寶弓。自稱我是嵇康。影張叔夜字妙要與大宋皇帝收捕賊人。故單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縛。免得費我手脚。盧俊義夢中聽了此言。不覺怒從心發。便提朴刀。大踏步趕上。直戳過去。却戳不著。原來刀頭先已折了。可謂吉盧俊義心慌。便棄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揀時。只見許多刀槍劍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齊齊都壞。更無一件可以抵敵。真正吉那人早已趕到背後。盧俊義一時無措。只得提起右手拳頭。劈面打去。却被那人只一弓梢。盧俊義右臂早斷。撲地跌倒。那人便從腰裏解下繩索。綁縛做一塊。拖去一個所在。正中間排設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盧俊義推在堂下草裏。似欲勘問之狀。只聽得門外却有無數人哭聲震地。那人叫道。有話便都進來。只見無數人一齊哭著。膝行進來。盧俊義看時。却都綁縛著。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妙盧俊義夢中大驚。便問段景住道。這是甚麼緣故。誰人擒獲將來。段景住却跪在後面。與盧俊義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員外被捉。急切無計來救。便與軍師商議。只除非行此一條苦肉計策。情願歸附朝廷。庶幾保全員外性命。說言未了。只見那人拍案罵道。萬死狂賊。你等造下彌天大罪。朝廷屢次前來收捕。你等公然拒殺無數官軍。今日却來搖尾乞憐。希圖逃脫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後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不朽之論可破況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不朽我那劊子手何在。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聲令下。壁衣裏蜂擁出行刑劊子二百一十六人。兩個伏侍一個。將宋江盧俊義等一百單八個好漢。在於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真正吉盧俊義夢中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却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真正吉詩曰。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

官員四海分。但見肥羊甯父老。不聞嘶馬動將軍。叨承禮樂爲家世。欲以謳歌寄快文。不學東南無諱日。却吟西化有浮雲。好詩大抵爲人土一邱。百年若個得齊頭。完租安隱尊於帝。貧曝奇溫勝若裘。子建高才空號虎。莊生放達以爲牛。夜寒薄醉搖柔翰。語不驚人也便休。好詩○以詩起以詩結極大章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783B

